

穿破裤子的慈善家

The Ragged Trousered Philanthropists

Robert Tressell

罗伯特·特雷塞尔 [著]　　徐琳、徐楚琳、虞军 [译]　　徐琳 [责编]

译言古登堡计划
Yeeyan Gutenberg Project

版权信息

书名:穿破裤子的慈善家

作者:[英]罗伯特·特雷塞尔

译者:徐琳,徐楚琳,虞军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译者序

本书以英国南部某小城为背景，描写了一些不同年龄、不同工种的建筑工人在一年里的遭遇。作者描绘了失业对给广大工人来的威胁，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与疯狂掠夺，工人阶级的自甘落魄，也展现了英国工人阶级思想一点点觉悟的过程。

本书作者很早就开始工作，在英国做油漆工与招牌撰写工。正因为他也是广大工人群体中的一员，所以他对工人阶级的处境看得最清，对他们所受的压迫体会最浓。本书中的形象也是以他自己为蓝本，以他的亲身经历为原型写成的。在这里，他塑造了拉什顿、迪德卢姆、斯威特等对工人阶级的巧取豪夺；塑造了牧师布尔奇和斯塔尔的两面三刀。他们空有满嘴的仁义道德，背地里却做尽了男盗女娼。在经济的压迫下，在宗教的迷惑下，工人阶级把自己牺牲健康与生命换来的劳动所得都喂进了资本家的嘴里，裹在了资本家的身上，不管他们是百般无奈也好，心甘情愿也罢，他们最终得到的只有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可是，黑暗中总会有一点星光，在人们迷茫无措之时，帮他们照亮前方的路.思想渐渐觉悟的工人欧文向人们揭示了工人贫困的根源，传播了社会主义的火种……

在这群工人中，老工人林登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被资本家无理解雇，后来病死在济贫院中。菲尔波特由于资本家不顾劳动安全，死于工作事故。学徒伯特整天被老板和工头驱使、斥责，当牛做马。青年工人伊斯顿受人欺骗，以致夫妻不和.....而这些人面对他们所受的压迫却无动于衷，不思变革，甘愿就此沉沦。可是，黑暗中总会有一点星光，在人们迷茫无措之时，帮他们照亮前方的路.在此，作者着重刻画了一个正在觉悟过来的英国工人形象--欧文。欧文的主要活动是

在工人中间揭示工人贫困的根源，使他们识破资本家的谬论论，觉醒起来，不再受资本家欺骗和压迫。

历史的进程从来不会一帆风顺，今日的美好下掩藏的是多少人的血与泪，哀与痛。无数先驱用鲜血与生命点燃了人类进步的火种。有幸译得这本书，有幸识得曾经的人间百态。有多少次，我们为工人的自暴自弃而心如刀绞；多少次，我们为他们的一点进步而喜不自禁……在此，我要真诚感谢徐楚琳和虞军两位译者，感谢她们为我们这个小小的翻译团队倾心付出。在翻译与校对的过程中，大到篇章，小到标点，我们不放过一丝错误，不放任每处不当。两位译者严谨求实的翻译态度、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值得我终身学习。

翻译是译者与作者灵感的碰撞，擦出了文化的火花，点燃了智慧明灯；翻译是译者与书中人的倾心交流，是译者跟随人物的脚步，重走他们的生命的历程。翻译的过程中，译者是旁观者，旁观书中人的命运，喜其所喜，悲其所悲，急其所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译者又是书中人，会为每一分所得而欣喜若狂，也会因每一点失去而长叹掩涕。面对生活的压迫，我们有昏昏噩噩的颓唐，也有揭竿而起的奋勇。

译路即心路，是每个译者终身的修行。唯愿每个译者都能读书万卷，学贯中西，不悔此生为象胥。

前言

我写这本书的意图是想通过一个有趣的故事，忠实地描绘英国南部一个小镇上工人阶级——尤其是建筑业工人的生活场景。

我想描写工人与老板之间的关系；这两个阶层相互间的看法和感受；他们工作时和失业时的处境；他们的喜悦和洞见，他们的宗教信仰、政治观点和抱负。

故事情节只跨越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但是，为了让画面表现地更完整，就有必要把工人们从摇篮到坟墓的各个时期的生活境况都描绘出来。因此，书中的人物有女人和孩子，有一个少年，有见习的学徒工，还有一些处在生命巅峰期的工人，和风烛残年的老人。

我试图展现贫穷和失业带给他们的遭遇，并以此揭示那些解决贫穷和失业的办法是多么无效，同时指明我所相信的唯一祛病良方——社会主义。我想说明社会主义者如何理解”贫穷”这个词的含义：用社会主义理论来阐明贫穷的根源，并解释社会主义者所提倡的消除贫穷的方法。

探讨此类主题的书籍汗牛充栋。可能有人会认为写这本书实在是多此一举。而我的回答是，不仅大多数人对社会主义没有好感，即使和一个一般的反社会主义者简单聊几句，也能很轻易地得知，他根本不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所有反社会主义的作家和发表反社会主义演讲的”伟大的政治家”也都如此。除非他们是为了自己的政党利益而蓄意撒谎，误导公众，否则我们只能得出这个结论：他们对社会主义一无所知。对他们所写所说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其它可能的

解释。他们大声疾呼、极力反对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自我想象的一个幽灵。

我的另一个回答是：《穿破裤子的慈善家》这本书不是议论文或散文，而是一部小说。我的主要目的是，以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为基础，写出一个有人类共同情趣的、可读性强的故事来，社会主义这一话题只是附带的。

这就是我给自己设定的任务。至于完成的如何，有待别人的评价；但无论他们如何评判，这本书至少有一个可取之处——那就是它的真实。我没有虚构任何东西。故事中的场景和发生的事件都是我亲眼所见，或有根有据的。我大胆地让故事中的人物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身的感受，因而其中有些段落会令人不悦。同时我也相信这本书因为它的真实而不乏幽默之处。

书中的场景和人物都是典型，在英国南部每个小镇里都会有，有心人会很容易辨认出来。如果本书得以出版，我相信它会受到大批读者的欢迎。因为它是真实的，所以可能会招致谴责，说它污蔑了工人阶级和他们的老板，甚至还污蔑了社会上虔诚的教徒。但我相信，多数在我所描写的那种情景下度过一生的人会承认这本书是真实的，而且它显然并没有攻击挚诚的宗教信仰。

第一章

一场皇家宴会。一次哲学讨论。

一个神秘的陌生人。英国人永不为奴。

这座房子名叫“洞穴”，它是一座旧式三层大楼，占地]大约一英亩，位于马格斯镇一公里开外的地方。这幢房子距离主干道大约二百码，只有一条小路通向那里。小路两旁是山楂树和黑莓丛围成的篱笆。多年来，这幢房子一直空着。如今，新屋主已经委托拉什顿建筑装饰公司对其进行改建与翻修。

这里大概有二十五名工人。有木匠、管道工、泥瓦匠、砖匠，还有油漆匠以及几个小工。老旧地板已经腐烂，全部换成了新的；楼上有两间房的隔墙也已经打通，两个屋子合二为一，还加装了钢制大梁。有一些窗框已经腐烂得不成样子了，也全部被换掉了。天花板和墙面上，有的地方早已开裂破碎，全部都要重新粉刷。墙上新打了洞，新门已经装上了。老旧的烟囱也卸了下来，换上了新的。天花板重新刷了漆，旧墙纸也已经全部撕了下来。人们把墙重新进行了粉刷与装饰。锤子和凿的声音在空气中回响，泥刀声音清脆，木桶嘎吱作响。水扫漾起了水花，刮墙纸的工人手中的剥离刀也发出了阵阵刮擦声。除此以外，空气中还充斥着大量的灰尘与病菌、干粉砂浆、石灰，还有灰泥和房子里多年的积尘。简而言之，这里的工人就好像是生活在关税改革时代一样，他们总有干不完的活儿。

中午十二点，油漆工头鲍勃·克拉斯吹了口哨，所有人就都去了厨房。学徒伯特已经备好了茶。他把茶装在一个镀锌铁桶里，还把桶放在了屋子中间。桶旁边放着一堆旧果酱瓶、马克杯、破茶杯和一两

个空炼乳罐。这里的每个工人每周付给伯特三美分换点儿茶和糖。虽然他们在早饭和晚饭时能够得到一杯茶，但是并没有牛奶喝。即便如此。大家还是觉得这个小伙子赚了一大笔。

两组梯子分别立于两侧，距离大约八英尺。中间架着一块木板。火炉前还有几个倒立着的桶和一些从碗柜上撤下来的抽屉。这些东西就成了屋子里的板凳。地板上全是各种各样的残渣、尘土、污泥，还有凝结成块的砂浆和泥灰。一个装水泥的麻袋倚在墙边，一个桶立在墙角，里面还剩点变了味儿的白灰。

每个人进来坐下之前都会给自己倒上满满一杯或一罐热气腾腾的茶。大部分人都自己带了食物，就在膝头或者身旁地板上的柳条编框里。

起初，大家都不愿意说话。除了吃喝的声音以外，只剩下油漆工伊斯顿添柴时柴火发出的哔啵声。

“我看这该死的茶也不怎么样嘛，”工人索金斯突然开口了。

“得了吧，这茶应该已经好了，”伯特出口反驳。“十一点半的时候就已经滚了。”

伯特·怀特是个身体羸弱，面色苍白的孩子，年方十五，身高约一米五。他身上的裤子是套装的一部分，那身套装是他曾拥有过的最好的衣服。现在，这条裤子已经又短又窄了，紧紧地箍在他腿上，几乎完全遮不住他那双打了补丁的旧钉靴。膝盖和裤脚处都打着四方的补丁，颜色比原来的料子深一些。现在连这些补丁都已经破烂不堪了。他的外套大了好几个尺码，像个破布袋一样挂在他身上。此时他正坐在一个倒扣的桶上吃面包奶酪，手上、衣服上都沾满了油漆和灰尘。真是个没人注意的小可怜啊！

“这么说，你不是没放够茶叶，就是用了昨天剩下的。”索金斯不依不饶。

“干嘛说话这么难听，你就不能放过这孩子吗？”另一个油漆工哈洛说，“要是不喜欢，这茶你可以不喝。天天听你这该死的抱怨，我都觉得烦。”

“我不喝，你说得倒是轻巧，”索金斯说，“我已经付了钱，我有发表意见的权力。反正我觉得，我们这钱花得冤枉。他经常把钱揣进自己腰包里。到了要买茶叶的时候，就把污水里的茶叶收集起来，第二天再拿来煮。”

“不，我没有。”伯特气得眼泪都掉下来了。“这些茶根本不是我买的。我把钱给了克拉斯，这茶是他亲自买的。”

这真是让人意外，一些工人偷偷地交换了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克拉斯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下周你最好拿着这些该死的钱亲自去买。这样的话，也许我们吃饭的时候气氛还能好一点儿。”索金斯说。

“你别再叫我给你煎熏鱼和培根了，我不干了。”伯特眼泪汪汪地说。

索金斯这个人很不受大家欢迎。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他第一个来到拉什顿公司工作。那时他还只是个普通工人。可是，等他学会了点儿这一行的知识，拿起油灰刀，穿上白夹克之后，他就以为自己成了合格的油漆工了。其他人也许不反感他改变自己的形象，但是他的薪水才一小时五便士，比工资标准少了两便士。这样一来，就算到了淡季，技术更好的工人赋闲的时候，索金斯也能找到工作。此外，他

还常常向工头和老板打小报告。新来的工人都会被工友们警告说：别让他妈的索金斯抓到把柄。

屋里因为这件事又陷入了死寂之中，终于，一个工人打破了这种局面。他讲了个黄色笑话，众人爆发出一阵笑声和掌声，茶叶事件很快就被遗忘了。

“昨天的情况怎么样？”克拉斯问泥水匠邦迪。邦迪最近正痴迷于研究《朦胧》(注)上的体育板块。

“不怎么样，”邦迪很沮丧。“首场比赛中，我一直在赌斯托克韦尔，没想到它却在比赛之前弃权了。”

这个话题让克拉斯和邦迪两人攀谈起来。还有另外一两个工人也关心起了明天的比赛中不同的马有什么获胜的机会。明天是星期五。大家手里都没有几个钱。在邦迪的建议下，大家组成了一个小团体，每个人贡献三便士来支持基德姆，声名显赫的《朦胧》报社社长，断言一定获胜的马匹。有一个人没有加入这个小团体，他就是弗兰克·欧文。他一如既往地专心看报纸。在大家眼里他就是一个怪人。要是一个男人对赛马或足球没兴趣，却常常大谈宗教腐败和政治堕落，那他一定有问题。要不是因为他平时工作特别认真的话，大家一定毫不犹豫地以为他疯了。欧文年约三十二岁，中等身材。但是由于他非常消瘦，所以看起来就高些。他的脸刮得干干静静的，一看就是个讲究的人。然而，他脸色十分难看，沉思的双颊也显出了不正常的红晕。

工友们这样看他也是事出有因。对于以上话题，欧文总是抱着异乎寻常的态度，见解也颇不正统。

世间之事大多倚仗正统的观点。要是有谁不认同这一点，那他就会自己找证据。欧文发现，世间的财富与富余的产品其实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里。他还发现，许多人，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贫困的边缘；还

有一部分人终生都活在半饥饿状态。虽说只是一小部分，可数量依旧庞大。还有许许多多人饿死，或者因为贫困而疯狂。他们会自杀，会杀了自己的孩子，只为终结痛苦。在他看来，最奇怪的事情就是，那些拥有丰富资源的恰恰是那些什么都不干的人，而那些一贫如洗，成为饿殍的，恰恰是辛苦劳作之人。看到眼前这些，欧文想，这样是不对的，造成这一现象的体系腐败不堪，亟待改变。所以他试图寻找那些宣称知道如何改变这种状况的人写的文章来读。

他总是谈论这些话题，工友们还认为他一定是脑子出了问题呢。

等小团体成员都交了钱以后，邦迪就去安排订票的事儿了。他前脚刚走，伊斯顿一把就夺了他丢下的《朦胧》，准备费力地啃那些精心炮制的自由贸易与保护的统计数据。伯特正津津有味地看着一篇“罪恶编年史”。他惊讶地目瞪口呆。可怜奈德·道森有时会给邦迪或砖匠跑腿，或者给有需要的人帮忙，从而获得每小时四便士的收入。现在他正躺在墙角肮脏的地板上，枕着衣服卷睡觉。索金斯也想看看出了什么事，他从碗柜后探出身子，头伸得老长。另外一个没有加入小团体的人就是巴林顿。他已经吃完了晚饭，把喝茶的杯子放到自己的晚餐篮子里，拿出一个石南根烟斗，往里面加满烟叶，准备安静地抽烟。

前一段时间，这个公司给一个有钱的绅士干过活。这个绅士住在离马格斯镇较远的乡下。他在这个镇子上也有自己的房产。人们都说他是利用了自己在拉什顿公司的影响力，才让该公司雇佣了巴林顿。工人们都说他是这个绅士的远房亲戚，但是他却干了不少不光彩的事儿，所以亲人就和他断了来往。拉什顿公司给他一个工作，是希望以此来讨好自己最大的客户，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更多工作。不管那个不光彩的秘密有怎样的前因后果，现在的事实是，巴林顿除了自被雇佣以来学到的一点东西，一无所长，在这里他当了一名油漆工。薪水按正常算，五便士一小时。

巴林顿大约二十五岁，身高将近一米七七，高挑健壮。他少言寡语，除非是有人问话。他好像非常迫切地想去学他能够学到的一切本行业的知识。虽然他为人保守，但是也得让自己在工友中受欢迎些。不过，想让他参与到谈话中来简直难如登天。每到吃晚饭的时候，他总是抽烟，显然已是神游物外，对周遭一切则一概不知。

其他人也陆陆续续地点起了自己的烟斗，坐在那儿东拉西扯。

“买下这座房子的绅士和布料商斯威特有什么关系？木工工头佩恩问道。

“他们是同一个人，”克拉斯回答道。

“他以前是不是在镇政务会之类的地方待过？”

“他在镇议会里工作几年了，”克拉斯说，“现在还在那呢。今年他当上镇长了，以前他也当过几次镇长。”

“让我想想，”佩恩沉思着，“他娶了老格莱因德的妹妹，对吧？你知道我在说谁，就是水果商格莱因德。”

“对，我想应该是的，”克拉斯说。

“那不是格莱因德的妹妹，是他侄女，”杰克·林登突然插了句嘴。“我知道。我记得十年以前他们刚结婚那会儿，我在他们家干活。”

“哦，对，我现在想起来了，”佩恩说，“她以前还管过格莱因德的一家分店呢，是不是？”

“没错，”林登说，“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这事儿还引起了不少议论呢。大家都说，像斯威特这样的老光棍，谁也想不到他居然会

结婚。在以前给他工作过的几个年轻妇女中间，这成了一桩奇闻轶事。”

关键的问题谈完以后，屋子里又陷入了短暂的沉默，现在这沉默被哈洛打破了。“这房子的名字真有意思，是不是？叫‘洞穴’。”他说”我很好奇他们究竟为什么给它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现在的名字都稀奇古怪的，”老杰克·林登说。

“可是这样的名字通常是有某种意义的，”佩恩说。“比如，一个家伙赌赢了，赚到一笔钱，他们就会把自己的房子叫做‘赛马屋’或者‘纽马克特公馆’(注)。”

“有时候，园子里有一棵橡树或是樱桃树，人们就会把那个地方叫做‘橡树公馆’或‘樱桃小屋’。”

“嗯，这幢房子的园子尽头有一个用来收集污水的化粪池，可能他们就是根据这个给房子起的名吧。”哈洛咧嘴笑了笑。

众人被这无伤大雅地玩笑逗乐了。笑罢，老杰克·林登突然说，“说起排水沟，我就想问问，他们到底拿它们来干什么。这房子现在这个样子根本就不能住人，至于这个该死地化粪池，就应该把它填了。”

“就是要这样啊，”克拉斯说，”这里很快就会建新的排水沟了。它们能直接延伸到大路上，然后接到镇上的下水总管。”

在这一点上要怎么做，克拉斯知道的并不比林登多多少。但是他觉得，这个方案一定会被采用。他总是不停暗示别人他知道公司的秘密，这是个能够提高他在工人中的威望的机会，他不会错过。

“那可要花不少钱啊，”林登说。

“可不是嘛，”克拉斯说，“但是，对于老斯威特来说，钱不是问题，他有的是钱。你知道吗，他在伦敦经营着大宗批发生意。除了这里的这个，他的商店遍布全国。”

伊斯顿还在读报纸，他不明白这些数据编撰者究竟想要说什么。或许他们本身也没打算让别人了解吧。不过他还是觉得越来越愤怒，对各种外国人甚是憎恨，都是他们毁了这个国家。他觉得，现在是时候采取措施保护他们自己了。当然，这并非易事。他自己还没有看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更没有追踪过。最后，他大声地问克拉斯：

“对于财政政策，你怎么看，克拉斯？”

“不怎么看，我从来不为政治烦心，”克拉斯回答说。“顺其自然更好，”老杰克·林登十分明智，“妄议政治通常会引发激烈争吵，对谁都没好处。”

话音一落，另外几个工人就立马嘀嘀咕咕地表示赞同。许多人其实并不乐意在政治上进行争执。如果恰好有两三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的话，他们可能会心平气和地谈论这件事，虽然他们也只是一知半解。但是，若是处在一个复杂的群体中，这个问题还是不提为妙。”财政政策”是保守党制定的，所以一些人对此表示强烈支持。也正因如此，另一些人对这些政策深恶痛绝。有些人沉浸在自己是保守派的幻想之中，而另一些人以为自己就是自由党。可是，他们之中大多数人什么都不是。他们对国家政事的了解少得可怜。

伊斯顿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抛出这么一个让人反感的话题。欧文从报纸上抬起头说：

“你既然从不为政治烦心，那你能避免得了参加选举投票吗？”

没人回他的话，周围再一次陷入了寂静。然而，伊斯顿并没有因为自己遭到冷落而闭嘴。

“好吧，我对政治也不是很了解，但是如果报纸上说得是实话，那我们确实应该关注一下，尤其在是国家快被外国人给毁了的时候。”

“你要是相信那张该死的破纸上的话，那你才真是蠢。”哈洛说。

《朦胧》是保守党的报纸，而哈洛是当地自由党俱乐部的成员，他这话把克拉斯激怒了。

“说这些有什么用？”他说，“你很清楚，国家现在都要被外国人给毁了。到超市里买东西，你四下看看就知道，他妈的一半以上的东西是从国外来的。他们能在我们这儿卖自己的东西，都是因为他们在这儿不用交税。而我们的东西在他们那里却要交不少，以此阻碍国外的货物进入他们的国家。所以现在是时候制止这样的情况了。”

“听听，听听，”林登开口了。他经常对克拉斯的建议表示同意。因为克拉斯是工头，能在老板面前给别的工人多多美言，也能给他们穿小鞋。“都听到没，这就是我所说的群众的意见。”

其他几个工人出于同样的原因，也附和着克拉斯，但是欧文却轻蔑地笑了。

“没错，我们国家确实来了不少国外的员工，”哈洛说，“但是他们买我们的东西比我们买他们的要多。”

“现在你觉得自己懂得多了，是不是？，”克拉斯说，“那去年他们从我们这买的东西究竟比我们从他们那儿多买了多少？”

哈洛傻眼了。他这方面的知识并不比克拉斯多多少。他含糊不清地说了一些没有数据支持的东西，打算第二天再提供详细数据。

“你就是我说的那种吹牛大王，”克拉斯不依不饶，“你话不少，但是一说到关键的地方，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为什么，就算在马格斯镇，”一直躺在碗柜上睡觉的索金斯被吵闹声惊醒了，“我们周围的外国人也是爆满。上个月我工作过的大酒店里，几乎所有的服务员和厨师都是外国人。”

“对，”老乔·菲尔波特悲苦地说，“这里全是外国人，有意大利研磨工，还有卖栗子的小贩。昨晚我回家的时候还看到不少法国人在卖洋葱。没过一会儿，街上又来了两个，他们带了一头熊。”

欧文再也忍受不了这让人不安的消息了。但是与其他人所表现出来的愤慨不同，他笑了起来。他想，现在的形势真得很严峻了，允许外国佬从英国人的口中夺食真是个耻辱。这些人就应该被扔到海里去，真是该死！

这个话题还在继续，主要是克拉斯以及那些赞同他的人在说。他们中没有谁真正理解这个问题，没有谁会花哪怕十五分钟去研究这个问题。他们看的报纸全是针对进口货数量问题的报道，还说外国人正源源不断地蜂拥而至。说那些外国人的生活极度贫困，还报道了他们所犯下的罪行以及他们给英国贸易带来的损害。这些报道言语表达含混不明，扰乱人心，把它们的思想巧妙地植入大众心里，它们加剧了国人对外国人的歧视与敌对情绪。对于这些工人来说，那个被他们五花八门地叫做“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或“财政问题”的神秘事物，就是一个反对外国势力的十字军。英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贫困、饥饿和痛苦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侵入了成千上万的家庭，还有无数家庭正处于这些威胁之下。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都是因为那些该死外国人！所以，一定要打倒外国人，要夺了他们的工作，把他

们赶出英国！把他们丢到海里喂鱼！如果不采取保护措施，这个国家迟早要完蛋，该死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或是财政问题，管它叫什么财政呢，只要是保护政策就行。所以，只有傻子才会在支持与否的问题上犹犹豫豫。这样简单明和事情根本就不用再三考虑，也没有考虑的必要。

这就是克拉斯和那些自诩为保守派的同伙得出的结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办法流利地读完一句话。他们不需要思考、学习或者研究任何东西。在他们眼中，外国人是敌人，是贫困与贸易萧条的根源。

这阵争论总算是过去了。欧文嘲笑他们说：

“你们之中或许有人认为，上帝制造出这么多外国人是个错误。你们应该就这个问题开一个群众大会，通过一个决议，就说：“本次英国基督徒大会向至高无上的主提出严正抗议，抗议他造出如此多外国人，号召其即刻让那些庸俗之人经受苦难，以巨石压于其顶，让他们灭亡，让英国人一统天下。”

克拉斯很生气，但是他又想不到该怎么反驳欧文。欧文接着说：“不久前，你还说你不会为你口中的政治烦心，其他人也认为这么做不值得。既然你从来不‘担心’这些事情，那也就意味着你对它们一无所知；但是，你却毫不犹豫地对自己一无所知的事情做出如此清楚的评论。现在要是有场选举的话，你一定会为自己一无所知的政策投赞成票。你既然从不费心地去想谁对谁错，那你也没有权利发表任何意见。你没资格投票，大家也不允许你投票。”

克拉斯气极了。

“我纳税了，我和你一样有权利发表意见。我为我自己喜欢的人投票，不需要你的允许，也不需要别人允许。我给谁投票，关你什么

事情？”

“跟我的关系大了去了。如果你给保护政策投票，你就在促进它的出台。如果它真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个灾祸，那我也得跟着遭殃。我得说，在你没有费心思弄清楚自己究竟是不是在帮倒忙之前，你没有权利为一项可能给人民带来灾祸的政策投票。”

欧文站起身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为了强调自己的言论，他激动地打着手势。

“谁说我对错不分，”克拉斯被欧文的态度吓了一跳。他现在只看得到对方眼中的怒气。”我每周都看《亚拿尼亚》注，也经常看《迷离日报》注和《朦胧》，所以我还是知道点儿政治的。”

“听听这一段啊，”伊斯顿打断了他，开始朗读手上报纸。他希望这样能够转移大家的注意力。

“马格斯镇的巨大痛楚。

数百人失业。

789人需要慈善团体帮助。”

“去年，工人阶级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不幸的是，种种迹象表明，在刚刚来临的冬天结束之前，痛苦将会变得更加严重。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得到慈善团体与类似协会救助的人数大幅增长，但是向救助机构提出的申请却依然多如牛毛。施粥处11月7号就已经开门了，比以往提前了半个月，来领救济的男女老少比去年多了三四倍。”

伊斯顿停下了，读报对他来说着实不易。

“救济措施还有很多，”他说，“已婚人士每天可得两先令，单身的一先令，那些连一便士都拿不出来的贫困家庭也能享受到1572夸脱的汤。还有一些别的措施。另外还有一个则：

受苦受难的穷人

先生：贫困人口正遭受着巨大痛苦，所以我代表救世军注社会服务部诚心请求援助。现在，已经有600余人晚上得到了妥善安置。成百上千人已经找到了工作。每天午夜，伦敦街头的流浪人士都能分到面包和汤。拯救失业人群的新作坊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的男人工作组，妇女儿童工作组、无技能人员工作组和流浪人群工作组已经是该国在这些方面做的最久，最大组织。

现在，在圣诞节来临之前，我们急要大约1，0000英镑的援助。若有需求，我们会给所有特殊部门及个人送去礼物。您会对我们伸出援手，让我们的工作得以继续吗？请通过英格兰银行法院街分行将支票寄给我。

地址：维多利亚皇后街101号。附资产负债表、报告及申请表。

布拉姆韦尔·布斯。

“哦，这不就是欧文口中的自由贸易能够带来的幸福和繁荣吗？”克拉斯揶揄道。

“我可从没说过自由贸易能够带来幸福和繁荣，”欧文说。

“嗯，你可能没准确说出这两个词，但你就是这个意思。”

“我从来没说过这类东西。自由贸易我们已经进行了十五年了，如今许多人却还是多多少少生活在赤贫之中，成百上千人忍饥挨饿。有了保护政策，情况却依然这么糟糕。其他国家也有保护政策，然

而，他们的人民却兴高采烈地来到这里赚口粮。自由贸易与保护政策唯一的不同就是，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可能比另一个要差一点儿。但是，作为改善贫困的方案，它们都没起到实质性作用。这是因为它们并没有触及贫困的根基。”

“造成贫困的最大原因就是人口过剩。”哈洛说。

“没错，”菲尔波特说。“老板只要两个人，结果二十个都去了，那么多人，工作肯定不够。”

“人口过剩！”欧文叫起来，“现在的英格兰有千余英亩土地无人耕种。放眼望去，看不见一幢房屋，找不到一个人。法国的贫困是人口过剩造成的吗？爱尔兰的贫困是人口过剩造成的吗？过去五十年，爱尔兰人口已经减少了一半多，四百万人或死于饥荒，或被驱逐出境，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实现脱贫。你是不是也觉得，有一半英国人应该被消灭！”

说到这儿，欧文猛烈地咳了一阵。他重新坐回了座位上。等不再咳嗽的时候，欧文拿出了手帕擦了擦嘴，继续听大家谈话。

“喝酒是大多数人贫穷的原因，”斯莱姆说。

这个年轻人曾有一段奇怪的经历，他把这个过程叫作“信仰转变”。他曾经“改邪归正”，现在他总是怜悯地看待自己口中的“俗人”。他自己不是“俗人”，他不喝酒不抽烟，也不去逛剧院。他怀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想法，认为全面戒酒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条教义实际上是对基督教创始人的侮辱。

“没错，”克拉斯对斯莱姆的说法表示同意，“许多人一喝酒就不干活了。还有一些哭穷的老板，他们一生都没干过什么活儿。到处都是新发明的机器，它们把一切都毁了。就算在我们这一行，也可以

用机器贴壁纸。如今，他们又带来了粉刷机了。现在已经一台抽水机和一根橡胶软管，要是有了这些机器，只要两个人就完成原来需要二十人的工作了。”

“另一个问题就是女人。”哈洛说。“现在，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女人在工作了，这些工作本来都是男人的。”

“我觉得教育也是重要原因。”老林登说，“像我们这样的人，教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呢？”

“没什么好处，”克拉斯说，“它就只会把一些愚蠢的想法灌输到人的脑子里，让他们懒得工作。”

巴林顿没有加入到谈话中来，他还是坐在那里静静地抽烟。听着众人一派胡言，欧文感到既鄙夷又好奇。他们真得蠢到无可救药了吗？是不是他们的智商还处在孩提时期？又或者是他自己疯了？

“早婚也是一个原因，”斯莱姆说。“如果一个男人不能撑起一个家，那他就不应该结婚。”

“婚姻怎么会致贫呢？”欧文不解地问。“不结婚的男人生活中一定不正常。你怎么不接着说，吃喝也能致贫呢？要是大家都不穿鞋，不穿衣服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穷了？男人要是穷到结不了婚，那他就已经是贫困户了。”

“我的意思是，男人要先要有一定的积蓄，然后再结婚。我觉得，男人应该等有了房子以后再结婚。要是你有一份正常的工作，在建房互助会买套房并不是什么难事。”斯莱姆说。

大伙都笑了起来。

“哎，你这该死的蠢货，”哈洛鄙夷地说，“像我们这样的工人只有一半时间有工作。说得轻巧，你是能一直在公司干，就算大家都没活干了，你也有工作。再说了，”他冷哼一声，“我们和‘煞星’可不是一路人。”

“煞星”是拉什顿公司的经理，也是个工头。“煞星”只是工人们给他起的绰号之一，其他的绰号还有：“猎手”和“彼拉多”[注]。

“这是不可能的，”哈洛跟其他人使个眼色说，“他攒钱的这段时间里要干什么呢？”

“哦，他能够战胜自我啊，”斯莱姆脸红了。

“战胜自我，没错！”说完，哈洛和其他人都又笑了起来。

“当然了，如果一个人尝试战胜自我，”斯莱姆说，“他可能会失败，但是也可能会获得上帝的恩赐，因为他与众不同。”

“看在老天的份上，闭嘴吧，”哈洛不耐烦地说，“我们只是想吃个晚饭而已。”

“我们去喝酒吧？”老乔·菲尔波特突然开口了。

“听听，听听，”哈洛说，“真是个要命的话题，要是有人愿意付钱的话，我就是喝半品脱[注]都没关系。”

乔·菲尔波特，大家都叫他老乔。他经常喝得酩酊大醉。他年纪并不大，也就是五十出头，但是看起来老多了。大概五年前他妻子就去世了，留下他孤苦伶仃一个人。他的三个孩子也在幼年时夭折了。斯莱姆提到了喝酒，这让他非常生气。他觉得，这就是直接针对他的。只可惜他现在头脑昏昏沉沉，没法操起棍子打人。虽然他知道欧文也是个禁酒主义者，但是他却只讨厌斯莱姆。

“我们没必要讨论喝酒和懒惰的问题，”欧文失去了耐心，“它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问题在于，大多数滴酒不沾，辛勤工作的人却长期处于贫困之中，究竟原因何在？如果能够用魔法将所有酒鬼懒汉，技术拙劣，不称职的工人都变成清醒、勤劳、老道的工人，以现在的条件，我们的处境将会更加糟糕。因为眼下工作严重不足。那些人都来竞争工作的话，毫无疑问，我们的工资就会缩水，工作也会更稀缺。凡是说喝酒、懒惰或技术差造成贫困的，都是那些发明、使用机器的自私家伙，他们只关心如何能保住现有的形势，不让我们找到造成现在这种情况的原因。”

“呵呵，如果我们说的都不对，”克拉斯嘲笑说，“那你跟我们说说，这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或者你知道怎么改变这种情况？”哈洛向其他人挤眉弄眼的。

“当然，我想我知道原因，”欧文说“而且我也知道怎么改变——”

“这永远改变不了，”老林登说。“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没道理。世人总有贫富之分，一直都是这样。”

“我说就嘛，”菲尔波特这个人，除了喜欢妄想，另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希望天下太平。他讨厌为任何事情站队。

“像我们这样的人没必要为政治烦恼，更没必要争吵。投票给谁不给谁，谁入选谁不入选又能怎么样呢？他们都他妈一样，只会自己的利益着想。你们争得面红耳赤又如何，又改变不了什么。担心这个一点用也没有。我们最应该做的还是做好自己的事，让自己开心儿，多为大家做点儿好事。生命那么短暂，哪有时间争吵，我们很快就死了。”

长篇大论以后，聪明的菲尔波特漫不经心地端起果酱瓶举到嘴边。刚想喝一口，他突然想到，里面装的是茶不是酒，又放下了。

“我们从头说，”欧文没理会菲尔波特的插话。“首先，你们觉得贫困是什么”

“嗨，当然是没有钱了，”克拉斯有些不耐烦。

其他人轻蔑地笑了起来。很明显，他们都觉得这是个蠢问题。

“呃，这样说当然没错，”欧文说，“世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钱本身并不是财富，其实它什么用也没有。”

说到这儿，大家又发出一阵嘲笑。

“假如，船舶失事后，你和哈洛流落到荒岛上，你除了一袋子金币以外什么都没有储备，而哈洛却有一桶饼干和一桶水——”

“把它换成啤酒。”哈洛哀求道。

“那你们两个谁是富人？你还是哈洛？”

“但是我们不在失事的船上，也没有流落荒岛啊，”克拉斯很不屑。“你的理由真是糟透了。你不能用这样的蠢事举例。假设的事情不可能成真，我们要听实在的。”

“听见没，听见没，”老林登说，“我们想听点合理的。”

“那你觉得贫困是什么？”伊斯顿问。

“我所说的贫困是指，人们不能保障自己在文明社会中的正当利益，不能满足其基本需要，不能过舒适、快乐、精致的生活，不能进

行休闲与阅读，不能去剧院，不能听音乐、度假、旅行，没有幸福美好的家庭，不能衣食无忧。”

大家都笑了。这话也太蠢了。像他们这样的人怎么会过上这样的生活！大家都怀疑，欧文是不是疯了。这个男人，现在简直就像发情的野兔。

“如果一个男人只能满足其家庭生活的基本需求，那这个家庭就是贫困家庭。因为他们不能享受到文明带来的好处，就跟野人差不多。野人也比他们强，至少野人不知道自己都被剥夺了什么。我们所说的文明，就是自我们的先祖以来，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知识积累，是人类几千年来勤劳与智慧的结晶。它不是某一个阶级的劳动成果，而是人类共同的遗产。世间每个孩童，无论聪明还是愚笨，健全还是残缺，与其同伴相比，无论他超前还是落后，至少有一件事，他们是彼此平等的——他们都是所有先辈的继承者之一”

听了这话，有些人开始怀疑欧文到底是不是疯了。能说出这番话，他肯定是个聪明人，但是这些好像是从书中看来的。许多人一点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会这样，”欧文说，“我们不仅被剥夺了遗产，享受不到文明社会的好处，就连我们及孩子的基本需要都没办法满足？为什么？”

没有人回答他。

“一切都是由劳动者创造的，我们把一切都奉献给了工作，所以，我们应该得到全部的劳动所得。”

其他人依然保持沉默。哈洛想到了人口过剩理论，最终却没有说。克拉斯本来就没想到什么好点子来挽回自己的面子，于是他只好

默不作声。他本想抬出抽水泵和橡胶软管来，最后却放弃了。毕竟，他认为，和欧文这样的傻瓜争论没什么好处。

索金斯闭上着眼睛假寐。

菲尔波特却突然紧张起来。

“事情变成现在这样，”欧文继续说，“我们不仅享受不到文明的好处，反而活得连奴隶都不如。如果我们是奴隶，奴隶主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让我们填饱肚子——”

“哦？我可不这么认为。”林登粗暴地打断了他。很明显他已经听得不耐烦了，有些生气。“你可以这么说自己，但是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当奴隶的。”

“我们也不当，”克拉斯非常坚定。“那些人要是愿意被叫做奴隶，那我们就遂了他们的愿。”

这时，走廊上突然响起一阵脚步声。老煞星来了！要不然就是老板亲自来了！克拉斯赶紧拿出自己手表。

“天啊！”他倒吸一口凉气，“已经一点四分了！”

林登赶紧拿起一对梯子，提着它们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索金斯仓促地站起身来，从围裙兜里拿出一张砂纸疯狂地打磨着厨房的门。

伊斯顿也丢下报赶忙站了起来。

男孩也把《罪恶编年史》塞进了裤兜里。

克拉斯冲到桶边，赶快拿起刷子搅动污浊的白灰。白灰发出的臭味非常刺鼻。

众人惊慌失措，好像是被当场抓获的犯罪份子。

门开了，原来是邦迪回来了。他已经订好了票。

---

1. 《朦胧》，又名‘Daily Obscure。Obscure指某种模糊的或不清楚的东西，这里指报纸上的观点暧昧不明，掩盖事实。(译注)
2. 纽马克特，英国英格兰东南部城镇，著名的赛马中心;（泽注）
3. 《亚拿尼亚》：当时一款报纸，因圣经中的亚拿尼亚而得名。亚拿尼夫妇因欺骗神灵暴毙，用此名是为讽刺托力党对人民的欺骗。（泽注）
4. 《迷离日报》，又名Daily chloroform. chloroform意为麻醉剂，使人神智不清的东西，用以表示托力党对人民群众的认识迷惑。（泽注）
5. 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是一个成立于1865年的基督教教派，以街头布道和慈善活动、社会服务著称。其国际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皇后街101号，在全世界有几千个分部，分布在70多个国家，据称有成员200万人。其中以美国较多。（译注）
6. 彼拉多，钉死耶稣的古代罗马的犹太总督，曾多度审问耶稣，原本不认为耶稣犯了罪，却在仇视耶稣的犹太宗教领袖的压力下，判处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译注）
7. 品脱：品脱用在口语和表示啤酒容量，1品脱化作500毫升或600毫升。（译注）

第二章
宁录：上帝面前的英勇猎户

亨特先生是光明教堂里的教会会友，还是主日学校[注]的主管，大家当面称他一声“亨特先生”，可背地里，他手底下的工人却称他“煞星”或“宁录”[注]。他是公司的经理，也是工头，他的名片上写着：

拉什顿公司

马格斯镇

建筑工，装修工，总承包商

葬礼布置人员

负责房产一般性维修的评估

质量一流，收费合理。

这里虽然还有几个副工头，也就是“二把手”，不过做主的还是亨特。

亨特又高又瘦，弯腰驼背，瘦骨嶙峋，衣服总是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他的腿细长，肥大的裤子像袋子一样堆在身上，形成不少难看的褶子。他走路稍微有点内八字，还长了一双大平足。他的胳膊太长了，就算他个子高，胳膊也显得很长。那双又大又瘦的手，皮肤粗糙，骨节宽大。跟往常一样，他疯狂地骑车赶到这里，然后把圆顶礼

帽摘下来，掏出一个红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他的前额又高又窄，鼻子又肥又大，状似鹰钩；鼻孔两侧各有一道深深的凹陷，一直向下延伸至胡须处。只有当他大吼着要工人加把劲的时候，那两道凹陷剩下的部分才能看到。他的下巴出奇得长，一双淡蓝色的小眼睛，眼距很近。眉毛又稀又淡，几乎看不到，眉心处还有道深深的疤痕。褐色的头发浓密粗糙，长可及肩；小小的耳朵紧贴头皮。要是有人给面容枯槁的他画像的话，肯定会发现，他脸部的轮廓就像个棺材盖。

他和拉什顿一起工作已经有十五年了。他几乎是在拉什顿开始经商的时候就已经和他一起了。那时，拉什顿的公司还没成立，但拉什顿意识到，自己需要找一个能干苦力，还能给自己跑腿的副手，那样一来，他自己就能抽空处理更多简单又赚钱的事情了。当时的亨特只是一名熟练工人，他已经开始独立工作了。于是拉什顿公司就以每周两英镑的薪酬雇用他当工头，还许诺完工后给他1%到2%的收益。说实话，这样的待遇真的不差。亨特答应了，他放弃了自己经商的念头，全身心投入到这份工作中来。等到预算做出来以后，亨特就要评估，还不辞劳苦地算出大致花费；要是项目中了标，他还要进行监管，同时还算计着如何偷工减料。如果可以的话，用泥浆代替砂浆，该用水泥的地方用砂浆，该用铅板的地方用锌板，该用清漆的地方用熟油，该漆五层的地方漆三层。他就喜欢偷工减料。要是看到什么事情圆满完成，他就不开心。就算把工程做好了用的钱反而少，他还是会偷工减料。这样他就开心了，因为他想让别人觉得失望。要是有工程师监督工作，这个老煞星就会笼络他们，吓唬他们；要是他发现这两招都没用，他就会监视，驱使，恐吓工人。他那贪婪的目光还瞄准了新工作，又长又红的鼻子总是凑向镇子上的所有房地产经纪人，想从他们那里打听打听，最近有没有易主或闲置的房子，以便看看新业主是谁，看看人家需不需要人改建或翻修。他还与不少照顾病人的女佣和保姆保持着私底下的交易。等到那些可怜人过世了，他就让她们第一时间通知他，然后再向那些刚失去亲人，感情遭受重创的人推荐拉什顿公司。仔仔细细地打听这个可怜人家的经济状况之后，他常常会设

法溜进悲伤的人家，甚至跑到死者的灵堂上去推销，以便扩大拉什顿的生意，赚他那卑鄙无耻2.5%的分成。

大家都觉得，都是因为老煞星奴役、驱使工人，还图谋不轨，坑蒙拐骗，所以工人们的工资才会被降到最低。他们的孩子吃不饱穿不暖，未成年也得出来做工，因为他们的父亲挣不来足够的钱养活他们。

十五年了！

现在，亨特意识到拉什顿才是在生意中占了大便宜的人。一开始是他把这个最有危险的竞争对手给收买了，十五年后，经历了这么多辛苦，生意终于见了起色。这主要是得益于亨特的勤劳奉献，不择手段和奸诈狡猾，可好处却都成了拉什顿的。亨特不过是个员工，也和其他人一样会轻易地被解雇，而他们唯一的不同就是，他是提前一周拿到解雇通知，而别人是提前一小时。薪水呢，也只是比他刚进公司的时候高那么一点点。

十五年了！

亨特知道自己被人利用了，可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尽管他觉得，自己还身体硬朗，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开始自己的生意。因为他没有攒够钱。要是拉什顿现在立马把他解雇了，他也当不了学徒了。他年纪大了。再说，他对拉什顿公司怀着很高的热情，为了钱他近乎疯狂，早已激起了对手公司对他的憎恨，他们根本就不会雇用他。就算他们肯要他，他自己也不肯和那些被他统治，受他压迫的工人站在同一立场。所以，亨特就跟那些工人怕他一样害怕拉什顿。

老煞星站在众人面前，用解雇，用他们的老婆孩子没饭吃吓唬他们。拉什顿就站在他身后。拉什顿常常压榨他，迫使他拼命工作给公

司多赚钱，还说要给他个小领导当当。

那天下午，亨特来到克拉斯等人工作的房间，要进行一场战略行动。他一直站在路边，以免被屋子里的人看到。当他走到距离大门口约一百米的地方时，他从自行车上下来了。这有一段上坡，他艰难地推着车子往上走。天气寒冷，他口里都呼出白气来了。他看到路边有几个男人在闲逛。这五个人里有他的熟人。他们给他干过几次活，不过现在都在找工作。其中三个人站成一堆，另外两个分开站着。看起来他们互不认识，和其他三个也不熟悉。站成一堆的三人离亨特最近，等他一到那儿，其中一个立刻就走到他跟前了。

“下午好，先生。”

亨特没说活，哼了一声，继续向前走。那人就跟了上去。

“需要人吗？”

“已经招满了，”亨特边说边走。那人不死心，继续跟，像个乞丐一样。

“一两天的临时工呢？”

“想都不要想。”亨特说，“你想去也行，但我们不缺人。”

“谢谢了，先生。”那人说完又回到了朋友身边。

这时，亨特离另外两个人还有几米。其中一个也过来跟他搭讪。他觉得，这次好像没什么工作机会，但是说上两句也无妨。另外，他这也是孤注一掷，想碰碰运气。他现在已经失业快一个多月了。总之，这个夏天非常漫长。有时候，他在一家公司干半个月，然后一个星期都无事可做，再给另一家公司干三个星期或一个月，然后走人。就这样循环下去。现在已经是十一月份了。去年冬天，他家欠了债。

这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夏天就业不怎么样，结果，他们不能像往年一样把冬天欠的债还了。今年他们还能不能借到钱过冬还不一定呢。今天早上他老婆让女儿去杂货店里赊点黄油，但是店主说什么也不让小姑娘拿走东西。所以，虽然他知道没什么希望，但还是走到了亨特跟前。

　　这次，亨特停了下来。他爬坡爬得直喘气。

　　“下午好，先生，”亨特没有理会他的问候。他没空。不过，这个男人并不介意，他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反应。

　　“需要人手吗？”

　　亨特没有立马回答他。他还没喘过来气呢，并且还在想他今天早上的计划。他很想实施那个计划。他已经等了很久，一直在等时机成熟。现在，拉什顿公司几乎是马格斯镇唯一一家有工作机会的公司了。外面却有不少好工人没有工作。对，就是现在，机会来了。如果这个人同意的话，那他一定会给他一个新的开始。亨特知道，这个人是个好工人，他以前在拉什顿公司干过。为了让他进来，亨特可以让老林登和其他工资高的人给他让位，反正找个理由开了他们不是什么难事。

　　“嗯，可能没有，纽曼，我们的人满了。”亨特迟疑了一会说。

　　亨特不再说话，他等着那人再说点什么。他没有看着纽曼，只是弯下腰，烦躁不安地摆弄着自行车零件，好像要做调整。

　　“今年夏天情况真是太糟了，”纽曼接着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糟糕的情况。要是能找到工作我就高兴死了，哪怕是只干一周也好啊。”

　　大家都没说活。过了一会，亨特抬眼看了看他，又低下了头。

“嗯，我可能，也许能够让你干两天，”亨特说，“你可以去这儿干，”他朝着工人们干活的房子点了点头。“明早七点，价格你清楚吧？”纽曼连忙跟他道谢。这时，他又说：”六个半便士吧。”

亨特既然这么说了，那减薪就是不可更改的事实了。纽曼要是明白其他人就算降薪也会去干这份工作，那他也很有可能去干。

纽曼非常吃惊，他犹豫了。他还从来没有接过廉价活。他宁愿挨饿也不愿意那样做。但是，现在他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已经是捉襟见肘，如果他拒绝了这份工作，他可能没有办法马上找到另一个。他想到了家庭，想到了家人。他们已经欠了五个月的房租。上周一，收租的人明里暗里告诉他们，房主已经等不下去了。不止这些，如果他找不到工作的话，他们一家人怎么活呢？这天早上他自己都没有吃早饭，只喝了一杯茶，吃了一点干面包。这些念头一齐涌入他的脑海，但他还是犹豫了。亨特准备走了。

“好吧，如果你愿意来的话，明早七点到这儿来吧。”看到纽曼还在犹豫，他不耐烦地说：“你到底来不来？”

“好的，先生。”纽曼答应了。

“很好，”亨特殷勤地说，“我会叫克拉斯给你准备个工具包的。”

他亲切地向纽曼点了点头，可是纽曼却像犯了罪一样赶快走了。

亨特继续向前走去。他开心极了。第五个人一直在旁边等着，见他过来，连忙迎了上去。等他走近，亨特发现这人他也认识。今年夏初他还为拉什顿工作过，但是出于个人原因他后来离开了，在言辞上还触怒了亨特。

亨特见了他很开心。他料到那件事情发生后，这个人现在却不得不回头求他给他工作，他现在一定很痛苦。

“需要人手吗，先生？”

亨特好像在考虑。

“我觉得应该还能要一个人，”他最终开口了。“但是你却不一定能去。你好像并不在乎自己有没有工作。你太自由，别人还没说你两句你就走人了。”

那人没说活。

“你要知道，我们是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的，”亨特继续说，“如果我们鼓励别人都跟你一样，那他们永远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说着，亨特继续向前走去。

离大门大概三十米处，亨特小心地把车靠在园子的篱笆上。院子里的常青树正好把他挡了个严实，即使有工人往外看，也发现不了他。他蹑手蹑脚地走到门柱那儿，俯下身小心翼翼地四处张望，看看有没有人偷懒、说话或抽烟。他只看到了杰克·林登一人。他正在用浮石沾水打磨着大厅的门。亨特悄悄地打开门沿着花园小径旁边的草地慢慢地向前走。他打算悄悄地溜到前门，不让人看见，以免林登给里面的人报信。他悄无声息地溜进了屋里。他没和林登说话。因为只要一开口，其他人肯定知道他来了。他偷偷地潜进了房间，但是让他失望的是大家都在认真工作。这时他突然发现楼上有间房的门是关着的。

老乔. 菲尔波特在里面干了一天活儿。他一直在铲天花板上的涂料，用宽刃平顶的剥离刀铲墙纸。虽然房间不大，但是老乔还是要费不少功夫。因为房顶上有两层没有清理干净的白灰，墙纸也有好几

层。屋里还有一层上过漆的护墙板，这增加了铲墙纸难度。为了把这层板拆掉，必须要用强碱水狠狠地把它泡上几次。尽管乔万分小心，还不免沾到手指上。结果他的手指甲都烧伤褪色了，周围的肉也开裂流血了。但是他还是要把护墙板弄下来。他一点也不介意自己的伤。他的右臂和肩膀已经因为长时间的伸拉而酸痛不已，右手也被剥离刀的刀柄磨出了一个硬币大小的泡。

把所有旧墙纸铲下来以后，乔把墙冲洗了一下，把墙纸扫到一起，堆在了屋子中间。然后用泥刀在木板上拌了点水泥，把墙缝、墙洞还有天花板上的缝隙和洞都封上。过了一会儿，他累了，想休息一会，抽口烟。于是，他把房门关上，还用一对梯子把门挡住。房间里有两扇窗户，他把窗户敞开散散烟味。做好这些防突袭的措施以后，他站在梯子最上面，靠着门坐下来休息。橱柜触手可及，那里藏着一品脱啤酒，现在他终于可以好好犒劳自己了。深深地闷了一大口酒以后，他小心地把瓶子放回橱柜顶上，静静地抽起烟来，他对自己说：

“这我才算是赚回来一点儿啊！”

不过他手里还拿着泥刀，以防有人突然闯进来。

菲尔波特大约五十五岁。他没穿白夹克，身上只围着一个打着补丁的围裙。他身上的裤子很旧，上面沾着涂料，裤脚也破破烂烂的，脚上还穿着双打了不少补丁的破靴子。马甲有一部分没被围裙罩住，上面也有星星点点的干涂料。他还穿了件花哨的衬衫，衬衫的假领子上也已经斑斑点点了，其中一侧领子还从马甲的开口处伸了出来。头上带着一顶很重的破帽子，上面也有油漆印子。他很瘦，还有点驼背，虽然只有五十多，可是看上去却老多了，他已经早衰了。

他还没有歇息五分钟，亨特就来了。他轻轻地转了转门把手。菲尔波特赶紧放下自己的烟斗，站起身来开门。等亨特进来以后，他又把门关上，爬上梯子继续铲墙纸。亨特怀疑地看了看他，想着刚才门

怎么关了。他吸了吸鼻子，想从空气中嗅出一丝丝烟味。要不是他感冒了的话，他一定能发现点什么。但是就算闻不出什么来，他也能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即使克拉斯总在他跟前说菲尔波特的好话，他还是对他不满。

“我可不喜欢有工人关着门干活，”他说，“那会让我觉得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你开着门照样也可以干活。”

菲尔波特嘟囔了一句开关都一样，然后从梯子上下来，把门打开了。亨特没说别的出去了，又在房子里溜达起来。

欧文也在这一层工作。他正在窗边拿着喷灯把那些鼓泡开裂的油漆烫掉。

干这个活的时候，煤油灯的火焰要直接喷在老化的油漆上，等油漆软化了再用凿刀或钩形刮刀把它铲去。房门半开着，欧文需要把顶窗打开，通通风，因为屋里的全是难闻的煤油灯味儿和烧过的油漆味。屋里还很潮，天花板上全是水渍，墙也被泡脱皮了。老旧的墙纸已经被泡透了，在屋子中间堆成一堆。

正干活的时候，他突然感觉有人进来了。欧文四下看了看，发现房门大约开了六英寸，从门缝处探过来一颗脑袋，戴着一顶小圆帽，面色苍白，下巴宽大，大鼻子红红的，两撇小胡子向下垂着，一双眼睛又小又近，贼眉鼠眼的。这张幽灵一样的脸专心地看了欧文几秒后，又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屋里又剩下欧文自己。欧文吓得都快把手里的油灯扔掉了。这张鬼一样的脸总算不见了。欧文觉得自己的血都直往脑门上涌。他气得直发抖，真想冲到楼道里，把油灯扣到亨特的脸上。

与此同时，亨特站在欧文的门口想着什么。明天必须得有人走，好给便宜工人腾位置。他希望自己能抓住一个干其他事的人，好以此

为借口把他开了，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了。那要怎么办呢？他想让林登走人。他年龄大了，用处不比以前了，但是这个老人前前后后已经为公司干了不少年，亨特觉得没有正当理由没办法赶他走。说实话，他真不值那么多工资，像他那么大年龄的人，一小时七便士已经是一笔大钱了。事情就是这么没道理，不管有没有借口他都必须走人。

亨特又悄悄地下了楼。

杰克·林登今年大概有六十七岁了，但是和菲尔波特还有其他工人一样，他也很显老。他一生都在辛苦劳作，却常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他生活在文明社会，可这文明社会的好处他却一点儿也没捞着。不过，对于这一点，他也未曾自知，也从来没想过要享受这些。他一直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是没资格享受的。他自称是个保守党，相当爱国。

布尔战争[注]刚开始那会儿，林登还是一个狂热的沙文主义者，但是自打他那当后备军的儿子生病冻死在前线以后，不知怎的，他的热情就消退了。当兵的儿子走了，他把自己妻子和两个孩子留给父亲照顾了。当时，那两个孩子一个四岁一个五岁。自从他儿子死后，他的妻儿就和其他老人在一起生活。儿媳靠着给人做些缝缝补补的活计，偶尔能换点零钱，但主要还是依靠她公公养活。尽管老人也很穷，但他还是很高兴地把他们留在身边。林登妻子晚年时身体非常虚弱。听到儿子死亡的消息以后，她受了很大打击，时时刻刻需要有人陪在身边。

亨特下楼以后，林登还在前门那里忙活。于是这个老煞星就看了他几分钟，然后大声说：“你打算弄这些门弄多久？你怎么还不给它们上色？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你就已经在那弄了，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在那里玩一玩浮石就能赚到钱了？赶紧把活干完！你要是不想干的

话，我很快就找别人来干！我已经观察你很久了，做事磨磨叽叽，你要知道，你是要不了我的。外面比你干得好的人多的是，要是你今天干的活儿没有你之前干得多，那我们就算再忙，也把你开了！”

杰克吓得直哆嗦。他想争辩，最终却什么也没说。如果他是奴隶的话，不能让自己的主人满意，那主人一定会把他绑在树上狠狠地抽他。不过亨特不会这么做，他只会把他的口粮抢走。杰克怕极了。他的饭碗会被端走啊！想说的话就这样卡在了嗓子眼里，最终他说：

“我一定会把这里的活干完的，先生，接着就刷漆。”

“我说的不是你要干什么，而是你什么时候干完！”亨特大叫着，“我不想听到任何反对的理由和借口。你要么就动作快点，要么就别干了。”

林登不说话了，继续干自己的活儿。他很害怕，双手不停地颤抖，几乎握不住浮石了。

亨特的声音充斥着整座宅子，大家都听见了他的话，吓得不得了。谁会是下一个呢？他们想。

见到林登没再说话，亨特又开始在房子里溜达起来。

只要他一看大家干活，大家就会慌乱，紧张，动作笨拙，总是闹出各种岔子。木工工头佩恩要给客厅钉上新地板，但是他太慌张了，把自己左手的拇指砸得血流不止；邦迪也在客厅干活，他要给壁炉贴上白色釉面瓷砖，当他把一块瓷砖切开的时候，一不小心把自己的手划了个大口子。当时亨特在那儿，他根本不敢去包扎伤口。结果，瓷砖上被抹了不少血渍。伊斯顿和哈洛站在架子上清理天花板上的色胶，但是他太紧张了，几乎站不住脚。刷子从他不停颤抖的手中滑下，嘭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大家都很害怕。他们知道，想到其他公司找个工作是不可能的；他们知道，这个男人有权力夺走他们赖以生存的微薄薪水，能夺走孩子们口中的面包。

欧文站在楼上，倚着栏杆听亨特大吼大叫。他真想一手掐着他的脖子，狠狠地甩他几个耳光。

然后呢？

然后他就会被关进监狱，最好的情况也是丢了工作，他和家人的口粮都会被剥夺。所以，他只能咬着牙诅咒，用拳头狠狠地砸墙。该死！该死！该死！

要不是有家人！

欧文只能大胆地想象。他想象着自己一把拽住亨特的领子，用手抵着他的喉咙，把他抵在墙上，然后用右手狠狠地扇他！扇扇扇！直到把亨特的脸打得稀巴烂，打得血流如注。

但是然后呢，家里人该怎么办？保持沉默，静静忍耐就不英勇吗？就不是男子汉了吗？

欧文倚着墙。他脸色苍白地喘息着，筋疲力尽。

楼下，老煞星还在四处走动。现在正他站在索金斯身边看他工作。索金斯正在漆后楼梯的木器。虽然上面的老油漆很脏很油腻，但是老煞星却下令说不用清理了，直接上新漆。

“把上面的灰尘掸掸就上新漆吧，”他说。结果，等克拉斯上漆的时候，他得用更多的干燥剂。某种程度上而言，这反而破坏了油漆的色彩。由于覆盖得不好，所以必须要涂两层。亨特都要抓狂了。他

觉得只要小心一点，涂一层够了，而索金斯这是故意的。其实他什么都不懂。

两层！他觉得最多也不过要三层而已。

“克拉斯！”

“在，先生。”

“过来！”

“好的，先生。”

克拉斯连忙跑过去。

“你这是什么意思？不是跟你说只涂一层吗？你看看！”

“就是要这样，先生，”克拉斯说，“要是先清理掉......”

“清理个鬼啊！”亨特吼道，“现在这样是因为漆不重。再多刷一点，看看到底能不能盖上。你要是干不了，那我可亲自动手了。”

在亨特的监督下，克拉斯拿起刷子，准备把漆刷重了些。老煞星一把夺过刷子，准备亲自示范一下怎么用一层漆就刷好。克拉斯和索金斯就静静地看着。

正当煞星准备把自己的“奇思妙想”付诸行动时，他突然听到旁边有人窃窃私语。放下刷子，偷偷地上了楼，想看看是谁。他一转身就看见克拉斯正在自己身后。他拿着一瓶油正往油漆里倒，一边倒一边搅。煞星急忙转过身来，但是他没有抓到任何人，刚才一定是幻听吧。他拿起刷子准备上漆。结果，比索金斯干得还糟糕！

他越搞越糟，最后也没能弄好。最后，他放弃了。

“还是刷两层吧，”他凄惨地说，“真是太可惜了。”

他都快要哭了。

要是东西都做成这样，公司铁定要完蛋。

“还是你来干吧，”说着，他放下了刷子。

他又在宅子里溜达起来。他想离开这儿了，但是却不想让大家知道自己要走。于是他悄悄地从后门溜出去，围着宅子转了一圈，最后骑上自行车走了。

没有人看到他离开。

一时间，宅子里静悄悄的，只听得见工人们干活时发出的声音。邦迪的泥刀发出了银铃般的响声；木匠的锤和凿子不时地响，偶尔还有梯子拖动的声音。

没人敢说活。

最后，菲尔波特再也受不了了，他渴极了。

自从亨特来了以后，他房间的门就一直开着。

他专心地听了一会，觉得亨特一定已经走了。他沿着楼梯平台望过去，看到欧文正在前面那间屋子里干活。菲尔波特团了个小纸团朝欧文扔过去，想吸引他的注意。欧文四下看了看，发现菲尔波特给他打了个信号。他一只手朝下指了指，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指向镇子，还不时朝他挤眉弄眼。欧文知道，他是在问亨特走了没有。他摇摇头，耸了耸肩，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菲尔波特小心翼翼地穿过楼梯平台，偷偷地隔着栏杆张望，屏住呼吸听动静。“到底走了没有？”他很好奇。

他踮起脚尖，蹑手蹑脚地朝欧文的房间走去。他左右看了看，手里还拿着把泥刀，就像舞台上的杀人犯一样。“你觉得他走了吗？”他用嘶哑的嗓音问欧文。

“我也不知道，”欧文低声说。

菲尔波特很好奇。他得赶紧找点水喝，但是绝对不能被亨特看见，所以他一定要知道他到底走了没。

终于，他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可以下楼去拿点水泥。和欧文说了这个计划以后，他就悄悄溜回自己的房间，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到了楼道里。

“要不要拿点填充材料，欧文？”他大声地问。

“不了，”欧文说，“我用不着。”

“那我下去拿了。需要我给你带什么东西吗？”

“不用，谢谢，”欧文说。

菲尔波特大胆地来到后厨。克拉斯总是把这里当成油漆库，现在，他正在混合油漆。

“我来拿点填充材料。”说着，他就自己拿了一些。

“他走了吗？”克拉斯小声说。

“我不知道，”菲尔波特说，“他的自行车哪去了？”

“他总是把它放在大门外，我们根本看不见。”克拉斯说。

“我跟你说，”菲尔波特小声说，“给那个男孩一个空瓶子，让他到门口去看看，要是亨特在，就假装他要去买油了。”

就这么办。伯特到了大门口，很快就回来了。他说，自行车已经不见了。这个好消息在院子里一传开，大家纷纷发出一阵庆幸的欢呼。

“谢天谢地！”

“他娘的，真希望他从车上摔下来，把脖子给摔折。”

“这些《圣经》说教者都一个样，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好的。”

知道亨特已经走了，所有人都站出来咒骂了他一会儿，然后又开始干活。不过，没了亨特在时的那种尴尬，大家反而干得更好更快了。还有几个人干脆拿出了自己的烟，一边干活一边美美地抽起来。

这其中就有杰克·林登。亨特对他的责骂让他心烦意乱，看到其他人抽烟，他觉得自己最好也来上几口，说不定还能缓解一下自己的紧张。按规定，工作的时候是不能抽烟的。

菲尔波特停了一下，冲林登吹了个口哨，林登就陪他上楼去了。

到了房间后，菲尔波特把短梯靠在橱柜上，从柜顶拿出啤酒递给林登说：“拿去尝尝，它能让人好很多。”

林登连忙大喝了一口。菲尔波特一直看着楼道，以免亨特突然出现。

等林登再下楼以后，菲尔波特把剩下的酒喝完，把瓶子藏在了壁炉里，接着补墙上和天花板上的洞和裂缝。他今天晚上必须得干出点成果来，不然明天早上亨特来了又得大吵一番。

欧文心不在焉地慢慢忙着，就像条吃了败仗的狗一样。

看到可怜的林登，他感觉比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还让他气愤。他有一种深深地挫败感，觉得十分可耻。

他的生活总是这样一成不变：在没有尊严，有时甚至更没低三下四的条件下，不停地工作，可最好的结果却只是不挨饿。

而他所能预见的未来也和从前一样无望、黑暗。如果他活得够久，那这样的日子早晚会到来，直到他再也不能工作为止。

他想到了自己的孩子。他这辈子也会成为奴隶吗？也会去做苦力吗？

要是这样的话，他还不如现在死了。

一想到孩子的未来，欧文突然对他们这样的工作群体生出了一股仇恨和愤怒。

敌人就在眼前。这些人不仅和大多数一样臣服于现存的一切，还去捍卫它，反对、嘲笑那些改变的建议。

压迫者就在眼前。那些嘴里说着”像我们这样的人”的，那些一生都活在穷困潦倒中的人，他们觉得那些对他们来说还可以的，对他们的孩子来说也一样好。正是他们才造成了眼下的一切。

他讨厌他们，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们冷眼看着自己的孩子从事繁重的工作，过着穷困的生活，却故意不努力，给他们比自己更好的条件。

正是因为他们对孩子的命运抱有如此冷漠的态度，所以他也不能保证让自己过上自由而有尊严的生活。正是因为他们冷漠与强烈反

对，才消灭了更好的社会体系建立的可能，他们不能劳有所得，不能因为自己付出的劳动而获得荣誉与奖赏。他们不但不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出力，反而自降身份，在压迫者面前卑躬屈膝，还教育、强迫他们的孩子也这样做。要是现在的社会体系延续下去，他们才是该为这种延续负责的人。

欧文不禁苦笑起来。这是个多么滑稽的体系啊。

那些有工作的人看上去很满足，他们屈从于每一次无礼的对待。他们的每一点工作成果都会被夺走，给那些什么都不做的人享用。而他们又在那些抢夺他们劳动成果的人面前摆出一副奴颜媚骨的样子，为他们给自己留下的每一点东西而乐不可支，简直幼稚如孩童。

难怪那些有钱人鄙视他们，总视他们如粪土。他们真是可耻！他们就是粪土。他们承认这一事实，还洋洋自得。

当欧文满脑子都是这样想法时，他的那些工友们正在楼下不抛弃不放弃地卖力干活。大多数人已经忘记了亨特。在他们眼里，这件事没有欧文想得那么严重。他们自鸣得意地认为自己还不至于那么想不开。他们认为一切都是注定的，不可更改。除了笑笑，就是忍耐。毕竟一切都只是为了生活。把事情做好，等到有机会了就报复回去。

哈洛突然唱歌来。他有一副好嗓子。歌是好歌，可惜他这群工友中却没人欣赏得来，他的歌声只能引来一阵呼喊和嘘声。

“看在老天的份上，闭嘴吧！”

“真是吵死了！”

大家都这样说，哈洛只好闭嘴了。

“现在是什么时间了？”伊斯顿问大家。

“不知道，”邦迪说，“可能四点半了吧，你去问问斯莱姆，他有表。”

现在已经四点十五了。

“现在天黑得真早啊，”伊斯顿说。

“对啊，”邦迪说，“今天一天都阴沉沉的，我觉得可能快下雨了。你听听这风。”

“我期望不要下，不然我又要穿湿衣服了。”伊斯顿说。

他张口就问杰克·林登。林登还在前门干活。

“外面下雨了吗，杰克？”

杰克嘴里还叼着烟斗，他朝外看了看。已经开始下雨了。但是他没看到有大滴雨点重重地砸在地上。他只看到亨特站在大门口，正看着他。有那么一会儿，他们两个就这样静静地对视着。林登吓得瘫在了地上。好不容易才回过神来，他赶忙拿开烟斗，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老煞星大步流星地走过来。

“我花钱请你不是让你来抽烟的。”他大声说，“把你的工作时间表拿上，到办公室去结你的工资吧，我真是受够你了！”

杰克没有争辩什么，因为他知道那没有用。他静静地把手里的活放下，进屋拿了自己的工具包和外套，脱掉围裙和白夹克，把它们叠好放在工具包里，和自己的铅錘和凿子放在一起。他穿上外套，把工具包挂在肩上离开了宅子。

亨特没再说别的，他围着屋子转了一圈，看看自己不在的时候工作都进行得怎么样了。然后他就离开了，他要赶快到办公室时去把林登的帐给他结了。

屋子里又黑又冷。煤气灯还没点上，所以克拉斯给大家分了些蜡烛，他什么也没说，满脑子都是令人沮丧的想法：谁会是下一个？

屋外，黑压压的云已然聚集，一场暴雨在所难免。狂风围着这所老房子怒号，窗户发出刺耳的呼啦声。大雨倾盆。

大家都说回到家肯定会被淋湿了，但是都一样的，谢天谢地，好在现在已经快五点了。

---

1. 主日学校，基督教教会为了向儿童灌输宗教思想，在星期天开办的儿童班。（译注）
2. 《圣经》有限的记载表明，宁录(Nimrod)是古实的儿子、含的孙子、挪亚的曾孙，称”他为世上英雄之”，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并表明他是大洪水之后第一个建国者。（译注）
3. 布尔战争，历史上一共有两次布尔战争，第一次布尔战争发生在1880年至1881年，第二次布尔战争发生在1899年至1902年。本书指的是第二次。（译注）

第三章
金融家

那天晚上，伊斯顿冒雨回了家，他的心情糟糕极了。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夏天很不好，而他的感觉也不比他们好多少。在一个公司待几周，在另一个公司待几天，然后又会丢工作，之后再找上家公司干一个月，周而复始。

威廉姆·伊斯顿是个中等身材的男人，大概二十三岁，蓝眼睛，梳着平头，留着小胡子。他身穿立领衬衫，还打着一条花领带，虽然衣服寒酸了点，却也干净整洁。

他已经结婚了。他的妻子很年轻，是他在给另外一家人当油漆工的时候碰巧认识的。她是那里的普通女佣。结婚前他们一共谈了大概十五个月的恋爱。伊斯顿并不急着结婚，因为他知道，把就业好和不好的时候都算上，他每周的平均工资还不到一英镑。然而，到最后他却发现不能再拖了，于是他们就结婚了。

他现在已经结婚一年了。

没结婚以前，他就算没了工作也从来不会有什么顾忌，兜里的钱总能够满足他的生活需要，有时还能剩点儿。但是结婚以后一切都不同了，他开始担心失业问题了。

闲散了三星期以后，上个星期一，他前往拉什顿公司工作。在建的房子马上就要完工了。先前他还庆幸自己这下子能工作到圣诞节之前，现在他开始担心发生在杰克·林登身上的事儿随时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无论怎么样，他一定得小心，不能冒犯了克拉斯。他害怕克拉

斯不像以前那样喜欢他了。伊斯顿知道，克拉斯随时都能解雇他。如果他想把自己的某个密友安排进来，他也会毫无顾忌了辞了自己。克拉斯可以说是这项工程的“副工头”，甚至是工头。作为工人，克拉斯没有什么特殊本事，要是有也比不上自己的工友。但是就算他没真本事，他也能假装自己什么都知道。他常常说“色调”“阴影”和谐”之类的模糊词汇，给亨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于是，就靠着这点本事，再加上抖个机灵，对亨特一阵溜须拍马，克拉斯就轻松地成了个小头目。

干活的时候，克拉斯是能干多少就干多少，能不干绝不动手。他看工人可是看得紧。要是有谁让他不满意了，他准能去亨特那里参上一本，说他不够好，说他干活比送葬都慢，周末的时候那人就可以收拾包袱走人了。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很害怕奸诈狡猾的克拉斯。只有少数人知道，唯有自己的能力才能够抵挡克拉斯的恶意。弗兰克·欧文就是少数人之一。

还有人依靠送几袋烟几瓶酒来讨克拉斯的欢心，这样一来，就算有好工人被开了，他们也能保住自己的饭碗。

伊斯顿冒雨回家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些事情。可是他知道，想预见一天以后甚至一个小时后会发生什么，这是不可能的。

不一会儿他就到家了。他家是一长排相似建筑中的一个，很小，只有四间房。

一进大门就是一条两英尺六英寸宽，十英尺长的走廊，地上还铺了一层油布。走廊尽头有一截楼梯，从那儿可以直接上二楼。左手边第一间房是起居室，大概有九平方英尺。房间里一扇凸窗。这间房很少使用，干净整洁。房间里木制壁炉被漆成了黑色，上面还绘着红黄相间的锯齿状条纹。乍看之下，好像是大理石垒的一般。墙上贴着壁纸，淡棕色的底子，上面绘着带着棕色茎和叶的大朵白玫瑰。

壁炉上还配有火炉围栏和炉具，壁炉架上的一个抛光木盒里放在一个钟，一对蓝玻璃花瓶，还有一些装裱好的相片。地板上铺着一层印有红黄相间的瓦砾状图案的油布，墙上挂着两三幅彩图。那些图案是插画杂志的圣诞节专栏附送的。墙上还有一些照片，是一群主日学校的女学生和她们的老师在小教堂前的合影。屋子有一张直径约为三英尺六英寸的圆桌，桌腿漆在成了红色，看起来就像红木一样。一张旧沙发立在墙前，上面蒙着一张褪色的印花棉布，还有四把椅子靠墙放在房间各处。桌子上铺着红桌布，桌布中间和四角都用黄线绣着图案，上面的花边也是用一样的线绣的。桌子上有一盏油灯，还有几本装帧精美的书。

这屋子里的东西，有的是伊斯顿从二手市场淘来的，像沙发和椅子，还有的是他自己做的。桌子、油布、火炉围栏、炉前地毯等等则是他赊来了，还没有付钱。窗户上挂着白色蕾丝窗帘，窗前还有一张竹桌，上面放着一本《圣经》，虽然不是什么值钱东西，但是装订得却很精致。

要是有人动手翻翻这本书，他准能发现。这书和屋子里其他的东西一样干净。书的扉页上还写着一行字：

献给亲爱的露丝，

愿《圣经》成为她的指路明灯，愿主成为她唯一的救赎。

挚友，斯达韦姆夫人
19——年10月12日

斯达韦姆夫人是露丝的上任女老板，这本书是她送给露丝的结婚礼物。虽然这是个纪念品，但是露丝却从来都没有打开过这本书，也不会去回忆过去。就像那位富裕善良的女人已经忘记了她一样，她也快忘记了斯达韦姆夫人的存在。

对于露丝来说，她与她那位“挚友”共同度过的时光其实并不愉快。她能回忆起的只有欺凌和虐待。六年的辛苦劳作里，她每天要比其他佣人早起两三个小时，每天还要干到很晚，筋疲力尽了才能休息。

她可以说是个“奴隶”。如果真是奴隶的话，雇主或许也会关注她的健康和福利，然而她的”挚友”却不是这样的。斯达韦姆夫人满脑子只想着如何从露丝身上榨取最大的劳动力，尽量给她最少的报酬。

每每回忆起这段可怕的时光，露丝都觉得那是宗教的光环之下的。只要她经过教堂，一听到上帝的名字，或者听到有人唱颂歌，就能想起她那位前女老板。一看到《圣经》，她一定会想起斯达韦姆夫人，所以这本书才一直放在那里不开封，也不阅读，成了窗前竹桌的装饰。

第二间房在楼梯口旁边，通向厨房。这间房也是起居室。这里有一道门通向洗碗间，再往上就是两间卧室。

伊斯顿到家的时候，在走廊碰到了妻子。她让他小点声，说是孩子刚刚睡着了。他们吻了吻对方，她帮他把淋湿的外套脱下来。然后两人轻手轻脚地去了厨房。

厨房和卧室差不多大，屋里有一个小炉灶，上面放着一个小烤箱和一口锅。屋里还有一个黑漆高壁炉。壁炉架上放在一个小闹钟和几个光滑的锡罐。壁炉对面的架子上有一个小食品柜，上面整齐地摆放着餐具。这里的墙上都贴着橡木色墙纸。一面墙上挂着两本彩色挂历，中间还有一盏带着反光镜的锡灯。厨房中间放着一张铺着白布的长方桌子，上面已经摆好了茶具。屋里有四把椅子，有两把放在桌子边上。头顶上距离天花板大概十八英寸的地方挂着几根索线，上面晾着几件亚麻衣和棉布内衣，一件花衬衫，还有伊斯顿的白围裙和夹

克。靠近火炉边的椅子上也晾着不少衣服。另一边地上放在一个柳条编织的摇篮，孩子正在摇篮里安睡。摇篮旁边有张椅子，椅背上搭的毛巾正好帮宝宝遮挡住的打在脸上的灯光，炉火正烧得旺旺的，家里洋溢着一片温馨。

他们轻轻地走过去，站在摇篮边看着孩子。孩子就算睡着了，也不安地动来动去，小脸通红，半睁着的眼睛也在转来转去，小嘴巴时不时地向后咧，露出一半牙龈来。突然他开始哭起来，同时还向上缩了缩腿，好像感觉到了疼痛。

“他好像不对劲啊，”伊斯顿说。

“我觉得他可能是要长牙了。”孩子妈说，“他一天都没休息，还一夜没睡。”

“他可能是饿了。”

“不应该啊，他今早上刚吃了个蛋黄，我也已经喂了他好几次了。晚上他还吃了一整盘炸土豆，还吃了点培根。”

睡梦中的孩子又哭了起来，还扭来扭去的。他的小嘴又向后咧去，把牙龈露了出来。他使劲地缩着腿，小拳头紧紧地攥着，小脸通红。不一会儿，他又安静下来了，小嘴也不咧了，肢体放松下来，孩子又安静地睡去。

“你不觉得他瘦了吗？”伊斯顿问她。“真是奇怪，我觉得他没有三个月以前胖了。”

“不，他没那么胖。”露丝说，“他的牙搞得他筋疲力尽的，因为这牙，他几乎都没有办法休息。”

两人又看了他一会。露丝觉得他是个很漂亮的孩子。等到星期天的时候他就八个月大了。他们没办法缓解他的疼痛，甚是伤心。但是他们安慰自己说等孩子的牙长出来就好了。

“我们去喝茶吧。”伊斯顿说。

伊斯顿把湿淋淋的鞋袜脱下来放在炉子边烘干，换上了一双拖鞋。露丝往锡盆里加了热水递给他，他到厨房去加了点冷水，然后开始洗他手上的油漆。洗好以后他又回了厨房，坐在餐桌边上。

“我不知道今晚该给你做什么吃。”露丝边倒茶边说。“我手里没钱了，家里除了面包、黄油还有一点奶酪之外，也没有什么吃的了。我切了点面包和黄油，往上加了一层薄薄的奶酪烤了一下。希望你不要嫌弃，我也只能做成这样了。”

“这样挺好的，闻起来还不错。我现在真是饿了。”

两人喝茶的时候，伊斯顿和他老婆说起了林登的事儿，还说怕自己也会遭此恶运。他们都很生气，也很可怜林登，但是，大家对他的同情很快就被对自己未来命运的担忧盖过去了。

他们在饭桌边静静地坐了一会，伊斯顿问：

“我们一共欠了多少房租？”

“欠了一个月的。上次房东来的时候我跟他说下周一先交两星期的，他是相当地生气。”

“哎，我看也没有别的法子了，这次肯定得交了。”伊斯顿说

“你明天能拿到多少钱？”露丝问他。

他开始计算自己的工时：从周一开始到周五，他一共干了五天。从早上七点上工一直干到晚上五点，不算早饭的半小时和午饭的半小时，他一天工作了八个半小时，五天就是四十二个半小时。他每一小时的薪水是7便士，总共就是一英镑四先令九个半便士。

“你也知道我是从周一开始工作的，上周没有累计工时，而明天的又算到下个星期去了。”

“对，我知道。”露丝说。

“如果我们交了半个月的房租，就只能靠十二先令生活了。”

“我们还剩不了十二先令呢。”露丝说。“我们还有别的债要还。”

“还有什么？”

“你没工作的时候，我们借了面包店八先令，还欠了杂货店十二先令。我们得分期把这些债还了。另外我们还得买煤，现在家里只剩下一铲煤了。还有……”

“等一下，”伊斯顿说。“我们最好把欠的债都记下来，然后看看现在是什么情况。你给我拿纸笔来，你说我写，看看我们到底欠了多少。”

“你是说所有我们欠的东西，还是明天必须要还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把所有欠的都列出来吧。”

孩子睡得很不安稳，两人说话间他又闹了起来。妈妈跑到摇篮边哄孩子，一边温柔地摇着他，一边轻轻地拍着他。

“除了家具店，我们欠的最多的就是房租。”她说。这边伊斯顿准备记着。

“我感觉，”他把桌子收拾出一片地方来，把纸铺好，拿起餐刀削铅笔。“我感觉你没能打理好这个家。周六出门买东西之前，你要把必须买的东西列出来，就会发现花钱更有余地。但是你拿着钱就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到底买了什么，结果家里多了一堆没用的玩意儿。”

妻子没说话，她正低头看孩子。

“现在我们来看看，”伊斯顿接着说。“首先是房租，你说房租是多少来着？”

“欠了一个月的。有三星期你不在家，现在是第四星期。”

“四六二十四，也就是一英镑四先令。”伊斯顿边说边写，”还有呢？”

“杂货店，十二先令。”

伊斯顿吃惊地抬起头。

“十二先令？怎么回事，前两天你不是跟我说杂货店你已经还清了吗？”

“我们去年春天欠了十五先令，你不记得了？好吧，我用了一个夏天才把那些钱还完。你上一份工作做到头时我才把剩下的能给还了。然后你出去了三星期，直到上周五才回来。我手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只好去赊点生活必需品。”

“所以你是说那些茶、糖和黄油一个星期要三先令？”

“不止这些。还有培根，鸡蛋，奶酪和别的东西。”

男人不耐烦了。

“嗯，还有呢？”

“我们欠面包店八先令。实际上我们都快欠他一英镑了，不过我已经还了一点。”

伊斯顿把这一条加上了。

“还有牛奶工的。我已经一个月没给他钱了。他还没有发帐单，但是你可以先把这笔钱算上，大概每天是两便士。”

“那就是四先令八便士了，”伊斯顿把它记下来。”还有吗？”

“买土豆、白菜和灯油时菜贩一英镑七先令。”

“还有呢？”

“我们还欠屠夫两英镑七先令。”

“怎么回事？我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买肉了啊？”伊斯顿说。”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三星期以前，你不记得了？我们买了一条小羊腿。”

“哦，对，”他把这一个也记上了。

“我们还得为家具和油补分期付款，一共是十二先令。今天他们寄信来了。还有别的。”

她从衣兜里拿出三封信交给他。

“这都是今天到的。我之前没拿给你看是因为不想让你心烦到喝不下茶。”

伊斯顿把第一封信抽了出来。

麦格斯政府

地方税与特别税

最后通碟

W.伊斯顿先生，

我谨代表镇政府通知您，以下款项已然到期而您仍未能支付，即日起，限您于十四天内支付完成，今后将不再进行口头通知或书面通知。倘若期限之内您还未支付，将由法院强制执行。

二号征税员
詹姆斯·利亚

地方税率…………….£- 13 11

特别税……………………10 2

总计…………………….£1 4 1

第二封信是贫苦救济所的助理发来的。这也是个最后通牒，措辞和上一封相差无几，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奉的是”贫苦救济所”之命，而不是政府。他们要求半个月内把一英镑一先令五个半便士付清，不然就要走法律程序。

伊斯顿把它放下，开始看第三封信。

简·迪德卢姆有限公司

各类家具供应

马格斯镇品质大街

W.伊斯顿先生，

您的三个月分期款，每月四先令，共计十二先令，应于本月一号缴纳，请您收到信后务必将此款项寄回。依据合同，您承诺这笔钱将于每月最后一个周六支付，为免双方闹得不快，请您今后按期付清。

简·迪德卢姆有限公司

他一言不发地把信读了几遍，骂骂咧咧地把它们扔在了桌子上。

“我们的家具和油布到底还欠多少钱？”

“我也不不清楚，现在还剩下七英镑。我们都已经拿到这些东西半年了，我们只付了一英镑定金。分期也已经付了三四回。要不我把记录卡给你拿来？”

“不用了，就算我们已经付出一英镑十二先令，现在还欠六英镑呢。”

他把这笔钱也记在了单子上。

“现在想想，要这些东西真是后悔了。”他烦躁地说，”要是等到我们有能力付现的时候再买就好了。但是，你总是一意孤行。这些该死的账务已经拖了几年了，等到债还干净了，这些玩意也已经用旧了。”

女人没有说话。她弯腰理了理被摇篮里的孩子蹬得乱七八糟的被褥，默默地哭了，没让她丈夫发现。

过去几个月，可以说从孩子出生以后，她几乎就没有吃过饱饭。如果伊斯顿没了工作，他们就得节省一点，以免债越借越多。除非是万不得以。他有工作的时候，他们也得省吃俭用，好把欠的债还了。剩下的钱大部分还都花在伊斯顿身上了，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如果他工作，那她就会在前一天晚上用家里最好的食材给他准备好第二天的早饭。他没工作的时候，到了吃饭时间，她总是假装自己已经吃过了。一直以来，孩子占用了她所有的时间，她自己的工作从来都没有时间完成。

蹲在地上的时候，她感觉自己非常虚弱，非常疲惫，她偷偷地哭泣着，就怕被伊斯顿发现。

最后，她头也不敢回，说道：

“你很清楚，其实自己也跟我一样想买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用油布的话，地板缝就会漏风，家里就会有人生病。其实就算现在盖着油布，风也是把它吹得上上下下的。”

“得了，说实话，这些我都不知道。”伊斯顿说着又看向了账单和那三封信。”我挣得每一分钱都给你了，也从来没问过你钱是怎么花的，因为我觉得管家是你的事儿。可是，现在看来，你并没有把家管好。”

女人听完他的话忍不住默默哭了起来。她无力地把头靠在了摇篮旁边的椅子背上。

“你怎么了？”伊斯顿问。

看到妻子颤抖哭泣，伊斯顿觉得十分愧疚。他蹲在她身边抱住她，跟她道歉，说自己不是故意要那样伤害她的。

“我已经尽力省钱了，”露丝啜泣着。”我从来没在自己身上花过一分。你都不知道我有多难。我一点都不在乎自己有没有的花，但是我害怕你那样说我。你最近什么事儿都怪我。你以前从来不会那样跟我说话的，从来都不会。我累了，我真的累了，我现在真想找个地方一睡不起。”

她转过身背对着他，半跪坐在地板，把胳膊搭在椅背上，头放在胳膊上，哭得伤心欲绝。

“对不起，我不应该那样说你。”伊斯顿很尴尬。”我不是有意的。都是我的错。我让你承受了太多，你实在是力不从心。我以后一定帮你，原谅我吧，对不起，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她让伊斯顿把自己拉到他怀里，头枕着他的肩膀。他亲吻着她，抱着她，说自己宁愿跟她一起受穷挨饿，也不会跟着别人去享福。

摇篮里躁动不安的孩子现在开始大声哭起来。妈妈把他抱出来轻轻地抚慰着他，抱着他在屋里来回走动，轻轻地摇着他。但是孩子还是一直哭，所以她坐下来给他喂奶。一开始，孩子不喝，在妈妈的怀里动来动去，不停挣扎。过几分钟后，他安静下来了，没精打采地吃奶。之后又开始哭泣挣扎起来。

两人无助地看着他。他到底是怎么了？肯定是牙齿出问题了。

正当两人哄他的时候，他突然呕吐起来，没消化完的食物吐了妈妈一身。凝结的奶块中夹杂着碎鸡蛋，培根，面包还有少量的土豆。

把胃里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吐出来以后，孩子又哭起来。他小脸苍白，嘴唇青紫，眼眶红红的，噙满了泪水。

伊斯顿抱着他来回走动，好让露丝去清理一下，换身干净衣服。他们都觉得是因为要长牙了，所以影响了孩子的消化，等牙长出来说没事儿了。

伊斯顿始终坚信，只要他们懂点儿常识，再好好打理，他们的一定能够圆满解决剖。等一切收拾妥当，他说：

“我们最好把明天要买的东西，要还的债都列出来，最重要的是在花钱以前，你要想明白自己要买什么，这样你就不会买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而忘记了真正需要的东西。现在我们先看看房租，两周的房租一共是十二先令。”

他拿出一张干净的纸把这一条写下来。

“我们明天还有什么要买要还的？”

“嗯，我已经答应面包师和杂货店，等你一找到工作就还他们钱了。如果我做不到的话，那他们下次就再也不会赊给我们东西了，所以你最好给他们每人记上两先令。”

“我知道了。”伊斯顿说。

“要给屠夫两英镑七先令。这钱我们一定得还。我现在都不好意思从他家店门口经过了。我去他家拿肉的时候答应他下周就还，可是现在已经过了三个星期了。”

“我记下来了，还有呢？”

“一百镑煤，一英镑六先令。”

“还有呢？”

“家具和油布的分期，十二先令。”

“还有呢？”

“我们还欠牛奶工一个月的钱，我们最好按周分期付款，大概是一英镑两先令。”

“还有呢？”

“菜贩，每周一先令。”

“还有别的吗？”

“我们还想买一点肉，已经三个星期没沾荤腥了，你把这一部分记一英镑六先令吧。”

“记下了。”

“面包，每天一条，一共要一英镑九先令，”

“买面包的钱我已经计划了两先令了。”伊斯顿说。

“嗯，你知道亲爱的，但是我们这是要还债，而你刚刚写下的给还杂货铺和牛奶工的钱也是一样，都是要还的债。”

“好，继续，天啊。让我们把它记完。”伊斯顿很不耐烦。

“我们还得匀出三先令买杂货。”

伊斯顿仔细地看着单子。这次，他确定所有的都已经记下来了，但是他发现自己又错了，只好一言不发地把这笔钱记上。

“嗯，我记下了，还有吗？”

“牛奶一英镑两先令。”

“然后呢？”

“蔬菜八便士。”

“嗯。”

“石蜡油和柴火，六便士。”

于是我们的大金融家又把这一条加上去。他本来想着这已经记上了，谁料他却没有找到，所以只好把这六便士给加上。

“还有就是你的靴子。现在这天儿啊，你原来那双也穿不了多久了。而且它们也没法修了。有个老人说你那鞋前几周已经补过一次了，现在可不值当再补一回了。”

“是啊，我正打算明天去买双新的。我的袜子今天湿了一晚上。要是哪天出门的时候下雨了，我一整天都得湿着脚干活，要不就出不了门。”

“今天下午在高街的二手店里看到了一双，正合适的一尺码，只要两先令。”

伊斯顿没有马上搭腔。他其实并不想穿陌生人不要的鞋，万一他有什么病呢？可是想到自己的旧靴子已经不能穿了，他也是没有别的法子了。

“你要是确定我穿合适，就把它们买了吧。穿旧的也比让我着凉好，要是躺下了，天知道我要躺多久才好。”

于是他又把这两先令记上。

“还有别的吗？”

“现在总共是多少钱了？”露丝问。

伊斯顿合计了一下。合计完以后，他吃惊地看着单子，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的天啊！”他突然感叹了一句。

“总共是多少？”露丝问他。

“四十四英镑十便士。”

“我知道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她说，“现在你要是觉得我不会管家，你可以跟我说说哪些东西可以不买。”

“如果不要还债，我们就还过得下去。”伊斯顿固执地说。

“你失业的时候，我们要么借钱，要么就被饿死了。”

伊斯顿没说话。

“那我们那些利息怎么办？”露丝问。

“我也不知道啊，家里除了我的黑外套和马甲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当了。你拿去换点钱吧。”

“不管怎么说这都得还了，要不然你就得进监狱里几个月，去年冬天纽曼太太的丈夫就进去了。”

“嗯，那你明天最好拿着大衣和马甲去看看能换点什么回来。”

“好，我还有一件棕色丝绸裙子，就是我们结婚时候我穿的那件。我把它也拿去当了，只当大衣和马甲是不够的。虽然我从来不

穿，但是还是不想把那衣服卖了。不过我们总能把它们再赎回来的，对吧？”

“那是一定的。”伊斯顿说。

两人沉默了一会，伊斯顿看了看手里的账单和信件。露丝想，他是不是依然觉得自己不会管家，他会怎么做。她已经尽力了。最后，她说：”那明天怎么办？你是要自己去还债买东西，还是让我去？或者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亲爱的，”伊斯顿怯怯地说。“我觉得你还是按自己的想法来吧。”

“哦，我一定好好管管，亲爱的，我保证。“这一刻，露丝觉得，就算自己吃得寒碜，穿得穷酸也成了一种荣耀。

孩子安静地躺在妈妈的膝头，好奇地看着炉火。自从他把鸡蛋、培根和土豆吐出来以后，牙齿的问题已经不那么困扰他了。现在他开始打瞌睡了。伊斯顿觉得，孩子不能空腹睡觉，这样的话他半夜准得饿醒。所以他把他叫醒，用热牛奶泡了点面包和土司，从露丝手里接过孩子，想喂他吃点。但是孩子马上就明白他想干什么了，他开始大声哭泣，紧紧地闭着自己的小嘴，勺子一到他嘴边他就马上别过头去了。看他吵得要命，伊斯顿就放弃了。他抱着他在屋里来回踱步，孩子抽泣着睡去了。把孩子放到摇篮里以后，露丝开始给伊斯顿打包早餐。这要不了多大会功夫，因为家里只剩面包和黄油了，具体点说，是人造奶油。

她把茶壶里剩的茶倒进一口小炖锅里放在炉子上，不过没开火煮。她切了两片面包，还把剩下的奶油往上面抹了一层。她把面包放在盘子里，用碟子盖上，以免过夜以后变干。盘子旁边还放在干净的杯子和茶碟，还有牛奶和糖。

第二天早上，伊斯顿起来生了火，把茶热上，想在走之前喝口热茶。如果露丝已经醒了，他也不那么赶时间，那他还会给露丝端杯茶去床边。

现在把剩下把煤放到火炉中，今天早上他不用迟到了。

孩子还在睡觉，露丝夜里起来给他加了件衣服，现在还不想叫醒他。伊斯顿把所有的事儿都干完了，这会儿正坐在炉子边抽烟。露丝坐在过桌边开始缝衣服，她说：

“我希望你能让我把楼上的房间租出去。隔壁那个女人就把她那间没家具的屋子租给了一对老夫妻，每星期还能拿两先令的房租呢。如果我们也能把房子租出去，那总比让它空着好。”

“那我们任由他们在楼上胡闹，在那儿做饭洗衣，干这干那，”伊斯顿说，“他们带来的麻烦远比他们给的钱多啊。”

“我们可以试试，把屋子装修一下。路对面的克拉斯夫人家里就有两个租客，他们每个人每周给她十二先令呢。至于伙食、行李寄存和洗衣每周是一英镑四先令，要是我们也能这么做，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把债还完了。”

“说这些有什么用，就算我们有家具，你一个人也干不了啊。”

“嗨，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儿，我们还有几床闲着的铺盖，再把我们屋里的脸盆架拿去。我们只要再去二手市场买张床和床垫就行了，买个便宜点儿的。”

“是不是还得弄个衣柜。”伊斯顿迟疑地说。

“我觉得不用了，屋里有一个衣柜了，而且租房的人总会有只箱子吧。”

“也行，你要是觉得自己干得了这活，我没意见。”伊斯顿说，“家里一直有陌生人晃来晃去真让人不自在。但是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要不就得放弃这房子，到别的地方租上两间，那可比家里多几个生人还糟糕。”

“我们先去那屋看看吧，”他起身拿走了墙上的油灯。

他们走过两段楼梯后才来到顶楼。那里有两道门，一个是他们卧室的门，一个是那间空着的里屋。这两扇门呈直角分布。里屋的墙纸已经有些污损了。”橱柜顶上还有一整卷墙纸，这些地方你很快就能修好了。我们可以往墙上挂几个挂历，可以把我们屋的脸盆架放在窗户边。在这儿搁一把椅子，把床靠着门边的墙放。这屋窗户不大，我可以做个小窗帘。我保证，我几乎可以不花一分钱就把这屋布置好的。”

伊斯顿把那卷墙纸拿了下来。它的花色和墙上现在贴的一模一样。当然了，新的没有褪色。不过拿它稍微修补一下也是可以的。两人回到厨房。

“你能不能找到租客啊？”露丝问他。伊斯顿若有所思地吸了口烟。

“不知道，”他想了一会说，“上工的时候我可以和工友说说，看看他们认不认识需要租房的人。”

“那我也去找克拉斯夫人问问他的租客，可能他们有朋友想搬过来住呢。”

事情就这么定了。炉火快要燃尽了。正好时间也不早了，于是两人就准备上床休息。孩子还在睡觉，所以伊斯顿就准备连摇篮一起把他扛进了卧室里。露丝拿着灯在前面领路同时还拿着孩子的衣物。他

们把两把椅子放在床边，把孩子放在椅子上，这样一来，晚上孩子离妈妈也近，方便照顾。

“我们忘记拿闹钟了。”伊斯顿说，这时他已经把上衣和鞋子都脱了。

“我下去拿吧。”露丝说。

“没事，还是我去吧。”伊斯顿开始穿鞋了。

“别了，你上床睡觉吧，我还没脱衣服呢，我去吧。”露丝准备下楼去拿。

“真不知道下去一趟到底值不值得，今天这玩意已经停了三四回了。”露丝拿回了钟。

“得啦，希望它今天晚上别停了。”伊斯顿说，“要是在白天，不知道时间也没事儿，我们以后得去买个新闹钟了。”

夜里，伊斯顿醒了好几回，想看看是不是应该起床了。夜里两点半的时候，闹钟还在走，于是他又睡着了。而等他再次醒来的时候，闹钟却不走了。他一直想知道现在到底几点了。外面天还黑着，这对判断时间一点用也没有。因为现在就算是早上六点，天还是黑的。他彻底醒了，现在估计快到起床时间了。他可不能再迟到了，不然就会被解雇的。

他穿上衣服起来了。露丝还没醒，于是他蹑手蹑脚地下了楼，生火烧茶。把一切都做好以后，他又回到了楼上。露丝这时还没有醒来，于是他决定不去打扰她。伊斯顿回到厨房以后，倒了一杯茶喝。然后穿上自己的靴子、外套，戴上帽子，拿着自己的早餐就出门了。

外面还在下雨，天很黑，很冷，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伊斯顿一边走一边冻得直打哆嗦。他一直在想现在几点了。他记得前面街上不远处有家珠宝店，那里有表。走到地方以后，他才发现那表太高了，他看不清上面的数字，因为天还没亮呢。他在下面站了好一会，想看清楚现在到底什么时间了，不过还是没看清。这时，一束光打在了他的脸上。

“你起得真早啊，”一个声音说，伊斯顿没有看清来者何人。这光照地他眼花。

“现在几点了？我七点得赶到工地去，我家的表今晚停了。”伊斯顿问他。

“你在哪工作啊？”

“在艾尔莫路的‘洞穴’，你应该知道的，离老收费站远。”

“你在那儿干什么啊，老板是谁？”警察问他。

伊斯顿给他解释了一番。

“嗯，”警察说，“你这个时间在街上逛来逛去还真是奇怪。从这里到艾尔莫路也就四十五分钟，你说你七点去上工，现在才四点十五。你家住哪儿呢？你叫什么？”伊斯顿就跟他报了姓名和住址，又跟他解释了一遍自己家的表停了。

“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警察打断了他，说：“虽然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应该把你拉到局子里去。我现在就看到你在这家店门口晃荡了。你篮子里装的什么啊？”

“是我的早饭。”伊斯顿说着就打开了篮子给他看。

“好了，我相信你，”警察停了一会说，“但是为了确定情况，我得把你送回家去。这是我的片区，要是你说的是实话，我就不请你进局子了。但是我劝你最好再买一个闹钟，不然你一定会惹麻烦。”

他们来到家门口后，伊斯顿打开了门。警察做完笔录以后就走了，伊斯顿松了一口气。他又上了楼，把闹钟调好，上好发条。然后把外套脱了，和衣躺在床上，盖上了被子。不一会，他睡着了，等他再醒来的时候，闹钟还没停。

时间刚好七点整！

第四章
布告

弗兰克·欧文是老木匠的儿子。五岁那年，老木匠得肺病死了。自那以后，他母亲就靠给人做些缝缝补补的活，勉强维持生活。欧文十三岁时就参加工作了，给一名优秀的油漆匠打工。这个油漆匠不仅仅是工人，也是很有市场的手艺人，不过现在这样的工人几乎已经消失了。

欧文过去给他打杂的时候，他已经上了年纪。那时候，他在镇子上生意很火爆，常常自我炫耀，说他干的活儿总是最好的，说他能够享受工作的乐趣，还能赚不少钱。但是，几年以后，他的顾客却大量减少。因为新的一代人不怎么在乎技艺或艺术，他们只在乎价格便宜与否，赚钱够不够多。闲暇的时候，欧文从老油漆匠那里学了不少东西。正是通过艰苦地学习与练习，再加上那么一点点天赋，欧文最终学会了装潢、彩绘与设计，还有漆木纹和写招牌。

二十四岁那年，欧文的母亲过世了。一年后，他与工友的女儿结了婚。那时候行业还很景气，虽然艺术审美高的工作没有那么多，但是他做得来。只要他愿意，找到工作不是什么难事儿。欧文和妻子很开心，两人生了一个儿子。孩子这些年身体一直很好，无病无灾。然而，事情慢慢起了变化。笼统地说，虽然有时会出现突然的波动，但是这变化却难以被人察觉。

如今就算在夏季，欧文也常常找不到工作，冬天就更别说了，几乎什么活也找不着。最后，就在故事发生的一年以前，他决定把老婆孩子留在家，去伦敦碰碰运气。等他找到工作，就把他们接过来。

然而，这个希望却很渺茫。他发现，到了伦敦，就算是有工作，也比他家乡的就业还差。无论去哪儿，他都能看到广告上写着："不要工人。"欧文天天在街上转悠，为维持生计把所有的衣服都当了。在伦敦的六个月，他常常挨饿，偶尔才能干上几天或一两周的活。

最后，他不得不放弃了。物质的匮乏，精神的紧张和城市的浊气击垮了他。曾经害死他父亲的病症在他身上已经露了苗头。妻子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求他回去，于是他又做回了曾经的自己。

六个月前，他进入拉什顿公司工作。公司没活的时候，他就会被辞掉，等到有工作了就再回来。

从伦敦回来以后，欧文渐渐屈从了命运。每天他都觉得，自己的病在一点一点加重。医生告诉他回去吃点有营养的东西，给他开了点昂贵的药，可是欧文根本买不起。

还有他的妻子。她天生身体羸弱，她所需要的东西欧文根本给不了她。孩子呢，他还有什么希望？欧文想到他们一家的境遇和前途就伤心不已。他对自己说，要是他们一块死了，也比活着好的多。

他已经吃够了苦，也看够了妻子受苦，更害怕看到儿子未来的命运。

老林登被解雇的那晚，他在回家的路上一直想着这些。从现在起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根本别指望目前的情况有所改变。

像他一样不幸的人成千上万，他们在饥饿的边缘挣扎，一生都在苦苦挣扎。然而那些人却一点也没有意识到，甚至都不去想自己为什么会生活在这样的情境之下。这就算有人跟他们解释，他们也不想浪费时间听，他们根本不想知道。

他们之所以如如此多灾多难，很明显是因为工人们缺乏理性的思考造成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要这些人不是脑子不够使，他们早就自发地把现有体系摧毁，根本就用不着别人教他们对错。

为何？就连那些成功人士，有钱人家也不能保证他们最终不会死于贫困。每一家工厂里都有原先地位还不错的人，后来却没落了。而他们的没落其实并非都是他们自己的错。

无论一个人多有钱，他都保证不了自己的孩子以后有饭吃。有许多生活贫困，缺衣少食的人，他们的父母以前可都是有钱的主。

欧文大步地向前走着。他满脑子都是这些想法，连衣服湿透了也没有注意到。他没有一件外套，原来那个在伦敦的时候当掉了，到现在也没能赎回来。他的靴子渗水了，里面满是泥水。

他要到家了。他家旁边的街角有一家报刊亭，门口的招牌上有一张布告：

可怕的家庭悲剧

自杀与谋杀人数翻倍

他走进报刊亭，买了一份报纸。他经常来这里买报纸。他走进店里时，老板叫着他的名字跟他打招呼。

“天气真糟糕啊，”他把报纸递给欧文，“这样一来你们工作起来更难了。”

“是啊，有很多人都闲下来了，”欧文说，“我还好，碰巧在屋里干活。”

“那你真是个幸运儿啊！天气稍微转好点，这边就有大量的活可做”店主说，“这整片街区大楼的所有外部工作都快要完成了，还真是一项大工程啊。是不是？”

“对啊，这些工作谁来干啊？”

“急速斯洛奇公司，他们家在温德莱有个门面。”

“嗯，我知道这家公司，”欧文冷冷地说。他给这家公司干过一两回活儿。

“工头今天来这儿了，”店主接着说，“他说，要是一切顺利的话，他们星期一早上就开工了。”

“嗯，我也希望是这样，”欧文说，“最近工作真是太少了。”

又跟店主道了声晚安之后，欧文朝家走去。

半路上，他突然停下来。他想到了刚刚听到的消息还有林登。

要是大家都知道马上要开工了，那人们肯定一窝蜂地涌上去找工作，这下肯定是先到先得啊。要是他今晚碰到林登，没准这个老伙计就能找到工作了。

欧文有些犹豫。他全身都湿透了，这地方离林登家还很远，估计得走二十分钟呢。可是他想告诉他这个消息。因为第一个去才可能被录用。与年轻人比起来，林登想抓住这次机会并不容易。欧文对自己说，如果他走快点，可能还不会感冒。穿着湿衣服的确有风险，但是他只要不停运动应该不会出问题。

他转身向林登家走去。虽然他马上就到自己家了，但是他没回去，因为他老婆肯定会想方设法劝他别再出门的。

他忙着赶路的时候，经过一间没有人住的房子，他突然发现门口有个黑色物体。他凑近一看，原来是只小黑猫。这个小东西朝欧文走过来，在他脚边打转，看着他的脸，可怜地哭泣。他蹲下来抚摸着他。当他的手接触到它瘦弱的身体时，小猫一阵颤抖。它的皮毛已经被淋透了，全身的骨头一摸便能感觉到。他抚摸着小猫的时候，这个饿坏了的小东西可怜地喵猫叫着。

欧文决定把它带回家给儿子养。当他把这个小流浪猫抱起来揣怀里的时候，小东西咕噜咕噜地叫起来。

这个小插曲让他猛然想到另外一件事儿。如果真的如大家所说，有一个心怀大爱的上帝存在，那他为什么要创造出那么多可怜的生命，让他们受苦呢？那些生命人畜无害，他们不应该承受现在的一切。上帝难道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子民多可怜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还不是无所不知。要是他知道他们有多苦却无法施与援手，那他就不是无所不能。要是他有能力却不愿意帮忙，那他就不好。不，不能相信有无所不能的上帝存在。事实上，也没有人真正相信他的存在，那些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假冒基督徒的更不相信。反基督的人嘴里唱着颂歌，常常向上帝做着冗长的祷告，哭喊着主啊，主啊，但是却从来没有遵循过主的指示；那些人本身不信教的人，那些异教徒，他们假装相信，对主不忠，他们的一生就在故意忽视上帝的教导与命令。无需求助科学证据，也不用找《圣经》中那些自相矛盾、荒谬可笑的内容来证明，基督教的信仰全是假的。只要看看那些信徒们的所作所为，一切自会了然。

第五章
钟壳

杰克・林登住在温德利的一间小屋中。他结婚以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已经住了三十多年了。

他非常喜欢自己的家和小院，经常做这做那。给房子上漆，粉刷，或者贴壁纸等等。所以，虽然房子本身不怎么值钱，但是他总是把里面收拾整齐，房子干净又舒适。

他的勤于布置还有另外一个收获。由于房子外观美了许多，所以房东把租金上调了两次。一开始，林登租住在这儿的时候，房租是一周六先令，五年以后，已经涨到七先令了。再过五年，居然涨到了八先令。

在这里租房的三十年，他一共交了将近六百英镑的房租，是这所房子现在价值的两倍。杰克对此一点抱怨也没有，他其实还挺满意的。他常说，斯威特先生是个好房东，因为有好几次他没工作，不得不拖延房租的时候，好心的斯威特就让他分期把拖欠的房租还了。老杰克经常说，这要是换了别的房东，早就把家具卖了，然后把他们赶去了。

读者们应该已经意识到了，林登家里有他老婆，两个孙子，儿媳。他们是他已故长子的老婆和孩子。他儿子是个预备军人，后来在南非战争服役的时候死了。这人以前是个泥瓦工，战争开始之前他还在拉什顿公司工作过。

等欧文到他家门口的时候，他们已经喝完茶了。儿媳给他开的门。

“请问林登先生在这儿吗？”

“对，你是谁呀？”

“我叫欧文。”

林登已经听出了欧文的声音，他来到门口，想知道他来干嘛了。

“我回家的时候听说，急速斯洛奇周一要进行一项大型工程，所以我就想来跟你说说这个事儿。”

“是吗？”林登说，“我明天早上去看看。但是我恐怕没什么机会，因为他们自己的工人还等干活。不过我明天还是去看看。”

“嗯，你得明白，这是个重要工作，科克街和洛德街所有的房子外围都需要翻修，他们肯定还需要多点人。”

“嗯，可能会是这样。不管怎么说，非常感谢你跟我说这些。快进来吧，外面下雨了，你一定淋湿了吧。”林登说。

“不了，我不能留这儿了，”欧文说，”我不想再在外面待了，这湿衣服不能在外面多待。”

“就进来喝杯茶，不会耽误你多久的，”林登坚持。”我不会多留你的。”

欧文进门后，这个老人关上门进了厨房。林登的老婆坐在火边。她头发花白，看起来很虚弱。她坐在一张大扶手椅里织东西。林登就坐在旁边的一张小椅子上；两个小孙子，一个七岁男孩和一个八岁女孩还坐在桌子边上。

屋里的碗柜旁边放着一个脚踏式缝纫机，另一边放了一堆针线活，一些女式上衣还正在做。这是斯威特先生心肠好的另一个表现，他把自己手里的一堆活儿给了林登的儿媳。这些活并不多，因为她只有在空闲的时候才干得了，不过这也就像她说的那样，多少能贴补家里点。

地板上铺着油布，墙上挂着几幅装裱画，高高的壁炉架上还放着一些打磨得很亮的锡罐和铜器。屋里很有家的气氛，舒适温馨，一看就知道里面的人已经在这儿住了许多年。

儿媳已经沏好了茶。

老林登夫人是英格兰教会的成员，并且对宗教信仰十分虔诚。她以前虽然听说过欧文，但是从来没有见过他。所以，从他一进门，她就好奇地看着这位无神论者。欧文脱下帽子以后，她惊讶地发现，他长得不但不让人讨厌，恰恰相反。不过，她马上就想到，魔鬼撒旦也常常以天使的模样示人。外表是会骗人的。她希望约翰没有叫他进屋来，希望他不会带来什么恶运。看着欧文的时候，她惊恐地发现，一个黑色的小脑袋和一双闪着绿光的眼睛正从他怀里探出来。是那只小猫。它看着桌子上的茶和碟子，疯狂地喵喵叫着，从欧文的怀里挣脱出来，跳到地上，把欧文的手都抓了几道。

它攀着桌布跳到桌子上，从一个盘子跳到另一个盘子里，想找点吃的。

孩子们看到以后，开心地叫了起来。老祖母心中警铃大作。她可不希望这给家里带来什么恶运。林登和儿媳吃惊地看着这个速之客。

为了不让小猫造成什么破坏，欧文赶紧抓住了它，不顾它的挣扎，把它从桌子上抱了下来。

“我来的路上捡到了它，”他说：“它好像是饿了。”

“可怜的小东西，我给它找点儿吃的吧。”儿媳说。

她往碟子里放了点牛奶和面包。小猫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几乎要把碟子给弄翻了，两个孩子羡慕地站在一边看着，被它滑稽的动作惹得哈哈大笑。

他们的妈妈现在已经把茶端给了欧文。林登坚持让他坐下来，两人就聊起了亨特。

“你知道那些门我是花了不少时间，才让它们看起来是那么回事儿。但是他这么对我，可不是因为我在那些门上耗时间，也不是因为看见我抽烟。那得花多长时间他清楚得很，他之所以那样对我，是觉得我太贵了。现在大家把工作做得那么粗糙，像索金斯那样的工人就能搞定了。亨特把我开了，只是因为我已经拿到最高工资了。你马上就会知道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被开的。”

“恐怕你说的没错。”欧文说，“你去拿工资的时候看到拉什顿了吗？”

“嗯，林登说，”我以最快的速度过去了，但是还是亨特先到了那儿。我刚在路上的时候，他骑车超过了我。我觉得他应该在我到那儿之前就已经告我的状了。我跟拉什顿说什么他都不听。还说他可干涉不了亨特和工人之间的事儿。”

“哎，他们两人还真是坏。”老妇人一本正经地摇摇头，“你就等着看好了，他们早晚会遭报应的。他们不会一直好运气。老天会惩罚他们的。”

欧文对此可不确定。据他所知，许多富人其实和他们两个是一样的。但是，他也不想和这个可怜的老妇女争什么。

“汤姆被拉去打仗那会儿，”儿媳伤心地说，“拉什顿还和他握地过手呢，还说等他回来了就给他找份工作。现在可怜的汤姆已经死了，他们知道我和孩子除了爸爸没人能指望了，还这样做。”

一提起她那已故的儿子，老林登夫人就伤心的不得了。但是她没忘家里来了个无神论者，于是连忙斥责儿媳。

“你不能说我们没指望了，玛丽，”她说，“我们可不像那些不信上帝的人一样绝望地活在这世上。上帝就是我们的领路人，他会照顾我们孤儿寡母的。”

这个欧文不信。他最近在街上见到了不少没人要的孩子。他想起了自己的悲惨童年，这可都是有力的反例。

屋里陷入了一阵让人尴尬的沉默。欧文已经不想再聊这个话题了。他害怕自己会说出什么伤害这个老妇女的话来。另外，他也急着要走，穿着湿衣服他觉得有点冷了。

所以他把水喝完，放下杯子，说：

“好了，我也该走了，要不家里人一定以为我丢了呢。”

小猫已经把牛奶面包都吃完了，正用一只前爪清理着自己的脸，两个孩子坐在它旁边，欢喜地看着它。这小猫长得很有趣，脑袋很大，身体却很小。它的样子让欧文想起了蝌蚪。

“你们喜欢猫吗？”他问孩子们。

“喜欢，”小男孩说，“把它给我们吧，好不好，叔叔？”

“嗯，把它留下吧，叔叔，我会照顾好它的。”小女孩也说。

“我也会。”小男孩说。

“你们自己家里没有猫吗？”欧文问。

“我们家有只大的。”

“那，你们已经有一只了，我再给你们一只，你们就有两只了。可是我还一只都没有，这样不公平，对不对？”

“你要是把这个小猫给我们了，我们可以把大的借给你一会。”孩子想了一会儿说。

“为什么你一定要这只猫呢？”

“因为它会和我们玩，而我们的那个不会，它太老了。”

“可能是你对它太差了吧。”欧文说。

“才不是呢，就是因为它太老了。”

“你要知道猫和人一样，”小女孩说，”我觉得，等它们长大了，它们就有自己的事儿要想了。”

欧文很好奇她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的事情。当他看着两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想起了自己的孩子，他想着，要是他们不幸长大了的话，那他们面前的路该有多艰险。

“把它给我们吧，好不好，叔叔？”小男孩又恳求他

欧文很想答应孩子们的请求，但是他也想要这只猫。最后，还是老祖母给他解了围：

“我们家不需要猫啦，我们已经有一只了，已经够了。”

她也说不准眼前这只猫到底是不是魔鬼的化身，但是甭管是不是她都不想留，也不想要欧文的东西。她希望他赶快走，带上他的猫还有他的东西一起走。他来这儿准没什么好事儿。不是有句话说：”谁要是不爱基督，就会受到神的诅咒。”虽然她不知道”诅咒”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她听过这个不信神明的人是怎样亵渎神的，还说《圣经》不是上帝的语录，她觉得那很可怕。现在他竟然坐在他家的椅子上，喝着他们杯子里的水，和他们的孩子交谈。

孩子们惆怅地站在那里。欧文把小猫抱在怀里就走了。

林登正准备送他出门，欧文突然发现壁炉一侧的角落里一个时钟：

“这个钟真漂亮。”

“对啊，很漂亮吧”，杰克自豪地说，“这是可怜的汤姆做的，不过不是钟，他只做了钟摆外壳。”

欧文注意到的正是这外壳。它大概两英寸高，是用回纹木做的，造型是印度清真寺，有尖尖的顶和一些小塔。这个大钟外壳很好看，一看就是下了不少功夫做出来的。

“是啊，”老妇人的声音有些颤抖，她悲伤地看着欧文。“他一个月又一个月地忙着做这个。大家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等到我生日那天，我一睁开眼睛就看到这个钟放在我床头的椅子上，还有张卡片，上面写着：

献给亲爱的妈妈：

祝您年年生日都开心。

亲爱的儿子，汤姆。

“然而他自己却没等到再次过生日。五个月后他就去了非洲，在那里待了五个星期就死了。到下个月十五，他就死了整整五年了。”

欧文暗自后悔自己无意间竟提起这么一个让人悲伤的话题。他想说点什么以示安慰，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夸这个钟好看。

跟老妇人告别和时候，这位老人一直看着他。她不禁想，他虽然看上去瘦弱多病，脸色苍白，但是他那双眼睛却炯炯有神。

许是上帝正怀着无限地爱和仁慈来考验这个可怜的家伙吧，好把他召回自己身边。毕竟，他还不是个坏人，还愿意专门到这儿来告诉约翰工程的事儿。她发现欧文没有穿大衣。外面的暴风雨还没有停，猛烈的风几乎要把房子都吹塌了。

女人天性善良。她的同情心一下子被激发了出来，这让她暂时放下了自己的宗教偏见。

“嗨，你怎么连个大衣也没穿啊！这样回家你会被淋透的。”她转身对自己的丈夫说：“你不是还有件旧大衣吗，先借给他穿着，那也比不穿强。”

不过欧文没有听她的话。他觉得，反正自己的衣服已经湿透了，再湿也湿不到那儿去。林登把他送到大门口后，欧文再一次踏入了那如同饥饿嚎叫的野兽般的暴雨中。

第六章
非我之过

欧文家住在顶楼。那里以前是个大型私人住宅，现在改成了公寓。这幢房子在勋爵街，几乎是位于市中心了。

以前，这里一度是最气派的，后来，许多住户都搬到镇西边新开发的郊区去了。尽管如此，勋爵街仍然是最体面的居住地。住在这里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有百货店的巡视员、理发师、寄宿公寓管理员，煤炭商，甚至还有两个已经退休的垃圾建筑工。

欧文住的这个公寓总共有四层。第一层，就是地下室，那里住着的一个房地产销售员；第二层，也就是跟街道平行的那一层，住着德拉菲姆先生一家。德拉菲姆先生是个面色枯槁的男人，他常常戴着一顶大礼帽，吹嘘自己的法国血统。他是斯威特百货大厦的售货员。第三层住着一位保险代理人，第四层住着一个点货销售员。

与周围的地区一样，那些空谈人类平等的家伙在勋爵街也是倍受打击。那里的居民自发形成了许多小团体，地位高的人抱成一团，与地位低的不相往来，高高在上。其他人也依次按等级划分，形成自己的小圈子。他们不能加入自己想加入的圈子，同样也不和比他们低级的人接触。

在这里，最排外的就数煤炭商一家，然后是那两个退休的建筑工和德拉菲姆。德拉菲姆高人一等，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法国血统，大礼帽，还有身上穿着的大礼服和浅紫色裤子。煤炭商和建筑工也戴大礼帽，穿紫色裤子和长礼服，不过他们只有在礼拜日或其他特殊场合才

会穿。那个房地产销售员和保险代理人虽然不在那些高级圈子里头，但是他们属于另外一个上层小团体。他们同样会排斥那些比他们地位低的人，比如店员或理发师之类的。

这里唯一一个被所有阶层都欢迎的人就是点货销售员了。但是，不管他们之间社会地位究竟有何不同，所有人最终都达成了一致：他们都对欧文放肆地住进这样一个体面的地方而愤慨。

欧文这个下等人，这个普通工人，衣服斑斑点点，靴子破破烂烂，还长得那么寒酸，真是丢这条街的脸。至于他老婆，也没好到哪里去。虽然她出门时穿得还算干净整洁，但是许多邻居心里都清楚，自从来了这里，她每次都戴着同一顶白色草帽。这家人中唯一让人看得过去的就数那个男孩儿了。他们不得不承认他穿得很好。大家一开始对他的衣着感到非常惊讶，后来却发现他的衣服全是自家做的。自那以后，众人的惊讶就变成了对这种精巧手艺的嫉妒，这嫉妒中还带着一点儿不屑，不管怎么说他们家都是穷。

当大家知道欧文和他老婆不信基督的时候，他们更愤怒了。所有人都认为，房东把顶楼租给这样的人简直太不像话了。

虽然这些人是那温顺的犹太木匠的信徒，却不是什么善良宽厚之人，只是没什么能力作恶而已。然而房东却不认同他们的意见。他只关心自己的钱。虽然他自己就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是同样可以毫不犹豫地把顶楼租给撒旦，只要他能正常收到房租就行。

现在，那些基督徒唯一能够伤害的也只有那个孩子了。刚开始，他去街上玩的时候，其他孩子就会在父母的授意下排挤他，嘲笑他家穷。有时候，这孩子也会伤心地哭着跑回家去，因为他总是不能和大家一起玩。

起初，那些家族富裕的孩子的妈妈，一出门就怀着可笑的优越感。她们会强迫自己的孩子不和小弗兰克，或者这里其他的穷孩子玩。这些妇女常常穿得非常讲究，戴一堆珠宝。她们之中的许多人都以为自己是贵妇名媛。其实，要是她们能长点脑子，懂得闭嘴，大家可能还真有这样的错觉。

不过，现在这样的情况很少出现了。其他孩子的父母发现，想完全阻止他们的孩子，不让他们和那些低等的孩子玩是很困难的。只要他们一离开，孩子们就把他们的话当成耳旁风了。在大街上经常能看到这样骇人的景象：那位高贵时髦的德拉菲姆先生家十岁的小公子，正拉着一个装有一对没了轮胎的旧糖箱，里面坐着手拿鞭子的下等人小弗兰克·欧文和理发师的女儿，而煤炭商九岁的儿子则在后面忙着推车。

欧文的妻子和儿子都在卧室等他。这间卧室只有十二平方英尺，天花板很低，还不规则，有些地方还能直接看到房顶，好在欧文已经把它们用装饰画给盖起来了。

房间里有三四把椅子，一张长方桌子，桌子上还盖着干净的白桌布，上面已经摆好了茶。壁炉右侧凹进去的地方有一排架子，上面放满了书，这些书大多都是在二手书店里买的。

这里面也有几本新书，不过都是很便宜的平装本。

壁炉边上，一张椅子的靠背上挂着一套欧文的旧衣服，还有一些内衣。他老婆把它们放在那儿晾着，因为她知道等欧文回来，他身上的衣服一定湿透了。

这个女人倚坐在壁炉另一边的长沙发上。她非常瘦，脸色苍白，一看就知道她常年经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她正在缝衣服，这

半躺半坐的姿势让她干起活来没那么方便。虽然她才二十八岁，可是看上去却比实际年龄老多了。

小男孩正坐在炉子前的地毯上玩玩具。他和她妈妈长得非常像。同样，他也很脆弱，稚气的脸蛋看上去和他妈妈年轻的时候一样漂亮。他那金色的头发现在已经长及肩膀了，看上去更像一个小女孩。虽然他妈妈会为这长长的金发而骄傲，但是小弗兰克真心没有这样的感觉。他经常鼓动他妈妈把这头发给剪了。

孩子站起来，一脸严肃地走到窗边，往街上看了看。他每隔一个小时就要去看看。

“我在想爸爸现在走到哪儿了。”他说着又回到了炉边。

“我也不知道啊，”他妈妈说，”可能他下工晚了吧。”

“我刚才也是这么想的，”弗兰克说，“爸爸出去工作真是大错特错了。我觉得我们家之所以穷就是因为这个。”

“每个出去工作的人或多或少家里都穷，亲爱的。但是如果爸爸不去工作，那我们会比现在更穷。我们连吃的都没有。”

“但是爸爸说，那些什么也不干的人却什么都有啊。”

“是啊，的确有很多人不用工作也能什么都有，但是他们的东西是哪儿来的呢？他们是怎么得到的呢？”

“我也不知道，”弗兰克迷茫地摇了摇头。

“假设爸爸不工作了，或者没有工作可做了，或者他生病了没办法工，。我们也就没钱买东西了。那时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弗兰克若有所思地四下张望着。“剩下的椅子也不好，值不了几个钱，我们也不能把床或你的沙发卖了，不过你可以把我的天鹅绒套装当了。”

“即使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能卖出去，我们拿到的钱同样也维持不了多久，那时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嗯，那我觉得我们的日子应该没法过了，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就像爸爸去伦敦的时候那样吧。”

“那些从来不工作的人是怎么得到钱的呢？”弗兰克问道。

“嗯，赚钱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你记不记得爸爸在伦敦那会儿，我们没有吃的了，我就把安乐椅给卖了。”

小弗兰克点了点头，”对，我记得你给我写了个字条让我拿到商店，然后老迪德卢姆就来把它买走了。他还把自己的手推车拉过来，然后一个男人把它拉走了。”

“那你还记不记得他给了我们多少钱？”

“五先令。”弗兰克不假思索地说。他对交易细节记得很清楚，因为他常常听到父母谈论这些。

“后来我们在他的橱窗里见到那个安乐椅时，它标价是多少？”

“十五先令。”

得了，这就是不用工作也能赚钱的方法之一。

小弗兰克静静地玩了一会儿自己的玩具。后来，他说：“还有其他的方法呢？”

“那些已经有钱的人会这样赚钱：他们会对那些没钱的人说，来给我干活。于是这些有钱人只要给工人付点儿能让他们养家糊口的薪水就行了。然后。等工作们把活干完了，他们就把工人们打发走。工人们还是没有钱啊，很快他们又会饿肚子了。这其间，那些有钱人会把工人们的劳动成果全部霸占，以比工人的工钱更高的价钱卖出去。这事可比做任何工作都能挣钱啊。”

“那有没有不这样做也能变富的办法呢？”

“谁也不可能不通过欺骗别人变富有。”

“那我们老师呢？他也不工作啊。”

“你不觉得每天都教学生也很有用、很辛苦吗？反正我是做不来。”

“是啊，他的确是在做有用的事情。”小弗兰克想了想说，“那他也一定很辛苦。有时候我还见过他一脸发愁的样子呢。男孩们不专心的时候，他也是气得不得了。”

孩子又跑到窗户边，扒着百叶窗的边缘，看着暴雨冲刷下的大街。

“那牧师呢？”他回来问道。

虽然小弗兰克不去上主日学校，但是他所在的走读学校就在教区教堂旁边，偶尔他能遇见牧师。

“啊，他真是的那种什么也不用干的人。在所有不用工作的人中，牧师是最差的那一个。”

小弗兰克吃惊地看着妈妈。这并不是因为他经常听父母谈话，自然而然就在自己的理解范围之内吸收他们的意见，而是因为在学校里，老师跟他们说过牧师是知识最渊博，最受人让尊敬的人，所以一般来说他对牧师也有很高的评价。

“为什么呢，妈妈？”

“是这样的，亲爱的，你知道那些不工作的人所享受到的所有好东西都是由那些工作的人创造的，对吧？”

“嗯。”

“你也知道，那些工作的人却是吃不饱穿不暖，生活条件差，对吧？”

“对，”小弗兰克说。

“有时候他们根本没有东西吃，除了破布以外没有衣服穿，甚至连住的地方也没有。”

“是啊，”孩子说。

“然而牧师却跟那些懒汉说，他们无所事事是对的，上帝会让他们得到那些工人所创造出的一切。事实上，他是在告诉他们上帝造出穷人，就是为他们所用的。然后他又跟那些工人说，上帝要他们努力工作，把他们的劳动成果那些不工作的人，他们应该感谢上帝，感谢那些懒汉让他们有最差的饭吃，有最破的衣服和靴子穿。他还跟工人们说他们不能抱怨，不能不满足，因为他们是穷人。他们得等，一直等到他们死后，上帝才会奖励他们，让他们上天堂。”

小弗兰克笑了。

“那么，那些懒汉呢？”

“牧师说，要是他们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并且把从工人那里坑到的钱给他，上帝也会让他们进天堂。”

“哦，这样可不公平，是不是，妈妈？”小弗兰克很生气。

“要真是这样那当然不公平啊。但是你很快就发现，这不是真的，也不可能是真的。”

“为什么不可能，妈妈？”

“嗯，有很多原因。首先，牧师自己就不信上帝。他只是假装相信。比如，他假装相信《圣经》，但是我们读了《圣经》就会发现，耶稣说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世上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孩子，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但是牧师却说：‘虽然耶稣说的是兄弟姐妹，可实际上他却应该说是主仆。’ 还有，耶稣说上帝的信徒不应该期待明天，或者为自己存很多钱，不应该自私，要帮助他人。耶稣说上帝的信徒不能考虑自己以后的需要，因只要他们听话，上帝就会为他们提供一切。牧师却说，这些全是瞎胡扯。”

“上帝还说，要是有人试图加害他的信徒，他们一定不能反抗，一定要原谅伤害他们的人，要祈求上帝原谅他们。但是牧师却说这也是在胡扯。他说，要是我们都听耶稣的，这个世界就不会存在了。牧师告诉人们，面对这些加害我们的人，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送进监狱。要是他们是外国人，就拿起刀枪杀了他们，烧了他们的房子。所以你看，牧师根本就不相信上帝，也不会按耶稣说的做，他只是在假装而已。”

“他为什么要假装呢，还要和人们那要样说，妈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希望自己也不用工作，亲爱的。”

“人们都不知道他在假装吗？”

“一些人知道。有一些懒人知道他说的不是真的，但是他们却假装相信，并且还给他钱，因为他们想让他继续这样对那些工人说，然后他们就能继续工作，还不敢为自己着想了。”

“那工人们呢，他们相信吗？”

“大部分工人会相信。当他们还是和你一般大的孩童时，他们的妈妈说告诉他们，要相信牧师的话，不得有疑。要相信，上帝把他们创造出来就是为了让他们为那些懒人服务的。等他们上学之后，老师也是如此教育他们的。现在他们长大了，就真的信了牧师的话。他们工作以后，几乎把他们所有的劳动所得都给了那些不干活的人，却什么东西也没留给他们自己，还有自己的孩子。所以，工人的孩子才穿得破旧，有时候还得饿肚子。所以那些什么也不干的人，还有人他们的孩子才会有吃不完的食物，穿不完的衣服。有些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他们就浪费，糟蹋。”

“等我长大了，我就成为工人，等我们制造出很多东西以后，我就站出来告诉其他工人要怎么做。要是有懒人把我们的东西拿走，他们就等着瞧好了。”小弗兰克气得脸都红了。

这个小男孩很激动，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现在他又开始收拾起了他的玩具。他把那些玩具狠狠地扔到了盒子里。

“要是他们敢来抢我们的东西，我就教训他们。”一时间，他说起话来又恢复了那种街头小混混的腔调。

“首先，我们会不动声色地站在旁边，等那些懒蛋过来拿我们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出来，对他们说：‘嘿，你在干嘛？把东西放

下，听到没？’要是他们不马上把东西放下，那他们就惨了，我跟你说。”

所有的玩具都已经收拾完了以后，小弗兰克把玩具箱重重地把它放在了墙角。

“我觉得，要是工人们看到我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他们一定会很开心，你说是不是，妈妈？”

“我也不知道，孩子。有很多人都想告诉他们，他们应该怎么做，但是他们却不听，他们也不想听。他们觉得，努力工作是对的，他们的劳动成果都给那些不工作的人也是对的。工人们觉得，他们的孩子不如那些懒人的孩子。等孩子长大了，他们就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心甘情愿地努力工作，要忍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居无定所地生活。”

“我想那些工人一定很羞愧吧，妈妈，你说是不是？”

“嗯，按理说他们是会很丢脸。但是你得记住，他们一直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首先，他们的父母就是这样跟他们说的，老师也是这样教育的，他们进了教堂，牧师和主日学习教他们的也是同样东西。所以，现在他们会相信上帝就是让他们，还有他们的孩子为那些做什么也不干的人服务的，这一点你也不用惊讶。”

“但是你想啊，他们自己难道想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吗？那些什么都不干的人却可以得到最好的东西，可以得到他们的所有劳动成果，而那些努力工作的人却几乎什么也得不到，这怎么可能是对的呢？为什么我都知道的比他们多，我才六岁半而已啊！”

“你不一样啊孩子，我们一直都是这么教你的，我和爸爸常常和你这么说啊。”

“嗯，我知道。”小弗兰克信心满满地说，“不过，即使你们不教我，我自己也能弄明白这些。我没你想得那么蠢。”

“嗯，你说的没错。但是你要是从小就跟那些工人一样，你可能就想不明白了。他们已经被教得不会思考，没有判断力了。现在，他们的孩子也被教成了这样。你还记不记得，前几天放学回来时，你还跟我说起了雕塑课的事儿？”

“圣托马斯？”

“对，老师是怎么跟你们说圣托马斯的？”

“她说，他是一个反面例子，还说我比他还坏。因为我问了很多蠢问题。要是我说多了，她一准生气。”

“那她为什么说托马斯是个反面教材啊？”

“因为他不相信人们说的话。”

“非常好，你把这事儿和你爸爸说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爸爸告诉我，圣托马斯实际上是一群基督徒中最理性的人。”小弗兰克说完又补充了一句，“要是真有这么一个人的话。”

“爸爸有没有说过这个人不存在？”

“没，他说他不相信还有这样的人。不过他跟我说，老师的话听听也就行了，不用当真。我还得自己动脑子，等我的长大了，我自己就有判断力了。”

“嗯，你爸爸是这么跟你说的，但是其他孩子的爸妈却告诉他们要相信老师的话，不用自己思考。所以，要是他们的孩子长大以后不能自己思考，也不奇怪，是不是？”

“那你觉得，要是我告诉他人怎么样对待那些懒人，这样有用吗？”弗兰克的点沮丧。

“你听！”妈妈举起了手指。

“爸爸！”弗兰克冲到门口，猛地打开了门。他跑到走廊上，赶在欧文爬上来以前把楼梯间的门也打开。

“你怎么总是走得这么快呢？”欧文的妻子责备道。欧文一回来就筋疲力尽地倒在了身边的椅子上。

“我……我忘了。”他缓了缓说。欧文面容憔悴，脸色苍白得厉害。被淋透了的衣服还在滴水，看起来糟糕透了。

小弗兰克看到妈妈看着爸爸的眼神，不由地害怕起来。

“你总是这个样子，”他小声地抱怨说，“要妈妈说你多少遍你才能记住呢？”

“好了，老伙计，”欧文把孩子拉到自己身边，亲了亲他的卷发。“听听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

房间顿时安静了下来，小猫发出的咕噜声听得一清二楚。

“是一只小猫。”孩子叫了起来，把它从藏身处拿出来了。“黑色的，我觉得它应该有一半的波斯血统。我正想要一只呢。”

又喂了小猫一叠牛奶和面包以后，弗兰克就跟小猫玩去了。欧文回到房间换了身干衣服，把脱下来的衣服和他的靴子一起放在炉子边烘干了。等他们喝茶的时候，他就解释了自己回家晚的原因。

“我想，他应该没那么容易再找到别的工作了，”他说的是林登。“就算是在夏天，也没有人愿意用他，他年龄大太了。”

“他家那两个孩子也真是可怜。”他妻子说。

“是啊，”欧文的声音中有一丝苦涩。“孩子是最苦的。至于林登和他老婆，虽然大家也同情他们，但是也不得不说他们是自作自受。他们当牛做马地辛苦干了一辈子，却依然贫穷。虽然他们额外干了不少活，却从来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报酬。他们一生都在为剥削他们的体系卖命，却抵制、嘲笑一切可能转变这种情况的提议。为这样的人难过真是不值啊。他们活该。”

喝完了茶，他看着妻子把茶具收拾好，翻了翻正烤着的衣服。他突然发现，她好像生病了。

“你今天晚上气色很差，诺拉，”他走过去搂着她。

“我觉得不太舒服。”她把头靠在欧文肩上休息。“我今天一天都觉得不好，我几乎躺了一个下午，要不是小弗兰克帮我，我可能连茶也准备不了了。”

“我帮你铺了桌子，是不是，妈妈？”小弗兰克自豪地说，“我还收拾了屋子呢。”

“对啊，亲爱的，你可帮了妈妈大忙呢。”她说。弗兰克走到她身吻了吻她的手。

“那你最好上床休息去吧，我现在能照顾弗兰克睡觉了，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也干得了。”

“但是还有一堆事儿没干呢，我还想等你的衣服干了，再给你准备点明天的早饭……”

“我自己能搞定。”

“我不想把东西就扔这儿，我知道你也累坏了，但是我现在真觉得累得不行了。”她说。

“我没事，”欧文累得都快站不住了。“我去把窗帘放下来，把灯点上，好了，和弗兰克说晚安吧，然后就上床睡觉去。”

“我现在还不想和你道晚安，妈妈，一会睡前爸爸还会把我抱到你的房间去的。”小男孩说。

过了一会儿，欧文给儿子脱了衣服以后，儿子亲切地看着小猫说：“我们应该给它起个什么名呢，爸爸？”

小猫正坐在炉子旁边地毯上看着孩子的一举一动，大概它觉得那是在玩游戏吧。

“你想叫它什么都可以，”欧文心不在焉地说。

“我知道街上有条狗，它叫少校，你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或者我们可以叫它中士。”

小猫似乎察觉两人正在说它，它发出了一阵响亮的咕噜声，还不停地眨眼睛，好像对面的人是它最亲密的伙伴，只要有口饭吃，给它个什么官职都行。

“我也不知道啊，爸爸，”小弗兰克说，“它们都已经是狗的名字了，我觉得这些名字用在猫身上太过了，你觉得呢？”

“嗯，好像也对。”欧文说。

“大部分猫都叫汤姆或凯蒂，但是我也不想给它起一个太普通的名字。”

“那，你总不能从你认识的人名中挑一个给它吧？”

“我知道，我可以从我们学校的女同学的名字中挑一个，有一个好名字，就叫莫德！这个名字不错吧，爸爸？”

“嗯。”欧文说。

“我说，爸爸，”弗兰克突然想到一个糟糕的事情，他要上床睡觉去了。“你忘记给我讲故事了，你还答应过我今天晚上要陪我玩小火车的。”

“对哦，我给忘记了。不过我今天很累了，现也已经不早了，比起平时你已经睡得晚多了。你今天晚上可以带着小猫一起睡，我明天给你讲两个故事，好不好？明天正好是星期六。”

“那好吧，”男孩子说，“那我明天就把火车站造好，把铁路画在地板上，把信号灯弄好，等你回来，那样我们就不用浪费时间了。我还要在铁路两头各放一把椅子，再接上一线当电线，你说好不好，爸爸？”欧文点了点头。

“当然了，会像每个星期六一样去接你，还要用我的钱给小猫买点牛奶。”

孩子上床以后，欧文独自坐在四面透风的卧室里思考着。虽然家里燃着炉子，可是屋里还是很冷，因为屋顶太低了。风在屋顶大声地呼啸着，好像随时都能把房子掀翻一样。桌子上绿色的油灯瓶里只剩下半瓶油了。欧文看着失神地看着它。每次风吹过来的时候，瓶子时的油就会漾起，泛起阵阵涟漪，瓶子油俨然一个小小的海洋。欧文心不在焉地盯着瓶子，想到了以后。

几年前，未来好像还有改善的可能。可是，今天晚上，这样的想法好像渐渐没有那么清晰了。欧文明白，以后可能和昨天没什么两样。

过去的一切在以后的几年中还会继续。他还得继续工作，他们三个的生活需要依然得不到满足。一旦失业了，他们就得饿肚子。

他自己不会在乎太多。因为他知道，不管是最好还是最坏都不过是那几年。即使他衣食无忧，能照顾好自己，他也活不了多长，可是一旦他不在了，他们娘俩应该怎么办呢？

要是他还健康强壮，要是他不那么要面子，要是他自私一点儿，他的孩子可能还有希望。可是在现行体系的压迫下，谁也不可能在不伤害别人，不利用别人的情况也取得成功，然而谁也不想被人利用啊。

在这个世界上，为了取得成功，人就得残忍、自私、冷血，就得把他人放在一边，利用他人的不幸；就得用尽一切手段出卖打压竞争对手；得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完全不顾他人的死活。

这才是理想的性格。欧文很清楚弗兰克的性格永远不可能如此傲慢，还有诺拉她会遭遇什么呢？

欧文站起身来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他突然害怕起来。他又回到了火炉边，翻动着正在烘干的衣服。他发现，靴子放得离火太近了，干得很快，有一只的鞋底已经蹦开，和鞋帮有些分离了。他尽可能得采取了补救措施，然后把衣服还湿着的那一面翻过来烤。正在忙这些的时候，他忽然看到了报纸，他都忘记报纸还在衣兜里了。他开心地把报纸拿了出来。上面总归能有东西让他分分神的，就算看不到什么有营养或者让人开心的东西，那看看那些所谓的知识渊博的政治家们发表的自以为是的鸡肋言论也不错。这政治家总是以严肃到搞笑的态度进行建成伟大体系的工作，他们还集众人之智慧，宣称这一体系将是人类所能设计出的最完美的体系。然而，今天晚上，欧文却没有看这些东西。一打开报纸，上面的一个大标题就吸引了他的注意：

可怕家庭悲剧

妻儿均遭杀害

凶手自杀身亡

这是一个由贫困引发的再正常不过的悲剧了。男人已经失业数周，一家人只能靠变卖家具和其他财物生活。然而，总有一天他们当无可当，卖无可卖。邻居发现他们家的窗帘已经好几天没有打开了。家里静得可怕，也没有什么人进出。这时他们才意识到他们家可能出事了。警察赶到之后，在楼上发现了妻子和两个孩子的尸体。他们的喉咙都被割开了，并排躺在床上，浸泡在血泊之中。

屋里没有床架也没有其他家具，只有草垫子、破衣服和用来当床的毯子。

男人的尸体是在厨房发现的。他伸着胳膊躺在地上，血液从他脖子处的伤口一直蔓延到他的四周。这伤口一看就是他手里的剃须刀造成的。

这个家里没有一丁点儿食物，只是在厨房墙上的挂着一片血染的纸，上面用铅笔写着：

“这不是我的错，都是社会造成的。”

这则新闻还解释说，这是由于男主人长期以来，精神痛苦，一时间精神失常才导致了这场悲剧。

看到这种油腔滑调的理论，欧文嘟囔道：“精神失常！精神失常！要我说，他要是不把他们给杀了，那才是有病呢。”

不过，比起让他们继续在痛苦中挣扎，让一家人从此沉睡，显得明智多了，也仁慈多了。

同时，欧文想那个男人能用这样的方式却死也是很奇怪。其实还有很多其他更干净，更容易，更轻松的方法离开这个世界啊。欧文想，为什么谋杀总是用这么残酷方式呢？不，要是他的话，一定会采用不一样的方式。他可能会烧煤，用纸把门缝，窗户缝都封上，把壁炉排气口也封上。然后他们三个就躺在一起睡觉，这样切就都结束了。这样就没有痛苦，不会流血，场面也不会难看。

还有就是服毒。当然了，买毒药还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也不至于找不到借口买鸦片。可以从不同的药店小分量地买，直到买够为止。欧文突然想到，自己在哪儿看到朱漆，就是他工作中常常会用的到那些，就是致命毒药。还有一些照相用的药水，也相当容易购买。不过，千万要不小心，不要去选那些痛苦大的药。在用之前看看这些药是怎么起效的还是很必要的。不过这样做也很难。欧文还想起自己有一本书，里面就讲到了这些东西。他去书架那儿把书取来。那本书叫《实用药物大百科》，是一本老书，可能还有点儿过时了，但是里面可能有他要的东西。他翻开目录看了起来。里面提到了不少东西，欧文找到了自己想要的：

毒物：从化学、生理学及病理学角度看毒物。

腐蚀性毒物

麻醉类读物

慢性毒物

连续性毒物

累积性毒物

他翻到这一章一看，忍不住大吃一惊。原来有那么多毒物是很容易弄到的。许多毒物很可靠，高效无痛。这些东西甚至不需要去买，只要从路边或田野里的树丛里就能收集到。

用剃须刀自杀这一点，他越想就越想不通它为什么那么常用。其他的方法明明都比它好，比它容易，却没有人用呢？掐死还是上吊，在家中虽然因没有横梁或其他可以用来悬挂的东西，但是找个地方挂根绳还是可以的。再者，他还可以往墙上钉个大点儿的钉或钩子嘛。要不，门上的晾衣钩也行。他觉得这个方法比用毒或者煤炭更好。他还能骗骗小弗克说这是一种新玩法。

他能在门上的钩子上悬挂个绳子，假装要玩游戏，然后一切就了结了。孩子不会抵抗，要不了几分钟就结束了。

他把书放下，用手捂住了耳朵。他好像听到了孩子临死之前痛苦地用手脚踢打门板的声音。

他无力地放下自己的双手。这时他好像听到了小弗兰克在叫他。

“爸爸，爸爸！”

欧文赶忙开了门。

“你在叫我吗？弗兰克？”

“嗯，我已经叫了你很长时间了。”

“你要干嘛？”

“我想让你过来。我想跟你说点事情。”

“哦？你想说什么呀？我还以为你早就睡着了呢。”欧文走进屋里说。

“我就是想跟你就这个。猫已经睡着了，但是我没睡着。我尝试了许多方法，还数了羊，但是没有用。所以我想问问你，能不能过来陪陪我，让我握着你的手，可能我就睡着了。”

孩子用手环着欧文的脖子，轻轻地拥抱着他。

“爸爸，我非常爱你！”他说，“我特别特别爱你，我都要把你勒死了。”

“我觉得有可能，要是你在抱这么紧的话，真得会把我勒死。”

孩子温和地笑了起来，松了手。“用这样的方法表达我有多爱你，还真是奇怪啊。是不是，爸爸？把你勒死！”

“是啊，我想也是。”欧文应道。他给孩子掖了掖被子。“不过，你不要再说话了，握着我的手睡觉吧。”

“好。”弗兰克说。

他安静地躺在那儿，握着父亲的手，还不时地亲吻着，慢慢地睡去了。欧文慢慢站起来，把小猫从床上抱下来，又给孩子掖了掖被子，轻轻吻了吻孩子的额头又出去了。

在给猫找了个合适的睡觉的地方的时候，他注意到小弗兰克的玩具箱。他把玩具倒出来放在墙角，用破布在箱子里做了个窝，然后把箱子放在了炉子边上，好容易让小猫在里面安顿下来。他把放衣服的椅子从火炉边挪到安全位置，然后就回了卧室。诺拉还没睡着。

“你好点儿了吗，亲爱的？”他问。

“嗯，在床上躺一会儿，我觉得好多了。不过我还是不放心你的衣服。我怕它们干不了，你明天还要穿呢。你明天不能吃完早饭再出

门吗？就一次？”

“不行，我不能留下。如果我迟到了，亨特肯定会开除我的。他现在巴不得能找个借口把全薪工人开除了。”

“但是，要是明天早上还下这么大的雨，你到那以后，衣服肯定又湿透了。”

“担心这些也没用啊，亲爱的，再说我还能把那件旧外套套在外面。”

“要不你用纸把你的旧鞋包起来带走吧，你到地方了可以把自己的湿鞋换了。”

“嗯，也行，”欧文说。他还安慰说：“即便是我淋湿，家里不是也有火吗？”

“嗯，我希望明早上天气能好一点儿。今天晚上实在太可怕了！我一直都怕房子被吹倒了。”

很久以后，诺拉睡着了。欧文躺在床上，听风在呼啸，雨落屋檐。

第七章
吃人的机器

“快来吧，星期六！”周一早上七点，大家都准备干活的时候，菲尔波特就大喊了起来。

这个时候天还没亮，克拉斯点了两盏灯，把它们放在壁炉架上，好看得清楚些，把正确的油漆和刷子分给工人。摇曳的烛光下，后厨显得有些昏暗。

“是啊，这一周真他娘的长啊。”哈洛一边说一边把自己的外套挂在钉子上，准备换上自己的围裙和工装。“我都已经快受不了了。”

“上帝保佑，希望现在已经到了早餐时间了。”伊斯顿低声说，心满意足的样子。

还真是奇怪啊，大家谁都没有为自己的工作而感到自豪过，他们都不‘爱’自己的工作。他们不知道什么是‘为工作而工作’，这种概念在那些什么也不干的人中间很流行。早上工人们来了以后，他们就希望去吃早饭。吃完早饭重新开始工作的时候，他们就盼着吃晚饭。等到吃完晚饭，他们又开始盼着星期六了。

他们就这样这过一天是一天，过一年是一年。他们希望时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希望自己就这样死去。

这样的想法在那些“为工作而工作的人”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啊。但是，他们自己却什么也不干，只会使用、享受甚至毁坏，浪费

工人的劳动成果。可怜那些工人辛苦劳作，却不能公平地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

克拉斯分别往几个桶里倒了几种不同颜色的油漆。

“哈洛，等索金斯来了，你就和他就用这个颜色去刷顶楼的卧室吧，”他说。“那边有两根蜡烛，那里只刷一遍就行了，所以你看着索金斯点，不要让他搞砸了。你去刷门和窗户，让他刷壁橱和壁脚板。”

“行，保证没问题。”哈洛说，“我们就得教教那个狗娘养的，好让他用低工资把我们赶走。”

“得了，我也是没办法哦。你应该知道，亨特让他到这儿来做油漆匠，我也只好让他来干。不过其他的他也干不了。”克拉斯说。

大家正想再说点什么的时候，索金斯来了。他已经迟到了一个小时十五分钟了。

索金斯支支吾吾地解释说自己睡过头了。他赶紧换上围裙，跟着哈洛上了楼。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你和纽曼就从二楼开始吧，”克拉斯对菲尔波特说，“就刷这个颜色，拿上两根蜡烛。你们不要去同一间屋子，不然亨特又得有意见了。你去前面一间，纽曼去后面那间吧。你们带点水泥过去，把那些洞能补的都补上。这些地方要刷两遍。”

“只刷两遍！”菲尔波特说，“这些房间刷两遍根本就没有效果，这颜料这么淡。”

“不管怎么说都只能刷两遍，”克拉斯烦躁，“亨特是这么说的。你照做就行了。记得刷好点，让人看得过去就行。”

克拉斯觉得有些话没有必要跟大家明说。按照他手里的施工说明，这里的房间都得刷四遍才对。

克拉斯又转向了欧文。

“还有客厅，我现在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觉得上头也没有决定怎么办。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本来就不是我的份内之事。合同里只说给客厅上一层油灰，然后再刷一层白漆就行了。那你和伊斯顿就去忙客厅吧。”

斯莱姆正忙着和油灰。

“我还是先把上星期六没弄完的房间弄完吧。”他说。

“也好，你的油漆够了吗？”克拉斯说。

“够了，”斯莱姆说。

经过厨房的时候，斯莱姆跟小男孩子伯特聊了几句。他正忙着往壁炉里添柴烧火，想开了水泡茶，好等到八点让工人们吃早饭。

“我想吃熏鱼，”他说。

“行，把它放在那边的台子上好了，就跟我的还有菲尔波特的放在一起吧。”伯特说。

斯莱姆把鱼从自己的餐盒里拿出来。不过，他并没有把它放在伯特说的地方。他看到，他的鱼比其他的都大。这是个重要的问题。等到这些鱼做好以后，就很难分清楚谁是谁的了，他可能会分到一条小的，而不是他自己的。于是他拿出一把刀把鱼尾给切了。

“那我就放这儿了。我已经把鱼尾切了，你应该能看出哪个是我的。”他对伯特说。

现在已经七点二十了，其他工人也已经开始工作了。克拉斯洗了个手，然后就去厨房了。他从碗柜里抽了两个抽屉，在地上摆开大约六英尺，然后往两个抽屉上放了一块木板，搭成板凳。炉火烧得正旺，他坐在火炉边，拿出烟斗开始抽烟。伯特去后厨洗工人们的杯子和茶缸去了，好给他们倒茶。

伯特很瘦，身材比一般的十五岁男孩要瘦小一些，身高大概只有四英尺九英寸。他有一头浅棕色的头发，和一双灰褐色的眼睛，身上的衣服花里胡哨的，上面有一层厚厚的油漆。这主要是因为他才刚入行一年，工作起来还不熟练。有一些工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行走的油漆铺子”。对于这个称号，伯特也和和气气地接受了。

这个男孩是个孤儿。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个铁路搬运工，多年来都十分辛劳，每天要工作十二到十四个小时，可是结果呢，他们一家还是生活在贫苦之中。伯特是他们唯一的孩子，虽说不够强壮，但是他却很有绘画天赋。所以，他父亲死了一年多以后，他就征得了母亲的同意，做了油漆工。这是个轻闲的好活，他母亲觉得自己的儿子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的油漆工，一定能过上好日子。为了给孩子争取到最好的机会，她决定，要是可能的话就让他进在镇子上数一数二的拉什顿公司。一开始，拉什顿要他们出十英镑的学费，让这个孩子在这儿干五年。第一年没有工资，第二年每周两先令，以后每年会上涨一点。后来，由于他母亲是个穷苦女人，出于善心，他把学费减成了五英镑。

这一笔钱得多少年才能省出来啊！可是，为了让孩子成为一名熟练的技术工，这个可怜的女人心甘情愿地出了这笔钱。就这样，伯特成了拉什顿公司的学徒，在这里学习五年。

刚开始的那几个月，他一直都在工厂的油漆间里忙活。那个地方比不上酒窖，但是比马厩好。那里到处都是有毒的颜料和建材，这个

年轻的艺术家总是一个人在那里工作，把工人们完工以后带进来的油漆桶刷得干干净净。有时还把根据亨特或者副工头的要求混合油漆。

有时，他也得去工地给工人们送材料，一般都要带很多油漆和铅粉，有时是送石灰水。他那细瘦的小胳膊简直太虚弱了，每次提东西都走不了几步。

人们常常能看到，他用自己那瘦弱的小身板扛着沉重的梯子或油漆桶，步履蹒跚地走在路上。

他每次都能拿不少东西：有的用手提着，有的是捆成一捆扛在肩上。但是，偶尔也会有东西他拿不完，他就把它们放在手推车上，拉到或推到远处的工地上去。

第一年的冬天，这个孩子就是在那个潮湿，难闻，铺着石板的油漆间度过的。那里没有生火，又潮又冷。

即使是这样，他也没觉得苦。年少不知愁滋味，他对一切都是那样的懵懂，所以工作起来既勤快又开心。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孩提时代的雄心壮志终于要得偿所愿了。他可以去外面和工人们一起工作了！他怀着同样的志向，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他努力学习，努力做一个好孩子，最后，他成功了，非常成功。

他很快就赢得了欧文的欢心。他一直很尊敬欧文，因为他发现，只要一有特别的活，准是欧文去做。面对这样的情况，伯特总能凭着自己的小聪明，争取到给欧文打下手的机会。欧文呢，只要有机会也一定会让这个孩子来协助自己。

伯特有多尊敬欧文就有多讨厌克拉斯。因为他总是嘲笑这个孩子的志向。他会说：“你要是想干那些技术的活儿还得多学几年呢。”

今天早上，伯特洗完杯子和茶缸以后，就跟大家一起回了厨房。

“我来看看，你是不是已经把茶叶放到水壶里去了？”克拉斯别有用心地说。

“已经放了。”

“现在你想找点儿其他活干，是吧？”

“嗯。”孩子回答说。

“好，那你去打桶水，拿着刷子和抹布，把储藏室天花板上和墙上的油漆刷干净去吧。”

“好的，”伯特说。当他走到厨房门口的时候，四下看了看，说：

“早饭之前我得把那三条鱼烤一烤。”

“不用担心，我来烤。”克拉斯说。

伯特拿了抹布和刷子，打开水龙头接了些水，又拿了一架梯子和一块短木板。他把板材一头放在橱柜最底层，另一头搭在梯子上，按照克拉斯的指示干起活来。

储藏室又湿又冷，让人难受，微弱的烛光使它更加凄凉了。伯特打了个寒战。他想把自己的夹克穿上，可是穿上了他又没办法干活。他把水桶放在其中一个架子上，爬上厚木板，拿起刷子刷起天花板来。

他技术并不熟练。刷的时候，水顺着刷柄流到了他的手上，流到了他举起的手臂上，沾湿了他卷起的袖子。用力刷洗过一遍以后，他又用刷子清洗了一遍，然后伸手捞出桶里的抹布，拧干水，把刚才刷

过的地方擦了擦。然后他把抹布扔回桶里，活动活动自己冻僵的手指。他瞥了一眼厨房，发现克拉斯还在那里坐着，一边抽烟一边烤鱼。伯特希望他能上楼去，或者去别的地方，那样他就能去烤烤火了。

“其实他完全可以让我去烤鱼的，”他嘟囔了一句，透过门缝，恶毒地盯着克拉斯。在这样寒冷的早上，这对谁来说都是个美差。”

他把架子边的另外一桶水提过到继续干活。

不一会儿，走廊里就响起了脚步声。克拉斯还在火炉边坐着。他内疚地站起身来，把拿着烟斗的手插到围裙的口袋里赶紧去了厨房。他以为是亨特来了，他时不时地就会意外出现。不过，这次来的不是他，而是伊斯顿。

“我有点肉想让小孩子给我烤一下，”他对克拉斯说。

“要是愿意的话，你可以自己烤。”克拉斯很殷勤。他看了看表说：“现在已经七点五十了。”

伊斯顿已经在拉什顿公司干了两星期。他是个聪明人，还请克拉斯喝过几次酒。所以克拉斯对他很有好感。

“你们的活干得怎么样了？”克拉斯说的是伊斯顿和欧文在客厅的活。“我想你应该没和自己的搭档吵架吧？”

“没有，他今天早上话不多，就是咳嗽得挺厉害。我和谁基本上都处得来，你是知道。”伊斯顿说。

“嗯，我一般也是如此。不过我真是不想听到那个该死的傻瓜说话。要他说，大家都是错的。今天宗教不对，明天政治不对，后天别的又不对。”

“是啊。真是让人厌烦，话真多。”伊斯顿说，“不过，我根本就没有注意过那个傻子，这是最好的办法。”

“当然了，大家都知道现在形势不好，可是要是都跟他们说的那样，事情可能更糟糕。”克拉斯说。

“我也这么认为。”伊斯顿说。

“我已经有所准备了。等他下回再长篇大论的时候，”克拉斯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他再啰嗦，我就读这个，这个是从《朦胧》里截取下来的。”

伊斯顿拿起那张剪报看了看：“好极了。”他把报纸还给克拉斯。

“嗯。这足以让他闭嘴了。你注意到没有，那天我们讨论贫困和失业问题的时候，我说这都是机器造成的，欧文在这一点上根本就没有回答我。却说别的事儿去了。”

“对，我记得他没说话，”伊斯顿其实对这个事根本就没有印象。

“我打算一会吃早饭的时候呛他一下。我就想不通了，那天怎么就放过了他呢。那天晚上，在‘板球手’酒馆，有个人对政治之类的事特别感兴趣，我们也说到了这件事，他的看法跟我一样。现在因新机器的发明而失业的人可不算少啊。”

“可不是嘛，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伊斯顿说。

“你哪天真应该也跟我们一起去‘板球手’看看，那里有许多人。”

“嗯。好。”

“你平日里都去什么地方啊？”克拉斯问他。

伊斯顿笑了笑说：”哎，实话跟你说，我最近哪家酒馆也没有去过。已经清闲很长时间了。”

“那就更应该调剂调剂了，是不是？”克拉斯说，“不过你也没错，总得先把工作干完。自己小心点，早上别迟到了。宁录最忌讳这一点了。”

“我会小心的，”伊斯顿说，“只要有活没干完，我是不会浪费时间的。要是没了工作，那才了叫人难受呢。”

“你知道就好，”克拉斯很小心地说：“常言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我觉得欧文应该快走人了。宁录都不想看见他。”

伊斯顿心里说，宁录他谁也不想看见，不过他没吭声。

克拉斯接着说：“欧文对于政治宗教的看法，还有对于偷工减料的看法，宁录都知道。你明白那些话有多讲不得，是不是？”

“当然不能说啊。”

“亨特一早就想把他开除了，但是欧文一开始不是他招进来的，是拉什顿亲自带来了。欧文好像画了挺多图样，亲自给那家伙过目。”

“就是挂在橱窗里的那些？”

“对！”克拉斯轻蔑地说，“不过，一般的活他可干得不怎么样。要是有需要，他还能写写画画什么的，但是那样的活也不是常常有。至于一般的活，总有一天索金斯也会比他强的。”

“嗯，我觉得也是。”说出这样违心的话来，伊斯顿觉得很羞愧。

一时间，克拉斯忘记了伯特还在这里，但是他还是本能地压低了声音。可是很不巧，这孩子把手抄兜里暖的时候，竖着耳朵把每个字都听进去了。

“你也知道，要是大家知道了内幕，很多人都不会找这家公司干活了，想想看，竟然让一个该死的无神论者到那些绅士小姐的家里去干活！”

“是啊，照你这么说，是有点不对劲。”

“我老婆就是这么一个人。她从来不让这样的人在我们那儿住。以前我家有一个房客就是这样。她发现他是个自由思想者以后，立马就让他走人了。”

“哦，顺便问一下，”伊斯顿终于找到机会换话题了，“你知道有谁想租房吗？我家的间空房，我老婆觉得我们最好还是把它租出去。”

克拉斯想一想，说：“我也不确定，斯莱姆上周还说他要从现在住的地方搬出去。我不知道他找到其他地方没有。你可以去问问他。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

“行，我去问问他。现在几点了，估计快该吃饭了。”伊斯顿说。

“是的，现在刚八点，”克拉斯拿出哨子吹了一声，通知大家来吃饭。

“自从被辞退以后，有谁见过杰克·林登吗？”吃早饭的时候，哈洛问大家。

“我周六的时候见过他。”斯莱姆说。

“他现在找到工作了吗？”

“我也不知道，我没来得及跟他说话。”

“没，他还没找到事情做。”菲尔波特说，“我周六晚上见他的。他跟我说，他一直在到处找工作。”

菲尔波特没说，他借给了林登一先令，不过他也不指望他还了。

“他不能立马就找到工作，他年龄太大了。”伊斯顿说。

“可是，你也知道，不能怪亨特把他辞了，他干活太慢了。”克拉斯说。

“我就想知道，等你年龄大了，干活能有多快。”欧文说。

“大概我什么也不想干了，我就靠着自己的财富生活了。”克拉斯嘲笑他。

“不得不说，杰克最多也只能去济贫中心了。”哈洛说。

“是啊，他最后也只能这样了。”伊斯顿面不改色地说。

“这可是个了不起的结局，不是吗？努力工作了一辈子，最后却活得像一个罪犯一样。”欧文说。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活得像个罪犯，到底是什么意思？”克拉斯反问他，“我觉得，他们其实过得挺好的，我们还得挣钱。”

“天啊，看在老天的份上可不要再吵了吧，”哈洛对欧文说，“我们上周已经听够了。你也不想让老板雇一个年龄很大的人来，对吧。”

“当然不想。”克拉斯说。

菲尔波特什么也没说。

“总是这么吵也没意思，”克拉斯说，“事情也不会改变。既然已经发明了节省人力的什么机器，那你就不能希望大家都找得到活干。”

“那是当然，以前需要雇人干的活现在已经被机器干了，他们就只有找别的事干了。有一些人来干我们这一行了，结果就是来的越来越多，工作却不够了。”

“是啊，我就是要说这些。机器才是导致贫困的真正原因。我前天就在说这一点。”克拉斯说。

“机器当然是失业的原因之一，但是这并不是导致贫困的原因，那是另外一回事。”欧文说。

其他人纷纷嘲笑起他来。

“得了，对我来说，这都是一回事儿。”哈洛说。大家纷纷表示赞同。

“我可不认为它们是一回事。在我看来，尽管我们都有工作，我们也是处在贫困之中。要是等到我们失业了，我们的条件就真得可以说是贫困了。”

“贫困，”欧文停了一下，继续说：“意味着生活必须品的匮乏。要是那些东西太少，或者太贵了人们买不起，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那么，那些人就生活在贫困之中。机器制造了大量的生活必须品，要是你觉得是机器造成了短缺，那我觉得你一定是脑子有问题。”

“哦，当然了，除了你以外，我们都他妈是傻子，”克拉斯咆哮着，“他们分脑子的时候估计什么也没给别人剩下，全都分给你了吧。”

“你要是脑子没问题，那你就能看明白，我们有‘许多工作’，但是却依然贫困。那些一天花上十六七个小时的糊火柴盒的，做衣裤的，父亲、母亲，甚至是年幼的孩子，他们都是可怜人，工作不少，但是我一点也不眼红他们。可你是不是觉得，要是没有机器，我们一天也能工作十三四个小时来谋生，我们就不会贫困了？这样的话就是你脑子有问题！如果没有，你就不会前一天说关税改革能是拯救失业，第二天又说机器是造成失业的原因！没了机器，关税改革就无法进行，是不是？”

“关税改革能够拯救那些不景气的贸易。”克拉斯反驳他，

“在这种情况下，关税改期挽救的只是那些并不存在的弊端。你要是亲自去调查一下这个问题，你就会发现眼下生意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进出口商品的质量比以往都高。商业利润也远远超过了以前，但是，同时，就像你说的那样，省钱机器不断扩大使用范围，失业人数越来越多。我得说，”欧文把他的口袋书拿出来，继续说，“我从1907年的《每日邮报》年鉴第三十三页上抄下了一些数据，”

> “值得注意的是，自1895年到1901年，英国工厂数量不断增加，工厂价值不断提高，然而工厂雇用的工人，无论男女都越来越少。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由于手工被机器代替造成的。”

“关税改革能够改善这一现象吗？如果我们向所有外国商品征税，那些仁慈善良的资本家会放弃省钱的机器，转而使用人工吗？所谓的‘自由贸易’真得能帮我们吗？你觉得废除上议院，推到教堂能够让失业工口再就业吗？人们不得不承认，机器是失业问题的主要成因，可是你能怎么办呢？你可找到补救之法？”

没有人回答这些问题，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现在，克拉斯后悔自己提及这个话题了。

“在不久的将来，”欧文接着说，”也许马匹就会被汽车、电车所替代，马匹已经不再被人需要，所以只要少数马匹还能存活，其他的就会灭绝。因为人们已经不需要它们了，自然也就不会大范围地饲养。我们不能说马匹对自己的灭绝是听之任之，它们不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办。所以它们只给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的同类大肆灭亡。”

“正如大家看到的那样，很多以前由人工完成的工作现在都已经换成了机器来做。而机器却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它们那些被代替的人力一样，是为少数人谋利的。掌握了机器的少数人不再需要人工服务，所以，他们就想把人都灭绝了。不再被需要的只能坐得饿死！有人还会对他们说，结婚生子是错的，因为残忍的少数人已经不像以前一样需要大量的工人为他们工作了。”

“对，可是你也没有办法阻止这一切，兄弟。”克拉斯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

“因为那根本就不可能。”克拉斯很生气。”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你总是说一切都是错的，可是你他妈的怎么不跟我们说说该怎么样让它变成对的呢？”哈洛抱怨道。

“我觉得其实你们谁也不想知道。我相信，即使能证明，这一切可以改变，大多数人也不会去干的，反而会尽力阻止改变的进行。”

“他自己也不知道，”克拉斯嘲笑说，“按他所说，关税改革一点好处也没有。自由贸易也他妈一点好处没有，大家都是错的！但是你要问他怎么办，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对于这场关于机器的辩论结果，克拉斯一点也不满意。不过他仍然安慰自己说他能够换个话题，然后打败对方。他口袋里那张剪报一定能派上用场！只有手里有印成铅字的东西，只要是白纸黑字，不管是从哪儿来的，都有用处。如果上面的说法不对，那也就不会印在报纸上了。现在已经快八点半了，他只能下回再享受胜利的果实了。这是个好事儿，可不能匆忙地就给浪费了。

第八章
楼梯上的帽子

早饭过后，两人在客厅工作。伊斯顿突然想帮欧文一把，想提醒他小心一点。于是他就把自己跟克拉斯的对话悄悄地告诉了他。

“你可别说是我跟你说的啊。但是，我想应该让你知道，你可得清楚，克拉斯不是我们的朋友。”

“我早就知道这些了，兄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告诉我。”欧文说。

“那个该死的无赖从来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谁的朋友。但是你也用不着因为这个跟他置气，谁也不知道他天天在亨特面前都会说点什么。”

“是啊，大家都得记住这一点。”

“其实我们的都知道你们两个是怎么回事，”伊斯顿接着说，“他可不想看到公司有谁比他懂得多，他怕自己最后丢了饭碗。”

欧文苦笑了一声。

“他其实一点也不会担心我会抢了他的工作，他的活给我我都不干。”

“但是他不这么想啊，所以他才要把你踢出去。”

“我相信他所说的关于亨特的事儿倒是真的。他每次来这家儿，都会刺激我，想让我说点什么或做点什么，好让他找借口参我一本，把我开除了。要不是我一早就知道他的心思，有意提防，我早就已经走人了。”

这会儿，克拉斯正坐在厨房的炉子边抽烟呢。他把自己口袋里的小册子拿出来，用铅笔在上面写着什么。烟抽完以后，他把烟斗放在炉子格上敲了敲，把烟灰弄出来，然后又把烟斗放回了外套口袋里。他把写了字的那一页撕下来，起身走进储藏室。这时候，伯特还忙着刷墙呢。

“你还没刷完吗？我可不想让你在这儿干一整天，你要知道。”

“已经没剩多少了，只有架子下面这一点儿就做完了。”

“嗯，你看你刷得多糟糕，满地都是水。”克拉斯咆哮道。

伯特内疚地看着地板，脸红了。

“我一定把这儿全清理干净。等我一做完，我立马就用抹布擦干净。”

克拉斯拿起一盆油漆和几把刷子，又往炉子里添了些柴火，然后就慢悠悠地刷起厨房的木结构来。这时，伯特走了进来。

“我已经做完了，”他说。

“也该做完了，你得让自己有点精神，不然我们俩又要吵架了。”

伯特没有回话。

“现在我再给你找个活儿。你不是喜欢拉车吗，是不是？”克拉斯讥讽地说，

“嗯，有一点儿，”孩子红着脸说。

“那好，”克拉斯把自己从口袋书上撕下来的纸递给他，“你去工地把这些东西拉回来吧，快去快回。走之前先看看纸，看看你能不能看懂。我可不想让你出错。”

伯特接过纸，艰难志地读起来：

一对八英尺的梯子

半加仑灰泥

一桶白涂料

十二磅铅

半加仑亚麻油

“我已经全部看懂了。”

“你最好找一个大一点的车，等晚上还回去的时候，我还想让你把那些威尼斯百叶窗送回去。它们还在车间喷漆呢。”

“没问题。”

孩子走了以后，克拉斯就在房子里转悠起来，他想看看其他人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然后他又回到了厨房，继续干他的事情。

克拉斯大概三十八岁，中等个头，稍微有点结实。他有一头浓密卷曲的头发，还长着短短的黑胡须。他的头很大，但是前额却不高，

头顶也很平。在朋友面前，他总喜欢说自己肥胖是因为他心地善良，容易满足，可是背地里，别人都说那是因为他啤酒喝多了，还有人甚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酒囊饭袋”。

今天早上没有什么大动静的活要干，所有的木匠和砖匠都已经暂时撤走，忙别的去了。不过这里也不是一点声音也没有。偶尔，克拉斯能听到其他工人说话的声音。有时候还有人隔着屋子喊人。哈洛还时不时哼上一两句小曲。他哼的全是歌厅里流行的曲子，有时还哼上一两句穆迪和桑基的赞歌。有的时候别的工人也会跟着哼，或者发出尖叫和嘘声打断他。有那一两回，克拉斯真想告诉他们不要吵闹，不过要是亨特来的时候，他们也这样，岂不更好。他刚想出声阻止，最后又做罢了。然后他忽然听到有人说：

“小心，有人来了。”

房子里顿时安静了下来。

克拉斯拿出自己的烟斗，打开窗户和后门，好散散烟味。然后他大声地移动了一下梯子，干活的速度突然比以前快了。好像是亨特那个老煞星来了。

他安静地干了一会儿活，可是并没有人到厨房来。一定是人上楼了。克拉斯仔细地听着。那会是谁呢？他想去看看到底是谁，但是，如果是老煞星的话，克拉斯可不想让他发现自己没干活。他停了好一会儿，听到有人上楼去了，却不知道是谁。他正要跑到楼道里去听，可是这时候有人下楼了。克拉斯立马回去干活去了。脚步声沿着楼道向厨房走过来，它非常缓慢，沉重，但是这声音却不像一个穿着沉重鞋子的脚步。很明显，来人不是老煞星。

等脚步声进了厨房，克拉斯回头一看，就看到一个高大肥胖的身影。那人的脸也是又大又肥的，长得浓眉大眼，胡子刮得很干净，还

有双下巴。无论是脸色还是脸型，看上去都像一块生培根。大而多肉的鼻子配上一双无神的蓝眼睛，浮肿的眼睑上几乎一根眼睫毛也没有。他的脚很肥大，穿着软牛皮靴，还套着一双褐色的鞋套。他身上的外套边上缝了一层厚厚的海豹皮，都快遮住膝盖了。虽然他的裤子很胖，却还是被他那粗壮的腿撑得满满的，腿上的线条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男人体积大得快进不来了。进门的时候，他微微弯了一下腰，才没把自己头上那顶闪闪发光的丝绸帽子给撞坏。他一只戴着手套的手插在外套口袋里，另一只手里提着一个格莱斯通旅行包。

克拉斯看到他以后，他礼帽地碰了碰自己的帽子。

“早上好，先生。”

“早上好。楼上的人跟我说让我到这里找工头。你就是吗？”

“是的，先生。”

“我看你们这儿工作已经开始了啊。”

“是的，先生，我们的工作已经有点眉目了。”克拉斯含含糊糊地说，嘴里含着个烫手的山芋似的。

“拉什顿先生不在这儿吗？”

“不在，先生。他早上一般不来，下午才会来，先生，但是亨特先生一般都在。”

“我要见的是拉什顿先生。我跟他约好十点在这儿见面，看来我应该是来早了。”他看了看手表说。

“他应该马上就到了，我去周围看看他来了没有。”斯威特先生说。

“好的先生，”克拉斯应道，奉承地跟在他身后走出厨房。

克拉斯还想着，这个男人是不是能给他一先令的小费，于是他跟着他去了大厅，还向他解释了现在的工作进程。但是斯威特先生只是哼了一声，克拉斯这时才明白自己在这儿说的东西可不讨喜，于是他又回厨房去了。

这时，在楼上，菲尔波特走进纽曼的房间，跟他说起了能不能找斯威特要点酒钱。

“我们应该瞅准机会好好敲他一笔，向他讨点零花钱。”

“我们从他那里得不到什么的，兄弟，他可是主张要戒酒啊。”纽曼说。

“这不要紧，谁知道我们是要买酒去的？我们可以喝茶或姜汁，或橙汁什么的。”

斯威特迈着沉重的步子爬上楼去，来到了菲尔波特所在的房间。后者赶紧热烈地欢迎他。

“早上好，先生。”

“早上好。你已经要刷这一块了吗？”

“是的，先生。我们已经开始了，”菲尔波特殷勤地说。

“这门是湿的吗？”斯威特一脸担心地看着他的衣袖问道。

“是的，先生。”菲尔波特意味深长了看着这个高大的男人说，”油漆还没干，可是油漆匠却渴得很呢。”

“我去！”斯威特没理会，甚至没听见菲尔波特后面的回答，“我把这该死的东西沾到外套的袖子上了。”

“哦，那没什么要紧的先生，”菲尔波特偷着乐了，“我马上就以给你弄掉，你等一下啊。”

他从自己的工具包是拿出一块干净的抹布。屋子里的一桶松节油，他把抹布稍稍沾湿以后，小心地把斯威特袖子上的油漆擦掉了。

“现在已经没有了，先生，”说着他还用抹布干的地方擦了擦沾油的地方。“这一点油过一个小时就看不见了。”

“谢谢。”斯威特说。

菲尔波特满怀期待地看着他，但是斯威特很明显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开始在屋子里四下打量起来。

“我看到他们在这儿放了一块新的壁脚板。”他说。

“是的，先生。”纽曼刚到屋里去拿松节油。“老的已经风干腐败了。”

“我现在觉得，我自己也快干得不行了，你呢？”菲尔波特对纽曼说。他无力地笑了笑，瞟了斯威特一眼。可是后者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个意味深长的眼神，转身出门去了另一间屋里，那是哈洛和索金斯干活的地方。

“哼，真是个吸血鬼！”菲尔波特生气地说。“不管怎么说我也把他的外套给清理干净了啊！连这点小钱也不给！真是太过分了。”

“我就跟你说这不行吧。”纽曼说。

“可能是我没把话说清楚，”菲尔波特想了想，“不管怎么说，我们应得的就应该一分不少地要回来，是不是？”

他来到楼梯口，轻声对楼上喊了句：

“喂，哈洛。”

“嘿”，哈洛爬在栏杆上说。

“你们那儿忙得怎么样了？”

“还行。”

“真是个干差事，你说是不是？”菲尔波特拔高声音说，一边说还一边向哈洛眨眼。

“是啊，直是太干了，”哈洛笑着说。

“我觉得，这会我们应该去募捐，你说是不是？”

“这主意不错。”

“那我把我的帽子放在楼梯上，”他一边说，一边就这么做了。“可能我们还真能交上好运呢。我这层的情况有点严重了，我的同伴已经昏过去一回了。”

菲尔波特回到自己的屋里，看事态如何发展。然而斯威特却一点反应也没有。于是他又回平台是喊哈洛。

“我常常以为，男人只有喝了酒才能好好干活，花钱不多，但是效果非常好。”

“这话不假，我自己也这样。”哈洛说。

斯威特从前面的卧室走到后面的卧室，一点也没注意到他们。

“恐怕是没戏了兄弟，”哈洛小声说。菲尔波特难过地摇摇头，回去工作了。但是不一会，他又出来了，再一次喊哈洛。

“我以前听说过一个事情，”他悲伤地说，“有个家伙他死了。他跟我们一样也是建筑工，结果给渴死了。医生说，一品脱酒其实就能救他。”

“这死得还真是骇人啊。”哈洛说。

“岂止可怕啊，兄弟，简直是太可怕了。”菲尔波特凄惨地说。

两人对斯威特的不人道进行了一番荡气回肠的控诉之后，又回去工作了。无论结果如何，他们也算尽力了，也别无所求。他们已经把问题明白无误地放在了他面前，再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要怎么做完全取决于他了。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斯威特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明白。下楼的时候，他也没有注意到菲尔波特故意放在楼梯口的帽子。

第九章
谁来付钱

斯威特刚到大厅，拉什顿就从前门进来了。两人友好地打了个招呼，简单寒暄几句眼下的工作之后，就去了客厅。欧文和伊斯顿正在那里干活。拉什顿问：

“这屋处理得怎么样了？你已经决定要这么办了吗？”

“是的，先生，”斯威特说，”但是这些我以后才能告诉你。我担心的是下水道，你已经想好要怎么办了吗？”

“嗯。”

“那得花多少钱？”

“你等一下，”拉什顿轻轻地跟斯威特做了个手势，示意他屋里还有两个工人。斯威特明白了。

“你们两位先离开一下吧？”拉什顿对欧文和伊斯顿说，“你们先出去一会儿，找点别的事情干。”

他俩走后，拉什顿把门关上，说：“这些事情还是不要让那些工人们知道的好，没有必要。”

斯威特表示同意。

“现在。”

“很好。那最多需要多少钱呢？”

“这所房子的排水管道需要二十五英镑，连接管需要三十英镑，一共是五十五英镑。”

“唔，这是你能开出的最低价了吗？”

“这就是最低价了。我已经算得很仔细了，工时和材料我也专门给你算了。”

实际上，拉什顿根本就没有给这项工程估过价。他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是亨特做了一个草案，计算的花费，估的价。

“我最近仔细地想了一下这项工程，”斯威特狡黠地看了看拉什顿，”我觉得我不需要花钱买连接管。这钱应该由公司来出。你说呢？”

拉什顿笑了：”我也这么想。”

“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事安排一下，你说呢？”斯威特接着说，：“不管怎么样，这项工作必须要完成，所以你最好是这样，五十五英镑，把所有的活干完。”

“好。”

“哦，对了，你先继续干，然后再看后来的公司交涉。”

“我想，这事应该不会太难办。”拉什顿笑着说。斯威特也笑了。

两人经过大厅的时候正好遇到亨特。他才刚刚来这儿。看到两人，亨特很惊讶，他一点也不知道他们今天要来。他尴尬地跟两人打了声招呼，声音又小又犹豫不决，他自己都怀疑他们两个听没听见他

说话。斯威特朝他点了点头，拉什顿则完全无视了他，他感觉，自己就好像是刚被痛打了一顿的野狗一样。

斯威特和拉什顿在房子里巡视的时候，亨特一直远远地跟着他们，希望能够引起他们的注意。可是他却发现，两个人就像没看见他一样，自顾自离开了。亨特的脸一下子拉得老长。然而，就在他们即将出门的时候，拉什顿却停在门口，叫住了他：

“亨特先生！”

“怎么了，先生？”

亨特赶紧朝他跑过去，就好像一条被主人注意到的狗一样。要是他也长了尾巴，那他一定会使劲地摇。拉什顿把工作计划给了他，告诉他可以开工了。

两人走后好一会儿，亨特才悄无声息地回到房中，在各个屋子时来回走动，沿着楼梯和走廊上上下下。一会儿，他去了纽曼的房间，静静地站在那儿看他干活，看了有十分钟。他正在给壁脚板上漆。这个地方恰好开了好几道裂缝，所以他就拿起泥刀小心地补起来。亨特的监视让他觉得非常紧张，他的双手都在颤抖，花了比平时多两倍的时间才做完。亨特蛮不讲理地跟他说：

“像这么小的裂缝，根本就不用去填！”他吼道，“把它们漆上就行了。我们让你过来可不是为了让你干这些杂活的。”

纽曼没有说话。

现在，亨特再没办法去找别人的茬了，因为大家都在拼命地干活。他在房子里跟个幽灵一楼上楼下来回窜，他一走过去，工人就会极度不悦地看着他，都在心里默默诅咒他。

他偷偷摸摸来到了客厅，一脸恶毒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默默地看着欧文和伊斯顿干活，然后什么也没见说又走了。

虽然他经常这样偷偷摸摸地来去，可是，不知道是怎么了，欧文特别担心今天的情况。他心神不安地想着究竟为什么会这样，隐隐约约觉得有些担心。亨特的沉默好像比他大吵大闹还恐怖。

第十章
长坡

伯特到了车间之后，马不停蹄把他需要带的东西装上了手推车，赶紧往回走。城里的路面上铺着木板，路面很平整，所以他这一路走得很平顺。虽然他还只是个孩子，又带了这么一大堆重东西，可要是这路况一直这样，他也能轻松不少。等离开了这段路以后，他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要看看自己往哪儿走。手推车很高，而他很矮，看不清前面的路，而车上装着的梯子无疑又是个大麻烦。但是，他还是小心翼翼地出了镇子。这一路上人他差点和别人撞车，其中还包括三辆汽车和一辆电车，另外，他还差点撞到一位手里抱了一堆脏衣服的老妇人。这一路上，他还遇见了几个他熟悉的小男孩，其中还有他的老同学。他们有的人手里拿着装得满满当当杂货篮，还有人手里拿着满是大块烤肉的托盘。

不幸的是，木板路总有走到尽头的时候。现在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段上坡。伯特发现，前面这段路是一段柏油石子路，虽然坡度不陡，坡道却很长。伯特以前也沿着这条路推过车，所以他知道应该怎么走。经验告诉他，在这样的路上，走直线肯定是不行了，所以他就沿着路面的对角线移动，先从右到左，从左到右，就就像帆船遇风以后来回摇摆一样。他每走二十码就要停下来喘口气。不过，他到底走多远才能停下来歇息可不是固定的，也不是由他的耐力决定的，而是由路边的灯柱决定的。每次停下来歇息，他都往前看看，选一个灯柱做目标，或者是街角，走到了再休息。等他又开始前进的时候，就会拼命地把车子拖到那里。

通常情况下，他选的目标都很远，因为他总是高估自己的体力。当他不得不放弃目标的时候，他就把车停在路面喘息，对自己没有达到目的地而深感失望。

现在这种情况下，他休息了一会以后，突然察觉自己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现在还没走了半呢。他得加快脚步了，不然准得挨骂。

他选定了前面一个灯柱，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到那里再休息。

车前端只有一个把手，他只能用双手紧紧地抓住它，把它抵在胸前，用力往前推。

可是，他的脚步越来越沉重，整个身体，特别是两条大腿，还有腿肚都疼得厉害。不过他还是要坚持着，挣扎着向前。他对自己说，不到那个灯柱面前，他绝不放弃。

当他发现自己的前胸被车把手弄疼了以后，他不得不把它放在自己的腰处，可是等他再把它抬高到胸部的时候，他觉得更疼了。他只能硬扛着。他大口地喘着粗气，心跳厉害。

推车好像越来越沉了。一时间，这个孩子觉得，前面好像有人站在车前，要他从坡上推下去一样。一想到这个，他就想笑，但是这种想法一瞬间就消失了。因为他突然害怕，自己不能坚持到那根灯柱那里。他咬紧牙关，用尽最大力气又往前走了两个灯柱，然后就停下了。拼着最后一点力气把往前拉。可是下一秒，他突然觉得自己全身的力气好像都被抽光了一样。他的腿已经虚弱无力，几乎站不住了。手推车开始向坡下滑去。他只能用力把着它，挡着它，好让它停在路边。然后他就站在旁边，，昏昏沉沉地把着车。他脸色苍白，脸上满是汗水，站在那里不停地发抖。他的腿抖得厉害，他感觉，自己要是再不坐下来休息，他一定会栽倒在地上。

他小心翼翼地把车把手放低，以免车下在挂着的石灰水洒出来，然后他倚着车轮在路牙石上坐了下来。

从这儿再往下走一点，有一座小教堂，教堂的塔顶上有一口钟，再过五分钟就十点了。伯特对自己说，等到了十点，他就再出发。

休息这会儿，他想了很多事情。教堂的后面有一片田地，那里有几口池塘。以前，他常常和几个小伙伴去那里摸鱼。要不是现在他要拉车，他一定现在就跑到那里去，看看那里现在还是不是如以前那般模样。他记得，他以前非常不想上学，想出来工作。可是现在看来，那些时光算是最好的时光了。

他又想起了母亲带他去拉什顿先生的办公室，要让他接受之管教的那一天。他记那一天记得特别深刻：那是一年前，他当时紧张得不得了，手都在颤抖，几乎都握不住笔了。等一切手续都办好以后，他们不知道怎么的，都很不舒服。母亲在办公室的时候也很紧张。等他们一回了家，她就哭了，还说他是个没了爹的可怜孩子。她希望他能好好的，能好好干。他也哭了，向妈妈保证他一定尽力。现在想想，他的确做到了，他是个好孩子，也努力工作了，他觉得很自豪。他没有违背当初的誓言。他现在已经学到了不少这一行的东西了。他漆后门已经漆得和别人一样好了！还能把栏杆也刷好。欧文教了他很多东西，还说要给他一些漆画图样，好让他晚上回去临摹。欧文是个好人，伯特下定决心要把克拉斯对伊斯顿说的话告诉他。再想想，像克拉斯这样的无赖居然也想把欧文赶走！克拉斯这样的人，更应该开除的是他自己，应该让欧文来当工头。

还有一分钟就十点了。

伯特心情沉重地看了看时间。他的腿依然很酸痛。他看不到钟的指针移动，可是现在它们已经重合在一起了。现在，分针已经到了数字边缘，他开始想，自己要不要再休息五分钟，还是直接走。可是他

都已经耽误了这么长时间了，所以打消了这个念头。分钟已经指到十了，时间到了，该走了。

正要起身的时候，身后突然响起了一个刻薄的声音。

“你还打算在那里坐多久？”

伯特赶紧站起来，看到拉什顿先生正站在他面前，生气地皱着眉头，身边还站着非常肥胖的斯威特。看到年轻人这样的堕落，他一脸的深恶痛绝。

“你这么做是什么意思？”拉什顿质问道，“工人们都在等着用材料，而你就在这坐着？”

孩子既羞愧又迷惑，他什么也没有说。

“你已经在这儿坐了很时间了，我从上面下来的时候就一直在看着你。”拉什顿说。

伯特刚想说明自己为什么会坐在这里休息，可是他却觉得口干舌燥，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得明白，孩子，这可不是生存之道啊，”斯威特一面用食指指着他斥责，一面洋洋得意地晃着自己硕大的脑袋。

“马上滚！”拉什顿生气地说，“你真让我吃惊！居然坐在这儿，拿了我的钱，居然不干活！”

这倒是真的。拉什顿不只生气，他还吃惊。这小子居然如此胆大妄为。他的工人里就没有人敢在工作时间这样大胆地坐在这儿了，真让难以在置信。

孩子抬起车把手，又一次往坡上推去。车子好像比刚才更重了，可是他必须要坚持下去。他回头看了看拉什顿和斯威特，发现他们两人已经走到了街拐角，很快就消失不见了。然后他又把车子推到路边，喘了口气。即使他们现在还在监视他，他也得停下来歇歇，他真得走不动了。但是这次他连半分钟也没歇息够，因为他怕他们会在哪个角落里看着他。

他放弃了，不再以灯柱为目标了，走一段就歇一歇。就这样，他终于走到了坡顶。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庆贺自己终于走完了这段路。

一到房门口，他就看到亨特悄悄地骑着他的自行车溜走了。伯特把车从前门推进去，开始卸货。这时他看到菲尔波特从楼梯栏杆处悄悄探出头来，于是就对他说：

“帮忙拿一桶白灰，行吗，乔？”

“没问题孩子，我很乐意给你帮忙。”他连忙下楼。

抬石灰水的时候，菲尔波特对他挤眉弄眼地小声说：

“你在外面的时候看没看到亨特啊？”

“我刚进门的时候他就骑车走了。”

“是吗？谢天谢地！我虽然不希望他出什么大事，但是他要是能被车撞一下就好了。”菲尔波特说。

伯特也希望如此。其他人看到那个煞星已经走了，也纷纷表示出一样的仁慈。

下午四点之前，伯特把那些威尼斯百叶窗装上车。这些东西是前些日子就卸在这儿的。

“我真想知道有谁能去漆这些东西。”菲尔波特跟纽曼说。

“可能他们会从我们中间挑两个人去吧。”

“我不这么认为。我们这里的人手已经都不够了，他们应该更可能再找两个新人来。做这些窗户可是要花不少功夫呢。我觉得，看这些窗户的样子，它们至少得涂两三层。”

“是啊，这是肯定的。”纽曼说完后又哭笑了一下

“再找两个工人过来，对他们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

“你说得没错呢，伙计。现在还有许多人找不到工作。能有一个星期的活干，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个天大的好机会。”

“想想看，”纽曼说，”我觉得，公司一定会把这活派给经常做这些百叶窗的莱瑟姆。可能他们这次也会找他吧。”

“很有可能。”菲尔波特说，”我觉得他要价一定比我们便宜，公司最关心的就是这个了。”

他们的猜想到底对不对，以后自然就明白了。

伯特刚走没多久，天就黑了，该掌灯了。菲尔波持说，他虽然讨厌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可是要是点了灯，他也觉得很好，因为到了这个时候，也就快要下班了。

还差五分钟就到五点了，就在工人们准备把自己的东西收起来了的时候，亨特突然出现在了房子里。他是想来看看有谁还没到下班时间就已经穿好衣服，准备走人了。可是，工人们”事业心”太强，他

谁也没抓住。于是他就在客厅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这所公寓很宽敞，也很高大，还带有巨大的半圆形凸窗。天花板四周有一圈深挑檐。在这样昏暗的光线下，它看上去要比实际是还大一圈。在这里站着想了一会儿以后，亨特转身又去了厨房。那里的工人已经准备回家了。他进去的时候，欧文刚刚脱下自己的工装和围裙。亨特幸灾乐祸地对他说：

“等会儿下班了你来办公室一趟。”

欧文吓得心跳都要停止了。以前在亨特这里受的气，还有今天早上伊斯顿对他说的话，一下子就涌上了心头。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手里拿着围裙，一言不发看着经理。

“为什么？出什么事了？”最后他忍不住问道。

“等你到了那儿，你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亨特说完就走出房间，离开了这里。

他一走，房间里顿时陷入了一片死寂。大家正准备离开，却又都停了手，惊讶地看着彼此，看着欧文。工人要走人的时候通常会出现在这样两种情况，一是工作还没做一半的时候，二就是毫无原因地就要走人。通常在星期一也会如此。可是今天的情况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大家对此都十分生气。哈洛和菲尔波特特别生气。

“要真是这么个情况，他们可是没有权利这样做的！他们应该一个小时之前就通知我们。”

“那是必须的啊！”菲尔波特气得瞪大了眼睛。”要是我的话，我就不会去！你听我的，弗兰克去把自己的工作时间记到六点，好赚回来点。”

所有人都加入到了这义愤填膺地反抗之中。但是，这个所有人却不包括克拉斯和斯莱姆。后来，他们两个也不在厨房。他们去后厨拿走了自己的东西，他们只发表了一个意味深长地眼神，什么也没说。

欧文这时已经回过神来了，变得泰然自若。他把自己的工具装好，又把自己的工装和围裙装进工具包里，打算晚上一起带回去。可是他想了想又决定不那么做了。毕竟他会不会被开除还不一定呢。也许他们是要给他安排其他工作呢？

工人们一起出了门。一些人沿路走了，还有一些人走到镇子上以后就和大家分开了。克拉斯、索金斯和邦迪，还有菲尔波特一起去了”板球纹章”喝酒。纽曼一个人走了。斯莱姆今天晚上打算去看伊斯顿家的卧室。欧文直接去了办公室。

第十一章
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

拉什顿公司的房产坐落在马格斯镇的一条中心街道上，是那种带有平板玻璃窗的双开门店铺。这家店一直延伸到后面一条狭小的巷子里。店铺的前面堆满了墙帷、墙饰花边，还有一些展示浮雕墙和天花板装饰的图样，一盒盒刷子，一罐罐清漆和珐琅之类的东西。

办公室在后面，与其他店铺有中间有毛玻璃隔着。这间办公室两扇门，一扇在分隔区，从这里可以走到前面的店铺去；另一扇在窗户边，从这里可以通向后面的街道。后窗下半边有一块大玻璃板，白底上面用黑漆喷着“拉什顿公司”几个大字。

欧文站在窗户外面，等了一两秒才敲门。办公室灯火通明。他刚一敲门，亨特就开了，欧文进了屋里。

拉什顿正坐在办公桌前，一边抽着烟，一边看着面前几封信。他背后是一幅没有装裱的画，有半张平光纸那么大，上面画的是一幢建筑的内部结构。办公室的另一张书桌，或者说是桌子前，还坐着一个年轻女人。她正在一本帐簿上写着什么。她身边还放在一个打字机。

欧文走进来后，拉什顿淡漠地看了他一眼后，就再也没有注意过他。

“你等一下，”亨特对他说。他和拉什顿低声说了会话以后，这人就戴上自己的帽子出了办公室，通过隔板上的那扇门直接去了前面店里。

欧文站在那儿等拉什顿说话。他很好奇亨特为什么走了。他突然有一种开门叫住他的冲动。他已经下定决心，他一定要向拉什顿解释，他可不想没原由地就被开除，他不服。

看完信以后，拉什顿抬起了头，舒服地靠在椅子里吐了一个烟圈，好像一个孩子那样，用一种友善宽容地语气说：

“听说你手艺不错啊？”

他的话让欧文很吃惊，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

“你明白我的意思，”拉什顿接着说，“装饰的活儿。你的一些图样还在这儿挂着呢。”

他注意到了欧文的尴尬，这让他很满意。他想，一个像他这样的人物肯跟他说话，这个年轻人定是受宠若惊。

拉什顿现年五十，长着淡灰色的眼睛，金色的头发和胡子，脸色灰白。他个子很高，大概有五英尺十英寸，不过身材却很难看。虽说不肥，但是也胖了些，可是身体却很健康。他一定是吃得好生活好吧。他穿的是灰色诺福克西服，质量很好，很合身。他还穿着一双深棕色的靴子，羊毛袜子一直裹到膝盖。

他是那种很看重自己的男人，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种自负与傲慢，总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人物。其实，但凡是有点幽默感的人，只要看到他一定会觉得很搞笑。

“是的，”欧文回答道，“我能做不少这类的活儿呢，不过我还不够专业，不像那些专业工人那样做得又快又好。”

“不，当然不是这样了，我觉得你完全可以胜任这方面的工作。其实主要就是‘洞穴’别墅的客厅，斯威特先生对我说到了这个。以

前他在巴黎时间曾经见过一间房，他就看中了那个。那里的墙和天花板上没有贴墙纸，而是刷的油漆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要做成那种日式的，镶上板子，然后绘上或手工漆上花纹。这是照片。”

说着，他就把照片递给了欧文。上面是一间房，它的墙和天花板都装成了摩尔式风格。

“一开始，斯威特先生想从伦敦请一个公司来做，但是花费太高，他又放弃了。要是你能做，那他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我想，我应该能说服他让我们来做这个。但是，要是费用太高恐怕也不成。他只想在墙顶装一条饰带，然后再照常把墙纸贴上就行了。”

这话并不是真的。拉什顿会这么说，是怕欧文向他多要钱。可是实际上，斯威特无论如何都要把房子装成那样，并且已经打算从伦敦请装修队来了。他勉强同意先让拉什顿公司做一张估价单给他，因为他怕他们做不出让他满意的结果。

欧文仔细地看着照片。

“你能把房间装成这样吗？

“我想我可以的。”欧文回答说。

“那好。你要知道，我并不想让你开了个头最后却干不下去。你到底能不能做？”

拉什顿很肯定欧文干得了。他非常想让他去干，但是他却不想让他知道自己的心思。他希望能给欧文留下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他不在乎他到底干不干得了。说实在的，他想让欧文觉得，他这是给他找了个好活，是给了他一个恩惠。

“我先跟你说我能干什么吧。”欧文说，“我可以先给你画一张水粉草图。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那我就能把它做出来，不过需要多少时间我要想一下才能告诉你。”

拉什顿好像在考虑。欧文站在那儿看着照片，他越来越希望自己能干这个活。

拉什顿疑惑地摇了摇头。

“要你需要很长时间做草图，而斯威特却看不上你的设计了，那我岂不是无钱可赚吗？”

“嗯，那我们就这么着吧，我每天晚上回家把草图画了，要是最后成了的话，那我就跟你算算大概要多少时间，要是不行的话，我就不算时间了。”

拉什顿的眼睛瞬间就放亮了。“那好，就这么办吧。”他好声好气地说。“但是，你无论如何都不要做的太精细了。我都跟你说了，斯威特可不想在这上面花太多钱。这要是花钱太多了还不如不做。”

拉什顿很了解欧文，他一定会不辞劳苦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他知道，他一旦开始做这个就绝不会为了赶工时草草了事，所以拉什顿才不着急让他赶快干完。他想要的，只不过是让欧文从一开始就觉得他不能做得太慢了。拉什顿是务必要保证自己能从这项工程里获益的。拉什顿是个聪明的人，他具备了一个成功商人应有的性格。换句话说，他其实就和一头猪差不多，极度自私。

但是，其他人却没有权利责备他的自私。因为生活在现行体系下的人多多少少都是自私的。人们必须自私点：这是社会体系的要求。人们要么就自私点，要么就得挨饿，就得穿得破衣烂衫，最终不知道死在哪个臭水沟里。越是自私的人，生活得就越好。在这“生活的战

场”上，只有那些自私狡猾的人才能活下来，其他人都会被打倒，被他人踩在脚下。没有人能会因为自私而受到责备，他只是为了自保而已。要么去伤人，要么被人伤。而最应受到谴责的，是整个社会体系，而究竟是谁希望这样的体系天长地久，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那你什么时候能把图画好呢？”拉什顿问他，“今晚行吗？”

“恐怕不行，”听到这么一个蠢问题，欧文特别想笑。“我得先想想。”

“那你什么时候能画好？今天是周一，周三早上行吗？”

欧文犹豫了。

“我们不想让他等太长时间，要不他就不会再有这个想法了。”

“好吧，那就周五早上吧。”欧文决定，要是有必要的话，他就是通宵也要把图作出来。

拉什顿摇摇头。

“你就不能早点做完吗？我怕斯威特等的时间长了，我们就接不了这个活了。”

“我没有那么多空闲时间，快不了。”欧文脸红了，“要是你明天早上能让我在家，而且还按工作时间给我算工资的话，我周三就能准时回来上班，周四早上就能把图交给你了。”

“好，没问题。”拉什顿说完又看自己的信去了。

这天晚上，等妻子和孩子睡觉以后，欧文爬起来坐在客厅里，一面翻着以前的装饰杂志，一面浏览着其他书里的摩尔式装修图样，还用铅笔画了一个草图。

他其实没打算要做出点什么，但是必须要去想。可是他后来去却画出了一个大概图样。最后，他上床睡觉去了。但是躺了很久也没睡着。他想象着自己就在“洞穴”别墅的客厅。首先，屋里那个难看的石膏顶花必得先弄走，那上面的裂缝里满是发旧的白灰。屋檐还好，万幸的是它的样式很简单，除了中间有个洞以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等天花板和墙都处理好以后，就要进行装饰。墙上的壁板和拱形架可以漆上图案或者花样，门板也可以进行同样的处理。为了保证与其他部分相协调，门框和窗框也得漆成彩色金色；檐口上的拱线也可以涂成暗黄色，再以其他鲜艳的颜色做配饰。不过金色与黄色不怎么搭配，这两种颜色不怎么好区分。不过一些小拱线倒是可以用金色。天花板上可以镶一块大的板子，漆成金色或其他颜色，周围再加上点宽边。同时再用窄边把中间板与宽花边区别开，再做一圈宽一点的花边围在外面，把它放在天花板与檐口的交接除处。这些花边都要涂成彩色或金色。决定给哪一部分镀金的时候一定得格外小心，因为大面积的金箔很容易让人觉得太炫或者太没品味，而只加一些金线又没什么效果，尤其是把它们放在采光不太好的平面上。欧文一步一步地想着应该怎么做，总是要先向前看一步，直到把整个公寓都变得焕然一新。不过，他计划这项工程的时候，开心归开心，却还是害怕这样的工程根本就没办法进行。

欧文从来都没有想过，他自己能从其中获得什么。他只是想去做这个工作，满脑子都是想法，都想着如何把它做成，至于利益问题，已经被排除在外了。

虽然欧文不去想利益问题，拉什顿却不行。他满脑子都是钱。事实上，那也是拉什顿唯一能想到的事儿。这项工程究竟能赚多少钱呢？这正是应了一句老话：工人工作靠双手，老板工作靠大脑。

第十二章
房屋出租

还记得工人们分头走之后，欧文去了办公室见拉什顿，其他人也各回各家。当时，伊斯顿和斯莱姆一起走了。

白天的时候，伊斯顿找了个机会对他说起了自家卧室要出租的事。斯莱姆正想搬离自己正租住的地方，于是他就告诉伊斯顿，虽然他已经选定了其他地方，但是还是会去看看他家的卧室。在伊斯顿的建议下，两人决定今天晚上一起回去。前面已经说过，斯莱姆能先来看看这个地方，要是他觉得，这里没有他看的其他地方好，也没什么。

露丝勉强把房间布置了一下。其中有一些家具还是她从二手家具店里赊来的。具体是怎么布置的，伊斯顿也不清楚，只知道已经布置好了。

“这就是我家。”伊斯顿说。两人进门以后，大门的铰链吱嘎作响，然后砰地一声关上了。

露丝刚把孩子哄睡着。两人进来的时候她就站在那儿。看到他俩进来，她连忙系紧了自己的胸衣。

“嗨，我带来了一位绅士来看你。”伊斯顿说。

虽然露丝知道他正在找房客，但是却没想到他这么突然地就把人带到家里来了。他都还没来得及告诉提前自己呢。今天是周一，她一整天都在忙。她想，自己现在一定是灰头土脸的吧。一头褐色的长发

在她的脑后松松垮垮地盘着。当这个年轻人看向她的时候，她禁不住红了脸。

伊斯顿跟她介绍说他叫斯莱姆，还说他对房间很满意。那房租呢？

他只是租用房间吗？还是他还想在家里吃饭？露丝问道。

斯莱姆暗示说他也想在这里吃饭。

这样一来，她觉得每周十二先令正合适。露丝相信这样的价格也是正常的。当然这只是她的希望而已，要是他还需要缝衣服，她也可以帮忙。

斯莱姆对房租也很满意，觉得这跟露丝说的一样，是合理价格。他说自己会把房租下来、不过，他现在的房子要周六才到期。所以他周六晚上会把自己箱子带过来。

斯莱姆走了以后，伊斯顿和露丝静默无言地站在那里看着对方。自从有了租房的想法，两人都急着赶快把这件事办成。现在事情变办成了，他们却觉得不满足不开心了，就好像是突然经历了什么不可挽回的不幸一样。那一刻，他们忽然好像把生活中所有的黑暗都忘记了。那一刻，他们所能想到的，不是生活中的艰辛时光，也不是贫困。一想到将来会有一个陌生人与他们共享自己的家，所有的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对露丝而言，她觉得，过去一年的快乐时光好像就这样结束了，再也找不回来了。她好像看到，这个入侵他们生活的人以后就要变成这里的常客，会侵占他们所有的东西，侵入他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一想到这里，她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厌烦与不安。当然了，在此之前这些东西他们都很清楚，但是不知道怎么的，只有这一刻，这种感觉才让人如此讨厌。当伊斯顿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无缘

无故地讨厌起了斯莱姆，就好像是他强迫了自己，违背了自己的意愿一样。

“真该死！”他想，“我真希望自己没有带他来这儿。”

露丝看上去也没有比他高兴多少。

“那你对他有什么看法？”他问露丝。

“我想他应该是个好人吧。”

“要我说，我希望他压根儿就没来这里。”伊斯顿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露丝沮丧地说，“我根本就不喜欢他。他一进来我就反感他了。”

“那我明天就回绝了他吧。我就跟他说，我们不希望自己的朋友来家里和我们一起住。”

“好。那样的话也比找其他借口容易多了。”露丝说。

这样想以后，露丝觉得，压在自己心口的大石头好像一下子被移走了。可是下一秒她又想起了自己当初想把房子租出去的原因，她哭丧着脸说：

“可是我们要是再这样下去，就太蠢了，亲爱的。我们一定得把房子租出去，不管是给他还是租给别人。我们得好好利用这间房啊。”

伊斯顿背对着炉火，发愁地看着她。

“是啊，我们也只能这么办了，要是我们受不了，就只能放弃现在的房子，再租两间小屋，或者是一个小公寓，只要我们找得到。”

虽这两个办法都不太理想，可是露丝同意了。毕竟这点不怎么让人开心的生活变化还是有它好的一面的。自从下决心的这一刻开始，他们两人之间的爱似乎更加坚固了呢。他们很后悔自己直到现在一刻才懂得，两个人有独处的空间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可是现在这美好的时光却只剩一个星期了。这次，他们终于懂得了“当下”的价值，而在此之前，他们却从未察觉其魅力。

第十三章
苦役与死亡

和拉什顿见面后的第二天，也就是周二，欧文在家画图。虽然一天之内他没有画完，可是进展还不错。他觉得到明天吃晚饭的时候就能画完了。他今天一直没有去上班。直到周三那天吃完早饭以后他才过去。欧文缺席，工人们都以为他被开除了。后来，亨特又带了一个新人过来，这更让大家有了这样的想法。早上七点十五，亨特来了，正好看到菲尔波特抽烟。

吃早饭的时候，菲尔波特跟克拉斯聊到了亨特。菲尔波特问他：

“他今天早上心情怎么样啊，鲍勃？”

“他今天没有发脾气，心情好得不得了。”

“那他是不是也挺高兴的？”哈洛问。

“是啊，他还跟我打招呼了呢。”纽曼说。

“他也跟我打招呼了，还去客厅转了转。还问我，伊斯顿啊，你已经来这一年了吧。他今天真是平易近人啊。我就说，‘是的，先生。’‘好，好。你尽快把这里弄好啊，我们可没多少时间了，别在这个地方耽误。随便抹抹就行了。’”

“他好像真是碰到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呢。可能是又有人要出殡了，他接到新工程了吧。遇见这事儿他就开心地不得了。”

“他巴不得这里爆发一场流行病呢，像天花、流感和痢疾什么的。除了这事儿，大概也没什么能让他高兴的了。”菲尔波特说。

“没错。你还记不记得，他上次心情好还是去年夏天的时候，当时好像正好爆发了猩红热。”哈洛说。

“对啊，哈哈。”克拉斯笑了。“我记得，我们一周之内参加了六个孩子的葬礼。那个老煞星高兴得跟什么一样。要是往常，这个时候没有人买棺材。冬天他才能在大赚一笔。”

“不过，今天冬天好像没有那么多。反正目前是这样。”哈洛说。

“只是没以前多而已，但是我们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从十二月开始，每周都会碰上一场。这样的情况已经不算差啦。”克拉斯说。

克拉斯对拉什顿公司的殡葬部很有兴趣。他经常接到漆棺材的活计，或者把棺材送到客户家里，或者出殡，有时还能当扶灵人。这个活的工资可比漆棺材高多了。

“现在没有什么丧葬活的。亨特今天高兴，大概是因为看到欧文完蛋了吧。”克拉斯又说。

“可能跟这个事儿有关。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们不应该这么对待工人。怎么能恶意刁难别人再把他赶走呢？”

“真该死！”菲尔波特说，“我承认欧文有时候是挺让人讨厌的，特别是说到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也挺乐于助人，工作也干得不错。”

“那个老煞星今天早上什么也没说吧？”伊斯顿问。

“嗯，我希望欧文不要觉得是我在亨特面前说了他什么才好。那天晚上亨特走了以后，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他其实完全不用觉得我跟这事有什么关系。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就是再不帮人，也不会在后面说人坏话。”

听他这么说，其他人突然偷偷地交换了个眼神。哈洛突然笑了起来，但是他什么也没说。

菲尔波特注意到，这个新来的人没有喝茶，于是他就叫伯特用欧文的杯子给他倒了一杯。

其实，大家都猜错了亨特高兴的原因。欧文根本没有被开除，也没有人死去。亨特雇用新人是因为他想找跟纽曼一样工资低的人。现在失业人口有的是。马格斯镇工人的工资一般是一个小时七便士，但是纽曼的工资却是一个小时六个半便士。其他工人并不知道他的工资比大家的要低。他没跟别人说过这个。纽曼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个工资最低的。亨特今天早上带过来的这个人本来也不打算对别人说自己的工资，可是，他知道了别人的工资以后又不这么想了。

八点半早上，欧文来了。一看到他，大家纷纷猜测那天办公室里究竟发生发什么。克拉斯脸上现出一种掩不住的失望。不过，其他人却很高兴。

“可是这说话的方式也太让人难以接受了。”哈洛说。他指的是周一晚上亨特来时的说话的方式。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人，要是长四条退，简直就是一头猪。除了哼哼，你还指望猪说什么？”菲尔波特说。

整个早上伊斯顿和欧文都在客厅忙活。伊斯顿问他：

“我有间房子想租出去，这事我跟你说过吧，弗兰克？”

“嗯，说过。”

“我把它租给斯莱姆了。我觉得他是个正派人。你觉得的？”

“嗯，我也觉得也是。我对他不是很了解。”欧文犹犹豫豫地回答。

“说得也是。要是我们自己租得起，我们就自己租整个房子了。可是现在工作太难找啦。我算了算去年赚的钱，你觉得，房租一周多少全适？”

“谁知道呢。你打算要多少？”欧文说。

“大概十八先令吧。”

“嗯，我觉得可以。”欧文并不喜欢斯莱姆，可他又不知道他到底哪里不好。

两人静静地忙了一会，欧文突然说：

“现在很多人生活境况都不好。和他们比起来，我们算是富人了。他们受的苦可不是一星半点。和他们比起来，我们算是生活的相当奢侈了。你说是不是？”

“是啊。我们真得应该觉得庆幸。我们应该想想，我们自己多幸运，还能在这儿工作，现在可是有不少人无事可做呢。”

“是啊，我们够幸运的了。虽然我们的境况也很凄惨，穷得不行，可是我们真该庆幸自己还没饿死。”

欧文正忙着漆门，伊斯顿在弄壁脚板。这两个活都没有什么噪音，所以两个人还能轻松地聊聊天。

“你觉不觉得，我们以后就一直这么没骨气地活下去好像也不错？”

“不觉得，一点也不觉得。”伊斯顿说，“现在情况的确好了一点儿。这一行也不总那么不景气了。你应该也记得，几年前，工作比现在还少，我们一天得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一周下来，我都要累垮了。一到周末我就想在床上瘫上一整天。”

“其实，我们应该看看，能不能有什么法子，让我们能过上好日子。别再像这样，要么累死，要么饿死。你不觉得，这样做很值得吗？”

“可是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办啊。要是那些有钱人都不往外花钱，像我们这样的人还怎么赚钱呢？我们还有钱赚吗？”

欧文好奇地看着伊斯顿。

“你今年有二十六了吧。这也就是说，你最多还能活三十年。当然了，要是你吃得好穿得暖，每天不加班，那你完全有可能再活个五六十年。可是我们都说自己最多再活三十年。这样的话，你还打算继续忍受我们现在的生活状况，再活三十年就了事吗？”

伊斯顿没有回答他。

“要是你一不小心触犯了法，那你可能从下周起，被罚做十年的苦役。这个时候，你肯定觉得自己命不好。你还是有可能欢天喜地地接受另一个惩罚，那就是先让你干三十年的苦力再去死。”

伊斯顿还是一声不响地弄着壁脚板。

欧文又用刷子沾了一下油漆，开始涂下面的门板。他一边涂，一边说：“等哪天没了工作，你就只坐等饿死了，要么就得背债，像现

在这样。工作这么少，你忍饥挨饿。在你所谓的好时候，你一天得工作十二到十四个小时。要是你够幸运，还有可能干通宵。那些加班加点赚来的钱，你就得拿去还债。这样的话，等到下次再失业了，你还能借到钱。”

伊斯顿往壁脚板的裂缝里抹了把泥灰。

“要是一直这样生活，你肯定要不了二十年就死了。要是身体好一点，一直干到再也干不动的时候，你就会被扔到监狱里去，下半辈子就得活得跟个囚犯一样了。”

把裂缝补好以后，伊斯顿接着给壁脚板上漆。

“要是再立条法律，规定所有工人，不管是男是女，只要一到五十岁，都要被闷死，绞死，要不就送到毒气室毒死，那你不肯定二活不说就开始反抗了。可是你现在乖乖地任由自己慢慢饿死，超负荷工作，没有衣服鞋子。就算你生病了得去治疗，得躺着休息的时候，他们也要硬把你拖出去，让你干活。”

伊斯顿依然没有接欧文的话。他知道欧文说的都是真的，但是他有很强的虚荣心。对自己的贫困他一直藏着掖着，装作实际情况还不错的样子。现在他脚上还穿着露丝从二手商店给他买的旧靴子。哈洛看到了就问起了鞋子的事。他告诉他，这是他多年以前的旧靴子，迫不得已他才穿。听别人说他，伊斯顿很生气。欧文察觉到了他的愤怒，可是他并没有就此停下。

“除非现在的社会体系发生改变，这也是我们都希望看到的事情。然而，你却在维护现行的社会体系，你这是在助纣为虐！”

“我怎么助纣为虐了？”伊斯顿反驳说。

“你不去寻求改变之法，不去帮助那些想要改变它的人。即使你不关心自己的命运，你也不能对孩子们未来无动于衷，你要对孩子们负责。每一个不努力让未来更美好的人，都是在为现行的系统出力，都是在助纣为虐！他们是自己孩子的敌人。这件事并不存在中立问题，我们要么就帮忙改变，要么就阻止变革的发生。”

欧文打开房门，正准备粉刷门缝。伯特出现在了走廊上。

“注意！”他说，“老煞星出现了，马上就到这儿了。”

听到亨特要来，伊斯顿一般是很不高兴的，但是今天伯特的话让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得到了解脱一般。

“我说，”伯特对欧文耳语道。“有什么事儿……我的意思是，要是你有什么活要干，你能不能把我也带上？”

“当然没问题啦，孩子。”欧文说。于是伯特连忙去提醒其他人了。

亨特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人发现了。他悄悄溜进房子里，悄无声息地从一个房间去了另一个房间，鬼鬼祟祟地看着各个角落。透过门缝，锁眼往里面看。看到大家都在努力工作，亨特高兴极了。可是，当他来到纽曼的房间，看到他的工作进度，他不满起来。纽曼仔仔细细地干着，并不像平常那样糊弄了事。所以，他的活没做完。

“纽曼，活可不是你这么干的。”亨特吼了他一句。“你得赶快干完，不然你就走人吧。要是你自己不快点，我就再找找看。你七点就在这屋里干了，到现在了你丫的还没干完！”

纽曼嘟囔着说，马上就干完啦。亨特转身上了阁楼。那是索金斯的地盘。他正在那儿忙活着。哈洛已经离开阁楼干别的去了，那里现在只有索金斯一个人。他现在就跟个疯了一样，拼命地干活，速度很

快。他不光把窗扇粉刷了，而且把玻璃也清理了。弄把壁脚板的时候，他还弄完了一部分地板。有的地方已弄好了一英寸，有的地方是半英寸。

他粉刷的颜色是沉闷的土褐色。新粉刷的门板看上去简直就像一条灯芯绒裤。每一块门板的角落都有油漆滴下来，好像连门都因装饰艺术的衰落而哭泣。可是，这些“眼泪”并没有引起亨特的同情，就连那个绒裤似的门板也没能引起他的同情。他就好像没看到这一切一样。他眼里只有工人们完成了多少工作。看到了这个人干了这么多活，再想想他只花了每个小时五便士的工资，亨特高兴极了。这个时候，他千万不能让索金斯知道自己很满意，所以他说：

“我不想让你在这方面花这么多功夫。你知道的，索金斯。你就把这抹抹就行了，快点把这里弄完。”

“好的，先生。”索金斯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亨特又下楼去了。

“哈洛去哪儿了？”他问菲尔波特。”他刚才还在这儿呢。”

“他下楼了，先生，去后面了。”乔伸出大拇指向后指了指，朝亨特眨了眨眼。”他马上就回来了。”说话间，哈洛就上楼了。

“呃，擅自离岗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可以在工作时间发生。你也知道的，”亨特朝哈洛咆哮说，”等到吃午饭的时候你有的是时间。”

亨特又去了客厅。伊斯顿和欧文还在刷漆。亨特站在那里，心里默默地衡量着两个人的工作质量，还把他们的和索金斯的做了个对比。亨特并不是油漆工，而是个木匠，他根本就看不出来他们工作质量上的什么不同。对他来说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刷漆。

“要是我能多找找像索金斯这样的便宜工人，说不定我能赚的更多。”看了一会，亨特默默地离开了。走的时候，他满脑子都是这样的想法。

第十四章
三个孩子和脑力劳动的工资

晚餐时间到了，欧文却独自留在客厅，默默地拿出铅笔和本子画起了草图，还做了一番测量。这天晚下收工以后，他没有像平常一样直接回家，而是去了免费图书馆，想找找有关摩尔装饰的资料。虽然这个图书馆又小又破，但是他还是找到了一些图样。欧文把它们画了下来。在里面待一个小时之后，欧文回家了。回去的路上，他遇见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长得很像。两个孩子站在甜品店门口，看着橱窗里的甜品。他们是查利·林登和埃尔希·林登。走到他们跟前的时候，欧文还和他们打了声招呼。两个孩子正在争论这什么。看到欧文过来，他们要他过来评评理。

“先生，你说我们应该买什么好呢？是太妃糖好呢？还是那种有奖的小糖包好呢？”

“要是我的话，我一定买那种有奖的糖。”欧文毫不犹豫地说。

“看吧！我就说嘛！”埃希尔一脸胜利的骄傲。

“得了吧，我才不在乎呢。我就要买太妃糖。”查利固执地说。

“你们两个没有决定要买哪一个吗？”

“不，不是的。”埃希尔说，“我们只是在想，要是我们有钱的话，我们要买哪一个？可是我们并没有钱。”

“哦，我明白了。我有钱。”说着，欧文从口袋里掏出两个半便士的硬币，一人给了他们一个。两个孩子拿着硬币，立刻跑去买了太妃糖和有奖糖包。等他们两个出来以后，欧文和他们一起直上了回家的路。他们正好是一路的，两人还要经过欧文家。

“你们的爷爷找到活干了吗？”他问两个人。

“没有。他还在找。”查利说。

欧文到家以后，他邀请两个孩子到家吃点东西。两个孩子就跟他进去了。小弗兰克看到他们非常开心。诺拉给了他们三个拿一些自制小蛋糕。弗兰克和两个孩子玩起了玩具。那只古灵精怪的小猫是最让人高兴。它一会儿在小铁路上跳来跳去，一会儿又在油布上来回跳。在墙角和沙发间玩起了躲猫猫。孩子们被它逗地哈哈大笑。不一会儿，孩子们大吼大叫起来了，诺拉赶紧打断了他们，以免楼下的人来找麻烦。

埃希尔和查利不能在这里久留，不然妈妈一定会担心他们的。不过，他们保证以后还来找弗兰克玩。

“下个星期主日学校会给我发奖，”埃希尔临走之前说。

“学校为什么要奖励你呀？”诺拉问她。

“因为我学习好。我已经把《马太福音》第一章学完啦。我一个错误也没有出。所以老师说下个星期天她要奖励我一本书。”

“我也有一本，半年前老师就奖给我啦。是不是，埃希尔？”查利说。

“嗯！弗兰克，主日学校奖励你了吗？”埃希尔问。

“我没上过主日学校。”

“你从来没有去过吗？”查利很惊讶。

“从来没有。爸爸说，我平时念书的时间已经很多啦，不用再上主日学校。”弗兰克说。

“你应该去啊！”查利有些着急，“这跟平时上学完全不一样。夏天的时候我们有活动，还有奖品，有的时候还能看神奇的幻灯片呢。那里棒极了。”

弗兰克问妈妈：“我能去吗，妈妈？”

“能，要是你想去的话，当然可以去了。”

“但是我不认识路呀？”

“那里离你家不远，”查利说，“我们去的时候还从你家经过呢。星期天我来叫你一起吧。”

“它就在杜克街。就是那个神光教堂。”埃希尔说，“三点开始。”

“好的，我让弗兰克两点四十五就开始准备。”诺拉说，“你们现在得回家啦。你们喜欢这些蛋糕吗？”

“喜欢。谢谢你。”埃希尔说。

“它们很好吃。”查利说。

“你们的妈妈也会给你们做小蛋糕吗？”

“她以前给我们做过，可是现在她太忙啦，忙着做衬衫，做这做那的。”埃希尔说。

“我想着她也没有时间做。”诺拉说。“我给你们打包一点吧，你们明天吃。你应该拿得了吧，查利？”

“还是我来拿吧。”埃希尔说，“查利太不小心了，他肯定会把它们弄掉的。”

“我才没有你那么不小心！”查利不满地叫道。“你忘了，上次走到泥地的时候，你还把黄油给撒了呢。”

“那才不是因为我粗心，是意外！而且那也不是黄油，就是人造奶油！哼！”

最后，他们决定轮流拿着包裹。埃希尔先拿着。小弗兰克把他们送到了门口，看着他们离开。他们两个走到街上的时候，他对他们两个说：

“你要记住啊，星期天叫我！”

“好的，”查利对他喊了一句，“我们不会忘的。”

星期四那天，欧文一直在家里待到早饭以后。他如期画完了设计图。

九点，他按照约定把设计图带给拉什顿先生。他到办公室的时候，拉什顿还没有到。一个半小时以后，他才姗姗来迟。和大多数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一样，他需要比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休息更长时间。

“哦，你把草图带来了吧。”他一进来就问欧文。“你也知道，现在可没时间让你磨蹭。你把它们放下，然后干活去吧。”

拉什顿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漫不经心地看着欧文递过来的草图。那是一张24×18英寸的图纸，草图是用铅笔画的，还有一部分已经上了颜色。

“这是天花板的设计图，”欧文说。“要想上色还得花点时间。”

拉什顿对此漠不关心。他把草图放下，又接过了欧文递给他的另一张图纸。

“这是大墙的设计。这样的设计也可以用在其他的墙上。这一个上面还有门和窗户下在面的板。”

对于这些图，拉什顿什么也没说。他心不在焉地一张一张翻着，然后放下了。他问欧文：

“要是施工的话，你多长时间才能完成？”

“大概三周吧，也就是150个小时。不过这只中装饰的时间。当然了，墙和天花板得先粉刷，要刷三层白漆。”

拉什顿扯下一张纸，写了个字条。

“行，你现在可以走了，我去问问斯威特先生的意见。”过一会儿他对欧文说。“然后再跟他说说费用问题。要是他决定采用的话，我会跟你说的。”

拉什顿把草图放在一边，好像有什么要事要忙。他打开桌子上的一封信。他的意图很明显，事情已经说完了，欧文该出去了。可是，

欧文并没有出去，他还有事跟他说。这些事是拉什顿报价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

“我想要一个帮手，”欧文说，“我偶尔需要人手帮忙，找个孩子一就行了。而且我还需要一些金箔，大概得十五贴。”

“你用金漆不就行了吗？”

“恐怕不行。”

“还有别的事儿吗？”拉什顿已经写完了字条。

“还需要一些画纸，我得画还有一些工程制图。装饰用的油漆不需要太多。”

欧文走了以后，拉什顿马上就拿起了图纸，仔细地看起来。

“画得挺好的，”拉什顿说。“这些都挺好的。要是他能按着这个来墙和天花板的话，谁都不会有意见的。”

“让我想想，”拉什顿说，“他说得三个星期才能完成，但是他干活太着急了，时间一定是算少了。我给按一个月算。这也就是两百个小时。两百小时，每个小时八便士，那总共得多少钱？而且他还要一个帮手。这样的话，时间就减少一半，一百个小时，每个小时六便士。”

他拿起了桌子上的计算手册。

“工资：九英镑七先令零六便士；材料：金泊十五片，大概一英镑。画纸颜料一英镑。另外那个男孩的工资呢。他现在还没有拿过工资呢，先不说他了。再有就是准备工作的开支了。那里可是需要三层白涂料啊。真希望亨特在这儿，说不定他还能给我出出主意呢。”

说曹操，曹操到。就在这时，亨特走进了办公室。他跟拉什顿说，房间刷三层漆大概需要三英镑五先令。经过两人的精打细算，他们得出这个工程，连油漆带装饰，总共需要十五英镑。

“行，我们可以收斯威特四十五英镑，”拉什顿说。“你也知道，这不是普通的工程。要是他在伦敦找公司来做，最少得多拿一半的钱。”

决定好以后，拉什顿给斯威特的商业中心去了个电话，问问斯威特在不在。找到他以后，拉什顿把设计图卷了起来，把他们带到了斯威特的办公室。

世间有人依靠双手，有人依靠大脑。要是那些脑力劳动者都罢了工，这可就是世间最可怕的灾难，也是全人类的灾难。

第十五章
不配拥有的人和上下两块磨石

那天早上，亨特又找了三个油漆工。邦迪和另外两个工人正忙着铺设新的排水管；几个木匠也来帮忙了，还来了几个水暖工。晚饭的时候，厨房里的人特别多，显得有点拥挤。克拉斯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周一的时候给伊斯顿看过的那张剪报拿出来，可是他的等待却落了空。这个星期没人在吃饭的时候谈政治。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欧文现在满脑子都是客厅怎么装修设计，没心思管其他的，而剩下的人呢，他们巴不得不说这个让人烦恼的话题哩。结果，克拉斯对这点东西也没了兴趣。可是他却还自信地认为，总有一天，他一定能依靠着报纸上这一点东西赢了欧文。期间，他好几次想把话题扯到这个方面了，结果都失败了。

晚饭时间，大家七嘴八舌地谈天说地。哈洛说自己在楼上的一间卧室里发现了一窝虫子。大家就聊起了有关虫子的奇闻异事，还说到了被虫蛀的房子。菲尔波特想起来，自己以前在温德利的一幢房子里干过活。生活在那幢房子里的人简直脏得不成样子。屋子里没有什么家具，就连床架也没有，地上只有一个破床垫和一些破布。他说，这些破烂不堪的床垫还会在各屋子里移动呢。屋子里到处都是跳蚤。要是你把报纸铺在地上，还能听到它们在上面跳动的声音呢。只要你进门，身上立马就能沾满跳蚤！在那儿干活的那几天，菲尔波特都觉得自己瘦了好几镑。收工回家的时候，街上的大人小孩见了他都以为他生病了呢。看到他走过来，就躲得远远的。

其他人也在说。通常是四五个人一齐扯着嗓子喊。每个人讲的东西都不一样。一开始，大家说的都是自己工作上的事儿，后来，发现

没人听以后，他们又去找那些愿意听人说话的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怪事儿。有时候，话说到一半，引起了别人的共鸣，让他们也想起了自己类似的经历，于是，不等别人说完，听的人马上就接茬了。大家都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怕事儿津津乐道，根本就不管别人在说什么。在这样的比赛中，赢了的总是那些说话嗓音最大的。不过有时候嗓门小的人也能赢，只要他不停地重复，直到大家都听到就行了。

巴林顿话少，很适合当听众。他现在正被几个人连番轰炸。每个人跟他说的事都不一样。有个人坐在墙角边一个倒立着的桶上，嘴一开一合地，显然是在说着什么，可惜并没有人注意到他。

等这一阵喧哗过去以后，哈洛想起了件事儿。说是有一家人把房子弄得脏得不像话，于是房东就把他们赶了出去，还请了装修队来装修。于是那家的男主人就自杀了。当时家里只的他和妻子，还有十七岁的女儿。他们三个常常喝得昏天黑地的。那家的女人也确实能折腾，天天让她家姑娘去酒馆买酒，一天少说得去三回。赶到哪天男人不在家，只要你给她们来上半品脱啤酒，你让她们娘俩儿干什么都行。可是哈洛却说，那样的事儿他从来不敢想，那两个女人实在是太丑啦。

他话音刚落就引来了大家一阵嘲笑。

“你听见哈洛说什么了吗，鲍勃？”伊斯顿对克拉斯说。

“没有，他说什么了？”

“他说，有一回他本来有机会占便宜的，可他楞是没下手，因为人家太丑了。”

“呵呵，要是我，我他娘的就是闭着眼睛也会上。这样好的机会可不能让它白白溜了。”索金斯说。

“不对吧，”克拉斯大笑道。“我敢用脑袋打包票，他才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呢，他可没他自己说的那么干净。”

虽然大家都装作不相信他，可是哈洛却依然坚持自己原来的那套说辞。

“你要的可不是人家的脸，你要知道。”邦迪又给自己续了杯茶说。

“我只知道，我想要的不是我家老婆子那张脸。”克拉斯说。他哈哈大笑一声，没羞没臊地说起了自个儿昨晚上床以后和他老婆干的那点儿勾当。

这个事情让那个坐在桶上的人想起来自己几周前做过的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正在悬崖之类的顶上走着，忽然，脚下的陆地消失了，他开始往下坠。为了不让自己摔死，他就牢牢地抓住了身边的一丛草。后来，他感觉到有个樵夫正拿着棍子狠狠地打自己的脑袋，想让他把那丛该死的草放开。于是他就醒了。结果却看到自己老婆正大喊大叫地拿拳头锤他。原来，他梦里抓着的草是她的头发！

这样的故事逗得一屋子人哈哈大笑。克拉斯站起身来，走到挂着自己外套的墙钉前，从衣服兜里掏出了一张四英寸乘八英寸的卡片。这张卡片一面沾上了油漆。等回到坐位上以后，克拉斯大声地读起了卡片上的内容，还叫大家都来听听。他说这是他见过的最好的东西。这还是前天晚上在板球手酒馆的时候一个男人给他的。

克拉斯可不是个读书的好手。可是他却能把这上面所有的东西都读对了，因为他经常读这些，都已经烂熟于心了。这篇文章的题目叫“浮夸的艺术”，里面列出来了一系列的规章与定义。克拉斯每读一段，大家就发出一阵哄堂大笑。等他读完以后，这个脏兮兮的卡片就在人群中传开了。谁想亲自拿去读读就拿去。可是，等传到跟前的时

候，有几个人居然不接。他们很反感，还说这样的东西就应该扔到火里去。克拉斯没听到这句话。等别人看完以后，又把卡片装回了自己兜里。

众人传阅卡片的时候，邦迪站起身来给自己添了一杯茶。他茶杯的一边裂了好大一个缝，所以里面装不了多少水。他得不停地添个三四回。

“有人需要添茶嘛？”他问。

几个杯子罐子就传到了他手里。这些空盒子之前全都放在了地板上。地板上脏兮兮的，上面全是灰尘。于是，在用它们舀水以前，铺了一天排水管的邦迪把杯底在自己的工装裤上蹭了蹭。他总是这样，每次干活把手弄脏了，他就喜欢在自己的裤子上把手擦干静。他把杯子灌得满满的，小心翼翼地握着杯沿递给它们的主人。一路上水撒了不少，水滴顺着邦迪的手指滴了下去。等他把地上所有的杯子都递回去，地上已经撒了一层茶水。

“人们都说，上帝创造万物都是有目的的，”哈洛又说回了一开始的那个话题，”可是我却想知道，像虫子和跳蚤这样的东西有什么用。”

“当然是要教育人们学会保持卫生了。”斯莱姆说。

“这么说还真是有意思，”哈洛没理会斯莱姆的话。”他们说，所有的疾病都是这些小虫子引起的。要是上帝不制造癌症病菌或结核杆菌的话，那世上也就没有癌症或结核了。”

“这只能说明世上并没有什么上帝。”欧文说。”要是我们真的相信，整个宇宙或者世上自由生长的一切都出自上帝之手的话，那我

们也能说，他创造出那些病菌就是为了折磨他所创造出来的其他生物。”

“你他妈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东西，”克拉斯怒吼道，“伙计，举头三尺有神明，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这个世界要不是上帝创造的，那它是怎么来的呢？”斯莱姆问。

“我也不知道啊，”欧文说。”我知道我不知道。我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就是，你认为自己知道，实际上你却不知道。你觉得是上帝创造了世界，那他用了多长时间创造呢？他为什么要创造世界呢？这个上世界已经存在了多久？它最终会不会消亡呢？你说自己知道我们死后会重生，那我们死后会去哪里呢？我们又会经历什么？你认为自己什么都知道，可是你真正知道的东西并不比别人多多少。你其实什么也不知道。”

“这全是你一个人的说法。”斯莱姆说。

“要是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就会知道世界是怎样变化，怎么发展的。可是我们连世界的起源是什么都不知道。”欧文接着说。

“我是这么看的，兄弟，”菲尔波特开口了。”这一切呀，都是个谜，就是这样。”

“我可不会装作自己满脑子都是学识。再说了，满脑子知识也救不了一个人的灵魂。”斯莱姆说，”光懂没啥用，得心里清楚。我心里就清楚，自己的罪全是因为自己太冲动造成的。自从我成了基督徒以后，我就清楚了这一点，心里也得到了别人无法理解的幸福与平静。”

“荣耀，荣耀，哈利路亚！”邦迪大喊起来。众人哄堂大笑。

“基督徒也没什么，”欧文说，“你已经把自己叫做基督徒了，是不是？至于那些谁也理解不了的幸福，当然我是没法理解的。当你知道成千上万人正在地狱里受苦的时候，你幸福什么。而且我也没法理解，为什么你能在这样的情况下觉得幸福，却一点儿也羞愧。”

“呵，得了吧，等你死了你就知道了，伙计。”斯莱姆用威胁的口吻对他说。”到时候你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我才不会成那个样子呢。”哈洛说。”要是等我们生活在痛苦和贫困里这么多年，干了这么多年活，挨了这么多年饿以后，上帝还要把我们送到地狱里去火烧，那可就真他妈的不可思议了。我才不会相信呢。”

“我相信。”菲尔波特由衷地说，“等你死了，你也就完了。”

“我就说嘛，”伊斯顿说。”这些宗教上的事儿全是别人用来圈钱的把戏罢了。这事都是牧师在干，正如我们做油漆工一样，只是他们什么也不用干。工资却他妈的比我们高了一大截！

“要我说，他们就是靠着这个谋生的啊，只是他们的生活比我们好太多了。”邦迪说。

“是啊，他们活得酒足饭饱，锦衣玉食。天天除了说几回废话，什么也不干。而剩下的时间呢，他们就把赚的钱拿到那些老女人那里去逍遥。那些老太婆还真以为这都跟火灾保险一样呢。”

“这是句老话，可也是实实在在的，”那个坐在桶上的男人说。”牧师和酒馆老板可是工人阶级最大的敌人。可能他们里面也有好人，只是太少啦。”

“要是我也能在大教堂当个大教主，我就离开这家公司。”菲尔波特庄重地说。

“我也是。要是我能当个大教主，我就把自己的桶和刷子统统摔在楼梯上，告诉老煞星，让他滚。”

“我从来不会为宗教的事儿烦心。”纽曼说，“至于死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儿，那得等死了以后才知道。现在就担心这些可是太没道理了。他们跟我们说的东西，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可是我却得花上一生的时间来看这个世界。自从我结婚以后，去教堂的次数不超过十回。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了。孩子们现在也都接受了洗礼。我老婆有时候会去，孩子们也会去教堂；让他们去主日学校好歹也能学点东西。”

这番话赢得了大家的赞同。不管这话说的对不对，大家都觉得它没问题。”宗教是个教孩子的好东西。”

“我结婚以后就没有去过教堂了，”哈洛说，“有时候我也希望自己连结婚的时候也没去过那个地方。”

“我觉得一个人要信什么都是自己的事儿，”菲尔波特说，“只要你不去害人就行了。要是你看到一个不幸的穷人，能帮就帮一把。你要是没有钱，说两句好话也成啊。一个人只要把自己的活儿干好了，把自己的老婆孩子照顾好，能好好对待他人，那就行了。他就有机会上天堂了。要是真的这样的地方的话。不管他去不去教堂，他都跟那些天天啃《圣经》的基督徒一样，去天堂了。”

这些话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除了斯莱姆。他说，等他死了，站在上帝面前接受审判的时候，菲尔波特就知道自己大错特错了！

“等到了末日的时候，当你看到月亮变成了血红色，你就会哭爹喊娘地哀求上帝把那些山石都压在自己身上，把自己埋进来，好挡住耶稣的怒火。”

其他人纷纷嘲笑起他来。

“我本人就是个浸礼教会的信徒，”那人坐在桶上的男人说。这个人叫迪克・旺特里，他经常摆出一幅可恶的面孔。人们一看到他，保准能想起那些史前怪兽或者龙。

许多人都抽起烟来了，还有几个人干脆嚼起了自己的烟草。大家抽烟、嚼烟草的时候，他们还往地板上或者壁炉里吐痰。旺特里就是个喜欢嚼烟草的人。他喜欢往地板上吐痰，现在他周围已经形成了半圆形的深褐色痰圈。

“我是个浸礼会教徒！”他吼道，“你们都知道的。”

他这自我剖析顿时引得阵阵笑声。大家当然知道什么是浸礼会教徒。

“要是天堂里到处都是像亨特一样的王八蛋，那我宁愿去地狱。”伊斯顿说。

“要是老煞星也能上天堂，那他可活不了多久了。”菲尔波持说，“他一定进不了天堂。因为保不准他要去偷其他圣徒头上的珠花，要不了几个星期了就会被赶出去。”

“嗯，要是他们不让他上天堂的话，我真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哈洛假装很关心这一切的样子。”我觉得，连地狱也不一定会要他。”

“为什么不要他。只有那种该死的地方才会收他这种人。”邦迪恶狠狠地说。

“过去啊，那个地方的确是这样。可是现在啊，地狱里的魔鬼已经被赶走啦。他们还选出来了一个牧师当头头，还把地狱之火也熄灭了。”

“我听说，现在地狱都成了一个好地方了。”等众人的哄笑平息以后，哈洛接着说。”那里都有地铁和电车了呢。每条街的街角还有饮品店之类的地方。你们在那儿还能买到冰淇淋、柠檬汁，麦芽酒，还有美国酒呢。要是你愿意，还能花六便士去冰箱里坐上两个小时。”

这样的事儿他们虽然觉得很有意思，可是我们也知道，他们其实一点也不怀疑基督教的那些教义。虽然他们的父母信基督教，也在基督教学校学习过，可是他们不管是信也好，不信也好，没有一个人知道究竟什么才是基督教。那些假装自己是拿撒勒的信徒、使臣的人，他们通过欺骗别人赢得了好日子。他们太狡猾了，总能让那些容易上当的人接受他们所说的一切。他们不想让别人知道任何事情，不想让他们明白任何事情。他们只想让他们有信仰，不让他们相信知识，让他们对一切都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不让他们相信证据。多年来，哈洛和他老婆孩子就在学校，主日学校，还有大大小小的教堂接受地过基督教的教育，可现在他们对基督教一无所知！他们的确是基督徒，这一点千真万确。他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可他们却不知道这话是从哪儿来的，什么时候说的，谁写下来的，谁翻译的，或者这些话究竟有多少不同的版本。许多人对《圣经》中的内容根本就不熟悉。可是，他们却对它深信不疑。

“先别开玩笑，”菲尔波特说，“我根本就不相信还会有这样的地方。那地方一定有许多刑罚，不过我不相信，这里的火是真的。”

“没谁能说得清。”哈洛轻蔑地说。

“我相信现在的世界就是一个地狱，”克拉斯深沉地看了看周围。他这个说法得到了几个人的回应。不过，斯莱姆没说话，欧文也只是笑了笑。

“你他妈笑什么呢？”克拉斯愤愤不平地说。

“我笑是因为你说，你相信这个世界就是地狱。”

“得了，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克拉斯说。

“它的确是个地狱，”菲尔波特说。”没有什么地方比这儿更糟糕了。”

“听听，”坐在后面的那个男人说。

“我笑的就是这一点儿。”欧文说。”世界上现行的事务管理体系简直糟糕透了，还造成了许多可怕的后果，所以你才觉得这世界就像个地狱。虽然你是个保守派，可你还是会有这样的感觉。你希望现行的体系能够得以保持。可是就是这样的体系才让世界成为了地狱。”

“只要欧文在这儿，我们就不应该在晚饭时谈论政治，这真是太他妈让人恶心了。”邦迪低声说。

“别听他胡说。”菲尔波特说。”他已经安静了好几天了。”

“我们今天估计就得忍忍了，”哈洛绝望的说，“他又要开始了。”

“我可不打算忍着，我得走了。”邦迪说完把自己杯子的剩的茶喝完了。他合上空空的饭盒，把它放在了壁炉架上，就朝门口走去。

“你自己忍受去吧。”他一边走一边说。其他人纷纷笑了起来。

克拉斯正回忆着那张剪报上的内容。看到大家说起这个，他难得感到高兴。他粗声粗气地对欧文说：

“前几天，我们讨论致贫原因的时候，谁的意见你都不同意，还说大家都错了。可是你自己又说不明白致贫的原因是什么……”

“我说得清。”

“哦，当然了，你当然觉得自己知道了，还觉得自己说的是对的，别人说的都是错的。”克拉斯嘲笑他说。

“我当然知道。”欧文说。

几个工人看不惯欧文这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情。可欧文却说：

“我当然觉得自己说的是对的。凡是跟我意见不一致的，全是错的。要是我觉得他们的意见没错的话，我就跟他们保持一致了。要是我自己的看法不对，那我也不会坚持了。”

“可是我们没有必要天天为这个争论啊，”克拉斯说。“你有你的看法，我也有我的看法。所以大家各自保留自己的看法不好吗？”

他这一番话赢得了大家的认同。可是欧文却说：

“我们不可能都是对的。要是你的意见是对的，那我的就不是；我们要是不讨论这些的话，那我们拿什么发现真理呢？”

“哦，那你认为造成贫困的原因是什么？”伊斯顿问他。

“现行的社会体系——资本主义。”

“说得太好了，”克拉斯嘲笑他。这样的回答一点意思也没有。“可是你怎么知道这是体制的问题呢？”

“嗯，简单来说吧，假如几个人住在同一间屋子里——”

“又是假设！”克拉斯不满地哼了一声。

“假如他们几个都生病了，假如这幢房子很破，墙里的潮气散发不掉，房顶破烂不堪还漏水。这里没有排水系统，门和窗户也破破烂烂的，直往屋里灌风。要是你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大家身体都不好，你一定会觉得是这所房子造成的。没有哪个修补匠一定能把这所房子补好，让它变得宜居，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推倒重建。现在，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叫做金钱系统的房子里。结果呢，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却上患了一种叫贫困的疾病。现行的体系有很多问题，已经难以修补了。这里的一切都是错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它推倒了，然后换上一个全新的体系。我们必须要摆脱现在的社会体系了。”

“我怎么觉得，你就是想这样做呢，”哈洛讽刺他。“你好像是在躲避伊斯顿问的问题啊。”

“可不是嘛，”克拉斯生气地吼起来。“你为什么不回答这个该死的问题？究竟什么才是造成贫困的原因？”

“这现行的体系到底有什么问题啊？”索金斯问。

“它应该怎么改变呢？”纽曼问。

“那你他妈觉得，我们应该有个什么样的体系？”坐在后面的男人问。

“体系永远不会改变，人性就是人性，你永远也摆脱不了。”菲尔波特说。

“别说什么人性，说重点！”克拉斯吼道。“贫困究竟是什么造成的？”

“哦，对，贫困的成因！”另一个新来的人说。“我已经受够了争吵。”他站起来，准备向外走。

这个人的裤子的臀部有两块大补丁，裤脚也磨得破破烂烂的。他之前已经失业六个星期了，后来才来的拉什顿公司。大多数时间，他和他的家人都依靠他老婆当女佣的那点薪水过日子。一家人总是挨饿，有时候还得靠老婆从主家带回来的残羹剩饭。可是，他对贫困成因这个问题却一点儿也不感兴趣。

“原因有很多，”欧文说。“可是它们都只是这个社会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了摆脱贫困，我们一定要摧毁这些成因，而为了摧毁这些成因，我们必须摧毁整个社会体系。”

“那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之一就是钱。”

这一番不平凡的言论引得众人哈哈大笑。菲乐波特还说，听欧文说话简直就像在看马戏一样有意思。钱居然是造成贫困的原因！

“我觉得，是人们想要钱，所以才会有贫困。”那个屁股上打补丁的男人走到门口时说。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土地私有制。”欧文说，“是铁路、电车、煤气厂、水厂的私有制止，是工厂私有制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生产方式的私有制。商业竞争——”

“你怎么证明原因就是这些呢？”克拉斯不耐烦地说。

欧文愣住了。在他看来，这些原因都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就这样还有人看不出来。欧文惊讶极了。可是，同时他却发现，他也很难证明这一点。面对那些敌视他的人，不理解他的人，还有那些打定主意和他对着干的人，他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他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贫困，他们也不想知道。

“那好，我就跟你证明证明吧。”欧文紧张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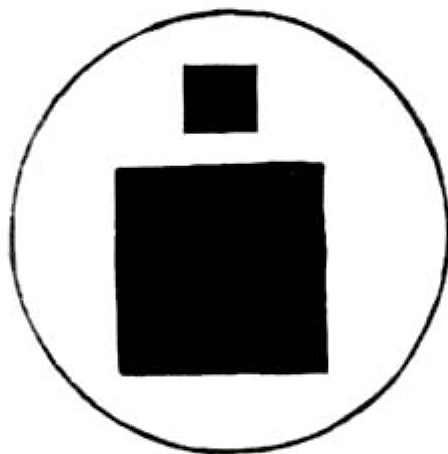
欧文拿起一截从壁炉里掉出来的木炭，跪在地上，写写画画起来。其他人纷纷朝他看去。他们的脸上有好奇，有蔑视，有傲慢。大家都认为欧文是个聪明人，这从他的工作中就能看得出来。可是，现在他好像有点疯狂了。

欧文在地上画出一个直径大概两英寸的圆圈。他又在圆圈里画了两个正方形，一大一小。他还用黑炭把这两个正方形涂黑了。

“这是什么东西？”克拉斯轻蔑地哼哼着。

“怎么，你看不出来吗？他正准备变戏法哩。”菲尔波特眨了眨眼，“用不了多久，他就能把两个方块给合并在一起了，还不让别人看出来他是怎么做到的。”

欧文画完以后，沉默了好一会儿。他不知道该怎么说出自己的想法。他已经做好了接受嘲笑的准备。欧文希望，自己压根儿就没有掺和到这事儿里来。他咬了咬牙，用紧张不安的声音犹犹豫豫地开口了：



“这个圆圈，圆圈里的空间就是现在的英格兰。”

“呵，我以前真不知道英格兰竟然是圆的，”克拉斯嘲笑他。“我只听说，地球是圆的。”

“我又没说形状，我只是打了个比方，这个圆代表英格兰。”

“哦，我知道。你还是快说吧。”

“这两个黑方块就代表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欧文接着说。“生活在这个小方块中的是那些少数人群。他们只有几千人。而那个大方块则代表剩余的人，大概有4000万。”

“我们才不是傻子呢，人数大的就是多数人，”克拉斯打断了他。

“大方块代表了大多数人，代表着他们的工作，代表着他们的收入。有的人工资高，而有人的却比别人得到的少。”

“他们都是傻瓜吗？白白给人干活，啊？”纽曼说。

“他们是应该拿一样的工资吧？是不是？你是不是觉得捡破烂的跟油漆工应该拿一样的工资？”哈洛吼道。

“这我可没说，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是怎么想贫困的原因的，仅此而已。”欧文说。

“闭嘴，哈洛！”菲尔波特说。他开始对欧文的话感兴趣起来。“我们大家总不能一起嚷嚷吧。”！

“我知道！”哈洛有些不耐烦。“可是，他现在已经花了不少时间，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别人都不是这样说话的。”

“为了保证那些人能够活下去，”欧文指着那个大方块说，“首先他们要找到地方生活。”

“行了！我可不愿意再想了。”那个坐在桶上的男人有些生气了。其他人纷纷笑了起来，还有两三个人走了出去，还轻蔑地对另一个人说：

“去他娘的原因！”

“他以为他是谁啊？学者？”

欧文越说越紧张了。

“现在，他们不能生活在空中，也不能生活在水里。这些人都是陆地生物，所以他们必须生活在陆地上。”

“你说的动物，是什么意思？”斯莱姆问他。

“人可不是动物。”克拉斯愤愤不平地说。

“对啊，我们不是动物！”哈洛说，“你随便去一家药店问问就知道了。”

“呵，我去！还是听听欧文怎么说吧。”菲尔波特说。

“他们必须生活在陆地上，所以问题就来了。在现在的体系下，大多数人并没有权力生活在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是少数人的，是那些小方块所代表的人的。要是大多数人不给他们付钱，那少数人就能依靠现在的体系把其他人都赶出去！

“可是他们并不想这么做。他们让那些多数人留在这里，不过，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们必须向那些有权的少数人付租金，这样他们才能留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这些租金的数目就由那些掌握着国家的人说了算。他们把这个数目定得很大。为了支付那些钱，大多数人只好苦了自己和孩子。他们不仅过不上舒适的生活，甚至连基本生活需要也满足不了。对于那些工薪阶层来说，最低的租金也占他们工薪的三分之一。值得一提的是，租金一直都是这么贵，不管他们有没有工作。要是他们没了工作，拖欠租金久了，等他们找到的工作就得付双倍的钱。”

“大多数人辛苦工作，还生活在贫困之中，只为让少数人不用工作也能生活得很奢侈。因为多数人都是傻子，他们愿意在无休止的劳作和贫困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只是为了向那些掌握着这个国家的人支付租金。可是，他们居然以为这一切都是对的，他们就应该这么做，还感谢那些少数人让他们在待在这个国家呢。”

欧文停了停，听众们立刻发出了一阵喧哗。

“那难道不对吗？”克拉斯问。”要是你有房子，还把它租给了别人，你不收租金吗？”

“我觉得，”斯莱姆有些生气。他可是在当地建筑协会有股份的。“一个人要是节衣缩食一辈子，然后想办法买一幢房子给自己养老，那别人能把房子抢走吗？有些人啊，就是一点也不真诚。”

大家纷纷斥责起欧文的说法来。哈洛发表了一番简短有力的言论，还举了许多血腥残暴的例子来支持自己的说法，就是为了不让任何人提起神圣不可侵犯的财产权来干扰他。伊斯顿一脸迷惑地听着他的话，而菲尔波特则愤恨地盯着地方的圆圈和方块，咕噜咕噜地转着自己的眼睛。

“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土地都掌握在那些没有土地所有权的人物里。掌握了这么多土地，可是这些土地却是这些人的先人通过谋杀和偷盗得到了。要是国王或王子想要摆脱一个让他们厌烦的女人，他们就会以大片的土地为条件，让某个公爵娶了这个女人。还有许多土地被赠与了现在这些土地所有者的祖先，为的就是换取相应的服务。”等那一阵骚乱过去以后，欧文看着自己从衣服里掏出来的一张剪报说。

克拉斯阴郁地看着他手里的那片纸。这让他想到了自己口袋里也有一张，他还怕自己今天没有机会把它拿出来了呢。

“波尔卡特里奇收租日”

> “昨天是波尔卡特里奇战役一百年纪念日。按照惯例，波尔卡特公爵每年都要向政府上交一面小旗，作为他的祖先，第一任公爵，所拥有的一大片土地的租金。他的祖先波尔卡特里奇公爵的祖先曾经在波尔卡特里奇战役里立过战功，这片土地是他应得的赏赐。”

“那片土地每年能给他带来好几千英镑的收入，而他所要掏的租金就是一面小旗，一面画着老鹰的三色旗。”

“而布兰克芒德公爵也会往这片土地上插一面三色小旗，以此来保住现在的英格兰这一部分。这一部分也是他额外的赏赐，是他的一

个祖先应得的，因为他在荷兰军需战争中曾经做出过贡献。”

“南方公爵也是祖先之一，”欧文接着说，“他掌握着这个国家几英里的土地，这些土地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我们的土地。他的土地大部分都是充公的寺院土地。这些土地是英王亨利八世从原来的地主那里偷来的，后来又到了现在的公爵祖先手里。”

“不管这些话是对还是错，我们国家的这些土地绝对不能再回到他们那些人手里。至于那些人的祖先到底是不是真的值得那些土地，我们现在不要烦恼啦。现在那些土地拥有者可都不值得啊。他们甚至都不用假装自己值得拥有。他们什么也不干，也不去证明自己是那些土地的真正所有者。反正我觉得他们绝对不应该像现在一样欺压我们这些人，他们的孩子也不应该欺压我们的孩子！在这片土地上，有成千上万人在劳作，却生活贫苦。而他们却只是为了保证以上三个人和他们的家人过着奢侈悠闲的生活。这些人心甘情愿地让自己过度劳累，受少数人的欺凌压榨，最后饿死！”

眼看大家就要反对他，欧文赶紧结了个尾，说：

“不管它是对还是错，少数人掌握着这个国家的土地，这是造成大多数人生活贫困的原因。这一点你是否认不了的。”

“嗯，这话倒是真的。”伊斯顿慢慢地说。“租金的确花去了我们工薪阶层的大部分薪水啊。要是哪一天失业了，买不起其他东西了，你可以不买，可是房租却必须要付的，不管你有没有工作。”

“对啊，这话倒是不假。”哈洛有些不耐烦了，“可是你花的钱是值得的，你可不能指望什么都不付出就得到一幢房子。”

“假设我们认为的这些都是错的，那正好我们就可以用来争论了。”克拉斯笑着说。”然后呢？然后是什么？这种情况又该怎么改

变？”

“没错，就是这些该死的问题！这种情况怎么改变？根本就改变不了！”哈洛得意洋洋地说。

众人满意地低语起来。几乎所有人都觉得现在的情况没有办法改变。

“不管它能不能改变，不管它是对还错，地主制度也是造成贫困的原因。”欧文说。“贫困不是结婚造成的，也不是机器造成的，更不是人口过剩造成的。而是由私有垄断造成的。这就是现行的社会体系。他们把能够垄断的一切都垄断了；他们已经得到了所有土地，得到了矿石，还有水。而他们不垄断光线与空气，只是因为他们做不到。要是能够建立一个巨大的机器，把整个大气层里的空气都给压缩了储存起来，他们早就这么做了。而我们为了去买空气呼吸，就不得不给他们干活。要是这些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明天完成了，那你就会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就会因为缺乏空气或没钱买空气而死的。哎，其实现在也有成千上万人因为缺少生活必需品而死。人们会出钱买空气，还会告诉自己他们得出钱才有空气呼吸。比如说，在这里的大部分人就会这么想。现在你觉得，少数人应该拥有土地，矿产或水。这些东西就跟空气一样不可或缺。可是你还是会说，这是他们的土地；他们的水；他们的煤。所以你也会说，这是他们的空气，他们的储气罐，那他们凭什么啥都不要我们的，就让我们呼吸空气呢？就算他们这么干了，那些空气垄断家也一定会在兄弟会上布道，会在《星期天》杂志让大家重视“基督教徒的责任”，还会说无数所谓的道德准则来约束年轻人。要是他的储气罐见了底，那人们将会死于空气缺乏。等你们拼命挣扎着想要呼吸，快要闷死的时候，有人就会建议在那些储气罐上开个小口。然后你们就会以法律和秩序的名义，把那个人扑倒在地，把他撕成碎片，弄得浑身是血，然后把人拖到警察局门口，还要

以正义的名义对他进行惩罚，以此换取一星半点儿空气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觉得，你是想着房主白白让人住自己的房，不用付钱是吧？”克拉斯打破了沉默。

“可不是嘛，我觉得那房子就应该白给我们住。”哈洛假装同意欧文的说法的样子。

“当然了，地主制度可不是造成贫困的唯一原因，”欧文没有理会他们的话，“我们这个好的不得了的社会体系还催生出许多其他的东西呢。跟地主一样，我们这样的劳工也是造成贫困的原因之一。”

他这一番话惊地大家说不出话来。

“那你是说，我要是没了工作，然后有个人给我一份工作，他就是在害我喽？”克拉斯说。

“不是，当然不是。”欧文说。

“那你他妈到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假如房主想要重粉刷房子，那他会怎么做呢？”

“那他当然是去外面找三四个油漆工来，让他们干了。”

“对。然后这几个油漆工都想得到这份工作，于是他们就会把工钱降到最低，”欧文说。“价格最低的那个人就会得到工作。最后，投标人就会一直把价格砍到自己满意为止，然后他就可以用偷工减料，压榨工人等方式来盈利了。老板会让工人一天干两天的活，却只给他们一天的工资。这个工作本该由二十个人两个月时间完成，通过偷工减料，用十个工人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

“这也就是说，这十个人就会被压榨一个月的工作量，其他十个工人就会失业两个月，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工人们互相抢生意。”

“而且我们自己对这一切却无可奈何。不管是你还是我，我们都没有办法。”哈洛说。“假如我们之中有人也在做这个工作，而他却不打算像我们一样赶工，而是坚持慢慢地去做，认认真真去做，那会怎么样呢？”

没有人回答他这个问题，可是大家心里都清楚，要是真有这么个人，那他一定会引起亨特的注意。就算他注意不到，克拉斯也会向他报告。

“我们也没有办法啊，”伊斯顿沮丧地说。“要是有人不愿意干，立马就有二十个人代替他。”

“要是我们相互支持的话，或许还有办法。比如，我们可以都参加工会。”欧文说。

“我才不相信工会。”克拉斯说。“我才不觉得，一个下等的工人能够得到跟我一样的工资呢。”

“他们全是酒徒，所以他们才会经常在酒馆开会。”斯莱姆说。

哈洛没说话。他以前也加过工会，现在退出他就已经后悔了。

“那个工会都干什么好事儿了？”伊斯顿说。“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要是我们都加入进去的话，那它就能做事儿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不管我们能不能救自己，你还是要承认，这样的老板间的竞争也是造成失业的原因。不光是我们这一行，现在每一个行业都发生

了这样的事情。老板间的竞争就像两块磨石，一上一下地磨着处于它们之间的工人。”

“那你是觉得现在就根本不应该有工人了？”克拉斯嘲笑他。“或者你觉得，所有的老板都得自己动手干活，然后还要给我们钱？”

“这样的情况没办法改变。”哈洛说。“世上一定要有老板，有人掌握着工作，有人去做脑力工作。”

“不管能不能改变，地主制度和老板间的竞争是造成贫困的两个原因。他们当然并不是这个体系里最聪明的人，虽然这个体系中的奢侈、精致，还有其中的文化，都是给那些少数人准备的，迫使大多不得不终生都生活在不幸之中，成千上万人穷困潦倒，饥寒交迫。

可是，你们却依然会去维护，支持这个体系，虽然你承认它的确让这个世界变成了地狱。”

克拉斯慢慢地从口袋里拿出来那张剪报。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把它放了回去，想着找一个更合适的场合再用上面的东西反驳欧文。

“可是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说钱也是造成贫困的原因？”哈洛朝其他人眨着眼睛。“我就想知道这个。”

“我也是。”坐在后面的那个男人说。“我只想知道，我要不要跟老煞星说，这周我就不要工钱了。”

“我觉得，我还是星期六的时候就告诉他，把我这周的工钱拿去喝酒好了。”菲尔波特说。“这样的话他可能还高兴点儿，说不定还能让他变得更友善呢。”

“钱才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欧文说。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索金斯问。

可是，他们的好奇心并没有得到满足，因为克拉斯宣布：上工时间到了！

第十六章
真正的自由

那天下午三点，拉什顿突然出现了。他一声不响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还在工人作业的屋门外偷听。不过他并没有逮到人有偷懒或者抽烟说话。离他最近的房间里，菲尔波特和哈洛正在干活，他听到他们两人正唱着桑基的颂歌："干活吧，夜幕就要降临啦。"拉什顿听到他们唱了两行，还齐声唱了几遍。作为一个基督教，他并不反对工人们这样做。他从门缝里看到，他们在唱歌的时候也没停手。当他走进屋子里的时候，菲尔波特和哈洛两人回头想看看是谁来了，一看到是他，两人立马就不唱了。拉什顿一言不发地站在屋子中间看着他们干活，大概看了十五分钟。然后，他转身出去了。

听着他轻手轻脚地下了楼，哈洛对菲尔波特低声说：

"那个该死的就这样一言不发地站在这儿看着我们俩干活，好像我们俩是罪犯一样。他这个样子，你怎么看？要不是考虑到自己的老婆孩子，我真想把刷子塞到这家伙的嘴里去！"

"是啊，你是这么想的，可是我却不能那样做。"菲尔波特说。

"我好几次都想转过身去跟他说'你一直站在那儿着我们，你他妈到底几个意思啊？该死的！'我可一直都在忍他，我跟你说。"哈洛生气地说。

他们说话这会儿，拉什顿还在屋子里转悠。跟监视菲尔波特和哈洛一样，他也会随机去巡视一下其他工人。

大家都没有回头，也没人跟拉什顿或者其他人说话。整个屋子里只能听到锯和锤子的声音。工人们有的在修补雕花栏杆，有的在补护墙板，还有的在修理房间里的木制品。

克拉斯好几次都跟在拉什顿后面，希望能跟他说上话。可是，除了跟他打了声招呼以外，拉什顿再也没有理会过他。

大概转悠了一个小时之后，拉什顿走了，不过没有人发现。他都走了好大一会儿，大家才发现他已经离开了。

欧文的心情一直很低落："我觉得，他应该是来跟我说客厅的事儿的，"他自言自语，"可是我现在还没想好要怎么弄呢。"

正当工人们松一口气的时候，老煞星突然来了，手里还拿了一卷画纸。他也悄悄地在各种房间游荡了一遍，巡视了这里的每个角落，在门口听着动静，想看看能不能找个借口把谁抓出来当典型。可是他的希望落空了。现在，他直接上楼，去了欧文的房间，把图纸交给了他。他说：

"斯威特先生决定就这么办了，你尽快开始吧。"

听到这话，毫无夸张地讲，欧文都不知道要怎么才能表达出自己激动的心情。一方面，这意味着，这幢房子的工期将有所延长；另一方面，它意味着欧文会因为自己所画的图纸而获得额外的报酬，而且他还可能会涨工资。因为这项工作的工资比他平时做上漆或雕花的工资要高一便士。不过，这一刻，欧文想到的并不是这些，这些话对他来说不仅仅意味着钱。自从他第一次和拉什顿谈这个项目，他根本就没有对它抱希望。

其实他已经在为这个项目忙碌了。他不但设计了图纸，还几次修改其细节。每个部分该用什么颜色，他都是一选再选。他想做这项工

程的愿望越来越迫切，可是他却不允许自己妄想这项工程能够完成。当他从亨特手里接过图纸的时候，激动得脸都红了。

“你明天就可以开始了，”亨特说，“我会跟克拉斯说说，让他派个人过来帮你一起干。”

“我明天还开始不了，因为天花板和墙都得先粉刷才行。”

“我知道，你和伊斯顿粉刷就行了。明天刷一层，星期五再刷一层，第三层就星期六刷。要不就明天能刷两层也行。这样的话，就算是要刷三层，你星期一也能开始装修了。”

“我星期一真干不了，我还得再设计设计呢。”

“设计？”老煞星迷惑不解，“设计什么，设计图不是已经给你了吗？”他指着那卷图纸说。

“是给我了，可是这上面有几个地方用的装饰都是一样的，我得画一个正常尺寸的图，还要把它们按着轮廓剪下来，贴到墙上去。”欧文艰难地向他解释着这个过程。

亨特怀疑地看着他，“真有这个必要吗？”他问。”你就不能直接把它画在墙上？”

“不行，不能那样做。那样会比直接贴上去更慢。”

亨特陷入了沉思。

“好吧，”他叹口气，“你就按自己说的来吧，可是千万别做得太慢了。我们要价已经很低了，其实我们只是想给你一份工作而已，并没有从中赚多少钱。”

“我还需要一些蜡纸和几张弹药纸。”

听到又要买东西，老煞星那张本来就长的脸似乎又拉长了几分，不过他很快就缓了过来。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店里还剩很多墙纸，你就不能用那些吗？”

“恐怕不行，不过要是能用的话，我就去拿点儿吧。”欧文迟疑地说。

“好，就这么办。”一想到能省一点儿，老煞星非常高兴。“今晚下班以后你去店里吧，我们看看能不能给你找一点儿。你设计需要多长时间？”

“嗯，今天星期四，要是你能再找个人跟伊斯顿一起把房间粉刷好，等我把东西拿来以后，星期一就能开始了。”

“你拿东西？什么意思？”亨特问他。

“我需要回家去画图。”

“别拿回去做，你不能在这儿画吗？”

“这里没有桌子。”

“我们给你摆一张。再给你准备一对裱糊工人的脚手架和木板。”

“我家里还有很多草图和东西呢，我总不能把它们都搬到这儿吧。”

老煞星跟他争论了很长时间，坚持要欧文一边工作一边画图，要不就让他去楼下的油漆间去画。他还说，要欧文回家去做，他怎么知道欧文什么时候干活，什么时候不干活呢。

“我不会多报时间，做多少就是多少。不管是这里还是油漆店，都不是画设计图的地方。要是在这样的地方画的话，恐怕我会出不少错。”

“嗯，那就按你就说得来吧，”老煞星迟疑地说，“我让哈洛来帮伊斯顿粉刷这里，你就去准备蜡纸和设计图吧。但是，你最好做得快一点儿。要是你星期五之前能完成，星期六就回来给伊顿帮忙，那样就更好了。等你开始装修以后，我要是你，才不会管这么多呢，做这个活可不赚钱，要不斯威特根本就不会让我们做。”

亨特现在又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了，他对谁都是骂骂咧咧的。

“嘿，你们这些家伙啊，赶紧干活，你们以为自己是在医院啊！”他咆哮起来。“你们谁要是不想干了，我立马就让他滚蛋！外面那些没有工作的可巴不得想找个工作呢！”

他走到后厨，克拉斯正在里面调颜料。

“听着，克拉斯，你干活可不行！你得让外面那些家伙干快点儿。开工这么长时间了，你们才干了这么点儿。这样等不到干完活我们就要赔钱了。”

克拉斯那张胖脸被他吓得发青，他唯唯诺诺地说，一定尽快完成。

“行了，你得催他们干快点！”老煞星吼道，“要不我让你们全都滚蛋！”

听他说要走人，克拉斯就觉得自己也可能会被解雇，或者他要换一个人来当工头，这样一来，他的地位无疑会下降，也就没有什么资本比别人在这里待的时间长了。于是他下定决心讨好亨特，要牺牲别

人来平息他心中的愤怒。克拉斯小心翼翼地向厨房的走廊里看了一眼，压低声音说：

“这些人干得还可以，只是纽曼好像不行。我之前跟你说过他，可是我想，我得给他点机会。干活慢这个事，我已经跟他聊过好几次了，可是现在看来好像并没有什么效果。”

“我也注意他好一阵子了，”亨特用同样的语气对他说。”他还以为自己干的活是要拿去展览呢。你看看他干活的样子，磨磨蹭蹭的，有一点缝就拿着砂纸磨来磨去，真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搞到那么多砂纸。”

“他自己带来的！我就知道，他上个星期自个儿花了两便士买砂纸。”克拉斯生气地说。

“哦？真的？那我倒要让他尝尝砂纸的味道。我要解雇他。”

亨特去了大厅，郁闷地在那儿待了好大一会儿。最后，他下定决心要行动起来。于是他就去了菲尔波特和哈洛干活的房间。

“你们的工资都是一小时七便士，是吗？”

他们说是的。

“我可从来没有拿过比这低的工资，”哈洛说。

“我也没有。”菲尔波特说。

“那好，你们随便。从下个星期开始，我们的工资就减为六个半便士了。”亨特说。“现在什么东西的售价格都在下跌，我们可付不起七便士的工资了。不过从现在起直到明天早上，你都可以按原来的

工资拿，可是你要是不能接受六个半便士的话，你星期六上午就不用来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要么接受，要么走人。”

这个消息让哈洛和菲尔波特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亨特接着说：“你们可以考虑考虑。”说完，他就离开了，他要去把这个最后通牒告诉其他拿着全部工资的工人。结果，大家的反应和他们两个一样。不过，克拉斯和欧文的工资却没有下降。

其中，纽曼的工资已经比其他人低了。老煞星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在楼上一间房里忙着。他正在上最后一道漆。他还是老样子。他正在修理一个碗柜，那个柜子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纽曼正用白灰仔细地补着上面的凹痕，然后才上的漆。他很清楚亨特很反感工人们把一点点小凹洞和痕迹都补上，可是再怎么说他也不想按他说的那样偷工减料。所以他总是偷偷地尽力把它们都补好。就跟克拉斯说的那样，他有时候还要自掏腰包买一些砂纸。亨特进了屋以后，他静静地站在那里，一脸嘲笑地看了纽曼五分钟。在这样的监督下，他越来越紧张。

“你可以慢慢干，等五点下班以后就来办公室一趟吧。”亨特说：“从明天开始，我们就不需要你这么好的手艺了。”

纽曼的脸一下子白了。

“为什么？我做错什么了吗？”他问。

“哦，你没做错什么，你错就错在那些你没有做到的事情上。”老煞星说。“你干活干得少！这就是错！”他没再说什么，转身出去了。

纽曼站在那个越来越暗的房间里，心情越来越沉重。他想到了他的家庭，想到了他的家人。他能想到，也许妻子现在已经开始准备晚餐了，孩子们闹哄哄地把杯碟碗盘摆上了厨房的桌子，他们开心地嬉

戏，还颇有孩子气地吵嘴。就连只有两岁的小宝宝也跟着要帮忙，虽然她总是把东西放错地方，还会出各种各样的错。他们最近都很开心，因为他们知道，爸爸最少能工作到圣诞节了。现在出了这样的事儿，这无疑是把他们一家又推入了悲惨的深渊。他们才从那里爬出来呀！他们还欠着几个星期的房租，也欠了面包店和杂货店不少钱，根本就没希望再从他们那里赊什么东西了。

“我的天啊！”纽曼痛苦地喊起来，他已经觉得自己完全找不到其他工作了，不自觉地就喊了起来。“天啊！我该怎么跟他们交代！我们以后可怎么办啊！”

等到把想干的事干完以后，亨特就离开了。他现在正暗自窃喜自己这次行事没有遮遮掩掩，而是跟大家挑明了。

等他走了以后，大家立刻聚在厨房，七嘴八舌地说起了降工资的事，只有索金斯和其他几个不重要的工人还在干活。这些人里的，有的工资是一个小时四便士，索金斯也只一个小时五便士，这些人并没有受到降薪的影响。这里有两个新来的临时工，他们也在这些人中间，他们很紧张地隐瞒了自己一进公司就已经降薪的事情。欧文也在那儿，他还是从菲尔波特嘴里听到的这个事。

众人越说越激愤。一开始还有几个人嚷嚷着要辞职呢。可是其他人却谨慎多了。他们知道，要是他们离开了这儿，那外面可是有一堆人等着接替他们呢。

“毕竟，你也知道，亨特这么做肯定有他自己的道理。现在可是很难找到工资很公平的工作了。各行各业的工资都跌得厉害。”

“没错，我们都看到了！”哈洛叫嚷着。“这谁他妈的把价格压低了？为啥啊？那个天杀的，跟亨特和拉什顿有什么区别！要是这家公司工资压得这么低，那其他公司肯定也会这样做，好多赚点钱。不

过，这工作也不是拉什顿低价承包来的，对吧？即使他们不去投标，这工程照样得做！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换了个主家而已。”

“我也不相信杀价这种鬼话呢！”菲尔波特说。

“拉什顿跟斯威特就是一伙的，他们俩可都是镇委会的成员。”

“这有可能，可我也相信，斯威特除了收到拉什顿的投标以外，还收到了别家的。不管他们是不是朋友，我们都没有权利说他们什么，这只是一桩生意而已。可是或许拉什顿真的占了便宜，斯威特可能把别人的价格告诉他了。”斯莱姆说。

“嗯，要是有什么内幕的话，那投标的人一定不少。就我所知道，大概有六家公司都参加了投标，有推姆公司，巴弗姆公司，以及德当公司、德格公司、斯堪特、斯公司莱特姆、和格拉伯公司等等，谁知道别的还有多少。”

这时纽曼进来了。他脸色惨白，神情沮丧。一看到他，大家就停了下来。

“这件事你怎么看啊？”哈洛问他。

“什么怎么看？”纽曼说。

“怎么，亨特没跟你说吗？”几个人狐疑地看着他。他们还以为，亨特没有告诉他，是因为他本来的工资已经很低了。前几天他们还说过这个事儿呢。

“老煞星没有告诉你吗？他们以后最多能给我们六个半便士啦。”

“他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他把我开了。还说他们再也不需要我了。”

“天啊！”克拉斯叫起来，假装一脸惊讶的样子。

纽曼的话让大家陷入了沉默。刚才还有人嚷嚷着要走人，现在，看到纽曼的待遇，他们心里又充满了不安。克拉斯刚刚故意大声表示自己的惊讶与气愤，可是他表现得过头了，反而露了马脚，让人觉得，一定是他在亨特那里说了什么了。

最后，大家争论一番，决定先按亨特说的来，直到他们找到别的工作再说。

欧文要去办公室看亨特所说的墙纸，纽曼要去领工资，所以两人就一起去了。亨特已经在那里等他们了，钱也给纽曼准备好了。他把钱交给了纽曼，纽曼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

老煞星在一堆旧墙纸时翻了翻，找出一卷旧墙纸要交给欧文。可是欧文检查了一下说，这些不合适。两人又争论了一番，老煞星终于同意给他一些弹药纸，欧文回家的时候就买了一点儿。

第二天早上，当老煞星去“洞穴之屋”的时候，他憋了一肚子气，于是就冲着克拉斯发了一顿火。他说，拉什顿已经向他抱怨工人们没有纪律了，还跟他说，以后所有的工作就不要唱歌了，要是有人敢违反就让他滚。

接下来几天，亨特往欧文家打了几次电话，问他工作进行地怎么样了，还提醒他千万不要弄得太麻烦。

第十七章
牧师约翰·斯塔尔

“现在几点了，妈妈？”周末晚上一吃完饭，小弗兰克就问起来。

“两点了。”

“哦，哦，还有一小时查利就来找我喽。真希望现在就三点啊，对不对啊，妈妈？”

“才不是呢，亲爱的。你现在还没有穿衣服呢。”

小弗兰克做了个鬼脸。

“你真的要我穿着这件天鹅绒的衣服出去吗？妈妈？我难道就不能穿我的旧衣服去吗？”

他说的那件天鹅绒衣服，其实就是一件棕色的丝绸衣服，那还是诺拉用自己的一件旧衣服改做的。

“当然了，要是你还穿着现在这身衣服的话，大家肯定会盯着你看的。”

“好吧，看来我是必须得穿了。”小弗兰克顺从地说。

“那妈妈人你现在来帮我穿衣服吧。”

“嗨，现在时间还早，你一会儿又得把衣服弄脏了，我还得给你收拾。你先玩一会儿玩具吧，等我洗完衣服再来给你穿衣服。”

小弗兰克很听话。十分钟以后，诺拉听到他在另一个房间翻箱倒柜地收拾自己的玩具。可是，等他翻腾完以后却又回了厨房，对妈妈说：“现在能给我衣服了吗？妈妈？”

“现在还不行，亲爱的。你不要担心，时间还早呢。”

“哦，我都忘了，现在时间还没到呢。”

“可是你现在帮我穿好的话，我就放心多了。也许我们家钟坏了呢，再或者你给我穿衣服的时候，发现有扣子掉了什么的，怎么办呢？要是那样的话可是会浪费不少时间呢。要是我的袜子什么的不见了，等你给我找的时候，查利可能就来了。要是他看到我没准备好，那他可能就不等我了。”

“哎，孩子啊！”诺拉听他说这些有可能的事儿，头都大了。“那我还是现在就给你穿上吧。我要是不给你穿，你是一点儿也不愿意让我安生了。可是你穿上以后可得小心点儿，乖乖坐好，等着查利过来，我可不想到时候再给你收拾一遍了。”

“嗯，我会好好坐着的，这还不容易。”弗兰克骄傲地说。

“我会小心我的衣服的，”他一边说一边让自己的妈妈给他清洗一下，换换衣服，还给他梳了梳头。诺拉一边梳头，一边还用手指卷了卷他的头发。“我就不喜欢梳头。你也看到了，这些卷儿真是个累赘。我肯定，你要不把它们剪掉的话，它们一定会给你带来不少麻烦。”

诺拉没有理他。这件事他经常说，可是她不想因为这事跟他斗嘴。对她而言，要是孩子们剪了头发，就意味着他们长大了，更独立

了。

“你自己不想剪没什么，可是，就算为了我，你就帮我把它剪了吧，因为这一头长发，大一点儿的男孩都不愿意跟我玩了。他们在背后骂我，还说我是个女孩儿。有时候还悄悄跑到我身后，推我一把。昨天我还因为这事跟一个男孩打了一架呢。就连查利都嘲笑我，他还是我最好的朋友呢。现在也只有你和爸爸不说我了。”

“你为什么不给我剪了呢，妈妈？”

“我向在保证，等你下次过生日的时候，我就给你剪了。”

“哈哈，太好了，我就等着那一天到来喽。可是，妈妈，你怎么了，怎么哭了，你不开心吗？”小弗兰克看到妈妈哭，自己也哭了起来。他以为自己说话错或者做错了什么。他一遍一遍亲吻着妈妈，抚摸着她的脸。妈妈这是怎么了？

“我本来还想着，等你七岁的时候再给你剪头了，那个时候你也就不是小孩子了。”

“可是，我现在也不是小宝宝了呀。你快看。”

他大步流星地走到墙边，拖出两张椅子背对背放在屋子中间。诺拉还没明白他要干什么，人见他爬到椅子上，跨站在两个椅背上。

“你看看，有哪个孩子能做到像我这样呢，”他大叫着，脸上还挂着泪珠。“你不用扶我，我自己就能下来。小孩子可不会玩这样的把戏，他们连勺子都不会擦，还不会扫地。不过你要是不想剪就不要剪了。只要你开心，我留长发也没有关系。不要哭了好不好，你一哭我也会不开心的。我摔了跤，或者你给我梳头时扯疼了我的时候，我一哭你就命令我，不要像个孩子一样。现在，我不是孩子了，你自己却哭了。我现在长大了，你应该感到开心才对啊。你忘了，我还要赚

钱给你买大房子呢，然后你就再也不用工作了。我们还能找几个像楼下的人那样的人，让他们来当我们的仆人。爸爸就可以天天在家了，可以坐在火炉边看报纸了，还能陪我和莫德玩，还可以跟我来场枕头大战，给我讲故事……”

“说得没错，亲爱的，”诺拉亲了亲他。“我现在不哭了，你也不许哭了。不然把眼睛哭红了就不能和查利一起出去了。”

给弗兰克穿好衣服后，弗兰克静静地坐在那里，好像已经出神了。最后，他说：

“你怎么不再要个孩子呢，妈妈，你可以照顾他啊。我也就可以陪他玩了，不用再往街上跑了。”

“我们可养不起孩子啦，有时候我们的日子都没法过了，没钱买生活用品。小孩子可是需要不少东西呢，这些可都是要钱的。”

“等我长大了，就给你建一幢房子，到时候我就不装煤气炉。我们家的钱都花在那上面了。对了，我想起来了，查利跟我说，我得带一便士去教堂，丢到那里的募捐箱里去。妈妈，我一直坐着没有动哦，我想查利应该到了吧，现在几点了，妈妈？”

她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听到了一阵敲门声。小查利来了，这可把焦急等待他的弗兰克给救了。以前，只要门铃一响，他就先去窗户那儿张望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人捣乱，按了门铃就跑。可是这次他却直接就往楼下跑，等他跑到一半的时候，又听到妈妈叫他去拿半个便士。于是他又着急忙慌地跑回楼上，拿了钱赶紧下楼。他这一阵跑，弄出了不小的噪音，楼下的邻居都不堪其扰。

等他跑到楼下以后，他才想起，自己忘了跟妈妈道别，可是他已经走远了，来不及上楼了，于是他就按了门铃，走到街上，抬头看看

站在窗口的诺拉。

“再见，妈妈，”他大喊一声：“帮我向爸爸告别啊，我下来的时候忘了跟他说了。”

主日学校并不在小教堂里，而是在它下面的一个大礼堂里。大礼堂有一个六寸高的讲台，上面摆着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屋子中间摆着几排椅子和长凳，每排座位上坐的都是来自不同社会阶级的人。这里的墙是淡绿色的，上面挂着几幅水彩画。小弗兰克以前从来没有上过主日学校，他站在大门口看了好一会儿，才惴惴不安地走了进去。上课时间已经到了，可是学者们还没有开始讲课。

此时的场面有些混乱：孩子们一边说笑一边嬉戏，老师们则不停地吓唬、哄劝他们。给女孩和一些年纪尚小的孩子上课的是年轻女教师，而男孩们的老师则是男老师。

读者朋友们对这些人应该有些印象，他们分别是迪德卢姆、斯威特、拉什顿、亨特和斯达维姆夫人（露丝的前任雇主）。在这样的场合下，除了主日学校的老师和领导会来，还有许多衣着精致的先生女士也会来。他们是想来见见约翰·斯塔尔。斯塔尔是新来的年轻牧师。原来的牧师布尔奇先生因为身体原因去度假疗养了，接下来的几周，这里就交给雷文负责了。布尔奇先生其实并没有生什么病，只是觉得累了而已。有传闻说他现在这个样子都是因为他严格执行禁欲主义造成的，都是因为他神圣的职业让他对劳苦工人怀有深厚的感情。

那天上午，斯塔尔来到了圣光教堂。他的演说风格与这里的常驻牧师不同，众人被他那一番陈词激昂、说服人心的演说深深打动了。虽然大家不见得都能理解他话中深意，可是许多人对他的相貌，还有今天早上的表现印象深刻。不过这可能是他们的惯性思维造成的，因为他们对任何牧师的印象都不会差。然而，这里总有那么一两个对他所秉持的教义抱有怀疑。斯塔尔承诺过他下午会找时间来教主日学校

的孩子，后来，这天下午，所有的成年人也迫不及待地想来听听他的课。每次有迟到的人进来，大家总会不约而同了望向门口，想看看是不是他来了。

当小弗兰克站在门口，看到大家都在望着他的时候，他吓得后退了一步。

“快进来，小家伙。”查利说。“别害怕，这里又不是日常学校，他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我们干什么他们都不会管。我们就在旁边的角落里上课，这是我们的老师，亨特先生。你就坐在我旁边吧，快来。”

小弗兰克鼓足勇气跟着查利进了教室，两人一起坐了下来。老师人很好，说话温柔。不一会儿，小弗克觉得就好像在自己家一样自在。

亨特看到他举止有礼，衣着光鲜，还以为弗兰克是哪个好人家的孩子。其实，小弗兰克并没有注意听讲，他对墙上的画还有其他的孩子更感兴趣。他还注意到一个胖男人。他一点儿课也没讲，只是在各个教室里漫无目的地游荡。当他来到弗兰克所在的教室时，朝亨特点了点头，然后就站在那里一边听，一边朝孩子们微笑。那笑容里夹着一丝傲慢。他穿着黑色长袍，就是那种教士服。这身衣服配上他圆滚滚的身材，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他就是那种每次宴会都要上主桌的人。这个人就是圣不光教堂的主管，布尔奇牧师。他那又短又粗的脖子上围了一圈领子，上面好像没有扣子，是用一种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的奇怪方式围上去的。他好像没有穿衬衫。

他身上那件大衣也没有纽扣，透过衣服前襟，还能看到里面的马甲和裤子，它们看上去好像要被里面的肥肉给撑爆了。他身上挂着的一条金色的表链隐约可见。他的脚很大，脚上穿着一双精致柔软的小牛皮靴。要是他把长袍脱掉，那他整个人就跟个气球没什么两样了。

那两只脚就像汽车，头也像装在气球顶上的阀门。只是它并不是安全阀。它的主人现在已经被养得肥得不成样子了。他一看就缺乏锻炼，而且明显患有慢性胃胀气。每次他一打嗝，嘴里就会冒出一股食物腐烂的酸臭味，不过布尔奇每次都用长袍挡着，所以没有人看见。不过他也不用把长袍脱了。他存在的意义就是做一个食物粉碎机，而不是去搞生产。

跟亨特说笑了几句后，他去了别的教室。原本闹哄哄的教室突然安静下来，此时弗兰克心里有一丝敬畏感。发书时间到了。老师们一语不发地给大家分发着赞美诗册。其实，那个大气球飘到了大厅尽头，站在了讲台上。打起嗝来。讲台两边的桌子上摆着几本书，还有一对叠起来的小卡片。那些卡片大概有六英寸长，三英寸宽，外面还画着画。有一张打开了，露出了里面的东西。那上面写着一些规矩，还有钱数。

布尔奇伸出肥胖苍白的手，拿起一张折叠卡片。他看了一眼台下那一群面黄肌瘦的孩子，脸上露出了慈祥的笑容。他一边打嗝，一边有气无力地说：

“亲爱的孩子们，今天下午，我在亨特兄弟的课堂上听他说，以色列孩子流落在外，还听到了他们的一些经历，我真为他们感到难过。他们真是太可怜了。”

“如今，那些可怜的以色列孩子已经收到了许多东西，可是他们让人同情的东西，远比他们得到的多得多，因为我们能得到的一切比他们多得多。（这个好心人的讲话现在都被台下爆发的掌声淹没了。）我敢说，你们之中没有一个想跟那些以色列孩子一样，不知感恩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你们是英国的孩子，能够快乐的生活，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啊。现在，我知道大家一定怀有感恩之心，你们也一定愿意拿出自己东西，给社会一点小小的回报。”

“我知道在座的各位一定也看到了，咱们这间教堂啊，条件真是不好。你看这地板也裂缝了，墙也需要清理粉刷，这都需要水泥啊。这里面的桌椅长凳也不行了，需要上漆。

“所以，现在，等到大家祈祷完以后，我们就准备了一个捐款活动。我知道现在的日子很艰难，可是我们相信，我们一定都能找到工作。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能够拿一张卡片，然后去找找你们的朋友，为教堂进行筹款。能筹集多少并不重要，就算只有一点点，那也是值得大家感谢的。”

“现在，我希望大家都能尽一份力。去问问所有你认识的人。不要害怕向别人求助，就算他们很穷，拿不出什么钱，你也告诉他们，他们拿不出千百块，可以给一点点嘛。要问问每一个人！首先，你去问那些一定会给你钱的人要，然后再问问那些可能会给你的人，你会惊讶地发现，捐款单上的大部分数额其实都能凑齐。”

“要是朋友们都很穷，一次给不了那么多，那你们可以安排一下，每个周末让他们捐一点儿。等你问别人要钱的时候，别忘了自己也捐一份。你只是小小地牺牲一下。这一个半个便士的，与其你常常用来买糖或者其他没用的小玩意，还不如把它们捐出来，那它们才有大作用啊。”

这个神叨叨的牧师停了停，大气球一样的身体里发出了一阵咕噜咕噜的声音。他一连打了好几个嗝。等发作完以后，他又开始讲什么自我牺牲了：

“谁要是想捐款，放学以后就留下来一会儿。等会儿负责基金的秘书亨特给他发卡片。”

“在这儿，我想对亨特先生表示感谢，谢谢他如此关心这个问题，也谢谢他愿意帮我们筹集善款。”

这些敬意都是他应得的。亨特先生实际上是这个计划的主谋，他这样做是希望能够保住自己在拉什顿公司的工作，顺便给自己赚那么一两分利。

布尔奇又把卡片重新放到了桌子上，他正眯着眼睛，笑得一脸灿烂。他伸出右手，掌心向下，五指并拢，说：

“现在，开始祈祷！”

众人纷纷跪了下来。别看亨特长得瘦长，他跪下以后占的面积可不小。他靠着一条长凳，小腿和双脚分开跪在那里，双手扶着旁边的椅背。他双目紧闭，一脸痛苦。

斯达韦姆夫人很胖。她知道自己要是跪下了可就起不来了，于是就想了个折中的法子。她坐在椅子边上，用胳膊肘撑着前面的椅背，把脸埋在手里。她的脸很大，不过，好在她手也不小，能把整个脸都包住。

大厅最后面跪着一个脸色苍白，看起来很虚弱的老女人。那个女人大概有三十六岁了。穿得很寒酸。她是在大家唱诗的时候才进来的。那是看门人怀特夫人，伯特·怀特的妈妈。她丈夫死了，教堂的委员会出于好心给了她这么一份工作，他们每周给她六先令工资。当然了，他们也没让她干全职，因为他们觉得她还可以找其他工作，去当个女佣，打打杂什么的。教堂的事可以顺便来干干。这里并没有多少活，也就是晚上需要的话就来生生火，打扫打扫教堂，会议室、教室还有主日学校，偶尔拖拖地，整理整理书架。有茶话会的时候，她在有迪德卢姆夫人或者其他女士的监督下煮些茶水。这一天要干的事还是挺多的，要做清洁，摆放桌椅，还要扫地，等等。好在这种活动一周也只有那么一两次。做这些额外的活是有报酬的。万一他们会给她一些剩下的茶点，蛋糕。这些东西还是让怀特夫人和儿子很开心的。平时吃多了面包和人造奶油，这些东西正好调剂一下生活。

干这个职位还有一些好处：看门人能认识不少达官贵人还有他们的妻子。有些人出于好心请她到家里帮忙干一两天的活，薪水跟她在教堂挣得差不多。有时候她还能得到点剩饭或者旧衣服。

这事在有些心思邪恶、市侩的人眼里，可能又会变成这样的：他们肯定会居心不良地说怀特夫人头脑简单，这些东西她从来都想不到。可是事实恰恰相反。今天下午，她就穿着肥胖的斯达韦姆夫人几年前的旧披风跪在那儿。她心里头现在可是很感激这些人的好心呢。

众人都在祈祷的时候，教堂的门开了，一位绅士悄悄走了进来。他穿着牧师服，惦着脚尖走过来，小心翼翼地跪在斯达威姆夫人旁边。虽然他走进来的时候一点声音也没有，可是许多人还是听到了什么，他们纷纷抬起头，或者悄悄张开指缝去看他。大家一见他就叹息起来。

祈祷结束以后，在一片呻吟声和“阿门”声中，那个大气球悄悄地飘到讲台上，坐在那里。大家纷纷站起身来。等所有人都坐回座位上，脚步声，咳嗽声和啜泣声停下来以后，迪德卢姆站起来说：

“在我们唱赞美歌之前，请允许站在我身边的约翰·斯塔尔牧师讲两句。”

大厅响起一阵耳语。看来，大家对他的讲话非常期待。女士们纷纷竖起眉毛，微笑点头，还低声跟同伴说着什么。各位绅士对他的态度好像各有不同，他们脸上的表情也十分精彩。孩子们倒是安安静静的。看到斯塔尔从座位上站起来，走上讲台，站在那里看着他们，大家都很激动。

斯塔尔大概二十六岁，长得又高又瘦。他的脸刮得很干净，一看就是个聪明人。他额头很高，头发梳得很精致，文质彬彬的。跟屋里其他的那些没有教养的俗人相比，他简直惊为天人。可是，更吸引人

的不仅仅是他的教养和外貌，还有一种难心以言表的东西，这种东西就好像是从他心底散发也出来的谦虚和慈爱，让其他人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了信心与感情。

他站在大家面前，可是没有人能通过他的外表看清他真正的目的。他来这儿是为了那些压榨劳苦大众的人说话的，因为他是他们花钱雇来的。

今天下午，他的演说并没有多长。他说得不多，可是每个字都是那样一针见血，引人沉思。他给大家讲了他一路来到这儿时的一些想法。大家听他说的时候，斯威特、拉什顿和亨特，还有另外一些信徒，他们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这演说实在太了不起了！真是激动人心，头头是道啊！事实上，他们后来还谦虚地互相称道，都说斯塔尔讲得有理呢，纷纷要领悟其中真意呢。

女人们一点也不觉得感动，也不羡慕什么。她们只是坐在那儿，脸红心跳，满眼期待地看着他在上面讲话：

“不幸的是，今天下午我们时间有限，不允许我把我所有的想法都与大家分享。也许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就会有时间了。今天下午，我必须要说点别的事情。你们可敬的牧师现在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过去这段时间，让大家担心了。”

众人同情的目光顿时就投射到了那个有趣的病人身上。女士们低语道：“真是太可怜了。”

“虽然他身体一向强壮，可是由于长时间的劳累过度，以及对他人的关心胜过自己，现在，他终于病倒了，不得不休假疗养。”

说到这儿，台上的演说家停下来深吸一口气。周围一片寂静，除了那位劳累过度的禁欲主义牺牲品的肚子还在咕噜咕噜响。

“为了实现这个意义非凡的目标，”斯塔尔继续说，“一个月以前，募捐项目已经悄悄展开。那些拿了卡片且帮助收集善款的可爱孩子们一定很高兴地听到这个消息，那就是我们已经募集了一大笔善款。可是，这些钱是不够的。所以经委员会投票决定，我们会再往基金里拨一笔款项。上周三晚上，我们举行了一场特别会议。你们亲爱的牧师已经收到了基金会的拨款，这笔钱足够他去法国南部疗养了。”

“虽然要和你们分开一段时间，他也觉得很遗憾，可是两权其害当取轻，所以他只好这样做。去法国南部一个月也好过继续工作过劳死，最后与你们天人永隔。”

“上帝保佑！”几个信徒立马叫了起来。而那位他们为他祈祷的病人则是脸色苍白。

“即使是这样，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让我们一起祈祷能有一个好结果吧。要是意外真的发生，他去了天堂，他若是知道你们已经竭尽所能帮助他，那他的在天之灵也定会深感欣慰。”

好像是为了不意外升天一样，这个巨大的气球阀现在又放出了大量气体。

“他明天就要出发啦，”斯塔尔说，“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祝福他，为他祈祷的。”

这位可敬的牧师回到座位上以后，大气球布尔奇迫不及待地想走上台去致谢，可是他身边的人却请求他不要再浪费力气了。他说其实已经说不出什么来了，即使大家让他说，他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在我们敬爱的牧师不在的日子里，”迪德卢姆站起来说，“他的羔羊们不会没有牧师，因为我们已经请来了斯塔尔先生，他每个星

期天都会来跟我们讲话。”

他们总是用这样的词来称呼自己，现在大家都以为，他们就是羔羊，而不是一群狼。

听了迪德卢姆的话，女士们高兴起来。斯塔尔则四处看了看，微微一笑。迪德卢姆没有说具体的安排是什么。这个时候提也很不合时宜。不过。教堂的账本上记得很清楚：约翰斯塔尔牧师周日布道费——四英镑四先令。跟斯塔尔的贡献比起来，这笔钱不算多。可是虽然数目不多，在许多不信教的眼时，讲几句话就能得这么多钱，也太过分了。就算他的话都是道理，也值不了这么多。可是这种工作就是工资高啊。

等做完“礼拜”以后，许多孩子都领卡片去了，包括查利和弗兰克。斯塔尔一下子被那些倾慕者包围了。过了一会儿，当他走出人群的时候，布尔奇和斯威特正站在斯威特的车边等他。几个上车走了以后，女士们贪婪地看着那辆车，听着车喇叭嘟嘟地响着。”好在几个小时后她们还能在晚上的礼拜仪式上见他。”她们如此安慰自己。

第十八章
房客

经过他和亨特两人的协商，欧文周一早上就开始装修了。哈洛和伊斯顿已经把天花板粉刷了一部分。十点钟的时候，他们两个到后厨拿白灰去了。跟平常一样，克拉斯在那里装作忙着调漆。

“嘿，这件事你怎么看？”他一边忙着给两人拿东西，一边问。

“什么怎么看？”伊斯顿说。

“我们那位大艺术家呗。”克拉斯以嘲笑的口吻说。“你们觉得这活儿他干得了吗？”

“我也说不准。”伊斯顿谨慎地说。

“你应该清楚，用那些花花绿绿的铅笔在纸上做图是一回事，可是把它们弄到天花板上却是另一回事。”克拉斯说。“你们说是不是？”

“是啊，那是肯定的。”哈洛说。

“那你相信这些全部是他自己设计的吗？”克拉斯继续说。

“这可就难说了。”伊斯顿有些尴尬。

不管是伊斯顿还是哈洛，他们都不认同克拉斯的看法。可是在他面前，他们又不敢公然支持欧文。

“要我说，他那全是从书上抄来了。”克拉斯又说。

“差不多都是一回事儿吧，伙计。”哈洛说。

“我感觉他一定会把这事儿给搞砸，你们说是不是？”克拉斯一脸奸笑。

“肯定会！”哈洛附和着。

等他们两个上楼以后，两人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无声地笑了。听到他们故意压低的嬉笑，正在隔壁忙活的菲尔波特探出头来。

“你们俩干嘛呢，又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啊？”他低声问。

“看到欧文装修那间客厅，克拉斯气得要疯了。”哈洛鹦鹉学舌地把克拉斯的说话跟他学了一遍。

“看到别人高他一头，克拉斯那个混蛋怕是觉得丢人了吧。”菲尔波特得意地笑起来。

“他还说欧文肯定会把事情搞砸。”伊斯顿喃喃地说。

“得了，他肯定会失望的，伙计。”菲尔波特说。“大概两年前，我曾跟欧文一起给推姆公司还有斯洛格姆公司干过活，我亲眼看到他给皇家旅馆做工，还是那种吸烟室的天花板。我可以告诉你，做得那叫一个好啊。”

“这事儿我听说过。”哈洛说。

“不用说，这活欧文他知道该怎么做。虽然他一讲起社会主义，人就疯疯颠颠的。”伊斯顿说。

“这事儿我可不明白啊，伙计。可是我觉得他说的话也有道理啊。我也常常想这类事情，可是就是说不出来，大概是我脑子不好使吧。”

“我也觉得他说得没错。”哈洛笑着说，“可是我们也得承认，他说的有些东西是挺愚蠢的。还说什么都是因为钱人们才穷的。”

“是啊，我也不明白这究竟是个什么说法。”菲尔波特也同意他的看法。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们再和他说说这个问题。我倒要看看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哈洛说。

“天啊，看在老天的份上，就不要在晚饭的时候说这个了吧。”伊斯顿说。“他要是能安静一会儿，我们还是不要去招惹他的好。”

“也是，要是可能的话，我们还是安安生生地吃顿饭吧。”菲尔波特说。“嘘。”他突然给大家打了个手势，警告他们安静下来。几个人静静听着。楼梯上有动静，明显是有人朝他们这边来了。菲尔波特立马回去了，哈洛赶紧提起白灰筒，又故意把它放下，弄出了很大动静。

“我觉得，我们还是把梯子和木板放到这边来吧，伊斯顿。”他大声对伊斯顿说。

“行，我也觉得这样最好。”伊斯顿回答道。

正当他们忙着把手脚架抬过去粉刷天花板的时候，克拉斯过来了。一开始他什么也没说，就是进屋里看看他们几个在干什么。

“你们最好有点精神，伙计们。要是晚饭之前这里的天花板还弄不完，老煞星肯定得气疯了。”他一边说一边下了楼。

“好的，胡乱抹一下，一会儿就弄完了。”哈洛愤愤地说。

“胡乱抹，说得真好啊。这活啊，就该这么干。你看那楼梯檐口的天花板上有泥灰点子。这些本来都是要洗掉了，可是这些活有足够的时间去做，所以那上面装饰花样的缝隙里现在还有泥点子呢。哈洛和伊斯顿两人往上面“胡乱”抹了一层白灰，把那些影响美观的泥点子都遮了起来。原来那几个装修工人并没有受罚，因为这里的活还没有干到一半的时候，他们就被调去干别的了。

哈洛和伊斯顿粉刷天花板的时候，菲尔波特和其他工人正忙着给房子的其它地方上漆。欧文在伯特的帮忙下，也在客厅忙着画墨线，弄不同尺寸的镶板。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大家没有讨论政治问题。这下克拉斯可不高兴了，他正打算找机会把他的剪报拿出来炫耀一番呢。吃过晚饭以后，等其他工人都回去工作了，菲尔波特悄悄地回到厨房，把工人们丢在那儿包晚饭用的纸都收集起来了。他打开其中一张，把其他纸里剩下的食物残渣都倒在了那张纸上。再加上他从地板上捡起来的碎面包，他收集到了一小堆食物残渣和面包皮，然后把自己剩下的一点食物残渣和收集来的这些放在一起。他拿着包裹上了楼，打开窗户这把包裹扔到了门廊顶上。看到两只八哥下来吃食，他就把窗户关上了。菲尔波特隔着百叶窗，偷偷地看着他们。这个下午过得格外平静。从现在一直到下午五点，这段时间对其他工人来说也许很漫长，可是在欧文和他的助手看来，他们能干自己感兴趣的拿手活，时间就好像特别快。一到晚上他们还觉得颇为遗憾呢。

“以前，我总盼着下班，可是今天，我好像特别希望天一直不会黑。”伯特说。

晚上收工以后，所有的工人都一块儿走了，等到了镇上他们才分开。欧文自己一个人回了家；伊斯顿、菲尔波特、克拉斯还有邦迪一

起去了“板球纹章酒店”，在那里喝了酒才回家。而斯莱姆作为一个禁酒主义者，也没有与其他人同行，虽然他现在租住在伊斯顿家里。

“你不用等我了。”说完，伊斯顿就跟着克拉斯还有其他人一起走了。“说不定在你到家之前我还能赶上你。”

“好。”斯莱姆说。

这天晚上，斯莱姆没有直接抄小路回家。他去大街上的一家玩具店了。他在店门口站了好一会儿，看着橱窗里陈列着的玩具。想了一会儿，他下定决心走进了店里，花四个半便士买了个婴儿的小玩意。这个玩具是用白色骨头和彩色木头做的，很漂亮。上面还挂着一些小铃铛，手柄末端还有一串白色骨头。

从玩具店出来以后，斯莱姆回了家。他走得很快。当他进家门的时候，露丝正在生火。婴儿就放在她的膝头。看到只有斯莱姆一个人回来，露丝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悦。

“威尔去哪儿了？”她问。

“他跟其他几个伙计一起喝酒去了。他还说，他不会在那儿待多久的，”斯莱姆一边说，一边把自己的食物从饭盒里拿出来，上楼去了自己的房间，洗漱换衣服。

等他再下来的时候，伊斯顿还是没有回来。

“晚饭我都准备好了，就差烧茶了。”露丝说。看到伊斯顿还没有回来，她明显有一些烦躁。”你先吃你的吧。”

“没事，我不饿，我等一会吧，说不定他就回来了。他说他很快就会回来。”

“要是不介意的话，你就等等吧。”露丝说。“要不我还得烧两回茶。”

他们等了大概半个小时。两人有搭没一搭地聊着，都觉得很尴尬。左等右等不见伊斯顿回来，露丝就决定先让斯莱姆吃饭，不等他了。于是她把孩子放回婴儿车里。可是这孩子好像一点也不满意这样的安排，哇哇大哭起来。所以露丝只好用左手抱着孩子，右手端茶水。看到她如此为难，斯莱姆伸手对露丝说：

“来，我替你抱着他，你先忙。”

“你可以吗？”露丝对眼前的男人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可是她还是很感谢他的好心。“行，那你小心点儿，不要把他摔了。”

可是，斯莱姆一接过孩子，孩子比在摇篮里的时候哭得还厉害。

“他总是怕生，”露丝给斯莱姆道歉，又把孩子抱了回来。

“等一下，我楼上的衣服口袋里有个东西，一准让他安安静静的。”斯莱姆说。

他到自己的房间拿出了那个玩具。孩子一下子被玩具鲜艳的颜色和小铃铛清脆的声音吸引住了，连忙伸出小手向斯莱姆要。他顺从地让斯莱姆把玩具递到自己手里，一点反抗意识也没有了。等露丝做好茶点出来，外面这一大一小已经相处得很好了。等露丝忙完了再想把孩子抱回来的时候，小家伙还有一丝不情愿离开斯莱姆呢。现在，斯莱姆正把他举得高高的，抖他开心呢。

露丝对斯莱姆的印象也好转了不少。她还为自己一开始对他的偏见而自责呢。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个好人。

这会儿，孩子好像已经知道手柄上的骨链是怎么玩的了，现在正聚精会神地摆弄它呢。

“这个玩具真好看。”露丝说。“谢谢你给他买这么好的玩具。他正想要这个呢。”

“我前两天听你说他想要一些能咬的东西，好让他磨磨牙，”斯莱姆说。“我刚好看到商店里有，所以就给买来了。”

孩子把骨链从嘴里拿出来，拼命摇着小玩具，一边摇一边笑，还高兴地大叫，一直看着斯莱姆。

“爸爸！爸爸！爸爸！”他抓着斯莱姆的胳膊喊。

见状，斯莱姆和露丝都哈哈大笑起来。

“那不是你爸爸，傻孩子！”露丝亲了亲孩子说。“你爸爸现在还没有回来呢。哎，他真应该为自己感到丢脸。等他回来了，我们再叫他爸爸，让他听听，好不好？”

可是孩子摇着手里的玩具，笑得更大声了。

第十九章
豪饮

从外观上看，“板球手纹章酒馆”是栋浮夸的建筑，装着大玻璃窗板，金碧辉煌。装饰壁柱涂着各色大理石的纹样，每道门的纹理也尽仿高档木料。房子的镶板上绘有葡萄酒、烈酒和啤酒的广告，金灿灿的字体缀以花哨艳丽的图案。大门门楣上写着如下一串小白字：

> “爱哈尔皮酒馆。获准经销葡萄酒、烈性酒和麦芽酒，店内饮用或外带均可。”

依照惯例，酒馆通常分为几个片区。首先是“沙龙区”。通往此区的玻璃门上贴了张告示：“不供应四便士低价酒”。沙龙区旁边是酒水外卖区。那些想偷偷小啜杜松子酒的女士颇爱此处。还有两个小单间雅座，只可容纳两三人，也不销售四便士以下的烈性酒和三便士一杯的啤酒。最后便是最大的一间，公共区。这里的房间两头各有一个涂色上光的木制隔板，将它与其他区域隔离开来。

隔板以及靠墙的窗下都有长木凳，供顾客们就座。那儿还有一台高大的自动点唱机——投币式放音盒，只需要花一便士就行。它形似老祖父用的座钟，就立在靠近吧台的一道隔板处，方便侍者从吧台后伸手上发条。点唱机旁的隔板上挂着一块十五英寸见方的板子，上面装有许多标了号的钩子。板子下方是个细麻绳网，用段半圆状铁丝撑开。网子里躺着数个直径三英寸左右的橡皮环。场子里没有桌子，但从另一面隔断上伸出一块带铰链的翻板，大概三英尺长二十英寸宽，不使用的时候还能收折起来。这个就是“打硬币游戏”(注)用的板子

了。这个游戏用的是那种法国旧硬币，通常搁在吧台后面，人们可以去借。游戏板上方的隔板上有一份装裱好的告示单，上面写着：

公告

此间请勿使用污言秽语。

告示旁还贴有五颜六色的广告单，宣传当地的剧院和音乐厅，以及一个刚来到镇上的马戏团和动物秀，他们在去往温德利半道上的一块荒地上扎营。吧台及酒吧的其他设备都是抛光红木做的，架子的背板上都镶着大块镀银玻璃板。架货上列着一排排的酒瓶子和雕花醒酒壶，里面装着杜松子酒、威士忌、白兰地等各种各样的红酒和利口酒。

酒吧老板是个大腹便便、装扮浮夸的男人。他穿着一件白衬衫和一件鲜亮的褐紫色精制马甲，上面挂着根大粗金表链子和一只钻石戒指。当克拉斯、菲尔波特、伊斯顿和邦迪他们走进店时，他正亲切地与店里一名常客交谈。那人坐在靠近吧台的座位尽头，衣着寒碜、神情恍惚，喝得酩酊烂醉、直打哆嗦。这可怜虫每天都要在这家酒吧消磨掉大半的时光，耗尽身上每一分钱。他约莫三十岁光景，却是一副形容枯槁的衰苦样子。他原来是个木工，但现在也再没碰过那个行当了。坊间传言，几年前，他娶了一个岁数比他大许多的女人，是家三流旅舍的老板娘。旅社收益然颇为丰裕，足以放任他游手好闲、醉生梦死了。这个醉汉几乎可以说是驻扎在“板球手”了。他通常每天早早地来到店里，偶尔会帮着酒吧侍应扫扫木屑、擦擦窗子，挣得一品脱啤酒，常常在这儿待到夜深关门。他无疑是个好顾客，不仅从来都是挣多少便往这儿花多少，还常常能让别人为他而花钱。因为他跟大多数常客都混得很熟络，大家深知此人的窘迫，便也常常“看在酒吧的份上”请他喝一杯。

公共区的另一个“住户”是个半醉半醒的家伙，他在克拉斯一行人之前就到店里了。他看上去是个粉刷匠，正坐在打硬币游戏板旁边的木凳上。他戴着顶破旧的常礼帽，衣服也是破破烂烂的。苍白瘦削的脸颊，高高的鼻梁，像极了威灵顿公爵一世的画像。他不算是吧里常客，偶尔会在下午两点钟左右过来，一直待到现在。这段时间他喝下的酒现在开始起劲了。

克拉斯等人一进来便受到店老板和烂醉可怜虫的热烈欢迎，而那个半醉汉则迷迷糊糊地看着他们，一脸茫然。

“你好，鲍勃。”老板热情地招呼克拉斯，又向其他人亲切地点点头，“最近怎么样？”

“还不错，老伙计！”克拉斯快活地回答，“你怎么样？”

“很好，”老伙计起身去为他们点单。

“大家要喝什么？”菲尔波特对大伙儿问道。

“我要一品脱啤酒，”克拉斯说。

“我半品脱，”邦迪说。

“我也来半品脱，”伊斯顿说。

“那就是一品脱啤酒和两个半品脱的。我自己来一品脱黑啤，”菲尔波特转身告诉老伙计。

老板准备酒品的时候，那个烂醉的可怜虫把空酒杯放在吧台上。菲尔波特看到了，对他说：

“再跟我喝一杯怎么样？”

“我没意见。”那人回道。

酒端上来后，菲尔波特没有伸手掏钱，而是意味深长地给老板使了个眼色。老板点点头，默默地从架子取了账本，在上面记了一条。尽管现在才周一，而上周也有好好地工作，但菲尔波特却已经分文不剩了。因为他周六向房东太太还了一部分找到工作之前欠下的伙食费和住宿金，又还了上周在酒吧老板这儿赊下的四先令酒钱。

“那是，一点也不成问题，”克拉斯对菲尔波特点点头，接过后者递过来的啤酒痛饮了一大口。

其他伙伴也一同向他致意。菲尔波特，这场欢宴的东家，都欣然接受了。

此时，老伙计拿出一个便士投入音盒，上好发条，机器便开始演奏。曲调不甚熟悉，但那半醉的粉刷匠听闻便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拖着笨拙的步子跳起舞来。他一面跳一面唱道：

“噢，请随我们参加婚礼，
一同欢度这美妙之日！
男孩女孩都跳起舞来，
美酒下肚我们一醉方休。”

“嘿，真是够了！”老板暴躁地吼道，“这儿谁受得了。”

半醉的家伙住了口，手足无措地看着老伙计，难为情地退回到座位上。

“我看，咱们还是要坐就坐好、站就站好，就几分钟的事，”克拉斯照着自己说的做，其他人也纷纷效仿。

之后新顾客陆陆续续地进来，大部分是下班回家的工人。他们点完单、喝完自己那一品脱或半品脱的麦芽酒或黑啤酒就匆匆离开了。邦迪念起马戏团动物秀的广告，大家便开始谈论那精彩的驯兽表演。老伙计说，一些动物跟人类一样聪明。他说这话的语气就好像兽类真的有智慧一样。他又说，今晚早些时候，他听到有谣传，眼下有头野兽，不知是熊还是别的什么动物，给逃跑了，此刻正逍遥在外哩。不过这也是听来的，他也不清楚是真是假，反正他可不信。其他人也觉得此事应属无稽之谈。谁也不懂这种没头没脑的怪谈都是打哪儿来的。

此时那个烂醉的可怜虫站起身，颤抖着从网子里拿了几个橡胶圈，一只一只地投向对面板子上的钩子。大伙儿饶有兴致地看着。他每一次投偏，大家就爆发哄笑，一旦投中又回以欢呼。

“他今晚有点发挥失常，”菲尔波特对一边的伊斯顿说，“平常他都是一把好手，投得漂亮极了。”

半醉酒鬼一直轻蔑地看着这烂醉可怜虫。

“你压根儿玩不了这个，”他嘲笑道。

“是吗？我倒是能玩过你呢。”

“行呵！来，败者请酒！”半醉酒鬼喊道。

这迷糊的可怜虫犹豫了片刻。自己身上可没有那么多钱请得起大伙儿。但仗着能赢的信心，他回应道：

“放马过来。怎么个玩法？先来五十？”

“随你的便！五十也行，一百、上百万都行！”

“最好从五十开始。”

“没问题！”

“你大可先投。”

“行啊，”半醉酒鬼附和道，急不可耐地想要一展身手。他左手拿了六个环，站到房间中央距离板子大约三码的地方，右脚迈开在前。他用右手食指和大拇指捏着一只环，闭上左眼，仔细地瞄准位于中心的13号钩子，缓慢地对着板子的方向尽力伸长胳膊，然后又曲起手肘，向后收臂，手都快要碰到下巴了，接着又缓慢向前伸出。如此反复好几次，一旁众人皆屏息注视。总算调整好之后，他便对着板子猛然一击。然而那环并未飞向13号钩子，而是越过隔断，跑到单间区里了。

这场精彩表演收获了一阵哄堂大笑。该选手则一头雾水地盯着对面的板子，不明白橡皮环究竟哪儿去了。直到那边的人把环给扔了回来，他才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转身对这帮人挤出一丝难看的笑容，说：

“我对这个板子还不熟悉，所以才投偏了。”

现在他开始对着板子一气乱投，不再费心瞄来瞄去。只见一只环砸到板子右边的隔断上，一个又撞上了左边，一个甩到板子下方，一个跑到吧台后面去了，一个又落到了地上，还有一个，这是最后一个环，总算是投到了板子上，在一众喝彩声中直接地套上了中央的13号钩，单投最高分。

“我应该没问题了，准头找着了，”半醉酒鬼一面说一面让位给他的对手。

“现在你要大开眼界了，”菲尔波特悄悄对伊斯顿说道，“这家伙可是个会玩儿的。”

烂醉可怜虫就位站好，漫不经心地扔起来。接下来就是场精彩绝伦的表现。尽管他的手哆嗦得就像风中颤抖的白杨叶子一样，可是他每一次都能成功击中板子，还差点就命中红心。但不知何故，大多环却连一个钩子都没套上，生生掉网兜里了。一局结束他只拿了四分——两环命中2号钩子。

“运气不佳，”邦迪将酒一饮而尽，把杯子倒放在吧台上。

“再来一杯，”伊斯顿说，将自己的酒一饮而尽。

“行啊，”克拉斯也把余下的酒一股脑儿倒进喉咙里。

菲尔波特的酒杯空了好一会儿了。

“再来杯同样的，”伊斯顿对老板说，放了六便士到吧台上。

此时那半醉酒鬼又对板子发起新一轮攻击，但似乎已经失了准头，一环未中。

扔出去的环到处乱飞，一轮下来分数丝毫未变。

而烂醉可怜虫却劲头十足，迅速拿下三十七分。接着半醉酒鬼在下一轮中成功取得八分。看起来局势已无可挽回，但他的对手似乎也在下一局中颓然崩盘。可怜虫两次都未能击中板子，即使击中了也没能得分，直到最后一投他才拿下了一分。半醉酒鬼再次努力，获得10分。

当前得分如下：

烂醉的可怜虫…………………42

半醉酒鬼……………………31

目前还无法料见结果，大家都沉浸在游戏中。克拉斯看得无比兴奋，竟不由自主地张大嘴巴，一口气将第二杯一品脱的啤酒倾倒下肚；邦迪也喝干了酒，吆喝着菲尔波特和伊斯顿赶紧干杯，好接着畅饮，于是他们俩便响应了他的号召。

当半醉酒鬼在进行新的一局时，那可怜虫往吧台放了一便士，叫了半品脱的酒，希望这杯酒能给他定定神，好再一鼓作气。此时他的对手每次都给扔空了，但仍旧是得了分，因为一个环给甩到了板子上方一英尺左右的隔断上再掉下来竟套在了钩子上。

另一位选手接着上场，玩得十分谨慎，几乎每一环都能命中。众人不断发出赞赏的惊叹，大声嚷出每一次出手的得分：

“1分！”

“又是1分！”

“失误！不！他中了！2分！”

“失误！”

“失误！”

“4分！”

半醉酒鬼欣然接受了败局，说是自己疏于练习。他给了吧台一先令邀请大伙儿来点单。所有人都要求“跟之前一样”，老板还是不顾之前半品脱的单子，给了伊斯顿、邦迪和那烂醉可怜虫一人一品脱，这样便无需再为一先令找零了。

“你知道，不熟悉板子很影响发挥，”半醉酒鬼说道。

“被那样的人击败没什么丢脸的，伙计，”菲尔波特说，“他可是个高手！”

“是的，毫无疑问。他玩得可漂亮了！”邦迪说。

大家说法如是。半醉酒鬼即使输了游戏也不见得丢了脸面，现在又受到伙伴们欢快气氛的感染，当即拿出六便士坚持要再请大家喝上半品脱。

大伙儿说话的时候克拉斯走了出去，但几分钟后就回来了。”我现在感觉舒服些了，”他笑着说，一面接过半醉酒鬼颤巍巍递给他的半品脱酒。接下来几分钟里，其他人也跟克拉斯一样，一个个出去一会儿又很快回来了；最后进来的是邦迪，一回来就叫道：

“我们玩一局打硬币吧。”

“可以啊，”伊斯顿现在已经有些站不稳了。”但先让我把酒喝完，然后再来一杯。”

他只剩下七便士了，刚好足够给克拉斯买一品脱，再给其余众人买了半品脱。

打硬币游戏桌是一块红木板。上面画着几条平行线。这个游戏的玩法是：将一枚硬币放在板子末端，硬币边缘微微悬空，然后用手掌的后半部分击打硬币，根据硬币要到达的距离控制击打的力道。

“阿尔夫今晚怎么了？”菲尔波特问老板。一旁的伊斯顿和邦迪正玩着游戏。阿尔夫是吧里的伙计。

“他在地窖有点活儿要干，有几个阀门出了些状况。但我夫人马上会来给我搭把手。喏，她来了。”

老板娘从酒吧后门走进来。她是个身材高大、满面红光的女人。硕大的胸脯包裹在一条黑长裙里，外面罩着件彩色丝质罩衫。两只白胖的手上戴了好些镶宝石的金戒指，肥壮的脖子上挂着条长长的金表链。她矜持地跟克拉斯和菲尔波特打了个招呼，亲切地对他们微笑。

与此同时，打硬币游戏正进行得热火朝天。半醉酒鬼对此兴趣盎然，不加偏袒地对两方玩家给出自己的建议。最后邦迪惨败，伊斯顿说现在该回家了。菲尔波特坚持要在离开前最后喝一轮，他的提议立即得到了大伙的同意。

大家正开怀畅饮的时候，克拉斯从马甲口袋里掏出一便士放进唱机。老板换了张新碟，上好发条，机子就开始播放起“斗牛犬男孩”。半醉酒鬼恰好知道这首歌合唱部分的词，音乐一起他便踉踉跄跄地站起身，激情洋溢地手舞足蹈起来，一面还扯着嗓门唱道：

“他们尽可造船，我的兄弟们，

以为一切尽在掌握，

但他们造不出斗牛犬男孩，

老英格兰正是他们——”

“嘿！停下好吗？”老伙计厉声叫道，“我已经说过了，我的地盘受不了这折腾。”

半醉酒鬼莫名其妙地住了口。

“我没想带来困扰，”他踉跄着身子对大家说。

“我不跟你闲扯！”老伙计对他怒目横视，“再乱喊乱叫就给我出去。你还是赶紧走的好。在这儿呆得够久的了。”

此话不假。这个人已经赖在这儿太久，刚来时身上带的钱早就花光光了，现在是一个子儿也不剩。善于观察、见多不怪的老板老早就看穿了，便想在他酒意更浓之前赶紧打发他走，免得一发不可收拾。半醉酒鬼听到老板这番令他难堪的言语，登时怒火中烧。

“我他妈想啥时候走就啥时候走！”他喊道，“我用不着征求谁的意见！你他妈以为你是谁？你就是个屁！懂了吗？就是个屁！就是靠我这样的人你才能养家糊口！我在这儿呆多久我乐意，你要是不乐意就见鬼去吧！”

“嚯！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是吗？”老伙计说，“我们走着瞧。”同时打开了酒吧后门大吼一声：

“阿尔夫！”

“是，先生，”一个声音回应道，显然是从地下室传上来的。

“上来。”

“好的。”那个声音答道，接着便听到一阵上楼的脚步声。

“马上有好戏看了。”克拉斯对伊斯顿开心地笑道。

点唱机还在放着“斗牛犬男孩”。

菲尔波特朝半醉酒鬼走过去。”嘿，老兄，”他低声说，”听我一句劝，悄悄回家去吧。这样只会吃不了兜着走，知道吗。”

“我不，朋友，”那人回答，一意孤行地摇摇头，“我就在这儿，还他妈就赖这儿不走了。”

“不能这样，”菲尔波特仍耐心劝他，“瞧，我来告诉你咱们怎么办。你跟我就再来半品脱，然后一起回家去。我把你安全送回

去。”

“把我安全送回去！你什么意思？”那人怒气冲冲地质问道，”你是以为我喝醉了吗？”

“不，当然不是，”菲尔波特赶忙说，”你还好得很，就跟我一样。但你懂我的意思。咱们回家吧。你难道想跟这儿呆一晚上？”

这时阿尔夫已经来到酒吧后门。他是个结实的年轻人，二十二三左右的年纪。

“把他弄出去，”老板咆哮道，示意了一下那个捣乱的罪魁祸首。

阿尔夫立刻跳过吧台，打开酒吧大门，转身用大拇指指着门对着半醉酒鬼，说：

“是不是该出去了？”

“我得先跟这位先生喝完半品脱——”

“是的，没事儿，”菲尔波特对老板说，“咱们再喝半品脱，完了这事儿就不提了吧。”

“你别多管闲事，”店老板气势汹汹地转身对他吼道，“他别想再跟这儿喝了！我不乐意让个酒鬼呆在这儿。谁让你来插手了？”

“得啦！”阿尔夫对挑起这场骚乱的人叫道，“滚出去！”

“我就不！”半醉酒鬼很坚决，“我要先跟这位先生喝——”

不等他说完，阿尔夫就抓住他的领子，粗暴地拖向门口，一把把他扔到马路中央了。他在路上摔作一团，差点被碰巧经过的啤酒厂运

货马车碾于轮下。这一切做完后，阿尔夫便关上门，退回吧台了。

“他是自作自受，”克拉斯说。

“看到他飞出门那样儿，我都忍不住要笑，”邦迪说。

“你不应该那么傻，去插手这档子事，”克拉斯对菲尔波特说，“这不关你的事。”

菲尔波特没有回答。他背对着其他人向窗口外的大街上张望。然后他打开门走出去。克拉斯等人透过窗看到他把半醉酒鬼扶了起来，帮他拍掉衣服上的灰，随即看到他们拌了几下嘴就互挽着胳膊走了。

克拉斯和大伙儿大笑起来，又继续喝起刚才没喝完的酒。

“哎，老乔的酒连一半都没喝完呢！”伊斯顿看到菲尔波特留在吧台上的黑啤便叫道，“他居然就这么走了！”

“这傻瓜，”克拉斯大声说，“根本没必要，那家伙好着呢。”

烂醉可怜虫忙不迭地灌下自己那杯酒，眼睛贪婪地盯着菲尔波特的酒杯。他自己的酒刚喝完，正想旁敲侧击地说那一杯不喝完着实浪费，没想到菲尔波特竟回来了。

“嘿！你怎么处置他的？”克拉斯问道。

“他应该没事的，”菲尔波特说，“他不让我再跟着走，说如果我不走开他就要揍我！不过我相信他应该没问题。那一摔让他清醒了一些。”

“噢，没事的，”克拉斯漫不经心地说，“他不会出什么事的。”

菲尔波特喝完了酒，向“老伙计”、老板娘和那个烂醉酒鬼道了晚安，大家伙便动身回家了。他们翻过小山，来到了去往温德利的大道上。路上漆黑一片、空旷寂寥，只时不时传来附近马戏团里的那些野兽的诡异咆哮。当他们路过一处荒僻阴暗地时，突然看到前方路中间有个黑色的物体正悄悄向他们慢慢地走来。看上去那好像是某种大型动物。

一行人停下脚步，有些惊恐地望着那片黑暗。那头动物还在靠近。邦迪弯腰在地上摸索着石块。除了吓得不敢动弹的克拉斯，其他人也跟着找起石头。他们找到了几块大石头后，就站在那儿等着那头未知生物继续靠近，好扔的准一些。正当他们要一击出手的时候，那头生物突然往一边倒下去，似乎还发出了阵阵痛苦的呻吟。看到此景，四个人小心谨慎地走上前。邦迪擦亮一根火柴靠近那个卧倒的东西一看，原来是那半醉酒鬼。

这可怜的家伙与菲尔波特分别以后，的确曾好好地走了一段路。如菲尔波特所言，那一摔让他清醒了一些；但才走出不远，酒劲又上来了，于是他就跌倒在地了。发觉自己站不起来后，他便靠着双手和膝盖往前爬，丝毫没察觉自己弄错了方向。最后他连爬都爬不动了。若是没叫他们碰见，他恐怕会被碾死了。他们扶他起来。菲尔波特一直在劝他“清醒一点”，还问他家住哪里。这人凭着仅剩的理智告诉他们自己的地址，幸运的是他也住在温德利。

邦迪和菲尔波特要把他送回家，于是与克拉斯和伊斯顿在街角分别。他俩就住在那儿。

克拉斯吃饱喝足，甚为满意。他一共喝掉了六品脱半的啤酒，而且只花了一个便士就听了四首音乐。

告别克拉斯后，伊斯顿只剩下几码地就到家了。但他一听到对方的门关上，就立刻停下来，倚着一柱街灯。这一路上强忍的头晕恶心

是再也扛不住了。身边的一切似乎都转动起来，远处的街灯飘飘浮浮，路面也好似激荡的海面，上下起伏。他从口袋里摸索出手帕擦擦嘴，暗自庆幸克拉斯没看到这一切。重新上路后，没几分钟他就到家了。他打开大门走进去，门在他身后自动关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他晃晃悠悠地走过狭窄小道，来到了屋子前门。

婴孩正在摇篮里熟睡。斯莱姆已经回到自己的房间，露丝坐在炉火旁做着针线活儿。桌上还摆着两个人的餐具，露丝还未用过茶。

伊斯顿跌跌撞撞地进来，弄出好一阵响。”好呀，老姑娘！”他叫道，快活地随手把餐篮放在地上，然后把手放在桌上支撑着身体。”你看，我到底还是来了。”

露丝放下针线，双手垂在膝盖上，坐在那儿看着他。她从未见过他这副模样。脸色惨白，双目充血，眼眶泛红，湿湿的嘴唇不住地颤抖，原本漂亮的胡须沾着唾沫和啤酒交缠作一团，黏糊糊、乱蓬蓬地挂在嘴上。

伊斯顿见她不说话也不笑，觉得她是生气了，便严肃起来。

“你看，我到底是回来了吧，亲爱的；晚来总比不来好啊。”

他已经连话都讲不清楚了，嘴唇发抖，咬字困难。

“你这是怎么了，”露丝快要掉下泪来，可她又极力压制着，不让他看出自己的心疼。”你看你把自己搞成什么样子了，真该为自己感到羞耻。”

伊斯顿摇摇头，傻笑道，“别生气，露丝，这样不好。”

他笨拙地朝露丝走去，仍旧倚靠着桌子保持稳定。

“别生气了，”他咕哝着向她弯下腰，用手臂环住她的脖子，把脸贴近她，“生气不好，你懂的，亲爱的。”

她缩向一边，当他那湿漉漉的嘴唇和脏兮兮的胡须凑上她的嘴唇时，她心里升起一丝厌恶，不由地颤抖。伊斯顿口中恶臭的气息混杂着烟酒味儿，衣服上也满是烟的污浊气，露丝无比反感。他不断亲吻着她，待他最终放手，她便颤抖着拿出手帕，赶紧擦脸。

伊斯顿说他不想喝茶了，然后就上楼睡觉去了。露丝一直饿着肚子在等他，但她现在也没心情喝茶了。她做着针线活儿做到很晚，等到她上楼，发现伊斯顿仰躺在床上，衣服只脱了一半，嘴巴大大地张着，鼾声如雷。

---

1. 打硬币游戏:英国酒吧游戏，“用手将放在桌面上的硬币或筹码打入分隔区或标线区”而得分。（译注）

第二十章
四十大盗与盗匪之争

本章将犹为枯燥，因为我们要讲一些乍看之下与正题毫无干系的事情。烦请读者耐心阅读，因为要了解这段历史，这些信息是十分必要的。

马格斯镇是由一群人组成的“市议会”所统辖的。那里大多数的“人民代表”是身家富裕或业已退休的商人。在马格斯镇人民的眼里，若一个人能做到生意兴隆、财源广进，那么他自然能够胜任市镇要务。

因此，当那位能力非凡的成功商人乔治·拉什顿被提名参选市议会时，将他视作理想人选的工人们便向他献上了大批的选票。

这些强盗为所欲为，也从未有人过问。他们行事也不会与纳税人商量。甚至选举期间他们也懒得召集会议，只是给大家发布了一份宣言，大力夸耀自己的众多高贵品质，号召民众为其投票。而后者也从未令他们失望，一次又一次地票选出同一班人马。

强盗们横行无忌，而选民们正缠身于事关生存的斗争，无暇他顾。就拿公园来说吧，正如群猪忙着围绕食槽转，人们埋头于生计之战以致他们大多数都无法抽空去公园看看，否则他们肯定会留意到，公园里的奇花异草已经少太多。若再深入查究，便会发现，市议会的每名成员都拥有着华美绝伦的花园。而其私家花园能够如此美丽，正是因为他们有计划地将公园给抢夺一空了。

公园里有个湖，湖里有一大群靠纳税人的钱供养着的鸭和鹅。除了用大众的钱买来的食物，游客还会为它们带去成包的饼干和面包屑。等到养肥这些鸭鹅，强盗们就会弄回自己家杀来吃掉。当他们终于吃腻了鸭鹅，就有人去与屠户作交易，用这些家禽去换肉吃。

这个团伙中最活跃的成员之一是家具商杰里迈亚·迪德卢姆。他经营着一个分期付款的大买卖，拥有一个庞大的二手家具库。一旦买家不幸无法定期付款，他们的家具就会被收拢到这里。其他旧货，有的是在法庭拍卖会上减价购得，有的则是那些遭受背运或失业的人迫不得已出卖的家什。

团伙中另一位知名人士是阿莫斯·格林德，他可以说是垄断了整个蔬果行业，现今坐拥镇上几乎所有的水果铺。别的商店若不从他这儿进货，或更确切地说，如若其他蔬果商不从这个他任董事和大股东的公司采购货品，那么他就会在他们附近开办分支商铺、大肆减价销售，不遗余力地摧垮他们。他起家靠的是自力更生。他就是个自私狡诈的模范。

此外，这个团伙的首脑还有市长亚当·斯威特。他一直是团伙的首脑，但并非一直都是市长。依照规矩，市长这一“荣誉”须由团内成员轮流享有。的确，在一个大部分由傻瓜蠢货、奴隶和奴隶监工以及溜须拍马的伪君子所组成的群体中担任头等公民，着实是个大“荣誉”。斯威特还是一家大型布料企业的总经理和大股东。他从这一行攫取了相当可观的财富。倒也并不出人意料，毕竟他从不给手下的工人发足过薪水。有些工人甚至一文不得。他雇佣了一大批年轻妇女。她们是来学习裁制女装、斗篷或者女帽的。这些人都立下了学徒契约，有些还付了五到十磅的学费。合同期为三年。头两年她们是拿不到薪水的，待到第三年才能每周拿上一先令或八便士。第三年末她们便会被解雇，除非她们意欲继续见习，每周挣上三、四先令六便士。

这些女工从早上八点半一直工作到晚上八点，中间一小时留作晚餐时间，四点半可以停工十五分钟来用茶。公司为每个姑娘提供半品脱的茶水，但她们得自带牛奶、糖、面包和黄油。

极少有姑娘能完全掌握那套手艺。有的学会了做袖子，有的学会做袖口或者扣眼，如此这般。每个姑娘都能在短期内专精于某项技能并做得很快；尽管只擅长一种技艺仍是无法为她们带来好营生的，但却足以让斯威特先生从中发财致富了，这才是他唯一关心的。

偶尔会有这么一个聪明有志的姑娘坚持要完成学徒契约，有时会招致父母的反对。如果坚持下来，她们的处境就会有所改善。即便如此，诡计多端的斯威特仍能对此加以利用。他会诱劝她们中的佼佼者在合同期满后继续留下，付给她们比其他姑娘更为优越的薪资，有时甚至可达每周七到八个先令呢！而且还慷慨地许诺她们未来晋升的机会。这些姑娘便成了公司的一支预备队伍，可以用来打压那些表露不满的优秀女工。

越来越多的姑娘乖乖屈就于强加在她们身上的条款。年轻的她们尚未意识到自己所遭受的不公。而她们的父母呢，也从来不曾怀疑大好人斯威特的“真心实意”。谁让他是慈善事业的领头人。

女孩们学徒期满后，如有父母抱怨自己女儿还是学艺不精，善良的斯威特先生就会将其归咎于女孩的懒惰无能。因为他们大多都是些贫苦之人，他便极少或者从来没有为此摊上什么麻烦。当初那些对他信赖有加的父母将自己的女儿交到仁慈的他手里时，他承诺，要教“她们成长为优秀的妇人”，而他就是这样履行对他们许下的花言巧语的。

此种信口开河，骗取无偿劳动的法子也可应用于斯威特先生的其他生意。他只消花费一小部分成本即可生产出价格昂贵的商品。他以同样的条件雇佣男女店员。与其签订契约的男青年，一般需要五年来

“培养成为优秀人才”并“具备胜任一种商铺职务的资格”。如果可能的话，他还能根据他们的情况向其父母榨取一笔五磅、十磅或二十磅的学习费。头三年他们是没有工钱的，之后也许每周能拿个二到三磅。

“人才培养”计划五年期满即可完成。届时，斯威特将向这名青年表示祝贺，并保证他已有资格在任何一家店铺寻得“职位”。但遗憾的是，他手下没有空位。生意很不景气。如果这个人在谋得更好的“职位”以前仍然愿意留下来，那么尽管他不是十分需要这个人手，但他也会大方慷慨地支付他每周十个先令的薪水呢！

倘若这个年轻人不沾烟酒赌博、不碰股票买卖、不流连剧院，他便可前途无忧。即便他未能成功转职，也能攒下一笔钱，开始自己的营生。

但是，在此还请读者格外留意，斯威特先生所营行当中的一个分支——家庭工作部。他雇了众多妇女来制作女士衬衫、精美的围裙和小孩围兜。其中大多数成品都在伦敦等地批发销售，另一些则会送到马格斯镇的“斯威特商场”和全国其他地方的分店进行零售。许多妇女工作者都是带着孩子的寡妇，只要有不必离开家和孩子的工作，无不欣然接受。

裁制一打衬衫的报酬为二到五先令，而妇女们除了得自备机器和棉线之外，还须自担取送。这些可怜的女人一周可以挣到六到八先令，可是为此她们得每天不间断地工作近乎十四或十六个小时。她们既没有时间做饭，也实是无甚可煮，因而主要靠面包、人造黄油和茶来过活。她们家里脏乱不堪，小孩个个嗷嗷待哺，身上穿着奇形怪状的破衣服，都是由好心的邻居不要的衣服草草改制出来的。

这些妇女成日埋头苦干，直至精疲力竭才不得不歇息，她们为此劳碌一生，熬得肩酸背痛却难以换来面包。她们自己跟孩子一同忍饥

挨饿、衣衫褴褛，但这一切也并非徒劳无功。因为她们劳动的首要目的算是达成了：公益事业得到了发展。斯威特先生财源广进，身家丰厚，名望也提升了。

没有一个妇女是“被迫”参与到这项光荣事业中来的。在这个自由的国度，没有人是受着胁迫而接受任何条款的。负责斯威特家庭工作部的特拉法姆先生，总是能用最简明公道的话把这个道理给他们说清楚。工作就在那里，工钱也明明白白！不乐意就别干。不作任何强迫。

有时候，那个基数庞大的阶层里就是有这么些忤逆分子，懒惰成疾，有工作也不干！但正如经理所言，多的是乐得接受的人。这些妇女，尤其是有孩子要抚养的，对这份工作、这项事业无不心怀一腔热忱。据说，有的人还拼命求着要工作哩！

斯威特先生以上述方法以及类似手段为自己谋取了大量钱财，还树立了无可动摇的声望。他的可敬无人置疑。他每个礼拜天都要上教堂两次。肥胖的身子穿着华贵的服饰：灰色长裤，一件长大衣，一顶高筒礼帽，身配诸多珠宝，拿着本烫金边的摩洛哥山羊皮圣经本。他是神光小教堂的干事。他的名字几乎出现在了所有慈善募捐的名单里。不管是哪个挨饿的可怜人向他乞求一张一便士的汤票，他都定是会满足他的。

一个善良仁爱、热心公益的人，如此不计回报地为镇子服务，马格斯镇聪明的工人们无不欢欣叫好地接受，这是不足为奇的。斯威特做生意能赚大钱恰恰证明了他的聪明才智。他那广为传扬的仁爱善行，更证明他，不是将自己的才干用于谋求一己私利，而是用来造福社会各界，尤其是构成他的大多数选民的工人阶级。

至于店老板，他们专心致志做自己的生意——忙于驱使员工，清算账目，矫饰出一副“贵族”模样，根本无瑕顾及其他。他们认为，

市议会是一个专供那些偷工减料的建造商和阔绰有为的大商人享受的天堂。也许有一天，待他们自己赚了大钱，也能成为议会一员呢！但话说回来，眼下他们对公共事务也无甚关心。他们中的一些人看在亚当·斯威特是个自由派的份儿上把票投给了他，也有一些人因为同样的理由给他投反对票。

市议会里偶尔会流出一些非同寻常的丑闻细节，这种事一发生，镇上的民众就得以从惯常的冷漠中奋起片刻，以一种淡然随性、半激愤半玩味、又无可奈何的态度议论纷纷；但总是摆出一幅事不关己的样子。在此类轰动一时的丑闻中，市议会的议员被这些愚蠢的选民冠以:“四十大盗”之称。他们没有足够的才智来惩罚这些罪魁祸首，只好将这帮强盗的逞威作乱视作天大的笑话。

市议会里只有一人不属于这个团伙，那就是退休医生威克林议员；不幸的是，他也是个正派的人物。若是遇到自觉不对的事，他便提出抗议、投票反对，然而，他总是落败！威克林本不是一个蓄意滋事之人。那些强盗只会笑话他的抗议，他投的票也不当回事。

除他之外，这个团伙里的其他分子都与斯威特、拉什顿、迪德鲁姆和格林德一般德性。他们加入进来无非是想自我贴金，谋求私利。这就是他们恳请纳税人拥选自己的真正理由，当然没有一个会承认这是事实。不！当那些品格高尚的利他主义者为人民奉献服务时，他们力求人们相信，他们希图以自己的时间和能力来造福大众，这无非等于叫人们相信豺狼也能一朝不吃肉。

多亏了民众的极度漠然，强盗份子才能顺畅无阻地胡作非为。光天化日下明抢可谓是疏松平常的事。

多年以来这些强盗觊觎着煤气公司赚取的巨大利润。竟有其他抢匪能随心所欲地掠夺镇子的油水，对他们来说简直奇耻大辱。

两年前，他们经过细致的考量及多次秘密商讨，制定出一项行动计划；在斯威特先生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秘密的作战会议。强盗们组建起一个“马格斯电力照明供应与安装有限公司”，成员们庄严起誓，要竭尽所能把煤气公司这帮抢匪赶出镇子，再将他们的财富家当统统据为己有。

马格斯镇正好有块广阔地皮可用于建厂，因此他们以电力有限公司的名义向市政当局——换言之，就是他们自己——提出以一半的价钱买下土地。

在考虑此项决议的市议会上，所有议员都出席了，除了威克林医生外，他们均为这家新公司的股东。拉什顿议员提出接受电力公司的提案。他表示，应全力支持电力公司的发起者们。这些热心公益的公民挺身而出，甘愿冒着资金风险投入到一项为镇上各阶层民众造福的事业之中，大爱昭昭。（鼓掌。）电力照明毫无疑问将为马格斯镇锦上添花。但是还有一个更为迫切的理由，驱使他尽其所能地推进电力公司之事业。又到了每年这个不幸的时候（拉什顿先生的声音因激动而颤抖），镇上到处是失业人员。（斯威特市长和其他议员哀伤地摇头，显然倍受触动。）此时开始这项事业，无疑是给予工人阶级巨大恩惠。作为工人阶级选区的代表，他主张接受电力公司的提案。（说得好。说得好。）

议员迪德卢姆附议。他认为，反对这样一种为失业人口谋取就业的提议简直就是犯罪。

威克林议员提出拒绝此提议。（可耻。）他承认，电力照明将为镇子添光增色，并且鉴于当前的困难境况，他会乐意看到工程开工，但是土地的售卖价格实在是过低了，连它一半的价值都不到。（嘲讽地大笑。）

格林德议员对威克林议员的表态表示惊讶。在他看来，议会中竟有一名成员蓄意妨害一项帮扶失业人口的事业，实在可耻。

斯威特市长说，除非有人附议，否则威克林的意见将不予讨论；如果无人附议他就要将原提案提请表决了。

没有人提出附议，因为威克林以外的人都表示赞同，这项提议便在欢声雷动中通过了。这帮纳税人的代表便接着开始下一项事务的讨论。

迪德卢姆提议增加镇上的煤炭税收，从每吨两先令提升至每吨三先令。

拉什顿议员附议。煤气公司是煤炭的最大消费方，考虑到该公司从中攫取的巨大利润，他们大可名正言顺地将税款提高到法律应允的最大值。

威克林对此提出抗议，说此举只会提高煤气的价，根本不会对煤气公司的利润有丝毫影响。然而他的话根本无济于事，提案照样通过了。处理完余下几件事后，这个团伙就散会了。

这场会议召开于两年前，其后电力照明厂便营建起来，与煤气公司的战争也如火如荼地打响了。几番交锋下来，他们失去了一些客户和一部分公共照明的生意。煤气公司那班抢匪从镇上撤退出去，在市区界外安营扎寨，安装了好些贮气罐。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够远程向镇子输送煤气，还不必支付税款。

这一高明的计策引得四十大盗好一阵恐慌。历经两年的持久战令他们都倍感疲乏。他们的行动被一大批落后工厂和破旧机器所拖累，又处处受到煤气公司低价煤气的牵制。他们极不情愿地承认，削弱煤气公司的企图不幸失败，而马格斯电力照明公司也成了个一无是处的

累赘。他们开始自问如何是好；有的人甚至力劝无条件投降，或者去向破产法院提请仲裁。

在此一片混乱颓丧之际，有一个人还没有失去理智。他虽身处危难时刻，仍旧冷静从容，如一座伟岸的山，屹立暴风雨之中，以高超的智慧设法将这个已然无望的败局转为光荣的胜利。这个人就是团伙之首，亚当·斯威特。

第二十一章
恐怖统治和伟大的金钱把戏

接下来的四个星期，“洞穴”宅邸一如既往地处于恐怖统治之下。工人们像罪犯一样被克拉斯、老煞星和拉什顿密切监视着，服着苦役。没人能须臾逃开监视。有人以为他们是在独自干活，但一转身就碰见亨特或者拉什顿正站在自己身后，又或是正干着活，一抬眼便看到一张脸从门外、窗外或者栏杆外望着他——这种事已是司空见惯了。他们都知道，如果正好是在底层房间或者任意一层的窗户边干活，拉什顿和亨特准会藏在房子周围的树丛中，悄悄地监视他们。

有个管道工负责修理屋檐底下的排水管。这可怜人的生活已被逼成一出惨剧：他似乎能瞧见每丛灌木后都藏着亨特或是拉什顿。他干活用两组梯子，于是老煞星就想出了一个监视工人的新办法。每次进门都从没抓到过有人坏事儿，于是他沿着梯子爬进屋子的一扇高窗，再偷偷潜下楼梯，溜进溜出一个个房间。即便如此，他还是没能得逞，不过也没有关系，反正他的主要目的达到了——每个工人都给吓得一刻也不敢停歇。

结果工作自然是飞速推进。工人们俱是埋怨咒骂，但也个个仍旧不遗余力地埋头苦干。尽管克拉斯自己几乎啥也没干，但他一直在监视和催促别人干活。他是“负责此事的头儿”：他明白，除非自己把这件事干出成绩了，否则公司不会让他负责别的什么工作。换句话说，如果他真的做得成功，公司只要有活儿干就会优先考虑他。公司也只会在有利可图的时候才会对他优先任用。

而工人们呢，心里清楚现在这当儿别想在别处找到活儿干；外面找不着工作的人多的是。再说，他们知道，就算真能在别处找着工作，各个公司的待遇也是相差无几，有的甚至还更糟。大家伙都清楚，自己只能拼死拼活地干，否则克拉斯定会上告，说他们拖沓怠工。他们也明白，当工程临近完结，雇佣工人的数量也将随之减少。等到那时，活干得多的便可以留下，干不利索的就要被开除了。大家都希望成为那幸运的少数人，故而一面在心中咒骂其他人“干活不要命”，一面为了自保“拼了命地干活”。

他们人人都骂克拉斯，但绝大多数都会乐意与他调换位置：其实，不论哪一个站上了那个位置，他们都会被迫做出同样的事，否则就得丢饭碗。

他们个个唾弃亨特，但绝大多数也还是会乐意与他调换位置：而且不论哪一个站上了那个位置，也都会被迫做出同样的事——否则就得丢饭碗。

他们个个谴责拉什顿，可是，一旦坐上他的位置，他们也将采取同样的举措，否则就得破产：很显然，要胜过那些压榨血汗的老板，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也去压榨工人的血汗。因此没有一个现行体系的支撑者，可以恰如其分地去谴责他们中的任何人。谴责这个体系吧。

我的读者，如果你也是这样一名工人，你不会卖命苦干吗？难道你情愿坐看自己或者看着家人饿死吗？如果你身在克拉斯的处境，你会情愿辞职也不肯干点肮脏勾当吗？如果你担了亨特的差事，难道你会放弃这个工作，甘愿沦为区区小工吗？如果你是拉什顿，你难道宁可破产也不愿如竞争对手一样对待你的“手下”和顾客吗？或许，你——身为品性高尚的典范——在他们的位置上也能为人无私。但是，没人能指望你为了那些人的利益而牺牲自我。看到你受苦，他们只会认你作傻瓜。又或许，任意的一名工人，比如说欧文，他当上了工头，他也会如其他工头一般行事。有人似乎认为，这不恰恰证明了现

行体制的合理吗！但事实上，这恰恰证明了，自私自利是现行体制所逼出来的。你若不践踏别人，别人就要践踏你。倘若人人都能摒弃自私，将别人的利益置于自己的利益之上，或许人人都能够幸福快乐了。然而，这世界上无私的人实在太少，现行体制将整个人间都变作了地狱。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没有哪样东西丰富到使人人都得以满足。于是就引发了争战，基督徒们称之为“生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有人的所得超越了所需，有的才刚刚管够，有的人得到的少得可怜，还有的人则是一无所得。越是强硬、狡猾、冷酷、自私，你就越是能过得好。只要这“生活斗争”的体制一息尚存，我们就无权指责他人的所作所为，正如我们同样也被迫着如此行事。谴责这个体制吧。

不过，这恰恰是这些工人无法做到的。他们谴责的是彼此，是克拉斯、亨特和拉什顿。在这个人人皆是受害者的“伟大制度”之下，他们却安然自若，坚信这是人类最高智慧所能构想的唯一可能。他们之所以如此信仰，是因为从未有人肯费心研究研究是否还另有他法。他们对现行体制感到满意。若非如此，他们定会焦急寻求改变的方法。但他们从来无心认真地探究更好的法子。尽管他们都模模糊糊地知道，有人已经提出治理世事的替代之法，却又不去探究一下是否可行、是否管用。不仅如此，要是有人天真犯傻到愿为他们细细讲解，他们就会马上无知而粗暴地嘲笑和反对那些人。他们认可现行的体制，就如认可四季的变换一样，知道有春、夏、秋、冬这么回事。至于季节为什么不同，又为什么产生，他们根本一无所知，就连他们是否会去考虑这样的问题也极为可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是答得上来的。他们自打出生以来，就被训练着质疑自己的才智，并将治世之务——来世也一样——都交由那些比他们更为优等的人。现在，他们大多完全无法思考任何抽象的问题。而近乎所有的“优等人”——也即那些游手好闲之人——都一致认同现行的体制，无所变更，也无需改进。所以，克拉斯和他的伙伴们对此全然无知，都认定当前状况无从更改，这是不容置否的事实了。别人是这么告诉

他们的，他们便也这么信了。只要是优等人说的，什么都值得相信。他们说了，他们这等人万万不可自以为能比得过那些深受教育、常做研究的人物。

客厅的工作正在继续，克拉斯原本还指望欧文搞砸活儿的，现在也不做这打算了。楼上一些房间正等着上墙纸，斯莱姆已经开始动手。伯特被从欧文那儿调去协助斯莱姆。依照安排，克拉斯要随时在欧文需要时给他搭把手。

那四个星期里，斯威特隔三差五就来，密切关注工程的进展。每当这个时候，克拉斯就会设法出现在客厅，话讲个没完。欧文对此很是满意。因为跟斯威特这类人打交道总令他不自在。斯威特说起话来盛气凌人，恨不得大家每时每刻都对着他顶礼膜拜。不过克拉斯倒显得自得其乐。他跟斯威特讲话时还不至于跪伏在地，但也极力做出一副随时可以匍匐在地的样子来。

邦迪和几个工人正在屋外的湿地上挖沟渠，他们要在里面铺设新排水管道。这个活儿跟屋内的油漆任务一样，都已接近完工。这着实是个痛苦的差事。连日的阴雨天气令湿漉漉的土地泥泞不堪，工人的衣服和靴子上都沾满泥浆。但最糟心的还是那个气味儿。那副旧管道已经坏了好多年，一直在漏水。几英尺的地下恶臭满盈，像是埋了成百上千的腐尸，臭气熏天。在沟里干活的工人衣服上也沾染了这可怕的气味，他们自己更是不能幸免。

他们说自己每时每刻都摆脱不掉这味儿，即便是下了班，回到家，甚至吃饭时也还能闻见。他们好不容易才让老煞星允许他们工作时一直抽烟。邦迪和其他几个伙计忍不住吐了好几次。

不过眼见这份苦差就要完结，工人们却感到些许恐慌，尤其是那些刚来不久的人。他们也是将被开除的第一批人。伊斯顿却信心满满

地认为，克拉斯会尽其所能地让他留到最后。他俩近来关系很好，每周好几个晚上都会一同去“板球手”喝酒。

“马上就有一场腥风血雨了。”哈洛对菲尔波特说。那天他俩正给楼梯栏杆上漆。”我觉得下周就能完成室内的工作。”

“室外也用不了多久，。”菲尔波特说。

“他们没有别的活给咱们了是吗？”

“我想是没了，”菲尔波特郁闷地说，“而且别处应该也没有了。”

“在宏伟大道上靠近舞台那边，有个叫‘凉亭’的地方，你知道吗？”哈罗停了一下然后问道。

“他们过去卖食品那地儿？”

“对，那地方归公司所有。”

“最近好像关门了吧？”

“是的，业主经营不下去了；不过，昨晚我听说，那个水果商格林德要让这里重新开张。如果是真的话，那总得有点活儿可干吧。”

“但愿如此。”菲尔波特回答道，“给这些个可怜虫点工作。”

“不知道他们还要不要人给这房子装百叶窗？”伊斯顿沉吟了一下说道。

“不知道。”菲尔波特回答。

大家又陷入沉默。

“现在几点了？”菲尔波特问，“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反正是饿了。”

“我也这么想来着，应该快到时间了。伯特下楼弄茶已经快半个钟头了。这个早上真是长得见鬼了。”

“我也觉得，”菲尔波特说，“溜上楼问问斯莱姆几点了。”

哈洛把刷子搭在油漆桶上就上楼了。他穿着布拖鞋，蹑手蹑脚地走路。这当然不是为了方便监视斯莱姆，而是生怕克拉斯听到他擅离职守。他一声不响地来到斯莱姆干活的房间门口，倏地溜进去，把斯莱姆吓了一跳——他正站在壁炉旁。一卷墙纸放在膝盖上，他像折棍子似的给折断。一旁地板上还有一卷已经折成两段的墙纸。哈洛过来让斯莱姆吃了一惊，不知所措地涨红了脸。他慌忙把断纸卷收拾起来，弯腰把东西都塞进壁炉的烟囱里，关上炉门。

“这是搞的哪一出？”哈洛问道。

斯莱姆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笑起来，但他的手却在颤抖，脸色煞白。

“总要讨回点自己的，明白吗，弗莱德，”他说道。

哈洛没有回话，他并不明白。思索了几分钟后他放弃了。

“现在几点了？”他问道。

“差一刻钟十二点，”斯莱姆回答，看哈洛要走又跟他说，“别跟克拉斯和其他人提起这墙纸的事。”

“我啥也不说。”哈洛答道。

细细想来，哈洛逐渐明白了折毁那两卷纸背后的意味。斯莱姆糊墙的活儿是计件付薪，也就是糊一卷给一卷的钱。楼上四间房用的都是同一个花式，而不懂行的亨特显然是多送了一些墙纸来。处理掉了那两卷，斯莱姆也就“多糊”了两卷。把墙纸折断藏进烟囱里，便能看准时机，神不知鬼不觉地带出去。哈洛悟出答案这当儿，就听见下面的楼梯嘎吱响起来，他偷瞄了一眼，看到老煞星正慢慢走上楼。他来检查有没有人在规定时间前就私自停工。他一言不发地经过两名工人又上了一层楼，来到斯莱姆干活的房间。

“你最好先别弄这一间，”亨特说，“这里要换个新的炉栅和炉台。”

他走到壁炉前若有所思地端详了片刻。

“这小炉栅还不错对吧，”他说。“我们可以把它用在其他地方。”

“是的，蛮不错。”斯莱姆说，他的心像气锤一样砰砰直撞。

“可以放在小别墅的前厅。”老煞星继续说道，弯下腰仔细查看炉子，“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他用手推了推炉门，没有推开。”嗯，这里有点问题。”他说，又用力推了一下。

“很可能是砖头或者灰泥掉下来了，”斯莱姆喘着气说，走过来想帮他一把，“要我把它打开吗？”

“不必了，”亨特站起身，“很有可能是你说的那样。我会叫人在饭后把新炉栅送来。邦迪下午就能装好，然后你想什么时候糊墙就什么时候糊。”

说完老煞星就出门下楼，离开了宅子。斯莱姆用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随后蹲下身打开炉门，拿出断纸卷，藏到另一个房间的烟道里。他动手的时候，克拉斯吹响了哨子，尖利的哨声响彻整个房子。

“感谢上帝！”菲尔波特兴高采烈地喊道。他把刷子放在油漆桶上，就随着大伙涌进厨房。对于这里的场景想必读者已经熟悉了。工人们的歇坐处，两对平行相隔八英尺的梯子，上面横搭一条木板，与壁炉呈直角摆放；再加上一些倒放的桶子和橱柜的抽屉。无人打扫的地板上到处都是尘土、废纸、灰泥屑、铅管碎片和干结的泥巴。这一片狼藉中间放着热气腾腾的茶桶，周围是各种破杯子、果酱罐和炼乳盒子。穿着寒酸甚或破衣褴褛的工人们便坐在那里，一面享用着粗糙的食物，一面说笑。

这是怎样一番悲惨、奇异又可鄙的景象。悲惨的是，人类的大半生竟然要沦落到这等境况。请记住，毕竟他们大多数的时光都在做着如此这般的工作。”洞穴”宅邸一旦完工，他们就得着手另一个类似的”工作”。如果他们能幸运地找到的话。奇异的是，尽管他们清楚，在生产生活必需品和享用品的伟大事业中，自己付出了额外的苦力，却不曾想到过，他们亦有权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而可鄙的是，虽然他们眼见着自己的后代也将身陷这样卑劣、劳苦和贫困的生活，却拒绝出力改善当前的境况。他们中的多数人都认为，既然自己能挺过去，那么自己的孩子也一定可以。

他们似乎看不起自己的孩子，认为他们长大了只配去服侍拉什顿和斯威特那类人的孩子。但请记住，他们从小就是这样被教导着看不起自己的。他们去所谓的“基督”学堂里学习，被教训着“在优等人面前自我菲薄、俯首帖耳”，而现在，他们又把自己的小孩送去学习同一套自轻自贱的课程！他们为优等人以及优等人的孩子煞费苦心，对于自己的孩子、彼此的孩子、甚至他们自己都漠不关心。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今要衣衫褴褛地坐在这儿啃粗茶淡饭，开粗鄙玩笑，却还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只要他们还有“干不完的活儿”，有足够的“东西”可吃，有别人不要的衣物可穿，他们谢天谢地了！他们还为此洋洋自得，以之为荣。这些人一致认同，他们“这等人”或者他们的孩子都不配受用生活中的好东西。

“那个教授怎样了？”坐在角落里的桶上的工人问道。他指的是还在楼上干活的欧文。

“说不定在准备他的讲演呢，”哈洛笑道。

“他去那个房间干活以后，咱们近来都听不到他演讲了。”伊斯顿说。

“太他妈好了！”索金斯叫道，“我一听他讲话就烦，翻来覆去总是那一套。”

“可怜的老弗兰克，”哈洛说，“他真是为那些事情操碎了心啊！”

“那他就更蠢了！”邦迪说，“我才不会让自己为那种鬼东西烦心呢。”

“我觉得他就是这样弄垮自己的身体的，”哈洛说，“这个早上我已经好几次听见他咳个不停了。”

“我感觉他最近是好些了，”菲尔波特说，“看起来更开朗、更快活了，还喜欢开点小玩笑。”

“他这个人是有点怪，”邦迪说，“前一天还是开开心心的，又是唱歌又是说笑，但第二天又变得沉默寡言了。”

“扯淡吧，”那位桶子上的先生插嘴说，“我们这等人为政治想破头有什么用？”

“这我不同意，”哈洛回答他，“我们有投票权，可是实实在在地掌控着国家事务的，所以咱们总应该关心一下，但另一方面我倒不见得欧文整天唠叨的那套社会主义说辞有什么道理可言。”

“谁说不是呢，”克拉斯讥笑道。

“即便这世上的破钱都能平均分给大家，”桶上那位绅士意味深长地说道，“那又有什么好处！不消六个月还不是又回到同样一批人手里。”

“就是就是。”大伙附和道。

“他那天还说钱一点用都没有呢！”伊斯顿说，“你们难道不记得他说过钱才是贫困的根源吗？”

“钱就是贫困的根源呀。”欧文正好此时走了进来。

“好哇！”菲尔波特叫嚷道，领着一班人欢呼起来。”教授来了，现在他要发表讲话了。”

这句俏皮话引得一众人欢笑。

“看在上帝的份上，咱们先吃饱饭再说吧。”哈洛假装绝望地恳求道。

欧文打了一杯茶，坐到平常的那个位置，菲尔波特立马庄重地起立，环视大伙，说道：

“先生们，感谢你们的理解，待教授用餐完毕就将为各位发表其著名演讲，题为‘金钱——贫困的本源’。他将阐明金钱于人百害而

无一利。演说结束后他将对讲者进行募捐，以兹鼓励。”菲尔波特言毕，便在掌声中重新坐下。

大家才吃罢饭，就有人开始谈论这场演说。欧文只是笑笑，继续看他用来包午饭的那张报纸。大家通常会在饭后出门散散步，但那天刚好下雨，他们便趁机鼓动欧文履行之前菲尔波特以他的名义许下的承诺。

“我们来给他起哄。”一经哈洛提议，众人就大吼大叫起来，顿时咆哮、嚎叫、嘘声闹成一片，还夹杂着“骗子！”“忽悠人！”“退钱！”“把这儿给砸了！”等等呼号。

“来吧，”菲尔波特叫嚷着把手搭在欧文的肩上，“来给我们证明一下金钱是贫穷的根源。”

“自证其说跟耍嘴皮子可是两码事，”克拉斯揶揄道，急切地想找机会亮出自己怀藏已久的《朦胧》剪报。

“金钱确实是贫困的真正根源。”欧文说。

“请证明，”克拉斯再次说道。

“金钱之所以是贫困的根源，是因为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正是借助了金钱来剥夺工人的劳动果实的。”

“请证明一下，”克拉斯说。

欧文不慌不忙地把手上的报纸折好，放进口袋。

“可以，”他回答，“我来向你们展示这出伟大的金钱把戏是怎么玩的。”

欧文打开餐篮从里面拿出两片面包，但这些还不够，他便请大家把他们剩下的面包递给他。他把这些面包放在一张干净的纸片上，又向伊斯顿、哈洛和菲尔波特借来他们吃饭用的小折刀，便开始了他的演说：

“这些面包代表了这世上自然存在并为人所用的原材料，并非产自任何人类之手，而是与空气和阳光一样，是由上天为了人类的生存而赐予的恩典。”

“我已经很久没见过这你样能说会道的人了，”哈洛说着朝其他人挤挤眼。

“是啊，我的朋友，”菲尔波特说，“这一点我们都同意！讲得跟烂泥一样清楚明白。”

“现在，”欧文继续说道，“假使我是一个资本家，或者说，我正代表的是地主和资产阶级。这样一来，所有的原材料都是我的。暂且不论我是以何种途径获得以及是否确实拥有所有权；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清一个明确的事实，即用以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必要原材料，现在全部都归地主和资产阶级所有。我就代表了这个阶级：所有原材料都是我的。”

“说得好！”菲尔波特赞同道。

“那你们仨就来代表工人阶级：你们一无所有；而我尽管坐拥所有这些原材料，但它们对我而言没有用处，我真正想要的，是用原材料加工而出的成品。但是我自己又懒得劳动，于是发明了这样一个金钱把戏，好让你们来替我工作。不过我要事先声明，我还同时拥有除原材料之外的东西。这三把小刀就代表了所有的生产机器，厂房啊、工具啊、铁路等等，都是大量生产生活必需品所不可缺少的东西。而

这三枚钱币，”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三枚半便士铜币，“就用来表示我的货币资本。”

“不过在往下说之前，”欧文插了一句，“你们得记住，我可不仅仅是‘一个’资本家，我现在代表了整个资产阶级。而你们也不仅仅是三个小工，而是代表了整个工人阶级。”

“好了，好了，”克拉斯不耐烦地说，“我们知道了。赶紧说下去。”

欧文接着将一片面包切成许多小方块。

“这些呢，就代表了劳动产出，是使用原材料借助机器制造出来的。假设三个方块代表了一周的劳动，一周的劳动价值一英镑，再假设一个半便士铜币等于一金镑[注]。如果有真正的金镑就能更好地表演这个金钱把戏了，只不过我刚好忘了带。”

“我本来还能借点给你，”菲尔波特遗憾地表示，“可是我把钱包忘在咱们的大钢琴上了。”

你说巧不巧，大家的手边竟刚好都没有金币，只好先用半便士将就一下了。

“这个金钱把戏就是这么玩的——”

“在你往下说之前，”菲尔波特有些担心地提出，“要不要考虑叫个人守着大门以防有警察来抓我们，咱们可不想蹲号子啊。”

“我看没有这个必要，”欧文回答说，“能妨碍我们耍把戏的只有一种警察，那就是社会主义的警察。”

“管他什么社会主义，”克拉斯暴躁地说，“继续耍下去。”

欧文对着由菲尔波特、哈洛和伊斯顿代表的工人阶级说道：

“你们说想要份工作，那么我这仁慈的资产阶级就将我所有的资金投入到各个行业之中，好让你们可以有‘大量的活儿’可干。我将付给你们每周一英镑的报酬，而你们每周必须生产三个这样的小方块。打工才能拿到薪水，挣的钱随你们使，而你们生产出来的东西自然归我所有，任我所用。你们每人拿上一个机器开始干活，干完就能拿钱。”

于是工人阶级开始工作，资产阶级则坐下看着他们。他们做完便将九个小方块交给欧文，他把方块放到旁边的纸片上，然后付给他们酬劳。

“这些方块代表了生活必需品。没有这些东西你就无法生存，然而这些又都属于我，因此你们不得不从我这儿购买：我给每个方块的定价是，一英镑。”

工人阶级亟需生活必需品，而这没用的钱币，既不能吃，又不能喝，也不能穿，他们就只好答应好心的资产阶级提出的条件。他们每人又把自己劳动产品的三分之一买了回去，当即就给消耗光了。而资产阶级也吞食了两个方块，因此在一周的劳动之后，好心的资本家消费了他们价值两英镑的劳动所得，又给每个方块定价一英镑，他据此将自己的资本翻了一番不止。因为他手上不仅握着三英镑的钱，还拥有价值四英镑的货品呢。而工人阶级这边呢，他们仨每人都把自己的薪水消耗在了一英镑的必需品上，于是就又回到刚开始打工时的境况——一无所有。”

这个过程反复几次：劳动者干完一周又一周的活，同时将一周又一周的薪水花光殆尽。好心的资产家的消费是他们每个人的两倍，但他的财富却在与日俱增。一段时间之后，以每个小方块市值一英镑来

看，他就拥有了一百磅，而工人阶级的处境则始终如一、毫无起色，只得仍旧拼了命地干活，仿若那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过了一会儿，大伙儿开始笑起来。只见那好心的资本家又向每个工人卖出了价值一英镑的必需品后，便突然收走了他们手里的小刀，也就是他们的生产工具，告诉他们由于生产过剩，产出的生活必需品积压库房，因此他决定关闭工厂。听言大家笑得更欢了。

“好吧，那我们他妈的该怎么办呢？”菲尔波特问道。

“这与我无关，”好心的资本家回答，“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里，我供给你们‘大量的工作’，也给你们付了薪水。但眼下我没什么活可以给你们干了。几个月以后再来吧，到时再看看我有什么可以为你们做的。”

“但是生活必需品呢？”哈洛问道，“我们总得吃东西吧。”

“这是当然的，”资本家和蔼地回答他，“我很乐意卖给你。”

“可是我们一分钱都没有！”

“这，你总不能指望我白白送你们东西吧！当初我也没让你们白打工呀。我付给你们酬劳，你们总该有点存款，像我一样节俭。看看节俭为我带来的好处吧！”

这些失业工人面面相觑，旁人只顾大笑。然后这三个失业者开始对着好心的资本家破口大骂，要求他把积压库房的生活必需品分一点给他们，要么就允许他们继续工作，好再生产一些来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后来甚至威胁他如若不从，就要出手强抢了。但好心的资本家只叫他们休得蛮横，教他们做人要厚道。还说如果他们再这样无礼，就要叫警察把他们打个头破血流。必要的话，还会像过去在费瑟斯通和贝尔法斯特(注)那样，叫军队过来把他们像狗一样打死。

“当然，”好心的资本家接着说，“如果不是因为有国外的竞争，我就能把你们生产的东西全都卖出去，这样我又能为你们提供‘大量的工作’了。除非我把这些东西卖掉或者用掉，否则你们就只能无事可干了。”

“这他妈也行？”哈洛说。

“我看，现在唯一能做的，”菲尔波特哀伤地说，“就是来一场失业游行了。”

“好主意，”哈洛说，这三人于是起身站成一路纵队开始游行起来，一面还唱着：

“我们没活可干啦！

我们没活可干啦！

因为我们卖力过了头，

现在没活可干啦！”

他们在屋里游行时，大伙对他们大加嘲讽，出言不逊。克拉斯说，谁都看得出来这是群好逸恶劳的酒鬼，一生中也从未想过要好好干一天活。

“咱们这样是枉费心机，”菲尔波特说，“还是来玩玩宗教那一套吧。”

“行啊，”哈洛赞同，“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菲尔波特思考了一会儿喊道，“有了！咱们就来唱《请让指明灯闪耀》吧，这总能让他们动容。”

这三个失业工人于是又开始游行起来，模仿着街头艺人那凄婉的音色如泣如诉地唱起歌：

“剔明你微弱的灯光，我的兄弟，
可怜的水手在风雨中飘摇不定，
向着港口他们奋力前进，
却在黑暗中迷失丢掉性命，
那么就请让指明灯闪耀，
让它的光芒穿越汹涌浪涛，
那奋力拼搏却不幸倾覆的水手，
将因此得救免受暗流侵扰。”

“善良的朋友们，”菲尔波特脱下帽子对着大伙说道，“我们都是诚实的英国工人，却因为国外的竞争和生产过剩而失业二十年。如今落到这步田地绝非因为好吃懒做，只是没有活干，我们无以为继。要不是因为国外的竞争，好心的资本家就能把货物卖掉，给我们‘大量的工作’. 这样一来，我向你们保证，我们此生定会为了主子们的利益呕心沥血、拼尽全力。我们十分愿意工作，得到‘大量的工作’是我们唯一的企望。然而事与愿违，我们只得流落至此，求求你们施舍几个钱，好让我们还有点面包吃，有个地方可以过夜。”

菲尔波特伸出帽子向大家讨钱。有些人企图往里边吐唾沫，但也有慷慨的好心人捡了地上的煤渣或泥土送给他。仁慈的资本家被他们的悲惨境遇深深触动，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金镑给他们。可是金镑对他们有什么用呢，他们马上又还给他，换得了一小块生活必需品。三个人狼吞虎咽地分着吃了。吃罢，他们围在这个慈善家身边唱起《因为

他是个快活的好小伙》，之后哈洛建议他们，该问问这位慈善家是否愿意被推举进国会。

---

1. 金镑（sovereign），1817至1914年英国流通的一种金币，面值等于一英镑。(译者注)
2. 1893年，英国西约克郡费瑟斯通镇的煤矿工人迫于低煤价和生产过剩的压力而举行罢工，遭到士兵武力镇压，两人被射杀。1907年，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码头和运输工人为改善工作和生存条件而发起大罢工，遭到军方武力镇压，但该运动催生了”爱尔兰运输工人总工会（Irish Transport and General Workers' Union）”。（译者注）

第二十二章
颅相学家

第二天，也就是周六的早晨，大家都一语不发地干着活，个个面色阴沉。没人说笑也没人唱歌，只有个别人想开口说上几句。眼看就要到裁员的时候了，大限将至的气氛蔓延了整栋房子。即使是那些自知能干到工程结束的人，也和大伙一样心情沮丧。他们因为同情那些不幸的工友，同时心里也明白，过不多久他们也将遭受同样的命运。

他们忧心忡忡地等着宁录到来。但是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他却迟迟没有现身。一直等到十一点半，那些自知要被开除的工人开始巴望着这场裁员可以再拖上几天，毕竟这儿还有那么多的活要干呢。就算全员留下再干一周，恐怕也做不完。反正该来的总会来的。如果到了十二点还不见人来，那么大家就应该平安无事了。工人们是按小时来计薪，要解雇他们就得提前一个小时通知。

伊斯顿和哈洛正在楼梯间忙活着给门和其他木家具刷白色上光漆，就快要完工了。上头没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来做准备工作，家具表面还没有磨平，缝隙未经填补，油漆也没有上足，颜色略见淡薄。现在上面又涂了层滑亮的光漆，就愈发显得粗糙暗沉。

“这做的连一半都算不上吧？”哈洛指指刚上好漆的门自嘲道。

伊斯顿笑着说：”不知道干成这样别人要怎么接受。”

“前几天斯威特也说了，”哈洛回答，“但我听到煞星跟他说，这种老旧的门很难做得十全十美。”

“我觉着，这人真的是个一等一的撒谎精，”伊斯顿说，哈洛表示完全赞同。

停了一会儿哈洛问道，“现在几点了？”

“不知道，但肯定也快十二点了。”伊斯顿回答。

“看样子他不会来了对吧？”哈洛接着说。

“现在不出所料他应该不会来了。也许今天他就没想开除谁。”

他俩压低了声音讲话，一面留心四周免得被别人听到或看到。

“这种生活真操蛋！”哈洛悲愤地说，“为了别人的利益跟个奴隶似的拼了命地干活。一旦他们用不着我们了，就把我像丢破布一样扔到一边。”

“是啊，我开始觉得欧文的许多话都是对的。可是，我又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改变这一切，你呢？”

“我知道才怪哩。反正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咱们是看不到改变的时候了。”

两人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如果要实现他们口中的变革，他们自己也须得为之尽一份力才行。

“他们要怎么弄百叶窗呢？”伊斯顿说，”有人负责这个工作吗？”

“不知道，自从那小年轻把百叶窗送去车间以后，就再没下文了。”

这百叶窗确实是个怪事。大约一个月前，百叶窗被拿到工场的油漆间做重新粉刷和装配。打那以后“洞穴”里的工人就再没听说这事儿了。

“也许下周会叫上几个人到那儿去做事，”哈洛说。

“也许吧。很有可能会赶在最后时刻完工。”

哈洛迫切想知道现在几点了，便上楼去找斯莱姆。此时还差二十分钟到十二点。

从斯莱姆那个房间的窗户往外看，可以望见前面的花园。哈洛停驻了片刻，看邦迪他们几个在排水沟里干活。正往外望时，他看见亨特朝房子走来。哈洛慌忙退回来，重新回到工作，路上给其他人传话，提醒他们老煞星来了。

亨特如往常一样走进来，悄悄地在屋子里巡视了十分钟，然后走进客厅。

“你终于开始收尾了，”他说。

“是的，”欧文回答，“现在只剩一点勾边了。”

“嗯，看起来不错。但是，”老煞星语气沉重地说，“我们在这上面已经亏了很多钱了。你比规定时间多花了一星期，说好的三周却用了一个月。我们只许用十五幅金箔，可你用掉了二十三幅。”

“这可怪不了我啊，”欧文回答道，“我本来就能在三周内搞定，但拉什顿先生说要保证活好，不差那么一天两天的。又说宁可多花点钱也不能坏了效果，用到额外的金箔也是他的意思。”

“好吧，我看也于事无补了，”煞星抱怨道，“总之我很高兴这活总算完成了，这种工程赚不了钱。我们需要你下周一回来掌刷子。如果天气好，希望下周就能完成外部的工程。”

宁录口中的“刷子”其实就是粉刷匠常用的那种大号油漆刷。

老煞星开始在屋子里到处转悠，穿梭在各个房间，时而停驻几分钟，一言不发地看工人们劳动。有他盯着，大家都战战兢兢、手足无措，唯恐一点钟一到，自己就是那个得拿着工资走人的倒霉蛋。

大概十一点五十五的时候，亨特下楼来到油漆间，也就是碗碟洗涤室。克拉斯正在配制颜料，并将一些空漆桶备好，准备带到工场去。

“我猜这老混蛋是去找克拉斯问咱们中谁最没用，”哈洛对伊斯顿低声说。

“他要是点名说咱俩，我也不会奇怪，”伊斯顿同样压低了声音回答，“你可拿不准克拉斯，他在人前都是一副好样子。谁知道他在背后怎么说咱们。”

“可以肯定，不会是索金斯和其他的小杂工，因为他们粉刷排水沟和排水管只要四个半便士或五便士，那宁录凭什么要在我们身上花六个半便士呢。不过他们可做不了窗框的活，对吧？”

“这我不了解，”伊斯顿回答，“对亨特来说差不多就行了。”

“当心！他来了！”哈洛说。于是二人又继续安安静静地忙碌开了。煞星默默地盯了他们一会儿，就走出了房子。他们蹑手蹑脚地溜到朝向花园的窗户边，偷偷往外瞧，看见煞星站在沟渠的边上，面色阴沉地看着邦迪和工人们装修排水管道。然而，令他们惊讶的是，他

竟转身出了大门！瞧见他骑着自行车离开了，两人欣慰地舒了口气。。

裁员将推迟到下星期！这简直美好到令人难以置信。

“说不定，要开除谁他已经给克拉斯留下话了？”伊斯顿猜测，“我虽然觉得不会，但有这种可能。”

“嗯，我下去问问他，”哈洛无可奈何地说，“坏消息还是早点知道的好。”

几分钟后哈洛就回来了，说亨特今天没打算辞退任何人，他想尽可能在下周结束外部的工程。

得知消息，工人们心里百感交集。眼下虽然是平安无事了，但是下周六，甚至下周六之前，他们几乎所有人都得下岗。倘若今天把一些人给开除了，反而能让其他人留得久些。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未能打搅他们度过危机后的快慰，不消说那天还是周六发薪日。原本沮丧的众人重新打起了精神。大家都笃定了，老煞星当天是不会回来了。哈洛即兴唱起了一首他最爱的老歌。”干活！因为夜晚将要到来！”接着屋子里的人都接连加入到合唱之中：

“干活！因为夜晚将要到来，

我们在早晨埋头苦干。

干活！因为夜晚就要到来，

我们在百花盛放中苦干。

我们在露水晶莹时苦干，

我们在正午阳光下苦干

干活！因为夜晚将要到来，

到时活儿呀全都干完！”

一曲欢歌唱罢，又有人学着街头歌手的哀婉声调开始唱道，“哦，我的孩子今晚流浪在何处？”然后哈洛从口袋里掏出不知哪里来的一便士，抛到地上，钱币坠地的叮当声引得几个歌者大说“谢谢，好心的夫人”。哈洛这小小的举动其实挑明了一件特别的大事：尽管现在已经是周六，但好些人口袋里还揣着一便士或半便士呢！每段歌曲唱完，大伙儿就学着哈洛的样子抛硬币。一时间屋子里回响着硬币落地的叮当声，以及各种喊叫声——“谢谢，好心的夫人！”“谢谢，先生！”“上帝保佑你！”，还夹杂着阵阵大笑。

《我流浪的孩子》一曲过后，众人又唱起几支有名的音乐剧的精选曲段，有《再见我的蓝铃花》《忍冬花和蜜蜂》《我逮着他们了！》和《教会游行》，每一首都被改编得妙趣横生，并穿插着众人的咆哮、尖叫、咒骂和嘘声，满堂皆是兴致勃勃、意气风发。

他们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克拉斯上楼了。

“呔！”他大喊，“看在上帝的份上，少闹腾点吧！小心宁录回来！”

“噢，他今天不会再来了，”哈洛嚣张地说。

“再说，就算来了又如何？”伊斯顿高声叫道，“谁会理他？”

“呵，这可猜不准；话说回来，拉什顿或者斯威特随时都有可能来哦。”

说完，克拉斯咕咕哝哝地回到洗涤室。工人们又回复了往日的沉默。

十二点五十的时候，大家结束工作，收拾好油漆，锁上房子。他们还需要将一些空漆桶带走，去办公室的时候可以捎带到工场去。克拉斯把活都分摊给了别人，自己则两手空空。一行人便出发去办公室领工资了，一路上有说有笑。哈洛和伊斯顿活跃了路途中的气氛。他们每遇见一位妙龄少女都会别有用心地咳嗽几声，向她们高声抒发几句溢美之词。若博得姑娘一笑，两人便会急切地宣称是自己“先看上她的”；若是姑娘表露不悦或故作“清高”，他们就会说她脾气暴躁或尖酸刻薄。他们时不时对着那些望向窗外的女仆狂热地亲吻自己的手。有的姑娘被逗得直笑，有的则面露愠色。但不论她们如何反应，克拉斯等人都觉得同样有趣，乐得就像一群刚放学的毛孩子。

拉什顿的办公室有道后门，上面设有一块滑动板，或可称作活板门，底端有个小搁板。工人们站在紧闭的大门外，等待工钱从活板门里送出。这个地方没有遮盖，若下起雨来，他们便常常会淋得浑身湿透。一些公司通常会依照工人的资历或能力按顺序叫号取薪，但这里不兴此制度——谁先来到领钱口谁就先拿到钱。如此一来，便总能看到一些小型的“生活斗争”在此处上演。众人推推搡搡、争先恐后，就好像不趁着某个时刻领钱就活不下去似的。

出钱的那扇小窗旁有一只医院的募捐箱，每人可往里面投一到两个便士。当然，这不是什么强制行为，但人人都会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谁要是不行此义举，谁就会被“盯上”。他们对给医院捐款这事儿不是没有非议，理由有如下几个。据他们了解，医生常常会拿免费病例做试验，可是这些所谓的“免费”病人，尽管为医院做出如此伟大而直接的贡献，却在申请“免费”医疗时饱受冷遇。别人只当他们是“慈善”的受济者。有工人认为，看在他们捐款的份上，他们当有权享受相应的礼遇。

领了工钱之后，克拉斯、伊斯顿、邦迪、菲尔波特、哈洛和其他几个人就到“板球手”喝酒去了。欧文和斯莱姆都分别独自离开了。

斯莱姆无需等待伊斯顿从酒馆里出来。谁知道他要呆上多久呢，半个小时或者两个钟头都有可能。

回家路上，斯莱姆照例去了一趟邮局，将一部分工钱存进银行。与大多“基督徒”一样，他坚信未雨绸缪的必要，总得想想以后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人生在世，多多积财才是聪明之举。其实耶稣教导弟子勿行此举，但这对斯莱姆和其他“基督徒”也并无多少影响。他们反倒会认为耶稣实是另有所指，且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耶稣的其他“不合时宜”的言论。譬如，这些“门徒”会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们，当耶稣说“不要与恶人作对”，“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的时候，他的真意是：”要将马克沁机枪[注]对准他，用刺刀将他开膛破肚或用枪托砸碎他的脑壳！”当他说“如果有人拿走你的里衣，就连外套也由他拿去”的时候，这些“基督徒”则表示他的意思应该是“如果有人拿走你的里衣，就加给他六个月的苦役。”只有少数信徒承认耶稣的本义，但他们表示，如若遵从他那些教诲，世界将无以为继！这确是实在话，大概也是耶稣传布这种教诲所期望的效果吧。他怎么会希望世界照现在这副样子维持下去呢。不过，既然这些虚伪的信徒确乎如其所说的那样，认为耶稣的教诲荒谬而虚妄，那为什么一面不再信仰和追随，一面却还要口是心非地自称“基督徒”呢？

正如耶稣所言，若不践行他的旨意，称他为“主”便毫无意义。

斯莱姆存完钱就启程回家，中途到糖果店买了点零嘴。他花了六便士给孩子买了一罐糖果。

看到斯莱姆独自回来，露丝并不惊讶。自从伊斯顿同克拉斯走近之后，这已经不足为奇了。对此，她什么也没有说，但斯莱姆能感觉到她的懊恼和失望，心里也很不好过。露丝刚刚擦完厨房的地板，小弗雷迪坐在一张婴儿高脚椅上。这种椅子前面装有一只小隔板或小桌

子。露丝给了他一片涂了树莓酱的面包，好让孩子在她干活时自娱自乐。这孩子把果酱抹得脸上、头顶上，到处都是。他八成觉得，这么着能妆点脸面，要么就是能治好他那光秃秃的头顶。他此时的样子活像打了场恶仗，或是经历了场火车事故。孩子见到斯莱姆激动得眼泪都出来了。斯莱姆抱他起来，把那罐糖给他，小宝宝才安静下来。

斯莱姆住在这里并未像伊斯顿和露丝事先担忧的那般惹人厌。起初，每晚他都有意在茶点过后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后来他们邀他下楼一同待在厨房。几乎每个周三和周六，只要天气不坏，他都会出门参加集会或是露天布道。因为他是光耀教会那的狂热追随者之一，他们一年到头都要举办这种“露天”活动。过不多久，伊斯顿一家不但与他相安无事，还很高兴跟他住在一起。尤其是露丝，每当斯莱姆不在家，她还会感到颇为落寞。因为这段时间伊斯顿每周总有好几个晚上要跟克拉斯到“板球手”去。

斯莱姆在家会弹奏曼陀林或做些精致的相框聊作消遣。他来这儿几个星期之后，露丝给宝宝拍了相片，他给做的相框。现在这些照片成了起居室的一道点缀。露丝起初对他本能地抱有一种毫无来由的厌恶，现在，这种厌恶也已然烟消云散了。他私底下不声不响地给予她好些帮衬，令她没法对他讨厌起来。最初，露丝老是称他作“先生”，但一段时间之后，她就自然而然地跟着伊斯顿一同称呼起他的名字来。

而这家的孩子则丝毫不掩饰他对这位住客的喜爱，他能照顾他，陪着他玩上好几个钟头呢。

“我这就给你上饭吧，阿尔夫，”露丝擦完地对他说，“不过我还得等一等，威尔也许就要回来。”

“不着急，”斯莱姆回答，“我先去洗个澡，到时他应该就回来了。”

他正坐在炉火旁照看着小宝宝。这孩子试图吞下一整罐的糖果。他一边跟露丝说话，一边把孩子放回高脚椅，从罐子里拿了一根棒棒糖哄他静下来，然后便回房了。大约一刻钟之后他再次下楼，露丝开始为他准备饭菜，现在仍旧不见伊斯顿的影子。

“我要是你，就不等威尔了，”斯莱姆说，“可能还得等上一到两个钟头他才回来。现在已经两点多了，你应该也饿了吧。”

“我想是的，”露丝回答，略显犹豫，“他说不定会在‘板球手’吃点面包和奶酪，就跟上周六一样。”

“完全可能，”斯莱姆说。

斯莱姆在楼上那会儿宝宝就洗过脸了。他一看到母亲吃饭就把棒棒糖扔到一边大哭起来，朝露丝伸出手臂。露丝只好把他抱到膝盖上，一边吃饭，一边把盘子里菜喂给他吃。

吃饭时斯莱姆一直在说话，聊的大多都是孩子的事。他说自己特别喜欢小孩，总能跟他们玩到一块儿去。但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弗雷迪这般聪明伶俐的小孩。他的工友们要是在这儿听到他谈论这孩子脑袋的形状，准会大吃一惊，他们一定会震惊，他居然懂颅相学。反正露丝觉得他是个聪明人。

过了一会儿，孩子耍起脾气来不吃了，他妈妈从罐子里给他拿了一支棒棒糖，他任性地一把给扔到地上，抽泣起来，把脸贴到母亲胸脯上蹭来蹭去，两只小手不停地拉扯她的裙子。斯莱姆刚来那会儿，只要有他在场，她就会退到房间里哺乳，不过近来她变得没那么敏感了。她背窗坐着，用围在身上的一条薄围巾稍稍遮住孩子的脸。饭后孩子便已沉入梦乡。斯莱姆站起身，背对着炉火，低头看着娘俩，随即开口说道，当然谈的还是这孩子：

“他长得可像你了。”

“是啊，”露丝回答，“人人都说他随我。”

斯莱姆走近他们，弯下腰注视着熟睡的婴儿。

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我一开始还以为他是个女孩呢，他真是漂亮得不像男孩。”

露丝笑了，说道，“大家一开始都以为他是女孩。昨天我带着他去专卖商店买东西，经理都不信他是个男孩儿呢。”

斯莱姆轻抚孩子的脸。

一直以来，斯莱姆都很规矩。尽管如此，当他和露丝二人独处的时候，仍会时不时做出一些暧昧不明的举动，令露丝略感尴尬为难。此刻，她抬眼瞥见他脸上的表情，一下子羞红了脸，急忙垂下眼睛，没有回应他最后说的话。斯莱姆没再说什么。两人沉默了好几分钟，就像着了魔一样。露丝不由自主地心生惧怕，斯莱姆的情绪也不比她平静多少。他面色通红，心怦怦跳得厉害。他颤抖着注视着她，又是犹豫又是害怕。

然而，前门突如其来的一阵响动打破了两人的沉默。伊斯顿终于回来了。斯莱姆走到洗涤间，从架子上取下鞋油刷，开始刷洗自己的靴子。

从伊斯顿的外表和举止一眼就能看出他喝了不少，但露丝没责备他一句，反而看似忙不迭地要上前去照顾他。

斯莱姆刷完靴子就回房了。经过厨房时，伊斯顿还对他心不在焉地打了声招呼。他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害怕露丝对伊斯顿透露了什么。尽管其实她什么也没说，他还是放心不下来。而露丝呢，本想把

斯莱姆的奇怪举动告诉丈夫，却不得不推迟这个匆匆做下的决定，因为伊斯顿还没把饭吃完就已经瘫在椅子上睡着了。她好不容易才把他叫醒，让他上楼去睡。伊斯顿一直睡到下午喝茶的时候才起床。要不是跟克拉斯约好了上“板球手”去，他八成还在床上躺着呢。

伊斯顿睡觉的时候，斯莱姆来到厨房，做了一只相框。露丝准备茶点的时候，他与弗雷迪玩耍。在露丝跟前他不动声色，好似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令她不禁怀疑，自己是错怪他居心叵测了。

喝过茶，斯莱姆就穿上他最好的衣服参加“露天”集会去了。每个周六的晚上，伊斯顿和露丝都要出去买东西，但这天晚上，伊斯顿没等她就出门了。因为说好七点钟跟克拉斯碰面，于是他便约了露丝八点钟到市中心见。

---

1. 马克沁重机枪：世界上第一种枪管后座式自动机枪，由英籍美国人海勒姆·史蒂文斯·马克沁于1883年发明，被应用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译者注）

第二十三章
露天传道

一连几周，欧文都忙于装修客厅，无暇顾及其他的事情。他也只是按照工时拿到相应的薪水，但实际上，除了睡觉以外，每一刻他都扑在了工程上。眼下所有皆已完工，他突然生出一种大梦初醒、回到悲惨现实的感觉。最迟至下周末，房子内外的工程都将结束。据他所知，公司也没有其他活可接了。镇上大多数老板的境况亦是相差无异，他也无需费周章去跟还有工程项目的老板讨活儿干。他们手下的正式工尚且无事可做，更不可能再接纳新人了。

过去的一个月，欧文已然不记得自己一直都生着病，也不记得，一旦“洞穴”竣工，自己就会跟其他人一样失业。简言之，他未曾想起一桩近在咫尺的事实：他就要与许许多多的工友一样，濒临穷困潦倒；几个星期的失业或怠工将意味着饿死。考虑到他身上的病，他的情况比多数人还要糟糕。他们之中有不少都加入了疾病救济会，而欧文虽然健康状况向来不佳，却被禁止加入此类团体。

领完钱回家的路上，欧文感到说不出的消沉和疲惫，又一次思考起今后的日子，可他越想就越无望。就算是往好处想——假使自己没有病，不用停工，也不会因为其他原因失业——可他还能有什么盼头呢？他无止无休地干了一个星期，手里那几枚钱币就是全部的报酬。他们一家得就着这点钱绞尽脑汁地过活，他不禁苦笑起来。

他走到柯克街的拐角时，看到弗兰克迎面走来。一瞧见他的身影这孩子就奔着过来，欢叫着跳进他的怀里。

“妈妈让我告诉你买点中午的东西，家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她有没有说要我买什么呀？”

“她说了，但我给忘了。不过我知道她说，如果买不到她吩咐的东西，就买点你爱吃的好了。”

“好，我们去看看有什么可买的，”欧文说。

“要是我，就买一个鲑鱼罐头或者一些鸡蛋和培根，”弗兰克牵着父亲的手，一路蹦蹦跳跳。”我们可不要那种做起来麻烦的东西。妈妈今天不太舒服。”

“她起床了吗？”

“早上起来了，但刚刚又躺下了。不过我们把该干的活儿都做完了。妈妈铺床的时候，我就悄悄去洗茶杯和茶碟，但她进来看到我把地板弄得一团糟，又不让我干了，还帮我把全身的衣服都换下，因为我差不多浑身都湿透了。不过我在妈妈洗衣服的时候好好地把东西擦干净，又打扫了过道，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还给小猫整理了窝儿。对了，你能给我一便士吗？我跟小猫许诺过给它带点肉回去的。”

欧文答应了他。弗兰克去肉铺买肉的时候，欧文就到杂货店买食材。他们约好买完以后在街角见面。欧文第一个到达碰面地点，等了一会儿没见到孩子，便直接去肉铺找他。刚到铺子附近就发现孩子站在店外边，一本正经地跟那位短胖身材、满面红光透着快活劲儿的屠夫交谈着。欧文立刻觉察到，这孩子正力图解释着什么。因为每当弗拉克发现自己难以跟别人把话说清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偏着脑袋，边讲边胡乱比出手势。他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一只手不停地摆动，五指张得大大的，另一只手挥舞着一个包着肉的纸包。屠夫哈哈

大笑，与他握了手后便转身进店招呼另一名顾客去了。弗兰克回到父亲身边。

“爸爸，那个屠夫是个好心人，他不愿收下这一便士。”

“你们刚才就是在说这事儿吗？”

“不是，我们在谈社会主义。你看，这是他第二次不收我的钱了。第一次的时候我以为他肯定是个社会主义者，不过没敢问来着。这次他还是这么做，我就问他了，他说他不是，他还没疯到那个地步。我就说，‘如果你认为社会主义者都是疯子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就是个社会主义者，而且我敢肯定自己没疯。’他说他知道我好着呢，只是他自己根本不懂什么社会主义，只知道大概说的是把所有的钱拿来给大家平均分。我就告诉他，这哪里是社会主义呀！我跟他好好解释了一通，建议他也成为社会主义者，他说会考虑考虑。然后我跟他说如果考虑好了，随时都能加入到我们这边来。他就笑了，答应我下次再见的时候一定给我答复，我也许诺把一些书借给他。你不会介意吧，爸爸？”

“当然不会。我们到家就看看咱们有什么书可以借给他。”

“我知道的！”弗莱克发出迫不及待的欢呼，“《幸福不列颠》和《英格兰人的英格兰》是最棒的两本！”

他知道这是最棒的两本书，因为他常听到父亲和母亲是这么说的，而且他发现，每个到他们家做客的社会主义朋友也都是这么说的。

一般来说，周六晚上应是一家人出门买东西的时候，但今天诺拉身体不适，欧文只好带着弗兰克出去了。妻子不时旧病复发，使得欧

文对未来的日子更加悲观。可是他还没法为她购买缓解病痛所需的东西。每每思及今后的惨淡，满心的忧愁更是无法排遣。

一般说来，工人几乎是没有晋升机会的。自从欧文学了这门手艺，成为一名技工，他前进的空间也就此堵死了。他已经站在了职业的终点。十年、二十年打工下来，他能拿到的还是最初那点稀薄的薪水，权且负担得起身体这台机器得以维持的一点能量。年纪渐长，他还得容忍更加微薄的工资。这些年来，他受着各个老板任性的摆布。他们的性情反复无常，只把他当作一架敛财的机器。一旦无利可图他们便心安理得地将他抛弃。工人不仅是高效生财机器，他还是主子面前百依百顺的奴仆。倘若他的身段不够卑微恭顺，不愿乖乖忍受凌辱、鄙夷以及任何可能的欺侮，他就会被扫地出门，早已虎视眈眈的失业大军中的一员将马上会来接替他的位置。这就是大多数“历代辉煌的继承者”在这个制度之下的境况。

欧文牵着小弗兰克在拥挤的街道中穿行。他暗自思忖着，若心甘情愿地继续过这样的生活，那无异于在自甘堕落；而任由孩子今后也这般吃尽苦头，则无异于在犯残忍无情的罪过。

在这一点上，他与多数工友的看法有别。许多人还很乐意看自己的孩子给别人当牛做马。他低头看看身边这个瘦弱的小人儿连走带跑地跟着他。欧文这是第一千次想道，这孩子要是死了也比现在活着要幸福得多。在基督徒这场残酷的生活战争中，他从来不会是个合格的士兵。

他又想起了诺拉。尽管她一直勇敢坚强，从无半点怨言，但他明白此生对她而言就是无尽的肉体折磨。他对这种生活已是彻彻底底地憎恶和厌倦了。他这一辈子都像个奴隶似的累死拼活，却仍旧一事无成，将来也不会有半点起色。他想到那个扼杀了妻子和孩子的凶手。陪审团的裁定一如以往，”暂时性精神错乱。”这帮人似乎根本不曾

想到过真相实际是：继续如此无望地受苦本身就是一种永久的精神错乱。

但是假使肉体的死亡不是终结，如若上帝真的存在，会怎样呢？如果当真如此，我们有理由推想，创造了这样一个世界的天主，对他的造物的不幸可以如此冷漠薄情，那么他大可如众人所信的那样再一手造出一个地狱来。

虽说已是腊月时节，夜晚仍温和晴朗。一轮圆月下小镇沉浸在银色的光辉里，无云的天幕上镶嵌了无数宝石般的星星，闪闪发亮。

仰望那广阔无垠深不可测的天穹，欧文不禁疑惑，是什么样的造主或神力创造并维系着这世界的一切呢？被当作宇宙源起的正统基督教信仰实在太过荒谬，不值得再多思索。然而其他想象得出的假设归根结底也不那么令人满意，甚至还荒唐可笑。若说宇宙亘古存在无需来由，这当然荒唐可笑。但要说宇宙是由一个亘古存在无需来由的造主所创造的，不也是同样荒唐可笑吗。进化论也不过差强人意，它的正确性想来无可辩驳，但其解释却并非尽善尽美，那个伟大问题仍旧没有得到解答，只是说这世界万物自古当存，也是毫无来由！这个问题得不到解答是因为它根本无法解答。在这个难题面前人们只能是——

“一个在夜里哭泣的婴孩，

一个哭求着光明的婴孩，

不语一词，唯有哭声。”[注]

因此，既然我们无法解释这个谜团，那么我们也同样没有理由去相信别人给出的荒唐解答。

尽管欧文得出了这个道理，可他还是止不住想要相信什么，可以给他点未来的盼头，补偿他现在遭受的不幸。他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基督教信仰若是真的该有多好，在历尽艰辛之后，这个苦难者便可迎来他未曾妄想过的永恒幸福。仅此一点当真，其他的一切便不足挂齿了。要是一个人知道此生不过是一段短暂的旅程，一经结束便是永恒快乐的开端，那么他当下所经受的惨况就变得多么无足轻重、微不足道啊。但是并没有人这样相信，那些假充信徒的人更是表现得背道而驰。这些人贪婪而残暴，无情地掠夺现世的财富，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他们的虚伪和背信。

“爸爸，”小弗兰克说，“我们过去听听那个人在说什么吧。”他指了指街那边，大路附近一条小道的拐角处，有一群人围在那里，中间一人举着一根长约七英尺的杆子，上面吊着一只大灯笼。明晃晃的火光在灯笼里跳跃，照亮了白色半透明的玻璃灯罩，从欧文和弗兰克站着的地方可以望见，那上面写着一行在远处也能看得到的粗体字：

“切莫受骗：上帝不容欺骗！”

引起弗兰克注意的那个男人正在诵读一段赞美诗：

“我听见基督的声音在说，

看啊，我无私地给予

汩汩活水给那口渴之人，

他伏身畅饮，得以存活。

我来到基督身边，

啜饮那生命的甘泉，

我的干渴消散，心灵复苏，

现在我活在他的心里。”

诵诗的人身形瘦高，衣服松垮垮地挂在瘦骨嶙峋的肩膀上。宽大的裤子皱皱巴巴地裹着一双又长又细的腿，看上去有轻微的膝内翻，下面是对扁扁的宽脚掌。他那双手臂即便对这么高的人而言也是有些过长了，两只干瘦的大手骨节分明。他不顾现在的季节，摘了帽子露出他那平坦高耸的窄额头。他有只肥大的鹰钩鼻，鼻孔两侧各有一道深沟向下延伸到他下垂的胡须里，不说话的时候胡须会把嘴巴给遮住，但现在他高声朗诵赞美诗使得那张大嘴清晰可见。他的宽下巴长得出奇，脸上双小小的灰蓝色眼睛挨得很近，上边长着依稀可辨的淡眉毛，鼻子上方两眉之间有道笔直的深痕。他的头很大，尤其是后脑勺，顶着一团浓密粗糙的褐色头发，两只小耳朵紧贴着头皮。如果有人想给他那张死人般的面孔画张全脸图，就会发现那脸的轮廓跟棺材盖儿怪像的。

欧文和弗兰克走近人群，孩子拽了拽父亲的手小声说道：”爸爸！那个人是我跟查利和埃希尔去过的那所主日学校的老师。”

欧文扫了一眼，发现那是亨特。

当亨特停止朗诵，一小搓传道者就开始唱歌，伴奏的是一架音色十分甜美的小风琴。听到熟悉的词句，有几个人也跟着唱起来。这些人唱歌时的表情颇为值得琢磨，个个面色凝重而悲伤，活像一群待上刑场的犯人。周围的一大群人更像是出于无聊和好奇而在那儿听他们演唱，有两个衣着考究的年轻人，显然是初来乍到的游客，也饶有兴味地谈论起灯笼上的文字。人群最里面有一个衣衫褴褛、戴着顶破帽子的半醉汉，眼看都要站到歌队里了，正叉着手一脸轻蔑地瞧着他们。此人的脸庞苍白而瘦削，有只鼻梁高耸的大鼻子，长得极像威灵顿公爵一世。

然而，在这歌声中，半醉汉的轻蔑之色逐渐从脸上褪去，到后来他不但加入了合唱，还放开叉着的手臂开始挥舞摆动起来，仿若自己是乐曲的指挥。

歌曲唱罢围观的群众更多了，其中一名传道者，就是那个念赞美诗的人，站到歌队中间。显然那两个衣着考究的年轻人出言不逊把给他激怒了，他扫视了一下人群，然后将目光聚焦到那两人身上，随即进行了一番慷慨陈词的演讲，义愤填膺地抨击了他口中“不信基督”的人。他激情洋溢地谴责完那些“拒绝信奉”者之后，又接着嘲讽奚落那些半信半疑的教徒，这些人自称信奉圣经教义，却拒绝接受地狱的存在。他口若悬河地大讲道理来证明圣经中这个永世煎熬之地的存在。他越说越兴奋，而那两个不信教的年轻人则对他发出不屑一顾的哂笑，似乎令他十分不自在。他咆哮疾呼，口沫横飞，怒目圆瞪，狂热地扫视着在场的群众。

“地狱是有的！”他吼叫道，“所以诸位听好了——‘恶人将堕入地狱！’‘不信基督的人要被罚入地狱。’”

“哦，那么你自己就很有可能要下地狱啊，”其中一个年轻人高声说道。

“你凭什么这么说？”这个传道者质问道，一边拿手帕擦掉嘴边的唾沫和额上的汗水。

“哎，那是因为你自己就不信圣经。”

宁录和其他传道者发出一阵大笑，怜悯地看着这个年轻人。

“啊，我亲爱的朋友，”老煞星说，“你怕是昏了头。感谢上帝，我是相信圣经的每一个字的！”

“阿门，”斯莱姆等信徒热切地脱口而出。

“噢，并非如此，”对方回应他，“我能证明你不信。”

“那么请便，”宁录说。

“请念出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的第17和18句，”集会的捣蛋鬼说道。众人往中心挪了挪，好听清这场争论。老煞星走近灯笼，找到那几段经文，大声地念了出来：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奉我的名驱赶魔鬼，说新的语言。他们手能拿蛇；如饮毒物也必不受害；他们手按病人，则其病必愈。”

“好啊，可你并不能治愈病患，也不能讲新的语言或驱赶魔鬼，不过你倒是有可能喝下毒物而安然无恙。”说这话的人突然从马甲口袋里掏出一只小玻璃瓶，递向煞星，后者忙惊恐地往后缩，那人接着说：”我这里有一种最致命的毒药，瓶子里装的士的宁(注)应该足够毒死十二个不信主的人。喝了它！如果你这样都没事的话，我们就知道你的确是个实打实的信徒，并且你信仰的那一套确实是真的。”

“对啊，对啊！”一旁兴致勃勃听他们争论的半醉汉说道，“喝了，喝了！这样才公道嘛，一瓶全下肚。”

人群里有些人笑了起来，四面传来催促煞星快喝的叫喊声。

“现在，请允许我为你解释一下这些经文的意思，”亨特说，“如果你仔细阅读——根据这个上下文——”

“我不要你来告诉我那是什么意思，”对方打断他，“我自己能看懂。不管你想说什么，或者假装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自己都心知肚明。”

“就是，就是，”几个声音喊道，接着便听见人群外围有人愤怒地大吼“为什么不喝？”。

“你到底喝是不喝？”拿着瓶子的人问道。

“不喝！我可不是傻瓜！”煞星凶巴巴地反驳他，人群顿时爆发出一阵大笑。

“也许有其他‘信徒’想来试试，”年轻人戏谑道，环视一众基督徒。看来没人愿意接受这份好意，他只好遗憾地把瓶子收回口袋。

“我想，”煞星看着士的宁的持有人冷笑道，“你应该就是那些受雇行魔鬼之事特意来找碴的人吧？”

“我想知道的只有一点，”半醉汉说，他突然走到传道队伍之间，高声说，“该隐是在哪儿找到老婆的？”

“别回答他，亨特兄弟，”其中一个信徒，迪德鲁姆先生说道。这条建议其实没有必要，因为煞星也不知道答案。

信徒中一个穿着黑长袍的人，他们的“牧师”，向坐在风琴前的迪德鲁姆小姐耳语了什么，她随即开始演奏，“信徒”们便又唱了起来，他们尽可能地引吭高歌，力图盖过那些捣乱者的声音，这首歌名叫《噢，这将是我的荣耀！》

赞歌唱完，“牧师”邀请一个衣衫褴褛的“兄弟”——“愉快主日午会”的一名工人成员——上来讲”几句话”，这个教友便走到他们中间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

“亲爱的朋友们，今夜我要感谢主，让我今夜能够站在这里，在这个露天集会上向各位亲友讲述主赐予我的恩惠。哦，亲爱的朋友们，今夜我很高兴在这里告诉你们主赦免了我所有的罪，而今晚主也

会像赦免我一样赦免你们。只要你们像我一样做，承认自己是迷途的罪人——”

“没错！这是唯一的办法！”宁录喊道。

“阿门，”其他信徒齐声高呼。

“——只要你们今晚像我一样投入主的怀抱，就能像我一样得到主的恩典。哦，我亲爱的朋友们，不要像转来转去的门轴一样三翻四覆，不要企图拖到某个方便的时刻，因为时机可能不会再来。那些被指铁石心肠的人，他们的脖颈应当被砍断，万劫不复。噢，奉上帝的名投入他的怀抱吧，一切荣耀归于我主。阿门。”

“阿门，”众信徒热情地回应，然后长袍“牧师”恳请所有未信者和空谈者一同真诚实意地合唱最后一支赞美诗，他紧接着还要为他们朗诵一遍。

半醉汉又像之前那样热切地指挥起来，人群逐渐在将息的乐声中散去。

---

1. 诗句来自阿尔弗雷德·丁尼生《悼念集》第54首。（译者注）
2. 士的宁，由马钱子中提取出来的生物碱，一种中枢兴奋药。(译者注)

第二十四章
露丝

正如之前所述，斯莱姆很多个夜晚都是待在家里度过的，但是接下来的三个星期，他的习惯却有了些变化。现在他几乎每晚都要出门，直到十点过后才回来。参加传道集会的晚上他总会盛装打扮，换上礼拜日才穿的漂亮衣服，而其他时候则穿着平时的衣服出门。露丝非常好奇他晚上都上了哪儿，但斯莱姆从来没有主动说起过，她也从来不去问。

伊斯顿近来跟“板球手”的不少常客混了个顶熟，一天到晚都到这儿来消遣，喝酒聊天，玩玩打硬币和套圈圈游戏。身上的现钱花光，酒馆“老伙计”会给他赊账，等到周六再还。起初，他对下馆子没什么兴趣，到那儿也只是为了找克拉斯“拉拉关系”，不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在酒馆里逐渐变得如鱼得水起来……

一天晚上，露丝看见斯莱姆和克拉斯两人似乎约好了一同出去。两人离开时，她又埋头家务，只是在心里犯嘀咕。

克拉斯和斯莱姆正往镇中心走去。此时接近六点半，街道商铺华灯初上，路上见有好几群人无精打采地聊天。他们大多都是失业的工匠和普通劳工，并不着急回家。他们有的人既没有茶点也生不起火，只得远远地避开家，好让自己不必面对家中老少的愁容。有的人四处闲荡徘徊，指望能得到某某地有活可干的消息，尽管已经晚了。

他们认出了人群中的纽曼和老杰克·林登，向他们点了点头。纽曼离开那群人，朝克拉斯和斯莱姆走来，但两人没有停顿，纽曼只好

跟上他们的脚步。

“有什么新工作吗，鲍勃？”他问道。

“没有，我们没新活了，”克拉斯回答，“估计下周‘洞穴’工程就结束了，估计我们都得下岗。最近来了几个管道工，应该会有点煤气安装的活儿，不过咱们这行是没什么可干了。”

“你知道别的什么公司还有工程可做的吗？”

“我不知道，老兄。老实跟你说吧，我看哪家公司都没有了，大家都很困难。”

“我离开公司以后就没找到工作，”纽曼说，“家里已经快揭不开锅了。”

斯莱姆和克拉斯没有理他。他们希望纽曼自行走开。他们可不想让他知道他们要去哪儿。

纽曼自顾自地跟着他们，路上大家尴尬地一言不发。他很想说点什么，两人也都猜到了，因此他们尽可能地加快脚步，不给他开口的机会。最后纽曼还是忍不住说出口：

“我想——你们俩——随便哪个——会不会刚好有六便士可以借给我？我会还上的——等我找到工作。”

“没有，老兄，”克拉斯回答他，“抱歉，我要是有的话肯定借给你。”

斯莱姆也遗憾地表示，自己身上没有钱。纽曼很难为情，于是在下条街的街角跟他们道了晚安，便离开了。

斯莱姆和克拉斯匆匆忙忙地赶路，很快就到达拉什顿公司的商店。橱窗里灯光明亮，陈列着墙纸、煤气灯和电灯的配件、玻璃灯罩、灯泡和罐子装的彩釉、油漆和清漆。还挂着几个镶框的广告牌——“免费估价”“质量一流，价格公道”“只聘请一流工人”，等等诸如此类的招牌。橱窗侧墙上有一个巨大的盾形木板，上面盖着块黑色天鹅绒布，放有几个棺材用的黄铜配件。盾板的橡木支架上刻了一行字：“承办新式葬礼”。

克拉斯进去时斯莱姆在外面等着。伙计巴德在店里靠近釉面隔板的地方。这块隔板将拉什顿的办公室和店面分隔开来。巴德是个脸色苍白、瘦小体弱的青年，二十左右的年纪。克拉斯进去时，他四下里瞧了瞧，冲克拉斯做了个鬼脸，示意他放轻脚步。克拉斯愣了一下，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摆摆手让克拉斯过来，一边咧着嘴笑一边挤眉弄眼地用大拇指指了指身后的办公室。克拉斯犹豫了一下，可怜的巴德不是害上了失心疯了吧。但后者一再地示意他过来，笑嘻嘻地指着办公室。克拉斯鼓起勇气跟他来到一个货柜后边，照巴德的意思眯起眼睛从隔板上的缝隙往里瞧。他看到拉什顿先生正抱着年轻的女店员维德小姐接吻。克拉斯看了一会儿，悄声示意巴德把斯莱姆也叫过来，然后三个人轮流通过缝隙偷窥这一幕。

三人看够了便从货柜后面出来，几乎按捺不住心里那股兴奋劲儿。巴德从墙上的钩子上取下钥匙交给克拉斯，那两人就又开始焦急地赶路了。还没等他们走出店外十二码，就有一个白头银须的矮老头跟他们搭话。老头看上去有六十五岁，穿得破破烂烂的。上衣袖口已经磨烂，手肘处也破损开线，一双破靴子打满了补丁，脚后跟都绽开了口。他裤子的膝盖和裤脚处也跟袖口一样破烂不堪。这人名叫莱塞姆，专门制作和维修百叶窗。他本想跟他儿子一道开办自己的生意，然而大部分的工作来源还得靠着拉什顿一类的公司，确切来说，他们做的是家庭计件作业。

他的“生意”（用他的话来说）已经做了将近四十年了，一直都在干活、干活、不停地干活。自打儿子长大能够独当一面之后，也开始帮他一起做慈善，为压榨他们的雇主赚钱攫利。他们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为了别人的利益拼死拼活，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挣的钱也仅仅够他们糊口而已。如今劳累了四十年，老人家却仍旧衣不蔽体，穷困潦倒。

“拉什顿在吗？”他问道。

“应该在，”克拉斯抬脚正要走开，老人把他拦了下来。

“他保证会跟我们说‘洞穴’宅子百叶窗的事。一个月前，我们给他报过价。其实我们报了两个价，他觉得第一个太贵。我只要他五先令六便士一幅！整栋房子统统一个价！大的搭小的，两层漆，还有新带子、新绳子。我要的不算多吧？”

“是的，”克拉斯一边说一边继续往前走，”够便宜的了！”

“他还说太贵，”莱塞姆接着说，”说还能找到更便宜的！但我说这样人家还不够活命的，哪里肯给你做。”

老头在克拉斯和斯莱姆中间边走边说，情绪越发激动。

“可说到底我们也没活可干了。我儿子跟他提出一幅五先令，他说过后会给我们答复的，后来一点声儿都没了。所以我就想着今晚碰碰运气。”

“行，他现在就在里面，”斯莱姆表情有些奇怪。他加快了步伐，”晚安。”

“价钱是不可能再低了！”老头转身往回走时大喊道，“我得挣钱糊口，我儿子也有妻儿要养。我们绝不能白干！”

“当然不能，”克拉斯说，很高兴终于摆脱了他，“晚安，祝你好运。”

当走到老头听不到他们的地方，两人就忍不住对那老头的激烈情绪捧腹大笑。

“看样子可闹心了，”斯莱姆说完两人又笑作一团。

他们离开了主干道，走过几条肮脏昏暗的小街，最后拐过一条小巷道就达到了目的地。道路旁有一排小平房，对面是许多杂七杂八的建筑——一些小棚屋和马厩，后面是一大片荒地，停着好几辆二轮的、四轮的马车，车轴有的掉在地上有的竖直放着，在傍晚的余晖中呈现出诡异的模样。他们小心翼翼地绕过这些东西，尽量不踩上地上的泥巴、水洼和垃圾，来到一扇上了锁的大门前。克拉斯打开门两人便进入一个大院。院里边堆满了建筑材料、设备、梯子、高高的脚手架、木板和木梁子、手推车、独轮车、沙土、灰泥和其他数不清的东西，在晦暗的天色下显得奇形怪状。板条箱和包装盒，长长的铁制排水管和落水管，破旧的门框和其他木制品等房子翻修留下的废弃物都放在这里。在这些东西上，在这片阴暗模糊的狼藉之上，矗立着拉什顿公司的工场建筑和棚屋。

克拉斯擦亮了一根火柴，斯莱姆弯下腰从墙上的一道裂缝里取出钥匙，打开了附近的一扇门走了进去。克拉斯又擦亮一根火柴，点燃了墙上的煤气灯。这里就是油漆间。房间一头有个没装格栅的壁炉，但在熏得黝黑的烟囱管下装有根铁条，以便把桶子或水壶挂在炉火上，通常是用木头来生火。车间的四壁都曾被粉刷一白，但现在沾满了工人干活时甩上的各色油漆斑，靠墙倚着一排排摆着油漆的架子。窗前的长凳上乱七八糟地放满了肮脏的漆罐子，其中有几个用来调拌油漆的瓦罐和研钵。这些东西周围都结了厚厚的一层干油漆。石头地上散放了许多脏兮兮的油漆桶，有的已经用空，有的盛着变了质的白石灰。车间一头的一个矮架子上立着四只装有水龙头的大圆罐，上面

分别标着“熟炼油”、“松节油”、“松节油替代品”。墙壁下半部分因为湿气过重而大幅褪色。这个地方又冷又潮，弥漫着有毒化学品散发出来的恶臭，令人作呕。

市场萧条没工作的时候，小学徒伯特的大部分时间就耗在这里，清洗油罐漆桶。

车间中央，一盏煤油吊灯下放着另一张桌子或是长凳，上面同样厚厚地结着一层干硬的油漆。旁边有两座高大的支架，上面晾挂着“洞穴”住宅的百叶窗板条。克拉斯和斯莱姆业余时间就给这东西做粉刷。窗板条的其余部分，有的倚靠在墙上，有的堆叠在桌面上。

克拉斯打着寒颤点燃了两盏煤气灯。”阿尔夫，你去生火，”他说道，”我先来调制颜料。”

斯莱姆出去，迅速抱回来一大捆木头，砍断后丢进火炉；然后他拿了一个空漆桶，到大圆罐那里打满松节油，一股脑浇到木头上。他在调漆凳上的瓶瓶罐罐里发现一个装满了旧漆的罐子，把它也全倒在木头上。不一会儿，一团熊熊烈火就生起来了。

克拉斯已调好油漆，备好刷子，从晾架上取下了窗板条。两人开始埋头粉刷，干得十分利索。刷好的板条就挂上晾架。干活时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聊天，不必担心拉什顿或宁录在背后偷听。这是份计件工作，所以讲不讲话没有关系。他们饶有兴致地取笑老莱塞姆的窘迫和狼狈，猜想他若看到现在这副场景，会有怎样的反应。他们还聊起拉什顿手下每个工人的个性和人品。要是有个公正的听众在场，他也必定会与克拉斯和斯莱姆得出相同的结论，那就是：公司里只有他们两个才称得上正派。其他人都或多或少有点毛病或者不堪。就拿巴林顿来说吧，这样一个人也能来当劳工，一定事有蹊跷。没人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来自哪里，不过大家都看得出来，他曾是个花花公子。可以肯定，这人必不是生来打工糊口的那种人。最有可能的解释是，

他犯了点什么罪，偷钱或是伪造支票之类，被赶出了家门。还有索金斯，他真是个小人。大家都知道他以前几乎天天晚上都跑去找老煞星打小报告。工地上白天了什么都要事无巨细地汇报给他！而木匠工头佩恩呢，他就是个头彻尾的傻瓜：等他被拉什顿公司开除，再到别的公司干活，他就能发现两者的区别了！再就是那个可恶的欧文。一个无神论者！不信上帝、不信魔鬼，啥也不信。要是那些社会主义者得以如愿以偿，那大家可有得好看的了：他们干的头一件事就是不许任何人加班！

克拉斯和斯莱姆边干活边聊天，一直做到十点钟。然后他们就浇灭炉火，熄了灯，锁上车间和大院，最后把大院钥匙放到拉什顿办公室的信箱里，两人就回家了。

每天晚上他们都到这儿来刷百叶窗，就这样干了三个星期。

周六再至，“洞穴”的工人们又一次惊喜地发现无人被裁。至于原因何在，他们看法不一。一些人认为，宁录决定在工程结束之前把大家都留下，好尽快将此事完成；有些人则大胆断言，公司又接了项大工程和传言是真的。斯威特先生又买了所房子，拉什顿公司将负责此事，因此一待“洞穴”完工，所有工人将留下继续干活。克拉斯知道的也不比别人多，他很谨慎。对此他保持缄默，而他的默不作声使得流言更加可信了。拉什顿和老煞星曾看过“洞穴”旁边那所空房子的花园门，这似乎是这个传言唯一的一点根据了。尽管一开始的凭据如此微不足道，到后来竟编出许多的细节，变得煞有介事起来。那天吃早饭时，坐在桶上的那位工人斩钉截铁地说自己听到斯威特先生卖掉了其名下的所有产业，准备退休隐居，并且意欲购置“洞穴”附近的所有房产。一个新来的工人说，他在酒馆听别人讲，拉什顿即将迎娶斯威特的一个女儿，斯威特打算给小两口送套房子作为结婚礼物。但事实上，拉什顿早就成婚，还有了四个孩子，这个传说便不攻自破

了。不管是什么原因，谁也没有被解雇，发薪日一到大家就又高高兴兴地前往办公室了。

一天晚上，天气不错，斯莱姆照例去参加露天传道，而伊斯顿却一改往日的作风，没有一喝完茶就心急火燎地冲去“板球手”，而是答应陪着露丝一起上街买东西。他们把孩子独自留在家，让他在摇篮里酣然入睡。

买完东西，两人手里都沉甸甸的。伊斯顿提着满满一兜子的肉、土豆等蔬菜，露丝则拿着其他食品杂物。回家路上他们得经过“板球手”，还没到地儿就遇上了克拉斯和他夫人。他们也是出来购物的。克拉斯夫妇坚持要邀伊斯顿和露丝一同去喝几杯。露丝本不想去，但眼看伊斯顿要为她的拒绝发起脾气，只好由着他们来了。克拉斯换上了新外套和新帽子，穿着深褐色的裤子和黄皮靴，笔挺的立领上配了条亮蓝色的领带。他的夫人是个相貌粗俗的胖女人，四十岁左右，保养得很好，穿着一身暗红色运动装，还戴了顶与之搭配的帽子。早先为了凑钱交济贫税，伊斯顿和露丝把最好的衣服都拿去当掉了，现在他们在这两夫妇面前显得寒碜而窘迫。

他们进了酒馆，克拉斯付了第一轮的酒钱。他自己和伊斯顿各来一品脱白酒，给伊斯顿太太半品脱，克拉斯夫人则要了三便士的杜松子酒。

那个烂醉可怜虫也在这儿。他刚刚与半醉酒鬼结束一局投环比赛，上次半醉汉那次出去之后，第二天便登门来跟“老伙计”道歉了，从此成为酒馆的一名常客。菲尔波特不在。”老伙计”说，他下午还在，五点钟左右就回家了，再也没有过来了。他十有八九晚上还得来。

虽然现在酒馆里的人不及旺季的多，但仍可说人气可观，毕竟“板球手”是镇上最受欢迎的酒馆之一。这儿生意如此兴隆，还因为

附近的两家酒馆最近都关门了。眼下，每个酒吧间都坐满了人。好些女士都坐到了公共酒吧区，其中有丈夫陪着的年轻女子，还有些喝得烂醉的老妇人。三个在附近蒸汽洗衣店工作的年轻姑娘跟一班小伙子在一个角落里喝着啤酒和杜松子酒。这里有两个高大肥胖的吉普赛模样的女人，显然是俩街头小贩，她们身旁就放着两个装满菊花和紫菀花束的篮子。还有两个大约三十五岁、衣着寒酸的女人。周六晚上，大家总能看见她们。只要男人愿意买单，无论是谁她们都陪他喝。这两个女人安静平和，含蓄低调，似乎知道自己的行为令人不齿，能呆在这儿多亏了大家的宽容。

大多数的酒客都没有坐下。地板撒上了木屑，以便吸收那些因为手脚不稳而泼出的酒水。空气里满是啤酒、烈酒和香烟的气味。几乎所有人都同时开口讲话，吵闹声震耳欲聋，跟点唱机的和弦毫不搭调。点唱机正高声演奏着《你心中的花园》。角落里有群男人在听某个伙伴绘声绘色地讲下流段子，他们笑得前仰后合。吧台那儿有好几个酒客，他们不耐烦地拿着喝空的杯子哐哐地往桌上砸，扯着嗓子叫续杯。每个人都连珠炮儿似地吐着污言秽语，叫骂不休，就连女士们说起脏话来也与男人一般溜。喧闹中还夹杂着钱币的哗哗声，收银机的叮当声。玻璃杯和镴酒壶清洗时乒呤乓啷地相互碰撞，啤酒机的龙头咕噜咕噜地往杯子里吐着酒。酒保、“老伙计”和光彩照人的老板娘几乎一刻不停地在操纵着龙头柄。老板娘今天穿着丝绸上衣，头发、耳朵、脖子和手指上都戴满了珠宝首饰，在煤气灯的照耀下闪闪发亮、耀眼夺目。

这番景象在露丝眼里新奇又陌生，她不由得有些目眩神迷、眼花缭乱。结婚前，她滴酒不沾，婚后偶尔会在周日吃饭时陪伊斯顿喝上一杯啤酒，但一直是伊斯顿拿着酒壶出去买酒。她也亲自去邻近的外卖酒商那儿买过一两回酒，但从来没有进店喝过。克拉斯太太滔滔不绝地说话，谈的主要是跟他们同住在北街的其他居民，当然还有她的丈夫克拉斯。露丝此刻头昏脑胀、局促不安，实在听不清她在说什

么。克拉斯太太还答应，要是看到帕塔先生，就把露丝介绍给他。帕塔肯定会来的。这个优秀的年轻人是克拉斯太太的房客之一，已经跟他们住了三年了，无论如何也决不搬走的。克拉斯夫妇还住老房子那会儿，他就是他们的房客了，随后跟着他们搬到北街。即便现在这地儿离他的办公地点比原来还远，他也要跟他们在一起。克拉斯太太抓着这事噼里啪啦地说个不停，露丝听得云里雾里，只能偶尔答上一声"是"或"不"。

此时，伊斯顿把手中的食品兜放到了露丝座位旁边，他跟克拉斯叫上那半醉酒鬼和烂醉汉，要来赛一局投环游戏，输的人得请对方喝酒，也包括两位女士。克拉斯和半醉汉抛硬币决定比赛的分组。赢了的克拉斯挑了那烂醉可怜虫作自己的伙伴，游戏开始了。首局就是场一边倒的比赛，伊斯顿和半醉汉不是另一边的对手。最后，由伊斯顿和他的伙伴请客。四个男人各要了一品脱麦芽酒，克拉斯太太又点了一杯三便士的杜松子酒。露丝本来不想再喝，其他人却对她大加揶揄，半醉酒鬼和烂醉可怜虫似乎觉得她不喝就是瞧不起他们。露丝只好又要了半品脱的啤酒，咬着牙喝下去。她好像感觉到这帮人一直监督似的盯着她。

半醉汉提议再赛一场，希望能一雪前耻。他说自己是有些疏于练习，刚刚那场比赛下来才渐渐找回手感。克拉斯一方二话不说同意了。露丝小声恳求，伊斯顿别再耽搁赶紧回家，但他还是坚持要跟他们玩下去。

比起上局他们玩得更加谨慎，而且眼看那烂醉可怜虫已经喝得迷迷糊糊，可伊斯顿他们仍旧败下阵来，不得不再请大家喝上一轮。男人们各自照旧要了一品脱。克拉斯太太还丝毫不见醉态，又要了一杯三便士的杜松子酒，露丝则提出，只要伊斯顿喝完酒立马回家，她就同意再来一杯啤酒。伊斯顿答应了她，却转头就跟其他三人玩起了打硬币游戏，对战方和赌注也与之前一样。

此时露丝开始有了醉意，脑子晕晕乎乎的。每当她回应克拉斯太太的话时，便觉得自己吐字不清。她知道自己八成也是词不达意。有趣的帕塔先生一到这儿，克拉斯太太就把他介绍给露丝。露丝也几乎禁不住心神荡漾地要答应这个迷人的先生邀请她和克拉斯太太再喝一杯。

片刻之后，露丝忽然被一阵恐惧攫住，就下了决心，如果伊斯顿玩罢游戏还不肯回家，她就独自回去。

这厢打硬币游戏进行得正欢。大多数男酒客都挤在游戏板周围，随着局势，时而欢呼喝彩，时而大声叫骂。半醉汉玩得兴高采烈。克拉斯对这个游戏并不在行，即便那烂醉可怜虫还颇有一手，也难以挽回他那技不如人的伙伴带来的颓势。眼看着游戏即将结束，对手即将败下阵来，半醉汉越发喜不自胜，怂恿对方把赌注翻倍或者直接放弃，但对方明智地谢绝了这慷慨的好意。过了一会儿，他们发现自己这边已是胜利无望，便主动投降，准备向胜利者支付罚金。

克拉斯为大家点酒，烂醉汉承担了一半的罚金。依然是男人各一品脱麦芽酒，女士们也照旧。”老伙计”给大家一一上酒，但忙乱中错将”一杯”三便士的杜松子酒上成了”两杯”。露丝本不愿再喝，又不好意思说出口。她不想因为上错酒而小题大做，而且大家还跟她保证，烈酒要比啤酒对她更有好处。可她仍旧不想再碰，只求赶紧离开，恨不得把整杯酒全倒到地上。可是她又害怕克拉斯太太或其他人发现，惹来麻烦。不管怎么说，喝一小杯掺了水的烈酒总该比一大杯啤酒容易吧。一想到那么大杯啤酒她就觉得难受。她接过伊斯顿递过来的酒一饮而尽，打了个哆嗦，把杯子还给他，便毅然决然地站起身。

“现在该回家了吧？你答应过我的。”她说。

“好了，马上，”伊斯顿答道，“咱们还有大把的时间，九点都没到呢。”

“我可不管，已经很晚了。你知道咱们可是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啊。你保证玩完那盘就回家的。”

“好了，好了，”伊斯顿不耐烦地说，“就一分钟，我要看看‘这个’再走。”

“这个”是克拉斯提出的一个有趣的小问题。他在打硬币游戏板上并列摆放了十一根火柴，要求在一根不减的情况下使其数目成九。酒吧里几乎所有人都聚到了板子边。有的人眉头紧锁，醉意惺忪，对着谜题绞尽脑汁，有的人则满心好奇地等着答案揭晓。伊斯顿走过去看这把戏是怎么个玩法。眼见众人个个一筹莫展，克拉斯便向大家展示，只消将这十一根火柴排成一个数字“九（NINE）”就行了。大家认为这的确是个有趣又聪明的好点子。接着，半醉汉和烂醉酒鬼又接连想起好些同样好玩的小把戏，一一示予众人玩乐。于是，抓耳挠腮了几分钟之后，大家又各自要了一品脱的酒来醒醒脑子。

伊斯顿一个花样儿都不懂，只看着别人耍倒也是津津有味，直到露丝过来碰碰他的胳膊，说：

“还不走吗？”

“再等一会儿不行吗？”伊斯顿暴躁地大吼，”你急个什么劲儿？”

“我不想再呆下去了，”露丝情绪激动地说，”你明明说好了看完那个就走的。你再不走，我就自个儿回去了。我不愿再多待了。”

“行啊，你要走就走！”伊斯顿粗暴地喝道，一把推开她，“我在这儿想呆多久呆多久，你不乐意就一边儿去。”

露丝被他用力一推，脚步一个踉跄险些摔倒。说完又转回去看半醉汉的戏法儿了。只见他正把六根火柴拼成数字“十二（Ⅻ）”，还说，他能够证明这个数字等于一千。

露丝在一旁又等了几分钟，见伊斯顿仍对她毫不理会，便拿起网兜和其他大包小包，也顾不上跟克拉斯太太道晚安——她正与那风趣的帕塔克先生相谈甚欢。露丝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打开门走出去。从酒吧那刺鼻的浑浊里脱开身后，露丝只觉得夜晚寒冷的空气清新而香甜。但片刻之后她就开始晕晕乎乎、头昏眼花，走起路来歪歪扭扭，她觉得旁人定是用奇怪的眼光盯着她看。手里的包裹变得越来越重，就快要拿不住，网兜里就像灌了铅一样。

一般来说，只需十分钟便可到家了，但她决心搭乘一辆途径北街街尾的电车。她把网兜放在车站旁的人行道上，将手倚在街角的铁柱上等待着。那儿有一小群人也跟在等车。两辆电车驶过，却因为载得满满当当而不作停留。这种情况在周六晚上并不罕见。接着来了下一辆，停靠在车站，有几个人下了车，等待的人群顿时开始推推搡搡，冲着那几个空下来的位置争先恐后。男人和女人互相推挤，对着彼此的胸肋和脸挥拳击肘，眼看着要打起架来。露丝被猛地推到一边，差点被他们撂倒，然后电车便又载得满满当当地走了。她只好等待下一辆到。然而同样的场景再次上演，她的结果也跟上一次一样。最后，她想到，要是自己没费时等这三趟车的话，恐怕早就到家了。于是仍决定走路回去。可是这大大小小的包裹比之前是更沉重了，她还没走出多远，就不得不再次把东西搁在一所空屋子旁边的人行道上。

她靠在栏杆上，心力交瘁，疲惫不堪。周围的一切——街道、房屋、车流——都变得模模糊糊、似真似幻。几个路人经过她身旁时好奇地看着她，但此时她已然顾不上别人怎么看她了。

斯莱姆一如既往去参加光耀教会的晚间露天布道会。天气晴朗，布道进行地很顺利。亨特、拉什顿、斯威特、迪德鲁姆和斯达韦姆女

士（露丝的前雇主）等等大批信徒齐聚一堂，好对付那些不信教者、雇佣批评家或者醉醺醺的亵慢者，防止他们到会上捣乱生事。不仅如此，他们还安排了一名警员到现场，保护他们免受“黑暗力量”的侵扰，以此来彰显其诚心可鉴。我们倒也有理由认为，如果这些人真的诚心信仰，那么他们大可仰仗他们所代言的光明神力自我护佑，何必特来寻求警察这一“世俗”之力的帮助呢。如此看来，在场唯一的不神的人，恰恰就是这帮布道者。他们在教会占多数，这样看来，这些不信神的也算是有了个强有力的靠山呢。

斯莱姆会后回家要途径”板球手”。快要到那儿时，他想知道伊斯顿还在不在酒吧，但又不想进去找，生怕有什么人瞅见，以为他是来喝酒的。当他路过酒吧对面时，恰好有人推门进去，斯莱姆便在这瞬间一瞥中瞧见，伊斯顿和克拉斯正跟一帮他不认识的人一起嬉笑喝酒。

天是越来越冷了，斯莱姆加快了脚步，急着赶回家。他走近电车车站时正好看到一趟车驶来，便决定搭车回去。然而这趟车上只剩下了一两个空位置，他即便使出浑身解数也没有抢到。犹豫了一会儿之后，他觉得与其在这儿干等还不如走路回去更快些，便继续往前走。还没走出去几步他就发现街对面一所空屋子外的人行道上聚了一小群人。虽说他着急回家，但还是走过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那里站了二十来个人，人群中心靠近栏杆的地方，有三四个女人，斯莱姆虽然看不到她们但能听见她们在讲话。

“这是怎么了？”他问了问人群边上的一个男人。

“噢，没什么事，”那人回答说，“是个年轻女人，可能有什么病，晕倒在这儿了，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也可能是喝多了吧。”

“看起来还是个体面的年轻人哩，”另一个人说。

人群里有几个小青年拿这个晕倒的妇人开起了下流的玩笑话，还故作同情引人发笑。

“有人认识她吗？”跟斯莱姆搭话的第二个人问道。

“没有，”靠近人群中心的一个女人回答，“她也不说自己住在哪儿。”

“她喝了那杯苏打水后会好起来的，”另一个人说道，一边挤出人堆。这人一出去，斯莱姆就设法往里边蹭了几步，没成想却看到了露丝。他不禁惊呼起来。只见露丝紧紧抓着栏杆站在那儿，另一只手还攥着杂食袋。她脸色苍白，看上去十分虚弱。她此刻恢复了许多，看到身边围了好些陌生人，有的还拿她取笑打诨，只觉得无比羞耻、手足无措。斯莱姆好容易挤到她身边。她一看到这熟悉的面孔、听到他亲切的声音，便大舒了一口气，满心的感激。

“我现在能走着回家了，”她磕磕巴巴地回答斯莱姆急切的询问，“可否劳烦你帮我拿些东西。”

他执意接下所有的包裹，大家自顾自地断定，他就是这位年轻妇女的丈夫，然后便渐渐散去，其中一个打趣者大声嚷了句“完事了！”然后径自离开了。

从这儿到家只需再走七分钟。一路上灯光昏暗，露丝只得倚靠着斯莱姆的手臂走过大半的路程。到家后，露丝脱下帽子，斯莱姆把她搀到扶手椅上坐下，一旁的炉火烧得正旺，水壶在炉架上叫着，她临走前往炉子里塞了好些煤渣和煤块来封火。

孩子仍在摇篮里熟睡，但显然睡得不太老实，把盖在身上的被子都踢了个精光。露丝顺从地好好坐下，没精打采地躺在椅子上，半睁

着眼睛，看着斯莱姆利索地给孩子重新盖上被子，让他舒服地睡在小床上。她的脸上泛起一抹淡淡的红晕。

这时斯莱姆又转去看炉火他一边把水壶放上炉子，一边说道：”等水烧开了，我就给你泡点浓茶。”

回家的路上，露丝把她倒在街上的前因后果告诉了斯莱姆。她靠在扶手椅里，倦意朦胧地看着他，想着要不是斯莱姆正好路过，真不知道自己会怎样呢。

“你感觉好些了吗？”他低下头问道。

“是的，谢谢你，现在好多了。实在是给你添麻烦了。”

“哪儿的话。无论为你做什么都不会麻烦的。你要不要把外套脱了？来，我来帮你。”

他们费了好些工夫才把外套脱下来，因为斯莱姆一面帮着她脱，一面不断热吻着这个躺在他怀里的无力的人儿。

第二十五章
矩形图

接下来的一周，“洞穴”的工程进展迅速，很快就能收工。现在昼短夜长，工人们只需从早上八点工作到下午四点，在上工前就吃好早餐。这样一来，他们每周要工作四十小时。每小时拿七便士的人，每周能挣得1.34英镑；每小时六个半便士的人挣得1.18英镑；每小时五便士的人在一星期的辛劳之后便可挣到一笔可观的收入——十六先令八便士；而每小时四个半便士的则能“到手”十五先令。

就算是这样，竟还有人大言不惭地说酗酒才是贫困的根源。

而说这话的人，他们一生都毫无出息。每天在酒上花去的钱可比上面那些数儿多得多。

周二傍晚，室内除了厨房和洗涤室之外就全部完工了。厨房的粉刷工作因为新灶头还没送来而稍有耽搁，洗涤室则仍被用作油漆间。室外工程亦完结在即。第一道漆已经上好，正着手第二道。按照规划要求，室外所有的木结构都要刷足三道漆，排水管、落水管和其他铁结构需要两道漆。然而克拉斯和亨特只安排工人给多数窗户和木结构刷两道，所有铁结构则只刷一道。窗户要刷两种颜色的油漆：窗格用墨绿，窗框为白色。其他部分，诸如山墙、门、栅栏、排水管等统统漆成墨绿，所有的墨绿色油漆都由熟炼的亚麻籽油和清漆调制而成，不允许使用松节油。

周三上午，哈洛对菲尔波特说：”咱们这可用的是好东西啊，对吧？看起来跟蜜糖像极了。”

“是啊，而且等到明年夏天，就算晒了太阳也不会起泡，”菲尔波特咧嘴笑道。

“我想他们是害怕掺了松节油就会维持不了太久，最后还得再加一道。”

“准是这样，”菲尔波特说，“不过等克拉斯一走我还是要往里边挤上一滴。”

“他要去哪儿？”

“怎么，你不知道吗？今天又有一个葬礼的活儿呢。上周六上午你难道没看到欧文在客厅给棺材铭牌写字吗？”

“没有，我当时不在。我被叫去温德利粉刷天花板什么的了，你忘了吗？”

“噢，对，我给忘了。”菲尔波特叫道。

“我估摸着，克拉斯和斯莱姆肯定在这些葬礼上发了笔小财，”哈洛说，”这已经是这两周以来的第四场了。他们能捞到多少？”

“把棺材运回家再把尸体抬进去能拿一先令，出殡可得四先令——所有总共能挣上五先令。”

“还真不赖，不是吗？”哈洛说，“一星期挣上这几个钱再加上每周的工钱嗯？那岂不是干两三个小时就能拿到五先令？”

“没错，赚的是不少呢，伙计，不过他们赚多少随意，反正我是不愿碰尸体的，”菲尔波特耸耸肩说道。

哈洛停了一下又问道：”最近是死了谁？”

“‘圣光教会’曾经的一名牧师出国去蒙特卡洛度假了。他之前似乎是病了，换了环境后好转许多，应该说就快痊愈了，就要回国。但是他在蒙特卡洛火车站站台上等车时，一个脚夫推着一车行李不小心撞上了他，他就爆炸了。”

“爆炸了？”

“是啊，”菲尔波特又重复了一次，“爆炸了！爆裂了！炸开了！四分五裂了。但他们还是把他收拾到了一起，装进棺材，今天下午下葬。”

哈洛惊骇得一句话也说不出，菲尔波特继续说道：

“前几天晚上，我跟一个肉贩晚上去喝酒。他过去常跟这个牧师打交道。我们就说起他死得真够蹊跷的。不过他听到后倒也没觉得很奇怪，只好奇他过去吃了那么多东西，怎么没有早点爆掉。他谈到以前常给那牧师送吃的，也看见过其他商贩给他送东西，那可不是小数目，得有上吨哩！”

“这牧师叫什么名字？”哈洛问。

“布乐奇。你肯定在镇上见过他，一个大胖子。”菲尔波特说，“你星期六不在，没看到棺材牌儿真可惜。弗兰克做完还叫我去看了成品，上面写着‘乔尼达·布尔奇。1849年一月一日诞生。19——年十二月八日升天。’”

“啊，我想起来了！”哈洛叫道，“记得我那几个孩子从主日学校带回来的募捐表，说是为了送他去休假养病。我给了他们一人一便士送捐，好不叫他们在其他孩子面前难堪。”

“对，就是他。那时还有两三个小孩过来请我捐钱哩。我看到他们现在又有了新的募捐表。昨天，我遇到纽曼家的一个孩子，她拿来

给我看，是为了给主日学校的孩子们办联欢会买圣诞树，既然如此我也不吝啬这几个钱……”

“好像是转冷了，是吗？”

“铜猴子的耳朵都要被冻上啦！”只听伊斯顿从一旁的楼梯走下来，把油漆桶放到地上，不停地搓手，试图驱驱寒。

他冻得浑身发抖，牙齿咯咯地直打架。

“现在来一品脱啤酒就再好不过了，”他边说边跺着脚。

“我也这么想来着，”菲尔波特渴望地说，“而且我还想在午饭时喝上一杯呢。我要溜去‘板球手’。就算我一点过几分钟后才回得来也不打紧，因为克拉斯和宁录得去办葬礼。”

“你能给我捎一瓶一品脱的啤酒吗？”伊斯顿问他。

“当然没问题。”菲尔波特说。

哈洛没吭声。尽管他也想来上一品脱，但跟往常一样，他还是掏不出什么钱。身子回暖之后大家便继续干活，恰巧几分钟后他们就发现，老煞星正从一个角落里朝他们窥望。也不知道他在那儿呆了多久，有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

十二点的时候，克拉斯和斯莱姆就急匆匆地出去了。过了一会儿，菲尔波特就脱下围裙，穿上外套要去“板球手”。知道他要去哪儿，有几个人请他也给他们捎点酒回来，然后就有人建议，凡请带酒的都要支付两便士。菲尔波特于是收上来一先令四便士，他会带回来一罐一加仑的酒。菲尔波特承诺尽量快马加鞭，于是一些“股东”决定，午饭就不喝茶了，专等酒来。他们其实也清楚，等到他回来也差不多是开工的时候了。他最早也得十二点三刻才能回得来。

时间一分一分地慢慢往前挪，一会儿之后屋子里唯一戴了手表的工人也动了脾气，拒绝再回答时间问题。于是，人们就叫伯特到屋顶上，那里能看到教堂的时钟。他下来报告说，现在是一点差十分。

这些付了酒钱的“股东”们开始焦躁起来。有几个跑到大路上看看能否瞧见菲尔波特的影子，然而每个人回来都报告说没有看见他。

克拉斯走之后，这里也没有个正儿八经的工头，但大家仍迅速地返回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就害怕稍有不规矩，诸如索金斯这样的人就会偷偷到克拉斯或老煞星那儿告状。

待到一点过一刻，菲尔波特仍旧不见踪影，“股东”们便从不安转为惊慌。有人直白地说，他定是卷了他们的钱寻欢作乐去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这逐渐成了大家的共识。到两点钟，大家俨然已经对他不抱希望了，两三个“股东”只得去喝点冷茶。

他们的担忧不无理由，因为直到第二天上午才见到菲尔波特回来。他看起来怪难为情的，满怀懊悔地答应返还周六收到的所有酒钱。他还絮絮叨叨地说，自己去“板球手”路上遇上了几个认识的失业小伙，便邀请他们一起去喝点酒。到酒吧发现那半醉酒鬼和烂醉汉都在，大家一杯接着一杯地灌，然后竟起了争执，他就把那一加仑的酒给抛到脑后了，直到这天早晨醒来才发现坏了事。

菲尔波特在一边解释的时候，众人开始穿戴围裙和罩衫，克拉斯给大家分发油漆。斯莱姆没有参与谈话，而是迅速地穿备齐整到室外忙活去了。他为什么一副急匆匆的样子，有些人很快就弄明白了。因为他们发现，他选定了一扇大窗户很快动起手来，而这扇窗户恰好位于寒风吹不到的位置。

宅子的地下室比地面稍低一些，地下室窗户外有一条大约三英尺深的沟渠。沟渠两边种满了玫瑰和冬青树，沟底则是一大滩积水的烂

泥，黏乎乎、臭哄哄的，里面还有夜行动物的粪便。为了给地下室的窗户上第二道漆，菲尔波特和哈洛便不得不踩在这滩污泥里。脏水浸透了他们破旧的靴子。他们干活的时候，玫瑰丛的刺勾破他们的衣服，划伤了他们冻僵的手。

欧文和伊斯顿正在梯子上粉刷窗户，菲尔波特和哈洛就在他们的下方，索金斯在另一架梯子上漆山墙，其他工人则分散在各处忙活。小伙子伯特在刷房子前方的围栏。天气寒冷刺骨，凛冬的天空上一大片灰暗的阴云将太阳严严遮住。

他们大多数时候几乎都是站定不动的，右胳膊是唯一活动的部位。他们现在干的这份工作极需用心谨慎，一个不小心就会把窗玻璃弄得“一团糟”，或是把刷窗框的白涂料“蹭上”漆成墨绿的窗格，因为这两种颜色也才刚刚漆上，漆还没有干。每个工人都配有两罐油漆和两套刷子。这风是一刻不停地劲吹怒卷，透进工人们的衣裳，叫他们冷得浑身发抖、手脚麻木。更糟的是，风从右面吹来，他们挥动右胳膊时便不得不使身体全然暴露在风中。很多时候他们好歹还能把左手揣进裤兜里，紧紧贴着身侧——这就已经好多了。

右侧来风无异于雪上加霜还因为，男装外套上的纽扣均安在右边，冷风便能从底下钻进去。菲尔波特对此感受最深，因为他的外套和背心都丢了好几个纽扣。

他们干活的时候冷得直哆嗦，牙齿不住地打战。他们的脸和手冻成了青紫色，那颜色跟死人的嘴唇一般样。他们的眼睛满是泪水，眼皮发红肿胀。菲尔波特和哈洛踩在泥泞的地面上，靴子很快就湿透了，双脚冷得生疼。

他们的手自然最是遭罪，麻木到连刷子都要抓不牢了。菲尔波特刚刚蘸了点颜料刷子就从他手中掉到了漆桶里，却又发现自己的手指僵硬得动也动不了，只好把手插进裤兜里暖暖，开始走过来走过去，

不断地往地上跺脚。随即欧文、伊斯顿和哈洛也照着他的样子做，他们拐到斯莱姆干活的那个避风处，然后就这么来来回回地走，一边不停地搓手、跺脚、挥胳膊来给自己取暖。

“如果宁录不来，我就套上大衣干活了，”菲尔波特说，“但谁又能料到这家伙啥时候会来呢，要是让他看见我穿着大衣，下场准得难看。”

“即便穿上也不会影响咱们干活啊，”伊斯顿说，“说实在的，要是暖和点咱们还能干得快些呢。”

“就算煞星不来，我猜克拉斯也会对大衣这茬儿有意见的，”菲尔波特又说。

“嗨，他就是说了你也不能怪他啊，对吧？”斯莱姆反驳道，“如果亨特过来看到咱们都穿着大衣，克拉斯就有麻烦了。会很难堪的。”

斯莱姆遭受的寒冷远不及他们其他人，因为他挑了扇避风处的窗户，穿得还要比其他大多数人都要好。

“克拉斯在里面干吗？”伊斯顿问道，他上下跺脚，缩着肩膀，两只手深深插入在裤兜里。

“鬼才知道，”菲尔波特说，“调调色、配配漆吧。他从来不做咱们这种工作的，他清楚怎么给自己讨便宜。”

“如果换作他呢？我们要是在他那个位置肯定也是一个样，谁又不是呢，”斯莱姆说，又挖苦道，“你们难不成会把轻活都给别人，自己去干脏活累活！”

斯莱姆知道，尽管他们说的是克拉斯，其实也在暗指着自己。就在他回应菲尔波特的时候，还偷偷斜着眼睛瞟欧文，他们说到现在他都一直没有开口。

“我们会怎么做又有什么要紧呢，”哈洛插嘴道，“要紧的是公不公平。克拉斯专拣轻活、不碰重活就是不公平，就算是换作我们也有可能这么做，不公平仍旧是不公平。”

“在这种情况下，尽己所能地谋取私利本无可厚非，”欧文对斯莱姆质询的目光回应道，“这就是现行制度的原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要说我自己，我可不会装作一个无私的人，也不会自命遵循了基督的‘登山宝训’。不过，听到你们自称基督徒的人宣扬自私自利还是令我大感意外。或者不如说，若是‘基督徒’这个名称仍旧表示基督的信徒，而没有成为骗子和伪君子的代名词，那我真就要大跌眼镜了。”

斯莱姆一语不发。也许正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信徒，才能够面对这样的侮辱忍气吞声。

“不知道现在几点了？”菲尔波特插了一句。

斯莱姆看了看表，将近十点钟。

“天哪！才十点钟？”伊斯顿愤愤地叫道，大家各自回去干活，”还得等上两个小时才能吃午饭啊！”

只不过两个小时，但看看这些饥寒交迫、衣衫褴褛的人，任由刺骨的寒风穿透他们的衣裳，用它冰冷的手指撕扯他们的五脏六腑，短短两个小时对他们而言仿若一眼望不到头。他们那副对午餐望眼欲穿的样子，准会叫人以为等着他们的是一顿山珍海味，却想不到他们吃的只不过是奶酪面包、洋葱或熏鲱鱼而已，再算上一杯粗茶。

得挨过两个钟头的煎熬才能吃上午饭，饭后又得继续煎熬三个钟头。感谢上帝，天就要黑得干不了活儿啦。

倘若他们是奴隶而不是“自由人”，是拉什顿的财产而不是他的雇工，那么他们的境况还会好一些。照现在看来，他们中若是有人，甚至全员因为风吹雨打而得病或者死去，拉什顿都不会有丝毫的挂念。毕竟总有数不胜数的失业者和食不果腹的人迫不及待地想着取代他们呢。但是，他们要是成了拉什顿的财产，这样的工程就得即刻暂缓，直待奴隶们的生命健康不受威胁时才可复工。不管怎样，即使要顶着如此恶劣的天气开工，奴隶主也定会确保他们吃得饱穿得暖，像照料马匹一样照料他们。

人们总是把自己的马照顾得好好的。如果马劳累过度而生病，他们就得花钱买药、请兽医治疗，更别提还得包揽它们的饲料和食宿。如果马劳累过度死亡，他们就不得不掏钱再买。可是，没有人会在工人身上作这般考虑。如果他们让一个工人劳累至死，他们不花分毫便能在下一条街上再找到一个。他们无需花钱买工人，只消在他打工期间给他点钱，让他权且买点吃的和穿的就行了。如果他们让他累出病来，他们也用不着在他卧病在床的时候供他吃饭治病。由此一来，工人要么只能忍饥捱病，要么只好自掏腰包了。不过同时须得承认，做工的人仍旧是要胜过马匹和奴隶的，因为他们有权享受尊贵无价的自由。他如若不喜欢雇主开出的条件，那他大可不予接受。他既能拒绝干活，也能选择饿死。没人拿绳子拴着他，他是个自由的人。他是千秋万世的继承者。他享有完全的自由。他有权自主选择——是服从还是饿死，是吃废渣冷垢，还是一无所有。

寒风越发凛冽。乌云起初还裂开几道小口，可见些许蓝天，现在却已一片昏晦了，眼看就要下雪。

工人们心情矛盾。如果真的下起雪来，他们就无法继续工作。他们不由自主地盼望下雪、下雨、下冰雹，只要能暂停他们的工作，下

什么都好。但另一方面，如果天气妨碍他们在室外工作，他们中的一些就得“走人”，因为室内也已基本完成了。人人都想尽可能地干得久一些，因为离圣诞节只剩下十天了。

上午的时间磨磨蹭蹭地过去，雪也并没有下。工人们一声不吭地劳作，没人有心情聊天。不仅如此，他们还害怕亨特、拉什顿或克拉斯躲在树丛或者窗户后边监视他们。这莫大的恐惧感甚至使得大多数人不敢四处张望，只顾埋头苦干。据说，什顿公司往下还要为斯威特先生装修一栋房子，他们便没人愿意糟蹋掉任何能够留用的机会。

终于挨到了十二点，克拉斯的哨声还未落，他们就齐齐聚到了厨房的炉火前。斯威特叫人送来了两吨煤，吩咐所有房间每天都得生上火，好让这栋宅子在圣诞节前能够住人。

“我想知道公司是不是真的还要为斯威特装修一栋房子，”哈洛边说边叉了一块熏鲱鱼放在火上烤。

“真的才怪呢！”那位桶上的先生听言嗤之以鼻，“都是胡说八道。你知道那栋说是斯威特买下的空房子，就是拉什顿和宁录曾经盯着瞧的那栋？”

“是的，”哈洛答道。其他人饶有兴致地听着。”他们甚至都没开好价呢！那房子的主人在国外，拉什顿挺喜欢它花园里的几棵花草，就告诉煞星他想要哪棵。后来那老煞星就跟内德·道森开了辆卡车过来，花了两三趟把园子里值钱的花草都给搬得差不多了。没送去拉什顿家的东西也全搬到亨特家了。”

大伙儿听得津津有味，几乎把新工作落空的失望都抛在脑后了。

“这事谁告诉你的？”哈洛问道。

“内德·道森自己说的。我说的可是千真万确，不然你问他。”

内德·道森，常常被人称作“邦迪的伙伴”，已经在工场那儿打了好些天的零工，只在那天早晨才回到“洞穴”。被问起来，他便证实了迪克·温特利所言非虚。

“他们不小心就会惹上麻烦的，”伊斯顿说。

“噢，不会的，拉什顿机灵着呢。那边的房产代理好像是他的朋友，就是靠他来办事的。”

“真是厚颜无耻啊！”哈洛叫道。

“嗨，比起他们之前干过的事这都不算什么，”桶上的那位说道，“说起来你不记得了吗，夏天那会儿，拉什顿从宏伟大道的那所房子里弄出来的雕花橡木桌？”

“对，那次也很了不得啊，不是吗？”菲尔波特叫道，几个人大笑起来。

“我说，就是咱们去年夏天弄的那所大房子——596号，”温特利继续说道，以便那些“不明所以”的人听明白，“它空置了好一段时间了，我们在楼梯下的橱柜里发现了一张桌子。那确实是张优质的桌子。就是那种固定在墙上的壁挂桌，没有腿儿的。桌面是块半圆形大理石，底下是一个美人鱼木雕，双臂托举着桌面——真正的精致！”坐在桶上的那位先生想起来也是兴致盎然，“肯定至少得值五个英镑呢。我们把它搬出来的时候，拉什顿进来了，他一看到桌子就叫克拉斯拿个麻袋套上，小心不叫别人看到。然后他就跑回工场，叫那小学徒弄了辆车来把它送去他家了。现在那桌子就装在他的前厅呢。几个月前我被叫到那儿粉刷前厅的门，亲眼所见。它上方挂着一幅画叫《审判日》——电闪雷鸣、地震山摇，还有死尸从坟墓里爬出来——看起来可怕极了！画下面有张卡片写着圣经上的一句话，‘基督是这

一家之首：是餐桌上无形的客人，是谈话时无声的听者。’我在那儿干了三四天的活儿，这些我都牢牢记得。”

“嗬，好一个奇葩，不是吗？”菲尔波特说。

“那可不，但最绝的还是，”桶上那位继续说道，“那老煞星听说了桌子的事气得暴跳如雷，见自己没捞到东西，就上楼抢了一副百叶窗，也让那小学徒给拉到自己家里，几天后叫了个木匠到他那儿把百叶窗装到他的卧室里去了。”

“一点儿也没被发现吗？”伊斯顿问道。

“呃，是有人说闲话来着。房产经理想知道那窗子的下落，但老煞星信誓旦旦地说，那屋子里本就没有什么百叶窗，最后还是公司出钱给补了个新的。”

“我不明白的是，那桌子到底属于谁的？”哈洛问。

“它就是那所房子的一件固定配设，”温特利回答，“我猜房子从前的租客大概是想在门厅里摆些自己带来的家具，就把原本装在厅里的桌子卸了下来，暂且贮存在橱柜里，但他们离开那儿之后就懒得把它放回去了。反正那墙上还留着安装的痕迹呢。不过，我们装修楼梯底下的时候，发现那地方整个都用纸糊上了，我猜房东和经理应该从没料到有那么张桌子吧。不管怎么着，拉什顿算是逍遥法外了。”

有几个人说起与此类似的事，都是他们从前雇主的所作所为。但一会儿之后，谈话又转到他们最为关心的事头上来——裁员近在咫尺，而找份新工作再无可能，想想外头成群结队的失业者已有多少。

“我就是弄不明白，”伊斯顿说，“怎么会落得一年不如一年。现在的工作连过去的一半都没有，就算找得到，也是份糟心活儿，好像这些老板都出不起钱似的。”

“是啊，”哈洛说，“确实如此。就拿宏伟大道上某栋房子的装修来说吧。过去人们总比现在有钱，他们客厅和餐厅里所有的窗帘楣板都粉饰得足量光鲜！现在呢，他们净想着只花粉刷一道楣板的价钱，就把屋子里里外外都修整一新。”

“眼下似乎人人都多少有些苦衷，”菲尔波特说道，“鬼才知道怎么回事，但事实就是这样。”

“你该问问欧文看他怎么解释，”克拉斯揶揄一笑，“他最清楚贫穷的根源了，只是他不说。他老早就‘准备好’要跟咱们讲讲的，但到现在都没开口。”

克拉斯始终没法展示自己那份《朦胧》剪报，盘算着利用这番话找个机会。但欧文却不作回答，仍旧看他的报纸。

“最近咱们都没听过讲座了，对吧？”哈洛一脸委屈地说，“我觉得是时候请欧文来讲讲贫穷的真正原因了。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大伙儿都笑起来。

菲尔波特吃完午饭就走出厨房，很快拿回来一副小梯子，展开来放在一个角落，把梯子的背面面向观众。

“正正好！”他朝欧文大叫道，“你的讲坛准备好了。”

“好！上啊！”克拉斯高声喊道，一边把手伸进背心口袋里掏剪报，“跟我们说说贫穷的真正根源在哪里。”

“就是，就是，”桶上的先生说道，“走上讲坛给我们好好上一课。”

欧文没有回应这份邀请，众人开始又嘘又闹。

“来吧，伙计，”菲尔波特低声说道，眨着圆鼓鼓的眼睛怂恿欧文，“来吧，就让大家伙过过瘾，打发打发时间。”

欧文便起身站上梯子，克拉斯心下一阵窃喜，周围立刻响起一片热烈的喝彩声。

“看吧，就得这样，”菲尔波特向众人说道，“嘘声和叫骂是没有用的，这位讲者就只能好声好气地请上来。要不是我，他才不会同意上台讲话呢。”

由哈洛提议，桶上君子附议，菲尔波特便被一致推选为大会主席，欧文于是开口讲道：

“主席先生和诸位先生：

“鄙人向来不习惯公开演说，今天贸然面对在座许多高贵而智慧的观众，心中不免有些惶恐迟疑，亦深感荣幸。”（掌声。）

“真是我所听过的最优秀的演讲了！”桶上那位对主席先生耳语道，主席打手势命他噤声。

欧文继续说道：

“在过去的几次演讲中，我力图使诸位信服：金钱本身毫无价值也毫无实在用处，但恐怕收效甚微。”

“没有的事，老兄，”克拉斯嘲弄地喊道，”我们都心悦诚服。”

“就是，就是，”伊斯顿高声说，”如果有谁现在进来要给我一英镑——我都不会要！”“我也是，”菲尔波特说。

“哎，不论你们同意与否，事实都不会改变。若一个人坐拥金钱无数，那么相对来说，他在英国就无比富有，但他要是到了某些物价奇高的国家，他便会发现自己无比贫穷；又或者他来到某个地方，却发现在那里金钱根本无法购买生活必需品。因此明白来讲，富裕不一定取决于有钱，而取决于能够畅享劳动创造出来的丰富产品；贫穷也不仅仅在于缺钱，而在于缺乏生活必需品和享用品——也即缺乏文明所给予的好处，无一不是通过劳动而创造出来的。对此，你们不论同意与否，都须得承认，我们眼下的境况正是如此。我们不曾享受过文明的全部好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程度地遭受着贫穷之苦。”

“提问！”克拉斯叫道，然而底下许多人愤怒地大声表示反对，于是欧文接着往下说：

“那么我们为何会如此缺乏劳动产品呢？”

“我们缺少劳动产品的原因，”克拉斯学着欧文的语气插嘴说”在于我们没钱去买。”

“是的，”桶上的先生说道，”正如我之前说的那样，如果国内所有的钱都像欧文说的那样平均分配给所有人，只消半年这些钱就又回到同样一批人的手里了，跟现在有什么差别，你又能怎么办呢？”

“当然是再次均分了。”

四下里登时响起一片讥笑声，随即大伙一齐开口，争相嘲讽那些愚蠢的”社会主义者”，把他们叫作”分配者”。

巴林顿是唯一没有参与议论的人。他坐在一贯的位置，照旧在默默地抽着烟，对旁边的一切漠不关心。

“我从来没说过要‘均分所有的钱’，”欧文在风暴稍息的时候开口道，”我也不知道是否有社会主义者推崇此类主张。你们有人可

以告诉我，这话到底是哪个人讲的吗？”

无人回答，欧文又问了一遍，这次直接把问题抛向克拉斯，他就是抨击和嘲讽”分配者”最欢腾的那一个。克拉斯被问个措手不及，其实自己也是一无所知，一时间哑口无言呆滞在那儿。一会儿后他才开始叫嚷着说道：

“怎么，这不是人所共知的吗。我们都懂他们打的什么主意，但他们都小心翼翼地不叫自己露出马脚。看看国会里那些工党分子，还不都是群好逸恶劳的混账！但他们过去是什么身份？还不都是普通工人，跟你我一样！只不过是他们会耍嘴皮子——”

“是的，这我们都知道，”欧文说，”但我是请你告诉我们，到底是谁在提倡把全国所有的钱拿来平均分配的呢？”

“我也说了，人人都知道这是他们打的算盘！”克拉斯嚷道，”你跟我一样都知道得很清楚。真是了不得！”他接着忿忿说道，”照他们那样，就连捡破烂的和干农活的人都得跟我们拿同等的工资！”

“这个我们之后再说。现在我想搞清楚的是——你何来根据说社会主义者支持把所有钱平均分配给所有的人？”

“说了，我一直都知道他们就是这么想的，”克拉斯越发理屈词穷。

“大家都明白，”有几个人说道。

“说起来，”克拉斯一边从背心口袋里取出剪报一边说道，”我这儿有点东西想念给大家听听。从《朦胧》上摘下来的。我都把它给忘了。”

他说报纸字太小看不清，便把剪报递给哈洛，由他向大家高声朗读：

证明你的原则：不然就该两相考虑

“我希望能让你睁开眼睛看看我们的悲惨境遇：不公、专制和压迫！”一匹满腔怨气的驽马跟一匹矮脚马说道，它们拉着没人租用的马车并排站着。

“谢了，我倒希望睁眼看到些赏心悦目的东西。”矮脚马答道。

驽马说：”我为你感到惋惜。要是你拥有高远的抱负——”

“开门见山，你有什么抱负？”矮脚马打断它。

“我的抱负？那还用说，平等和均分，天下万物都拿来均分，”驽马说道。

“你此话当真？”矮脚马说。

“当然了。那些光鲜亮丽、养尊处优的猎马和赛马有什么权力独享温暖的马厩和高级的饲料，凭什么让马夫和骑师对它们好生照顾？想想就令我作呕，”驽马回答说。

“这我不懂但你也许有点道理，”矮脚马说，”为了表示我是认真的，你不用说也是认真的，请将你口袋里一半的豆子分给我，我也把我口袋里一半的粗糠分给你。说啥都不如直接践行你的原则。”

原创寓言故事
普罗希尔夫人作

“就是这个理儿！”几个人叫道。

“这表明了什么？”克拉斯得意洋洋地高声说道，”那就是，你们怎么不去把自己的工资分给那些失业的家伙呢？”

“表明了什么？”欧文鄙夷地回答，”如果《朦胧》的主编把这玩意儿登上报纸来批评社会主义，那么这就表明，他要么是个低能无知的人，要么就是他把读者都当成了低能无知的人。那根本算不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论据，反倒是批判假充基督徒的论据——那些自称‘爱邻居犹如爱自己’的人，装模做样地宣扬博爱，然而他们根本就不爱这个世界或世上的一切，假惺惺地说他们只是‘前往极乐之地的朝圣者’。要说我为什么不像你说的那样做——我凭什么这么做呢？我又不假作基督的信徒。但你们既然都是所谓的‘基督徒’，你们怎么不去做呢？”

“我们并没在谈论宗教啊，”克拉斯不耐烦地叫嚷道。

“那你在谈什么？我从来没说过什么‘一切均分’或者‘帮承他人的重负’。我从不自诩做到‘凡是有求于我的我都满足他’或者‘把我的大衣送给拿走我的外套的人’。我看到书上讲，耶稣要他的信徒务必践行那些教义，不过我并没有假装是他的信徒，因此自不必做到。但你既然信仰基督，又为何没有遵照他的教诲行事呢？”

似乎没有人能答得上来，演讲者便继续说道：

“在这件事上，那些所谓的‘基督徒’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基督教导的是上帝的父爱和人与人的友爱。而当今的冒牌信徒们自诩践行了以上教义，实际上却是背道而驰。这套‘生活斗争’的制度正是他们一手造成！

“社会主义者则是身不由己地卷入这场可怕的斗争，转而呼吁那些缠斗者停止纷争，并建立一个互敬互爱、互帮互助的制度。他不会向那些反对他的人和迫使他为生活而开战的人，假惺惺地施予同胞之

爱。他明白在这场斗争中，不战则败。因此为了自我保卫，他会奋起抗争；但他依然会继续为了停止屠杀而奔走呼号。他求取制度的变更，倡导合作而非竞争——但他又如何能够携手那些顽固的对抗者呢？一人无以成合作！社会主义只能通过社会的团结来实现——这个词的含义正在于此。如今，社会的另一方群体，‘基督徒’，却在嘲笑和反对社会主义者的诉求。

“背信弃义的正是这些冒牌的基督徒。他们素来就是一面唱诵友爱之歌，一面在他们的‘生活斗争’中相互迫害，彼此扼杀，将别人踩在脚下。”

“社会主义者不会像你所说的那样鼓吹‘均分’钱财或任何东西。除此之外，你要是还稍有理智，便能明白你口中那套‘论据’实际上应是对现存制度的反击，恰如其分地证明了，金钱本质上一无所用。假使所有的钱都被平均分配，人人都能手握上万英镑，如此一来假使人人都自诩富豪不愿意劳动，那他们靠什么来活命呢？手里的钱吗？钱可以喝、可以吃、可以穿吗？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发现，这些绝妙的金钱——现行制度下无所不能的东西——与粪土也没什么两样。接着他们会迅速地消亡，不是因为缺少金钱，而是因为缺乏财富，也就是劳动所创造出来的成果。此外你说得不错，假若所有的金钱都与人平均分配，要不了多久又会重新聚集到一起。但这恰恰证明了，只要当前的货币制度一朝存在，我们就绝不可能摆脱贫困，因为金钱聚集在一方，便意味着在其他地方金钱匮乏甚至一无所有。因此，只要这个货币制度仍然存在，我们就注定遭受贫穷及其恶果。”

“噢，当然了，除了你咱们个个都是傻瓜，”克拉斯冷笑道，已经开始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我要提一个议程的问题，”伊斯顿说。

“我要提议来一品脱的酒，”菲尔波特嚷道。

“想要什么随你们的便，”哈洛说道，”只要别让我给钱就行。”

“我想要一品脱黑啤，”桶上的先生说道。

“我的问题是，”伊斯顿继续说道，”演讲者到底何时才为我们解释贫穷的根源呢。”

“就是，就是，”哈洛叫道，”我也想知道。”

“而我好奇的是，到底是谁要演讲啊？”桶上那人问道。

“还用问，当然是欧文了，”哈洛回答。

“哦，那你们为啥不能闭一下嘴，让他好好往下说？”

“再有哪个混蛋插嘴的话，”菲尔波特大声说道，一边卷起衣袖，气势汹汹地扫视会场，”再有哪个混蛋插嘴，我就把他扔出窗户！”

众人听言个个装出一副胆战心惊的样子，拼命从菲尔波特身边挪开。本来坐他身边的伊斯顿站起身坐到欧文的那个空位子去了。只有桶上那位仁兄仍旧面不改色，大概是因为身边有道”护城河”令他安全无忧。

“贫穷，”演讲者继续说道，”在于缺乏生活必需品，更确切的地说，是缺乏文明所带来的好处。”

“这你已经说了上百遍啦，”克拉斯嚷嚷道。

“我知道，而且我相信还得再说上五百遍你们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赶紧说下去吧，”桶上那人喊道，”就别争来吵去的了。”

“有点规矩好吗？”菲尔波特厉声说，”让他说下去。”

欧文于是继续他的演讲，”所有东西都是经由同样的方式生产出来的，皆为劳动者凭借生产机器用原材料制成。要想探究当前劳动产品匮乏的原因，当头第一个问题应该是：是否由于现存的原料不足，我们才无法生产出足以满足需求的产品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是：所有的原料无疑都是绰绰有余的。

“故而根源并不在原材料的匮乏。我们就再换个方向看看。

“第二个问题便是：我们缺少劳动力吗？我们难道还缺乏能够并且愿意工作的人吗？还是因为缺少足够的生产机器？

“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能够且愿意工作的人数不胜数，机器也是应有尽有！

“既然如此，那为何会有如此离奇的结果呢？为何我们无法生产足够的文明的成果来满足我们的需求呢？为什么大多数民众根本无法享受到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生活，以致常常落得食不果腹、无以为继呢？

“我们有充足的原料、充足的劳动力和充足的机器，然而将近所有的人都几乎是什么都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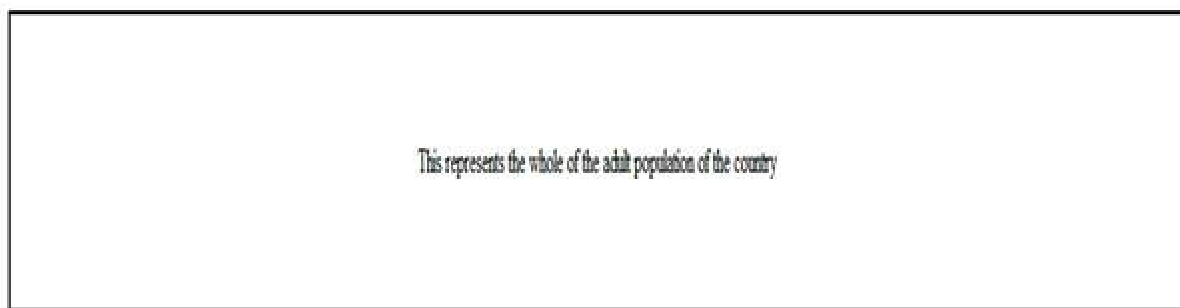
“结果之所以一反常态是因为，尽管我们的生产条件足以为所有人提供富余的产品，但我们管理事务的制度却奇蠢无比。

“现行的货币制度阻碍我们进行必要的工作，结果使得大多数的民众都缺少劳动可以得来的物品。他们拥有生产丰足物料的资源，却

仍然饱受匮乏之苦。他们无事可做，是因为一根金锁链牢牢缚住了他们的手脚。

“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个荒唐而愚蠢的制度。”

欧文请菲尔波特从炉栅下拿一小块焦木递给他，接着用这块焦木在墙上画了一个四边形，大约四英尺长一英尺宽。厨房的四壁还未清理，随他涂写也没有关系。



此图代表全国成年人总数

“为了弄清我国缘何如此缺乏劳动产品，就先得弄清人们是如何花费他们的时间的。现在这个方框表示的是全国成年人人口总数。不同阶级的人从事不同的职业。有的人从事文明成果的生产，有的人则不是。而所有的人都在消费文明的成果，不过当我们深入考察这些人的工作就会发现，虽然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工人，但他们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在真正从事着文明成果或生活必需品的生产。”……

会场再次恢复了秩序，演讲者转身将手伸向墙上的画，显然是想再作添加，然而他犹豫了一下，支支吾吾地放下了胳膊。

众人陷入沉寂，有些静得令人不安。这样他心里就更加地窘迫忐忑。他知道这群人其实根本就无心听取、谈论或者思考诸如贫穷的根源这样的话题。他们更喜欢拿这些话题来打趣取笑。他也知道，这群人只要稍遇困惑和不解便再不肯去弄清他想说的道理。那么他要如何

把事情说明白，才可以令他们不论愿意与否都能一目了然呢。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

这群人只消花点功夫去思考和理解，那要说服他们也不是难事，但他明白他们是断不肯对此类话题”费心思”的，毕竟都不是些要紧事，哪里像黄段子、投环或打硬币，足球、板球和赛马新闻，或者贵族皇室的轶闻琐事这般的重要。

贫穷的根源问题也不过事关他们自己和孩子的未来福祉而已。对于如此无足轻重、不值一提的事情，他只有清楚明白地摆到他们面前，令其一目了然才行，这也仍是近乎不可能的事。

见他犹疑不决，有些人开始暗自窃笑，”他有点犯糊涂了，”克拉斯对斯莱姆重重地耳语道，斯莱姆笑了起来。

此言激怒了欧文，他继续说道：

“所有参与消费劳动产品的人，我们先来对他们划分阶级：参与生产的人，无所事事的人，作奸犯科的人，以及工作无关紧要的人。”

“还有，”克拉斯讥讽道，”专讲废话的人。”

“首先来区分那些不仅游手好闲而且毫不在意的人，这些人只要动手干一点有益的工作就觉得自己丢了脸面。这个阶级包括流浪汉、乞丐、‘贵族’、‘社交界’人士、大地主以及所有继承财产的人。”

他说着在方框一边画了条竖线。

流浪汉 乞丐 社交界 贵族 大地主 继承财产者	

“这些人无所事事，只顾挥霍和享受他人的劳动成果。

“下面第二个阶级代表的是‘要诡计’的人（不妨这么称呼他们的工作），专行损人利己之事。包括有，老板——或者不如称作劳动剥削者，窃贼、骗子、扒手，逐利的股东，强盗，主教，金融家，资本家，以及那些被人戏称为‘牧师(注)’的混迹教会的人。如果你们还记得‘牧师’这个词同时也意为‘仆从’的话，你就能明白这话好笑在哪儿了。”

“这些人没有生产过任何东西，但他们互相勾结要弄阴谋诡计，以牟取他人所生产的大量劳动产品。

“第三类代表的是从事无关紧要之职的工薪阶层。他们的所作所为虽然对当前愚蠢的制度而言有用且必要，但并不能被当作生活的必需品和文明社会的好处。这个部分范围最广，包括有：旅行商、推销员、保险代理、佣金代理、为数众多的店员、大多数职员、营业场所的建筑装修工人，以及从事其所谓‘商业’的人们——也就是不事生产却成天忙碌不休地工作。还有一大批从事设计、作曲、广告绘制或印刷的人，而这些工作大多毫无实际效用，广告的宗旨基本只在于劝人购买这家公司而不是那家公司的产品。要是想买黄油，你又何必在乎买的是布朗公司、琼斯公司或者罗宾逊公司的呢。”

演讲到这里，观众纷纷表露出焦躁和反对。见此欧文开始加快语速继续讲道：

“如果你们到镇中心去，就会看到有六家布料商，几乎是一家接着一家，挨得可近了，却卖的是同一种商品。你们准不会认为他们每家都是不可或缺的吧？要知道只需一家便可满足布料商存在的目的，即作为劳动产品的贮存和分销中心。如果你们承认，这六家里有五家都是毫无必要，那么也应当承认其雇佣的建筑工、推销员或其他店员，及其广告设计、撰写和印刷的人员也全都在做着无用功，无非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和劳动，而这些时间和劳动本可用来像我们一样从事生产工作。由此无可否认的是，这些人既不在生产生活的必需品也没有创造文明的好处。他们只是把东西买下、售出、经管、讨价，并将商品展览在‘商店’和‘商城’的玻璃橱窗里，任他们使用和攫取利润。但这些人并没有生产出任何维生或幸福所必需的物品，即便其中某些人确实有所生产，那也只不过是这个愚蠢的制度所必需的东西罢了。”

“那你觉得我们应当推行什么制度为好呀？”桶上那位先生打断道。

“就是，你倒是挺能挑毛病，”斯莱姆讥笑道，”但你干吗不说说我们要怎么办才好？”

“可这不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呀，不是吗？”欧文回答，”现在我们只是要弄清为什么无法生产足以满足人们需要的劳动产品。第三栏里的人虽说工作都勤勤恳恳，但他们啥也没有产出。”

“胡说八道！”克拉斯不耐烦地大叫。

“就算没有必要开那么多的商店，”哈洛高声说道，”但好歹也帮了好些人讨口饭吃不是！要是店子倒掉一半，那些人岂不是都得失

业。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要我说，这些店铺可都创造了工作机会哩。”

“就是，就是，”桶上那位仁兄喊道。

“没错，我知道它们提供了‘工作’，”欧文回答说，”但说到底我们仅靠‘工作’是活不下去的呀。为了活得舒适，我们就需要丰足的劳动产品。一个人就算是任劳任怨地干活，但若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没有必要或者毫无用处，那他的时间仍旧是白白浪费了。

“为什么要开这么多的店铺和商城呢？你们以为这是为了给建筑工人和店伙计谋生的机会吗？根本没有的事。他们开着店、喊高价，就是为了店老板积敛财富，给房东付高额租金。正是为了这样的原由，几乎所有为店打工的人薪水都被削到了最低。”

“这我们都知道，”克拉斯说，”但你总不能否认这些店铺还是创造了工作的吧，我们想要的，不就是大量的工作嘛。”

屋子里便响起一片附和声和针对演讲者的反对声，几乎全部人都一同开口说话，全场沸沸扬扬。片刻之后，待喧闹稍息，欧文便继续往下说道：

“大自然并没有为我们提供生活和幸福所需的现成品，为此我们必须工作。只有直接产出此类物品的工作才是合理的劳动。其他不达此目的的工作统统都是可笑、愚蠢、罪恶、低能且浪费时间的。

“这就是以第三类为代表的人当前所干的事情。他们忙忙碌碌、辛辛苦苦，但他们的劳动却毫无用处。”

“行了，行了，”哈洛说，”随便你怎么说，就是别一套话翻来覆去地说。”

“下一类呢，”欧文继续讲道，”代表的就是真正劳有所用的人，是他们创造了文明的成果以及生活的必需品、享用品和奢侈品。”

1	2	
流浪汉 乞丐 社交界 贵族 大地主 继承财产者	劳动剥削者 窃贼 骗子 扒手 强盗 主教 金融家 资本家 股东 牧师	

1	2	3	
流浪汉 乞丐 社交界 贵族 大地主 继承财产者	劳动剥削者 窃贼 骗子 扒手 强盗 主教 金融家 资本家 股东 牧师	所有从事无关紧要之职的人	

1	2	3	4	
流浪汉 乞丐 社交界 贵族 大地主 继承财产者	劳动剥削者 窃贼 骗子 扒手 强盗 主教 金融家 资本家 股东 牧师	所有从事无关紧要之职的人	所有劳有所用——生产文明的成果的人	失 业 者

“好哇！”菲尔波特叫道，领起一片热烈的欢呼声，”好哇！该咱们登场了，”他点着头说道，朝众人眨了眨那双圆瞪的大眼睛。

“请求主席维持秩序，”桶上那位说道。

欧文把表上的职业填完之后，有几名观众站起来指出他忽略了那些生产啤酒的工人。欧文修正了这个严重的纰漏之后又继续说道：

“鉴于第四类人有四分之一的时间都处于失业的状态，因此我们就把这个分类的尺寸缩减四分之一，那么灰色部分就用来表示失业者。”

“可是，第三类里也有些人常常失业啊，”哈洛提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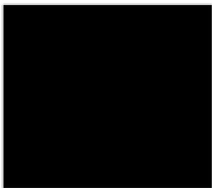
“是的，但他们即便工作，也不会生产出什么东西，我们就无需再把他们划为失业者。我们现在的目标仅仅是弄清，为什么生产出来的东西无法充分满足每一个人。而这个——当前用以管理事务的制度——就是物品短缺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贫穷的根源。想想看，其他几类人全都在蚕食第四类人所生产出来的东西，你还会奇怪为什么无法人人得以满足吗？”

“‘蚕食’，真是个妙词儿啊，”菲尔波特说道，其他人笑起来。

演讲者又在那幅图下面画了一个小方块，并把这个方块涂黑。

1	2	3	4	
流浪汉 乞丐 社交界 贵族 大地主 继承财产者	劳动剥削者 窃贼 骗子 扒手 强盗 主教 金融家 资本家 股东 牧师	所有从事无关紧要之职的人	所有劳有所用——生产文明的成果的人	失 业 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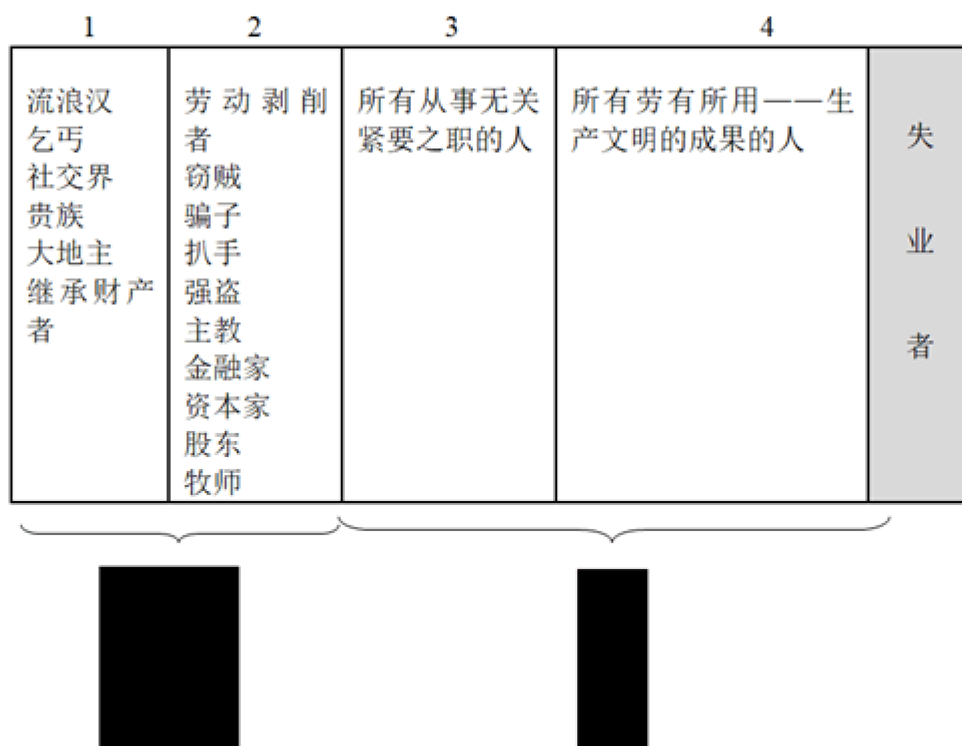
这代表了第四类人生产物品的总和



“这个方块代表了由第四类人所生产的文明成果及生活必需品之总和。现在我们来依照现行的愚蠢制度，以同样的方式把这些东西‘分配’给各个阶级。

“鉴于第一和第二类人普遍被认为是最优越、最受之无愧的人，我们把总和的三分之二都划给他们。

“余下的东西便由第三和第四类人来‘分配’。



第四类人劳动产品就是如此“分配”给各个阶级的

“现在你们万不可错误地认为第三和第四类人能够心平气和地与彼此平分。完全不是这样的。有的人只能拿到很少的一点，有的甚至毫无所得，而有的则拿到比应得的还多。‘生活斗争’正是在这两类人中最为激烈。当然，其中弱者和善人所得最少。即使有些人以其才能和机遇而功成名就，也被这场斗争逼得自私自利、多行不义。因为拥有杰出才能的人若非自私，定会将其才华用于解除他人的深重苦难，而不是一味地图谋私利，但如此一来他也做不到世人眼中的‘成功’了。凡是‘爱邻居如爱己’的人、以德报怨的人、温和有礼的人、善良仁慈的人以及所有做得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都已经在斗争中被彻底击溃；只有那些专横跋扈、阴险狡诈、自私自利、卑鄙无耻之徒才有能力生存下来。而第三和第四类人为了这点东西抢破了头，深陷这场恶战中无法自拔，以致于没有几个人能停下来想一想：他们为之争斗的东西为什么总是如此稀少，或者他们为什么总要争得你死我活！”

全场鸦雀无声，好一会儿也没人开口说话，各个都在绞尽脑汁地思考该如何反驳演讲者的议论。

“第一和第二类的人那么少，要怎么才能消费掉你画给他们的那么多东西呢？”克拉斯质问道。

“那些东西实际上不用完全消费掉。”欧文回答，”其中许多都被肆意浪费掉了。他们还可以把一部分销往国外来赚钱。不过，他们确实将绝大多数都拿来挥霍了。因为制造他们享用的东西所耗费的劳动量，要多于生产工人使用品所需的劳动量。四体不勤的人大多都在坐享最好的东西。而工人们超过四分之三的时间却都在生产富人所享用的物品。比较一下富人和工人各自的妻子女儿所穿衣服的数量和质量。生产前者衣物耗费的时间和劳动可是后者的二十倍；其他东西也是如此。富人们的住宅、衣物、靴子、帽子、珠宝和食品，所有都得是最好的，都须得付出长期艰辛的劳动才能生产出来。然而，这些好东西的生产者绝大多数却得过且过。这些躬行慈善的工人只为自己造一身破衣——用的是破布烂渣做成的廉价料子——和一双硬得像铁皮的粗制劣皮靴，穿起来一点也不舒服。你要是看到有哪个工人穿得十分体面，你大可有把握地认为，这人要么是活得一反常态，也就是未曾娶妻，要么是通过分期付款赊来的衣服，且还未付清欠款，要么就是买的别人不要的二手货，不然就是某个仁慈的好心人把衣服送给了他。食物也同样如此，所有的鸡、鸭、鹅、山鹑及一切好肉的精华部分——所有的鳎鱼和最优质的比目鱼、鲑鱼和鳟鱼——”

“哎，快别说了，”哈洛暴躁地叫道，”我们听不下去啦。”其他几人也对演讲者在细节上浪费时间表示抗议。

“一切顶级的东西都专供第一和第二类人享用，而工人们只能倚靠碎渣肉末、人造黄油、淡茶劣酒来维生，还过得心满意足——只有连这些都得不到的时候才发几声牢骚。”

欧文停了下来，众人阴沉着脸默不作声，突然克拉斯一个机灵兴奋起来，想来是发现了演讲者言语中的一个大错。

“照你说的，第一和第二类人拿到了一切顶好的东西，那流浪汉和乞丐怎么说？你把他们都放到了第一类里了。”

“没错，是这样的。你瞧，他们可是适得其所啊。他们都属于游手好闲的阶级，在脑力和德行上都与那一类里的其他闲人不相上下，都是同样的没用。不过在消费他人劳动产品的数量这方面，他们当然不较其他闲人那么为害深重，他们消费的数量相对来说十分微薄。但他们依旧当属这一类人。不是所有人的所得都是相等的。这一栏并非代表个人，而是整个闲人阶级。”

“可我记得，你说了要给我们证明金钱是贫穷根源的，”伊斯顿说。

“是这样的，”欧文说，”你难道还不明白，正是金钱使得所有人都看不到劳动的真正目的，即生产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吗？人人都错以为，只要能得到钱，那么无论干什么工作——或者什么也不干——都没有关系。在当前离谱的制度下，人们眼里唯一的目标就是挣钱。这种本末倒置的观念竟使他们蔑视那些劳有所用的人！除了闲人阶级中的罪犯和较穷者之外，工人阶级在社会上被视作最低贱最可鄙的群体。那些不事生产而挣到钱的人却受到尊敬。而那些什么也不干，专剥削他人劳动来赚钱的人，更是备受敬仰！然而最受人敬重和推崇的，竟是那些根本什么事也不做就能白白得钱的人！”

“但我看不出这能证明金钱是贫穷之源啊，”伊斯顿说。

“看这里，”欧文说，”所有东西都是第四类人生产出来的，对吗？”

“是的，我们都知道了，”哈洛插嘴道，”可他们也有钱可拿啊，不是吗？他们是有酬劳的。”

“没错，那他们的酬劳包括了什么呢？”欧文问道。

“还用说吗，当然是钱了，”哈洛不耐烦地回答。

“那么他们该拿这些钱怎么办呢？他们是吃它，喝它，还是穿它？”

几个一直听得认认真真的观众，听到这个显然荒诞不经的问题，便嘲讽地笑起来，这种胡言乱语着实叫人难以耐心听下去。

“他们当然不会了，”哈洛轻蔑地说，”他们用钱来买想要的东西。”

“你觉得他们大多数都能好好地省下一部分酬劳，存到银行里吗？”

“哦，我自己就是个例子，”哈洛笑着回答道，”我全部的酬劳都拿来支付房租和其他花销了，只剩下点儿私房钱，就他妈这么点儿拿来喝酒。一个星期最多能有个六便士或一先令。”

“单身汉倒是能存下点钱，”斯莱姆说。

“我没有在说单身汉，”欧文回答他，”我说的是一般过着正常日子的人。”

“存在邮局储蓄所里的钱怎么说，还有建筑和互助协会的钱呢？”克拉斯问。

“那些钱大部分都属于经商人士，或者是除工资外还另有收入的人。有些尤其幸运的工人碰上了好时机，拿的薪水比普通工人多。还

有些人，比如说，通过出租住处而免付房租。有些人的妻子也出外出工作，还有些人不光有好工作，业余也加班加点——但这些不过都是特例。”

“要我说，结了婚的工人肯定存不下钱！”哈洛喊道，”除非他连我们能买得起的那点东西都给舍弃掉——而且他的老婆孩子也别想得的到。”

“就是，就是，”除了克拉斯和斯莱姆之外，大伙儿都连声说道，他们俩都是勤俭节约的人，在上述的机构中都存有点钱。

“这就意味着，”欧文说道，”第四类人的工资与他们付出的劳动并不相称。”

“你说什么呢，相称？”克拉斯嚷道，”你就不能说得明白点，别净扯些没人听得懂的字眼？”

“我的意思就是，”欧文放慢语速回答道，”所有东西都是第四类人生产出来的。他们的劳动换来的酬劳都是——钱，而他们的劳动产品却成为了游手好闲之人的财产。然而，因为钱根本没用，工人就是只好拿着钱去商店换取他们之前所生产的东西。他们花掉——或者说给还——所有的工资，但由于他们拿到的工资其价值又并不等于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他们便只能买回很少的一点东西。所以你看，正是这些金属小圆片——也就是钱——让那些啥都不干的人大量地掠夺工人辛苦所得的劳动果实。”

克拉斯再次打破场上的沉默。

“说得好听，”他讥笑道，”但我怎么就是摸不着头脑呢。”

“看这里！”欧文高声说道，”生产阶级，第四类的人，本应得到劳动报酬，他们的工资本应与其劳动相等。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不

然，生产阶级的所有薪水都应能买回他们生产的所有东西。”

欧文停了下来，全场又是一阵沉默。没有人表现出听懂的样子，也没人对他的话表示赞同或反对。他们的态度严格地保持中立。巴林顿的烟斗在他们争辩的过程中熄灭了，他便卷了张纸在火上点着，重新点上烟斗。

“如果他们的工资确实与其劳动产品的价值相等，”欧文重复道，”那么他们就不只是能买回那么一点东西，而是所有的东西了。”……

听到这里，邦迪说的一句话引起大家一阵哄笑，温特利还放了个枪响一样的屁，大伙笑得就更厉害了。

“行了，够了，”伊斯顿说，站起身打开窗。

“就凭这臭屁你就活该被埋了，”哈洛对温特利说，可温特利还挺得意地笑个不停。

“但即使我们把整个工人阶级考虑进来，”欧文继续说道，”也就是第三和第四栏里的人，我们仍旧发现，他们的工资加起来也不足以买下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去年我国的生产总值为十八亿磅，而去年所支付的总工资仅有六亿磅。换句话说，他们凭着‘金钱把戏’从工人身上剥削掉了三分之二的劳动价值。第三和第四类里的每一个人却在劳作、受苦、挨饿、争斗，只为了第一和第二类里的富人得以游手好闲、穷奢极欲。贫穷就是这帮恶棍造成的：他们不光是蚕食、挥霍和囤积工人的劳动产品，而且一旦他们的一己之需得到满足，他们就强迫工人停止工作，阻止他们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他们大部分人！”欧文高声说道，素来苍白的脸颊激动得发红，双眼因愤怒而炯炯发亮，”他们大部分人根本就不配称作人！他们是恶魔！他们都知

道自己在沉迷享乐的时候，周围的还有无数男人、女人和小孩贫困潦倒，甚至濒于饿死。”

接下来的一阵寂静终于被哈洛打破：

“你说工人有权享用他们所有的劳动产品，但你忘了原材料也得花钱哩。要知道他们可没有生产原材料啊。”

“工人当然没有创造出原材料，”欧文回答说，”可我看资本家和地主也并不创造原料呀。地上地下存在着丰富的原材料，但不通过劳动，这些东西便毫无用处。”

“可你要知道，土地是归地主所有的呀！”克拉斯不假思索地叫道。

“我知道，当然你觉得整个国家的土地都归一小部分人所有——”

“我必须提醒演讲人注意议事秩序，”菲尔波特插嘴道，”土地问题不在当前会议讨论范围内。”

“你说生产者的劳动价值很大一部分都被掠夺走了，”哈洛说，”但你该记得，那些东西并不是都由手工生产得来的。那些用机器生产的又怎么说？”

“机器本身也是工人生产的，”欧文回答道，”但机器当然也不属于工人所有，也是别人凭着这套‘金钱把戏’把机器从工人手里掠走的。”

“但是谁发明了这些机器呢？”克拉斯叫道。

“这不是你、我或者其他人能够说得清的，”欧文回答说，”但必然不是富有的闲人阶级、地主或老板发明的。大多数的发明者都默默无闻地生活，直至死去，终身贫困潦倒、一文不名。他们也是被那些劳动剥削者们抢劫一空了。在世的人没有人能够义正言辞地说，现有的机器是自己发明的。他们最多只能承认，自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了添补改进。即便是瓦特和史蒂文森也只是对已有的蒸汽机和火车头进行了改进。你的问题与我们的议题毫无关系：我们现在仅是要弄清为什么大部分人都不能享受文明的成果。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多数人从事的工作并没有得到生产成果，绝大多数的生产成果被那些无权受用的人占有和挥霍掉了。

“是工人生产了一切！你到镇上或城里的街上走一走、看一看，你所看到的一切——工厂、机器、房屋、铁路、电车轨道、运河、家具、服装、食品以致你脚下的马路和人行道，无一不是工人阶级制造的，而他们花尽工资却只能买回来极小一部分自己所生产的东西。因此，他们老板手里的东西就等于他们的劳动价值和劳动报酬之间的差值。这种制度性的掠夺已经持续了好几世代，累积的掠夺品价值惊人，而所有这些东西，现在富人手里所有的财富，都理应是工人阶级的财产——只是被他们利用金钱把戏给骗走了。”……

全场都沉浸在一阵令人压抑的静默中。大家又困惑又不安地瞪着眼睛，时而面面相觑，时而望望墙上的图表。他们迫不得已才稍微思考一下自己的处境，对此他们还很不习惯。他们自小就被教导，不得信任自己的智力，并把”思考”这种事留给他们的”牧师”、主子和”优等人”。他们这一辈子也都忠于这条教诲，总是对牧师和主子们的智慧和人性怀着盲目而荒唐的信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以及他们的孩子一生都忍饥挨饿、衣不蔽体，而在他们之上的”优等人”，只消动动脑筋，不必干活便能锦衣华服，享尽山珍海味。

有几个人从座位上站起身，开始细细钻研欧文画在墙上的图表，其他人也几乎都在绞尽脑汁，想努力思考出能为那些掠夺了他们劳动果实的人辩护的理由。

“只顾指着富人的鼻子骂，我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哈洛终于开口说，”世界上总得有富人和穷人，以后也是一样。”

“这是当然，”斯莱姆说，”《圣经》上说了，穷人将永远与我们在一起。”

“你觉得我们到底该有个什么鬼制度啊？”克拉斯质问道，”这也不好那也不是，那要怎么改变才好呢？”

听他这么一说，大伙的情绪又高涨起来，纷纷向彼此投去欣慰、得意的目光。说得没错！思考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反正诸事无可改变，总归是大同小异，以后也永远是如此。

“在我看来，你们似乎反倒是‘希望’一切都无从改变，”欧文说，”你们不肯努力寻求改变的可能，只是劝服自己改变是不可能的。你们非但不觉得难过遗憾，反倒是欢欣鼓舞！”

一些人半是羞愧地傻笑起来。

“你凭什么觉得这是可以改变的？”哈洛说。

“要想改变，首先得开导人们认识到所受苦难的真正根源，然后——”

“好啊，”克拉斯插嘴道，自命不凡地咯咯一笑，”让一个比你厉害的人来开导我才行！”

“我可不想让人开导成糊涂蛋！”斯莱姆一本正经地说。

“那你是想提出怎样的一种制度呢？”哈洛又问。

“我不知道该怎样改变，”克拉斯嘲笑道，看了看手表站起身，”但我知道现在几点钟了——一点过两分！”

“下一场演讲，”菲尔波特见众人都准备着继续干活，便说道：”下一场演讲将推迟到明天的同一时间。到时我将竭尽全力邀请欧文先生，为我们带来他那著名的烦人演说，题目为‘工作和如何避免工作’。敬请所有想被开导的人参加。”

“或者所有今晚没被开除的人，”伊斯顿阴沉着脸说。

---

1. 牧师：原文为”Minister”，表示”部长””大臣””牧师””侍从”等意思。（译者注）

第二十六章
裁员

下午，拉什顿和斯威特来到宅子。斯威特与一个园丁约好在这里见面，指示他如何修整安装新排水管时挖开的地面。斯威特之前安排了公园的园丁领班把那儿最好的花草偷走，并给他送到‘洞穴’这里来。上周，这些花草陆陆续续运达。他们一定是在晚上工人下班后，或者工人上班前一早就送来了。两人在宅子里逗留了差不多半个钟头，他们离开时，远处传来市政厅悲切的钟声，看来，又有会议要开了。工人们议论说又一轮抢劫要开始了。

亨特那天没有再来，拉什顿派他去给一项公司即将投标的工程估价。这里只有一个人对此表示遗憾，那就是伯特的母亲怀特太太。她已经在”洞穴”擦了好几天的地板。亨特通常在每天晚上付给她工钱，但她今天碰巧尤为需要这笔钱。临近下班时她跟克拉斯提起此事，克拉斯建议她回家的路上顺道去一趟商铺，向那里的年轻女职员要钱。既然亨特没再现身，她便只好听从工头的提议。

她来到商铺时刚好碰到拉什顿出来。她对他说明了来由，拉什顿便指示巴德先生叫韦德女士把钱付给她。店员将她领到了店铺后面的办公室。年轻的女会计查询了前账、核对好数目后，便将亨特定好的薪水付给了她。韦德女士上次交由亨特付给女清洁工的报酬也是这么多。怀特太太出门后发现手里拿的是五先令，而她平时只能从亨特先生那拿到两先令。起初她还想还回去，但犹豫片刻之后，觉得还是等见到亨特再告诉他为好。可第二天一早在”洞穴”见到亨特的时候，他抢先提及了此事，告诉她是韦德小姐犯了个错。晚上他照旧付给她两先令的工钱，但这回还从里面扣除了六便士。

菲尔波特昨天所说的演讲并没有如约举行。工人们一面焦心地等待着裁员的到来，一面照常埋头苦干，个个争先恐后，不想失去成为幸运者的机会……

煞星眼下正四处走动，向除了克拉斯、欧文、斯莱姆和索金斯以外的所有人通知：今晚过后他们就得离职。他还告诉他们说，公司之后可能还将接下几项工程，目前已经投标，且有望获得。还说他们过完圣诞节后可以来公司看看，他也许还能再召回几个。他们可以照例在明天，也就是周六一点钟领取工资，不过他们想当晚就领那也可以。工人们对他道了谢，大多仍表示按平常的时间去领，并会如他所示的那样，过完节之后再来看看有没有工作可干。

要走的这十五个工人，包括菲尔伯特、哈洛、伊斯顿和内德·道森在内，都得在今晚过后停工。他们不动声色地接受了解雇令，一句话也不说，甚至有几个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不过也没什么人有心情开口聊天。大家一言不发地完成最后的一点工作，人人心头都笼罩着同样的恐慌——他们及其家人也许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经受饥饿、贫困与不幸。

邦迪和他的伙伴道森在厨房里忙着拆下旧炉灶并将新的装上。这活他们干了一整天，他们的手上、脸上和衣服上都沾满了煤灰，还把煤灰蹭到了门和其他木制品上，这让克拉斯和斯莱姆大为光火，因为他们不得不在上最后一道漆之前把煤灰擦干净。

“干这种活儿免不了要弄脏东西，”邦迪说，他正在做收尾工作，用水泥填平墙面破裂处，他的伙伴则忙着清理残渣碎石。

“是，但也没必要每次经过时都用手扒门吧，”克拉斯朝他吼道，”再说你把工具放在地上就可以了，干吗非得拿碗柜当工作台。”

“五分钟后这地方你想怎么着怎么着，”邦迪说，一边帮着把一袋差不多两百磅重的水泥抬到道森背上，”我们现在干完了。”

克拉斯和斯莱姆继续着他们的油漆活。邦迪和道森清理完一地的泥土、碎砖和灰浆后，把旧炉灶和没有用到的水泥和灰泥装进手推车，运回工场。此时，煞星正在房子和周围场地上到处游荡，就像一个无处安息、阴魂不散的恶鬼。他愁眉苦脸地站在那儿，盯着四个园丁看了好一会儿。他们正忙着铺草皮，剪草坪，压平碎石路并修剪树木灌丛。小学徒伯特、菲尔波特、哈洛、伊斯顿和索金斯正在往手推车上放梯子和空漆桶，准备运回工场。他们动身时，煞星把他们叫住，说车里连一半也没装足，这样他们非得用上一个月才能运完呢。所以，他们只好遵照他的指示又在那摞东西上搭了架长梯子，再次出发了。可是还没走出二十几码地，手推车的一个轮子就给压瘪了，车里的东西散落一地。伯特恰好走在坏轮子一边，被猛然撞倒在地，躺在一堆梯子和木板之中昏头转向。他们把他弄出来。得亏是上帝特别保佑，伯特几乎毫发无损，只感到些微的头晕目眩。等到索金斯推回来另一辆车，伯特就已经能够帮着收拾摔落的漆桶，跟大伙一道上路前往工场。走到街角处停了一会儿，最后看一眼那个”工程”。

“就在那儿！”哈洛悲伤地说，朝那所宅子伸出手臂，”就在那儿！如果他们能让我们好好地做这个工程，就凭着我们这几个人，也得干上四个月；可现在呢，乌七八糟地完工了，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才用了九个星期呢！”

“是啊，咱们现在也差不多要见鬼去了，”菲尔波特沮丧地说。

他们在工场见到了邦迪和他的伙伴内德·道森，他俩帮着大伙把梯子挂回原位。菲尔波特很高兴自己无需帮忙，因为他在”洞穴”室外干活时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病。其他人在安放梯子时，他帮着伯特把漆桶和漆罐放进油漆间，他特地带了一个小药瓶，到那儿装松节油，

想用来擦拭肩膀和双腿。他悄悄地把瓶子装进上衣内兜，一边喃喃自语：”算是讨回一点儿属于咱们的东西。”

他们把工场钥匙送回办公室，正要分头回家时，邦迪对大家建议说，这几个月他们最好是把嘴巴给缝上，因为恐怕得等到来年三月份才能再找着活儿干了。

第二天上午，克拉斯和斯莱姆在给室内工程做收尾，欧文在给房子两道大门写字。用金灿灿的字体给前门标上”洞穴”，给后门写上”商人入口”。期间，索金斯和伯特推着车子在工场和宅子之间往返了好几趟了。

克拉斯正与斯莱姆一起在厨房里干活。他此时一语不发，若有所思。每次斯威特先生来视察工程进展时，克拉斯总是俯首帖耳地跟在一旁，满心盼着工程结束时能捞到一点小费。他一丝不苟地遵循斯威特的每条指示，有好几次还费了老大的功夫调出特定的漆色，配制了多种不同的色调和组合，在房间的部分壁脚板和装饰线条上试色，好让斯威特能在正式上色之前看明白完工后的效果。他在斯威特面前极力装成一副惟命是从的嘴脸，每每向他保证，只要他斯威特先生满意，多麻烦也在所不辞。其实这哪里算麻烦，不如说是件荣幸之事。眼见工程就快结束，克拉斯开始在心里盘算，他这九个星期以来的阿谀奉迎、低眉顺耳能让他收到多少赏赐。他估摸着能拿到一个金磅，跟他费的苦心相比也算不上太多，给得的值当。无论如何，他觉得十先令是肯定能拿到手的。像斯威特这样的一位绅士，绝不可能放下脸给得再少了。他越想越觉得，到手的不会少于一金磅，还下了决心，不论拿到多少都要保守秘密，不叫别人知道。只有他一人对这项工程殚精竭虑，也只有他才有资格得到这笔钱。再说了，就算是拿到了一金镑，给十几个人分分——即便只分给两三人，每个人了拿不了多少钱。

十一点钟左右，斯威特来了，在屋子里四处走动。克拉斯跟在后头，拿着一罐油漆和一把小刷子，假装在四处”查漏补缺”。斯威特从这间房走到那间房，克拉斯便屡次站在他经过的地方，希望他会说点什么，可斯威特总对他视若无睹。每当克拉斯偷偷看到这位可敬的先生把手指探进背心口袋时，他的心就会砰砰跳得厉害，然而每次斯威特的手拿出来时都空空如也。过了一会儿，眼看这位绅士就要一声不吭地离开，克拉斯决心自己打破僵局。

“先生，近来天气好些了。”

“是的，”斯威特回道。

“我都开始担心难以及时完工，无法让您在圣诞节前入住了，先生，”克拉斯又说，”不过现在总算完成了，先生。”

斯威特没有回答。

克拉斯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先生，我一直遵照您的旨意在每间房里生好火。我想您一定会感到这屋子里温暖而干爽，只有厨房、洗涤室和几间地下室还有一点点潮湿，不过地下室差不多总是这样的。

“但这没什么可担心的，先生。只有佣人会住那个地方，到了夏天，下边就会干燥了，先生。”

听他说起”佣人”时那鄙夷的口气，人们很难想象克拉斯自己的女儿也属”佣人”之列，但事实就是如此。

“嗯，是的，毫无疑问，”斯威特边走向前门边回答道，”到了夏天就肯定会干燥的。再见。”

“再见，先生，”克拉斯跟在他身后说道，”希望您对整个工程满意，一切都如您所愿，先生。”

“嗯，是的。我看很不错，确实不错。我很满意，”斯威特和善地说，”再见。”

“再见，先生，”克拉斯挤出难看的笑容回答道，目送他离开。

斯威特走后，克拉斯沮丧地走到楼梯最低一级坐下，他那些美好希望和期待全然破灭，令他心灰意冷。但他极力安慰自己，希望还未彻底落空，毕竟他周一和周二还得回到这儿来安装百叶窗，可仍不禁觉得这个希望极其渺茫。他觉得，如果斯威特想给他点什么今天就该给了。况且斯威特通常不会在一周的头几天过来视察，因此周一、周二也不大可能再见到他了。不管怎样，克拉斯还是决意做最好的打算，便打起精神，回到厨房，看到斯莱姆和索金斯正在那儿等着他。他没有对两人提起过一句关于小费的事，但他俩只想着，无论他得到多少都要分一杯羹。克拉斯进来时两人直勾勾地盯着他看。

“他给了你多少？”索金斯径直问道。

“给我？”克拉斯回答说，”啥都没有！”

斯莱姆怀疑地冷笑起来，但索金斯毫不客气。他一口咬定自己盯着克拉斯和斯威特的时候，看见斯威特边往餐厅走边把手指头伸进背心口袋，克拉斯就跟在他后头。克拉斯费了不少口舌才让两人相信他的话。三人一致认同老家伙斯威特就是个残忍的混蛋，又一齐悼念起那业已消逝的给小费的美好传统。

“要说在过去，”克拉斯说道，”不也才几年前，你要是到一个绅士家里给他漆一两间房，事成后准能拿到一、两个先令。”

到十二点半。一切就已完成妥当，他们把剩下的材料、脏漆桶和工具装进手推车，便出发前往工场，把东西都放好之后再到办公室领工钱。索金斯握着车把手，斯莱姆和克拉斯走在车子的一边，欧文和

伯特走在另一边。差不多一路都是下坡，不但无需推车，大家反而还得把车子往后拉，因为车走得太快。伯特难以跟上他们的步伐，时不时得跑上几步才能追上他们。而克拉斯肥胖的身躯撑着刚刚喝饱的肚子，又不习惯这么使劲，已经开始冒汗，只好叫别人放慢速度，没必要非得赶在一点前干完。

第二十七章
帝国主义者的游行

这天遇上今年以来难得的好天气。他们沿着正朝南的宏伟大道走着，身上暖洋洋的。大道上人山人海，皆是衣冠楚楚、珠光宝气的赋闲人。许多张脸上都挂着宿醉暴食之态。有的女士在脸上敷以脂粉浓妆来掩盖放荡无节的遗痕。这群人中还夹杂了好些保养得颇具富态的人，穿着上等面料制成的黑布长袍，戴着柔软的宽边毡帽。他们大多数人柔软的白手指上都戴着金戒指，脚上穿着小山羊皮或小牛皮做的靴子。他们均属于那支利用同胞的无知和朴实才过得养尊处优的骗子大军，假充那位卑微的拿撒勒木匠的”追随者”和”忠仆”，自称信奉那位无处安歇的可怜人子。

没有一个黑袍”信徒”愿意搭理马路上三三两两的失业木匠、砖瓦匠、粉刷匠和油漆工。他们个个衣衫褴褛，因为饥饿而脸色发白。这些人多数都认识我们这几位推着手推车的朋友，他们经过时彼此点头致意。时不时会有几人上前来与他们同行一段，打听打听拉什顿那儿还有没有活儿可干。

克拉斯一行走至半道靠近喷泉的地方时，遇上了一群手臂上缠着白布的人，布上写有”募捐人”几个黑字。他们抱着募捐箱四处招徕路人，恳求人们捐助失业者。这些人只是募捐大军的散兵游将，可以看到不远处就是他们的大部队。

募捐队伍走近时，索金斯把车子拐到路边停下，等着他们过去。这个队伍大约得有三百个人。他们四人一排并肩行进，举着三面白底大横幅，上面用黑字写着”感谢捐助者”，”帮助真正的失业

者”，”孩子要吃饱”。队伍里尚有几个技术工人，但绝大多数都是所谓的非技术工人。照常来说，技术工匠若非迫不得已是不会参与此类游行的。他们向来不遗余力地把自己装点得滋润有余。如果有人点破他们的贫穷不幸，他们定是要恼羞成怒。即便他们心里清楚自己的孩子还没有”优等人”家养的狗和猫吃得好，但总要向邻居们强撑门面，叫人家以为自己手握秘密财源，像掩藏罪行一般隐瞒自己的穷困。这种人大多宁可饿死也不去乞讨，孤儿游行队伍里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是技术工匠，大部分仍属普通工人。

其中还零星夹杂着几个可怜的社会边缘人——流浪汉、特困户和无业酒鬼。那些鄙视这些可怜虫，自命清高的伪君子若是也落到这般境地，他们多半也与其相差无几。

这些人形容枯槁、衣衫褴褛，拖着破了后跟的靴子，无精打采地走着。有些人用迷糊涣散的目光打量着四周，但大多数人只是低垂着眼或呆滞地瞪着前方。这些人似已全然绝了希望，看上去一蹶不振，羞耻难当……

“谁都看得出来，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克拉斯讥笑道，”这群人里真正的手艺人肯定不出五十个，大多数就是给他们工作也是懒得干的。”

“我就是这么想的，”索金斯笑着表示同意。

“先给他们工作看看，要是他们确实懒得干，那时候再说这话也不迟，”欧文说道。

“他们这样对这镇子很是有害，”斯莱姆说，”不该让他们这么干，警察应该出来制止。这样非得把上等人吓跑不可！”

“真是丢人！”克拉斯说，”大好的天儿跑到宏伟大道来游行，上等人这时候都出来呼吸新鲜空气哩！”

“我想，你该不是认为他们都该呆在家里默默挨饿吧，”欧文说，”我倒不觉得人们应该担心他们为害镇子，这镇子貌似对他们的下场一点儿也不关心呢。”

“那你是赞成他们这样做咯？”斯莱姆问道。

“不，当然不是。我不会赞成他们低声下气地把他们本应享有的东西当作恩惠来乞讨。正是他们拜求的强盗抢走了他们的劳动果实，现在还在坐享其成。看看他们脸上的羞耻样儿，你说不定会以为他们不是受害者，反倒是罪犯呢。”

“可你得承认，他们大多数都低人一等，”克拉斯自鸣得意地说道，”里面没几个技术工。”

“假使他们都是又如何？这有什么区别吗？”欧文回答说，”他们都是人，与别人一样享有生存的权利。所谓的‘非技术工人’就跟你我一样不可或缺。他们做不了我的工作，我也同样做不了他们的‘非技术’活儿。”

“得了，他们要是有点技术，找工作就没那么难了，”克拉斯说。

欧文毫不退让地大笑起来。

“你的意思是，如果这班人成了木匠、粉刷匠、砖瓦匠和油漆工，那我们刚刚经过的那群人找起工作来就更容易了？你或者其他脑子清楚的人真的相信这种胡话吗？”

克拉斯没有做声。

“要是没有足够的工作供给那些游荡在街头的技工，那么就算是游行队里的普通工人全变成技术工又有什么用呢？”

克拉斯仍是不做声，斯莱姆和索金斯也没来替他解围。

“他们真要是都成了技术工，”欧文继续说道，”只会叫原有的技术工为难。技工越多，工作竞争越是激烈，被迫下岗的技术工也就更多，最后，还让老板有机可乘，降低薪水。大概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自由党——他们大多数都是劳动剥削者——才会雇下伟大的吉姆·斯卡尔兹来告诉我们，增进技术教育是治疗失业和贫困的良方。”

“我想，在你眼里吉姆·斯卡尔兹就是个蠢货吧，就跟其他与你想法不同的人一样？”索金斯说。

“如果他如我所言那样相信自己说的话，那他确实是个蠢货。但我认为他并不相信。他这么说不过是因为，他以为绝大多数工人都是相信他的傻瓜。如果他没把我们当傻子，他就不会对我们说这种蠢话了。”

“我看你还觉得他蛮有道理，”克拉斯怒骂道。

“还是等到下次大选过后再下结论吧，”欧文回答说，”如果工人阶级仍旧选出这么多的自由党或者保守派地主和老板来统治他们，那就能证明吉姆·斯卡尔兹对工人的智力估计得不错。”

“不管怎样，”斯莱姆坚持说，”我还是认为不该让他们大肆游行，准要把游客吓跑。”

“那你认为他们该怎么做呢？”欧文反问。

“让这帮可怜虫去济贫院啊！”克拉斯叫道。

“可是要想让济贫院收容，他们就先得彻底无家可归、穷困潦倒不可。这样那些纳税人才不得不接济他们。他们每人每周要花费大约两个先令。我看，社会还不如让他们从事生产工作来得经济合理。”

此时他们已经到达工场。他们将梯凳和梯子放归原处，把脏漆桶和漆罐子放在油漆间的地上和长凳上。连带之前运回来的许多东西这些全都需要清洗干净，因此伯特至少有好一段时间是不会有失业的危险了。

他们在办公室领了钱，欧文打开给自己的信封，一如往常是一张下星期的出勤表，这代表着他还未被解雇。虽说他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活儿要干。克拉斯和斯莱姆要一起到”洞穴”安装百叶窗，索金斯也将回去照常上班。

第二十八章 圣诞节前一周

接下来的一周里，欧文给工场的一个车间的墙上漆了块招牌，还在三辆手推车上标了公司名。

这些零工让他每天得以工作个把小时，因此还不至于失业。

一天下午无事可干，他三点钟就回家了，但刚刚到家就看见伯特·怀特拿了块棺材牌找上门来，要他尽快给写写字。这孩子说，人家吩咐他就在这儿等着，做好再拿回去。

诺拉给伯特端来一些茶和黄油面包，让他在欧文干活时吃吃。不一会儿，弗兰克就从街上玩耍归来。两个男孩早就认识，伯特之前来过几次，也都是为的今天这样的跑腿活儿，或者就是来向欧文学习木纹和字样的漆法。

“下周一，也就是圣诞节过后，我们要办一次餐会，”弗拉克说，”妈妈说我可以叫上你，你来吗？”

“好呀，”伯特说，”我会把魔画匣带来。”

“那是什么？是活的吗？”弗兰克疑惑地问道。

“什么活的呀！当然不是啦，”伯特得意地回答，”是用来表演的把戏，就像人家马戏团演的玩艺儿。”

“那有多大？”

“不很大，用糖盒子做的。我自个儿做的，还没完全做好，不过我打算这周就把它弄好。你知道还得有乐团，我就用这个来抵。”

说着他从衣服口袋里把”这个”掏出来，原来是一只大口琴。

“现在就来表演一下吧。”

于是伯特吹响口琴，弗拉克也拉高嗓子唱起几首流行歌曲，包括《老牛与树丛》《有谁见过德国乐队》《在教堂等待》，最后，也许是为了哀悼欧文为之写牌子的那个人，他又唱了《再见，木犀草》和《为了你我再不离开小木屋》。

“你不知道里边有什么吧，”弗兰克指着一个用来烤面包的大砂锅说道，诺拉方才叫欧文把锅从地上抬到了椅子上。砂锅上盖着一块干净的白布。

“是圣诞布丁，”伯特立马回答。

“一猜就中！”弗兰克叫道，”我们星期六把圣诞储蓄金取出来买了这个布丁。那些钱可是从上个圣诞节存到现在呢。我们现在要来搅布丁了，你也可以来一块儿搅，讨个吉利。”

他们搅布丁时，弗兰克好几次要人家来摸摸他的肌肉，信心满满地说，他很快就会强壮到能够干活了。他跟伯特解释说，自己力气惊人是因为每天只吃麦粥和牛奶。

这个星期剩下的几天，欧文继续与索金斯、克拉斯和斯莱姆到工场里油漆公司的梯子、梯凳和其他用具。这些东西都要上两道漆，还得标上拉什顿公司的字样。他们给一些东西上好两道漆之后，欧文就开始往上面写字，把油漆活儿留给别人，好尽量公平地分担劳动。偶尔他们中的一个会被叫去做点旁的活儿。有一次克拉斯和斯莱姆就上

某个地方给人家清洗和粉刷天花板去了，索金斯也有好几次被派去给管道工帮活儿。

每天都有几个下了岗的工人到工场里来询问是否来了新活。他们从这些人那儿得知了大家的消息。老伙计杰克·林登自打被拉什顿公司解雇之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据说他现在在挨家挨户地叫卖熏鲱鱼。菲尔波特说他几乎转遍了镇子里的每一家公司，可哪里都没有活可以干。

而纽曼呢，读者应该还记得，他就是那个干活太拼命而被解雇的工人。他最近因为交不上房租而被拘捕，判了一个月的监禁。济贫会每周给他老婆三先令，供她和三个孩子糊口。菲尔波特去探望过他们。他老婆告诉他，房东威胁她说要把他们一家子给赶到大街上去，他们要是还有什么值钱的家具，那房东准就抢去卖了。

“我很惭愧，”菲尔波特私下对欧文说，”我竟然把钱都花在了酒上。要不然我也不至于到这步田地，也许还能帮他们一把。

“倒也不是我太爱喝酒，你懂的，”他继续说道，”还不是因为大家伙儿。不在家的时候，拿我来说，就只有去酒吧找点乐子了。可是不花钱人家哪里欢迎你。”

“他们一家只能靠三先令过活？”

“我想她要是有机会定会出去打点杂工，”菲尔波特回答，”但她还得照管三个小孩儿，不见得能做多少。我还听说她刚刚熬过一场病，还干不了什么。”

“天哪！”欧文说。

“我说，”菲尔波特又说，”我们也许可以为他们募捐点钱。有几个在打工的都认识纽曼，他们一人一点就能凑够一桌圣诞晚餐了。

我带了一大张纸，就是想请你帮忙写个题头。”

因为车间没有笔，菲尔波特直等到四点钟跟欧文一同回家，才把题头写好。欧文签了名捐了一个先令，菲尔波特也照捐了同样的数目。

菲尔波特在欧文家喝了茶，答应与他们一同度过圣诞日，并参加弗兰克下周一的餐会。

第二天一早，菲尔波特把募捐单带到工场，克拉斯和斯莱姆各自认捐了一先令，索金斯则认捐三便士，大家约定等到圣诞前夕的发薪日再交钱。菲尔波特同时还要去其他公司，尽其所能地找人能捐多少是多少。

到了圣诞前夕发薪日，菲尔波特就带着募捐单来了。欧文等人把认捐的钱如数交给他。他还从其他人那里成功征到九先令六便士，多数都是六便士和三便士的硬币。部分现钱已经到手，但多半仍是约好了晚上上门来取。欧文决定陪菲尔波特同去收钱，并将募捐款带去交给纽曼太太。

他们花了将近三个钟头才收齐捐款。因为他们要去的地点分散各处，有好几次他们还得等着男主人回家，有时也不得不在谈话上费点时间。其中有三个人把认捐的三便士增加到了六便士，还有一人说是要捐六便士，结果给了一先令。但也有认捐的两笔三先令他们没收着，因为那两个人虽签下名却跑去喝酒了。他们耽搁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还遇到或拜访了几个未曾认捐的人。另有几人，其中包括油漆工协会的人，欧文这周与其打过招呼，也都答应认捐点钱。最后，他们顺利将捐款增至十九先令九便士，两人又各自拿出一个半便士凑成了一英镑。

纽曼一家住在小房子里，这里的租金是每周六先令。要到他们家先得经过一条又窄又暗的小道，夹在两家商铺之间犹如井道一般，四面围立着大型建筑物的高墙，大多都是商用楼和办公室。此地空气不好流通，阳光照不进来。到了夏天，周围大楼的后院散发出各种气味，空气沉闷而浑浊；到了冬天，这里又变得阴暗潮湿，活似细菌的温床。那些声称意欲防治肺痨的人，多半不是伪君子就是傻瓜，因为有人提议把防治贫穷作为第一要务——正是贫困所迫这些吃不饱、穿不暖的人才蜗居在这样的脏窝里，而这些人竟反倒对此提议冷嘲热讽。

屋子开门可见起居室，或更确切的说，正对着昏暗的厨房，只有餐桌上的一盏小煤油灯发出微弱的光芒，旁边摆了一些茶杯和茶碟，可每只都样式各异，桌上还放着吃剩的一点面包。墙纸已经老旧褪色，墙上钉着年历和几张没有装框的画片，壁炉架上摆了几只已经破损毫不值钱的花瓶和饰品。他们曾经有过一座钟、一个壁炉饰架和几张配有相框的图片，但都已卖掉换钱买食物了。而出于同样的缘故，家里几乎所有值点钱的东西——家具、画片、床品、地毯和油布，曾经构成这个家的每一件东西都在纽曼失业期间被拿去，不是当掉就是卖掉了，以换钱买食物或交房租。近几年来他失业的时间也是越发频繁、越发长久了。眼下家里已不剩什么，只有几张卖不掉的破椅子旧桌子，楼上还有点破床架烂床垫，供他们晚上睡觉，身上只能盖点破烂不堪的旧毛毯和白天穿的衣服。

菲尔波特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一个七岁左右的小姑娘。她一眼就认出了菲尔波特，对她妈妈喊出了他的名字。纽曼太太应声来到门口，身后紧紧跟着另外两个孩子，一个瘦弱的三岁女孩和一个大约五岁的小男孩。他俩抓着妈妈的裙子，好奇地瞪着来人。纽曼太太约莫三十岁，看上去苍白瘦削、憔悴不堪。确如菲尔波特所说，她刚刚才从病中逐渐恢复。菲尔波特解释了两人此行的目的，把钱交到纽曼太太手上。这可怜的女人登时泪流满面。那两个孩子以为这张纸币预示

着又一场劫难，便也跟着大哭起来。他们忘不了，每次有人拿着纸张上门家里便要遭殃，所以安抚这两个小家伙可费了番苦心。

那天晚上弗兰克睡着后，欧文和诺拉就出门为圣诞假做采购。他们没有多少钱可花，欧文只带回了十七先令。他干了三十三个钟头的活儿，挣得十九先令三便士，然后捐出去一先令和一个半便士，剩下的几个便士又给了街上唱赞诗的流浪汉，又从工资里扣除一先令付给他这个星期请的替工。

这十七先令要派的用场可多了。这头一件就是交七先令的房租，这样就只剩下十先令。这一周的面包要花去一先令三便士。他们每天还需要一品脱的牛奶，主要是给孩子喝的，总计一先令二便士。此外，还得花一先令八便士来支付此前赊下的一百磅煤炭。好在不必再买什么杂食，因为他们用圣诞储备金购置的东西对接下来的一周来说也是绰绰有余的了。

弗兰克的长袜全都破到补无可补了，所以必须给他新买一双，花去五便士三法寻(注)。这副袜子质量并不好，买一双两倍此价钱的袜子要划算得多. 因为那好歹还能多穿三倍到四倍之久，可是他们也根本买不起更贵的。就连煤炭也是如此，他们要是担得起价格的话，便只要花费二十六先令就能买到一吨同样的煤，而不是像现在只能按一百磅来买. 这样一吨的煤炭就得花去三十三先令四便士。其他东西也同样如此，工人阶级的钱就是这样被劫走的。尽管工人的收入最为菲薄，他们却被迫买下最昂贵的商品——也就是最不值钱的东西。人人都知道，优质的衣服、靴子或家具尽管最初是以高价入手，但到头来仍是物有所值；而工人阶级却难得甚或没法买得起优质的东西，只能买点廉价的劣质品，到头来便落得货次价高。

六周前，欧文花了三先令买了双二手皮靴，现在已破得七零八落。诺拉的鞋子也同样破烂不堪. 不过她说这倒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天

气不好时她可以不必出门。

除了上述的东西之外，他们还要花四便士买半加仑煤油，往煤炉箱里投六便士。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五先令七便士一法寻，然后还要从中拿去一先令用来买土豆和其他蔬菜。

他俩都需要新内衣，现在的那些已经破旧得难以为继。但手里的四先令七便士一法寻不容他们多加奢望，这都是买玩具的钱。他们要为弗兰克买件特别的圣诞礼物，同时也得给下周一来参加餐会的孩子们准备些礼物。好在不必再买肉，因为诺拉一直以来都在用圣诞储蓄金付给肉铺和杂货店，这些必需品的帐便已经付清。

他们在斯威特商城停下，浏览里面陈列的玩具。最近一连几天，弗拉克都在念叨着橱窗里的奇巧玩意儿，所以他们希望尽可能给他带点什么回去。他们认出了许多孩子描述过的玩具，可差不多每一件都价格高昂，看了好久也找不出哪一样是买得起的。

“那就是他说了好久的火车头，”诺拉指着一个火车头模型说道，”标价五先令呢。”

“它就是标价五英镑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欧文回道。

说话间，橱窗背后出来一个售货员把火车头取走了。说不定这是最后的一件，显然是被买走了。欧文和诺拉便心想他们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很是安慰了一番。

考虑许久之后，他们决定花一先令买下一只发条火车头，其他的玩具就去便宜一点的商铺再买。诺拉走进商城里买玩具，欧文在外面等她，碰巧见到拉什顿夫妇走出来。但他们似乎没有看到欧文，手里拿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其中一个就状似刚才被买走的那辆小火车。

诺拉买完出来，他们就去寻找一家便宜的店铺，不一会儿就找到了。他们在那儿花六便士买了一只来自日本的玩具盒，里面是一套玩偶之家，有爸爸、妈妈以及四个大小不一的孩子。他们还买了一盒三便士的颜料，一套六便士的茶具，一块三便士的画板，和一个六便士的布娃娃。

回家的路上，他们顺道去了一趟蔬果铺。欧文几个星期前在那儿订购了一小株圣诞树。他们在所住街道的拐角处遇上了克拉斯，他喝得醉醺醺的，脖子上搭着一只大肥鹅。他向欧文快活地打声招呼，然后把那只鹅拿给他们看。

“六便士弄来的，值当吧？”他打着嗝说，”这样咱家就有两只鹅了。这只鹅连带一盒五十支的雪茄都是我靠六便士弄到手的，另一只是从咱们教堂传道会那儿的储蓄会搞到的，每周三便士，存了二十八周，统共七先令。不过，”他又压低声音加上一句，”这个价在店里可买不到，你知道的。委员会可花了笔大价钱，不过咱们委员会里的几个大款把钱给补上了，”说完点点头，使了个狡黠的眼色就摇摇晃晃地走了。

他们到家时弗兰克正安然熟睡，小猫蜷在床尾的被子上也睡得正香。吃过晚饭后已经十一点，但两人仍在忙碌，欧文把圣诞树安装在一只为此准备的大花盆里，诺拉把去年圣诞节后收好的一只纸箱拿了出来，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亮闪闪的装饰物，有镀银的、镀金的小球，有五彩的玻璃球、小鸟、蝴蝶和星星。有的东西已经用了三个圣诞节了，尽管这些饰品有些微掉色，但大多仍然完好如新。除了这些小饰物和他们买回来的各色玩具，他们还有一盒糖果和一盒五彩小蜡烛，这两样也都是用圣诞储蓄金从杂货铺那里买来的。家里还有很多小彩纸包装着的糖果，巧克力和糖做的小人和小动物，都是过去几个星期陆续买回来放好了的。要来的每一个小孩子都会有合适的礼物，而对于伯特·怀特，他们那天晚上本想给他买一把六便士的小折刀，

但发现钱不够，欧文便决定送给他一套旧的木纹漆具，他知道这孩子老早就渴望有这么一套了。装有漆具的锡盒也用红纸包好，与其他东西一起挂在圣诞树上。

他们尽可能轻手轻脚，以免惊扰了楼下睡着的人。因为他们着手准备的时候，这栋房子的其他居民就上床休息了，外面无人的街道上也静悄悄的。他们在做最后一点布置的时候，一支圣诞颂歌队的歌声忽然打破深夜的宁静。

歌声唤起他们无数的幸福回忆。诺拉激动地朝欧文伸出双手，欧文把她拉过来紧靠着自己。

两人已结婚八年，尽管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忧虑未来，但此前还从没有一个圣诞节如今年这般窘迫。这几年失业的次数逐渐多起来，时间也越发的久。今年初他曾试着往别处找工作，但结果只是让他们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不过生活仍有许多值得感恩的事：他们虽然穷，但比起其他千万人来说已算安然自在——他们尚且有食物和一方住所，还有彼此和孩子。

上床前，欧文把圣诞树搬到弗兰克的房间里放好。这样第二天圣诞节一早，他睁开眼睛就能看到这一树光辉璀璨。

---

1. 法寻：英国旧时货币，等于四分之一便士。（译者注）

第二十九章
魔画匣

虽说餐会六点才开始，但四点过半，伯特就带着他的魔画匣上门来了。

五点半左右，客人陆续到来。埃尔希·林登和查利·林登是最先到的。小埃尔希穿了一条漂亮的镶白花边的蓝色连衣裙，查利穿着一件新衣服，显得神采奕奕。他和姐姐的衣服都是母亲用某位夫人给的旧衣服改做的。林登太太在这些衣服上耗费了很长的时间。事实上，她花的这么多时间却并不合算，因为虽说两套衣服，尤其是埃尔的，乍看不错，但衣料已十分陈旧，一点也不耐穿。可是她能给孩子们的也只有这些了。要知道她是一件也买不起呀。所以她明知这些衣服一经做好就可能马上破掉，也不得不辛辛苦苦，耗时良久。

在他们后头到的是纽曼家的内莉、罗茜和汤米。他们仨穿的就比上两位逊色多了。他们的母亲不擅长以旧造新的活儿。内莉身上是一件成年妇女穿的衬衫，外面套了一件老式厚布外套，缀有大颗的珍珠状纽扣。这原本也是成年妇女穿的，其剪裁适合高个、宽肩、窄腰的人，所以内莉穿上不太成样子，衣服腰部都垮到这可怜孩子的屁股下了。

汤米身上那些几经缝补的衣服，曾经也是套好衣裳，是去年夏天从旧货店买回来的。一连好几个月，这都是他”最精美”的衣服，但现如今已经太小了。

刚满三岁的小女孩罗茜比其他两个的装扮更体面一些。她穿的那条红布裙十分合身。的确，正如那位把这条裙子交给她妈妈的教区牧师所说，这简直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

“这没什么好看的，”内莉指着自己那件大外套说道，”不过下雨的时候，我们还是得庆幸有了它。”

这件外套实在太大，要是从袖管里缩回手臂，她就能把它当作一件大斗篷或大披巾，足以把他们三个孩子全都罩住呢。

汤米的靴子破烂不堪，水浸到里边，泡湿了他的袜子，诺拉便叫他脱掉鞋子，放到炉火上烘干，暂且换上弗兰克的旧靴子。

菲尔波特揣着两大包橘子和坚果就来了。他到这儿时，大家正坐下喝茶，或者说喝可可。因为除伯特之外的小朋友都更喜欢可可。伯特本来也想喝可可来着，但听到大人们都说要喝茶，便觉得自己也要喝茶才显得更有大人的样子。喝茶还是喝可可这个问题在孩子们当中引发了好一阵欢腾。他们不停地互相问”喝茶？”还是”喝可可茶？”他们觉得这样好玩极了，便翻来覆去地说，欢叫大笑不断，直到汤米给一块面包卡喉咙里了，憋得小脸发黑。菲尔波特不得不把他头朝地倒提起来，拍打他的后背，才没噎死。这个意外给孩子们泼了好一盆冷水。但过不多久，他们一对上眼就又开始快活地笑起来，因为这事在他们看来倒成了顶好玩的事儿了。

他们喝罢”可可茶”，吃饱了蛋糕、面包和果酱，埃尔希・林登和内莉・纽曼就帮着清理大家的杯盘。欧文点亮了圣诞树上的蜡烛，把玩具一一分给孩子们。菲尔波特随即从糖果袋里拿出一个怪滑稽的面具戴在脸上，惟妙惟肖地装作一头他称为”潘卓库勒斯”的可怕怪兽，在地上爬来爬去，滴溜溜地转着他那圆鼓鼓的眼睛，还咆哮着说，要抓个小男孩或小女孩来做晚餐。

他扮相可怕极了。尽管孩子们知道他是在逗他们玩儿，还是吓得四散逃跑，笑着叫着跑到诺拉和欧文身后躲起来。可每次菲尔波特摘下面具，他们又求他”再扮一次”，他便只好继续做潘卓库勒斯，直到玩得精疲力竭才回复原形。

接着，他们围着桌子坐好，开始玩牌。他们把这个游戏叫做”抢牌”。没人在意游戏的规则，个个都只想着把场子搅得闹闹腾腾的才好。玩了一阵子后，菲尔波特提议改换玩法，来一局”金钩钓鱼”，赢了不少牌。后来大家发现，他把所有的杰克都藏到了上衣口袋里，他们就把他团团围住，说他作弊。要不是伯特出手相救，他恐怕还不能安然脱身呢。伯特站到一把椅子上，把孩子们隔在一边，宣布自己将为大家带来”著名的伯特·怀特画片秀”，还说他曾在欧洲、英国、爱尔兰、苏格兰以及北美洲和威尔士为诸多皇公贵族展演。

伯特一番话赢得热烈呼声。他把画片匣放在桌上，移至房间的一端，椅子在前面摆作两排。

画片匣有一个彩色纸板做的戏台，固定在一个长约三英尺、高约六英尺、深约一英尺的木箱前端。”秀展”上的画片均来自各份周报，剪下来首尾相拼，组成一道长卷。伯特用水彩为每张画片上了色。

戏台两翼后面，纸箱两端各竖着一根滚轴，那张长画就卷在这上面。滚轴上端穿过盒子上部，装有把手。转动把手时，画片便转过戏台，从一根滚轴卷到另一根滚轴上，后面还放有三根蜡烛用来照亮画片。

这个魔画匣的点子源于伯特之前看过的一场回转画片表演。

他指着彩色戏台说，”它采用的是摩尔式装饰风格。”

接着，他点亮了台子背后的蜡烛，向诺拉借了一个茶碟，便请观众们落座。大家坐好后，他又请欧文熄灭圣诞树上的灯和蜡烛，然后模仿着以前看过的画片展上主讲人的派头，又开始了一番讲话：

“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为你们带来世界各地的人情风貌。我会为出现的每张画片稍作介绍，接着乐队将为其演奏相应的乐曲，包括赞美诗及时下流行的歌曲，也请观众加入我们的合唱。”

“第一张，”伯特继续说道，一边转动把手转出画片，”展示了南安普顿码头的景色：映入诸位眼帘的是一艘停靠在岸的宏伟巨轮，我们将搭乘这艘船前往海外。我们已买好船票，是时候登船扬帆起航了。”

伯特为这幅画配上一曲《别了，多丽，我必须离开》。众人合唱完后，他就摇出下一幅图画中怒海汹涌，风暴大作，一艘巨轮眼见就要倾覆。波涛激荡如山高，闪电横劈破浓云。为了增强恐怖的气氛，伯特嘎达嘎达地敲响茶碟，同时奏起《比斯开湾》，接着又在孩子们的合唱声中摇出下一幅图。这是某个大城市的街道，配着剑的骑警正在驱散人群，有几个人被撞倒在马蹄下遭受着践踏，还有许多人头上脸上负了伤，鲜血直流。

“经过风暴和颠簸，我们安全地抵达了德国的美丽城市柏林。刚好可以目睹此地的武警镇压失业工人的游行。这幅画题为‘关税改革意味着都有活干’。”

伯特为这张画配上了一支有名的歌曲，孩子们跟着唱起来：

“在那里！在那里！

噢，我知道在那里的是什么！

当他们撕扯我的衣服，

打肿我的眼睛，弄断我的鼻子，

我就知道在那里的是什么！”

大家合唱的时候，伯特向后转动把手，再次摇出那幅海上风暴图。

“我们不希望让自己的脑袋受伤，便赶紧离开了柏林，好歹能安然无恙。我们再次乘上这艘雄伟的巨轮。转动几次把手，我们就回到了美好的英格兰。我们在一家铁匠铺里看到许许多多面黄肌瘦的女人在制造铁锁链。她们每周为了七个先令工作七十个钟头。下一幅场景名为‘钩眼扣刷工’。我们可以看到，贫民区的一间房子里，有一位母亲、三个孩子和一个老祖母在给羊毛刷缝制钩眼扣以便卖给布料商。图片下方写着，需将384个钩子和384个扣眼接合缝制到毛刷上才能挣到一个便士。”

这张画片经过时，乐队奏起乐曲，孩子们热情洋溢地跟着唱道：

“征服吧，不列颠，不列颠征服海浪！

不列颠人，永不，永不，永不为奴！”

“下一张图片名为‘一个英国人的家’。这又是一间贫民区的房子。家中父母二人和四个孩子一道坐下吃午饭。午饭就是面包、水和茶。图片下方写道，英国有一千三百万人长期忍饥挨饿。画上的这些人本应可以享受更好的一餐，可是他们挣的钱大多都用来支付了房租。再次转动把手，我们便迎来又一幅美丽景致——‘特拉法尔加广场的清晨’。我们看到，众多英格兰人因为无家可归而露宿此处。”

伯特配合此图演奏了一首杂耍调子，孩子们都很熟悉歌词，便放开嗓门高唱道：

“我住在特拉法尔加广场，

四头雄狮守护着我，

画作和雕像四处有，

纳尔逊大人与我眼瞪眼，

这里自然多是冷风吹，

但我想你也一定会认同：

既然纳尔逊大人不嫌弃，

那对我来说就是真不赖。”

“接下来展示的，是伦敦至尊酒店的餐厅一景。一名百万富翁的盛宴已准备就绪。有金制的刀叉和银制的碗碟，桌上摆的、顶上吊的、墙上挂的各色鲜花，价值两千英镑。光这一场晚宴就要花去不只三万英镑呢。接下来又是一场华美的宴席——莱茵兰的王正接受英国人的款待。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市长官邸举办的晚宴。席上的诸位胖子都是议会中的自由党和托利党成员。下一幅漂亮画名为‘四脚贵族’。斯兰姆伦特[注]夫人的宠物狗列坐在它们的餐桌旁，脖上围着白色亚麻餐巾，跟人类一样用银制碗碟盛食，还有穿着晚礼服的、活生生的侍者在一旁伺候它们。斯兰姆伦特夫人很是喜爱她那些漂亮的宠物，只给它们享用最上等的食物，吃的是鸡肉、牛腿排、羊排、米布丁、果冻和蛋奶羹。”

“真希望我是一只宠物狗啊，你呢？”汤米·纽曼对查利·林登说。

“才不要呢！”查利答道。

“接下来又是一场失业游行。”伯特说着转出另一幅图，”两千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找不到工作。我们再来看看一家工厂的内部图景

——盲童和瘸子在为生计不停干活。下一张图片题为‘廉价劳力’。我们看到，无数十二、三岁的小男孩拿着劳工证来上班。他们就是靠着这些劳工证才得以打工挣钱，来帮助他们失业的父亲支付房租。

“再次转动把手，转出一张最好的画片。这幅图名叫‘慈善的天使’。美丽的斯兰姆伦特夫人坐在她华美的闺房舒适的一角，正在伏案签写支票，用以救助贫民区的穷人们。

“下一张图片叫作‘竞争对手’，或可称作‘大选一景’。你们可以看到，在画面左边的一辆汽车上站着一个胖男人，戴着单边夹鼻眼镜，身穿一件有着厚毛皮领子和袖口的大衣，正在向公众演说——这就是尊贵的奥古斯通·斯兰姆伦特先生，保守党候选人。而在马路另一侧的一辆汽车上，还有一个胖子，也戴着单片夹鼻眼镜，穿着带厚毛领和毛袖口的大衣，也同时站在车上向公众发话。他就是自由党候选人，曼得来福(注)先生。那些簇拥着汽车、挥手欢呼、衣衫褴褛的人便是工人群众。两位候选人一直老调重弹，请这些工人把他们选进议会，并各自承诺，会为底层人民做实事、谋福祉。”

伯特配合此图又奏起一首流行歌曲，孩子们都很熟悉歌词，纷纷热情跟唱，随着音乐拍手跺脚：

“我们都曾那到那儿，
许多次，许多次！
我们都曾到那儿，
许多次！
灌下一桶又一桶的啤酒，
醉红了他和我的鼻子，
我们都曾到那儿，

许多次，许多次！”

歌罢，伯特摇出下一张图。

“又是一幅大选的图景，又是上一幅图的两位候选人。但我们看到，一个人倒在路中央，身上鲜血淋漓。大批支持自由党和托利党的工人用他们镶钉的靴子踢他，跳到他身上踩他的脸。倒地的人是个社会主义者，他们践踏他的脸只因他声称，斯兰姆伦特和曼得来福之间的唯一的差别就在于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观众在欣赏画片的同时，伯特奏起另一支著名歌曲，孩子们和歌唱起：

“两只可爱的黑眼睛，

噢，多么令人惊奇！

只为告知一个人他犯了错，

两只可爱的黑眼睛。”

伯特继续转动把手，一幅幅画片接连亮相。孩子们看得乐不可支，随着不同的图片欢呼歌唱。不过，最叫他们雀跃喝彩的要数最后一张图片，国王的画像。他们一瞧见这张图，还没等乐队奏乐，就欢叫了三声，一齐唱起了国歌。

伯特的魔画匣表演谢幕时获得满堂的掌声。灯和圣诞树上的蜡烛被重新点亮。尽管树上的玩具已被摘下，但琳琅闪耀的玻璃挂饰仍使这棵树赏心悦目。大家接着又玩了几个游戏：瞎子摸人，拔河（菲尔波特在众人的大笑中败下阵来）等等。这些都玩厌之后，每个孩子就开始各自”说一段故事”，不然就唱首歌。他们都专门为此准备好了的。没有准备的孩子只有小罗茜，但她为了不输别人，坚持要背出自

己仅知的唯一一个故事。她跪在火炉前的地毯上，双手合十，紧紧地闭上眼睛，背诵她每次上床前必念的诗文：

“仁慈的基督，温柔而亲切，
请看向我，这个幼小的孩童。
请怜悯我的天真无知，
容许我来到你的怀抱。”

说完她站起身，一一吻过大家。菲尔波特走到窗边向外张望，一边咳嗽擤鼻。因为他吃进的一粒坚果，结果把他呛着了。

此时大家多半已经十分疲倦，所以聚会便告结束。虽说大家都困乏想睡，但个个仍旧依依不舍。可一想到这周他们还有可玩的——圣光教堂举办的”希望乐团[注]茶会”和分奖会——便宽慰了不少。

伯特负责把埃尔希和查利安全送回家，菲尔波特主动陪着内莉和汤米一块儿走，一并抱着困得迷迷糊糊的小罗茜。他们还没出门，她就趴在他的肩膀上睡着了。

他们一行下楼时，弗兰克急匆匆地跟他妈妈商量了一番，然后在他们身后高声大喊，邀请他们明年圣诞再来做客。

---

1. 斯兰姆伦特，原文为Slumrent，意为”贫民窟的租金”。（译者注）
2. 曼得来福，原文为Mandriver，意为”人的奴役者”。（译者注）
3. 希望乐团，原文为Band of Hope，英国教堂专为青少年儿童举办的茶会，旨在宣扬和灌输禁酒思想。（译者注）

第三十章
强盗们的作战会议

现在正值通常所谓的欢庆时节。如此称之，大概是因为，每年这个时候，忍饥受冻的人要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多得多。不过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上场聚会方歇，便被邀至下一场。读者们更是无需惊讶了。仅一天之后，斯威特先生的办公室也开办了一次聚会。斯威特先生坐在桌前，把椅子转向在座的诸位客人——拉什顿先生、迪德卢姆先生和格兰德先生。

“我们得采取措施了，事不宜迟，”格兰德说道，”我们不能再照现在这样继续下去了。要我说，还是赶快撒手认栽为好。公司实际上已经破产，情况只会越拖越糟。”

“我也是这么想的，”迪德卢姆丧气地说，”如果我们把电价调至与煤气相同或者更低，那可能还有一线生机。但我们做不到。事实是，我们那些机器已经不好使了，又小又旧，导致我们供应的电力照明质不如煤气灯，成本却比人家还高。”

“是的，我看咱们这回是栽这儿了。”拉什顿说，”这么说吧，就算煤气公司没有迁到镇子外，我们也无力与其竞争。”

“当然是竞争不过，”格兰德说，”迪德鲁姆所言不虚。我们的机器又小又旧，一无所用，不如当垃圾扔了。所以我们只有一着可走——那就是破产清算。”

“我不同意，”斯威特说。

“那好，你的建议是什么呢？”格兰德反问道，”公司重整？向股东们要钱？把工厂全都推倒重建，再购买新的机器？然后多半落得个徒劳无功？这我可不干，老伙计！我受够了。我才不会把那么多钱白白花在这种破事上。”

“我也一样。”拉什顿说。

“我也打死不干！”迪德鲁姆果断说道。

斯威特轻声笑了笑，”我还不至于蠢到出那么个主意，”他说，”你们似乎忘了，我就是最大的股东之一。我的想法是，变卖。”

“变卖！”格兰德轻蔑地笑道，其他人也一同笑起来，”谁会去买一个业已破产、不再分红的公司的股票呢？”

“我已经有好几次试着卖掉我的那点股份了，”迪德鲁姆苦笑着说，”可没人愿意买。”

“谁会买呢？”斯威特对格兰德回答说，”当然是市政当局来买啊！让纳税人来买。马格斯镇为何不能跟别的镇子一样走社会主义的路子呢？”

拉什顿、迪德鲁姆和格兰德惊得险些喘不过气——头儿的大胆提议几乎叫他们瞠目结舌。

“恐怕咱们永远都别想撇干净，”迪德鲁姆反应过来以后激动地脱口而出，”民众要是明白过来，总得闹个没完。”

“民众！还闹个没完！”斯威特嗤之以鼻道，”绝大多数民众永远也不会知道事情的真相！听我说——”

“你敢肯定我们没被窃听？”拉什顿打断他，紧张兮兮地看了看房间门和办公室各处。

“没事的，”斯威特说，但还是压低了声音近乎耳语地说话，其他人把椅子挪近侧身倾听。

“现在我们手上还有一点钱，所以我的建议是：在公司年会上——你们知道就在下周召开——让秘书宣读一份令人满意的业绩报告，我们再宣布百分之十五的分红，这我们可以私下商量。当然了，还得伪造一些账目。不过我会保证把此事处理周全。其他股东不要问些令人为难的问题，我们自然心照不宣。”

斯威特停顿了一下，盯着其他三个强盗，”你们听明白了吗？”他问道。

“是的，是的，”迪德鲁姆忙说，”往下说。”拉什顿和格兰德也赞同地点点头。

“然后，”斯威特继续说道，”我会安排《亚拿尼亚》刊登一篇会议报告。我会指示编辑亲自撰写，让他照我说的办。我会叫他再写一篇头条新闻，就说电力照明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取代煤气照明；接着再提一提煤气公司的巨额利润，讲讲如果镇子几年前就收购了煤气公司，那么情况就会好转得多，大可凭借这些利润降低税收，就像其他城镇所做的一样。最后提出，电力照明公司归私营企业所有实为遗憾，并建议让镇当局设法将其一举买下。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四下吹嘘咱们的公司有多么得好。一定要做得不露声色、拿捏得当，并表示我们无意出卖。要说咱们克服了工厂初创时的成本花费等困难，现在正是厂子和公司营收之际，如此等等。

“然后，”强盗头子继续说道，”我们可以安排人在议会上提出让镇当局买下电力照明公司。”

“你总不会让我们四人中的一个来提吧，”格林德狡黠地笑了笑说。

“当然不会，那还不得露出马脚。你们知道，咱们这个集团里有几个人不是公司的股东，可以找他们来表态。我们作为公司的董事，必须假装不愿出售，咬定咱们定下的价格。等到最后同意出售时，我们就说是，为了镇子的福祉而牺牲自我的利益。我们还要指派一个委员会，从伦敦找来一位工程师。我就认识一个再合适不过的人，给他点儿钱他就会任我们摆布；到时我们三下五除二，纳税人都没回过神就能了决此事。完全不必担心这些纳税人，他们大多数并不关心公共事务。就算有什么流言风语，我们钱一到手也万事大吉了。这事只能哄动一时，不久便无人过问了。”

强盗头子说完话，同伙们依然震惊不语，对他的聪明才智钦佩不已。

“那么你们觉得怎么样？”他问道。

“怎么样！”格林德激动地大叫，”我觉得真是精妙绝伦！没有比这更好的点子了。舍弃这家公司，我看是咱们做的最漂亮的一件事了。”

“‘漂亮’还不算是个恰当词儿，”拉什顿说。

“毫无疑问，这个点子妙极了！”迪德鲁姆赞叹道，”我刚刚想到一个办法，说不定能有所助益。我们可以指派大量读者去信寄往《朦胧》《亚拿尼亚周刊》和《麻醉周报》的‘至编辑’栏目，表示支持此项计划。”

“不错，是个好办法，”格林德说，”这些编辑可以自己写信给自己，只消署名‘进展’‘纳税人’‘前进马格斯镇’等等。”

“好，可以，”头子思索着说道，”不过我们要当心别做得太过火。到时当然须得宣传造势，但别让公众过多地关注此事。”

“说起来，”拉什顿傲慢地说，”我们何必在意纳税人的想法呢？何必要费心去伪造账目、通告分红、写文登报、诸此种种呢？对此我们稳操胜券，在议会里又有多数支持，同时如斯威特先生所说，极少有人会劳神去读会议报告。”

“没错，确实如此，”格兰德说，”可正是那极少数的人会掀波起澜，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这撮人。我们要是能把他们蒙在鼓里那自然是平安无事，要做到这一点就得遵照斯威特先生的办法。”

“是的，我正是这个意思，”他们的头子说道，”我们必须小心谨慎。我能打通《亚拿尼亚》和《麻醉周报》那边，你们当然也要确保《朦胧》支持我们。”

“这就由我来负责吧，”格林德阴森地说道。

这三家当地的报刊都是由有限公司经营的。斯威特差不多拥有《亚拿尼亚》和《麻醉周报》所有的股份，因此把控着两家的决策和内容。格兰德在《朦胧》也占据着同样的地位。这些报刊的编辑宛如斯威特和格兰德所操控的提线木偶。

“不知威克林医生会作何看法？”拉什顿说。

“我刚好也在琢磨来着，”迪德鲁姆嚷道，”你们看这样可行不行得通？就让一个什么人得上病——就是说，在议会提及此事之前让这个人突然晕倒在市政厅外的大街上，再叫一个人来请医生去看病，让他耽搁到此事结束。”

“是个好主意，”格林德深思道，”可我们让谁来装病呢？你知道，得是我们信得过的人。”

“拉什顿怎么样？你不会介意的，对吧？”迪德鲁姆问道。

“严正反对，”拉什顿高傲地回答。竟然提议让他来行担这种有失体面之举，在他看来简直是莫大的冒犯。

“需要的话就让我来做吧，”迪德鲁姆说，”只要有钱可赚我是能放下身段的，正当求财名正言顺。”

“那好，我想大家都没意见吧，”斯威特说，其他人均表示同意。

“那我们应该来喝一杯才是，”强盗头子继续说道，从桌旁的橱柜里取出一只酒瓶和一盒雪茄，”迪德鲁姆，把你身后的水壶递给我。”

“应该没有人会进来吧，”迪德鲁姆不安地说，”我是个禁酒主义者，你知道的。”

“噢，不会有事的，”斯威特说，从橱柜里拿了四只玻璃杯，倒入威士忌，”我交代过不许别人来打搅我们。够了说一声。”

“好啊，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干杯，”格兰德叫嚷着举起酒杯，灌下了一大口。

“阿门——我的意思是，好哇，好哇，”迪德鲁姆慌忙纠正自己。

“此事妙就妙在，我们不光是给自己捞到好处，”格兰德笑着继续说道，”我们不光是自己捞到好处，还给那些社会主义者倒打了一

耙。等到纳税人把工厂买下来，眼看着赔了钱要大闹一通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们说，是社会主义者搞的鬼！他们看是社会主义的错，就一定不再想要什么社会主义了。”

众强盗乐不可支地笑起来，结果迪德鲁姆给威士忌呛着了，差点背过气去。

“还不如直接把人给杀了，”他边把眼泪抹掉边抗议道，”让一个人呛死还不如直接杀了他。”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他们的头子放下空杯说道。

其他人立刻正经了起来。

“尽管我们过去在与煤气公司的竞争中困难重重，尽管我们也曾经历过最艰难的时刻，但要知道他们也并非一直无往不利。他们也有吃尽苦头的时候：我们提高煤税，着实给了他们沉重的一击。”

“干得好，”格林德不怀好意地说道。

“是的，”斯威特继续说，”他们其实也不乐意继续再战，但仍不愿停歇。他们不知道我们这边的情况有多么糟糕。在他们看来，我们还可能会奋战到底，不过，长话短说好了，我跟那边的总经理和其他几个人谈过，他们很乐意让我们加入他们的生意。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把变卖电力公司得到的钱拿来购买煤气公司的股份了！”

这个绝妙的消息让他们鼓起劲来又喝了一轮，迪德鲁姆还说，他们要做的头一件好事就是彻底取消煤炭税，因为穷人已经被压得喘不过气了。

第三十一章
逃之夭夭

一月底左右，斯莱姆离开了伊斯顿家。自”洞穴”工程结束后，伊斯顿就没能再找到活儿干。家里的伙食也日渐贫匮。露丝只能凭着斯莱姆付给她的十二先令膳宿费，暂且维持家用。她曾试着自己去找活儿干，但往往未能如愿。她若能付出整天的时间的话，尚且有望接下一两个工作，但这自然是不可能的事，她还得照顾孩子、料理家务，还得为斯莱姆准备三餐。虽是如此，她仍有几次设法把这些杂事放下，到某几位夫人家里做了整天的家务，挣回了几个先令。为此，她事先便把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好让伊斯顿在她出门在外的时候也能料理得当；同时把孩子放到欧文家，请诺拉代为照顾。两位太太是老同学了。诺拉也很乐意帮她这个忙，因为弗兰克见到小孩子总是欢欣雀跃，跟他怎么也玩不厌，而且过后还要缠着他妈妈，求她给家里买个小孩儿回来。

伊斯顿偶尔能接到点儿活儿，挣得几个先令，有时是去擦擦玻璃窗，也有一两次去帮着别的粉刷匠干上好几小时或者好几天。这些粉刷匠都有幸能”独个儿”揽到活儿，譬如清洗和粉刷天花板啦，给一两个房间上漆啦，诸如此类。不过这样的工作亦是少之又少。

当他们实在捉襟见肘的时候，就会卖掉点什么东西。以往放在凸窗小桌上的《圣经》就是他们卖掉的头几件东西之一。露丝把书里衬页上的字迹擦去，随后拿到旧货铺卖掉换得了两先令。久而久之，他们几乎把所有能卖的都卖掉了。当然，租购下来的东西是不会卖的。

斯莱姆看得出来他们一家债台高筑，房租也拖着交不上，而且伊斯顿已经两次从他这儿借走五先令了。这笔钱恐怕是再也还不上的。斯莱姆还总在担忧着另一件事：从未任由自己做亏心事的露丝，说不定会把过去发生的事告诉伊斯顿。她不止一次说过要这么做了，然而每每退却，的主要原因在于，她心里清楚，即便伊斯顿原谅了她，他也不会再像从前那样看她了。斯莱姆多次对她强调这一点，指出坦白百害而无一利。

现在家里变得越发让人不自在。不仅伙食糟糕，有时连火也生不起。露丝和伊斯顿还几乎一直为了什么事吵个不停。露丝很少与斯莱姆讲话了，而且尽可能地不与他同坐一张桌子。斯莱姆也无时无刻不在担心，怕伊斯顿会注意到，她对他的态度有变而过问原由。他们呆在一块儿太过尴尬，于是斯莱姆决意搬走。他借故于镇外不远处找了份为时几周的工作。他走后，伊斯顿一家就依靠着借贷和出卖所有值钱的家什，过了好几星期半饥半饱的生活。斯莱姆间里的东西在他离开后就立即变卖殆尽了。

第三十二章
老兵

老杰克·林登努力想靠卖熏鲱鱼赚点钱，但熏鲱鱼极易变质，即便他设法卖完，到手的利润也很稀薄，根本不值得这么做。

“洞穴”完工之前，菲尔波特一直对他们一家照顾有加：他时不时送给老杰克六便士或者一先令，还经常给孩子们带来蛋糕或面包。周日他有时会上门来与他们一起喝茶，并给他们送来一罐鲑鱼。

埃尔希和查利常常上欧文家去跟弗兰克喝茶。欧文有活可干的时候，这两个孩子几乎可以说是驻扎在他们家了。欧文和诺拉都知道，林登一家没有什么收入来源，仅靠着年轻的林登太太一人挣钱糊口，因此他们常叫孩子们过来做客。

老杰克走投无路时也曾试着对工作来者不拒，但仍没有人要他。雪上加霜的是，他的视力一直以来都在衰退，如今变得更加糟糕。有一次，他从一家大型粮食公司接到一份背广告牌的工作。上一个背牌的人是个退伍老兵，前一天他因在岗醉酒而被解雇。这块广告不是一般那种挂在身体前后的牌子，而是一个无底无盖的箱子，镶有木边框，四面包着帆布，布上贴着人造黄油广告单。箱子和边框都比一般的广告板更大。

老林登得套进这只箱子，并扛着它满街走。箱顶有两根皮带可以套在肩膀上方便他背。他走路时广告箱就摇晃得厉害，起风时更甚，不过箱里有两个把手供他抓稳。这份工作的报酬是每天十八便士，为此他得走过一条特定线路，游经最繁华的街道。

起先箱子还并不太重，但一段时间过后，皮带就把他的肩膀勒得生疼。不仅如此，他每一遇上自己的老朋友便觉得羞耻万分，其中几个还拿他来取笑。

他不得不着力背稳这只广告箱，可他已然力所不逮，且视力衰弱，便有好几次都险些被车辆撞倒。更叫他不堪的是，别的广告牌背工，酒吧外的闲人，还有小男孩们都嘲弄取笑他。这些孩子还追着他喊”箱子里的老杰克”。有时他们还往箱子上扔垃圾。有一次他们丢过来一只烂橘子把他的帽子都打掉了。

到了晚上他已疲惫得难以站立。肩膀和腿脚都疼得厉害。他把广告箱送回商铺的路上遇到一个衣衫褴褛、酩酊大醉的老汉，因为怒气满脸涨得通红。他就是那个前一天被解雇的老兵。他对着林登赌咒怒骂，斥责他”害他丢了饭碗”，并冲他凶恶地挥舞拳头，嚷着要捶烂他的脸、打掉他的脑袋。要不是警察及时赶到，他恐怕还真就动手了，可他一见警察便立即如没事人一样溜走了。

第二天杰克没再上工。他宁可饿死也不肯再背那个广告箱了。此后他似乎就放弃了一切赚钱的指望。因为不论去哪儿结果都一样——没有人要他。于是他只能终日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不时碰上一个老工友请他喝上一杯。不过这种时候并不常有，因为他们现在也几乎都已工作无望、身无分文了。

第三十三章
士兵的孩子

这段时期，杰克·林登的儿媳妇仍有”干不完的活儿”——为斯威特公司缝制衬衫和围嘴。她的活儿一个接着一个，恐怕会叫别人以为托利党的盛世已经到来，关税改革成效卓然。

她的活儿真是干也干不完。

起初，公司只雇她来制作最廉价的那种女式衬衫，只消两先令就能买下一打，但现在他们很少再给这样的活儿了。她的手艺精巧，他们便让她缝制质量更优的服装，然而报酬不佳。因为尽管她是做一打收一打的钱，但这份活儿的负担可比廉价活儿重多了。一次，她要做一款高级服，可以得到六先令，但却花了她四天半才完成，不得不从早到晚地忙活。而购买这件衬衫的女士却被告知这是件巴黎货，还为此付了三个基尼呢。不过当然了，林登太太对此一无所知，就算知道也无济于事。

她挣到的钱大多都用来付房租了。有时仅剩下两三先令供全家伙食之用，有时连这点也不到。因她虽然有”干不完的活儿”，却也有干不了的时候。有时她实在难以承受工作的繁重：肩膀酸痛，手臂抽筋，双眼疼得干不下去。为了恢复状态，她只好暂且离开缝纫机，做做家务活。

有一次，他们曾欠下四个星期的房租。房屋经理的威胁叫他们胆战心惊，唯恐家什要遭变卖，被扫地出门。于是她决定卖掉家里那张红木圆桌和起居室的一些东西。现在，家里的家具差不多全属她所

有。这些东西她的丈夫去世以前就摆在家里了。自从她来到这里，老林登夫妇就将自己所有的东西相继分给了他们其他几个儿子。这几个孩子都已成家，且有工作。一个是煤气公司的装配工，一个是铁路搬运工，还有一个是屠户。然而，眼见老林登现在没了工作，他们却极少再来探望。他们最后一次过来还是圣诞节前夕，却把家里闹了个鸡飞狗跳，把孩子们给吵醒了，吓得心惊胆颤。他们这番吵闹是为了前些日子达成的约定，几个儿子说好，每人每周给老父母一先令。他们照着做了三个星期，那个屠户儿子就撂挑子了：他蓦然想到，自己没有义务帮助他兄弟的遗孀和她的孩子。如若老人愿意离开这个家到别处独住，他才肯继续供付那每周的一先令，不然免谈。铁路搬运工和煤气装配工见状也不再给钱了。他们认为，既然身为长兄、赚钱最多的屠户不给钱，那凭什么他们就得每周支付一先令，未免太不公平。所以只要他给钱，他们才肯付，否则他们也不肯给。圣诞节前夜，他们仨碰巧一起登门，便一个斥责一个，眼看就要打起来，随即都骂骂咧咧，怫然而去，此后就再也没有来过。

玛丽下定决心要卖这些东西，就去了迪德鲁姆的二手家具铺，店长告诉她，得让迪德鲁姆先生亲自来看看这张桌子及其他物件。她焦急地等了一个上午也没等到他来，便又上门催了一趟。待迪德鲁姆先生姗姗来迟，他轻蔑地把这桌子和其他要卖的东西贬得一钱不值。他给桌子开价五先令，不能再多了，即便如此他还担心自己亏了本。最后他付给她三十先令买下桌子，壁炉饰架、安乐椅以及其他三张椅子和两幅上好的画——一幅是《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大型钢版画，另一幅是《基督祝福孩子》。

他当即把钱付清，半小时后就来了辆车把东西运走了。他走后，玛丽跌坐在炉前地毯上，面对一屋的凌乱心碎地哭泣。

这仅仅是第一遭。后来这样的买卖又进行了好几次。为了买食物、交房租，她陆续把家具卖掉。每次迪德鲁姆前来，总摆出一副恩

公模样将这些东西收入囊中，仿若在行慈善之举。他本不想要这些东西，因为生意如此惨淡：也许得猴年马月才能再次出手，云云。有一两次他问玛丽想不想把钟卖掉——这是丈夫生前给他母亲做的，但玛丽断不敢起这个念头。直到最后实在卖无可卖，玛丽那周又恰好病得厉害，做不了针线活，便只得卖掉那只钟。为此迪德鲁姆给了她十先令。

玛丽本以为老母亲没了这只钟会伤心悲痛，但出乎她的意料，她对此无动于衷。原来，两位老人近来似乎已经神智不清，难以理会周遭发生的事情。玛丽不得不担起所有的家事。

她偶尔把其他迪德鲁姆不屑一顾的家什拿到后街上的小旧货铺去卖，有时也拿去典当——羽毛枕、床单、毯子，大大小小的地毯和油布，以及一切可卖可当的衣物。最切身的痛苦莫过于没有被子的无奈。尽管他们夜里把白天穿的衣服，家里所有的旧衣物，甚至连同一块褪了色的老桌布都盖在身上，也远不及毯子的温暖，常常冻得难以入睡。

一位教区女探访偶尔来看望他们，有时会给玛丽带来一百磅的煤或价值一先令的杂食，或者是一张可领一夸脱粥的粥券。玛丽一般晚上凭券前往施粥所领取。但这样的次数不多。据探访人说，跟他们境况相似的家庭实在太多，因此能为每一家做的十分有限。

有时，玛丽因为操劳过度，又吃不饱肚子，身体极度虚弱，一度身心不支，无法继续干活。这些时候，她就躺倒在床上流泪。

每当此时，埃尔希和查利从学校回来后便会负责家务，给玛丽端来茶和面包，并放到床边的椅子上好让她躺着就能吃。要是既无人造黄油也没了油脂，他们就把面包做得又薄又脆，当作饼干来吃。

孩子们倒挺享受这种时候——非同以往的安静和惬意。平时母亲总是忙得无暇与他们讲话。

他俩坐在床边，老祖母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小猫在她身旁聆听他们谈天。他们抚弄它，对它讲话时，小猫就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或喵喵地叫。他们谈的多半是未来的日子。埃尔希说，她要当一名教师，挣很多的钱回来给妈妈买东西。查利希望开间杂货铺子，拥有一匹马和一架车。开杂货铺的人总有吃也吃不完的东西，即便自己没有钱，也能从店里想要什么就拿什么——拿的当然都是好东西，鲑鱼罐头、果酱、沙丁鱼、鸡蛋、蛋糕、饼干等等；况且既然开了店，那每天总能赚点钱，毕竟不可能一整天都没人光顾呀。驾着马车运送杂货的时候，他就能让自己认识的小朋友一同搭车。到了夏天，收工关店后，妈妈、埃尔希和奶奶也能坐着马车到远方的乡下了。

老祖母近来变得颇孩子气，总是以高高在上的神气坐在那儿听他们说话。有时她会出言驳斥孩子们的期盼，耻笑他们一番。她咯咯笑着说，自己从前也听到别人这样说过，还听过不少，但最后总归是不了了之。

二月中旬的一个星期，他们实在窘迫不堪，老杰克就到慈善协会的秘书处申请救助。上午十一点钟左右，他转过街角来到协会办公室所在的那条街，看到有大约三十个人等着办公室开门，好申请粥券。他们中有流浪汉和喝得醉醺醺的无业游民，有像他这般业已衰老无用的工人，还有穿着灯芯绒或鼹鼠皮裤子的工人，他们小腿上还打着绑腿。

林登远远地观望着，等到那些人离开他才进去。秘书满怀同情地接待了他，让他填写一大张表格。可林登老眼昏花，笔也握不稳，秘书便亲切地帮他填写，并告诉他，他会对情况予以调查，并于下次委员会会议时呈交他的申请，也就是下周四，而此时才刚刚周一。

林登向他解释说，家里已是揭不开锅，自己又接连十六个星期找不着工作，这段时间一直靠着儿媳妇的收入过活。但如今眼见着她快半个月都接不到活儿，公司没有工作给她。家里没有吃的东西，孩子们哇哇哭着要吃的。上个星期他们全然是饿着肚子上学，每天除了一点干面包和茶之外，再没有别的可吃。而这个星期，依他看来，他们是连那点东西也没得吃了。谈了好一会儿，秘书便给了他两张粥券和一张面包券，再次向他保证会予以调查并提请委员会处理。

杰克回家路上经过施粥所，又看到那批在慈善协会那儿领了粥券的人。他们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领粥。施粥所场地太小，只能一次接待十个人。

周三。慈善协会秘书上门拜访，周五杰克就收到他的来信，大意说的是，委员会已对他的情况加以考虑，并认定其为”长期性”问题，无法予以解决，建议他向济贫所提出申请。而这恰是老林登一直以来避而不肯的事，可眼下已然走投无路。他们欠下了五个星期的房租，更糟糕的是，他眼力衰微，即使找得到活儿也不知能否干得下去。林登由此颓然不振，放下自尊，如丧家犬一般灰溜溜地到济贫所去了。那里的职员把他带去见理事，可他们认为他并不符合院外救济的条件。经过初步磋商之后，他们安排老林登夫妇进入济贫所，而玛丽每周将得到三先令供她和孩子们维生。对于林登的几个儿子，济贫所称将强制要求他们部分负担其父母的赡养费。

玛丽送两位老人到他们今后要呆的地方，回到家时看到一封给杰克·林登的信。寄信人是房产中介，通知他们须在下周周末前搬离。信上丝毫未提租金的事。也许斯威特先生认为他既已从林登这儿捞取了将近六百英镑，那么尚欠的五周租金大可予以慷慨勾销，又或者是他自知催收无望。无论如何，信上对此只字未提，只有一份搬家通知，收信人虽是林登，其实意在玛丽。

她是在下午三点半左右回到家，在前门地上发现这封信的。她当时又饿又乏，有气无力。那天她只吃了一小片面包和一杯茶，几个星期来亦是食不果腹。孩子们还在学校，屋子里空落落的，已不剩什么家具。地上既无地毯也无油布，清冷安静一如坟墓。厨房桌上放着几个豁了口的杯子和托盘，一把破刀子，几把铅制茶匙，一点剩面包，一小碗油脂还有一只破了嘴的褐色陶茶壶。桌旁是两把破椅子，一把已经没了横梁，另一把则完全断了椅背。光秃秃的墙上只有一本彩色年历，和孩子们贴的几幅纸画权当装饰。火炉边是老祖母过去常坐的柳条椅，现在则空无人坐。炉里没有生火，冰冷的炉膛乱糟糟地堆了不少灰烬，因为这几天迫于窘境焦头烂额，玛丽便也顾不上什么家务。地板没扫，到处是灰尘纸屑，一个角落里还堆了一摞小树枝，那是查利捡回来生火用的。

整个房子也是狼藉一片：各扇房门都大开着，她在厨房便能看见她跟埃尔希同睡的那张床，还有床上各式各样乱搭一气的铺盖。起居室只有查利的一点零星杂物——他称之为他的”东西”——几块木头，几段线绳，摇篮车的一个轮子，一件上衣，一只铁环等等。通过另一扇门可以看到老人过去睡的破床，跟她那张床一样也堆着同样纷杂的铺盖，床垫破烂不堪，一侧还破了口子，棉絮从里边蹦出来，零零星星地掉落在地。

玛丽拿着信呆呆地站着。面对着一屋的凄冷寥落，她感到心力交瘁，她所置身的这个世界仿佛已经颓然崩溃。

第三十四章
终结的开端

一月至二月间，欧文、克拉斯、斯莱姆和索金斯仍旧断断续续地给拉什顿公司干活。不过事情少多了，他们每天也只工作六小时。一早上工到四点下班，十二点至一点之间停歇一小时吃午饭。他们干完了工场的活儿，便开始粉刷拉什顿的商铺。等到一切完工，再无活可干，他们几个就都下岗失业了，可是索金斯除外。他之所以能留下来，是因为他要价低廉，且什么杂活都肯干，譬如疏通下水道、修补屋顶、做粗油漆活或刷石灰等等。他还能给管道工搭把手，拉什顿公司手下正雇了三个管道工，一月以来的严寒给这一行增加了不少活儿。除此以外，其他行业的工作都停顿了下来。

这段时间拉什顿公司倒有不少”装箱”活儿。克拉斯常常给他们打磨棺材，并抬到人家里，把遗体装殓好，之后还往往要担任葬礼的抬棺人。普通规格的葬礼一般要耗时三小时左右来打磨棺材，可得一先令；充当葬礼抬棺人——通常由两人来干，亨特在一旁监督——可得四先令，所以每场葬礼克拉斯总共能拿到六先令九便士，有时还更多一些。就比如，遇上上流富裕家庭死了人，他们会要两副棺材，那么自然而然就需要装殓两次，先把内棺运到家，一两天后再把外棺也运过去——这样便可多赚一先令。无论葬礼多么豪华，抬棺人的薪水也不会多个一星半点。有时，若棺材的制造打磨做得好的话，木匠和克拉斯能够多收一两个钟头的工钱，不过也仅此而已了。有时接到的是便宜活儿，他们便只能靠抬棺挣到三先令，但这倒并非常事。依照惯例，不论葬礼是便宜还是豪华，他们的收入都是一样的。斯莱姆每次只能赚到五先令，欧文写棺材牌则只挣得到一先令六便士。

有时候，一周碰上三、四场葬礼，克拉斯就能赚不少。他家里尚且有两名租客，尽管其中一个没有工作，可仍旧交得上房租，因为他在银行里还存了点钱。

在一次殡葬活儿上，克拉斯和索金斯闹得不可开交。当时的逝者是一位胃癌久病的富家妇人。下葬后，拉什顿公司负责对其生前的房间进行清理、油漆、糊墙。虽然癌症并不传染，但那家指示他们将所有的寝具收走并焚毁。索金斯按照吩咐推车去取，并运送至垃圾处理厂预备焚毁。这些东西包括两张羽毛床垫，一条长枕和两只枕头——眼见其质优物美，索金斯便暗自盘算把东西拿到旧货铺去卖掉。

他收好东西出来后遇上了亨特。亨特告诉他有活要干，他只好回到工场，暂时把推车停放在那，过后再前往垃圾处理厂。索金斯奉命干活的时候，克拉斯碰巧也在工场油漆百叶窗。他看见车上的东西，听闻要送去焚毁，觉得这样的好东西销毁了实在可惜。于是当索金斯下午来取的时候，克拉斯跟告诉他不消麻烦：”这堆我全要了。好东西丢掉白瞎了，不见得有什么问题。”

这可打翻了索金斯的如意算盘。他说上面吩咐了，要他把东西拿去焚毁，他得依令行事。他拽着推车往外走的时候，克拉斯一个箭步抢上前把东西扯下来扛进油漆间。索金斯追过去，两人便开始破口大骂。克拉斯斥责索金斯企图把东西拿到旧货铺卖掉。索金斯则紧攥着包裹想把东西放回车里，但克拉斯也毫不松手，两人就此展开激烈的争斗——拔河一样互不相让——在车间里扭打作一团，一边不停地赌咒怒骂。最终，索金斯更胜一筹，成功抢过包裹放回了手推车，克拉斯忙穿上外套，扬言要向拉什顿先生要到这批东西。索金斯听言怒不可遏，一把将包裹从车上扯下来，朝泥泞的地面上一扔，正好扔进一个脏水坑里。他又抬脚在上面狂踩滥跺了一番；接着拿出他的折刀，狠命地撕扯割裂那堆布料，羽绒碎絮从套子里倾泻而出。短短几分

钟，他就把这套寝具毁得一塌糊涂不堪修补。而克拉斯脸色苍白地呆站一旁，浑身颤抖地看着这一切，丝毫没有上前制止的勇气。

“你现在可以去找拉什顿要东西了！”索金斯吼道，”你想要现在就可以拿走。”

克拉斯什么也没说，踌躇片刻就转身回去干活了。索金斯又把东西堆回车上，推去垃圾处理厂。现在他再也没法拿去卖了，但不管怎样，总归是没让克拉斯那头臭猪猡得逞。

克拉斯回到油漆间发现余下的一只枕头，应当是他们争抢时掉下来的。当天晚上他就把枕头带回家，枕着睡了一夜。多么好的一只枕头啊，比他多年惯用的那一只更加饱满、柔软、舒适。

几天后，他来到死去的妇人的房间干活。他们把她过去的一些东西交给他拿去销毁，其中有一条灰色的针织羊毛围巾。克拉斯把它留了下来。这样自己就能围着它在寒冷的早上去上班了，他便这么用了一整个冬天。除了置办葬礼之外，还有些其他活儿可干：有时是给一两个房间上漆、糊墙纸，粉刷天花板。他们有一次还受雇粉刷两间小屋舍的门窗，都刷上两道漆。四人一起干，两天就完成了。他们便这样维持生计。

有几个星期，克拉斯赚得到一英镑或十八先令，有时能够多得一些，但往往有减无增，甚或一文不得。

他们之间有时会为了工作互相嫉恨。斯莱姆和克拉斯一旦没了活干就对索金斯心怀不满。尤其是索金斯有油漆或粉刷活儿的时候，其他失业工人也同样恼他。哈洛因此骂骂咧咧。大伙一致认为，本应由技术工人干的活竟以每小时五便士的薄薪，交给区区一介廉价工来干，而专业技工却落得”无所事事”，这简直不可理喻。这些人也同样对斯莱姆和克拉斯不服气。因为每次好不容易有点活干，他们俩都

能一马当先。他们私底下拐着弯说，这两人为了保住优先权，不惜答应六便士的报酬。可斯莱姆和克拉斯其实也彼此看不顺眼。若逢克拉斯无事可干，斯莱姆却碰巧找到个把小时的活儿，克拉斯就会愤愤不平；反过来，要是斯莱姆无事可做，而克拉斯却有活可干，斯莱姆就会跟其他的失业工人说克拉斯的坏话，骂他是”马屁精”。欧文也免不了遭一份谩骂：许多人说，他这样的工人，不论接到的活好坏与否，都应该坚持讨要更高的工资，这样一来便没有优先权一说了。不过无论他们背后对彼此如何口出恶言，见面时仍旧笑脸相迎。

欧文的一两个工友间或得以”承包”一些小活，也会让欧文过来帮忙，漆漆门或写写牌匾。不过就是算上棺材牌和拉什顿公司的其余杂活，他过去六个星期，平均每周也挣不过十先令。家里经常缺煤，有时，连给煤气机的一个便士也拿不出。且家中已无物可以典当。他只好把一些书卖给旧书商换来几个便士。尽管境况窘迫，欧文知道他们比起其他很多人来说仍算得上差强人意。他每次出门总能碰上不少过去的工友，他们有的人已经十周、十二周、十五周、甚至一连二十周没活可干，一文不进了。

欧文也曾奇怪他们竟是靠什么活命的。他们大多穿着别人不要的衣服、帽子和鞋子。有的是教区女探访给他们妻子的，有的则是他们妻子从干活的人家那儿得到的。至于吃的，绝大多数都靠赊欠维生。他们的妻子有时也从雇主家里带回来一点余腥残秽。有的人孩子已经成年却依旧跟他们住在一起，靠他们的收入过活；有的人则靠妻子经办租房惨淡维生。

老林登进济贫所的前一周，欧文分文未进，更糟的是他们平常买东西的那家杂货店突然不让他们赊账了。欧文去找店家，他只说对此非常抱歉，实在不能再赊给他们东西了；他不介意为了已欠的账款再等上几星期，但绝然不可再徒增债目，他的账上已经满是坏账了。所以，他希望欧文别像其他人那样把现金花到别处去。许多人手头拮据

时便到这儿来赊账，之后又拿着现款到对街的专卖公司去花，就为了那点小便宜，这是不公平的。欧文承认这是不公平，但又提醒老板，他们可是店里的老客户。老板却无论如何不为所动，一再说自己簿上满是坏账，他自己头上也有债主在催。他们谈话的时候，店老板的眼睛不住地瞟往对街的商场，”专卖商场”这几个镀金大字似是有着不可抵挡的吸引力。中间他还停下嘴，指着一个拿着一小包东西从商场里出来的小女孩。

“她爸爸欠了我将近三十先令，”他对欧文说，”可他们却把现钱花在那里。”

杂货铺的门面亟需重新涂刷，招牌上”阿·斯莫尔曼”(注)的字样几乎颜色褪尽不可辨认。欧文一直想提出帮他这个忙，以此抵消他的欠款，但老板看起来不耐烦得很，欧文便没敢说出口。

他们仍能在面包店赊东西，但他们要的面包不多——如果接连一个月除了面包之外别无他物可吃，恐怕他连吃面包的胃口也没有了。那天他从杂货铺回到家，家里就有一个漂亮新鲜的面包，可任他们如何饥饿也无法下咽，似乎卡在了喉咙里，即便用茶送也吞不下去。他们还是喝了茶，到底是靠茶才能活命了。

接下来的一周，欧文总共赚得八先令：花了几小时帮克拉斯清洗和粉刷一块天花板，油漆了一间房，写了一块棺材牌。写牌是在家里做的，他干活的时候还听到弗兰克在洗碗间里对诺拉说：

“妈妈，你说我们还要吃多少天的干面包和茶呀？”

听到孩子的问题，欧文的心仿若停跳了一下，想听听诺拉要怎样回答。但终究还是没能听到，因为就在那时他们听见有人跑上楼梯，莽撞地推开门，只见查利·林登冲了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帽子也没戴，悲伤地哭着。他身上的衣服又破又旧，膝盖和手肘处都打了补

丁，可那些补丁却已从磨破的布面上耷拉下来。他那双黑色长袜上满是窟窿，透出底下的肉。他的鞋子从底到帮已经磨穿，走路时赤裸的脚跟就踩在地上，一边的鞋底前掌甚至与鞋帮分离，露出的脚趾冻得通红，沾满了污泥，从裂缝里伸出来。他的右脚显然是被什么尖锐的东西划伤——指甲、玻璃碎片或是硬石子——鲜血从他破烂的鞋跟里流到地上。

他们听不清他说的话，他只要一开口就禁不住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只知道他家里出了什么不幸的事：他妈妈正奄奄一息甚至已经死去。因为她眼睛紧闭，一言不发，一动不动。他哭着说：”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求求你们跟我回家看看她吧！”

在诺拉收拾准备的时候，欧文让孩子坐到椅子上，从他流血的脚上脱下鞋子，用温水帮他清洗伤口，并用一块干净的布条包扎好。然后他们说服他跟弗兰克留在这里，让诺拉去看他妈妈，可这孩子就是不肯。所以只好让弗兰克跟他们一道过去。欧文走不开，因为他还得写完这块棺材牌，这才刚刚开始下笔呢。

读者应该还记得，我们说到玛丽·林登送走老人后孤零零地回到家。约半个钟头之后，孩子们放学回来，看见她坐在椅子上，头搁在手臂上伏倒在桌子上，没有了知觉。孩子们叫不醒她，吓得大哭，查利此时想到弗兰克的妈妈，便叫妹妹好好待在家里，向欧文家，连大门都没关。

诺拉和两个孩子到这里时，看见隔壁两个女邻居也在，她们听见埃尔希的哭声，就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玛丽已经从昏厥中苏醒过来，此刻正躺在床上。那两个女人离开后诺拉又陪了她一会儿。她点起炉子，给孩子们泡了茶。他们家里还剩有一点煤和食物，是用济贫所给的三先令买来的。然后诺拉还帮他们打扫了屋子。

玛丽说，她不知道未来还有什么指望。若能找到一间周租两到三先令的房子，她从济贫所得到的救济尚可负担，她自己也能勉强挣够供她和孩子们糊口的钱。

诺拉回到家把事情告诉了欧文。他已写完棺材牌，看着颜料将干，他就穿上外套把牌子送到工场的木工间去。

回家的路上欧文碰到伊斯顿。他正四处徘徊游荡，徒劳地寻觅亨特的影子，渴望找到点活干。他们同行期间，伊斯顿悄悄告诉欧文，自打拉什顿公司那个工程之后，他就几乎再没挣到钱。过去赚到的钱也所剩无几，一如既往都交了房租。斯莱姆早前搬出去了。露丝似乎无法再跟他好好相处下去，近来脾气很是古怪。不过斯莱姆走之后她在宏伟大道的一家公寓里找到点活干。可他们仍是每况愈下，已经交不起他们家具的租借费，家具因此都给收走了，就连地上铺的油布也被拿去。伊斯顿还后悔没把这该死的玩意儿牢牢钉在地板上，他们想弄走就非得撕破不可。他还去找过迪德鲁姆。他说自己也不想刻薄待他们，这些东西他可以为他们留三个月，如果伊斯顿能在此期间补上欠款，他就将如数归还。但在伊斯顿看来，实在希望渺茫。

欧文怀着鄙夷和恼怒听着。面前这个人对现状叫屈喊怨，却不肯花点心思为自己作些打算以改变境况，这样一个人一有机会定会投票支持这个致其不幸的制度。

“你有没有听说，老林登夫妇今天住进济贫所了？”他问道。

“没有，”伊斯顿漠不关心地回答，”我早料到他们有这一天。”

欧文接着建议伊斯顿，既然他家的前屋空出，租出去未尝不是个好办法，就租给林登太太，她肯定能付上租金，这样就能帮伊斯顿付

他自己那份了。伊斯顿同意了，说会跟露丝商量的。几分钟后他们便分道回家。

第二天早上，诺拉看到露丝与玛丽商谈租房的事。伊斯顿的家距离不过五分钟路程，她们三人于是同去看房间。房子外观与之前没有两样：前屋的窗户依旧挂着白色花边帘子；凸窗中央有一件貌似小圆桌的东西，上面盖着一块红布，桌上的一只托盘里摆着一盆天竺葵，周围还用彩纸权当装饰。这些东西和窗帘挨得很近，让人很难看出房间其实没什么家具。这张”小桌”实为从杂货铺买回来的一只空木箱，上面倒扣着一个铜制洗碗桶的盖子，再蒙上一块老旧的红布。这么做为的是不叫邻居们看出他们的拮据惨淡，虽说他们也知道这些邻居的境况也别无二致。

这房间若给林登太太和两个孩子住，也算不上宽敞，但她知道，凭这个价钱在别处找不到这样好的房间，便同意以每周两先令租下，下周一搬进来。

两家距离不远，之后几天及周一漆黑的晚上，他们将大多数零碎东西搬进新家。欧文和伊斯顿从亨特处借来推车把剩下的东西一并搬了过去。

二月末的几个星期，天气愈加寒冷。二十号那天下了场鹅毛大雪，随后接连几天都冰冻刺骨。

一天夜里十点左右，一名警察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发现一个不省人事的男人躺倒在地。起先他以为是个醉汉，把这人从马路拖上人行道后就去找担架。他们将他抬到警局，关在一间牢房里。里面已经有一个人，因为从谷仓里偷了一株芜菁而被抓进来。警局医生过来检查后，宣布这名”醉汉”由于支气管炎和过度饥饿已经奄奄一息，他还表示没有迹象表明该男子酗酒。几天后进行验尸，验尸官说这已是六个星期以来镇上第三起贫困导致的死亡了。

证据表明，该男子生前是名泥水匠，从伦敦走到这里寻找工作。被警察找到时身无分文，掏空口袋只有几张当票和一封妻子的信，这封信直到他死后才被发现，因为被他放到了背心的内兜里。尸检前些天，那个偷了芜菁的人被送上了法庭。这可怜虫说，他这么做是因为自己实在饿得厉害，但斯威特议员和格兰德议员告诉他，饥饿并不能为他的罪行开脱，并判处七先令的罚款，或者入狱七天罚做苦工。这个罪犯既没有钱也没有朋友，他就只能锒铛入狱。不过就算在牢里，也比外面的很多人处境好得多。那些人既缺乏勇气，也没有机会去行偷为盗，以此解除自己的苦难。

久而久之，长期的困顿对欧文一家的影响越发深重起来。欧文得了严重的咳嗽，双眼深陷却目光炯炯，瘦削的脸颊不是色如死灰，就是病得发红。

弗兰克经常吃不上粥和牛奶，其后果也渐渐显露。他变得十分苍白消瘦，诺拉为他梳头时，他的长发成把地掉下来。这令男孩儿十分困扰，因为自打在学校听到圣经里力士参孙的故事后，就不再要求剪短自己的头发了，唯恐会像参孙那样丧失气力。他过去常常用他自个儿发明的一种方式——举熨斗——来锻炼自己，当他发现自己虽然没有吃粥，却仍能举那么多下儿之后，心里着实松了口气。但过了段时间，他举得渐渐吃力，就放弃了这项练习，暗下决心要等爸爸有了更多的活儿，又能吃上粥和牛奶的时候再继续下去。被迫暂停他感到很难过，但对爸爸妈妈只字不提，只怕害他们操心。

诺拉偶尔能找到一些零星的针线活。有一次，一个女人带着她的小儿子，拿了一包她和丈夫的衣物来找她，一件旧厚大衣和几件外套等等。尽管这些衣服有的老旧过时，有的破不堪穿，但拿来修修改改倒能给孩子做些不错的衣服。

诺拉接下了活儿，每天工作几个小时接连干了七天，赚得四个先令。即便如此那女人还嫌价钱太高，也不再找她做衣服了。

还有一次，伊斯顿太太在自己打杂的公寓给诺拉找了份活儿干。那里的一个佣人病了，需要几天的替补。每天的报酬是两先令，还包括午饭。欧文不想她去，担心她身体还吃不消，可最终还是让了步。她负责清理卧室，要提着沉重的水桶不停上下楼梯。到第二天晚上她就感到全身酸痛，几乎难以走路回家。之后的几天，碍于旧疾复发不得不卧病在床，一旦想要站起身就疼得苦不堪言。

欧文知道自己束手无策，又沮丧又气恼。拉什顿公司没有活干的时候，他就满镇子奔波找工作，但往往徒劳无果。他做了一些广告牌和橱窗商品标签的样品，拿着到各个商店拉生意，希图搏到些订单，可仍旧事与愿违。商店一般都有惯常合作的标签写手。他倒也接到了零星的工作，不过很少有报酬能回本的。每每走进店里讨活儿干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是个有罪之人。因为他很清楚，这么做实际上等于对店家说：”把工作从另外那个人手中夺走，交给我吧。”这种负罪感如此深重，使他满脸羞愧无光，再加上衣衫褴褛，于是便给那些店家留下不好的印象，他们总是待他如乞丐。大体上，他奔走了一天，结果往往是无功而返，还因饥饿和劳累而虚弱发昏。

有一天，凛冽的东风冰冷刺骨，他出门招揽生意而患上了重感冒。他的胸口难受得厉害，几乎讲不出话来，一开口就引来一阵剧烈的咳嗽。可就在此时，他之前给做过广告牌的布料商急急来找他再写一块，须得在第二天一早交差。他只好埋头到半夜。他干活时感到胸口怪难受的：说不上疼痛，可他说不清是什么感觉——只是一种异样。他没太在意，以为不过是感冒的缘故，可这种奇怪的感觉总也萦绕不散。

弗兰克跟往常一样按时上床睡觉，但似乎睡得不如平常好。欧文能听见他不停地扭动翻转，在梦中小声地哭泣。

他好几次放下活儿到孩子房间帮他把被子盖好，这孩子躁动不停，把被子踢乱了。过了一段时间，孩子安静下来。十一点左右欧文

又去看他，他已经沉沉睡去，侧身躺着头向后搁在枕头上，微张着嘴轻柔地呼吸着，气息浅得几乎察觉不到。他额上几绺漂亮的头发被汗水沾湿。他看上去是那样沉静、苍白，一动不动，仿若睡去便不再醒来。

一个小时过后，欧文写好了牌子，到洗碗处洗手准备睡觉。就在他用毛巾擦手的时候，一整个晚上挥之不去的奇怪感觉变得越发强烈，几秒钟之后，他惊骇地发现自己嘴里竟满是鲜血。

喷涌而出的鲜血令他几近窒息，他挣扎着喘着气，似乎良久之后血才止住。他颤抖着瘫倒在桌边的一张椅子上，用毛巾按着嘴，气也不敢出，冷汗从每个毛孔里渗出，在额头上聚集成大滴大滴的汗珠。

夜晚，死寂的空气中时不时传来远方教堂的钟声，他仍旧一动不动地坐着，不顾时间的流逝，心中充满了万分的恐惧。

这就是他终结的开端吧！过后，余下的二人就将留在这世上听天由命了。再过几天，孩子就会跟伯特·怀特一样，被一些口诵圣歌的魔鬼，如亨特、拉什顿之辈，玩弄于股掌之中，让他当牛做马。欧文仿佛现在就能想象孩子日后的境况：受苦受累，被驱使和欺凌，负重拉车，东奔西走，竭尽全力满足那些暴君的残忍要求。他们一心只想着从他身上榨取利益。如果他活得下来，那么他的身体会在不近人情的苦役下扭曲残疾、发育不良；他的头脑将因为无知和贫困而变得愚钝、低俗、残酷无情。这幅景象浮现在眼前，欧文痛下决心，定不让这一切发生！他绝不会把妻儿孤苦无助地留在那群”信奉基督”的恶狼之中。这帮野兽只待他离去便会扑上来把他们撕成碎片。如果他无法给妻儿幸福，他至少要让他们脱离苦海。如果他不能再陪伴他们，他们就得与他同去。这样总归来的更仁慈一些。

---

1. 斯莫尔曼，原文为”Smallman”，意为”小人物”。（译者注）

第三十五章
应对”问题”

镇上其他公司的处境几乎都与拉什顿公司一样困难，没有一家称得上有活可干。工人们也不再劳神跑遍各家店铺找工作，他们知道这无非是枉费心机。大多数人只是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或是聚在街上聊天。他们大多选在宏伟大道上临近喷泉的工资奴隶市场一带。聚集者甚众，便有一两个居民向当地报纸写信，投诉这些人”有伤风化”，并指出他们是有意为之，好把”上等阶级”的游客都给赶跑。此后，镇上增派了两三个警察在喷泉附近执勤，并照指示”驱赶”所有的失业人群。警察无法阻止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但可以制止他们在此处停留。

失业游行每天都在进行。他们向公众讨到的钱，会与参与的成员平分。有时每人可得一先令六便士，偶尔会多一些，偶尔则少一些。这些人任凭雨打雪飘，悄然走过萧条的街道，泥淖浸透他们破烂的鞋子。不仅如此，寒冷刺骨的东风穿透他们褴褛的衣衫，冻僵了一具具饿得干瘦的躯体——这是怎样的惨象。

大多数技术工人仍然对此类游行避而远之。尽管他们憔悴的脸庞确凿地印证了他们的苦难。虽然他们凄凉的家早已困顿不堪，没灯没火没食物，他们却依然”自命清高”，不愿在别人面前招扬自己的不幸。他们偷偷地卖掉或当掉自己的衣服和家具，在半饥半饱中苟且，亦或是靠赊账维生，但绝不肯乞讨。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会附和报上对失业工人的抱怨，竟无一点阶级同情心地谴责那些游行的人们。他们说，正是这样的举动吓跑了”上等阶级”，损害了镇子的利益，导致了贫困和失业。不过，有的人倒是肯接受其他方式的慈善救济：教

区探访人给的煤券和副食券。这些东西其实不能带来多大改善，反而还要被迫听取一大串套话、教诲和圣经语录，到手的物资却少得可怜。而且这些慈善物资大多都进了那些最不应得的人的口袋里。因为要得到这种”救济”，唯一的办法就是虚伪地冒充虔诚的信徒，越是虚伪，得到的煤和副食品就越多。这些”仁慈行善”的人走进穷苦人家，其实是要告诉他们：”甩掉所有的自尊，俯首屈膝，到教堂去吧，向我们摇尾乞怜，我们便会给你一张券，拿到店里换取一先令的副食品。如果你足够卑微恭顺，我们下周还可能再给你一张。”

他们绝不会把现钱交给”救济对象”。实行券购制的目的有三：防止”救济对象”滥用”善款”酗酒贪杯；宣扬捐助者的仁爱心肠；让杂货商——通常是教会成员——得以脱手过期或毁坏的存货。

教会里专司探访的太太来到工人家里，若发现家中整洁、家具齐整，孩子们也干干净净，她们就会判定此人家与”救济对象”要求不符，即便这些孩子也许短衣缺食。如果不是他们的母亲奴隶一样忙着为他们洗衣缝补，这些孩子恐怕就得衣不蔽体了。可他们并不是这些太太要救济的对象，她们只帮助那些极度潦倒、卑贱低下之人，而这些人也只有哭泣乞怜才能求得救助。

除了教区探访事务之外，当地富裕居民和政府也试图——或者说假装——以各种办法努力解决贫困”问题”。当地报纸上登满了形形色色怪人设想出来的奇招异法。有一个靠啤酒厂分红赚钱的人，把普遍的穷困归咎于，底层人民酗酒无节的习气。另有一人认为，这是上天对日渐盛行的仪式主义和他所谓”世俗宗教”的抗议，建议实行一天的忏悔和祈祷。许多富人觉得这个提议极佳，还真的照做了。他们祈祷的时候，失业群众和小孩子们正在忍饥挨饿。

如果这些人不是深受穷困之苦，他们准会对这些滑稽愚蠢的扶贫措施捧腹大笑。几所教堂举办了他们所谓的”义卖”或”旧货拍卖”。他们发出如下的通告：

旧货拍卖

帮助失业者

您若愿意捐出任何不需要的物品，我们将万分感激。请将附件的表格填好并寄给我们，我们将派人收取。

义卖那天，教区聚会厅就变成了旧货商店，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垃圾废物，中间站着谈笑风生的牧师和女探访员。谁要瞧得上眼，只消花极少的钱就能买下。当地的拾荒者在此收获颇丰。义卖的收入将用作”慈善救济”，不过也往往只是雷声大雨点小。

当地有一个宗教组织，名叫”马格斯镇骷髅兄弟会”，旨在维续盖•福克斯的纪念活动。该组织亦参与帮助失业民众，他们为此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化装嘉年华和火炬游行。游行中只有零星几个人穿着廉价的俗艳服装，扮作查理一世时期的骑士模样。有一撮人扮成拦路抢匪，但绝大多数都是穿着妇女服饰的男孩，他们有的还把麻袋套在身上，在袋上剪几个口子以便伸头伸手，再拿煤灰抹在脸上。此外还有好些人手持着煎锅，锅里燃着红蓝色的火焰。这支游行队伍，毋宁说乌合之众，领头的是一个乐队。乐队又以两个男人为首。他们臂挽着臂，其中一人十分高大，扮作撒旦的样子，穿着红色紧身衣，头戴尖角，叼着一只大雪茄；另一人则身穿同样花哨的服装扮作国教教会的主教。

这群人游遍全城，手舞足蹈，叫嚷呼喝。手举燃着红蓝火焰的火把。有的人嘴里还唱着荒唐下流的歌曲。募捐者拿着捐款箱东奔西跑，去跟与他们要救助的失业工人一般穷苦的人要钱。他们的所得随后将上交给慈善协会秘书格兰德先生。

除此之外，还有施粥所，是一家位于肮脏小街上的低级餐馆。老板是慈善协会秘书的亲戚。这里所有的食材都是从不同的商铺讨来的：肉铺给的剩骨肉渣，粮食店给的豌豆粉和豌豆粒，蔬菜商给的蔬菜，面包店给的老面包，如此等等。善良仁慈的老妇人，有钱却缺脑筋，捐给他许多现款。他一盆粥卖一便士，而那些自带口盅的人花一便士则可得一夸脱。

他印了许多本券簿，每份含十三张一便士的粥券。慈善协会买下这些券簿又转卖给慈善人士，或者分发给”应予以救助的对象”。老板与协会的这点关系，所以施粥所在公共眼中占有半官方的地位，让老板讨要食材和捐款时得了不少方便。

施粥所的情况与失业游行大抵一样，得益者还是些不通技术的杂工或一贫如洗之人。其中失业技工只占寥寥少数。尽管他们跟其他人一样捉襟见肘，却像躲瘟疫一般对这个地方避之不及。他们甚至不敢经过施粥所所在的街道，生怕别人见他们从那个方向过来，就以为他们去讨粥了。不过，有些人倒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在夜里偷偷地去，给家里弄回来一点嗟来之食。

另外还有一项绝妙的计策，颇具实干和经世才略，与那些疯狂的社会主义者的荒谬计划迥然不同，是由名盛一时的黑心教堂牧师博希尔(注)神父出。他从许多做礼拜的半痴老妇那里募集到一些捐款。他用一部分买下大量木材，开了一间他所谓的”劳工所”，雇了不少人在那儿砍柴火。他身为神职人员，声称买木材是为慈善出力，便能轻而易举地谈下极低的价格，只消付一半的价钱即可。

砍柴是计件付薪的活儿。一段铁轨枕木那么大的原木得锯作两截，然后每截再被砍成四块，这样一套流程下来，工人能挣九便士。一段原木可得两袋柴火，每袋卖一先令，比一般价格要低一些。运送柴火的人，每两袋可得一个半便士。

鉴于想干这活的人太多，于是规定了每个工人每天不许接手超过三根木头——这样可得两先令三便士——且每周最多只能工作两天。

博希尔牧师在各个商店橱窗里张贴广告，宣传自己的生意，同时告知公众，可将订单寄往牧师宅邸，订购的柴火将火速送达——拉什顿公司好意提供协助，愿意出借一辆手推车给劳动工场用于送货。

广告发出之后，受到《亚拿尼亚》《朦胧》和《麻醉周刊》的广泛赞誉，均乐意为此慈善事业做番免费宣传。许多人中断了与以往供应商的合作，转而向劳动工场订货。他们称心如意地买到更加便宜的木柴，同时还行了件善事。

这个解决失业的对策就好似寓言中那位裁缝的做法。他想加长布料，便从一头剪下一截补在另一头上。不过这个计策倒有一点让牧师颇为得意，那就是自给自足。他发现购买木材不必倾尽从半痴老妇手中榨来的钱，便用余钱给自己买了一只纽芬兰犬，一套古董象牙棋子，和十二瓶威士忌。

这位牧师先生还想出了另一个帮助穷人的法子。他写信到《麻醉周刊》，呼吁大家捐出不要的旧鞋给穷孩子穿。大家对这个点子赞不绝口，各家报纸的编辑都将其写入社论。几位社会名流还专门写信颂扬博希尔牧师的绝顶智慧和仁厚心肠。响应号召捐来的鞋子多半已经破得亟待修补，而其中大部分都破损得补无可补了。得到这些鞋子的穷人付不起修鞋的价钱，因此穿了几天之后就烂得七零八落了。

这个举措收效甚微。旧鞋的捐赠量并没有增加，捐赠人大多都把鞋子给了特定的某些人。大概只有一些惯于扔掉旧鞋或卖给旧货商的人，会响应号召把鞋子送给博希尔先生，这就是这个计划唯一的成果了。不过大家仍旧认为这是个绝妙的办法，它的发起人被誉为胸怀天下的大善人，而那些不怀好意的好事者兴高采烈地称其为”慈善事业”，没头没脑地追捧着博希尔。

1. 博希尔，原文为”Bosher”，意指”胡言乱语之人”。（译者注）

第三十六章
慈善协会

救济贫民的重要机构之一就是慈善协会。其所持捐款有多种来源：化装嘉年华的收入；各大教堂为帮助失业者举办特别礼拜的收入；当地公司和商铺员工每周募得的捐款；演奏会、义卖会和表演会的收入，以及爱心人士的捐赠以及协会会员的捐款。协会同时大量接受旧衣旧鞋，可供免费医疗、疗养和取药的票券。这些票券由以上相关机构的捐款人赠予，亦或由拉什顿公司等企业在工场和办公室设立的募捐处集得。

过去一年里，慈善协会从各种渠道募集到三百英镑的硬币。这笔款子被用作扶助穷苦人民。

协会最大的开销是秘书长索尼·格兰德(注)的工资，每年一百英镑，而就此人贡献来说，他应属当之无愧。

前任秘书去世后留下的空位置，竞争者甚众，故而新秘书的竞选便成了一件激动人心的大事。此事秘密进行，大家就更是兴奋了。慈善协会为此召开了特别会议，由斯威特市长主持。参会的有：拉什顿、迪德卢姆、格兰德议员，斯达韦夫人、博希尔牧师，以及一些帮助开办劳动工场的有钱的半痴老妇。出席者还包括其他几位”夫人”，其中便有前文提及的教区探访人。她们大多是有钱人家和退休商人的太太，穿得雍容华贵，无知而傲慢，专横守旧。她们在自己豪华的住宅里享尽美味佳肴之后，就跑到那些穷”姐妹”的破居陋室，与她们”谈经论道”，教导她们节制勤俭，有时会施予她们一些粥券或者一先令的副食或煤炭券。这些脑满肠肥的女士中，有一些——譬

如商人的太太——是慈善协会的成员，她们参与”慈善事业”就是为了结交上流人士。其中便有位上校格拉博尔·德·恩克罗斯兰[注]先生，他是代表马格斯镇的国会议员。此人也是慈善协会成员，偶尔来参加协会的会议。而其他一些太太则将教区探访当作一项消遣。她们成日无所事事，极度无知鄙俗，既不乐意也没有能力去做劳心动脑的事。所以她们就通过这份工作找乐子，无需什么代价，就能跻身贵妇和上流人士之间。还有一些人是中年未婚妇女，个人收入并不太高，当中有些温柔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她们参与这项工作全然是因为自己一心想要助人又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些人倒不常参加会议，她们捐了款，还帮着发放旧衣旧鞋到需要的人手上，有时从秘书那里要到一些粮食、煤炭或面包券送去给穷苦人家。但比起这些的礼物，她们姊妹般的同情与关怀，更让那些困顿劳苦的妇女感到欣慰。可心地如此的探访太太并不多。她们是开在毒草丛中的香花，是谦逊良善的典范，在一众骄横伪善的奸党恶群当中熠熠闪光。

主席宣布会议开始后，拉什顿提议向前秘书的亲属致以深切慰问，并对逝者表达了崇高的赞美。

“马格斯镇的穷苦人民失去了一位善良亲切的朋友，”他终生为穷人奔忙着想”，云云。（事实上，逝者一辈子几乎都在为自己着想，可拉什顿对此闭口不谈。）

迪德鲁姆先生附和了提议，也讲了番悼词。众人也一致通过了提议。接着主席说的下一事项就是推选新任秘书来继承这位已故的楷模。随即，便有大约九个人站起来提名各自青睐的人选。他们每人都有一位高尚杰出的朋友或是亲戚，愿为穷人的福祉奉献自我。

九位仁人善士站在那里，你看我，我看你，又看看主席，脸上挂着虚伪丑陋的微笑。这是个戏剧性的时刻。没有人开口，须得小心谨

慎，绝不能争强斗胜。慈善协会的秘书向来是公众眼中的慈善家，必须把这个假象维持下去。

大家尴尬地沉默了一两分钟。然后一个接一个蛮不情愿地坐下来，只剩阿莫斯·格兰德先生仍站着，表示希望提名自己的侄子索尼·格兰德先生。这位年轻人仁慈善良，渴望投身慈善事业，为穷人的福祉牺牲自己，诸如此语。

迪德鲁姆先生附议，也没有其他提名与他竞争。大家都明白，稍有争抢他们就会露出马脚。主席于是就让大家就格兰德先生进行表决，接着宣布一致通过。

慈善协会另一项庞大的开销是办公室的租金。办公室位于一条小街的一栋房子里，房东也是一位当受褒扬的人物。

此外支出纷杂，包括文具、邮票、印刷费等等。剩下的钱才用在原本的正道上，不过还得留下一大笔应对未来之需。具体的资金记录当然都会刊载在年会报告和资产负债表上。然而，此类文件从未交由记者公开，只由秘书在会上宣读，报社代表走笔记录。之后刊出的报道却是一气胡说乱写，没什么人看，看过的也是糊里糊涂。倒只有一件事是清楚的：该协会为大众谋了不少福利，且急需更多资金以推行慈善。报道通常行文如下：

救助穷人

马格斯镇慈善协会于市政厅举行年会

多项重大工作成果的光辉记录

慈善协会年会于昨日在市政厅召开。市长斯威特议员主持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格拉博尔·德·恩克罗斯兰爵士和夫人，斯

兰姆伦特夫人，博希尔牧师，奇斯曼先生，比尔德太太，格罗赛太太，达利太太，布彻太太，泰勒太太，贝克太太，斯达韦太太，斯洛吉太太，赛尔太太，诺布雷太太，黑德太太，拉什顿先生，迪德鲁姆先生，格兰德先生以及（下面用四分之一栏的空间罗列了其他慈善人士，均为协会捐赠人）。

秘书宣读年度报告，内有诸如以下的有趣事项：

在这一年间，共收到1972份救助申请，其中1302例已获得如下救济：

领取面包或副食品券者273人。领取煤炭券者57人。领取营养券者579人。（掌声）分发靴子29双，衣服105件。发给穷人拐杖1根。免费护理调治2人。接受免费医疗者26人。送往肺痨疗养院一人。长期贫困者29例，已交托济贫所。为19人找到工作。（喝彩。）发放流动商贩许可证4份。分发药品券24张。赎回被褥一床。发放房租贷款8笔。（高声欢呼）分发牙医就诊券2张。发放外地就职铁路交通费12笔。（热烈欢呼）发放贷款5笔。发布求职广告4次——等等。

相关详情又占据了四分之一的版面，其宣读时每每被掌声打断。报告最后总结道：”由于各种原因，仍有670例无法扶助。”接着解释说，申请者的真实情况调查耗费了秘书大量的精力，有几次调查甚至花费数日。办公室发出了多达649封信函和97张明信片。（掌声）为了严防善款滥用，协会极少发放现金。（没错，没错）

接下来是最精彩的一段，题为”资产负债表”，上面写着”包涵以下项目”。所谓”以下项目”是一份凌乱不堪的清单，列有开支项、捐赠款、捐赠物、遗产和募集所得，最后结算余额为178英镑4先令6便士。（他们总会留足余款以支付秘书的薪水以及办公室房租。）

在这份清晰明确的财务报表之后，就是本年报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了：”衷心感谢以下捐助者：格拉博尔·德·恩克罗斯兰爵士捐赠2基尼；格罗赛太太捐赠1基尼；斯达韦太太捐赠医疗券若干张；斯兰姆伦特夫人捐赠疗养院入住证一份；诺布雷太太捐赠1基尼；赛尔太太捐赠1基尼；黑德太太捐赠1基尼；斯洛吉太太捐赠衣物若干”——如此等等，又占去了四分之一栏，最后大会向秘书致谢，并深切呼吁慈善人士多捐多助，以帮助协会继续这一崇高的事业。

尽管有该协会及类似机构的努力，低收入贫困人群和失业工人的境况仍旧毫无起色。虽然穷人们很高兴收到副食品和煤炭券、”营养券”和旧衣旧鞋，但这些东西带来的危害却比好处大得多。它们使接收者脸面无存、屈辱落魄，而这些协会的存在更是阻碍贫困问题得到理性的解决。穷人们缺的是生活必需品，而生活必需品又由劳动生产得来。他们愿意工作，可当前愚蠢的社会制度却对此百般阻挠，那些”慈善人士”更是一心要维续这个制度。

想凭慈善谋取声名的人只要一钱不捐，就算是帮了穷苦工人的大忙。因为如此一来，社会各界就不得不直面当前荒唐离谱又毫不必要的状况了。这个时代，科学和机器能够生产出丰富的物资，供所有人活得富足舒适。可眼下却有成百上千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死于贫穷与困顿。如果没有这个所谓的”慈善事业”，举国上下忍饥挨饿的失业工人将一同起来要求工作，生产必不可少的东西，而不是穿主子的破衣旧服、吃主子剩下的面包渣，就心满意足了。

---

1. 索尼，原文为”Sawney”，意指傻瓜、笨蛋。（译者注）

2. 格拉博尔·德·恩克罗斯兰，原文为”Graball D'Encloseland”，谐音”Grab all the enclosed land”，意指”夺占所有土地”。（译者注）

第三十七章
绝妙的警句

整个冬天那些聪明、务实、仁慈的胖子们继续在设法或假装设法解决失业和贫困”问题”，他们是由镇上选出或是经过民众的同意来管理镇上事务的。他们持续召集会议，举办义卖和拍卖，举行招待宴和特别礼拜。他们不停地发放旧衣旧鞋和营养券。他们为穷人们难过，特别是为那些”亲爱的小孩子们”而难过。他们想方设法帮助孩子们。事实上，除了不愿意为孩子们征收一项半便士的地方税之外，他们什么事都愿意做。要增加税收是不行的，这会使父母们更穷，也会让他们负担不起自己的责任。他们显然认为父母的不尽责比毁了”亲爱的小孩子们”的健康甚至生命更糟糕。他们好像认为孩子是父母的财产。却不知道孩子根本不是父母的财产，而是社会的财产。当孩子长大成人时，如果智力或身体发育不全的话，会变成社会的负担。如果他们成了罪犯，就会危害社会。但如果是在良好的环境中成长，身体健康并受过教育，那就会变成有用的公民，这样不仅对他们的父母，而且对整个社会都会贡献价值。因此孩子是社会的财产，不让他们遭受饥饿的侵害是社会的责任和利益所在。由当地各工会代表组成的工会委员会的秘书写了一封信给《朦胧》，提出了这个观点。他指出在马格斯镇按比率征收半便士的地方税就能产生八百英镑的收入，这笔钱足以养活所有忍饥挨饿的学生。在下一期的《朦胧》上就出现了好几封社会上流人物的来信，当然包括斯威特、拉什顿、迪德拉姆、格林德，他们的信中对工会委员会的建议大加嘲讽，鄙夷他们是”小酒馆政客”、”泡在啤酒里的鼓吹者”，如此等等。这些信否认了工会委员会代表工人的权利。格林德说他在工人中做过调研，对情况很熟悉，他声称：本地工会几乎没有一个有超过十二名以上的会

员；格林德所言非虚，委员会秘书无法辩驳。大多数工人听到那位秘书的信的内容后也感到十分气愤，说税率已经很高了。他们还讥笑那位秘书竟有胆写信给报社：

“这该死的家伙是谁啊？”、”一定不是个绅士！”、”也就和我们一样是个工人——一个普通木匠吧！他懂个啥？屁！”、”他就是想出个风头嘛。想出这种烂主意的人也敢给报社写信！”

一天，欧文无所事事，在一家二手家具店门口翻看那些堆在桌子上要卖的书。有一本书特别引起了他的注意：他饶有兴味地读了几页，可惜身上没有六便士可以买下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是《肺病的起因和治疗》，作者是一位毕生致力于研究肺病的著名医生。书中有一部分介绍如何喂养体弱儿童的方法，还推荐了好几种给成人肺病患者的食谱。其中有一种食谱让他觉得极为可笑，因为对大多数肺病患者来说，这位好心的医生开的处方就跟让他们上月球旅行差不多：

“早晨一醒来，先喝一杯牛奶——尽可能是热的，同时吃一小片黄油面包。”

“早餐：一杯牛奶加咖啡、巧克力或是麦片；鸡蛋和培根；黄油面包或是干土司。”

“十一点：一杯牛奶，打个鸡蛋进去，或是牛肉茶[注]，配黄油面包。”

“一点：一杯温牛奶配饼干或三明治。”

“两点：鱼和烤羊肉或羊排，越肥越好；鸡鸭、野味之类，可以配蔬菜，再加个牛奶布丁。”

“五点：热牛奶加咖啡或巧克力，黄油面包，配西洋菜之类。”

“八点：一杯牛奶加麦片或巧克力，或是两个煮蛋和黄油面包。”

“睡前：一杯温牛奶。”

“夜间：床边应该放一杯牛奶、一块饼干或是一块黄油面包，以备病人醒时食用。”

欧文翻看这本书的时候，克拉斯、哈洛、菲尔波特和伊斯顿正在街对面聊天，克拉斯一眼就看到了欧文。他们正在谈论秘书所写增加半便士税收的那封信。因为欧文是工会委员会的成员，克拉斯建议同伴过马路去问问欧文的想法。

“你的房子付多少税？”欧文听完克拉斯十五分钟的声讨以后问到。

“十四英镑。”克拉斯答道。

“那就是说，如果增加半便士的税，你每年会多付出七便士。要知道，你每年多付七便士，镇里就没有挨饿的孩子了，这不是很值得吗？”

”我凭什么要帮那些不想干活的懒人、那些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酒的酒鬼去养孩子？”克拉斯叫道。”欧文，你对这些家伙有什么可说的？”

”如果他的孩子在挨饿，我们应该先给孩子吃东西，然后再去教训这家伙。”

“税已经很高了。”哈洛嘟囔着，他自己有四个孩子。

”这话没错，但你肯定知道，现在工人阶级交的税大部分都用在了别人的福利上。维护平整的道路是为了那些坐汽车、坐马车的人；

公园和镇乐队是为了让那些有闲人享受；警察只保护有东西可丢的人的财产，诸如此类。但如果我们交了这个税，那我们多少还能从中得些好处。”

“我们推车子运油漆和梯子的时候，也享受了平整的道路的好处。”伊斯顿说。

“当然了。”克拉斯说，”而且工人阶级也享受到了其它福利，因为这些都让我们有活儿可干。”

”不过，我个人觉得，”菲尔波特说，”我倒不在乎多交半便士的税，虽然我自己一个孩子也没有。”

大多数工人反对这个建议，情绪几乎和那些”上等”阶层一样强烈，这”上等”阶层就是那些品德高尚的慈善家们，他们总是谈论着对”亲爱的小孩子们”的同情。这些可恶的伪君子们声称征收这笔税是不必要的，因为他们愿意出足够的钱，通过捐助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可孩子们依然忍饥挨饿。

“可恶的伪君子”听上去有点刻薄，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大多数上小学的孩子都吃不饱。大家都承认，增加半便士税收就能得到足够的钱供孩子们每天好好吃一顿。但对”亲爱的小孩子们”无比同情的慈善贩子们都反对征收这项税，”因为这会增加那些贫困纳税人的负担”，他们还说愿意捐出比总税款更多的钱，但是，他们常常挂在嘴上的”亲爱的小孩子们”还是饿着肚子去上学。

从他们的言行举止来看，这些好心的人看上去愿意为”亲爱的小孩子们”做一切能做的事，除了让他们吃饱。

如果这些人真的想做他们假装要做的事，他们就不会在意到底应该把钱交给税官还是交给慈善团体的秘书，而是更想用最有效和最经

济的方法达到他们的目的。

尽管他们不让孩子吃饱，自己却常常穿得珠光宝气地上教堂，肥硕的身子裹在华丽的衣服里，得意地微笑着听那些胖胖的牧师们诵读一些他们听不懂的书：

“耶稣唤了一个小孩到他面前，让孩子站在他们中间，说道：谁若是以我的名义收容了这个孩子，那就是收容了我。但是谁若是伤害了这些孩子中的任何一个，那么就在他的颈上悬挂磨盘并把他投入深海。

“切莫轻视任何一个小孩，我要告诉你们，在天堂里他们的守护天使都在看着天父。”

还有：”他于是对他们说：离开我，你们这些被诅咒的人，到为魔鬼和魔鬼的使者准备的永不熄灭的火焰中去吧。我饿，你们不给我吃的；我渴，你们不给我喝的；我无家可归，你们不收容我；我衣不蔽体，你们不给我穿的。

“而他们回答道：主啊，我们何曾见你忍受饥渴，无家可归或衣不蔽体，或疾病缠身而不为你效劳呢？”耶稣说：”实话对你们说，你们待孩子们不好，那就是待我不好。”

这就是那些无信仰的牧师在无信仰的教堂里向衣冠楚楚的无信仰听众们所说的。听众们虽然在听，可并不理解。因为他们内心可耻，双耳拙钝。与此同时，在他们四周的小巷道里，贫民窟里，在有点身份的技工们居住的稍微像样的街道里——这里更可怕，因为一切更隐蔽，孩子们因为缺少食物而变得越来苍白瘦弱。因为没有炉火，他们早早就上床了。

镇上的国会议员格拉鲍·德·英克罗斯兰德爵士也是坚决反对增加半便士税的。可是考虑到不久可能要进行另一次大选，他想让孩子们的父亲投他的票，为此他愿意用别的方式为孩子们做点事。他有个十岁的女儿，就在这个月过生日，于是这位好心的男爵想安排茶会来招待全镇在学的孩子们一起庆祝。茶会在所有的教室里举办，每个孩子都收到了一张金边的请柬，上面有小女主人的照片，还印着金字：”你的可爱的小朋友赫丽娅·德·英克罗斯兰德敬上”。那天晚上，小姑娘在格拉鲍爵士和德·英克罗斯兰德爵士夫人的陪伴下，乘车到访每一所举办茶会的学校。每到一处都是由男爵先讲几句开场白，然后赫丽娅发表一次动人的演讲。演讲词是专为茶会事先准备好的。他们所到之处都倍受称颂。这种热情不仅表现在男孩和女孩身上。演讲在教室里进行的时候，一小群成年的孩子们聚在门外，他们称羡着那辆车。当男爵一家走出来时，这群人用羡慕、崇拜的目光看着他们，对他们的行为和衣着赞不绝口，如痴如醉。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镇上每一个人都为这次茶会而痴迷着，或者确切来说，得除去那一小撮可悲的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这是贿赂，是一种竞选的花样，没什么好处，他们仍然在坚持呼吁要求增加半便士的税。

另一个煞有其事的骗局是”贫困委员会”。这个组织——或者说是尸体，因为它毫无生气——主要工作是给”值得帮助的人们”提供雇佣机会。有人或许以为，任何愿意通过工作来谋生的人，无论他的过去怎样，都是”值得帮助的人”，但是显然，那些制订委员会工作规程的人不这么想。每一个前来申请工作的人马上就有一堆事要做：填一张双份对折的表格。要是委员会把这种纸给申请人做帽子的话，那是无可厚非的，可是这一张称作”登记表”的纸并不是这个用途。三大页纸上满是侮辱的、刨根问底的、不相干的问题。它只关心别人的隐私和往事，要求那些来申请工作以谋生的人作出详细的回答，他

们的回答必须使德·英克罗斯兰德、博希尔、斯威特、拉什顿、迪德卢姆、格林德和其他委员会成员满意，才有可能得到雇佣机会。

尽管申请表上的问题极让人厌恶，可从这个可贵的委员会成立五个月以来，已经有1237人来填过表了，这些意志消沉、低声下气的”雄狮(注)子民们”像绵羊一样顺从地回答了各项问题。委员会基金中有五百英镑是从国库中拨来的，另外约两百五十英镑来自慈善捐款。这些钱用来支付某些工作的工资——其中有些工作，即使委员会不存在也是要做的。如果这1237名申请人平均分担这些工作的话，每个人只能挣十二先令。这就是那些”实际的”人，那些”商人”所说的”处理失业问题”的办法。想象一下，用十二先令维持一家人五个月的生活！

假如你愿意，不妨假设一下政府的补助金比现在多三倍，慈善捐款也比现在多三倍，然后想象你得靠两英镑零八先令来维持一家人五个月的生活！

委员会中也的确有些成员乐意让每一个愿意工作的人都得以谋生，可他们却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或是该怎样去做。他们对所要”对付”的罪恶的现实并非一无所知——因为他们面对着随处可见的现实，而且这些委员们终究是人类，不是魔鬼，如果他们真能减少失业人数而且又不损害自身利益，何乐而不为呢，但事实是他们不知道做什么！

这些就是所谓”务实的”人，他们是智慧的垄断者，是管理世界事务的英明之士：人类的生活就是按照这些人的想法来安排的。

这就是现状：

大家都承认，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可能生产出如此丰富的生活必需品。

目前世界上各种事务的管理——安排人们的生活状况——都是由那些务实的、头脑冷静、通情达理的商人们所掌控。

他们的管理，致使多数人为了生活而苦苦挣扎。他们中的许许多多都陷入无尽的贫困，更有多不胜数者长期忍饥挨饿，不少人因为困顿而丧命，还有成百上千的人宁肯自我了断也不愿继续活受罪。

当那些务实的、头脑冷静、通情达理的商人们被问到”为什么不想办法来改善这种状况”时，他们回答说他们束手无策！或是说，无能为力！

然而大家都承认，现在有可能生产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丰富的生活必需品！

上帝为了子民的生存和幸福，慷慨地提供了一切所需。谁要是否认这点，那便无异于亵渎神明、颠倒是非。四周到处都是制造生活必需品所要的原材料：只要通过劳动我们就可以用这些原材料生产出我们需要的一切。现在一大批人闲散着，他们缺乏那些可以通过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他们想工作，大声呼喊着要求工作，而那些实际的、头脑冷静、通情达理的商人们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当然困难的真正原因是，那些为众人的需要和利益而创造出来的原材料被少数人偷走了，他们不想使这些东西发挥原有的作用。这一小部分人不让大多数人工作，不让他们去生产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大方地允许人们为雇主创造利润，却不许他们生产自己需要的生活必需品。

而最为诡异的是，那些感到生活是一种艰难挣扎的人，那些生活在可怕的贫困中的人，那些常常忍饥挨饿的人，不但不想弄清楚造成他们不幸的原因并找到解决的办法，反而终日为把事情管得一团糟的那些务实、头脑冷静、通情达理的商人们喝彩，而且还付给他们高

薪。举个例子，格拉鲍·德·英克罗斯兰德爵士是一位”国务大臣”，年薪五千英镑。他刚开始任职时，薪水是两千英镑，但当他感到每周没有一百英镑就过不下去时，就决定把薪水加到五千；而那些感到生活是一种艰难挣扎的人却心甘情愿地付给他这份薪水。当他们看到爵士用这些钱买的漂亮汽车，他夫人的华服和珠宝，当他们听到爵士发表的伟大演讲，说物资缺乏是由生产过剩和外国竞争所导致时，他们热烈鼓掌，对爵士的崇拜如痴如狂。他们唯一觉得遗憾的是：那汽车不是用马拉的，否则他们可以替代马来拉车。

在这些可怜的家伙们幼稚的头脑里，没有比听那些人的演讲或是阅读他们的讲稿摘要更快乐的事了；为了让穷人们能苦中作乐，一些伟大的政治家不时会发表伟大的演讲，用各种美妙的句子来欺骗那些为他们投票的傻瓜。就在格拉鲍爵士的年薪加到五千英镑的那周，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他的一篇精彩演讲。演讲的大字号标题是：

格拉鲍·德·英克罗斯兰德爵士的伟大演讲

绝妙的警句

只要有人还未曾得到所需，则任何人的所有都不应该超出其所需。

这种虚伪的话是一个年薪五千英镑的人说的，但似乎没有人觉察到这点。相反，资本主义报纸的雇佣写手们写了大量令人作呕的专栏文章来吹捧这可怕的花言巧语，而投票选举爵士的工人们也为这”绝妙的警句”欣喜若狂，似乎这话是美味佳肴。他们把它从报纸上剪下来，带在身上，相互展示，并一遍遍地传阅。他们为之惊叹、为之高兴，咧嘴大笑，相互间结结巴巴说着些莫名其妙的话以表达无比的兴奋。

假装要解决贫困问题的不止是贫困委员会。前面提到过的其它机构——劳动工场、拍卖处、慈善协会等等，都要来帮助解决贫困问

题。更别提斯韦威商场管理部提出的那个最为仁慈的计划了。他们在当地报纸上登出一封公开信，说他们将雇五十个人背一周广告牌，每人一天一先令，外加一块面包。

他们雇到了所需要的人。一些没有技术的工人，几个老迈的工匠。他们在苦难生活的煎熬中已经丧失了最后的骄傲或羞耻；多数是些酒鬼和流浪汉，还有不少衣衫褴褛的穷老汉——他们中有当过兵的，还有些弄不清来路的。

这队背广告牌的人由那个半醉鬼和烂醉的倒霉蛋带领，每个牌子上都贴着打印出来的招贴”亚当·斯威特商场女装大促销。”

除了斯威特这个精巧的、廉价而有效的广告方案外，当地报纸的专栏和各种会议也都提出了一堆计划，都是为提供就业或减轻人们的苦难而准备的。任何一个愚蠢的、滑稽的、毫无用处的建议都一定会被重视；统治马格斯镇的血汗工厂主和房产商们，无论是谁，为自己的利益提出的任何一个诡计都一定会被其他居民赞同。这些居民主要是那些没头脑的人。他们不仅任由自己被几个狡诈的无赖掠夺，而且还为这些行为致敬和鼓掌。

---

1. 牛肉茶，也译作牛肉汁，是英国人将牛肉长时间浸泡制成的一种饮品。（译注）
2. 英国国徽就是狮子。（译注）

第三十八章 强盗的洞穴

一天晚上，一群“名流”在“洞穴”的客厅里开会，为即将举办的一次救助失业者的义卖进行各细节的安排。这是一次非正式的聚会。一些显要的人物还没到，已经先来的有拉什顿、迪德卢姆、格林德先生，有镇检查官奥伊雷·斯威特先生，以“专家”身份参与测试和汇报电力照明公司工作的电力工程师怀尔曼先生，还有另外两三位先生也是该集团的成员。先到的几位利用这个机会讨论着一些大家都感兴趣的事情，这些事情第二天要在镇议会上处理。他们谈的第一件事是宏伟广场上的那个还没租出去的售货亭。这个亭子属于镇政府，而”“舒适角甜点公司”的总经理格林德想把它租下来。如果镇政府能把亭子修缮一下，并以合理的价格出租。他打算租来开一家高级甜品店。另一件将要在镇会议上讨论的事是，斯韦特先生向镇政府提出的慷慨建议：把”洞穴”的下水道与镇上的下水总管连接起来。

镇议会还要讨论电力专家怀尔曼的报告，之后会有人提议让镇政府收购马格斯电力照明安装有限公司。

除此之外，这帮强盗和他们的东道主还对其它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迪德卢姆先生对的镇议会议程提出了一项重要的改革建议。

在他们讨论的时候，显要人物陆续抵达，包括几位夫人和伪善教堂的博希尔牧师。

“洞穴”的客厅的精装现在已经完工。一面镀金框的大镜子从雕花大理石壁炉架一直伸向飞檐。壁炉架的正中放着一台华丽的座钟，钟的底座是雪花石膏的，两只精美的德雷斯顿镀金彩瓷花瓶摆在两边。窗户上挂着贵重的窗帘，地上铺了豪华的地毯和围毯。华美的布艺沙发和安乐椅增加了房间的舒适感，壁炉里燃着的煤和橡木块，噼啪作响，熊熊的炉火使得房间暖融融的。

谈话渐趋一般性问题，有时又显出很深的哲学意味，博希尔先生很少参与交谈。他忙着嚼饼干、喝茶，只有别人直接和他说话时他才含糊不清地答个一两句。

格林德先生是第一次到这儿来，他对天花板和墙壁的装饰大加赞赏，强调说他一直很喜欢这种日式风格。

博希尔先生嘴里塞满饼干，咕哝着说这真是太漂亮、太迷人、太美了，一定花了不少钱。

“但你不能把这个叫日式风格吧？”迪德卢姆边看边说，他用一种内行的神气环视四周。“我倒是更倾向于这是中国式或埃及式。”

“摩尔式”斯威特先生笑着说。“我是在巴黎世博会上得到的灵感。这里的装饰要像摩洛哥苏丹的宫殿‘阿拉巴拉’一样。那台座钟就是同样风格的。”

他说的那台座钟放在屋角的一张桌子上。钟座的形状像是印度清真寺，中间的穹顶加周围的小尖塔，镂着细格纹。这台钟座是玛丽·林登卖给迪德卢姆的；之后它又被上了一道黑漆，再打磨修饰一番后，把原来嵌在里面的钟拿掉，换了一只更合适的。斯威特先生在迪德卢姆商店的橱窗里看到了这只座钟，觉得它的样式和自己客厅的天花板、墙壁很相似，就把它买了下来。

“我也去过巴黎世博会，”在大家称赞那只钟座的精巧手艺时，格林德说。“我记得我从一部大望远镜里看到过月亮。我这辈子从没那么惊奇过：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它是圆的！”

“圆的？”迪德卢姆困惑地看着他。“圆的么？当然是圆的，难道你以为月亮是方的？”

“不，当然不，但我一直以为月亮是平的，像只盘子，哪知它圆得像只足球。”

“那是，月亮就像地球一样，”迪德卢姆解释到，还用手在空中划了个圈，“月亮和地球一同在天空中运行，可地球总是离太阳最近，因此每过两周，地球的阴影就要遮住月亮一次，让它黯淡无光，我们凭肉眼就看不到月亮了。等月亮稍稍移开地球的阴影一点，就产生了新月；当月亮完全转出地球阴影时，我们就看到了满月；然后它又转回地球的阴影里，就这样一直周而复始。”大约有一分钟的时间，客厅里鸦雀无声，严肃的静默中只有博希尔先生嚼饼干的咔嚓声，还有他肚子里发出的咕噜声。

“科学真是一种了不起的东西，”斯威特沉默许久后说。他严肃地摇了下头，“了不起！”

“是啊，可你知道，很多事情仅仅是一种理论而已，”拉什顿说，“就拿地球是圆的这事儿来说，我就不理解！他们说澳大利亚在地球的另一面，在我们脚底下。在我看来，这简直太荒唐，因为如果这是真的，那怎么保证人们不掉下去呢？”

“对啊，这当然太奇怪了，”斯威特附和着，“我也老是这么想。如果的确如此，我们就应该可以——比如说，在这个房间的天花板上走路；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看这个理论毫无道理。”

“我常常看到苍蝇在天花板上走路，”迪德卢姆回应着，他觉得有责任来保卫地圆学说。

“是的，不过这可不是一回事，”拉什顿回应说，“大自然赋予苍蝇一种胶状物。当苍蝇要头朝下走路时，这种胶状物就会从它们的脚底渗出来。”

“有件事看来可以完全推翻地圆说，”格林德说，“那就是——水总是有水平面。这是不争的事实；要是地球像他们所说那样是圆的，那么所有的水除了顶端的一点点之外，全部都会流失殆尽。我看，这就可以解决全部的争论了。”

“还有件事我不理解，”拉什顿接着说，“根据科学，地球以每分钟二十英里的速度自转。那么，要是有只云雀飞上天，在天上呆十五分钟后会怎么样？假如地球真的是按那个速度不停地旋转，当那只鸟儿下来的时候，离上去的地方岂不是有几百英里了！但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鸟儿总是落在原来起飞的地方。”

“确实，这同样适用于气球和飞行器，”格林德说，”要是地球真的以这么快的速度自转，一个人从加来出发飞往多佛，在本以为到达英国的时间里却发现自己在北美，或者是更远的地方。”

“要是地球真的是以他们算出来的速度绕太阳转的话，那么等气球飞上天以后，地球已经飞走了！它们再也回不来了。”拉什顿补充道。

这些似乎都是明显不过的事实，大家都说有道理，迪德卢姆也实在想不出什么话来辩解。有人征求博希尔先生的见解，他解释说科学即使本身不错，它也是不可靠的。科学家们昨天说的话，今天可能就被推翻。今天说的呢，明天又被推翻了。在接受科学家任何论断之前，我们得慎重地考虑。

“说到科学，”格林德开口道，这时那位献身上帝的人又默默地开始吃饼干、喝茶了。“说到科学，倒让我想起那天和威克林医生的谈话。你们知道吗，他居然以为我们都是从猴子变来的。”

所有人都哈哈大笑，居然有如此荒谬的事：竟然把有智慧的物种和动物相提并论！

“先别笑，听听我是如何把他驳得哑口无言的，”格林德继续说，“我们争论了好长时间，谈到什么进化论之类的东西，还有好多我弄不明白的胡言乱语——说实话，我相信他自己也半懂不懂的——我对他说，‘好吧，要是我们真的都是猴子变的，’我说，‘我家族的先祖准是在你的家族灭绝以后才出现的吧。’”

在格林德的故事引发的哄堂大笑中，大家突然发现博希尔先生面色铁青。他挥起双臂，抽筋似的扭动着，眼珠翻滚着，似乎要从眼眶里蹦出来。他那鼓胀的大肚子颤动不已，一会儿缩一会儿胀，几乎要爆炸。

原来这个不幸的耶稣门徒，一时高兴过头，一口吞了两块饼干。所有人都冲过来帮他，格林德和迪德卢姆各抓住他的一条胳膊和肩膀，同时用力按下他的头，拉什顿捶打他的后背，女士们惊慌失措地叫喊着。他们给他喝了一大杯茶来把饼干冲下去，最后他总算是把饼干咽了下去，然后他坐在安乐椅里，眼睛通红，满溢的泪水从他苍白而无生气的脸上流了下来。

委员会其他成员的到来结束了这场有趣的讨论。他们马上转入正题——安排即将举办的义卖。

第三十九章
工作着的强盗们

第二天，镇议会宣读了怀尔曼先生提出的关于电力公司的报告。这位专家的报告极受肯定，并得到镇政府工程师奥伊雷·斯韦特先生的背书，因此会议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同意收购电力公司，并委派一个秘密委员会来安排准备工作。接着，斯威特议员提议，大家表决给怀尔曼先生适当的谢礼以示对他工作的感谢。对于这个提议，大多数议员嘀咕几句后都表示赞成，但当迪德卢姆先生起身准备将建议付诸实施时，格林德议员打断了他，他不明白干嘛要给这人送东西，”为什么不给他一笔钱呢？”

有几个议员附和着：”对的，对的，”，但另外几个议员却哈哈大笑。

“我觉得这没什么可笑的，”格林德气得叫起来。”就我来说，全国所有的谢礼中我一分钱也不会给你们。但我同意给他一笔钱。”

“我附议，”集团里的另一个成员说——他就是那些叫”对的，对的。”人中的一位。

斯威特议员说，看来有点误会，他解释道，所谓的谢礼就是一笔钱。

“哦，那好吧，既然如此我收回我的意见，”格林德说。”我以为你们要给他一封感谢信之类的东西呢。”

迪德卢姆于是建议表决送怀尔曼先生一封感谢信外加五十个金币，这点被一致通过。威克林医生说这笔钱似乎有点多了，但他最终没有投反对票。

下一件事情是提议镇政府接手斯威特先生家和镇下水总管的连接的那段下水道。斯威特先生——一位热心公益的人，建议把这段穿过一条私人道路的下水道移交给镇政府，永远归他们和他们的继任者所有，条件就是他们须支付他施工费五十五英镑，并同意负责日后的维修。经过简短的讨论，大家决定接受以上条件并接手下水道。迪德卢姆议员提议感谢斯威特议员在此事上的慷慨。拉什顿议员旋即附议。若不是威克林医生不光彩的行为，这个议案将付诸实施了。那家伙竟然不知趣地提出异议，说这笔金额几乎相当于这段下水道施工实际费用的两倍，还说什么这段下水道对镇政府毫无用处，他们接手以后却要承担维修责任。

但是，没人理会威克林，集团成员们继续讨论思考着下一个事项，那就是格林德先生代表舒适角甜点公司提出的——他要求租赁伟大广场上的售货亭。格林德先生提交了一份请求镇政府对售货亭进行修缮的计划书，他表示如果委员会同意这项计划，他将以每年二十英镑的租金承租五年。

议员迪德卢姆提议接受舒适角甜点有限公司开出的条件，并立即着手相关工作。这个售货亭已经将近有两年没有收到租金，不仅如此，如果接受以上提议，还能安排一些失业人员工作。（掌声）

拉什顿议员附议。

威克林医生指出，据镇政府工程师预计，这项修缮工程大概需要花一百七十五英镑，可是每年租金才二十英镑，就是说五年租期满后，议会还得倒贴七十五英镑，这还不算在租期间的维修费用。（骚

动）他提出一个修正案，建议修缮工程完工后进行招标，把这地方租给出价最高的。（举座哗然）

议员拉什顿说他厌恶那个叫威克林的人所采取的态度。（鼓掌）或许能否称他为人都很不准确。（对的！对的！）关于这些修缮事项得靠格林德议员的头脑才行：是他先想出修缮售货亭的，因此只有他——或者不妨说他所代表的公司——具有正当的租用权。（高声欢呼）

威克林医生说，一个人被选入镇议会，是因为他愿意为他的同胞们的利益着想，这是不言而喻的。（嘲笑声）

镇长问是否有人附议威克林的修正案，无人响应，原提案被表决通过。

拉什顿议员提议在宏伟广场售货亭附近搭建一座有两百个左右位子的大棚子，用来避雨或遮挡夏日骄阳。这样既让游客舒适方便，又使本镇样貌更具吸引力。

迪德卢姆议员说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他建议授权测绘员拟订计划。

威克林医生反对这个提议。（笑声）在他看来，这个东西对镇子没什么好处，只对格林德先生有利。（骚动）如果这个棚子搭起来，售货亭改成的甜品店的价值就会增加百分之百。若是格林德先生想为他的顾客搭棚子，那费用该由他自己负担。（喧闹）他（威克林）先生不得不遗憾地认为，这是个设好的局。（”撤回”、”道歉”、”把他撵出去”的叫声和可怕的喧闹）

威克林没有道歉也没有撤回，但他也不再发声。迪德卢姆的提议被通过。这个”集团”的人接着讨论下一个议题，那是迪德卢姆议员

的提议：把奥伊雷·斯威特先生的薪水从每周十五英镑提高到每周十七英镑。

迪德卢姆议员说，对于有能力的人应该赏识。（鼓掌）与其他官员相比，镇政府工程师的待遇有失公允。（对的，对的。）地方长官的办事员周薪是十七英镑。镇公务员周薪也是十七英镑。他希望别人不要以为那些先生们薪水过高——完全不是这样。（对的，对的。）不是他们薪水高而是工程师薪水低。像他那样的人，每周区区十五英镑怎么生活啊？怎么能这样，那可全都是劳动的汗水啊！（对的，对的。）他很乐意建议把镇政府工程师的薪水增加到每周十七英镑，带薪年休假从两周延长到一个月，并请大家体谅。（高声欢呼）

拉什顿议员说他不打算发表长篇演说，这没必要。他只想对迪德卢姆议员的完美提议表示正式附议。（鼓掌）

威克林议员起身讲话时引起一片嘲笑。他说他必须反对这个提议。他希望大家了解，他不是和镇政府工程师有什么过不去的。他认为他有责任这样说，在他（威克林医生）看来，即使给那位现在薪水的一半也已经是高的了。（骚动）他看上去对自己的工作一无所知，差不多所有工程到完工时的实际费用都比那位工程师预计的要多出近一倍。（胡说）他觉得这个人根本不胜任，（骚动）而且认为，如果登广告招聘，那可以找到许多更有能力的人，且周薪只需五英镑。他提议让奥伊雷·斯韦特先生辞职，并以周薪五英镑的条件登广告另招贤才。（举座哗然）

格林德议员提出议事规程的问题。他请求主席压制这个修正案。（鼓掌）

迪德卢姆议员强调说，他认为格林德议员的意思是”取消”这个修正案，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支持这个提议。

格林德议员说现在是禁止威克林说话的时候了。他（格林德）不在乎他们称之为压制还是取消，只要及时制止他就行。（鼓掌）这人对议会来说是个耻辱，他总是打扰和阻挠事务的进行。

镇长——也就是参议员斯威特说，他认为在这种下流的修正案上花时间与镇议会的尊严不相符。（鼓掌）他很骄傲地说，任何人都没有附议该修正案，因此他要把迪德卢姆先生的提案提付表决——这个建议，他毫不犹豫地说，反映了迪德卢姆先生本人以及所有支持他的人的无上光荣。（大声欢呼）

所有赞成这个提案的人都按既定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意见，因为只有威克林一个人反对，所以决议被通过，会议进入下一个议程。

拉什顿议员谈到，几位有影响的纳税人和雇主曾就镇政府雇佣工人工资太高的问题向他抱怨。这些工人中，有的人每小时工资是七个半便士。而在镇上私人老板支付给技术工人的工资最高也不过是每小时七便士。他不明白为什么镇政府会付这么多。（对的，对的）这对私营企业的雇员在心理上有着不良影响，让他们对自己的工资不满意。镇议会雇佣的非技术工人也存在同样的情况。私人老板每小时付四个半便士或五便士就能雇到这类工人，而镇政府对同级别工人却要付五便士甚至六便士。（羞耻）这对纳税人是不公平的。（对的，对的）考虑镇政府雇的工人基本上总是有活干，要是有差别的话，那他们应该比在私营企业的工人少挣，而不是多挣。（欢呼）他提议，把镇政府所雇工人的工资一律降到与私营企业相同的水平。

格林德议员附议。他说这相当于一种正面的丑闻。凭什么夏天这些人中有的每周能拿到三十五先令！（可耻）而且往往那些只不过是干点笨重粗活的非技术工人却能每周挣二十五先令。他们就是扛扛水泥袋、挖开路面找下水道，干点诸如此类的简单工作！（轰动）他经常看到这帮人中，有些在星期天时在镇上招摇过市，穿得像是百万富翁，还叼着雪茄！他们看上去和那些在私营企业的工人像是不同阶层

的。看他们孩子穿着，还以为他们的父亲是内阁大臣呢！难怪纳税人要抱怨税率太高。还有一件不公平的事。所有镇政府的工人每年除了四天公共假日外，还额外有两天假，而且工资照发！（”耻辱”“丑闻”“不光彩”之声此起彼伏。）没有一个私营承包商会给他们的工人在公共假日付工资，为什么镇政府却要这么做？为此，他十分愿意附议拉什顿议员的决议。

威克林议员反对这个提议。他认为，即使所有的工人每周都挣到三十五先令，要养家糊口依然捉襟见肘，（荒唐）何况还挣不到。议员们不应仅仅看旺季，而要考虑以全年计算的平均周薪是多少。这样算下来，他们会发现那怕是技术工人，周薪也不到二十五先令，而且许多情况下还拿不到这么多。如果拉什顿议员不提这个议题，那么他（威克林医生）原来打算提议把镇政府所有工人的工资增加到工会规定的标准。（哄堂大笑）事实证明，劳动人口的寿命非常短——他们的平均寿命比富裕阶层要短大约二十年——他们的体质恶劣程度在增加，他们的孩子的死亡率很高，这些都是因为他们有工作时，工作又苦又累，报酬却极低，常常超时工作，吃得又极差，贫穷又迫使他们住在破烂肮脏的房子里。失业时，精神上又倍受焦虑、忧愁和压力的折磨。（“荒唐”“乱扯”的叫喊声夹杂着哄笑声）迪德卢姆文员说”“荒唐”，这个词用来描述那种啃噬社会基础，破坏我们国家男女同胞的健康、幸福和生命的疾病是再好不过的了。（笑声又起，还有人嚷着“去买条红领带注）。他请求议员们否决这个提议。他很高兴地说，他相信镇政府雇佣的工人过得比私营承包商雇佣的工人好一些。果真如此，那是好事。他们是应该比私营企业那些穷困的、半饱的、可怜又苦命的工人过得好点。

迪德卢姆议员说，很显然威克林医生是靠欺骗才在议会弄到一个席位的。如果他告诉纳税人，他是个社会主义者的话，他们绝不会选他。（对的，对的）实际上，全国每一位教会教事都会同意他（迪德卢姆）的话。造成工人阶级贫困的原因不是“工资所得的报酬极

低”，而是因为喝酒。（大声鼓掌）他非常确信，各教派教事的证词比威克林医生之流更可靠。（对的，对的）

威克林医生说，假如让迪德卢姆提及的一些教事或是议会成员也像那些工人一样，在肮脏拥挤的环境里，浑浑噩噩地工作和生活的话，那他们也会借酒消愁，从中寻找一点快乐的！（举座哗然，夹着“秩序”“撤回”“道歉”的叫喊声）

格林德议员说，即使工人阶级的平均寿命真是比富裕阶层短了二十年，他也不明白这和威克林医生有什么关系。（对的，对的）要是工人阶级自己想早死二十年，他看不出这和别人有什么关系。难道因为他们死了，就出现工人荒了？大把的工人还在呢。（笑声）如果工人阶级愿意死，那就他们去死吧！这里是自由国度。（鼓掌）工人阶级并没有让威克林医生为他们代言，没有吧？如果他们不满意，他们应该自己为自己说话！工人们不需要威克林医生之流为他们代言。下次选举的时候他们就会让他明白这一点。如果他（格林德）是个俗人的话，他不介意和人打赌，明年十一月，威克林医生选区的工人们会把他“一脚踢出去”。（掌声）

威克林议员知道，这事可能是真的，也就没再继续抗议。拉什顿的提议被通过了。接着，秘书宣布下一议程——讨论迪德卢姆先生上次会议提出的那个议案，于是镇长请那位先生发言。

迪德卢姆议员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开始讲话。他说很不幸，镇议会的某个议员，似乎认为自己有权对几乎所有要进行的事项予以反对。

（集团大多数成员对威克林怒目而视）

他希望这一次他所提到的那个人能体面地克制一下自己。因为他（迪德卢姆）即将有幸提出的决议，相信凡是头脑正常的人——无论他的政治和宗教观点如何——都不可能反对它；而且他相信，为了镇

议会的信誉，这将作为一项无人反对、一致通过的决议而载入史册。此决议如下：

“自即日起，本镇座谈会召开任何会议时均先做祷告，并唱赞美诗来结束会议。”（掌声雷动）

拉什顿文员对这个决议表示附议，格林德先生也支持。他说，如今正有大批异教徒在宣传什么我们都是猴子变来的，镇议会通过这项决议，可以为工人阶级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威克林议员没说什么，这项新规定就此通过，由于没有别的事情需要讨论，他们当场就实施了新规定。斯威特先生用一卷纸——“洞穴”的下水道图纸——指挥众议员们唱诗，大家各唱各调。

威克林在唱诗声中退出会场。集团解散前，约定部分成员第二天晚上在“洞穴”和首长会面，安排与出售电力照明公司有关的掠取本镇财政的计划之细节。

---

1. 红领带在西方多有”权力”的象征，用在此处，是指议员们嘲讽威克林医生哗众取宠，渴望权力。

第四十章
制度万岁

镇政府负责的宏大广场上的售货亭修缮工程，让几个木工和泥水工有三周的活儿可干，接下来还要雇几个油漆工。这件事足以让这些工人们无条件赞同镇政府把这地方租给格林德，同时打心眼儿里谴责威克林议员的反对建议，至于他为什么要反对，他们也不想知道或探究。他们所了解或关注的是他曾经试图阻止这项工程的实施，还对本镇的工人们用了侮辱性的词。他凭什么说他们是穷困的、半饱的、可怜又苦命的人？说到贫困，他自己也不见得比他们好多少。有些穿着礼服、戴着礼帽、走路大摇大摆的人说白了还不是和大家一样穷。

至于镇政府的工人，他们的工资的确要降一降，他们凭什么比别人挣得多呢？

“钱是我们出的，”他们说。”我们是纳税人，凭什么让我们给他们多付工资而自己不拿？凭什么他们有带薪假而我们没有？”

接连几周，失业的恐慌一直持续着，因为修缮售货亭的活儿和其它一些工作并不能改变总体情况。一群一群的工人站在街角或是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再想去各家公司找工作，因为他们经常得到的回答无非是，有活儿就一定会找他们的。

这段时间里，欧文尽力想让其他人接受他的想法。他把收集到的有关社会主义的书和小册子弄成一个小图书馆，把书籍借给那些他想影响的人看。有些人把书收下了，带着一种施舍的神气答应看一看。还书的时候，他们就含含糊糊地表示赞成，但却不愿意谈书中的细

节。因为十有八九他们压根儿就没看过。也有些人勉强翻看了一下，但多数情况下由于他们的脑子长期不用而迟钝愚蠢，即使小册子里的文字浅显到连小孩子都能看懂，但和他们讨论时却重点模糊，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自由党和保守党主要人物宣讲的故事弄糊涂了。有些人拒绝拿欧文给他们的书和小册子，还有些人给面子收下来，事后却跟人吹牛说他们把这些玩意当厕纸用了。

欧文经常跟一些人进行长时间的辩论，他说国家的责任是为一切愿意工作的人提供进行生产性工作的机会。只有很少的人听他讲话，被他说服，他们对他讲的那些似懂非懂。

“是的，兄弟。你说的没错，”他们说。”是得做些事情了。”

另一些人嘲笑国家雇佣的说法：办法好是好，但钱从哪儿来？这样一来那些原先有点同意欧文的人又回到以前漠不关心的状态。

有些人不肯安静地听讲，连喊带叫地说现在生意这么清淡，欧文得为此负全部责任。因为那些关于社会主义和国家雇用之类的论调把资本吓得跑到国外去了。有钱人因为怕赚的钱被抢，不敢投资工业或是其它任何企业。当欧文列举各种统计数字，证明在商业和商品数量方面，去年是创记录的一年，这些人听完以后更加愤怒，威胁说要给那些颠倒事非的残忍的社会主义者们一点颜色看看。

有一天，现行制度的拥护者之一克拉斯把欧文大大地奚落了一番。他们一小群人站在喷水池旁边的工资奴隶市场1里谈话。在争论时，欧文说到生活在现有的社会状况下实在没意义，克拉斯接口说要是他真这么想，那谁也没有强迫他活下去。如果他不满意，如果他不想活——那就去死好了。为什么他不去跳河或是抹脖子呢？

这次争论的话题一开始是关于镇政府工程师的工资最近增加到每周十七英镑的事。欧文说这是抢钱，但多数人却赞成加薪。他们问欧

文难道他想让那个了不起的人白干活吗！工程师和他们可不一样。他们说，如果这算是抢钱，那欧文自己也想得到这样的机会。他们中的多数人都似乎觉得，既然人人都愿意每周挣十七英镑，那付给镇政府工程师同样的工资就是合理的。

每当欧文想到现有的社会混乱所造成的不公平和不人道时，他就深信这个社会是不可能一直存在下去的。由于本身的腐坏，它必然会崩溃。由于它不公正、不合常理，因而不能持久。但每次他和工友们争论，或是争吵之后，他几乎都会陷入悲观和失望中，因为他们使他认识到现行制度的堡垒是如此强大和坚硬。要打破这个社会制度，先得清除它的防御工程，那种无法想象的愚昧筑成的巨大屏障和壁垒。

有时他想到这个不可思议的制度，它展现出来那滑稽、荒唐的一面让他忍不住大笑，弄不清它到底是真的存在着，还是他自己神经错乱后的幻觉。

为了生存，人类需要一个窝，为此他们不辞辛苦地造了一大堆房子。可是千万幢这类房子却空空无人，同时上百万建造这些房子的人却无家可归，或一起挤在茅草屋里。

这种人类处理事情的方式真是无比奇特，如果有人放火烧掉一堆房子，那他算是给建造房子的人做了一个大好事，因为如此一来就”有好多活儿”了！

另一个很滑稽的事是成千上万的人穿着破衣烂鞋，而千百万双他们做出来的鞋子和衣服都锁在仓库里，仓库的钥匙则由制度掌管着。

成千上万的人缺少生活必需品。这些生活必需品都是由工作产生的。缺少它们的人请求工作，来创造这些他们急需的东西，但制度却不允许他们这样做。

如果有人问这个制度，为什么不让这些人去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制度回答说：

“因为他们已经生产得太多了，市场过剩。仓库堆满，无处可放，没什么可以让他们做的了。”

各种必需品堆积如山。一大批以自己劳动生产出大量商品的人却生活在贫困中，但是这个制度不允许他们分享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于是，过些时日，这些人实在活不下去而大声疾呼，说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就要饿死了，此时制度才不情愿地打开仓库的大门，把堆放的东西拿出一小部分来分给快要饿死的工人们，同时提醒他们说这叫慈善，因为仓库里的东西虽然是工人制造的，但现在却是那些什么都不干的人的财产。

于是这些饥饿的、光脚的、破衣烂衫的、愚昧的苦命人们就跪倒在地，对这制度顶礼膜拜，把他们的孩子当成活祭品供奉到祭坛上，说着：

“这才是唯一可行的美好制度，是人类智慧所能设计出的最好的制度。愿这制度永生！诅咒那些想破坏它的人！”

欧文为这些包围着他的困苦而难过，但这一切又如此荒谬，他又忍不住哈哈大笑并对自己说：世人皆疯我独醒。

面对这种漫无边际的愚昧无知，要想马上改变现状是荒唐的。几个甘于自我牺牲的激情分子们做了一些事情，但他们努力的结果在多数情况下无异对牛弹琴，而牛们却在找机会扑倒并撕碎他们的保护人。

唯有一线希望：那些垄断者们看到人们如此愚蠢和麻木，可能会趁机把更重的负担压在他们身上，到最后这些不堪重负、无计可施的

苦命人会反扑，和压迫他们的人斗争，把这些家伙和他们的制度都淹没进血海之中。

除了售货亭工程之外，到三月底其它方面的情况已渐渐好转。几家公司开始雇人了。几处空着的房子也租了出去，需要给新房客翻新一下，房子内部的装修和春季大扫除也需要工人。当然要使人人都有工作还办不到，而且多数被雇佣的工人每周一般也只能工作几小时，不过总比完全闲着要好。而且还流传着等天气好转，几个户外的大工程就要动工了的消息。

顺便说一句，这种坏天气对现制度的捍卫者来说是好事，他们正苦于找不到一个可信的论据来解释产生贫穷的原因。贫穷的主要根源当然是天气，天气使得一切倒退。毫无疑问，只要天气一好就有好多活儿可干，贫穷就会消失了。

拉什顿公司总是承揽着大部分活儿，而克拉斯、索金斯、斯莱姆和欧文都是常被留用的，尽管他们八点半上班而四点就下班了。他们在镇上各地区不同的房子里擦洗天花板并刷漆，撕掉旧墙纸，重新粉刷后再贴上新墙纸，有时候还要修理和油漆百叶窗。偶尔也有几个帮手来干几天，等活儿干完以后，他们立马就会被辞掉。

现行制度的捍卫者很可能会认为，工人们理解工作干完就被辞退是工商业中的一种激励机制，为此，工人们自然会竭尽全力早点把工作做完。但我们必须记住，多数现行制度的捍卫者都是这类，他们能相信任何一件不真实和极愚蠢的事。

不管怎么说，事实上工人们就是尽快把活儿干完，因为虽然他们知道这么做对自己没好处，但他们更清楚如果不这么做，对他们更加不利。只有拼命干，一有新工作时他们才可能有机会被留下。结果是，多数工作都匆匆忙忙、马马虎虎地赶工了事，如果认真做的话，这些工作本需要花多一倍的时间。客户付了刷三道漆的钱，他们只潦

草地弄一两道完事。有些活儿煞星不知道怎样偷工减料，工人们就帮着出主意，来拍他的马屁，这样可以在有下一个工作时比别人优先雇用。这就是现行制度提供的激励，鼓励大家去欺骗。这些家伙们骗客户的钱，骗自己，骗自己工作伙伴的工作，骗他们孩子的面包，但是这一切都有一个合理的原因——给他们的老板赚更多的利润。

哈洛和斯莱姆干的那个活儿——拉什顿公司承包的给一个房间刷三道漆。他们刷了两道后就把漆收拾起来了。第二天，斯莱姆去那房间里贴墙纸，房子的女主人说漆还没上完，还得再刷一道。斯莱姆向她保证说已经上过三道了，但是由于女主人的坚持，斯莱姆只好回店里找煞星。哈洛已经闲着了，暂时还没有别的活儿可干，恰巧他正站在店外面的街上，所以他们叫了他，三个人一起回到干活儿的地方，他们发誓说房间已经刷了三道漆。女主人抗议说根本不是这样。她说她亲自看着他们干活的。此外，这事不可能，他们在那儿一共干了三天：第一天，他们根本没有刷漆，只弄了天花板，撕了墙纸，直到第二天才开始刷漆的，怎么可能已经刷了三道了呢？煞星对这个谜团解释道：他们刷的第一道漆是一种特殊快干漆——由于干得很快，所以他们可一天内连刷两道漆。比如，一个人漆窗，另一个漆门。门窗漆好以后两个人就一起漆踢脚线，踢脚线漆好后门窗漆已经干透了，他们就可以上第二道，如此下去，第二天就可以刷最后一道！

当然，这个特殊的快干漆很贵，但是公司不在乎。他们知道多数客户都希望他们尽早把活儿干完，而公司一直想法设法满足客户。这个解释让那女主人满意了——一个穷苦的寡妇，靠不稳定的房租过日子。她因为见过几次煞星在街上传道，把他当成了圣人，所以很容易就上当了。

欧文和伊斯顿在另一所公寓干另外的活计——给两个房间刷三道漆和一道釉面漆，一共是四道，公司的合同是这么签的。那两个房间原来的漆很暗，因此在上釉面漆的时候，是有必要刷三道漆的。煞星

想让他们刷两道就行了，但欧文说如果这么干会很难看，是混不过去的。考虑了几分钟后，煞星让他们就刷三道漆好了。然后他下楼去找房子的女主人。他对她解释道，由于原来的漆太暗，为了工作更完美，在上釉面漆前得先刷四道漆。当然，原先的合同上是三道漆，但本公司不求好，只求一流的工作理念使他们愿意额外免费加一道漆，不过他相信她不会让他们白干的。女主人说她不会让他们白干，她只想让他们把活干好。如果需要多刷一道漆，那他们就这么做好了，她会付钱的。要多少钱？煞星告诉了她钱数。不但女主人满意，煞星也乐不可支。然后他再上楼警告欧文和伊斯顿，如果有人问什么，他们得一口咬定已经刷了四道漆。

责怪煞星或拉什顿不愿意老老实实做生意是不理性的，因为没有激励把工作做好的因素。他们签了合同以后，如果想把工作尽量做到最好，那就没有什么利润。激励他们的因素不是做好工作，而是赚到钱。

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工人。他们也不应该为没有干好工作而被指责，他们也没有动力。把工作做好需要时间和辛苦付出。多数人愿意花时间并付出辛苦，因为所有能干好工作的人都从工作中感受到快乐和幸福，为做出成绩而自豪。但这里没有动力，如果工人们想好好干，那一定会被开除，任何人只要被发现在工作上多花了时间，多下了功夫，那立刻会被赶走。这些因素促使他们匆匆忙忙、潦草马虎地敷衍着。

另外一个活儿是在一个宿舍——有两个房间需要油漆和贴墙纸。工钱由房东支付，但租户有挑选墙纸的权利。她可以挑任何图案的墙纸，只要价格不超过每卷一先令，拉什顿在估价的时候就定好了墙纸的价格。煞星给她送去了几个实际价格为六便士却标着一先令的样品，让她挑选，但她却一样也没看中，说她想到店里去自己选。为此亨特急匆匆地抢先于她赶回店里，他着急地从自行车上下来时，摔倒

在泥泞的路上，他把自行车往店门前一靠，车子的把手差点把玻璃橱窗给打破。

他连衣服上的泥都来不及弄掉，就让那个满脸痘痘的店员巴德把店里所有六便士墙纸都拿出来，然后他们一起把动手把六便士的价签换成一先令的。接着又把原来标着一先令的墙纸标价换成一先令六便士。

等那个倒霉的女人来到店里，煞星已经在等她了，他的长脸上堆满笑容。他把所有六便士的墙纸都拿给她看，但她却一种也不喜欢，过了一会儿，煞星建议说假如她喜欢品质更好一点的墙纸，那也只需要自己稍稍多付一点。于是他把价签已经改成一先令六便士，其实原本是一先令的墙纸拿给她看，结果那女人按煞星的意见挑了其中一种，每卷由她自己多付六便士。总共十五卷墙纸——一个房间用七卷，另一个房间用八卷，这样除了卖墙纸的常规利润——大约百分之二百七十五外，公司在这笔买卖上还多赚了七先令六便士。如果斯莱姆的工资不是计件的话，那公司还能再多赚，因为两个房间用的是同一种图案，以他的技术只需要十四卷纸就够，而且他也的确只用了十四卷，但他把剩下那卷给割破，部分报废了，这样就可以多计一卷纸的工钱。

欧文当时也在那里工作，因为要等斯莱姆贴好墙纸后才能给房间刷漆。刷最后一道漆的活儿在等墙纸完工。他注意到斯莱姆在毁掉墙纸，而且猜出了原因，他问他既然信仰上帝，为什么又这么做，难道问心无愧吗？

斯莱姆回答道，他是一名基督徒，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从不做错事。即便是犯了罪，他也还是基督徒，看在上帝为世人流的血的份上，原谅他吧。至于这墙纸的事，那是他和上帝间的事，欧文无权来评判。

除了这些工作外，他们还帮着办丧事。克拉斯和斯莱姆能同时将两样事做得很好，白天刷涂料和油漆，有时候晚上漆百叶窗或者给棺材抛光，再把棺材送上门，把尸体放进去，一句话也不说，再充当抬棺人。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工程的数目增加起来，同时因为昼长夜短，工人们可以多干几小时。大多数公司都有活儿可干，但也不足以让全镇的人都同时有工作。情况大致为：每个公司都有一部分工人作为基本人手。只要有工作时，他们都比陌生人和外来人优先雇佣。事情忙不过来时会临时雇外来人。工作一少下来，这些临时帮手们就会被辞退。如果工作继续减少，那会根据工人的工龄先后辞退，老一点的工人比生人晚走——当然，所谓的老不是指他们上了年纪或是干活慢，而是在公司的时间比较长。

这种情况通常在春夏两季可以一直维持下去。年景好的时候，除了雨天，各行各业的工人：木工、砖瓦工、泥水工、油漆工等等差不多都经常有活儿干。

春夏两季也各有好坏之分，比起年景差的时候，年景好就可能会有些加班，失业期也比较短，而且也不经常。但即使是在好年景，一个公司连续一两月或是三个月雇佣临时工也是少有的事。临时工们通常是在一个公司干一个月，再到另一家干一两周，然后或许在别的地方干上一个多月，在此期间，常常会有两三天或是几周都得闲着。这种情况在春、夏、秋三季都会发生。

第四十一章

复活节礼物。聚餐。

四月初，拉什顿公司恢复了每天九小时的工作，从早上七点到傍晚五点半，过了复活节他们开始从早上六点到傍晚五点半，足足工作十一个半小时，或者说是十小时，因为其中有半小时早餐时间和一小时午餐时间得扣除。

就在复活节前，有几个人问亨特他们是否可以在基督受难日和复活节次日照常工作，他们说自己在冬天已经有足够的假期了；他们也没存下过节的钱，而且不想在有活干的时候损失两天工资。亨特告诉他们没有足够的活儿，他不能答应他们的请求：情况又不太好了，拉什顿先生已经决定从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二上午停工。所以基督受难日那天他们不能工作，说实话在那天或是复活节中的任何一天去参加宗教活动的人不会超过五十分之一。相反，到了这个节日工人们却在咒骂和亵渎上帝，因为他们本来就穷得不名一文，这节日又让迫使他们闲着挣不到钱，毫无乐趣可言。

节日里，有些工人在自己家里找活儿干，有人把全部时间——包括基督受难日和复活节当天都用来在他们租到的一小块地上种花，锄地和栽树。

复活节前一周一个傍晚，欧文回到家时，弗兰克把从学校带回来的一个信封交给他。里面有一封打印的传单：

马格斯镇伪善教堂

19XX年复活节

亲爱的先生（女士）们，

根据习俗，我们诚挚邀请您赠送一件复活节礼物给尊敬的哈巴库克·博舍尔牧师，以示敬爱和关切。

您忠诚的教会执事
A·奇斯曼
W·泰勒

博舍尔先生从各处与教堂相关的地方得到的年收入超过六百英镑，或者说每周大概十二英镑，但这些还是不够花，他的仰慕者们就采用这种办法来弥补。弗兰克说所有的男孩都收到这样一封信，向他们的父亲要点钱来送复活节礼物。多数男孩们期望能得到二便士。

既然孩子一心想和别的孩子一样，欧文就给了他二便士，事后他们得知今年的复活节礼物一共是一百二十七英镑，这包括孩子们、教区助理牧师和执事赠送的礼物，特别礼拜的集资，还有那些什么地方提及过的糊里糊涂的老太太们的捐款。

到四月底，差不多所有的熟练工人都回去工作，几个临时工也被雇佣了，那个叫半醉的人也是其中一份子。除这些人外，煞星还雇了一批他称为”不合格”的人，这些人不是真正的技术工人，但为了过关学了些这一行的简单手艺。他们的工钱是五便士或五个半便士，他们比长期服务的工人还容易被雇佣，因为后者往往开价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决不用长期工。除了这些不合格工人外，一些叫做见习生的年轻小伙子，因为工资低也会被雇佣。

克拉斯现在担任颜料员，他之所以被委任大概是因为他对颜料相关内容完全一无所知。由于这个岗位都是些零星杂活，因为所有的油

漆和颜料都是事先在店里配好，然后再送到各个不同的工地去的。

索金斯或是其他不合格工人一般都干搬运颜料或是脚手架等重活儿，轻一点的颜料或诸如梯子、漆工搭板之类通常都交给那男孩干，自从参与协助其他慈善家们给拉什顿先生赚钱以来，他细瘦的腿已变弯了。

克拉斯这个颜料员的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说很简单，因为大多数颜料和油漆都是由制造商提供已经调配好的成品。对于大多数这些新花样的混合品，工人们都表示怀疑而且不喜欢。一天午饭后聊天时，菲尔波特说出了大家的共同看法，他说这些东西刚刷上去的时候看着还不错，但保持的时间不长，因为这些都是用化学原料配出来的。

其中有一种新式漆叫”石化液”，它用在给破损的石材或石膏表面上第一道。也可以把它兑在某种专门的颜料里对其进行稀释，但当煞星发现用水也可稀释这种颜料，就再也不用”石化液”来做这事了。这种”石化液”就成了工人们开玩笑的谈资。他们把有些工地上用桶泡的茶叫”石化液”，也把有些酒吧卖的那种四便士一升的啤酒叫”石化液”。

另一种新发明让工人们更是气愤：这是一种白色的釉漆，他们抗拒这东西有两个原因——一来如菲尔波特所说，它干得太快，因此你不得不像闪电般工作，从一开始给门刷漆就得一口气全部刷完。

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它干得快，用的时候就必须把门窗关着，那味道难闻得要死，让人头晕，有时候还让人想吐。有必要说，这东西能迫使工人们加紧干活，那煞星当然喜欢它。

至于气味难闻，他才不在乎呢；他自己又不用吸进这臭味。

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时候，克拉斯和其他几个人，包括菲尔波特、哈洛、邦迪、斯莱姆、伊斯顿和半醉在内，决定召开一个工人会议，来商讨在稍后的夏天举行年度的聚餐是否可行。这个会议是一天傍晚六点在工场的木工房里进行的，这个时间方便那些想参加会议的人下了班就来。

工人们坐在长条凳上，或木工凳上，或靠在刨花堆上。工房中间的一对支架上放着克拉斯刚抛光好的一口橡木大棺材。

当所有想参会的人到齐后，做那口棺材的木工工头——佩恩被克拉斯提议来做主席，菲尔波特附议，然后是一阵严肃的沉默，最后主席打破这沉默，他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解释了这次会议的目的。可能是由于他不想让别人有误解，因此就反复解释，同一句话说了一遍又一遍，听众都烦得不行，他们用死一般的寂静等他结束讲话。可佩恩还是说个没完，好像没有要讲完的意思，他像个神志不清的人一样继续重复着已经说过的话，似乎是要对每个听众都单独各作一次解释。最后大家都受不了了，开始喊起来：”对的，对的”同时用木块和锤子敲着地板和长条凳；于是主席把会议目的最后重复了一遍，即大家考虑一下举行一次郊游或是聚餐是否可行，然后他一屁股瘫坐在木工凳上，擦去额头的汗。

克拉斯提醒大家说去年的聚餐办得非常成功，如果今年不办，他个人觉得很遗憾。去年他们弄了四辆游览马车去图柏顿村办的。

其实图柏顿没什么好看的，但有一件事保证不会落空，那就是在那里大吃一顿所花的钱在其它地方是办不到的。（鼓掌）为了把这事办好，他建议大家定下去图柏顿，并指派一个委员会和那里的伊丽莎白女王饭店老板安排晚餐事宜。

菲尔波特附议了这个建议，佩恩刚要宣布举手表决时，哈洛站起来要求发言。在他看来，他们有点操之过急。做这事的合理方法是先

了解一下参加会议的人是否希望来个聚餐，如果大家愿意，再决定去哪儿，是一整天还是就半天。

半醉说去哪儿他都他妈的不在乎：他愿意服从大多数。（鼓掌）对他来说是一天还是半天也没什么差别，他怎么都行。

伊斯顿建议租一辆专用的带车厢的马车，这样他们可以去杜莎夫人蜡像馆看看。他一直想去但从没去过那地方。菲尔波特反对去那里，说如果去了，杜莎夫人蜡像馆的人可能不想让他们出来。

邦迪赞同克拉斯去图柏顿的建议。他无所谓去哪里，去年在伊丽莎白女王饭店的酒席那么好，花同样的钱在其它地方是办不到的。（欢呼）

主席说他记得去年的聚餐特别好。他们是在一个周六的下午用了半天时间办的，他们十二点而不是一点下班，这样只损失了一小时的工钱——之后回家洗洗，换了衣服，一点钟到达板球场，马车已经等在那里。两小时的路程到达图柏顿，沿路还在蓝狮、武士头、掌中鸟、露珠旅馆和乾坤倒转这几个地方歇脚喝了几杯。（鼓掌）他们三点半到达伊丽莎白女王饭店，晚餐都准备好了。这是他平生吃过的最考究的一顿。（对的，对的）那顿有汤、蔬菜、烤牛肉、烤羊肉、羊羔肉配薄荷酱，还有李子布丁、约克郡布丁，应有尽有。伊丽莎白的老板存着不少啤酒，想喝的人管够，不喝酒的，有茶、咖啡或是姜汁啤酒。

佩恩这一开头就收不住了，他进一步详细描述去年聚餐的相关细节，这时哈洛又从刨花堆上站起来说他提请主席要求发言。（对的，对的）在还没有决定是否要聚餐前说他妈的这些玩意儿有什么用！现在的问题是到底要不要聚餐？

接着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每个人都觉得不舒服，都呆看着地面或盯着自己的前面看。

最后伊斯顿打破沉默，他建议说如果有个人正式提议举办聚餐，或许是个办法。这个建议在大家一片嗡嗡的”好的，好的”声音中被接收，接下来是另一次沉默，然后主席问伊斯顿是否由他来提出这个建议。犹豫了一下，伊斯顿同意了，正式提议道：”希望会议赞成举办一次聚餐。”

半醉说，为了把事情进行下去，他附议这个决议。但此时针对举办地点持不同意见的几派之间爆发了争执，有些人又开始谈论前几次聚餐的相关趣事。几乎每个人都在同时讲话，过了好些时候，主席还不能提交决议。他发觉在喧闹声中他的声音根本无法让人听到，于是就用个木锤敲打长条凳，然后大声要求大家安静，但这却让吵闹声更厉害了。有些人好奇地看着他，弄不明白他要干什么，多数人只对自己的争论感兴趣，压根儿就没注意他。

主席正努力想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决议上来，邦迪和另外几个新工人又争了起来，那几个新工人说他们知道一个比伊丽莎白女王饭店更好的地方，一个叫”新发现”的酒吧，在默克菲尔德，比图柏顿远个几英里。然后又有一个人加入到这场争论中，他声称在斯拉什顿和德莱迪联合教区有个叫”三个笨蛋”的饭店，那是马格斯镇方圆百里最好的聚餐场所。他去年和普希曼公司的伙计们去过那里，他们吃了烤牛肉、鹅、果酱挞、肉饼、沙丁鱼、奶冻、小牛蹄冻，每人还有一杯酒，不另外算钱。讨论进行时，他们注意到大多数人举起手表示没有异议，他们也就举了手，于是主席宣布一致通过。

邦迪说他要求主席把刚才通过的决议宣读一下，因为他没有听到。

主席回答说还没有书面决议。这个提议主要是为了了解与会者是否要去郊游。

邦迪说他只是问个文明的问题，他就是想知道决议的结果是什么？他们是否一致同意举办聚餐？

主席回答说一致通过。（鼓掌）

哈洛说下一个要定的事情是日期。克拉斯建议八月的最后一个周六。这样大家有充分的时间凑钱。

索金斯问是去一天还是半天。他自己赞成去一天。这只不过多损失一个上午的活儿。如果只是半天，那就不值得去。

半醉说如果他们决定换地方的话他刚才倒是想起一个好地方。三年前他给多贝尔与波切特公司工作时，他们去过巴什福德的”先进后出”酒吧。那里地方虽小，但有块场地可以打板球或踢足球，晚餐更是一流的。酒吧还有个九柱球道，不用付场地费。那里还有条小河，有个同伴儿喝醉了以后一头栽进了河里，当他们把他给弄上来以后，村里的警察却把他给扣了，第二天他被带到治安法官那里以企图自杀罪被处两英镑罚金，或一个月苦役。

伊斯顿指出还有一个问题要讨论：要是决定举办聚餐，他估计每个人大概得出六先令。如果他们在八月底办，那现在就开始交钱，就是说每周交六便士，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凑齐这笔钱，但如果公司突然没活儿了，有些人被辞退掉，那该怎么办？

克拉斯说，要是这样的话，他们可以把钱要回去，或是如果他们到其他公司干活的话，可以把钱留在这里，然后续交；事实是就算不在拉什顿公司干，聚餐照样可以参加。

哈洛说他提议和去年一样去伊丽莎白女王饭店，时间是半天。

菲尔波特说，为了事情能进行下去，他对此附议。

邦迪提出修正案——建议去一天，早上九点从板球场出发，索金斯说，为了事情能进行下去，他对此修正案附议。

一个新工人说他希望提出另一个修正案。他建议剔除伊丽莎白女王饭店，换成三个笨蛋饭店。

停了一会儿，主席问有没有人附议。半醉说，虽然他不在乎去哪儿，但为了让事情进行下去，他附议这个修正案，尽管他更想去巴什福特的”先进后出”酒吧。

那新工人说他可以撤回刚才去三个笨蛋酒店的提议，改成去半醉想去的地方，但半醉说无所谓，还是保持原来的建议。

因为时间已经很晚了，有些人已经回家，这时从四面八方都传来”进行表决”的喊声；主席于是把哈洛的建议提请表决，那新工人又打断他并指出作为主席他有责任先让修正案进行表决。这又引起了一个长时间讨论，在讨论时，一个高高瘦瘦，粗声大嗓的人就程序和公共会议的主持方式发表了一大篇不着边际的讲话。他不紧不慢地用许多宏大的词汇，事无巨细地谈着：议案是议案，修正案是修正案，什么叫修正案的修正案，下议院的议程和上议院的显然不一样——如此等等。

这人一连说了差不多十分钟，要不是哈洛粗暴地打断他的话，恐怕他能继续讲十个钟头，哈洛说在他看来要是他们象这样谈下去，那就得在这里过夜了。他要去喝茶了，还想在早晨上班前睡几个钟头。他对这些谈话感到厌烦。（对的，对的）为了让会议顺利进行，如果有人愿意撤回他们的修正案的话，他也可以撤回提案。如果大家都同意这么做，他将提出另一个提案——如果这个提案通过的话，是会让大家满意的。（鼓掌）

那个大嗓门的人说没有必要征求提修正案的人的同意：如果原提案撤回的话，所有修正案就无效了。

“去年”克拉斯说，”我们在伊丽莎白女王饭店吃过晚餐以后，老板指着桌子说，”剩下的足够你们再吃一顿呢。”（欢呼）

哈洛说他提议聚餐在八月的最后一个周六举行，半天，从一点开始，这样他们可以一直工作到十二点，这意味着他们只损失一小时的工钱。地点和去年一样——伊丽莎白女王饭店（好的，好的）仍旧指派去年委员会的人——克拉斯和邦迪——去安排一切，并负责收钱。（鼓掌）

那个高个子的家伙说这叫做复合提案，他还要继续解释的时候，主席大声说叫他妈的什么都无所谓——有人附议吗？半醉说为了事情进行下去，他附议。

邦迪提出修正案，要将时间改为一天，索金斯附议。

那新工人提出修正案，地方由三个笨蛋饭店来替换伊丽莎白女王饭店。

伊斯顿建议用杜莎夫人蜡像馆替换伊丽莎白女王饭店。他说他提议的目的是想试试开会的感觉。

哈洛指出要进行这样一次旅行，每人得出至少一英镑才够。火车票、伦敦有轨电车票、餐费——因为这需要一整天——还有其它一切杂费；还不包括工资的损失。这接下来的四个月里他们要收齐这笔钱是不可能的。（对的，对的）

菲尔波特再次警告大家参观杜莎夫人蜡像馆(注)的危险性。他确信一旦她让他们进去，那就决不会让他们出来。他可不想像蜡像一样在博物馆里渡过余生。

一个系着红领带的新工人说，这可真有的看了——被人弄去泡在石化液里一两个月，再用链子锁在恐怖陈列室1，脖子上挂个标签，上面写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拥护者自由党和保守党人的标本，二十世纪。”

克拉斯反对在会上谈论政治。（对的，对的）最后那个新工人说的都是废话。

伊斯顿他撤回他的修正案。

主席在那个大嗓门的指导下把修正案提交表决。邦迪去一整天的方案被否决，因为只有他本人、索金斯和半醉赞成。用三个笨蛋饭店替换伊丽莎白女王饭店的提议也被否决，于是哈洛的复合提案被一致通过执行。

菲尔波特建议衷心感谢主席尽力主持了这次会议。当大家一致同意后，半醉提出克拉斯也为此做了很多事，也得感谢他，然后就散会了。

---

1. 杜莎夫人蜡像馆在英国一度被称为”恐怖陈列室”。

第四十二章
六月

五月的头几天里，刮着刺骨的冷风，天气糟透了。每天几乎都在下雨，道路泥泞，工人们廉价的或是二手的皮靴都给浸透了。这种天气迫使差不多所有户外的工作都停了下来，并且导致了很多疾病。即使那些有幸在室内工作的，每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在路上经常给淋得湿透，所以不得不穿着湿衣服和浸满了水的鞋子干活。这种天气对那些有一小块地的工人也是一种麻烦，因为如果天气好的话，他们在下班以可以去自己的地里干点活。

纽曼从监狱里放出来以后一直没在本行业里找到工作，靠卖香蕉挣点钱。菲尔波特在有活儿干的时候常从他那儿买六便士或是一先令的香蕉，送给林登太太的孩子们。每到星期六，老乔总会在路上接下这些孩子，给他们在烘焙店里买几袋糕点。有一星期，他得知林登太太没什么活儿可干时，他想了个好法子来帮她。他曾经和斯莱姆一起工作过，而斯莱姆正在给一家商店的一大片天花板贴纸。贴纸前得先铺一层未漂白过的布，贴完纸以后会剩下好多白布的边角料。他把这些边角料收起来，撕成六英寸宽的布条带去给林登太太，让她把这些布条头尾相连缝成长条，然后把长条裁成同样长的四段，再做成一个长长的管筒。菲尔波特告诉她拉什顿公司需要这个，他已经包下了缝制的活儿。公司会付这活儿的钱，所以她可以开个好价钱。

“你看，”他眨眨眼说，”这是我们有机会多给自己挣点钱的工作之一。”

玛丽觉得这活儿古怪，但她还是按菲尔波特的话做了，当他来取货的时候问她收多少钱时，她说三便士，因为半小时就弄好了。菲尔波特揶揄到：要得太少了。他们不会知道做这个活儿要花多长时间，所以你至少得要一先令。她犹豫一下，然后在半张便签纸上按这个数字写了账单。第二个周六的下午，他就把钱给了她，出了她家门，想到这主意成功实现，他不禁露出得意的笑容。到了第二天下午，他才想起来应该让她给他缝一两个围裙的，但想了一下又觉得做不做无所谓，因为如果要做的话，他还得去买布，不管怎么样，以后再说吧。

纽曼靠卖香蕉挣不到什么钱——很少一天能挣两先令，所以有天晚上菲尔波特来他家告诉他拉什顿公司有活干的时候，他很是高兴。第二天一早他带着围裙、工作服和工具袋到了工场准备开始工作。他六点差一刻就已经等在外面了，此时亨特也到了。亨特看到他暗中高兴，因为公司里忙得不可开交，正缺人手。当然，他表面却不露声色，等纽曼重复那句陈词滥调“先生，有活儿干吗？后，他犹豫了几分钟才开口。

“你知道我们对你上次干的工作根本不满意，”煞星说。“不过，我不介意再给你个机会。但这次你想保住工作就得比以前干得快才行。”

到了月底，各方面情况都有所好转。天气转好而且持续晴天。由于情况一直保持良好，几乎人人都有了工作。拉什顿公司忙不过来，连去年那个因为手脚慢而被解雇的老工人都叫了回来。

在克拉斯的运作下，伊斯顿已经是个固定工了。最近他又开始去板球场打发晚上的时光。即使没有和克拉斯的朋友关系，他也会常去酒吧的，因为在家里总是不太舒服。不知怎么回事，露丝老是和他吵架，因为这不全是他的错，所以心里也还坦然。有时候干完一天的工作，他想回家和她重归于好。回家的路上，他提议两人喝杯茶，然后再带孩子一起出去走走。有一两次她同意了，可每次出去，没等到家

他们就又吵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就放弃了与她重归于好的想法，回家喝了茶就独自出门了。

玛丽·林登还和他们住一起，当然看到了他们的不愉。她常看到露丝两眼红肿，像是哭过，她体贴地想和她谈谈心，但总没机会。有一次玛丽正在劝露丝的时，她突然伤心地大哭起来，也不说为什么，只说自己头疼、不舒服，除此之外，什么也没说。

有时伊斯顿在板球场过夜，但他常去的地方还是菜地，哈洛在那儿有一小块地。哈洛经常早上四点左右就起来，上班前先在地里干个把钟头，傍晚喝了茶以后又去那里直干到天黑。有时候也不回家喝茶，直接去地里干活。他的孩子就把茶装到一个玻璃瓶里，再在一个小篮子里放点吃的一起给他送去。他有四个孩子，都还没到可以工作的年龄，因此可以想象他家道艰难。他并非是个滴酒不沾的人，但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酒吧老板靠从我这里赚的钱是胖不起来的。””“因为他一般连着几周都不去喝酒，只有周日晚餐的时候喝个一两杯，他也不觉得这是无谓的浪费，因为实际上酒和茶或咖啡差不多一样便宜。

幸好他的妻子是个能干的缝纫女工，和他一样稳重又勤快。她一天忙到晚，把家里弄得很舒服，让孩子们穿得干净体面。尽管他们不是总能吃饱，但看上去大方得体，以至于到他们家来的“探访团夫人们”中没有一位认为他们需要救济。

哈洛的这块地每年要付十五先令的租金，尽管在这块地里有许多劳作，但它也是乐趣和收获的来源。除了种花可以赚个几先令外，还有足够家里一年吃的土豆和蔬菜。

有时伊斯顿这里来帮哈洛干点地里的活儿，但不管是这里还是板球场，他经常都到九点半才回家，然后直接上床，往往和露丝一句话也没有。她也很少和他说话，除非回答他的话或是问几个必须的问

题。一开始，伊斯顿想他们之所以会弄成这样，全是因为他上次在酒吧对她态度不好造成的，但他向她道了歉——他道了好几次歉了——请求他原谅他，忘了这事，她总是说没关系，没什么可以原谅的。过了一段时间，他觉得这应该是他们穷，而且连家也没了，因为去年冬天他们差不多把所有的家具都陆续卖了。但每当他说到要买些东西让住的地方舒服点时，她都提不起兴趣，淡淡地说："家里非常简洁，他们过得挺好。"

六月中旬的一个傍晚，伊斯顿去了地里，回家的时候给露丝带了一束哈洛送给他的花——一些红白相间的玫瑰和三色堇。他进门的时候，露丝正在给他准备第二天的便当篮。宝宝已经在靠窗的小床上睡着了。虽然都快九点了，但灯还没有打开，惨淡的暮光透过敞开的窗口照进房间，更增添了它的凄凉。炉里的火已经熄灭，炉膛中积满了灰烬。炉边铺着黄麻织的一块小地毯，曾经鲜艳的色彩已褪尽，变成一片暗褐色，原来的图案也无从辨认了。地板上其余的地方除了两三块露丝花几个便士从二手商店里买来的小而旧的地毯外，几乎空空荡荡。房间里原本属于他们的家具只剩下几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另外还有三四个图案和大小都不一样的盘子、几只茶杯和杯碟，厨柜里的搁板上空无一物。

只有过路车辆的轮子发出的响动和街上几个孩子玩耍时极清晰的声音打破着寂静的氛围。

"我给你带回这些，"伊斯顿说，把花递给她。"我想你会喜欢它们的。是哈洛给我的。我帮他在地里干了点活儿。"

起先他想她会不要这些花。她站在桌子旁边，背对着窗，所以他没能看到她脸上的表情，她迟疑了一会儿，支吾着说了些感谢的话，接过花后就立即把它们放在了桌子上。

伊斯顿觉得她轻慢了他，十分恼火，他不想再和她说什么，走到洗碗槽边洗了手就直接上楼到床上去了。

等他离开后，露丝一个人在楼下那个熄了火的炉边坐了很久，夜深人静，去年发生的一些事又在她的脑海中浮现，她手握那束花，沉浸在悔恨中。

还好玛丽·林登和她的两个孩子此时也住在这房子里，否则露丝会更悲伤。小爱尔茜请求露丝允许她带宝宝出去走走，作为交换条件，露丝帮她做家务。玛丽忙着做缝纫外没时间做其它事，她唯一放松的时间是领了活儿以后走在回家的路上。星期天，她常常用来打扫房间和给孩子们补衣服。有几个星期天傍晚，她和露丝还有孩子们一起去探望欧文太太，欧文太太虽然没有病得起不来床，但也很少出门。她的病是在寄宿公寓工作时得的，一直没有真正痊愈。医生来看过她一两次，并嘱咐她要休息。让她能躺就躺着，不要干重活——诸如提拿重物、擦地板、整理床铺这一类的事情。医生还要她多吃有营养的食物，牛肉茶、鸡肉、一点红酒等等。他倒是没有建议她乘游船周游世界或是去趟瑞士——大概是他想他们负担不起。有时候，她病得很厉害，不得不遵照医嘱中的至少一条——躺下。她烦恼又焦虑，因为她不能做任何家务事，欧文晚上回家不得不自己弄茶喝。有一次要不是伊斯顿太太连着几天都过来照顾她并且帮着料理家务，欧文就得请假在家里。

幸好随着天气转暖，欧文的健康状况好起来。从大出血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晚上写完广告牌后他都不敢去睡觉，因为怕再也抢救不过来了。他听说有人就是在睡觉时大出血而死，但这种恐惧也渐渐消失了。那天晚上发生的事诺拉并不知情，因为告诉她不但没有用处，反而会引起她许多毫无意义的焦虑。有时他也怀疑自己是否有权不告诉她，但随着时间流逝，他的身体日渐康复，他很高兴自己什么都没说。

弗兰克最近又开始举熨斗进行体育锻炼了，自从欧文回去开始正式工作以后，弗兰克的力气也恢复了，因为他又能吃到粥和牛奶了，还有温德利一家药店里卖的一先令一大瓶的帕里斯食品(注)。每周他总要请爱尔茜、查理和伊斯顿的宝宝来家办两三次所谓的“聚会”。有时，如果欧文太太觉得不舒服，爱尔茜总会在喝完茶以后陪陪她，帮着干点家务，男孩子们此时都在外面玩耍。但多数时候，这四个孩子是一起去公园玩或是在湖上划船。有一次一条船在离岸边大概两码(注)的时候搁了浅，弗兰克拿了根竿子试着想把船拉过来，可却掉到了水里，当查理想把他拉上来的时自己也掉了进去。爱尔茜把宝宝放在岸边，然后紧紧抓住查理的手试着把他拉上来，此时宝宝却滚了下来，要不是一个路过的人及时跑上去拦住，或许他就滚到水里去了。幸亏那处的水只有两英尺深，孩子们没有被淹溺。他们回家的时候浑身湿透，挂满泥浆，但却像是干了件了不起的事一般，男孩子们很是得意。

这事以后，只要露丝·伊斯顿能抽出时间，就会和孩子们一起去公园。湖边离水几英尺的地方有座凉亭。周围绿树成荫，树枝交错着在小径上方形成一个拱形，树梢一直垂到水面。孩子们玩耍时，露丝就坐在凉亭里做针线活，但她经常做着做着活儿时就发起呆来，她忧愁地凝视着水面，水面平静而深邃，因对对岸有成排的树像屏障般挡住了风，遮住了光。

有时，如果正好碰到下雨，孩子们就在呆在家里玩同样的游戏。有一次弗兰克拿出熨斗练习起来，查理也想照做。虽然他比弗兰克年纪大一点，个头也高一些，但他却不能多次举起熨斗，也不能长时间举着。弗兰克认为查理体力不好的原因是喝太多茶，吃太多黄油面包，但却没有吃粥、牛奶和帕里斯食品。查理因为自己没力气而不开心了，他约弗克兰第二天放学以后和他一起回家去和他妈妈谈谈这事。林登太太家也有个熨斗，他们两个就在她面前比了一下，还请了伊斯顿太太也来看，因为弗兰克说，他吃的食物不仅适合大孩子，也

适合小宝宝。他记得自己从小就一直吃这些东西，它们和面包、黄油和茶差不多一样便宜。

展示的结果是林登太太答应只要有时间，她就给查理和埃尔希做粥吃，伊斯顿太太说她会让宝宝也试一试。

---

1. 这是一种食物补充剂，主要用来补钙
2. 2码约为1.8米

第四十三章
从前那个美好的夏天

整个夏天成群的穿破裤子的慈善家们继续干着苦差事，为他们高尚的、舍己为人的任务挥汗如雨，这任务就是为拉什顿先生赚钱。

涂刷住宅和商店的外墙，冲洗和粉刷天花板，撕掉墙上的旧墙纸，油漆和铺贴房间和楼梯，在旧楼房或是办公楼里搭建新房间或是其它加盖工程，挖旧的下水道，修理漏了房顶和破了的窗户。

他们对奋斗目标的热诚和热情绝无止境。他们应该在早上六点开始工作，但大多数人经常提前一刻钟就到了工地外边，坐在马路牙子或台阶上等。

他们干活的地点遍及全镇，每时每刻都可以看到上班或下班的人，扛着梯子、木板、颜料桶、白浆桶、陶罐、烟囱管帽、排水管、落水管、马桶座、炉栅、成卷的墙纸、成桶的石灰、成袋的水泥还有成堆的砖头和胶泥。这个场景是很寻常的——人和货——一辆装满了上述工具和材料的手推车，由五六个帝国主义者或推或拉地穿街过巷，他们穿着破鞋子，戴着又破又脏、褪了色或是溅满油漆和白浆的帽子，竖起的衣领又脏、又塌、又皱，破破烂烂的不合身的二手衣服上浸透了汗水、沾满了泥灰。

当他们经过时，连杂货铺和布店的伙计们都指指点点并嘲笑着他们。

那些无所事事的上层阶级把这些工人们当成低等动物。有一期的《朦胧》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当然是这些衣冠楚楚的闲人中的一个

写的，他抱怨工人傍晚收工回家路过宏伟广场时，居然走在人行道上，这让上流阶层的人很厌烦，他建议工人们应该走到路中间去。好多工人听说这封信的内容以后，就接受了这建议，走到路中间去，以免弄脏了那些闲游的人们。

接着这报上又登出了几封内容大致相同的信，其中有一两封显然是那些完全不了解工人阶级却以恩主身份来曲解自我保护的人写的。还有一封署名”睡神”的信抱怨说工人们半夜三更去上班，路过他家时，鞋子发出的啪嗒声经常把他从美妙的睡梦中惊醒。”睡神”还说除了钉了铁掌的鞋子发出的可怕声响外，他们还有不停地咳嗽和吐痰的习惯，那声音太讨厌了，而且他们说话也很粗声大气的。有时候他们的对话一点也不文明，脏话连篇，”睡神”认为这是由于他们起得太早，所以脾气大而造成。

按规定他们工作到傍晚五点半，这样到家就是六点。吃了晚饭再洗漱一下就快八点了，差不多九点的时候，多数人就上床睡觉了，这样可以保证第二天清晨四点半起床，弄点茶喝，五点半离家去上班。他们常常会稍微早一点出门，因为到工地往往要走半个多小时。不管工地离原料商店有多远，工人们来回的时间是不计算在工作时间里的，因为马格斯镇工会的规定就是一纸空文而已。他们这样的人是没有电车费或火车费或工作时间含上下班步行时间的。

他们中百分之九十九是不信任工会的，他们对加入工会没有兴趣，相反，他们觉得完全置身于好心的、善良的自由党和保守党领导们的仁慈中才可信。

这类情况是常有的，当只有很少几个人一起干活儿时，早午餐前泡茶就不太方便了，为此有人自己用瓶子带泡好的茶来喝冷的，但多数还是去附近酒吧点杯啤酒就着自己带的饭吃。就连那些更愿意喝茶或咖啡的也点啤酒，因为去不卖酒的饭馆或咖啡馆，如果不点食物的

话，就会被冷遇，而且那种地方的茶比啤酒还贵，而廉价的”工人食堂”里当熬茶卖的啤酒或是当咖啡卖的糊糊状的饮料也还不错。

有些人觉得自己运气实在太好，他们工作的公司因为忙不过来而让他们每晚加两小时班，加到七点半，中间没有茶歇。多数人到家就八点了，精疲力尽。喝点茶，洗一洗，估摸着差不多九点半了。他们就上床睡觉直到第二天清早四点半或五点半。

一般他们傍晚到家时都累得要死，所以从来没想过学习或是做点什么来自我提高，就算有时间也不想。冬天他们有大把时间学习，但那时他们最关心的是怎么让自己不饿死。

加班是种例外的情况，因为前些年的夏天工作到七点是一成不变的规律，好多公司现在都规定工作到五点半。这个变化成为工人们聊天时喜欢的话题，他们一说到过去就会感慨今不如昔。那时很忙碌，他们每天工作十五、十六甚至十七小时。但现在，夏天和冬天一样有好多人失业。他们也会谈谈是什么原故。其中之一当然就是和从前比，现在没有那么多房子要盖了。像老菲尔波特所说，记得当他还是个小帮工的时候，像”洞穴”那样的工程起码得干六个月，而且人手也更多！但活干得真不赖，不是那种乱糟糟的样子。所有的木工活都用浮石和水磨光，所有的木节子都挖掉，裂缝都填好，每涂一层漆以后都用玻璃砂纸抛光。但现在你们只能在博物馆里的玻璃展柜里见到一小块浮石了，上面标着：

浮石：曾是房屋漆工使用的物品

大多数人带着沉痛惋惜的语气来谈着过去的时光，但也有几个和社会主义者接触并被毒害的，或是读了社会主义文学作品而性格扭曲腐化的家伙们说他们根本不想加班，一天干十个小时已经太多了，他们其实只想干八个小时。他们说自己想要的不是更多的工作，而是更

多的食物，更多的衣服，更多的休闲，更多的愉悦和更舒适的家。他们想去郊外走走或骑骑车，到户外去钓钓鱼，或是到海边去游游泳，然后躺在沙滩上晒晒太阳，如此等等。但他们只是极少数，如此自私的人并不多。主流群众只希望有活儿干就满足了，至于他们的孩子们，这还有什么可问的，”现在这样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已经够好了。”

他们常说，休闲、文化、娱乐以及其它文明的成果都不是”我们这样的人”可以享受的。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说，但他们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因为他们不但不想为自己的孩子带来更好的条件，而且还嘲笑、反对、咒骂和污蔑那些想为他们孩子做点事的人。从他们嘴里发出的污言秽语直接对向下议院中他们自己阶级的代表——工党议员——尤其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说这些家伙都是好吃懒做之人，只想让工人阶级来养活他们。

他们中的有些人说，他们才不同意让孩子变得比自己的父母更好，因为这样的话，孩子们长大以后就会”看不起”并以自己的父母为耻！看来他们以为要是爱孩子并为孩子尽责任的话，孩子反而会变得忘恩负义。这种仿佛正确的说法成为他们不管孩子的借口。

另一个缺少工作的原因是来了很多外地人，如索金斯之流的不合格品。不管是否有其它原因，无疑匆匆赶工和马虎了事肯定是其中之一。每样活计都必须马上干！好像每样活计都关乎生死！每样活计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干完。如果”活计”是在一间空房里干，煞星就谎称这房子已经租出去了！人家周末就要搬进来了！所以一切工作都得在周三晚上做完。所有的天花板都要洗刷干净，所有的墙都得撕掉旧墙纸并贴上新的，房子内外都得刷两道涂料。还得装上新的排水管，修好所有破损的门窗、锁，弄好剥落的胶泥。派来干活的人往往只有需要人手的一半，其中一个被指定为”负责人”。这些副工头

或”老二”们知道如果他们”工作干得好”的话，他们就可以被指派去管其它工程，只要公司有活儿干，他们就比别人有优先雇佣的机会；所以他们帮着煞星偷工减料，监督和催促他们管理的手下。而那帮可怜的工人，知道要想保住饭碗就得像疯子一样拼命干。漆木件的任何部位时，都不会先擦掉油污或肮脏处，而是直接用漆涂掉，只要保证漆能干就行。墙上胶泥剥落的地方他们用一种戏称为”花园水泥”——这是他们称呼花园里烂泥的技术术语——给补上，然后在表面再刷层涂料。天花板只要不太脏就决不洗刷，只把灰尘掸掸，再轻轻刷一些白浆。本来整个房间应该撕掉并换新的旧墙纸经常就留着不动，为了不让人看出来，就在贴新墙纸的时候把旧墙纸的接缝处弄弄平整，这样贴上新的以后就基本看不出什么了。煞星和副工头尽量避免按客户要求做事，即便做得这么少，他们还是匆忙敷衍。

恐怖大流行——裁员的恐怖阴云笼罩着各种工作，这让大家都在惊惶中干着活儿。没有人有片刻的安全感，煞星随时会像阵旋风一样突袭各个工地。如果恰好他发现某个人有偷懒嫌疑就会立刻把他给开了，不过他不是经常有这种机会，因为每个人都恐惧到不敢离开岗位稍稍休息一下。

从亨特到来直至离开，工地上就被惊惶、匆忙、急迫和混乱所包围着。他刺耳的声音响彻整个房屋，他冲他们叫喊着”振作精神！快干！别管他，刷漆！上焦油！这儿干完了我们就有另外的活儿可干！”

有时，为了让其他工人全力以赴地干活，他会开除掉一个干得慢的人。他们在他面前颤抖着，只要他说什么或叫一声，他们就赶紧跑过来，因为他们知道总是有大批的失业的人在渴望着来填补他们被开除后的位子。

尽管现在是夏天，灾难委员会和其它委员会都已经停止办公，但还是有很多人徘徊在宏伟广场喷水池旁的工资奴隶市场。当工人们为

一家公司干完工作并不再被雇佣后都会去那个地方。任何一个雇主想需要一个干几小时、几天或几周的工资奴隶（劳工）都可以到那里买一个。知道这个的人明白，如果他们被一家公司辞退，想另外找个工作并不容易，这就是他们如此惶恐的原因了。

当煞星走后——去其它工地玩同样的把戏——副工头就巡视一周，看看工人们干得怎么样：油漆是不是用完了，或是带点油灰去，省得他们离开岗位自己去拿东西。拉什顿先生也经常亲自出马，无声无息地在房子里走走，或是悄悄地站在工人身后，盯着他们干活。他很少说话，只是像个雕像一样站着，或是像只不会说话的动物一样走着——如工人们所说，像只猪。这人自命不凡，颇显威严。有个工人因为无礼地在路上拦住他问了些和工作有关的问题，就被开除了。

第二天，煞星就巡视了各工地，并且告诉所有的”老二们”通告工人们，他们在路上遇到拉什顿先生时，永远不准和他说话。接下来的周六，那个违纪的工人就被辞退了，表面上说是因为没活给他干了，但实际是因为上述那个原因。

有一个工地是在整修一座大房子的外部，这个大房子矗立在一个能俯瞰全镇的高地上。在那里干活的工人们都感觉极不舒服，因为据说拉什顿先生经常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用望远镜监视他们。

有时干一件的确需要在特定时间完成的工作的话，他们就得干到很晚，大概要到八点或九点。没时间茶歇，有些工人就在早上上班的时候就带了足够的食物，留一些在傍晚六点的时候吃。另外一些是让他们的孩子从家里送些茶来。根据规定，他们吃喝时，手里的活儿不能停。他们把食物放在自己身边的地上，边吃边干——一只手上拿着白粉刷，另一只手上拿着抹了黄油的面包。在有的工地，如果碰到一个还不错”老二”，他们就派一个人望风，以防亨特或是拉什顿突袭，其余人休息一会儿，草草地吃着东西。但是这么做并不总是安

全，因为总会有些野心勃勃想当”老二”的家伙们，为了巴结煞星而昧心地去告密。

为了防止有人偷懒或浪费工作时间，每个工人每天都要填写一张时间表来记录他全天每时每刻的工作。这张表的格式大同小异，拉什顿公司的是这样的：

工作时间表		工作地点	开始时间	完成时间	时数	工作内容
马格斯拉什顿建筑装潢公司	星期六					
工人姓名	星期一					
工作时间不得吸烟喝酒	星期二					
每项工作均须详细填写描述：工作内容和完成时长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总时数					

一个周一的上午，煞星给每一个副工头一封内有公司备忘录的信。克拉斯打开后看到以下内容：

克拉斯：

在你带领你手下工人工作时，每晚检查他们的工作时间表并签名。

如果他们被调出或委派其它工作，或离职，在离开你组时，检查他们的工作时间表并签名。

任何人到你组工作当日，你必须记录他的到达时间以确认他的工作时间表是否正确填写。

任何工人干活慢或偷懒，或你发现任何在工作时间说废话者，必须汇报给亨特先生。我们希望你和其他工头协助执行这些规定，我们对你所汇报的任何人的任何信息均予保密。

拉什顿公司

注：上述规定适用于在你手下进行任何工作的工人。

工作时间表每周都会被仔细审核，时不时就有人被叫到办公室站在拉什顿和煞星面前”被质询”，问他为什么把十小时就能干完的活拖到十五小时？被传问的人如果不能给出满意的回答，当场就会被开掉。

煞星自己也经常被叫去”质询”。

如果他对某工程估算错了，出价太高而使公司丢了这工程的话，拉什顿会大光其火。如果估价过低，公司没有利润的话，拉什顿也会不高兴，有时候不但无利可图，甚至还得赔钱，拉什顿便雷霆震怒，煞星吓得半死，急忙骑上车冲到最近的一个工地大呼小叫地催着那些家伙们赶快完工。

每时每刻，工人们的工作能力，特别是工作速度，都有人在仔细地监督和记录。到公司生意淡下来不得不减少人手的时候，那些手脚慢的或是经常捣乱的人就会被扫地出门。这些工人们都知道，这对提高他们的效率很有效。

公平地说拉什顿和亨特这么赶工和作弊也是情势所迫，因为得和别的公司竞争，对手也是用同样的手段运作生意。这不是他们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

每项工程都有十几家公司竞标，当然出价低的会中标。因此他们都把价格压得尽量低，而倒霉的就是工人了。

问题就是老板太多了。如果现在这些老板中十之有九都不做生意的话，那工人们的处境会好很多。因为剩下的几个公司就能得到比较好的工程价格，工人们的工资也会高一点，工作条件也会好一点。可

工人们并不会因此而宽恕煞星和拉什顿。他们在想到或提到这两个人时，只有愤恨和咒骂。每当这两个人中的任何来工地的时候，”老二们”都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用令人作呕的话问候，没完没了地称呼着”先生”，而那两位要么不理不睬，要么不清不楚地哼一声而已。他们每一两个单词中就夹上”先生”，让听的人觉得恶心，因为这不是礼貌，他们相互间从来都是无礼的，这就是奴性和自卑罢了。

如此拼命赶工的结果之一就是时不时会发生事故，有人受伤，但奇怪的是，就工作中的冒的风险来看，事故的频率竟也不算高。当他们在闹市上架梯子的时候，是不允许在梯子下面站人的，结果各种各样的人都撞到梯子下面。小孩子们玩起来本就毫无顾忌，他们横冲直撞的经常碰到梯子。也有跑腿的小子们，一边看着刚花一便士租来的克劳德·杜弗尔的奇遇故事书，一边拎着一篮子菜在走，也撞到梯子。盲人们也撞到梯子边上。大胆的学生们往梯子上爬。脚大的人被梯子绊住。胖子们觉得从梯子下面走过去不吉利，而试着侧身从梯子和马路牙子间和窄道过去，于是撞上梯子，有时候摔倒在路上。保姆们推着婴儿车，左手扶在车把上，右手拿一份《橘花》或是其他半便士一份的小报，津津有味地读着酸橙侯爵——一个家财万贯，出身高贵的年轻人，留着金色长髯，双腿颀长。他决心要和一个乡村旅店的厨娘结婚，而一位邪恶而诡计多端的名叫”恶声女巫”的女士也正以如她姓名般的热情在爱着他，并尽力破坏这桩婚事。看着看着，保姆也难免撞在梯子上。就算这些姑娘们不看报，也会撞上梯子，因为它似乎有种磁力，不管是保姆还是妈妈推着的婴儿车或推车都会被吸过去。有时候她们走近梯子时本来非常小心，可接着就开始犹豫是从梯子下面过去，而是冒着摔倒的危险从梯子前面的窄路上过去。等她们到了梯子跟前就不由地躲闪着，把车子左右来回地推，最后磁力起了作用，也可能上面干活的正伸手去拿一样很难够到的东西的时候，婴儿车猛一下撞上了梯子。

有一次哈洛在四十英尺高的梯子顶上刷落水管，刚开始干，几个在街上玩闹的孩子中的一个猛冲过来撞到梯子下面。哈洛吓得连手里的刷子都掉了，死命抓住梯子不放，梯子转了个圈沿着墙滑到差不多六英尺远的一个角上，哈洛抓住墙角的栏杆，人挂在那里。随着梯子的旋转，勾在梯子上的漆桶里棕色油漆溅了哈洛一身，也洒满了房子前面的砖墙。他最终用腿夹住梯子的边缘滑了下来。当煞星来的时候，却叫喊着说这是粗心。第二天哈洛不得不穿上平时舍不得穿的裤子去上班。

另一次事件是他们去刷一个叫”哥德小屋”的房子。房子一角有座塔，上面安着一个塔尖或尖顶，这个尖顶上有个熟铁做的锥形装饰件需要漆。他们带来的梯子不够长，而且要被架在塔底的院子里，因为不能靠在尖顶上，它就那么悬在空中。

伊斯顿上去漆那个锥形件的时候，他不得不站在梯子最顶上，准确地说是梯顶的第三阶上，他把身子靠过去，左手紧搂着锥形件，用右手来刷。因为这工作只要二十分钟就能干完，所以有两个人扶在梯子下面。

之所以这么干主要是便宜，因为搭脚手架得两三个人弄两个小时。当然这非常危险，但对公司来说没什么，因为即使上面那个人掉下来，也没损失——所有的工人都给买了保险，而且不知为什么，他们虽然经常冒这些躲不开的险，但并不常有事。

这一次在伊斯顿快要干完时，他觉得自己搂着的那个锥形件正在松开，他吓得魂飞魄散，心脏几乎骤停。他赶紧松开手，尽可能在梯子上稳住身体，下了三四步，到了相对比较安全的地方后，他痉挛地紧抱着梯子，四肢瘫软，好几分钟都不能再往下挪一步。当他最终下来时，其他人看到他脸色苍白、浑身发抖，他告诉他们那个锥形件松动了。过了一会儿，”老二”来了，他们就说了这事，并建议说最好赶快修理，不然掉下来会砸伤人的。但”老二”害怕如果汇报上去，

屋主人可能会指望公司来免费干这事，所以他们决定对此事保持沉默。那个锥形件还在塔尖上，就等着哪天被大风刮下来，砸到某个人头上。

当其他工人听到伊斯顿这场”死里逃生”后，要是他真的掉下来摔断脖子也是自作自受，因为没有搭好脚手架，就不应该上去，如果是他们的话，会拒绝干这活儿。如果煞星或是老二命令他们上梯子去漆那个锥形件的话，他们就扔下工具，要了工钱走人！

说是这么说，不知何故从来没有谁”扔下工具”，尽管这种危险的活儿却是常有的。

这种马虎敷衍的做法不仅是对部分房子，对所有的房子都一样，这是条普适规定。高级大房子、别墅、公馆，这类有钱人的住房都是这样来装修的。在这些地方，昂贵、漂亮的材料都给糟蹋了。

有座大公馆的门窗、楼梯等内部木构件需要刷最后一道白色釉面漆。这房子有年头了，木构件在再刷漆前应该先打磨和填补，当然没时间做这个，他们随便弄了一下就刷上釉面漆，木头表面粗糙不平，刷了漆以后很难看，但房主看上去很满意，因为外表都亮闪闪的。这房子的餐厅贴了一种很漂亮很贵的毛绒墙纸。墙帷的底子是深红色的仿水绸纹，上面用同色凸花纹的毛绒墙纸铺好。样品册上这种墙纸的标价是每卷十八先令。贴纸的是斯莱姆，每贴一卷的工钱是六便士，一共要贴十卷，所以纸的价格是九英镑，贴纸的活儿只要五先令！贴这种纸之前要先在墙上贴一层同色的衬纸打底，因为除非贴墙纸的人把接缝处重叠，但不一般不这么做，否则等墙纸干了以后接缝处会分开露出白色的墙。斯莱姆曾经建议煞星用衬纸打底，但他想都没想过这问题，光是撕掉旧墙纸的费用就已经很贵了！

斯莱姆照省事的方法干了，因为他得挣工资，没功夫去处理这个。有些接缝的地方重叠了，有些就平接了事。两三周后房主搬进

来，墙纸干了，裂开的接缝处露出白线，欧文不得不带了点深红色的漆，去那里把白线涂掉。

他干这活儿的时候注意到好多斯莱姆赶工留下的问题，比如墙纸上的指纹和胶水，他只好作些修补。

其他的一些工程也如出一辙，不久前他们采用了这样一个办法来补救那种接缝留下的白线，在墙纸接缝处先上一道色，这样即便接缝裂开，也不会露出白墙。但墙纸背面的胶水往往会粘掉这道颜色，接缝裂开时还是有白线露出来，煞星干脆不管它了，如果有客户抱怨，他就派人去修补一下。但衬纸是不会用的，除非有懂行的客户或建筑师坚持用。

这所公馆的天花板、腰线(注)和墙裙都贴着凸纹或是压花墙纸，贴这种墙纸要很小心，因为凸起的部分很容易破损，但干这活儿的工人没时间认真地做好，结果好多凸纹——尤其在接缝处的——都被压扁或是磨平了。

客厅天花板上要贴一层每张约两平方英尺的厚凸纹纸。但贴好的纸并不是正方形，显然是晾干以后变了形。要把这种纸贴好需要时间和仔细，但是工人们不能这么做。结果看上去就这么乱七八糟的。但这并没关系，除了完工其它事情都无所谓。有人可能会以为工人这样被催着赶着，大概每小时能挣五或六个先令，而不是便士。

“快干完！”煞星一天到晚地叫着。”我的天，快点啊！你还没干完？这活儿已经赔钱了！要是你们不打起精神加快速度，我看得去找愿意干得快的人了。”

这些高成本装饰的最后一道工序是要涂白，这道工序原来使用的是一种特别调制的涂料，需要上两至三道，但他们却敷衍地用普通涂料刷了厚厚的一层了事。

这是最省钱的蒙混过关之法，因为可以不必先在接缝处涂颜料，白色涂料会把一切缝隙填平，把墙纸上的凹陷处、裂纹和孔洞填满，但同时也破坏了清晰漂亮的图案，一片无形状的模糊。但这不要紧，反正干完就行了。

建筑师看不到这些，因为他明白拉什顿从这个工程里挣得越多，自己的好处就越多。

为这个工程买单的人也看不到这些，因为他完全信任建筑师。

即使已经备受折磨的读者们会厌倦，我还是要说一下这个工程里发生的一件事。

这公馆的窗户上都装了威尼斯式软百叶窗。可刚买了这房子的主人却喜欢卷帘，他卖掉的房子里所装的卷帘大小正合适，所以他决定拆下来装到新房子里。他让拉什顿先生把威尼斯式软百叶窗拆了以后放到阁楼上。拉什顿先生一口答应，可他却没有把全部百叶窗放到阁楼上，而是拿走了四幅，准备装在自家的花房里。百叶窗有点大，他们得改小一点才能装上去。

后来的事情就有趣了，那位先生到自己的旧房子去拆卷帘的时候，新房主却不同意，他说卷帘和房子他都买下来了。双方争论无果，那位先生决定新房还是用威尼斯式软百叶窗，他让搬家具的人帮着把阁楼上的百叶窗拿下来，再重新装回去。当然，就发现少了四幅。拉什顿先生被叫了来，他解释说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唯一的可能是他的工人中有人偷了！他会进行调查，找出窃贼。但这事既然是他负责的，如果找不回来的话，他会赔偿的。

为适合花房的那四幅百叶窗已经改小了，他得做新的。

客户很是满意，尽管他很是为拉什顿先生难过。他们就这件事闲聊了一会儿。拉什顿对那位先生说，好多事要是他知道了准会大吃一惊，和工人们打交道很难的，得时时刻刻地盯住他们！你一转身他们就会停止干活儿！早上迟到，傍晚回家倒是会提前，你要是不当场抓个现形，他们就会在工作时间表上填上实足的时数！丢东西的事是家常便饭，当然没人认账。有时候去工地突击检查，就会看到好多人喝得烂醉。当然可以用规章、制度和组织来对付这些恶行，但这很难，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去每个地方，也没法在脑袋后面长出眼睛来。那位先生说他对这类事也有些体会，因为他也有事得时不时和下等人打交道，知道对他们得多加提防。

为这事拉什顿很不高兴，不过聊以自慰的是他从公馆的花园里偷出来几株名贵的玫瑰和其它一些花木，还从马厩的草料堆上发现一架梯子，在完工的时候，他让人把它拿到自家的工场里去了，这些都没有被房主发觉。

另一项也可以补偿百叶窗上的损失，那就是整个房子里的黄铜配件，如指纹护板[注]、窗框提手、锁、插销和门把手等，按合同都要换成新的，客户已经为此付了可观的一笔钱。但煞星却把旧配件修了一下，表面镀一层了事。

类似百叶窗的事情并不少见，因为拉什顿和煞星是人人必取，只要做了对他们没有危险，任何可以到手的东西都不放过。他们从来不扮演英雄气十足或胆大包天的角色，他们不敢在半夜闯进银行或珠宝店抢劫，或出门扒窃，他们所有的劫掠都是一种偷偷摸摸的行为。

煞星在一座房子里”挖”到了一笔财富。他到阁楼上去检查水箱的毛病。上去的时候他发现了一盏大厅用的气灯，做工极考究，全部用熟黄铜和铜制成，四边镶着彩色玻璃。虽然上面积满灰尘，但一点也没有损坏。煞星把它带回家，擦干净，挂在门厅里。

在同一个阁楼里，还有许多旧的黄铜画框和其它配件，三块上好的木板，每块有十英尺长。这些木板横在椽子上，方便工人走到水箱上去。但煞星觉得这些木板对公司的刷天花板和其它活计有用，就把木板和那些旧黄铜带回工场了，这些东西每磅差不多值四便士。

另外还有一所房子要进行内部粉刷，房子里住的人不久前刚搬去了另一个镇上，他们腾空前，房子就被再出租了。新租客和中介达成一致：他入住以前，房子要整修一下。

老租客们搬走后的第一天，中介把钥匙给了拉什顿，他可以去看看要修些什么，并估个价。

当拉什顿和煞星去看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大的晴雨表挂在大门后的墙上，这应该是搬家具的人漏掉的。拉什顿把钥匙交给中介前已经派人把晴雨表搬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了，他想先放几周，看有没有人过问这物件。如果有人问，就说是出于安全起见，在找到物主之前暂时保管。晴雨表的主人以为那物件是在搬去时丢失或被偷了，还有一个搬运工为此遭到怀疑而被解雇。谁也没想到这和拉什顿有什么关系，大概一个月后，他把晴雨表拿回家，挂在靠近门厅的一张雕花橡木腿、大理石面的桌子边上，这桌子是去年夏天从伟大广场596号偷来的。

今天那晴雨表还挂在那里。表背面有深红色的丝线用来悬挂，下面还吊着一张一英尺见方的漂亮卡片，上面的烫金字写到：”基督是我家之主，每餐必在的隐身客，每句必听的静听者。”

晴雨表的另一侧还有一张同样的卡片，用同样的字写到：”我和全家人永远侍奉我主。”

他们还从一座房子里偷了两只大型的黄铜枝形大吊灯。这个房子空了很长时间，房主人也不住在镇上了，他想把房子卖掉。中介为了

让房子更好卖，就决定翻修和装饰一下。拉什顿公司的报价最低，包下了这活儿。客厅和餐厅的枝形大吊灯都是重黄铜做的，但看上去发黑，且锈迹斑斑。煞星建议中介把它们擦干净，再镀一下就和新的一样了。其实，它们应该比新的还好，因为现在已经不做这种灯了，煞星总算说了一次实话。中介同意煞星的建议，事情就定了，当然得再付钱。公司赚到了一倍的利润，心满意足。

等吊灯和其他事项完工后，他们送去了账单，也收到了款。

几个月以后，房子卖出去了，宁禄去问新房东看看有什么活儿可以干。他还真问着了，有几个房间的墙纸不合新房主的口味，要换新的，当然木构件也要重漆来配新墙纸。此外还有不少工作要做，建个新花房，装一套更时髦的浴缸，配上加热装置，而且还要装电灯，因为作为新人类，他不想用气灯。

上述工程由建筑师出设计方案，拉什顿公司施工。当枝形大吊灯取下来后，煞星让人把它们放到手推车上，盖上袋子和废纸，送到店里去，和其它东西一起出售。

当房子里的工程完工后，拉什顿和宁禄突然想到建筑师在验收工程和出具结账时必须的合格证明时，或许会记得吊灯并追问它们去处。所以他们又把吊灯放回到手推车上，盖上袋子和废纸，送了回去，放在阁楼顶下面，如果他问到，他们就说在那里。

建筑师来了，打量着房子，并验收通过，出具了合格证明。他完全没有提到或是想到枝形大吊灯。房主也在场，问拉什顿要了账单并开了一张支票给他们，拉什顿和煞星简直要趴在他脚下打滚。他们见面交谈的整个时间里，建筑师和”绅士”都没有脱下帽子，可拉什顿和宁禄却恭敬地把帽子拿在手上，跟着对方在房里走着，显出一副奴性的嘴脸。

等建筑师和房主走后，那两个枝形大吊灯被从楼上搬下来，放到手推车上，盖上袋子和废纸，再次送到店里去，和其它东西一起出售。

上述这些只不过是他们小偷小摸之事的一两个例子。要把其余的所作所为都写完，得另开一个专栏。

如此拼命赶工的另一个结果是，工人们常常发现自己干到没活儿可干了。

有几次公司在夏天也没生意，几乎人人都轮到被打发回家呆几天或几周。

纽曼上半年第一次找到工作后只干了两周，就和另外几个工人一起被解雇了。可还算幸运，他离开拉什顿公司的第二天就在德来福与波切特公司找到了工作。他在那儿干了近一个月后，拉什顿公司突然忙起来，又把他叫了回去。

这中间他倒没损失什么时间，星期四结束在德来福与波切特公司的工作，星期五就被煞星面谈，被告知下星期一早上六点他们要开始一项新工程，他可以到那里去干。所以这一次只有星斯五、星期六没工作，实在是运气不错，因为一般情况下，一个人结束一家公司的工作，总得有一周甚至更长时间没工作。

整个夏天，克拉斯都担任总”颜料员”的职务，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店里为各处工地配颜料。他还充当亨特的副官，读者们已经知道，他不是个熟练的油漆工。当需要给一些油漆活儿估价时，煞星都会带着克拉斯一起去，帮他算所需工时和材料。这样一来，克拉斯在公司里的地位就比不仅比一般工人高，还比那些管工地的副工头高。

敷衍了事和匆忙赶工的状况多半应该怪克拉斯和副工头们，因为没有他们的话，无论是拉什顿还是亨特都不会排工作计划。

当然，亨特和拉什顿是情愿赶工和敷衍的，但他们没有实际操作经验，如果没有克拉斯和副工头们帮忙，他们是弄不清这些行业里的窍门的。

克拉斯知道要是工作到七点半，那么六点的时候，工人总是停工几分钟来吃点东西，因此他向煞星建议，既然不能制止这个行为，那就让他们五点半到六点休息，而这半小时是没有工资的，如果想补回来，下班时间就从七点半改成八点。

停工吃东西这事煞星本来就知道，他只是假装没看到，因为他明白不吃点东西而一直无休止地工作不现实，但克拉斯的建议看来是个好办法，因此被采纳了。

马格斯镇的其他老板们听到这个伟大的改革，纷纷效法，这便成了镇上的普适规定，无论是否需要加班，工人们都从以前的七点半下班推迟到八点，工资却没有增加。

在这个夏天以前，一个多年未变的老规矩是，刷一个房间需要两个人，但克拉斯告诉煞星，两个人在一间房里难免要聊天，这浪费了工作时间。他们还会相互观望，按对方的进度来干活，要是一个活计干了很长时间，很难弄清是哪一个的错。但如果让他们单干，每个人都会自我激励，因为他不知别人干了多少，为了怕落在后面就会尽力而为。

煞星觉得这主意太棒了，于是单干制度被实施，只要可行，一人一间就成了规则。

他们甚至还试着让工人单独粉刷天花板，有那么一两个成功案例，但那之后，好几次天花板都弄糟了，不得不重洗再刷，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但其它工作现在都实行了”单干制”，效果显著，每个人都提心吊胆，怕别人比自己干得多。

克拉斯还建议煞星，让副工头不要在刷漆前派人到房间去做准备工作。

“如果你先派个人到房间做好准备工作，”克拉斯说，”他就是去混饭的！他会随便乱涂几下，用的时间和真正刷漆一样多。但是，克拉斯狡黠地眨着眼补充道”要是一开始就把油灰、玻璃砂纸、还有油漆给他，那他就明白是要去刷漆的！他就不会把时间花在没有必要的准备工作上了。”

诸如此类为了敷衍和赶工的建议，都是克拉斯和那些副工头想出来的，无非是为了讨好煞星和拉什顿，保住自己的位子。他们这些人中的多数人让自己、工人们以及他们身边的每一个都过着地狱般的生活。而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就是个人的贪欲和自私，以及对积累金钱的渴望！所有的赶工、威胁、仇恨、诅咒和不幸，都是为了让拉什顿赚钱，而他显然认为这是他应得的。

这是悲哀和无法置信的，但的确有些更自私的慈善家们常对这类好事感到厌倦，完全没了做好事的热情。这种时候他们总是说对整个事情都”他妈的受够了”，他们不想”疲于为别人的利益卖命”。常会有这样的家伙，他们”扔掉”工作，去狂饮一通，有时一走就是两三天或是一周时间。当这种情绪过去以后，他们又回来了，对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请求”重新开始”，但是通常都会发现自己的位子已经被占了。

假如他们恰好是”强人”——以前干活十分拼命的那种，那还是会被原谅，煞星把他们训斥一番后还是让他们继续工作，但告诫他们

若敢再犯，一定会被”下地狱”——这意味着最终无法变更的开除。

有次的工程是在一个意大利名厨开的高档餐馆里。这家餐馆曾经叫”通心粉皇家咖啡馆[注]”。

它座落在伟大广场上，是精英们爱光顾的地方，他们常去那里喝下午茶或咖啡，晚上看完戏后去吃点东西。

餐馆里曾经有色彩斑斓的镀金玻璃窗，铺着雪白台布的大理石面的餐桌，插着鲜花的花瓶和其它亮晶晶的雕花玻璃器皿和银器。恭顺的服务生们都穿着晚礼服，墙上挂着镶有镀金框的镜子。白天和晚上在特定的时间里，有一只由两把小提琴和一把竖琴组成的乐队会演奏精心挑选的古典音乐曲目。

但最近几年，这餐馆的生意不赚钱，最终老板破产，餐馆被拍卖。关停了几个月后，它一部分租给了一个做饰品生意的人，其余部分改成公寓。

拉什顿拿到了这个工程。工人们到了要干活儿的时间发现房子里面脏乱不堪：天花板被烟熏得黑乎乎一片，上面挂满了蜘蛛网，墙纸上沾满黑色的油渍，楼梯扶手和栏杆上积满灰尘，靠近门把手的地方被油污和指印弄得乌黑。踢脚板、门压条、窗框边和墙角里都堆满了成年累月积下的尘土。

楼上的一个房间看来曾经是保姆房或是那个名厨的孩子们的游戏室，踢脚板往上两英尺的墙纸上有黑黑的油渍和孩子们用碳棒和黑铅笔画的涂鸦之作，门上也是同类的艺术作品，还有那些显然是用斧头和锤子粗暴地敲打出来的雕刻作品。但与厨房和洗碗间的肮脏相比，上面所说的这些都不算什么。

总而言之，墙壁、天花板、地板、油漆面、煤气炉、厨房灶台、案板和其它所有的一切都是绝对、完全地黑成一团。这些都是油烟造成的。

窗前有个装置，像是一种长凳或是桌子，更像是屠夫用的砧板，上面布满深深的刀痕。窗台比这个台面要低大概六英寸，窗子看来从来没打开过，下面的玻璃和那装置之间形成了一条狭长的缝隙或沟槽，约有六英寸深，四英寸宽，长度和窗子的宽度一样，而窗台就成了这条沟槽的底部。

沟槽里填满了各种恶心的东西：油脂块、腐肉、兔子和鸡鸭的腿、烂菜叶子、断了的刀叉，还有毛发，窗玻璃上也积了厚厚的一层此类污秽。

半醉和另一个叫比尔·贝茨的工人被派到厨房去清理，为油漆和粉刷做准备工作。

他们开始干起来，但那味道实在让人受不了，所以两人跑出去每人喝了一杯酒，然后再回去重新干。可没过多久，他们觉得还得再喝一杯，于是又跑去酒吧，这回每人喝了两杯。比尔付了钱，但半醉不想回去，拉着比尔再陪他喝一杯。于是他们又各自喝了一杯。为了避免麻烦和再次从工地跑出来的风险，他们决定买两夸脱[注]酒装瓶带回去，瓶子是酒吧老板租给他们的，每瓶收两便士押金，还瓶的时候退。

回到厨房，他们发现”老二”正在那里找他们，那家伙正要开口骂，半醉就拦住他的话说，这两瓶酒他可以拿一瓶去喝，要么挨顿揍也行，随便他选！如果他两样都不喜欢，那就去死吧！

这”老二”很识相，拿了啤酒，劝他们打起精神在煞星来之前干完一些活儿，两人答应了。

“老二”走了以后，他们两个继续工作。过了一会儿，煞星来了，他看不出这两人干了什么，开始叫骂起来，问他们是不是整个上午都在睡觉，现在都快十点了，他看他们什么也没干！

煞星走了以后，他们两个又把剩下的啤酒给喝了，然后简直要笑出声来。他们会在乎亨特或是拉什顿？见鬼去吧！他们两个才不急着赶工呢，他们开始一边放声大笑，一边往案板和墙上一桶桶地泼水。

“给老板们看看怎么洗上了漆的玩意儿！”半醉喊到，他站在房子中间，不停地往橱柜门上用力泼着水。”比尔，再来一桶水！”

比尔出去在水龙头上接满整桶水，笑得站不起来。水接好后他就递给半醉，半醉连桶带水一起扔到窗前那个台子上，一块玻璃被砸烂。水从台子上流下来，淌得满地都是。

比尔又拎来一桶往厨房门上扔过去，一块嵌板被砸得从头裂到尾，他们接着又往案板上扔了几桶水。

“给老板们看看怎么洗上了漆的玩意儿！”他们叫喊着，同时往墙上、门上扔着水桶。

此时，地板上淌满了水，水和那些污物一起，汇成一个污水的海洋。

他们把洗碗间的两个水龙头一直打开着，而通往下水管的水槽积满了污物，下水被堵住了，污水四处外溢，仿佛一个迷你的尼亚加拉瀑布。

水从门下面流向后院，再沿着过道流到前门。但比尔·贝茨和半醉仍然在厨房里往门上、墙上和案板上泼着水，他们疯狂地笑着、骂着。

当他们又接满两桶水提着往厨房走的时候，听到亨特在过道里大声地问水是从哪里来的。接着他们听到他向他们走了过来，就提着水桶站在原地，想等他一开门刚探头要进来时，就把水桶扔到他身上。可惜，他们两人醉得太厉害，又太兴奋，没击中目标。一只桶砸到门的横档上，另一只砸到门边的墙上。

煞星赶紧把门又关起来然后跑到楼上，过了一会儿”老二”下来在过道里叫那两人。

那两人走出来问他干嘛，他说煞星已经去办公室给他们算好工钱了，他们填好工作时间表就可以马上结钱走人了。煞星说如果他们十分钟内不到的话，就把两人锁起来。

半醉说能马上拿到钱那再好不过了，他们身上的钱都花光了，现在正想再喝点呢。比尔·贝茨完全同意，他们问”老二”借了支黑铅笔，填好工作时间表，脱下围裙放进工具袋里，然后就去办公室领钱了，煞星把钱从下面的暗门递给他们。

这个壮举当天就传遍全镇，尽管那是在七月。第二天早上六点就有六个人在工场里等着问煞星是否有”工作机会”。

比尔·贝茨和半醉喝酒胡闹而被开除在多数同事看来是话该。这种行为实是太荒唐了。

不管事情是在什么状况下发生的，多数人常党这么说，他们彼此之间极少相互同情。

比如，当某个人从某个工地被派到另一个工地去，其他人往往就会走进他干过活的房间看看，极尽所能地挑出毛病，对调走的那个人进行各种恶意的批评。”吉姆，瞧瞧那门，”一个人用厌恶的口气说到：”你觉得怎么样？你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烂的活儿吧？他还有脸

叫做漆工呢！”另一个人会难过地摇摇头说，干这活儿人虽然怎么也算不上是个工人，但他认真干，应该能弄得好一点，可实际上他从来没花时间好好干，总是在他妈的赶工！可不是嘛，他从开始到干完在这个房间里就呆了四个小时！他忙着干活弄得尘土飞扬，恨不得有辆洒水车跟在后面！第一个人又接口到，别人爱怎么干都行，但他可不想为任何人卖命！

第二个人会赞同这种想法，说他也不想卖命，然后两个人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卖起命来，他们干的活和被他们批评过的那个人一样烂。当其中一个走开以后，另一个又会溜进他的房间，对正好路过身边的人说刚走开的那个干的活有多烂。

有一天，哈洛在那个叫通心粉咖啡馆的房子里干活，亨特派人从店里送了张条子，上面的措辞符合这类便条的常规，好像写的人曾经研究过如何避免过于客气：

哈洛，马上带工具去工场，克拉斯会告诉你去哪里。

亨特

那小伙计把条子送到时，他刚吃完午饭，哈洛高声把它读了一遍，好让大家都听到，哈洛说，这写条子的口气像是在对条狗说话。其他人没说什么，但等他走后，大家都说巴望或希望”我们这种人”被客气对待，这太可笑了，真是笑话。他们又说哈洛自从读了欧文借给他的那些书以后，开始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了。于是有人拿纸给哈洛写了张条子，准备一有机会就给他。这张条子的措词是很符合他那种绅士身份的。写好以后，那人把条子整齐地折叠起来，并写了地址和称呼：

通心粉咖啡馆转交哈洛先生阁下

哈洛先生，

亲爱的先生，烦请您在方便时移步油漆店，有一处天花板需粉刷，望此事不致叨扰您。

此致

您诚挚的，

潘蒂斯•波雷特

有人把这条子给大家念了取乐，念完后，写条子的人拿了回来装进兜里，等有机会给哈洛。

写条子的人走回自己房间继续干活时，有个男人在叫他，这人曾经去过哈洛的房间挑毛病，也已经找到了瑕疵，他把这些指给写条子的人看，当然，他们都很讨厌哈洛。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老二一直给他活干，”第一个人说。”就你我之间说说，如果我来当老二，煞星要把哈洛派来，我就给他退回店里去。”

“和你一样，”另一个边回自己的房间边附和着。”和你一样，老兄，我才不会要他呢。”

千万别以为这两个人和哈洛是死对头，他们当面是非常好的朋友，正如这两个当面互相很要好一样，这就是他们的相处方式，如此而已。

如果这时走开的不是哈洛，而是他们两人或是其中任何一个，留下的人也会同样说他的坏话。背后说别人坏话，是他们大多数人的习惯。

同样，如果有人犯了错误，出了事故或是遇到困难，他很少或从来不会得到工作伙伴的同情。相反，多数人在这种时候只会幸灾乐

祸。

有个可怜的倒霉蛋，是从伦敦来镇上的外地人，因为弄碎一块玻璃被开除。他被派去”烧除”一块玻璃木框上的旧漆。他对用烧灯并不熟练，因为他原来工作的那家伦敦公司里，这活儿是由一两个人承包下来的，很少让普通工人做。拉什顿公司里能熟练使用这种灯的人也不多。谁也不想干这活儿，因为烧灯几乎总是会出问题，会耽误很多时间。所以这活儿最后派给了这个外地人。

这人在到拉什顿公司工作前已经失业很久了，他急于保住这饭碗，因为在伦敦还有一家子人靠他养活。当”老二”让他去干烧玻璃框这活时，他不敢说自己不太行，他想着能把活儿干好。但他太紧张了，结果前面一直都没问题，但就在要干完的时候，烧灯不小心碰碎了一块大玻璃。

店里送过来一块新玻璃，那外地人干到很晚才回去，不计工时装好玻璃，这样其实已经算是赔偿了一半的损失。

那时要干的活儿不太多，接下来的星期六有两个人就被”候补”了。那外地人就是其中之一，几乎每个人都为此高兴。吃饭的时候打破玻璃这事在讪笑声中被重复了一遍又遍。似乎这是桩令人羞愤的事，一个外地人，特别是这种连烧灯也不会用的下等货色，居然有脸出来混生活！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们高兴地说，他再也不会在拉什顿公司谋到什么差事了，这可真是好事啊。

可他们都知道，这种倒霉事一样会发生在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身上。

一次他们中有两个人被开除了，因为他们粉刷的天花板本来需要返工。实际上这并不是他们的错，而是因为天花板需要特殊处理，但他们却不允许按常规来做。

一如既往地，他们俩被开除以后，大多数人嘲笑、挖苦、幸灾乐祸。或许因为他们觉得这两个倒霉的家伙出丑后会提高他们被”留用”的机会。差不多每件事都是这样。除了个别的例外，其余多数人都对拉什顿和亨特充满无限的敬意，但相互之间却少有尊敬和同情。

各行业的工人之间也普遍薄情寡义。任何人遇到难处，无论是什么原因，其余的人好像都会为此开心不已。

木工房做了一个花园大门，接合处没有做好，原因无非是那个人不被允许花时间好好做。当门装上去以后，他的一个同事就用铅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大字：”这个接合处的做工真棒。得订一吨油灰来补。”

但在星期六下午发了工资以后，听听他们在酒吧里说的话，你会以为他们是这世上最好的朋友和同伴，有着最独立的心灵，他们患难与共，会为彼此赴汤蹈火。他们讲述着自己做过和说过的各种了不起的事迹，谈论被自己”拒绝掉”的工作，”训斥”过的老板，又如何把白浆桶扔到冒犯他们的雇主们身上，如何狠狠地羞辱和教训了这些雇主们。但说来奇怪，不知为什么，这类壮举发生的时候，极少有第三者目睹过。好像他们很是侠肝义胆，为受害人的面子着想，有目击者在场时他们是不会有那种举动的。

几杯酒下肚后的克拉斯是讲述此类故事的高手。下面是他星期六下午在板球场的酒吧讲的一个故事，正是比尔·贝茨和半醉被开除的同一天。板球场离工场商店只有几分钟的路，所以发了工资以后很多人会去那里喝一杯再回家。

“上星期四傍晚大约五点的时候，亨特来油漆房跟我说‘克拉斯，今天晚上给我调一桶粉浆，’他说，‘我明天早上要用’他说，‘哦’我说，直直地瞪着他‘哦，你要，是你要？’就这样。‘是的，’他说，‘好吧，你他妈的自己弄！’我说，‘我才不

干呢，’我说，就是这么说的。‘你他妈的什么意思。’我说‘这么晚了，让老子干这个？’我说，你们肯定会笑的。”克拉斯喝了口酒，擦擦嘴，环顾四周，看看故事的效果如何，然后继续说：”要是你们在的话，一定会笑死的。他吃了一大惊！我这么一说，他惊得下巴都要掉下来了！然后就客气地对我说他不是来找麻烦的，可我直接就他妈的让他闭嘴。‘该我干的时候，’我说，就是这么说的，‘我一定干，’‘否则没门儿，’我说”。

克拉斯讲完故事就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盯着对他充满羡慕的听众们。他们相互看看，再对克拉斯点头称赞。是的，毫无疑问，这才是对付宁禄最恰当的方式，态度要强硬，要让他知道咱们可不是好惹的！

“你们不会怪我，对吧？”克拉斯接着说，”我们为什么要受那些人的鸟气！我们可不是那帮听话的中国人，是吗？”

他们不但没有怪他，而且异口同声地说要是他们碰到这种事情也会这么干的。

“我也是这种人，”一个高个子，大嗓门的人说，这家伙每次被拉什顿或煞星看一眼就吓得几乎要倒地而亡。”我就是这种人，我可受不了工头们的气！要是他们训我，我就扔了工具对他说‘怎么了，我不称职，工头？干得不如你意？很好！给我钱，马上走人。”

“太对了，”大家都说。就得这样对付他们。要是每个人都像这高个子这么干，事情就爽多了，此时那高个子刚给大家付了一轮酒钱。

“去年夏天我在老邦塞那儿干活儿，”一个穿着大几号的圆下摆外套的小个子说，”给老邦塞，就是温德利那儿有点名气的老邦塞。一天，我知道他去喝酒了，我去刷个房间，心想要是我赶一赶，那四

点左右就可以弄好，早点回家。因为我估摸着他那时候已经醉倒在外面了，而且你们知道，他不用工头，所以我就加紧干，四点一刻就弄完了。我正收拾工具要收工的时候，想不到老邦塞醉得象条老狗一样跌跌撞撞地上楼来！他一进房间就又叫又骂。‘你就干了这么点？’他嚷嚷着。‘你一整天都干了些什么？’他说，不停地叫骂着，最后我受不了了，你们能猜到我当时有多生气，因为我刚要走他就来了。所以他正大喊大叫的时候，我二话不说上去就给了他一拳，打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然后我把一罐白漆倒在他头上，接着又一脚把他给踹了下去。”

“真他妈的活该，”克拉斯又从其中一个人那里拿过一杯新鲜啤酒，就是那个刚替大家付了一轮酒钱的家伙。

“那混蛋怎么说的？”高个子问到。

“他妈的一句话也没说！”小个子回答到，”他自己爬起来叫了一辆马车，钻进去就回家了。到了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半我在二楼刷第二道漆时才看见他上来，穿了一身新衣服，问我想不想去酒吧喝一杯？我们就去了，他点了威士忌和苏打水，问我要什么，我说一样就行。一杯酒下去，他跟我说‘哎呀，兄弟，’‘你昨天跟我发脾气了啊。’他说。”

“你看看，就得这样！”那高个子说，”这是个经验！要是你不那么对他，那就得没完没了受他的鸟气！”

大家都认为小个子做得对，都说他们完全不会怪他，要是碰到同样的情况，他们也会这么做。听他们说的，你会以为比尔·贝茨和半醉最近的那番壮举并非千载难逢，而是经常发生。

克拉斯付了最后一轮的酒钱，他显然觉得现在的情形值得特别庆祝，于是他建议大家热烈地用以下祝酒词干杯：

“让他见鬼去，
祝他永远肥不了，
头戴一顶帽，
却有两张脸。”

那个夏天拉什顿公司的活儿很多。虽然没有太多大工程，但小工程不少，小伙计伯特忙着从一个工地跑到另一个工地。他多数时候就是把油漆、木板或梯子放在手推车上送来送去，很少和工人们一起干活儿。他不是往正在工作的慈善家那里送东西，就是呆在工场的油漆房里刮漆桶上的脏东西，或是帮克拉斯混合颜料。这孩子看着实在可怜，但也很少有人注意他。他苍白消瘦。拉车也没能让他长点肉，因为天气太热，他干活儿的时候总是大汗淋漓。

他家在温德利的另一面。从家走到店里要四十五分钟多一点，他每天早上六点上班，这意味着他每天五点过几分就要出门，这样他总是四点半就得起床。

他穿件成人穿的外套，或更像是夹克，这让他的上身显得很臃肿。裤子是他自己的一套衣服里配的，这种便宜的成衣总是裁得有点紧。两条瘦腿露在一件大夹克下面，这让他看起来很怪异，加上他的衣服、帽子、外套、背心、裤子和靴子上都沾满了各色漆和颜料，因此更加难看。而且他的脸上也常常有漆点，当然手上，尤其是指甲边上也都是。最糟糕的是那双可怕的钉靴，硬邦邦的靴统皮有八分之一英寸厚。靴子前面的硬皮都翻了出来，凹凸不平，把他的脚都磨出血来。靴底有八分之五英寸厚，钉满了平头钉，几乎和块铁板一样又重又硬。他每天要走很多路，这双靴子让他的脚吃尽苦头，他因此疲惫不堪，痛苦异常。吃中饭是他最开心的时候，因为那时他可以独自溜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躺一个小时。他最喜欢去木工房的阁楼上吃

饭，那里是存放模具和楣梁的地方。吃饭时没人会来这里，他吃了饭以后就会躺下来休息，想想心事。

他差不多总有一个小时用来吃饭，但每天吃饭不全是同一个时间：有时候是十二点，有时候一直要到两点。这要看他送什么材料去工地。

常常会有在远处一个工地干活儿的工人急着在午饭后就需要某些材料，而克拉斯在十二点以前可能还弄不好，饭前就不能送，要是等伯特吃完了再送工人们就会因停工待料而浪费时间，这样的话，伯特就先送材料，再回来吃饭。

有时候他到十二点半左右才回来，而一点钟又要再送一批材料。

碰到这种情况，他就在工作时间表上填上半小时的加班——可以拿每小时二便士的加班费。

有时克拉斯派他把一架梯子，或是两只脚凳，或一块板子，或其他什么材料从一个工地到另一个工地，这种情况下他总是很晚才能吃饭。他的早饭往往要拖到九点回到店里才能吃，而不是八点，午饭经常要到一点半或两点。

有时他的两脚火辣辣地疼，几乎没法把漆罐送到工地上去。要是推车就更糟，到下班时往往精疲力尽，感觉走回家的力气都没了。

天气并不总是炎热或晴朗的，有时候会很冷，简直象冬天。那个夏天雨水很多，碰到下雨天，那孩子从一个工地跑到另一个工地总是被雨淋透几次。他不得不穿着又旧又破的湿衣湿靴干活儿。

最糟糕的工作是在白铅粉到货的时候。这种东西是装在容量为二百磅的木桶里送来的，他得用泥铲把它们从木桶里挖出来放进一个金属槽罐里，上面加水覆盖保存，空桶退还给制造商。

干这活儿时，他总是弄得浑身都是铅粉，经常接触油漆或是这类有毒的材料无疑造成他的胃经常剧痛——痛到他倒在地上满地打滚。

一天下午，克拉斯派他推车去伊斯顿、菲尔波特和欧文刚结束施工的工地。他下午四点半左右到了那儿，帮着他们把东西装到车上，然后跟车和他们一起返回店里。

路上大家都注意到这男孩看上去疲惫苍白，走路也一瘸一拐的，他一声不吭，尽管他猜到他们是在说他。他们到店里时差不多五点十分，快到下班时间了。伯特帮他们卸下东西，在他们放下自己的工具，”上缴”带回来未使用的原材料时，伯特就把车推到院子另一面的存车棚去。他没有马上回到店里，几分钟后哈洛去院子从水桶里给大家舀水洗手时，看到这男孩靠在车子的一边，抱起一条腿在哭。

哈洛问他怎么了，这时其他几个人也出来看出了什么事。男孩说他的腿得了风湿或是发育性疼痛(注)或是其他什么病，”就在膝盖附近”。他没再多说什么，只是悲伤地哭着，慢慢地把头转来转去，想躲开大家的注视，因为他觉得让他们看到自己哭是很丢人的。

大家看到他病得可怜，都从口袋里掏出些钱来给他，好让他坐电车回去。他们一共给了他五便士，足够他坐车回家。克拉斯说他可以马上就回去，不必等到五点半。他走之前，菲尔波特从工具袋里拿出一个小玻璃瓶，灌满机油和松节油——两份松节油加一份机油。他把它交给伯特，让他睡觉前用来擦在腿上。他解释说：松节油可以止痛，机油可以防止皮肤受伤。如果他太累了，就让他妈妈帮着给擦。伯特答应按他说的做，然后，擦干眼泪，拿着他的饭篮，一瘸一拐地赶电车去了。

几天后，亨特出了个事故。大概差五分十二点的时候，他骑车飞快地赶往一个工地，想看看能不能抓到早退吃饭的工人。当他从一个比较陡的山坡往下去时，前刹坏了，后刹的橡胶也磨损地厉害，起不

到刹车作用。于是煞星为了不让自己在山脚下那些房子的栅栏上撞成碎片，就从车上跳下来，摔得鼻青脸肿，手也折了。他摔得不轻，不得不在家呆了三周。对此，人人都是拍手称快，只有拉什顿先生很懊恼，甚至可以说是愤怒，因为他对业务知之甚少，没有助手就不会估价。正好那时候有几项大工程在招标，拉什顿就派人把清单送到亨特家里让他算价格，因此煞星在家的那段时间，几乎一直坐在床上，缠着绷带，在计算这些工作的大致成本。拉什顿没去探望他，但几乎天天派伯特去送清单或是账单之类的东西，或者送张条子问亨特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上班。

关于亨特的状况，在工人中流言四起。有说他”脊柱断了”，有说他”脑子摔坏了”，或是”内脏”受伤了，可能”再也不能欺负别人”了。克拉斯曾经帮拉什顿先生给几个小工程报过价，开始觉得亨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对自己未必是件坏事，他逐渐装腔作势、耍起威风来。他让一个不合格工人做他那份颜料员职位的助手，把其中的重活儿都丢给他，他自己则用余下的时间去各工地巡查，看看工作进展情况。

克拉斯的穿着和他的德性很相配。他穿条黑白大方格的运动裤。裤子原来的主人比克拉斯高且瘦，所以裤腿虽长出两英尺，但整个裤子却紧绷在腿上。所幸他现在的工作是颜料员，否则如果他要在梯子上爬上爬下的话，裤子早迸开了。他的夹克也小了两三个尺码，袖子太短，法兰绒衬衣的袖扣都露了出来。这衣服是哔叽呢的，原来的颜色可能曾经是蓝的，但现在大部分是淡紫色，袖子下摆是紫罗兰色。这夹克的肩背部分都很紧，又太短，所以紧裹在裤子里的屁股一览无余。

他却似乎对自己外表的怪异毫无察觉，依然得意洋洋，弄得多数人都很讨厌他并对宁禄的回归欣喜不已。他们说如果克拉斯得到这个位子，那要比亨特还他妈的坏。至于亨特，在他回来工作后的短时间

内，大家都说他的伤病改善了性情：他有时间回顾以往。简而言之，他比以前好多了。但好景不长，事情又向相反的方向进行。他比以前更坏了！他回来后的两周左右发生了一件事，让大家对他和拉什顿都产生出前所未有的反感和怨恨。事情因邦迪的工友泰德·道森所做的一件事而起。

这个可怜的家伙总是在扛东西：背袋水泥或胶泥，一架重重的梯子，一大桶灰浆或拉着一辆装脚手架的车。他必是壮得象匹马，因为在拉什顿公司这样从早上六点干到傍晚五点半，回家喝了茶以后又去园子里干两三个小时，早上上班前还经常去园子里干一个小时。这穷鬼需要用园子里的产出来补充工资的不足，他有妻子和三个孩子要养活，而他只赚——或者更准确地说，老板只付他一小时四便士。

工人们正在修缮一所老房子，从房子上拆下来不少旧木料：破旧的地板条之类的东西，这些木料除了烧火外没什么用处。

有天傍晚邦迪和他的工友们那里干活儿，五点半刚过，煞星来了，看到道森正在捆一小把旧木料。亨特问他弄这个干什么，他没打算推托或隐瞒，就说他准备拿回家当柴火，因为这东西没什么用。煞星立刻凶巴巴地叫起来，让他把木料放下。说这些木料是要带回工场的，至于它们有没有用都与道森还有其他人无关！要是他抓到谁拿了木料，一定就地开除。亨特大喊着，好让所有人都听到，那时他们正在隔壁房间里解下围裙准备回家，听到这些，完全了解了他话中的用意。

接下来的星期六，工人们去办公室领工资的时候都拿到一张印着以下铭文的卡片：

> 无论何种情况，本公司工人均不得从任何工地或工作场所拿走任何物品或材料作为私用，无论多少。工头有责任执行和监督

此规定，并汇报其知晓的违反此规定的行为。违规者无需告知立即开除或提交拘留。

拉什顿公司

多数工人拿到放在信封中的卡片和工资后就走了，没有任何意见。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走了很远以后也没弄明白卡片上说了些什么。有两三个人站在离领薪窗口几步之外，拉什顿和煞星完全能看到的地方，把卡片撕碎扔到了街上。有个工人就站在领薪窗口读完卡片，然后骂了句脏话，把它往拉什顿的脸上扔去，要求结薪，他们二话不说，马上给了他当天的工作时间表，让他填写当天上午的时间，其他没领到工资的就一直等在后面。

卡片的故事很快就传遍全镇，成为镇上每家店的谈资。每当拉什顿公司的工人遇到其它公司的人时，后者总会冲他们喊：”无论多少！”，或是”大家小心！拉什顿公司的小偷来了。”

拉什顿公司的人之间也拿这事开玩笑，或者把它当成见到另一个人时打招呼的方式：”记住！无论多少！”

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在回家时手上或衣服上多沾了些油漆或是白浆，其他人就会威胁他说要去上报他偷原材料。他们习惯于说无论数量多少，拿走就是违规。

哈洛起草了一份规章制度清单，他说是拉什顿先生让他和大家沟通一下的。其中有项规定是，每个人来上班时和下班时都要各称一次体重，发现体重增加的，就会被开除。

这规定又引来一阵咒骂和暗中的愤恨。关于大理石台面的雕花腿桌子、晴雨表、威尼斯式百叶窗和其它抢掠之物的故事在他们中间流传着，工人们说此类事情倒真象是拉什顿和亨特之流干的。

他们中没有人对煞星或拉什顿说有关那卡片的事，但有天早上拉什顿在早餐桌前读信件，当他打开其中一封时，里面是一张涂着人类粪便的卡片。那个早上他没吃下早饭。

对工作条件没有人敢公开抱怨，这没什么可疑惑的，因为虽然那是夏天，但失业的人却很多，被解雇要比找到工作容易得多。

没人被抓到偷东西，无论多少。但在那个夏季，还是有五六个人被警察抓进了监狱，因为他们交不起扶贫税。

整个夏天欧文都继续被他的工友们反对和嘲笑着，因为他还在说着那些致贫的原因和消除贫困的方法。

多数人都把工资交给妻子，自己留两先令或半克朗用在烟酒的零花上。少数几人会多花点，也有极少数会在烟酒上花太多以致家里人为此受苦。

不少从妻子那里要回半克朗或是三个先令的人当然是以买衣服为由的。他们中有些人每周得付一先令分期付款或是赊衣服的账，他们是那种沉迷于隔段时间就想弄套伪劣新西装穿的家伙。其他人都是自己或由妻子从两手店里买衣服穿，用分期付款方式，每周一先令，付清款后拿货。

也有大部分人不在喝酒上花一文半子。更有不少人以前并非不喝酒，但现在往往可以一连几周都不进酒吧，滴酒不沾。

还有些人在午饭或晚饭时改喝啤酒，而不再喝茶或咖啡了，因为这比喝茶类饮料便宜。但有些人却说在午饭或晚饭时喝啤酒导致”全国饮酒总账”骤增，这是种犯罪行为，如果他们是工人的话，应该被强制喝其它饮料。而对于有闲阶层，当然应该继续享乐，”喝威士忌、红酒和雪利酒”，更不用说喝桶装或成打甚至五十打啤酒了。当

然，这是两码事，因为这类人从工人阶层的劳动中赚了钱，他们负担得起这种迷醉的生活方式，也不会因此而使自己的孩子缺衣少食。

说工人中的主流或是相当多数都只管喝酒而不顾家的断言，实在是最心虚、最卑鄙的诽谤，荒谬的谎言。有些工人的确是这么干的，但绝不是主流。只是其中的极少数，而且为工友们所不齿的才这样。

说他们花了点钱在烟酒上就使得全家受苦，那持此观点的人得出结论的逻辑应当是这样的：茶是一种非必要的且有害的饮料，它常被医生们反对，因此不必浪费时间来列举它的可怕之处。同样，几乎所有便宜的饮料都是这样，它们都是非必要的且有害又费钱的，像喝啤酒一样，是喝着取乐的。

谁有权说工人们下班后不应该一起去小酒馆或别的什么地方喝一两杯啤酒开开心？让那些肆意谴责他们的人用上述逻辑得到的结论去谴责各种娱乐行为吧。让他们去说服工人阶级过更简单的生活，以水代替各种不健康的，诸如茶、咖啡、啤酒、柠檬水之类有害的、非必要的东西。如此一来，工人们可以过更廉价的生活，挣更少的工资，因为各地的工资都是以生活成本作为基准的。

这些人愿意引用”全国饮酒总账”中的数据，好像所有的酒钱都是工人阶级花的！但如果把贵族、牧师和中产阶级所花掉的酒钱从”全国饮酒总账”中减去，就可以看到工人在喝酒上面的人均花费不值一提。可能不比花在茶和咖啡一类不健康、不需要的”无酒精”饮料多多少。

实际上，有些拉什顿公司的工人在有工作时才每周花二先令在喝酒上，这不是造成他们贫困的原因。就算他们从来不花一分钱在喝酒上，而且微薄的工资增加一半，他们照样还是最可怜、最穷的，因为几乎所有文明带来的好处和特权，以及各种让生活更有意义的事物，都是他们够不着的。

只要人们不得不生活和工作在当下这种伤心而无趣的境遇里，那其中必定会有一部分人会去小酒馆，以忘记现实，得片刻欢愉。医治这恶魔的唯一方法是祛病除根，医治的过程中还可以试试这些方法：撤换那些喜欢调唆人们狂饮劣质啤酒而不是好的或是人们能买得起的啤酒的酒吧老板。由国家或地区政府来开办一些不以营利为目的娱乐场所。在这种体面的娱乐场所，不允许酗酒或说脏话，在这里可以买到真正的啤酒、咖啡、茶或其它小吃。人们在每日工作之余可以去那里花一两个钟头和朋友聊聊天，听听音乐，唱唱歌来放松一下。去小酒馆时可以带着妻子，不必担心道德败坏，因为那种妇女和儿童不宜的地方根本就不应该存在。

欧文是个滴酒不沾的人，从来没有为喝酒花过钱，但却在他所谓的”贫困根源”上花了不少。每周他都花一两个便士买有关社会主义的宣传册或传单，再把它们借给或送给工友们看，用这个办法并费了许多口舌，他争取到了几个人站在他这边。菲尔波持、哈洛和另外几个常有兴趣地来听他讲话，有些人从欧文那里拿到宣传册后还付了钱给他，他们读过以后，会给别人传阅，偶尔也会自己”奋起”和别人争论。也有人则事不关已，或把社会主义当成笑话，挖苦消除贫困的可能性。他们反复说：”世界从来就是有贫有富，将来也如此，这没什么好争的。”但大多数人则是一种强烈的敌视，不是针对欧文，而是对社会主义。不少人，尤其是普通工人，都或多或少喜欢欧文，因为知道他不是”老板的人”，而且他几次回绝了煞星让他”负责”的工作。但他们却蛮横地、恶意地反对社会主义。他们中那些去年冬天饿肚子的时候有点同情社会主义，但现在却又转回坚定维护现行制度。

巴林顿还在公司工作，他还是老样子，保守而少言寡语，除非有人和他说话，否则一直都这样。但出于某些原因，都传说他和欧文有共同的见解。他总是付给欧文宣传册的钱，有次当欧文花半克朗买了

一千本宣传册分发时，巴林顿支援了一先令。但他却从不参加有时在午餐或早餐时的即兴辩论。

热情被”贫困根源”所占据，对欧文来说好事。社会主义对他来说像是酒对其他人那样，使人忘记和忍受那些被迫接收的条件。有些人沉溺在啤酒中，有些人陶醉于赞美自由党和保守党的领袖们，他们因此而忘却了自己生活的痛苦。同样，欧文全力试图把他们从睡梦中唤醒，想找到新的理由来说服他们，让他们相信改善现在的条件是可能的。所以他没时间考虑自己的贫困，他花在宣传册和传单上的钱本来可以用来为自己买衣食，因为那些收到册子和传单的人丝毫没有感激之意。几乎人人都会花点钱在业余爱好或其它事上，但他从没想过这些。有些人自己省吃俭用是为了养胖收税官。另一些对自己抠门的人是为了让懒牧师们可以过上悠闲奢侈的生活。还有一些人花时间，花自己急需的钱去买社会主义书籍并发放给那些不了解社会主义的人。

近七月底的一个星期天上午，一队男女骑车闯入镇上，大约二十五人左右。其中有两个骑在同伴前面几码远，车把手上各插着一根细棍，其中一根棍子顶上飘扬着一面深红绸小旗，旗子上用金字写着”天下大同，和平友好”。另一根棍子的小旗与之相同，但写着不同的标语：”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他们一边骑车，一边给街上的行人发传单，到了人多的地方，就推车步行，把传单发给想要的人们。伟大广场上人群拥挤，他们就好几次长时间停下来。之后，他们骑车经过小山，在店铺开门前到达温德利。几家酒吧门口已经人头攒动，还有不少人正从教堂和礼拜堂回家路过这条街。这些陌生人把传单发给每一个想要的人，又穿街过巷把传单塞进门里或放进邮箱。所有传单发完以后，他们骑车沿原路返回。

此时，他们到来的消息已传遍四方，当返回路过镇上时，他们便被哄笑和嘘声包围。突然有人扔了块石头，正好那里石头不少，于是又有几个人也跟着拿起石头追打撤退的骑车人。

那张引起公愤的传单全文如下：

> 什么是社会主义？
>
> 现在工人们用双手和智慧持续生产着大量食物、衣服和一切有用的、美好的事物。
>
> 但他们的劳动却徒劳无益，因为他们中的多数往往穷困不堪，为生活苦苦挣扎。他们的女人和孩子饱受苦难，他们的晚年只能依靠救济度日。
>
> 社会主义是一项消除贫困的计划，每个人都应该可以过丰衣足食、悠闲安逸的生活。
>
> 如果你想更多地了解这个计划，请于星期二晚上八点，到位于温德利小山的十字路口空场去，那里会有辆”瞭望社会主义之车”。

骑车人在雨点般的石头中疾驰而去，没有遭受大的伤害。有一个人的手划破了，另一个正好转头，前额被打到，好在就只有这两个伤员。

到了星期二晚上，远远早于约定时间前，温德利小山的十字路口空场上已经挤满了人，等着看那辆车的出现，他们显然已经准备好热烈迎接社会主义了。只有一个穿制服的警察，其他几个便衣挤在人群里。

克拉斯、迪克·万特利、半醉、索斯金、比尔·贝茨和其他向个常去板球场的也挤在人群里，另外几个商人也散落其中，包括老心肝

和杂货店主斯莫尔曼先生，除了他们，还有几个有钱的女士和先生。人群的大部分都是工人、劳工、匠人和孩子们。

很显然，人群都不怀好意，不少人口袋里放着石头，手里拿着棍棒。有几个社会主义者想去拦下正在开来的车，劝他们取消行动。他们在大家的怒视下退出人群，向车可能驶来的方向走去。还没走多远，看出他们企图的人就跟了上来，正当他们犹豫的时候，社会主义之车由五六个骑车人护送着，出现在山脚的转弯处。

人群一看见它，就欢呼起来，或者，更确切地是叫喊起来，他们往山下跑去接应，很快车子就被闹哄哄的人群包围了。这车由两匹马拉着，后面那扇门后有个小平台，平台上红底白字的标语写着：”社会主义，工人的唯一希望。”

车夫勒住了马，车后平台上一个人想对人群发表演说，但他的声音淹没在吼叫、嘘声、呵斥和下流的咒骂里。大概过了一个小时，人们开始推车，想把它弄翻，受惊的马儿们跃起来，已经失控。坐在前面的车夫试图把车驾到山上去，这似乎让包围车子的野蛮人更加恼怒。好多人握住车轮往后拉，叫嚷着车子从哪里来就滚回哪里去，还有几个人抓住马头，在哄叫声中把它们转了过来。

站在平台上那个人还在试着让别人听他说话，但只是徒劳。这些和车子一起来的陌生人和几个本地的社会主义者们，奋力从人群中挤过去，和平台上那个想演讲的人站在了一起，他们对人群喊：”请给他一个机会”时，却只让喧闹之声更大。车子由这个小卫队护送着开始慢慢下山，但他们的人数根本不足以抵抗人群。人们对车子行进的速度极为不满，他们大叫着”把它推下去！”“拿掉刹车！”，甚至有几个野蛮人冲过去想把这建议付诸行动。

有些护卫者虽然有自行车碍手碍脚的，但他们还是尽量挡住人群，终于把车子送到了山脚下。这时有人扔出了第一块石头，无巧不

巧地打中一个头上已经缠了绷带的骑车人，正是那个星期天被击中过的。接着一块块的石头打了过来，那个站在平台上的人成为第二个被打中的。石头正好打在他的嘴上，当他用手帕止血时，另一块石头又打在他的太阳穴上方的额角上，他像是受了枪击一样，脸朝下倒在平台上。

车子越走越快，冰雹般的石头砸在车两边和顶篷上，在撤退的骑车人头上呼啸而过。那群人紧追不放，他们欢呼，嘶吼，叫声如鬼哭狼嚎一般。

“去他妈的社会主义！”克拉斯大叫，唾沫星子飞溅。

“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妄想破坏我们的道德准则，”迪克·万特利怒吼着，还从碎石路上捡起一块花岗岩石头扔向一个骑车人。

他们追赶着车子，直到追不上为止。接着他们想起了本地的社会主义者，但一个也找不到，他们在车子安全上路后就小心地撤离了。现行制度的维护者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后，回到山顶的一处荒地，那里一个戴丝绸礼帽、穿礼服的绅士正站在一个小土丘上发表演说。他没有提贫困委员会或是施粥处亦或是上学的孩子缺衣少食，也没有说接下来的冬天几乎人人失业时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他却大谈特谈光荣的帝国、旗帜和王室！他说的这些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在他结束演讲时，大家以无比的热情唱了国歌后散场，他们庆祝自己在马格斯镇的社会主义者面前充分展示了实力，而且普遍认为再也不会听到社会主义之车的消息了。

但他们错了，因为就在星期天晚上一群社会主义者突然又出现在温德利小山的十字路口。他们有些是乘火车来的，有些是从各地走来的，也有些是骑车来的。

一群人聚了过来，社会主义者们举行了一场集会，人们惊讶于这些上星期二刚铩羽而归现在却若无其事的另类英国人，直到他们的两篇演说结束后才有点明白过来。当那个头上缠着绷带的骑车人站在小土丘上演讲时，人群里竟然有人跟着社会主义者们一起对他鼓掌致意。

他在演讲中告诉大家，那个站在车子平台上想要演讲但被打倒的人现在正住在医院里。他一度被认为不能恢复了，但现在已脱离危险，很快就会好起来，毫无疑问的是他还会再来。

克拉斯听了这话喊道，如果那个车上的人回来，他们会按上星期二的法子和他干到底。下一次他可没那么容易跑掉。但克拉斯这么说的时候，并没有预料到未来，读者们往后看就会明白，那人回来的时候，这地方的形势已迥然不同。

演讲结束后，这些陌生人中一个担任主席的人请听众们提问，但没人想问问题，于是他请有不同意见的人到小土丘上来陈述自己的见解，让听众们有机会辨明是非，但还是无人响应。主席便宣布下周同一时间他们还会来，会有一位同志就”失业和贫困的根源及解决办法”发表演讲，接着这些陌生人唱起一首名为”起来吧，英格兰”的歌，第一段如下：

起来吧，英格兰，漫漫长夜已经过去；

东方微曦，黎明来临。

醒来吧，从苦难和悲凉的梦中。

起来吧，英格兰！新一天已来到！

集会进行的时候，陌生人中的几个走在人群里发传单，许多人都冷漠地拒绝接受。同时他们还卖一便士一本的宣传册，总共卖掉了三

十多本。

散场前，主席说下周要来演讲的那位家住伦敦，但不是什么百万富翁，而和在场的各位一样，是个工人。他来演讲是免费的，但他们想付他车费。为此，下周日集会后会进行募捐，募集到的钱除了支付车费外，全部用做购买现在发放的那种传单。他们希望大家认知到这些钱付给那个要来演讲的人，对出钱的人来说是种参与和共享。

集会结束了，社会主义者们平安离开。大队人马走了以后，有几个人还在人群中游走，他们聚成几个小组，激动地讨论着演讲或是传单内容，久久不肯离去。

接下来的周日晚上，社会主义者们如期而至，但他们发现那个十字路的空场上已经被一群暴怒且充满敌意的人占据，这些人不让他们演讲，最后社会主义者们只好悻悻而去。再到下一个周日，他们又来了，这一次请来的演讲者声音极为响亮，简直就如洪钟一般。他成功地发表了一次演讲，但即使如此，也只有离他近的人才听到，而且听到的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对其他预期对象并没有太大影响。

在整个夏天，后来几乎隔周的周日，他们都会来，有时候可以相对平安地举行集会，有时却被干扰。他们还是改变了一些人的观念，不少人明确赞成社会主义者提倡的事情，但他们却不愿意在自己的地盘上建立社会主义小团体，因为这些被转化了观念的人几乎都不敢公开声明，他们怕为此而失去工作或客户。

---

1. 腰线：指西式建筑中装饰柱柱顶中央较宽的部分。（译注）

2. 指纹护板：门等物件表面上所装防止被手指污染的护板。（译注）

3. 通心粉皇家咖啡馆：原文Marcaroni意为通心粉，作者用这个名字来暗讽当时英国人一味追求外国的东西，但其实并不理解。（译注）

4. 2夸脱：相当于2.25升。（译注）

5.　　发育性疼痛：当时认为青少年发育时的一种关节痛。（译注）

第四十四章
聚餐

在慈善家们暗淡的生活中，也不时会有倏忽一线的阳光投射进来。有时简单的欢乐会给无聊单调的生活增添些许生气。时不时煞星和克拉斯会整个下午去帮着办葬礼，尽管他们对办这事的日期守口如瓶，但他们一走，工人就知道了。

在他们干活儿的地方，有时候房主人会请他们喝茶、吃黄油面包、蛋糕或其他小吃，偶尔还有啤酒，和那种他们在板球场买的两便士一杯的”石化液”完全不是一种味道。有的工地上的房主没那么大方，但佣人们却瞒着主人和主妇以同样的方式招待他们。就算主妇非常狡猾，不允许招待吃喝，但却很少阻止工人们抱抱女佣，因为她们很愿意被拥抱。这在工人们单调枯燥的生活里可是一段段美妙的插曲，而且又没什么危害。

碰到在有钱人家里干活儿的时候，慈善家们就感觉无比受罪。因为他们总得从后门进出，这就要穿过厨房，听到烤箱里的鸡鸭和肉骨头发出的噼啪声和嘶嘶声，闻到水果派、水果挞、李子布丁、鼠尾草、洋葱那令人发狂的香味。房子的后院里放着好多啤酒、黑啤、红酒的空瓶，还有威士忌、白兰地和香槟瓶。

厨房里正在做美食的香味常会飘进拆完后慈善家正在装修的房间里，有时正赶上吃饭，他们从饭篮里拿出粗糙饭食，就着瓶子里装的冷茶或石化液一起吞下去的时候。

如前面所说，有时候一些房主会请他们喝茶、吃黄油面包或蛋糕和其它小吃，但如果亨特知道了的话，他会让房主不要再这么做，因为这会让工人们浪费时间。

这一年中的盛事是八月最后一个星期六举行的聚餐活动，在付了差不多四个月的钱以后，活动如期进行。活动费用是每人五先令，参加人必须交清，但他们希望总共的实际费用，包括租车和晚餐，会略低于预算，这样剩下的钱餐后大家可以平分掉。退还钱数的多少还取决于其它情况，因为活动的款项大部分来自工人的交款，还有一部分是聚餐基金得到的季度慈善捐款，这点后面会提到。

聚餐日到了，工人们不像往常那样干到一点，而是十二点就回家洗漱，换衣服了。

租的车一点从板球场出发，为方便住在温德利的工人，事先约定车子一点半在十字路口接他们。

他们一共租了四辆车，三辆大的给工人坐，一辆小的坐的是拉什顿先生和他的几个朋友：迪德卢姆、格林德、建筑师托纳夫先生和房产中介莱图姆先生。有个车夫带来的朋友拿着一只长长的马车夫喇叭。这人并不在被邀请之列，因为休息就顺便来帮个忙，他觉得工人们会请他喝几杯，说不定还能让他一起聚餐。

工人们大多抽两便士一包的烟，出发前对饮了一两杯起起兴头，但往温德利的小山上走的过程中还是很沉闷。煞星坐在第一辆车前座的车夫旁边，拉长一张愁容惨淡的脸，其他的人看上去也是愁云密布的样子，凡看到的都会以为他们是去参加葬礼的，或是一队在冥河[注]岸边游荡的死魂灵，总之不像是去聚会的。那个一遍遍吹着车夫号的人像是天使在吹最后审判日的喇叭，烟头冒出的烟仿佛是他们胸中的苦闷，袅袅升起，无休无止。

车子在十字路口停下来接了几个工人，包括菲尔波特、哈洛、伊斯顿、泰德·道森、索金斯、比尔·贝茨和半醉。后面这两位现在在斯梅尔里顿和里尔维特公司上班，但因为他们一开始就付了钱，而且更愿意参加聚餐而不想要退款。除了半醉和另外一两个照旧全身上下破衣烂衫外，其他人都穿得很齐整。有人穿着典当出来的特殊场合才穿的星期天礼服。也有人穿着每周分期付款一先令的新衣服。还有人买了二手的西装，有一两个人穿了洗干净的工作服。有的人穿的星期天礼服不是从当铺里赎出来的，原因很简单，当铺伙计不收。这种衣服大概可以称之为过渡期服装，样子过时，磨得发亮，尽管衣服的主人已经买了新衣服来替换它们，但当工作服又舍不得。克拉斯、斯莱姆和一两个单身汉却穿着光鲜，运动服的衣领立着，最新款的圆顶帽，和那些带着老式帽子，穿着衣领皱巴巴的各式衣服的人形成了反差。哈洛戴着一顶他妻子用草酸刷洗干净的旧草帽，伊斯顿把他那顶褪了色的黑色帽子的缎带又用墨水仔细染过了。他们的鞋子都不怎么样，除了拉什顿和他的朋友外，所有三十七个人，包括宁录在内，穿了好鞋子的不超过六个。

大家坐好以后，重新出发。拉什顿、迪德卢姆、格林德和另外两三个集团的成员坐的小车带路。后面最大的一辆车前座上是煞星。第三辆车坐在车夫旁边的是木工工头佩恩。克拉斯坐在第四辆车相同的位子上，拿喇叭的那位坐在后面的踏板上。

车都是克拉斯负责安排的，他和车夫们说好，车子要从他和伊斯顿住的那条街路过，他们经过时，克拉斯太太和两个年轻的租客正站在门外挥着手帕大声致意。再往前，是林登太太和伊斯顿的妻子站在门口看车驶过。实际上，那车夫喇叭已经惊动了这里的多数居民，大家挤在窗前门边看着这阴沉的队伍行进。

温德利灰暗的街道很快消失在他们身后，他们上了一条洒满阳光，曲折宽阔的路，路边有山楂、冬青和石南丛。车子路过富饶的闪

着金光的棕色麦田，还路过苹果园，沉甸甸的果实压弯枝条，果香扑鼻。路边老橡树的枝蔓缠绕成绿色华盖，投下一片浓荫，阳光穿过树叶缝隙，晶莹闪烁。他们还经过青苔斑驳的石桥，桥下的流水倒映着蓝天白云。接着，又是一片片的田野，有丰收在望的庄稼地，有牛羊遍地的牧场，牛儿们懒洋洋地半睡半醒，羊儿们听到车过时胆怯地四下奔逃。他们还看到小野兔们从树丛里跳进跳出，或在牛羊身边乱窜。远处的山谷和丛林中隐约可见错落的村舍和草堆。更远处，有座爬满藤蔓的钟楼和一座古老的教堂，或者也许是一个孤零零的风车，它旋转着的风轮在阳光里忽明忽暗。他们路过农庄时，农民们都出来友好地挥手打着招呼。还遇到一些晒得黝黑的金发小孩儿，他们有的爬上围墙和栅栏门，挥着帽子欢呼，或是跟在车后面跑，争抢车上的人扔给他们的硬币。

车上的人多次强打精神唱起歌，但唱不了一会儿就作罢，因为好多人都又饿又乏。他们没时间吃中饭，就算有时间也不想吃，因为都想留着肚子等到了伊丽莎白女王饭店后大吃一顿，估计差不多三点半能到。好在到了第一个休息点——蓝狮酒吧的时候，大家的情绪稍有好转，不少人都下车喝了一杯。半醉、内德·唐森、比尔·贝茨和乔·菲尔波特这几个喝了两三杯以后马上兴致高昂，再上路后不久，前面那三个人坐的车，就是克拉斯带队的那辆车上传来歌声，但也没唱下去，直至到了第二个休息点，又走了五英里后到达的武士头酒吧，他们都发现毫无唱歌的兴趣。时断时续的歌声轮番从不同的车子里传出，最后都无疾无终。即使不少人都喝了点啤酒，但饿着肚子唱歌实在不容易。他们也没什么情绪唱歌，或是欣赏沿途风光。他们只想吃饭，这也是此行的目的，而不是怡情养性，所以车行一段时间后，大家都觉得这令人厌倦的旅途漫无止境。

他们到了下一个休息点，山谷中一座孤零零的名叫掌中鸟的酒吧。老板是个看上去挺快活的胖子，酒吧里已经有几个客人了，看着像是乡下人，环顾四周，也不见其它房屋。这种异样的情形让我们这

些旅行者兴奋起来，并成为他们路上聊天的主要话题，直到半小时后到了下一个休息点——露珠旅馆才告一段落。最前面坐着拉什顿和他的朋友的那辆车没在这站停。离他们不远的第二辆车上的人有的要停，有的要走，更多的人举棋不定。但对车夫来说，这很容易决定，因为停下来的话，总有人会请他喝一杯，于是他在旅馆门口勒住了马，其它几辆到了以后跟着也停下了。

他们在这里做了短暂停留，只有不到一半的人下了车，留在车上的人就一直抱怨要晚了，下了车的只好急匆匆喝了啤酒跳上车继续沉闷的旅行。没人想唱歌，没有喧闹与欢笑，大家都怕说话，就枯坐着往外看周遭的风景。

大家让车夫接下来一口气到伊丽莎白女王饭店，不要再停了，所以他们没有在乾坤倒转酒吧歇脚，老板苦笑着站在门口，很不开心。有几个认识他的大叫着说回来的时候会来喝酒的，这让他有了些许安慰。

三点四十的时候，他们终于到了期盼已久的伊丽莎白女王饭店，大家马上被带进一个大包间，里面已经摆好餐桌，一张圆桌，两张长桌。餐桌的布置和饭店的名气很相配。

餐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白色的餐巾也折成扇形插在酒杯里，每人面前都摆好了成套的刀叉和勺子。餐桌中间有盛着美味的黄色蛋羹的玻璃碗，放着金色和红色果酱的雕花玻璃盘，和几只插着馥郁鲜花的花瓶。

包间的地板铺着浅黄底红花的漆布，有几处图案虽然褪了色，却干净整洁。无论是贴着老式亮光橡木墙纸的墙面，立在墙角白纱窗下熠熠生辉的钢琴，还是光亮的橡木椅子，或是从开放式玻璃门看出去的绿荫满地的后花园，都让人感觉格外的精致洁净。

老板宣布十分钟后上菜，这段时间有人去吧台喝一杯开胃酒，有人去花园里散步，或是应老板之邀去参观房子。除了其它地方以外，他们还去厨房看了看，老板娘正在督导晚宴食物的准备，里面是白墙和红砖地，和房子里其它地方一样都很干净。

“这和我们被开除的那地方——皇家咖啡馆差别太大了，是不是？”半醉问比尔·贝茨，他们听到要开餐了，就往包间边走边说着。

“太不一样了！”比尔说。

拉什顿和迪德卢姆、格林德以及其他朋友坐在离钢琴比较近的圆桌。亨特坐在较长一张长桌的首席，克拉斯坐在他的正对面，他的两边分别是邦迪和斯莱姆，他们三个是安排这次聚餐的委员会成员。木工工头佩恩坐另一张长桌的首席。

晚餐菜品应有尽有，那些懒得自己不干活却狡猾十足地让别人给他们干活的人，每天吃的也不过如此而已。

上的菜有汤、几种前菜、烤牛肉、煮羊羔肉、烤火鸡、烤鹅、火腿、白菜、豌豆、豆子和甜品，包括李子布丁、蛋羹、果酱、水果挞、面包、奶酪。他们还自己花钱买了不少啤酒或是柠檬水，这些不算在饭钱里。最后，侍者还上了有人一直想要的咖啡。一切都无可挑剔，尽管他们被各种不同用途的刀叉弄得有些手足无措，但除了一两个以外，大多能应付这个场面，并尽情享用晚餐。有一两件遗憾的小事破坏了这得体的用餐礼仪。先是就在大家刚坐下的时候，人高马大的泰德·道森不胜酒力，又不常喝酒，几口啤酒下去就不行了，只好由他的朋友邦迪和另一个人扶了出去。他们让他在外面呆着，十分钟后他又回来了，看上去好多了，但脸色仍旧苍白，他在大伙中间坐下来。

火鸡、烤牛肉和煮羊羔肉、豌豆、白菜上来后，毫无疑问，马上被一扫而空，因为所有的人经过长途跋涉后都饿极了，都不想放过任何一道菜。有人一上来就喝了两碗汤。然后直扑下一道菜，煮羊羔肉和火腿或是火鸡，然后又是烤牛肉和烤鹅。吃完这些又回过来吃点煮羊羔和烤牛肉。那三个小伙计每人吃下去的东西得有他们自身体重的几倍，更别提喝了多少瓶柠檬水和姜汁啤酒了。

克拉斯时不时地停一下用餐巾擦着头上和脖子上的汗。的确，大家都很开心。食物管够，啤酒爽口，在刀叉与杯盘的碰撞声中，大家吃喝着，说笑着，晚餐气氛热烈，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鲍勃，把那个白乎乎的东西叉一块给我们，”半醉指着奶冻冲克拉斯喊到。

克拉斯伸手把那白乎乎的东西连盘拿起来，但没有递给半醉，而是拿到自己跟前，用勺子几下子就扒进嘴里。

“你，你个混蛋，怎么自己吃了，”一看到这情景，半醉生气地叫唤起来。

“哥们儿，没关系，”克拉斯把空盘子放回桌上说。”这算什么，马上会上更多的，让老板上菜，多多地上。”

一听这话，老板的帮手们，他的两个女儿和另外两个小伙子马上就上了好多东西，半醉才算作罢。

李子布丁做得很地道，和圣诞节的味道一样棒。但内德·道森和比尔·贝茨在布丁上桌前先把配它的酱料给喝完了，所以第一次吃的布丁就是没有酱的。老板又上了一次布丁的时候，大家已经顾不上有没有酱了。

晚餐一结束，克拉斯作为秘书就给大家报了账目。三十七个人每人付了五先令，共计九英镑五先令。按委员会之前的决定，三个小伙计：油漆工伙计、木工伙计和门店伙计只需交一半费用，加上他们三个的就是九英镑十二先令六便士。拉什顿先生除了和别人一样交了五先令外，还赞助了一英镑十先令。（欢呼）另外几位先生也为此活动进行了赞助：洞穴主人斯威特先生一英镑（鼓掌）。格林德先生，交五先令并再付十先令（鼓掌）。莱特图姆先生，交五先令并再付十先令（鼓掌）。迪德卢姆先生，交五先令并再付十先令（欢呼）。图纳夫先生，交五先令并再付十先令。他们还写信给一些给公司供应材料的厂商，请他们赞助活动。有的给了半克朗，有的给了五先令，有的没有回音，有两个回信说现在竞争激烈，根本没有利润，所以无力赞助。但他们从各公司还是拉到了三十二先令六便士的赞助，所以现在活动的总经费是十七英镑。

而晚餐的实际开销是每人两先令六便士，总共五十五人，这样算下来就是五英镑十二先令六便士。再加上租车费，每人也是两先令六便士，总数同样是五英镑十二先令六便士，这样还有五英镑十五先令的余款可以平均退还给大家（鼓掌），三十七个人每人可以退三先令，那三个小伙计每人可以退一先令四便士。（经久不息的欢呼声）

克拉斯、斯莱姆和邦迪按桌发放退款，大家对此都极为欢迎，尤其是那些从马格斯出发后就一路就把钱几乎花完的人。仪式结束后，菲尔波特提议为委员会努力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表示感谢，大家都鼓掌表示认同。然后又凑了十一先令的小费给男女侍者，老板代表他们收下并微笑着表示感谢。

接着拉什顿吩咐给每人都上酒和雪茄。有的人要了烟，不喝酒的人点了柠檬水或是姜汁啤酒。那些自己不抽烟的也拿了雪茄给抽的人。这时突然有个声音响起来”安静！”，原来亨特站了起来。

大家一静下来，煞星就说他相信每个人都会赞同他，他建议大家借这个机会”为他们尊敬的老板，拉什顿先生的健康”干一杯（对的，对的）。他们中有些为拉什顿先生前前后后工作很多年了，因此不需要他（亨特）再来多说关于拉什顿先生的好（对的，对的）。他们了解拉什顿先生就像了解自己，尊重他也像尊重自己（欢呼）。对于新工人来说，尽管他们不像老工人那么了解拉什顿先生，但他确信他们会认可没有比他更好的老板了（大声鼓掌）。他非常荣幸地请大家为拉什顿先生的健康干杯。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弟兄们，唱首赞歌吧，”克拉斯喊到，他挥动着手里的酒杯，带头唱了起来，很快其他人也热情洋溢地加入进来，半醉还用把餐刀指挥着大家唱：

因为他是个好人，

因为他是个好人，

因为他是个好人啊，

我们都这么说，

嘿，嘿，嘿，万岁！

嘿，嘿，嘿，万岁！

因为他是个好人，

因为他是个好人，

因为他是个好人啊，我们都这么说，

“欢呼三遍！”克拉斯喊到，并起了个头。

嘿，嘿，嘿，万岁！

嘿，嘿，嘿，万岁！

嘿，嘿，嘿，万岁！

在场众人都为拉什顿的健康干杯，或是做出要干杯的样子，但在欢呼和歌唱的喧哗中有几个人却站着，满脸的不屑或不安，他们默默地看着激动的人们，要么就是看看天花板或地板。

“我要说几句，”大家刚坐下来，半醉说道。他晚餐的时候喝了不少，来的路上也一直在喝。”我要说几句，虽然我在皇家咖啡馆干活儿的时候和亨特先生之间有些误会，但我必须说这公司是我工作过的最好的一家。”

这段表白引起哄堂大笑，不过等拉什顿先生起身向大家为他的健康祝福致谢的时候，笑声便消失了。他说他在这行里已经快十六年了，他相信如果自己没记错的话，是第十一次参加聚餐活动了。公司的业务稳步发展，规模也逐渐扩大，他希望同时也相信未来公司还会一如既往地好（对的，对的）。当然，他也知道业务的成功除了自己这外，多半取决于工人们的努力，他将尽一切力量为他们提供工作。如果他的业务继续发展，那当他为他们带来更多工作的时候，他们也必须把工作做到最好（对的，对的）。没有工人就没有老板，没有老板也没有工人（对的，对的）。这是劳动分工的问题：工人用手而老板用脑，谁都少不了谁。他希望迄今为止一直存在于他和工人间的良好感情会继续下去，他感谢大家为他的健康所进行的祝福。

这段讲话在大声的欢呼中结束，然后克拉斯站起来说他请求大家为亨特先生的健康干杯（对的，对的）。他说自己不会发表很长的演讲，因为他并不擅长这个（”你可以的，”，”继续”等叫声）。但是他确信除了拉什顿先生外，没有比亨特先生更受工人尊敬的人了（欢呼）。几星期前，当亨特先生倒下时，好多人担心会失去他。他肯定大家一定会借此机会为亨特的康复表示祝贺（对的，对的）并希望他将来身体健康，和大家一起参加更多的聚餐。

克拉斯的发言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大家再次唱起同一首歌：

因为他是个好人，

因为他是个好人，

因为他是个好人啊，

我们都这么说，

嘿，嘿，嘿，万岁！

嘿，嘿，嘿，万岁！

祝酒完毕后，宁录站了起来。他声音有些颤抖地感谢大家对他的祝福，并且说他希望他承受得起他们的好意。他只想说他的确努力地对大家公平和体贴。（欢呼）他请饭店老板为大家斟满酒。（对的，对的）

酒杯斟满后，宁录再次起身说他希望为赞助此次活动的几位客人的健康干杯，他们是莱图姆先生、迪德卢姆先生、图纳夫先生和格林德先生（欢呼）。大家为他们的到来感到高兴和自豪（对的，对的），他又说他相信大家也一定认可莱图姆、迪德卢姆、图纳夫和格林德先生都是好人。

工人们用齐声高唱和欢呼明确表达了对这个结论的认同。等他们唱完，格林德起身代表被祝贺的人致感谢辞。他说非常荣幸来此地参加这个愉快的聚餐活动，同时也为他们几个可以为活动的举办出点力。看到拉什顿先生和他的工人之间如此和谐融洽，他们也很是欣慰，因为事情本该如此。老板和工人之间就是合作伙伴关系，老板动脑，工人动手。他们都是工作者，有着共同的利益。他愿意看到工人们歇尽全力为老板工作的同时，也明白老板在为他们努力付出，他不仅是老板，更是朋友。这正是他（格林德）想看到的，劳资合作，全

力以赴，实现共赢。（欢呼）如果所有的老板和工人都能这样，那么一切就会走上正轨，就会有更多的工作，那贫困就更少了。工人为老板努力奋斗，老板为工人尽心尽力，这才是真正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而不是那些手拿红旗的家伙到处传播的一派胡言（欢呼和哄笑）。那些家伙们在生活中多是些懒散之人（对的，对的）。他请大家相信，如果社会主义者成为社会上层人士，那么一切好处都会落入少数骗子手里，而留给大家的就只有辛苦无比的工作而已（对的，对的）。这就是那些煽动者们想达到的目的：让他们（听他们话的人）工作而自己享受（对的，对的）。他代表迪德卢姆先生、图夫纳先生、莱特图姆先生和自己，感谢大家的祝福，并希望今后能在类似场合再和大家相聚。

他的讲话在热烈的欢呼声中结束，但明显可以从几个人的脸上看出，他们厌恶格林德的言论。这些人也嘲讽社会主义，他们通常把票投给资本主义，使之延续，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讨厌和反感格林德！另外还有少数几个社会主义者，总共不超过六人，他们也没有加入鼓掌的行列。他们都坐在佩恩为首席的那张长桌另一头，没有任何一个人为前面的讲话鼓掌喝彩，也没有任何进行反驳。有几个人听到格林德的最后几句时涨红了脸，也有几个只是笑笑，但都默不作声。他们来之前就知道会有不少这类”好人”表演和讲话，他们也达成一致不参与任何一种，但也不公开反对讲话内容，但他们却没想到事情竟如此出格。

格林德坐下后，有一些为他鼓掌的人开始嘲弄社会主义者。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他们喊到”那些反对你们的话！”

“他们现在没什么可说的。”

“你们怎么不站起来发表一次演讲呢？”

最后这话在不喜欢格林德言论的自由党和保守党人看来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他们都喊道”欧文！欧文！”“赶快，站起来发言！”“做个好汉！”之类。那几个卖力给格林德鼓掌的人也加入其中要求欧文发表演讲，因为他们确信格林德和另个几位先生会批倒他的论述。但欧文和其他几个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回应，他们一笑了之。见此情景，克拉斯在迪德卢姆先生的手杖上绑了块白手帕，然后把它插在社会主义者们坐的那桌的花瓶里。

吵嚷声小了一些的时候，格林德又站起来说：”我补充几点，刚才我不知道有社会主义者在场，从你们的表情来看还是有感觉的。同时，我很高兴自己说了那些，因为这让你们看清了社会主义者。他们很狡猾，知道什么时候开口，什么时候闭嘴。他们喜欢在工场或是酒吧里拉着几个无知工人，大谈特谈，和职业律师一样能说会道，你们懂的，就是那种只有我对，其他人都错（大笑）。你们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但他们发现身边有有学识的人在的时候就会一言不发，因为这些人比他们懂得多，也不会轻信他们的花言巧语。所以下次你们听到这些职业律师的言论时，就会知道这些玩意儿有什么价值了。”

好多人赞赏这段话，他们不停鼓掌，拍案叫好。都说格林德是个聪明人。把社会主义者的斤两掂得真准——一点点而已。

之后，大家看到巴林顿突然面向格林德走去，空气一下静得可怕。

“你刚才说的可能对也可能错。”巴林顿说到：”社会主义者总是知道什么时候开口，什么时候闭嘴，但现在的场合并不适合讨论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来是朋友聚会，应该暂时忘记彼此的分歧，享受这一刻。但听了格林德先生的言论，我想尽我所能来回应他。”

“的确，我是个社会主义者，今天仅凭拉什顿先生员工的身份就可反驳关于社会主义者都是生活中的懒人这个定论。至于欺骗无知的工人，用不切实际的花言巧语来误导他们，格林德先生是否可以举例并证明社会主义者的教义中有什么不真实或误导的内容，而不是用模糊概念，回避事实的虚妄言语来随意指责。他会发现讲事实很难，而对社会主义者来说证明格林德先生刚才所说的才是花言巧语的误导却很轻松。他告诉我们雇主动脑，工人动手。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是说做手工活计根本不需要脑子，那为什么要把傻子们送到智障收容所去呢？为什么不让他们干点不需要脑子的手工活计呢？而且因为他们是傻子，所以就算发更少的‘生活费’也会干的。要是格林德试着干一干工人们的工作，他就会明白，工人们必须把思想和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所干的活儿上，否则根本干不好。他说雇主们不仅是老板也是工人的”朋友”，这才是胡言乱语，因为他和我们都知道，无论老板多善良，多想给工人提供好的条件，他都做不到，因为他必须和其他不这么干的雇主竞争。黑心雇主，血汗和奴役驱动的雇主采用的办法，其他人都要重蹈覆辙，即使这常常违反他们的本意，因为不如此不能与别人竞争。今天任何一个雇主想给工人们多发工资，让他们过上舒适的生活，并且让工人们不必多干超过本人意愿的工作，格林德先生和我们都知道，这个雇主一个月内必然破产。因为他根本不可能用与血汗奴役工场相同的价格揽到工程。”

“他还说什么老板和工人有着共同的利益，可一旦雇主拿到合同以后，他只想尽早把工程赶完，因为工期越短，他就赚得越多，可工期越短对工人却意味着越快失业。这怎么能说他们的利益一致呢？”

“而且，让我们来假设一个雇主三十岁的时候开始经商，做二十年生意。如果这期间他雇佣五十个左右的人，这些被雇佣的人开始工作时的平均年龄也是三十岁。二十年后通常的情况是雇主赚了足够让他保持悠闲舒适生活的钱。而工人们呢？这二十年所挣的钱仅够糊口，而且那些健康受损的人虽然没死但却倍受煎熬。”

“这个例子中的雇主度过了稳定发展并走向悠闲舒适和自由的二十年。而大多数的工人们却只有衰败的二十年，身心持续恶化的二十年，走向废墟、贫民救济院和早亡的二十年。说他们的利益与老板一致难道不是胡说、误导和花言巧语吗？”

“这种说法就是骗孩子和傻子的。我们不是孩子，但格林德先生明显认为我们都是傻子。”

“偶尔这群老板里也会有一两个没有控制好情况，或是做了错误的判断，经过多年脑力劳动后，发现不幸降临，自己的状况比不做生意前还糟糕，但这是极个别的例外，而且即使如此，破了产的老板的日子也比大多数工人好过。”

“同时，说雇主和工人的利益一致，这话也没错，但我们所认为的和格林德先生想的并不一样。在现有社会制度下，只有极少数人，无论他现在有多富，都不敢保证他们或是他们的孩子可以永远保持这样。哪怕是那些认为一切无忧的人，也会被周遭无处不在的贫困和不幸减少幸福感。”

“只有从这点来说，老板和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无论有钱没钱，都可以一起去毁掉这个让多数人受苦，不给予他们幸福的制度，这对大家都有利。试着去找一条更好的出路，这对大家都有利。”

此时，克拉斯跳起来打断了他，他大叫着他们到这里来不是来听长篇大论的，话一出口便得到大多数人的掌声和喝彩。”对的，对的！”之声回荡在包间里，半醉提议有什么人来唱一曲。

看到那些叫嚷着让欧文讲话的人不再说什么时，格林德先生觉得不舒服，现在为克拉斯他们的打断而心中窃喜。

半醉提议让什么人来唱歌的话得到大家无条件的认同，包括巴林顿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他们也希望用这种合宜的方式来度过这种时刻。酒店老板的女儿，一个脸蛋红润的姑娘，二十岁左右，穿件粉色裙子，坐到了钢琴边。半醉也就凑过去，面对观众，伴着相应的手势第一个唱起来，大家也使劲跟着他热情十足地唱着，包括煞星，他此时在喝了金酒和姜汁啤酒后有些微醺：

来吧，来吧，来吧，与我共饮，在山下的公牛酒吧。

来吧，来吧，来吧，与我一起摇摆，在山下的公牛酒吧。

让我开怀的小德意志乐队啊！

跟着嘀哒声一起摇摆吧！

来吧，抓住我的手！手！

来吧，来吧，来吧，与我共饮，在山下的公牛酒吧。

酒吧！酒吧！

大家敲着桌子应和着来结束一曲，但半醉除了这种搞怪歌曲外不会其它的，他催克拉斯唱下一曲，这位先生就用”踏步、踏步、踏步，小伙子在前进”的曲调唱了”工作吧，小伙子，工作吧”。这首歌是关税改革党的进行曲，表达出了全国保守党人的最高理想，大家此时都唱得很好，因为他们中大多都是保守分子。

我现在不是个有钱人，但我能让日子过得像国王。

假如你愿意，我马上唱给你听，因为时光总在飞逝。

工作吧，小伙子，工作吧。为能买吃食而知足吧。

因为只要你想，你就会成为有钱人，你就能买，买，买！

只要大家共同努力！

“一起唱吧，小伙子们！”格林德喊道，他是一个极端关税改革派，看到这么多人和他想的一样无比开心，而”小伙子们”也正在奋力地一遍遍地唱着：

工作吧，小伙子，工作吧。为能买吃食而知足吧。

因为只要你想，你就会成为有钱人，你就能买，买，买！

只要大家共同努力！

保守党人们在唱着这首至高无上的歌曲时，似乎都被极高的热情所激发。当然也不能太确定，但也许他们在唱歌的时候产生出美好的想象，好似昔日重来，过往的岁月一幕幕呈现在眼前，他们看到从童年起就开始的贫苦和无快乐可言的劳役。他们看到自己的父母因困苦和过劳而心力交瘁，最后悄然进入坟墓，自此被湮没。

然后，他们的梦魂突然转变，他们看到了未来，他们和孩子们一起继续走在同一条疲惫的路上，向同一个目标进发。

可能是歌声把这些想象带入他们的脑海，因为其中的歌词表达了他们的所认为的人类理想。这些就是他们想要的——为他人的利益做当牛做马。他们不想被文明开化，他们宁愿小心翼翼地让自己生养的孩子永远不去享受文明的成果。他们说：

“我们的孩子不应该为让自己过得更好工作，他们是谁？他们不是贵族家的孩子，难道不是吗？那些好东西对他们毫无意义。让他们去工作！他们生来就是工作的，我们只要为他们争取到关税改革，那就一定有大量的工作，不仅是全日工作，还有加班！至于教育、出国旅游、享受生活之类的事情，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没什么意义，他们是为贵族家的孩子准备的！和贵族家的孩子比起来，我们的孩子就是尘

士！他们生来就是为贵族们工作的，所以他们没那么多时间享受。而贵族生来就是享受生活的，所以他们没有我们这么多时间工作。”

他们又唱了几首歌，歌曲唱罢，保守党人们都兴高采烈。甚至趴在桌上以肘当枕睡着的内德·道森也在每首歌结尾前也惊醒并跟着唱几句后，再睡去。

歌曲唱完，大家为关税改革和大量的工作干杯，然后克拉斯唱了最后一曲，因此可以指定下一个唱歌的人，他点了菲尔波特。菲尔波特站起来，受到热烈欢迎，因为大家都喜欢他。他从来不伤害别人，而且只要有机会他总是愿意帮助他人。”好人老乔”的欢呼声回响在房间里，甚至盖过了钢琴声，应多数人唱”老歌”的要求，他唱起”花之秀”：

当我走在夜色中，不知去向何方，看到墙上的海报写着”花之秀”。

于是我在夜晚不停地想着那些花儿。

当我看这场新奇秀时，请不要打扰，请小心呵护，

今晚我愿这些花儿永不凋谢，

圣主啊，今晚我愿这些花儿永不凋谢。

下面还有几段歌词，花之秀中出现的花依次是玫瑰、洋蓟和三叶草。

他唱完后，掌声震耳欲聋，大家强烈要求他再唱另一首广受喜爱的老歌——”你要买我美丽的花儿吗？”

来来往往，男男女女都匆忙，谁曾见那双泛光的泪眼。

她那伤心而忧郁的双眼啊。

她心中只有哀叹。

冰冷凄清中，唯有她声声悲求：你要买我美丽的花儿吗？

这首歌的最后一段被反复唱了五六遍后，菲尔波特终于可以指定下一个演唱者了，他点了迪克·温特利，他唱了一首”放我在姑娘们之中”，边唱边做了一堆挑逗的手势和鬼脸。他唱完后点了木工工头佩恩，他唱的歌叫”我是坎伯威尔·格林侯爵”。

唱这首歌需要艺术家所谓那种”技巧”来配合，佩恩在唱的时候紧张地一脸惨白，做出一些惊悚的动作和手势来模仿侯爵，又是弯腰又是抓耳挠腮又是挥手帕。他卖力表演的时候，观众们目瞪口呆地冷了场，这更让佩恩尴尬到忘词，唱到一半唱不下去了。但为了找回面子，他又唱了另一首歌”每个人都会象炉中之火一样死去”。大家对这首歌也没什么反应，有人笑着说如果他不能再唱得好一点，那最好也早点死去。

然后有人唱了另一首保守党歌曲，其中部分歌词是这样的：

他可能破衣烂衫，他可能双手污秽。

但为口粮劳作不丢脸。

他心术很正，谁人能否定

古老英格兰的脊梁就是工人们。

几曲歌毕，大家决定换场地，到饭店后面的空地上打板球。对阵双方已经分好，拉什顿、迪德卢姆、格林德和其他绅士也作为普通人加入进来，比赛进行的同时，其他人有玩套圈的，有躺在草地上看比

赛的，剩下的在吧台喝啤酒或是打牌和推硬币，也有人去村里四处逛逛，到别的三家酒吧喝啤酒。

就这样，他们玩到七点，该是计划中回程的时间了，但就在出发前十五分钟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

打板球的时候，有一个合唱团来唱了几首歌，作为助兴表演，这个团由四个姑娘和五个男人组成，其中有三个年轻小伙子，另外两个男人都上了年纪，像是团员里几个年轻人的父亲。板球比赛快结束的时候，大家都聚拢到草地上来。唱歌间隙，一个十八岁左右外表羞涩的姑娘走到众人当中来要钱，看上去她不并情愿做这事。这姑娘低声讨钱时非常紧张，满脸通红，她拿着一顶草帽，明显是某位男性团员的。只有几个人给了点钱，有些人直接回绝或是假装没看见这姑娘或草帽，有人要求给钱之前得让他们吻一下姑娘。不过真正引起事端的是那两三个喝醉的家伙，他们把沾着口水，没有掐灭的烟头扔进了草帽里，迪克·威特利还往里面吐了口痰。

姑娘赶紧跑回她的同伙中去，她离开后，有几个目击者让那几个侮辱了她的家伙跑路，以免被姑娘的朋友们痛揍。他们说这几个家伙真他妈的欠揍。

三个肇事者的酒醒了一半，吓得面无人色、浑身发抖，他们偷偷溜到三辆车子的前座下面躲了起来。他们刚逃走，合唱团的人就跑过来，无比愤怒问有谁见到侮辱姑娘的人。没有人回答他们，于是其中一个成员跑回去带过姑娘来，另外两个年轻姑娘也跟在他们后面。

她说没看到要找的人，于是他们又回到酒吧找人，有几个为此事愤慨的拉什顿公司的员工也陪着他们找。

时间很快就到了七点半，几辆车上都坐满了人，准备开始回程。

他们在途中所有的小酒馆都歇了脚，到了蓝狮酒吧的时候一半的人都飘着走，五六个醉得厉害，包括和克拉斯那辆车的车夫和那个拿着喇叭的家伙。后者醉得站不起来，他们只好把他平放在车内大家的脚边，他躺在那里沉睡，其他人拿着他的喇叭吹出各种怪调调来自娱自乐。

蓝狮酒吧有种投币后自动播放的钢琴，这里是回程最后一个休息点了，所以他们在那里消磨了很长时间，套钩、套圈、推硬币、喝酒、唱歌、跳舞，最后竟吵起架来。

有几个人看来一直想找机会和纽曼吵架。他们故意说些攻击性的话让他听到。一会儿有人过来招摇似的碰翻他的柠檬水杯，过一会儿又一个在他要喝柠檬水的时候狠狠地撞他一下，让水泼了一身。最糟的是他和这些无赖们中的大部分都坐在克拉斯那辆车上，其它车上已经挤满，找不到座位了。

从一次又一次的言语中，纽曼猜到了他们充满敌意的原因，由于他们对他越来越形成威胁，他感到紧张，开始想着如果不能换到另一辆车上就得趁早溜下去，剩下的路自己走回家。

当这些想法正在他脑海里回旋时，迪克·万特利突然大叫一声，说要找去年冬天接受低于标准工资的那个脏狗说道说道。

正因为他，大家的工资都成了六个半便士，他要把这人打翻在地。他的几个朋友也积极准备帮忙，但另个几个出来调停，有段时间看着就要打起来了，那几个攻击者要狠揍这个无辜的受害者一顿。

此时，好在纽曼在煞星的车上找到一个座位，他挤进去，背对着马坐在车厢底，庆幸自己摆脱了那几个醉鬼的纠缠。醉鬼们此时正大声嚎叫着下流的歌，伴着毛骨悚然的车夫喇叭声，弄得沿路乡村惊心动魄。

与此同时，没人留意到这车子正在狂奔，不停地向两边摇摆。这本来是排在最后的一辆，但在蓝狮酒吧给弄乱了，现在从队尾变成了第二辆，紧随拉什顿和他的朋友们坐的那辆小车。

克拉斯几次提醒那辆车离拉什顿太近，他们说的话他都能听到，这种不停的重复弄烦了半醉，他大喊着他们才不在乎他能不能听到。他妈的他是谁？让他见鬼去吧！

“他妈的拉什顿，还有你！”比尔·贝茨指着克拉斯叫着：”你就是个烂玩意儿！你个大混蛋！你知道为什么你能当小头目吧，因为你就是个十足恶棍！你他妈的比拉什顿和煞星还坏！是谁想出一人一间房的那个馊主意的，嗯？就是你，你个该死的东西！”

“把他踢下去让他死。”邦迪说。

人人都觉得这主意不错，但当半醉站起来要去实施这个建议的时候，车子突然向一侧倒去，他被甩在那个躺倒的人的身上，等他被别人扶回到座位上去的时候，大家都忘了要把克拉斯扔下去这件事了。

而车子的速度已经加快到一种可怕的程度。

拉什顿和其他几个在前面小车上的人有时对他们喊着让控制一下马的步伐，但克拉斯那辆车的车夫实在醉得厉害根本没弄明白，也不理睬他们说的话。小车别无选择，只有加速以免被后面的车撞上。那个喝醉的车夫还以为他们是想和他比赛，他斗志昂扬，决心要超过他们。这条路很窄，仅够一辆车通过，他对自己的驾车技能很是自信，觉得他能安全超车。

拉什顿那帮人吓得又是打手势又是喊叫，但这只让那车夫更加生气，因为他以为他们在嘲笑他不能超过他们。他站在踏板上，狠狠抽着马，马儿们几乎四蹄腾空，车身摇晃向前恐怖地飞驰。

前面拉什顿那辆车的马儿们也在高速奔跑，车子从路的一边摆到另一边，车上受惊的乘客都面无人色，握紧座位并相互拉住，他们往回看时，吓得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因为有几个人正用几瓶啤酒来鼓励那个喝醉的车夫，用谩骂和叫喊让他不断地快马加鞭。

克拉斯的胖脸没有半点血色，他抱住座位抖个不停。另一个醉得人事不省的家伙正靠在车边往路上呕吐着，其他人对马车比赛没什么兴趣，他们由半醉指挥着在吼歌：

有人看到德意志乐队、德意志乐队、德意志乐队了吗？

我在找他们，嘭、嘭、嘭、嘭、嘭、嘭！

我远远近近的每个酒吧都找遍了，

远远近近，远远近近！

我要我的德国人，会唱小曲儿，会吹长号！

另外两辆车远远地落在后面。亨特带领的那辆车上的人都很沮丧。宁录自己因为喝多了被偷着混进金酒的姜汁啤酒而醉得哭起来，他沉默地坐在车夫旁边流泪，看上去一脸悲苦，但他对周围还是有些迷糊的意识。斯莱姆和亨特在一辆车上，因为他是光明堂的成员之一。另一个是裱纸工，一个不幸的对宗教无比狂热的可怜人，他带了好多传教的册子，已经发给了图柏顿的农民和其他所有想要的人。

坐在宁录那车上的多是这类”虔诚的”工人们。一群无知、头脑简单的傻瓜，智商不比一只一般的猫高。他们参加不同组织和教堂布道会每个星期天下午进行的传道活动，听着他们的责任是把更好的自己和自己的思想（请救救这个词吧！）都交付给拉什顿、斯威特、迪德卢姆和格林德这样的人并固步自封，更不用说交给那些神圣的贝尔切、博舍尔之类的精神专家和约翰·斯塔尔他们了。

在这样的传道活动中，没有一个”可敬的”工人允许问任何问题，或是反对，或是发现他们所说的错误言语，也不允许争辩、讨论和批评。他们听发言、传道时必须像孩子一样恭敬地坐在那里。他们要像绵羊对着剪毛器那样不作声，不能开口说话。他们也不希望被允许提问，或是讨论什么。即使允许，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做。他们只要坐着听就可以，但对所听到的事却又概念模糊，弄不大清。

多数参加这些组织的人也是看在些小便宜可占的份儿上。他们时不时可以得些奖品，斯梅尔斯所写的《自助》，和其它一些适合那些几乎完全没有智力的人阅读的书。除了这些好处外，隶属于组织或传道会的圣诞俱乐部也会卖给会员略为低价的东西以奖励他们的卑躬屈膝。

他们中多是些顺从、意志消沉、可怜的苦命人，对可悲的生活和贫困心甘情愿，也不想改变下一代相同的命运。和这些人比，新几内亚和印第安的野蛮人可有气概多了。他们是自由的！他们不称呼任何人为老板，他们虽不能享受科技和文明带来的好处，但也不需要拼命为他人去创造这些。而对他们的孩子，大多数野蛮人宁可用战斧敲碎他们的脑袋，也不想让他们长大以后去给其他人当忍饥挨饿的役工。

可这些人却不自由，他们卑微的一生都在屈从、悲伤和苦劳中度过，就像小狗们追随着主人无数的命令奔跑一样。至于科技和文明的益处，他们唯一可以参与的是努力来实现它们并眼巴巴地看着别人来享用。他们从来就是驯良、安静、满足的，并且会说：”我们这样的人不指望更好了，只要我们觉得好，那对我们的孩子来说也就应该是够好的了。”

但即使他们如此虔诚、可敬而且甘愿被人大量地剥夺，但在一些小事上，日常生活情景的细微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弱智地为一已之利拼命计较，奇特的狡诈无处不在，和痴呆症患者一样。

他们坐在宁录的车上，无非是想尽量和他交交朋友，这样和那些不怎么体面的家伙比起来，会有更多被认可的机会。

有些这类可怜的生物长着个大脑袋，但靠近了看就会发现这是头骨异常大造成的。他们颅内的容量并不像外在的头部那么大，如果只是粗看看，会得出错误结论的。即使他们的大脑容量有那么大，但质量也不高，组织粗糙，脂肪极多。

尽管他们中多数都常常去做所谓的礼拜，但没有人是禁酒者，现在有几个已经不同程度喝醉了，这倒不是因为喝太多，而是平时很少喝酒，所以很容易醉。

这支沮丧的队伍不时地想试着唱唱歌来让旅行快活些，但多数人只会些零星的歌曲片断，无法继续。偶尔的几个人恰巧会整首歌词，但他们不是发不出声就是不想唱。最成功的表演还是那个宗教狂，他唱了几首赞美诗，喝醉和清醒着每个人都跟着唱起来。

赞美诗的词随着芬芳的空气飘到了最后面的那辆车上，引得车上的人也歌兴大发。因为他们都是在”基督教”的影响下长大的，上的也是”教会学校”，所以都知道这些词句：”工作吧，因为黑夜即将到来”，”可怜的罪人回头吧，逃离地狱之火”，”回头是岸”或是”我的流浪之子在何方？”

最后一首赞美诗让哈洛想起一首歌叫”把消息带给母亲”，歌词他差不多都记得，这首歌受到大家的喜爱，于是在结尾时大家反复跟唱，菲尔波特感动得几乎落泪。伊斯顿推心置腹地对欧文说，一个孩子最好的朋友就是他的母亲，的确如此。

在这辆车上，也有几个人和前面那两辆车上的人一样多多少少地醉了，原因也一样，不常喝酒之故，几杯酒下去就上头了。也有不少还是和平时一样清醒，他们上了同一辆车是因为性格相近，不象煞星

那辆车上那些屈从而知足的蠢人，而是象哈洛这样，虽然对现状不满，但还是奋力坚持和命运作着无望而疲劳的对抗。

他们不是禁酒者，从不去教堂或是礼拜堂，但花在喝酒或其它享乐之事上的钱非常少，只偶尔喝杯啤酒或是去趟音乐厅，亦或像这样郊游一次，这就是他们所有的娱乐了。

这四辆车或许可以说是四座移动的精神病院，每座病院的人都表现出程度和类型不同的精神疾病。

第一辆车上的拉什顿、迪德卢姆一伙，可以归为暴力型精神病人，他们既害人又害已。在法制健全的社会制度下，这类人应被认为是社会的危险份子，应该将他们隔离开来，以有效防止他们伤害自己和他人。这些卑鄙的家伙背弃了所有提升人类水准的思想和行为。为了疯狂赚钱抛弃了一切使生活更美好的事物，而赚了钱又没有足够的文化去合理地使用。在体恤他人方面，他们一向既聋又瞎，只埋头专注于一分一厘的费用和利润，因而智商越来越低。作为回报，他们在收获了不义之财时，也伴随着因此而受害的人的仇恨和诅咒。他们知道自己积累的财富中尽是同胞们的血汗和孩子们的泪水，但他们对这些因自己的贪婪造成的后果照样装聋作哑。他们全无高尚的思想和愿望，只知匍匐在污秽的地上，为捉到虫子而不惜扯碎花朵。

而克拉斯带头的那辆车上，比尔·贝茨、半醉和其他两三个嗜酒如命的家伙都是被现实逼疯了的。他们曾经也是哈洛那样的人，早出晚归地辛勤工作，但结果挣到的那点钱每到星期六就被房东、一群贪婪的家伙和放高利贷的人一口给吞了去，这些人就等着到发薪日立刻把他们刚挣的钱拿走。以前，他们都是每星期六拿到钱后回家老老实实交给老婆做家用，然后，几乎就是眨眼之间，钱就用完了！象阳光下雪融化掉了！除了买一点生活必需品外，一点余钱也没有！一段时间后，他们既伤心又烦闷而且厌倦了这样的生活。他们要寻求些许的快活、刺激和乐趣，他们发现能在酒吧里买到的几杯酒里有这些东

西。他们知道那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比什么都没有强。于是他们不再把钱给老婆、房东和其他贪心人，而是用来买啤酒。而喝了太多啤酒以后，他们的脑子也乱了，不再管房租有没有付，也只大略管管老婆和孩子的生活。他们说”这关他妈的什么人什么事。”，只要有啤酒，其它一概不关心。

坐在宁录那辆车上的人前面已经描述过了，其中大多数可以准确地归到和三度精神病人差不多的一类中去——极度狡猾和自私，虽然会读能写，但除了一般标题外什么也没看懂。

和哈洛一起坐在最后一辆车上的，也已经刻画过了，多数和哈洛个性相仿。他们大都是不错的工人，和克拉斯车上那些酒鬼不一样，他们还没有特别地灰心，还在不断地和贫困做着无望的斗争。他们和宁录车上的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现状的不满。他们一直在抱怨自己这种可悲的处境，而且发现在听到社会主义者反对现行制度的演说时能得到些许慰藉，他们表示认同演说中表述，而且渴望对改善现状做些什么。

他们通常是头脑清楚的，可以在一般话题的谈论中保持明智，看不出任何精神错乱的症状，但是到有人提到议会选举时这种症状就出现了。那时，他们差不多都表现出异常的幻觉和极度的妄想，最通常的症状是认为要改善他们的现状，一定要继续选举他们的自由党和保守党成员，让这些人来为他们制定法律法规！这种时候，如果有人冒险指出他们一生都是这么做的，并且让他们睁开眼看看，各方面证据表明他们这种做法既愚蠢又无效时，他们马上就会变得狂躁症发作一般，很难拦住他们要去暴打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的冲动。

在议会选举前和选举期间，他们总是处在一种癫狂和激动和状态中，但之后又常常明显地患上一种精神错乱的变异症状，即所谓的忧郁症。事实上，他们就在这两种症状中切换着。选举时，他们的癫狂

达到高峰。平时，大概是在读了那些他们选出的议员在议会中的进程讨论后，他们又变得忧郁而沮丧，这是一种希望落空后的伤心。

某些时候，他们的状态又会转化成另一种变异症，叫做嗜酒狂，和比尔·贝茨和半醉已进入的阶段一样。

还是有社会主义者并没有这些精神疾病。如同最后这辆车上的乘客们，他们大多数看上去都头脑极为正常。和他们交谈时会发现他们有条有理甚至十分风趣。他们把自己喜欢的话题分为三部分。第一：对贫困的进行确切定义的必要条件。第二：产生贫困的根源认知。第三：治疗贫困这个顽疾的合理规划。那些反对他们的人总是不能驳倒他们的论点，他们害怕甚至拒绝进行一场公平的决斗——公开辩论，却采用懦弱而不光采的诽谤和曲解的伎俩。而实际上社会主义从来没有遇到对手，他们以有理有据、结论严密正确而轻松取胜，即使如此，他们依然是不容置疑的疯子。在无休止地和他们讨论那话题的三个部分后，还是不能证明他们有精神病，但当有人问社会主义者们用什么方法来实现他们所提议的计划时，回答是他们希望就以这种讨论的方式说服别人的方式来进行！

尽管他们足以明了造成贫困的根源何在，也知道消除贫困的唯一良方，可他们却蠢到沉浸于幻想中，以为能说服那些脑子有病的人，而每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明白说服疯子不仅毫无结果而且会让错误的印象更深地留在那种错乱的脑子里。

拉什顿和他的朋友们坐的那辆车还在路上飞奔着，克拉斯、比尔·贝茨和半醉的车在后面穷追不舍。虽然酩酊大醉的车夫使尽全力，但还是没有超过那小车，到达前往温德利的山上时，两车间的距离迅速拉大，比赛不情愿的结束了。

拉什顿和他的朋友们到了山顶时，没有等其他人，而是直接飞快地奔向马格斯镇。

克拉斯的车是第二个到达山顶的，他们停下来等另外两辆车赶来，车到了以后，住在附近的人都下了车，他们中有些人唱着”上帝拯救国王”，然后大喊着”晚安”和”别忘了明天早上六点”，并各自回家，接着车子继续前进。

经过温德利时停了多次，好让人下车，到达通往马格斯长长的坡道时已将近十二点，车上基本空了，只有欧文和其他四五个住在镇上的人。他们也三三两两地分手，消失在朦胧的夜色中，人去车空，聚餐也就成了过去的事。

---

1. 冥河：希腊神话中国绕地狱的一条河。（译注）

第四十五章
重要的演讲

冬日将近，和以往一样，晦暗之极。一家主流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预测将会出现一段工业萧条期。”由于仓库里积压了工人阶级生产出的产品，所以目前不再需要他们工作，这会导致工人们失业并忍饥挨饿，直到他们的老板卖完或消费掉这批存货为止。”当然，文章作者没有写得这么明确，但意思大抵如此。这篇文章的内容被几乎所有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报纸引用。保守党的报纸对一切贸易保护国情况都是如此这一事实避而不谈，却发表了大量关于关税改革的误导性文章。自由党的报纸认为关税改革不能解决问题。看看德国，比这里还糟糕！自由党的报纸接着说，情况无疑很严重，必须采取行动。他们没有明确地说做什么，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做，只是要立刻采取行动。他们含糊不清地谈到再度造林、恢复填海工程以及围海筑堤，可这些当然都需要用钱！这是难题，但必须采取行动，必须尝试做些什么！处理这些难题要加倍小心！我们得慢慢来，如果在此期间有几千个孩子饿死，或是得了”佝偻病”，亦或是由于营养不良得了结核病，这当然非常遗憾，但他们只是工人阶级的孩子，所以不是什么大问题。

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多数撰稿人似乎都认为当下最需要的是给”工人”阶级找到”工作”！这就是他们头脑中对于二十世纪文明社会的概念！大多数人牛马般地为自己”糊口的薪水”苦作着，只是为了让少数根本懒得工作的人过上奢侈的生活而已！而即使他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却也不知道如何维持这种状况！冬天又返程了，照旧满载着恐怖，自由党和保守党那些智慧垄断者们还是不知道怎么办！

拉什顿公司没什么活儿可以干了，几乎所有的工人都预料到自己会在”聚餐”后的下一个星期六就会成为待宰的羔羊。而一个叫吉姆·史密斯的人连那一天也没挨到，他在聚餐后星期一的早餐前就被开除了。

这人大概五十五岁，但身高和年龄很不相称，只有五英尺多一点。别人常说小吉姆没长对，因为他的体型足以配六英尺的高度，他的双腿特别短，而且由于越长越胖，整个外形看上去甚是怪异。

聚餐后的星期一上午，他在一所房子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刷漆，那里同时有几个人在干活儿，到了吃饭时间，老二们照例喊一嗓子”哟！呵！”，让工人们知道可以停下手里的活计了。七点五十分的时候，他漆窗框的活儿已经干完了，他想吃过早饭以后再刷门和墙裙。在等着工头们喊”哟！呵！”的时候，他的思绪回到了聚餐上，开始哼起那天唱过的几首歌的曲调来。他哼着《他是个好人》，这歌的调子一直在他脑子里萦绕，挥之不去。他想着现在几点了？应该快八点了吧，他从六点起开始的工作量上这样判断。他把所有的木构件都打磨好，所有的窗框也都漆好了。这两小时工作干得真棒！他一小时只挣六个半便士，他觉得干得这么利索的活计挣不到一先令实在不值！无论怎样，他给他们干了不少，早饭前什么也不想干了。

《他是个好人》的曲调还在他脑子里盘旋，他把手深深地插进裤兜里，绕着房间跳起了波尔卡，还轻声唱着：

早饭前我不再多干了！

早饭前我不再多干了！

早饭前我不再多干了！

嘿、嘿、嘿、万岁！

嘿、嘿、嘿、万岁！

早饭前我不再多干了！

“不！早饭后你也没多少可干了，告诉你！”亨特突然进来喊到。

“我从门缝里看了你半个小时了，你他妈的一刷子也没动。把工作时间表填好，九点去办公室拿工钱，我们可养不了你这种就会傻玩儿的家伙。”

没等这个目瞪口呆的人说什么，煞星就下楼了，还把没有监督好工作的工头臭骂一顿，他告诉工头不许史密斯在早饭后回去干活儿，然后骑车就走。他是偷偷摸摸来的，谁也不知道他来，直到听见他呵斥史密斯。

史密斯没吃早饭马上就走了，他走后工人们说这是自作自受：他老是唱歌，真是拎不清。都这时候了，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伊斯顿在工头克拉斯管着的另一个工地干活，他知道要是没有更多的活儿可干，他也会成为被打发回家的一分子。就他来看，最多一两周的时间，所有的工作都要结束。尽管面临失业，但他比前几个月要开心，因为他觉得自己发现了露丝那奇怪举动的原因了。

是聚餐当天晚上他弄明白的。他到家的时候露丝已经睡下了，她感觉不舒服，是林登太太跟他说明露丝病情的时候，伊斯顿才恍然大悟，找到了这几个月的不愉快的原因。现在他知道了，他想自己真该死，对她既不体贴也没有耐心。同时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她不自己跟他说。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如林登太太所说，在这种时候的女人经常行为古怪。但不管怎样，现在他高兴地知道了原因所在，决心要对她更温柔，多忍忍她。

他现在干活儿的地方基本收尾了。这是个叫做”避难所”的大房子，和”洞穴”很像，从前一两周开始大家把这里叫作”收养院”。那是因为，其它的工地都结束后，工人们差不多都被派到这里来，因而挤满了人。室内工作除了当工人餐厅用的厨房，还有当油漆间的洗碗室以外，其余都完工了。

每个人都在干活儿。可怜的老乔·菲尔波特的风湿病最近犯得很严重，他正在干一个很费劲的活儿，站在长长的梯子上刷山墙。

尽管有好多年轻工人更适合干这个，但菲尔波特并没有抱怨，他怕克拉斯或是煞星会觉得他不中用了。午饭时，所有的熟练工都在厨房集合，包括克拉斯、伊斯顿、邦迪和迪克·万特利，他还是坐在平时放在水槽后面他的那只桶上。

菲尔波特和哈洛却没来，大家都疑惑他们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早上就有人几次看到他们俩人在一起窃窃私语，还拿着几片纸在比划着什么，对他们失踪的原因众说纷纭。多数人觉得他们可能听到了一些有关让磅赛马[注]的好消息，去下注了。也有人猜他们是听到别的公司有其它工作，去应聘了。

“我看他们要是走太远的话，十有八九得淋到雨。”伊斯顿看看天气说。整个上午都像是要下雨，几分钟前天空暗下来，克拉斯得点上气灯，他说这样大家吃饭时才能看清楚，把饭送进嘴里。外面，风越刮越大，天色也越来越暗，大雨瞬间就倾泻而下，猛烈地打在窗上，沿着玻璃直冲下来。工人们都茫然地相互看看。室外的活儿今天是没法干了，室内也没什么可干的。因为大家都是按小时来计工钱的，这就意味着半天的工资泡了汤。

“如果天气一直这样，我们也干不了什么了，家也回不了。”伊斯顿说。

“就这样不是挺好吗？”那个水槽后面的家伙说。”这里有火炉，有那么多安乐椅，你还不满足？”

“是啊。”另一个乐天派说。”要是咱们有张能玩推硬币的桌子或是一块环板，就能好好地玩一通了。”

菲尔波特和哈洛还是没来，大家又开始琢磨他们去了哪里。

“快十二点的时候，我看到老乔站在梯子顶上。”万特利说。

大家都觉得这是个谜团。

正在此时，那两个人回来了，一脸郑重。

菲尔波特手里拿着锤子和一架四脚梯，哈洛拿了一大张墙纸，两人把这纸贴到墙上，大家读完用炭棒写在墙纸背面的公告时，都哈哈大笑。

自从巴林顿在聚餐时出人意料地激情爆发后，在吃饭时间就经常被起哄，要求再发表一次演讲，但目前还没有成功。他反而比以前更沉默了，似乎对在那种场合演讲有些后悔一样。克拉斯和他的追随者们觉得巴林顿的行为是表示他担心被开除，而且他们一致同意，他活该被开除。

他们把公告贴好后，菲尔波特把四脚梯放在房间一角，背对外面，然后准备好一切演讲者所需要的，两人就坐在平时常坐的位子上开始吃午饭。哈洛提醒大家快点吃，否则就来不及开会了，其他人议论起这张公告来。

“PLO是什么意思？”邦迪用一种困惑的口吻问道。

“普通计划人”菲尔波特谦虚地回答。

“你们以前听过这位教授的演讲吗？”坐在桶上的那个人问邦迪。

帝国宴会厅

“避难所”

星期四中午十二点半准时

巴林顿教授 主讲

演讲主题

重大的秘密 或 不工作如何生活

本活动由普通计划人乔·菲尔波特（小茶歇基金会潜逃秘书）担任主席和处理其它各项大小事务

演讲结束后将**安排辩论会**

标准参照昆斯伯里拳击基本规则

会后会进行补贴印刷成本的募捐

“就一次，在聚餐时。”邦迪答道：”一次就够频繁的了！”

“这是我听说过的最好的演讲人。”坐在桶上的那位激情迸发：”我可不想错过这次演讲，这是最好的主题。我提前两小时到场，门一开就进去确保占到座位。”

“是啊，这是个不错的主题。”克拉斯冷笑道：”我相信议会里多数工党成员都能讲这些。”

“那其他成员呢？”菲尔波特问：”我觉得他们大多数人也都知道这些。”

“不同的是，”欧文说：”工人阶级自愿为工党成员买单，但不管他们是否愿意，还得为其他党徒买单。”

“工党成员被派到下议院做事，”哈洛说：”给他们发工资是让他们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做事，这和我们被派来刷这座房子并挣到工钱是一样的。”

“是的，”克拉斯说：”如果我们只拿钱不干活，立马就他妈的被炒鱿鱼。”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要养着其他党徒，”斯莱姆说：”他们大多数都是有钱人，他们自己挣的钱完全够花了。”

“当然啦，”克拉斯说：”我想知道没有他们会怎么样！说什么我们养活他们！在我来看应该是他们养活我们！我们的生活是依赖这些有钱人的。要是他们不花钱创造工作机会，我们怎么办？如果这房子的主人没钱整修它，我们中的不少人这个星期就得失业，和许多其他人一样没饭吃。”

“是啊，完全对，”邦迪表示同意：”没有资本，劳动就没意义。所有工作能做的前提就钱。只要当地政府部门收得到钱，那所有失业的人都很容易就找到工作了。”

“对，是这么回事，”欧文说：”这证明了钱就是造成贫困的根源，因为贫困就在于生活必需品的短缺，生活必需品是由原材料制造出来的，原材料是极丰富的，而又有大批的人能够并且想要工作，但是目前的状况下是没有钱什么工作都做不了。所以我们看到的场景就是成千上万的人闲着，在一堆可以通过劳动变成大量他们所需要的生

活用品的原材料旁边忍饥挨饿，金钱的力量给予他们的只是绝望！那些占有金钱的人却说，没有利润的话就不应该生产生活必需品。”

“说得对！可是你不能改变现状。”克拉斯得意地说：”世界从来都是这样，以后也永远是这样。”

“对的！对的！”坐在水槽后面那个人喊起来：”这世上总是有穷有富，以后也永远是这样。”

其他几个人也表达了对克拉斯的观点的强烈支持，他们大都高兴地认为目前的状况永远也不会被改变。

“世界并非从来如此，也不会永远如此。”欧文说：”这一天会到来的，而且并不遥远，生活必需品因需要而非利润被生产。这一天会到来的，那时几个自私的人就不能无视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和孩子们过着悲惨的生活，死于一无所有。”

“哦，是吗，但你是活不到那个时候，我也一样。”克拉斯开心地说着，其他多数人也带着一种弱智般的满足笑起来。

“我在这地方听了太多该死的社会主义了。”坐在水槽后面的那人又说：”但我还没遇到一个人能明白地告诉我那到底是什么。”

“是啊，这也是我们想知道的。”伊斯顿说。

“社会主义是指，”“你的就是我的，而我的还是我的。”邦迪说到，在这个定义引发的笑声中，斯莱姆说他听说社会主义就是唯物主义、无神论和恋爱自由，如果得以实现，那就是男男女女都要降级成为野蛮的兽类。哈洛说社会主义是美好的理想，他很高兴能看到它成为现实，只不过担心它好得不切实际，因为人类的自然属性就是吝啬和自私。索金斯说社会主义就是他妈的一堆胡扯，克拉斯表示社会

主义就是意味着用抢夺辛勤工作的人的成果来养一群好吃懒做的，他的这个观点是从《朦胧》已被删除的专栏里淘汰下来的。

菲尔波特这时候刚好吃完面包和奶酪，喝完最后一口茶后，他起身走到房间那个角落，站上讲坛，大家立时就哄闹起来，连叫带骂带笑，而他则把帽子从自己的光头上摘下来，躬身并微笑着对大家致意。暴风雨般的尖叫声、狂呼声、哼哈声和喝倒彩声略有平息后，总算听到了菲尔波特的说话声，他发表了以下的讲话：

“先生们，首先请允许我衷心感谢你们在此给予我盛大而又热烈的欢迎，我尽力接受你们美好的建议，把会议开幕辞做得尽量简短。”

“抛开玩笑不谈，我想我们都同意一件事，那就是，笼统地说，现在的情况还是有很大改善空间的。（对的，对的）我们的另一位演讲人，欧文教授在某一场演说中指出过的，你们也在很多报纸上读到过的，尽管英国的贸易从未有过如此好的局面，但也从未象现在这个特殊时期，有如此多的苦难和贫困，如此多的人失业，如此多的小店主破产。现在，有人告诉我们，只要有自由贸易和大量便宜食物，那一切就会步入正轨。然而，我们现在两样都有，但苦难仍持续蔓延在我们周围。还有人告诉我们只要实施”金融政策”，那一切就会步入正轨。（对的，对的，克拉斯和其他几个人应和到。）然后，也有不少人说社会主义才是唯一的济世良方。那好，我们都很了解什么是自由贸易和保护政策，但多数人却不了解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我认为每个人都有责任去试着找到正确的事并支持它，如果找到了，我们就要帮助实现它。因此，今天下午我们用极大的代价请到了巴林顿教授来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

“我希望你们和我一样急切想听到这些，我不会再站在大家和演讲者间碍事了，现在请大家欢迎他。”

菲尔波特从讲坛下来时，掌声雷动。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巴林顿听从了欧文的请求，利用这个机会对大家宣布好日子就要到来了，他起身上台。

哈洛想让一切都显得庄重有序，他已经在讲坛前面放了一个木匠用的锯木板凳，加上一只搭了块板子的空桶，作为主席的桌椅。桌子上还铺了一方大红手帕，桌子右边放了一把管道工用的大锤，桌子左边是只缺了口的破旧果酱罐，盛满了茶。菲尔波特坐在他的位子上宣布，如果有任何人敢打扰会议，他就会用锤子敲他的脑袋。然后巴林顿便开始了：

“主席及先生们。为了把事情说清楚，还有避免混淆主题，我把这次演说分成两部分。第一，会尽我所能尝试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会描述一下未来将要组成的”合作共同体”的计划和制度。第二，我会告诉你们它将如何运作。在讲第一个部分前，我想略微提一下那个流传很广的谬误，即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意味着我们要完全改变现存的一切秩序。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说法，说世界上一直从来都是有穷有富，本来就应如此。我想首先指出，即使从其最本质的特性来看，说现行制度从来如此并不是事实。按照我们现在对贫富的理解，世界从来就有穷有富也不是事实。”

“这种说法是让我们对恶劣的现实听之任之而编造出来的谎言。那些骗子们鼓动人们去假想，让我们甘愿看到我们的孩子和我们一样贫穷和退化而心安理得，而这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

“因为时间有限，我不打算回溯到历史的源头，然后细述各个不同时期社会组织的一项制度如何替代另一种制度，虽然这是我演讲主题的一部分。但是我必需提醒你们，以往任何变化都比今天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变化要大。从把战争中抓到俘虏吞食掉的野蛮食人主义到奴役制度的萌芽期，那时人类分成部落或部族，这种社会组织是一种共产主义，所有的个人都属于部落，社会地位近乎平等，成员组成一个

大家庭，他们发现把俘虏当成奴隶比吃掉划算得多。然后部落形式的原始共产主义演变成个人主义的民族组织，土地、奴隶和生活资料的个体私有化得到发展。奴役制度又演变为封建制度。封建制度又演变为早期资本主义，然后相当大的演变就是所谓的个人资本主义代替了封建制度，再成为今天的合作资本主义和工资奴隶制度。”

“我确定你他妈的把一本字典给吞下去了。”坐在水槽后面那人大声说。

这时四下都有人喊起来：“主席！”，“把他赶出去！”“肃静。”菲尔波特狠狠地叫了一嗓子，同时用锤子敲着桌面。

等秩序恢复，演讲人继续说道：”所以，我们现在这种状况并不是一直都存在的。世界历史上并不是各个时期都有着像现今这般的普遍性贫穷。当奴隶们是主人的财产时，主人是愿意让他们有基本的温饱的，他们虽不能偷懒，但也不必挨饿。在封建制度下也是如此，尽管农奴们的处境相当不堪，但在经济状况比现在好很多。农奴属于领主，但领主相应地也要尽责任和义务，他们之间许多共同利益。”

“我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停留太久，但为了证明我的言论，我将引用历史学家弗劳德[注]的话。”

“弗劳德先生说：‘我不相信，中世纪欧洲人的生活条件像我们假想的那么悲惨。我不相信那时候生活必需品的分配像现在这样不公平。如果农奴的生活艰辛，那领主也只是略好一些而已。伯爵和伯爵夫人早上五点的早饭吃的是腌牛肉和鲱鱼，一片面包，喝杯黑杰克啤酒。农奴和他们在同一个餐厅吃一样的饭。”

“然后是替代封建制的社会制度的到来，我们发现工人的各方面条件都比现在好。生产器具，即创造财富所需的原始机械和工具，是属于使用它们的技工的，所生产出来的物品就是生产者的财产。”

“那时，漆匠师傅、鞋匠师傅、马鞍匠师傅或其他各行业的师傅们都是真正工作自主的技术工匠。他一般都会有一两个徒弟，和他的社会地位平等，和他一桌吃饭，如同家人。等学徒熟练掌握工作技能后，和师傅的女儿结婚并接手师傅的生意，是寻常之事。那时成为”师傅”级别的从业者就意味着是行业里的大师，而不是被雇佣的低收入苦役。学徒拜师后，能通过自身努力成为师傅。他们不是压榨其他人血汗，剥削别人劳动的人，而是社会中的有用之人。那时候，因为没有节省劳动力的机器，社会是依靠手工劳动制造的产品来维持的。这就使得大多数人都在各种生产性的岗位上工作着，工人是荣耀的，受尊敬的公民，他们舒适地生活在自己的劳动成果中。他们没有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般富有，但也不会象他们今天的继承者这样挨饿，被藐视。”

“下一个伟大的改变源于蒸汽机的发明。那种力量推动了人类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使他们轻松地大量创造过去勉强够用的物品成为可能。这种精彩绝伦的力量，比起童话和东方故事作者的想象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力量如此巨大，如此奇妙，很难找到词汇来准确表述它的概念。”

“我们都记得一千零一夜中阿拉丁的故事，贫穷的他在找到神灯后就不再受穷了。他只要擦一下神灯，精灵就会出现并按阿拉丁的指示变出无数他想要的东西来。蒸汽机发明后，人类就有了那个类似东方神话作者想象出来的力量。这个神奇的机器神灯会按照师傅们的要求生产出数目庞大、势不可挡、惊人的各种人类生存和幸福所需的物质来。节省劳动力使得以前耕种几亩地的劳力现在可以耕种几英里的地。对应人类工业的发展，在科技与机械的帮助下，肥沃的土地生产出以往从不知道或可以置信的丰富的农产品来。假如你去不同的工厂或车间，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商品大量地从那奇妙的机器里倾泻出来，像是从龙头里流出的水一般。”

“有人会自然而合理地认为这种有助于人类工业的发现或发明应该会增加每个人的幸福和舒适，但正如你们所知，事与愿违。造成这种意外的结果的原因，也正是造成我们目睹着的无处不在的贫困和不幸的原因。这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机器成为极少数人和私营公司的财产，他们用机器来为自己谋利而不是为社会谋福祉。”

“这种节省劳力的机器的广泛使用，使得技术工匠这个兴盛一时的阶级渐渐消失。他们中较富有的成为财富分配者而不是创造者，这也就是说，他们成为商店老板，售卖多数由机器产出的商品。但他们中的多数随着时间沦落为工薪阶层，对使用的机器和自己制造的产品都没有所有权。”

“他们出卖以小时计算的劳动，当找不到雇主来购买它时，他们就陷入穷困境地。”

“在失业工人忍饥挨饿时，那些在职的人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只有拥有机器的个人或是私营公司在积累财富。不过他们的利润在缩减，同时劳动成本在增加，这导致了最近发生的重大变化：生产生活必需品的组织——有限公司和托拉斯[注]形成。私营公司决定相互合并与合作以增加他们的利润并减少劳动成本。这些合并的结果就是增加了产品数量，减少了工薪人员数量，极大增加了股东们的利润。”

“但这不只伤害了工薪阶层，他们被托拉斯通过机器和更有效的工业组织的控制和垄断生产而歼灭，同时商业阶层也逐渐无情地被大型公司挤出生存空间，因为比起小商店，大公司能进行更大批量的收购和更为廉价的销售。”

“这所有现象造成的结果就是大量的人多少都活在赤贫之中，仅能糊口。公认的事实是，我们的一千三百万人一直处在饥饿的边缘。贫困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随处可见。精神病人持续增加，不容乐观。大量适龄应征入伍的人因为身体不合格而被拒。穷人的孩子生活条件

令人汗颜。伦敦工人阶级的孩子有三分之一以上存在精神或身体上的某些缺陷：发育缺陷、视力缺陷、神经系统不正常、佝偻病以及精神呆滞。贫穷的在学孩子的身高、体重和一般身体状况与所谓的上层阶级的孩子差距很大，这已构成犯罪，应该向上天大声疾呼，向那些须对此负责的人进行报复。”

“采取关税改革或是政治改革措施，比如微不足道的进口商品税，或取消上议院，或政教分离，或减少本来就很可怜的养老金，或区区土地税，如果以为这些能应付当前的局面，那未必太天真了。美国或法国就没有上议院，可他们的情况和我们没区别。你若是以为这些措施不得了的话，那就错了。你为了这些措施进行斗争，并投票，但得到时你会发现，它们基本不能改善你的现状。你仍旧得为仅勉强够用的生活必需品象奴隶似地苦作。你还是得吃和现在同样的饭，穿同样的衣服和鞋子。你的老板照样可以用他们的权力来羞辱你、压榨你和驱使你。你的一般生活条件和现在并无二致，因为这些措施并不治本，而只是些虚假事实。提出这些措施的人想把我们带离唯一可以治病的良方，这就是：实行机器公有，国有组织或工厂来进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不为少数人的利润而是为大家的利益！”

“这就是一下次伟大的转变，它不只是渴望，而是必然需要并且无可避免！那就是社会主义！”

“这不是不着边际的超人式的无私梦想。它不象现在的制度，没有人会被要求惠及他人或关爱邻居胜过自己，多数人需要无私地贡献自己的劳动和生命去满足少数人的利益。社会主义没有这类的慈善原则，它只是简单地意味着把现在由股东拥有，以及由股东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和管理人员来组织和运作的所有工厂都交由国家所有，并且由全体民众选举出的委员会和管理人员来组织和运作它们。”

“在当前的情况下，社会很容易处在外国势力的侵略、掠夺和屠杀的危险中。因此需要由社会来组织并拥有和控制的陆军和海军来抵

御这些危险。在当前的情况下，社会还被另一种同样巨大的危险所威胁，那就是因为缺衣少食而导致民众的智力和体力退化。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应该把所有衣食住行的生产和分配都承担和组织起来，国家应该是工人们唯一的雇主，它应该拥有工厂、制造厂、矿山、农场、铁路、渔船、牧场、家禽养殖场和大型养牛场。”

“在当前的情况下，社会民众的智力和体力退化是由于他们多数都买不起像样的住房所引起的。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应该负责给所有民众提供合理住房，国家应该是唯一的房东，所有的土地和房屋都属于大众......”

“如果我们想在人类进程的车厢里保留原来的位子，那就必须做这些。一个无知、愚蠢、半饥饿和意志消沉的颓废民族是毫无希望去引领人类生生不息地向前迈进，去征服未来的。”

“徒劳无益，强大的钢铁舰队；

徒劳无益，震撼四方的炮火。

骄傲的英格兰，除非她的子民们有颗奔放不羁、勇敢的心。”

“我刚才所说的所有弊端都只是同一种社会疾病的表现症状，这病正在吸干民族的道德、智力和生命，所有救治这些病症的尝试都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都是治标不治本。和戒酒一样，所有的道理和强制戒酒也都注定要失败，因为酗酒是症状，而非疾病本身。”

“印度是个生产力充足的国家。那里的人们每年生产出数百万英镑的财富，但都被资本主义者和官僚阶层用货币戏法给偷走。印度勤劳的子民们，几乎都是禁酒者，生活极度贫穷，他们的苦难不是因为

懒惰、浪费或是酗酒。他们之所以贫穷的原因和我们一样——因为被掠夺。”

“每年有几十万英镑浪费在意愿良好但却毫无用处的慈善事业上，不能实现良好的意图。因为慈善缓解了症状忽视了病根，那就是生产生活必需品的**私有制**方式，和个别自私个体为个人利润所进行的限产。而治疗这个疾病的不二之选就是我曾经告诉你们的——**公有制**，土地、矿山、铁路、运河、船舶、工厂和所有生产方式的公有制，同时建立一个工业化行政机构，一只产业化全民大军，用科学和机器制造出充足的必需品，生活舒适用品和精致用品，这些都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

“这没错，可实现这些的钱从哪儿来？”克拉斯恶狠狠地叫到。

“对的，对的。”坐在水槽后面那人吼到。

“钱不是困难。”巴林顿回答：”我们很容易弄到需要的钱。”

“当然了，”斯莱姆说，他经常看《亚拿尼亚》：”钱都在邮政储蓄银行。社会主义者可以先从那里偷起。至于矿山、土地和工厂，他们可以强行从业主们那里拿走。”

“不需要从任何人那里强拿或偷窃。”

“还有一事我也反对。”克拉斯说：”你说到关于愚昧无知的事，哪每年花在教育上的钱都干嘛了？”

“你不如说‘每年浪费在教育上的钱都干嘛了？’有比‘教育’一个穷困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小孩子更残忍和无意义的事吗？这类所谓的‘指导’就像是寓言里那个撒种人，把种子撒到下面没有泥土的石子地上，当然只会枯萎。即使有些种子生根发芽了，但

也会象是长在荆棘中，等荆棘长大后会绞杀它们，根本不会结出果实。”

“因为恶劣的生存条件毁了我们对文化或美好的兴趣，不少人一两年后就忘了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我们得让孩子们吃饱穿暖，不需要半夜就起床在上学前干几小时活儿。我们得让这事成为非法，即任何贪婪、无情的利润捕手雇佣儿童在放学后工作几小时、或是星期六工作整天直到半夜。我们首先得让我们的孩子被关爱，如同蛮族所做的那样，然后才能期待教育的花费得到回报。”

“我得承认，只有能得以实施的国有化的计划以及工业协会才是正确的。”哈洛说：”但是目前所有的土地、铁路和工厂都属于私有资本家们，不花钱买回来是不可能的，可你说不会强行拿走，所以我想知道你怎么才得到它们呢？”

“我们当然不想用钱去买它们，最简单的原因是现在钱不够。”

“要是想买下英格兰的全部私有财产，就算把全世界的金银都堆成山也未必够。现在拥有这些财产的人也不是真正花钱买下的，他们得到这些东西的手段就是刚才欧文告诉我们‘货币戏法’。”

“他们是动脑筋得来的。”克拉斯说。演讲者回答到：”的确，他们告诉我们自己是如何从我们手里拿走这些东西的，他们称之为‘智力工资’。我们工作的时候，他们得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得到我们创造出来的东西。现是轮到我们用聪明才智来拿回他们抢走的东西了，不能再让他们掠夺任何一件了。至于如何实现，我们得借鉴那些被他们所发明的成功方法。”

“哦，你的办法说到底还是抢啊。”斯莱姆得意地喊到：”假如他们真的抢了工人们的东西，我们原样照办不也就成了强盗了！”

“当一个小偷在偷东西的时候被抓住，那么他偷的东西得归还原主，这并不是抢劫。”巴林顿反驳道。

这时有几个人开始同时说起话来，”我不许再这样无序下去。”菲尔波特大叫道，用管道工大锤敲着桌子。

“等演讲结束后大家可以尽情提问和反对，每个想辩论的人都可以上讲坛去讲。现在我要求教授进行第二部分演讲，谁要是想打扰的话，我先用这玩意给他打个耳洞。”他挥了挥锤子。”然后再他妈的给扔出窗外。”

他的声明得到了大声欢呼。雨依旧下得很大，他们觉得听巴林顿东拉西扯也挺好。

“有很大一部分土地会以原来拿走的方式还给我们。现在的土地所有者的祖先们是用简单的‘圈地运动’得到了土地，那么国家应该可以通过‘收地运动’收回那些土地。至于其它土地，现在的地主活着时可以先占用，死后交回国家，并为大家所用。英国应该属于英国人民，而不是少数自私的个人。至于铁路，有些国家已经实现了国有化，其它国家能做我们也能做。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德国、比利时、意大利、日本和其它一些国家，铁路已经是国有财产。而如何得到这些，难点不在于方式，而是这么多方式中我们应该采用哪种。一个简单的办法是通过一项法令，宣布铁路的个体所有是违反公众利益的，从今以后铁路应该成为国有财产。所有铁路的员工、经理和行政人员可以继续他们的劳动关系，唯一不同是他们是被国家雇佣。而关于股东......”

“我猜是要敲碎他们的脑袋。”克拉斯打断道。

“或是去看仓库。”斯莱姆说。

“或是下地狱。”水槽后面那人说。

“国家会按股东红利的平均收益，比如前三年，来继续分红。这种分红在股东活着的时候持续进行，或是限定在一定的年数中，但股票不得转让，和今天的火车票一样。工厂、商店和其他生产和分配的机构，国家都必须按相同的方法来对待其所有者。我的意思是大的托拉斯和公司用竞争的手段打垮个体工匠和小生意人，那国家也可以用竞争手段打垮托拉斯。既然资本家为少数股东的利益可以这么做，那国家为了大众的利益这样做是很正当的。朝这个方向前进的第一步是建立零售商店，目的是为全国和各行政区的工人们提供最低价的生活必需品。首先管理部门将从个体制造商处采购这些商品，因为量大，他们应该能获得低价，加之商店的房租不贵，也没有广告费，同时管理部门也不需要获利，他们只是把商品以最低价供应给工人和行政人员，这样的话，商品售价会比赢利性的私人商店便宜很多。”

“国有服务零售商店专为公共服务人员提供优惠，所出售的商品不接收金、银或铜币。一开始，所有公共服务人员可以继续用金属货币支付，但那些想用全部或部分工资中的等价纸币支付所购商品的话，国有商店、国有旅馆、饭店以及其它此类提供便利的国有服务机构都能接收。这种货币类似银行支票。它可以用特别结实的纸张来做，币值从便士到英镑都有。”

“因为国有服务零售商店会出售任何地方都有的东西，用二十先令的纸币在这里可以买到比在其它商店用二十先令金属货币更多的东西，用不了多长时间，大家都会更愿意用纸币在所有服务零售商店买东西。这样的话，大多数行政人员和和工人的工资和薪水也可以用纸币支付，管理部门就不再需要金属货币了。但给国有商店提供商品的私人制造商还是需要金属货币的。但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劳动制造出来的，为了避免金属货币支付，国家会开始雇佣生产性劳动力。所有适合的公共土地都会被用来耕种，同时建立国有工厂来生产食品、鞋

子、衣服、家具和其它生活必需品和舒适用品。失了业但想工作的人，可以被这些农场或工厂雇佣。为了让被雇佣的人不用痛苦地拼命工作，他们的工作时间会缩的尽量短，一开始，每天工作八小时。与此同时，为了确保能生产出大量的产品，这些工厂和农场都需要装备最新和最有效的劳动力节省型的机器。在农场和工场工作的公共服务人员的工资也是用纸币支付，他们生产的产品将用以补充国有商店的商品，工人们可以在国有商店里用纸币购买他们需要的一切。”

“因为我们会大量地使用劳动力节省型机器，农场和工厂里也会用采用更高效的方法，所以我们能产出足够的商品，也可以用纸币付给工人高工资，还可以低价销售产品，公共服务人员可以享受一切丰富的物品。”

“当被私有资本家剥削和压榨的工人们意识到和国有工厂的同行相比，他们的处境有多差时，就会请求去国有工厂工作，并挣纸币。这将意味着国有的生产性工人队伍持续增长。更多的国有工厂将建成，更多的土地会被用以耕种。人们会得到制造砖瓦、木器、油漆、玻璃、墙纸和所有建筑材料的工作，而其他人会被派去在国有土地上建造漂亮的房子，这些房子会被租给国家雇佣的工人。房租可以用纸币支付。”

“国有的渔船队会成立，各种商品都会极大地丰富，多到国有员工和行政人员们用也用不完。他们可以用纸币购买一切所需甚至超过所需的东西，而国有仓库的存货盈余仍然会继续增加。”

“社会主义者的管理部门将会要求或建立商船队，当然是由国有员工组成和管理，和现在的皇家海军一样。这个国家商船队会带着我刚才提到的多余存货，驶向国外，在其它国家销售或交换那里的一些产品，那些是我们自己不能生产的东西。这些商品会被带回英国，放在国有商店，再以低价、纸币支付方式卖给国家公共服务人员。这样当然只会让我们的商品品种更多，而不会对降低多余库存造成影响。

当过多生产这类产品意义不大时，管理部门有责任来削减或限制此类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这可以通过缩短工人的工作时间但不降低工资来实现，这样他们还是可以继续购买和以往一样多的东西。”

“另一个防止过度生产的方法是，雇佣大批工人来生产让生活更精致和美好的东西，比如更有艺术特色的房屋、家具、图画、乐器等等。”

“每个街区的中心地带都可以兴建学院或是娱乐场所，包括外表壮丽，装饰精美的剧院、音乐厅、讲演厅、体育馆、台球室、阅览室、茶点室等等。产业队伍中可以分离出一些人来成为国家演员、艺术家、音乐家、歌唱家和娱乐业者。实际上，每个人都可能会从最重要的工作，也就是生产生活必需品中脱离出来去从事创造快乐、文化和教育的工作。这些人和其它公共服务的行业一样，都会以纸币来支付工资，可以购买丰富的文明生活需要的一切物品。”

“这样的话，那些好心的私营业主和资本家们就会发现没人想给他们工作了，没人愿意为挣到少得可怜的金属货币被剥削和压榨，这点钱远远不够买到能让身心都满足的东西。”

“这些好心的资本家会反对这种他们叫做不公平竞争的国有工业，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会威胁要离开这个国家并带走他们的资本......因为他们都是些懒得工作的人，我们也不需要他们的钱，所以我们会乐见其成。但他们的实有资本：工厂、农场、矿山或机器是另一回事。这些东西被闲置而不用于生产是会对社会造成损害的。因此要通过一项法律，声明所有不耕种的土地、或被关闭的工厂，在超过一定时限后，将被收回国有，并为社会创造财富。前业主得到以纸币支付的一笔公平的补偿金，同时还会根据他们的现状和年龄，得到一笔或定期的收入或养老金。”

“对于从事批发和零售劳动产品的个体商人，他们将面临国家竞争而被迫关掉商店和仓库。首先，他们不能补货；其次，即使补到货，他们也卖不出去。这会将使很多现在从事无用工作的人被淘汰掉，那些一条街上卖同一类商品的商店经理和助理们，那些为几个可怜的金属货币而卖命做广告的男女们，他们大多会因为买不到生活必需品而挨饿。”

“为这些无用处的商店工作的石匠、木匠、油漆匠、玻璃匠和其他工种都会失业，但只要愿意工作，国家都会欢迎他们，会立即得到雇佣协助，去从事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他们的工作时间比以前短......他们不需要那么拼命地工作，不会被驱使和剥削，因为工作人数多，而且多数工作可以由机器完成。他们可以用挣来的纸币去买足够的他们参与生产出来的东西。以前雇佣他们的商店会被国家接手，店主们会和工厂主一样得到合理的补偿。有些商铺国家会用来做国有服务商店，有些会改造成工厂，有的会被拆除并新建房屋或公房。政府有责任建设足够数量的房屋让所有国家职工家庭有房住。如此一来，加之现在所谓的‘商业’的瓦解，各类房产将迅速贬值。现在工人阶级住的贫民窟和破屋子，中低阶层和”商人”们住的可怕又不舒适的豆腐渣”别墅”将空无一人，一文不值地回到勒索高房租的房东们手里。他们很快也会主动把房屋和地产交到国家手里，并得到和其他财产所有者一样的养老金返还。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会只依靠国家养老金过活而不做其它，其余的会从事艺术或科学工作，或是做社会服务机构的经理和监督人，国家乐于雇佣一切愿意支持生产和分配这项伟大事业的人。”

“到时国家是唯一劳动力雇主，没有纸币就买不到生活必需品，而挣到纸币的唯一途径就是工作，这就是说社会上每个智力和体力合格的人都会投入到伟大事业——**生产和分配**中去。我们不需要像现在这样保留一支警察队伍去保护有钱有闲人的财产，不被受掠夺的穷人拿走。社会上不会再有失业和重复劳动，一切都会被安排好，以达到

唯一合理的目标——因需而做。今天正在使用着的每一台节省劳动力的机器都将被使用，而且只要有需要，会使用上千台！这会让生产出来的各类产品数量庞大、惊人、势不可挡，以至社会很快会再次面临生产过剩的严重问题。”

“为解决这个问题，就有必要每天减少四到五小时的工人工作时间。所有的年轻人都可以继续去公立学校和大学读书，而不必在年满二十一岁前参加任何工作或服务。到了五十五岁时，每个人都可从国家服务中退休并拿全薪。他们可以把多余的时间花在个人兴趣上，有人可以培养一些爱好，或是加入社会功能类的组织中，比如跳舞、聚会、娱乐，还有公共比赛和体育竞技，赛马之类的运动团体。”

“有人可能更愿意继续为国家服务。演员、艺术家、雕塑家、音乐家和其他人会继续为自己的情趣和荣誉做下去。有人会把业余时间投入到科学、艺术或文学中。也有人会想坐着国家游船去各界各地看看那些现在对多数人来说只有模糊不清的概念的地方。印度和埃及的奇迹，罗马的辉煌，这个大陆的艺术瑰宝其它国家的壮美景色。”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所有人都能平等地享受科学和文明带给人类的益处和愉悦，而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要分担必要的工作，让这些事情成为可能。”

“这些就是未来将成立的**合作共同体**的原则。国家中人与人之间没有区别，除非有特别的道德或才能，才会被授予荣誉。那里没有人会从他人的损失中获利，我们中不再有老板和雇工，只有兄弟、自由人和朋友。那里没有疲惫、沮丧的男男女女在苦役和匮乏中度过没有欢乐可言的一生，也没有因饥寒交迫而哭泣的孩子们。”

“这是一个很多人想遵循的，在上帝的教诲下得以实践的国家。一个建立在正义和合作基础上的社会，它的法律便是国际兄弟大团结和爱。”

“生活本该如此！但是

今天现实怎样，

多少年来我们踌躇不前，

直至生命消磨殆尽？

为什么，我们在等待什么？

只有简单的三个字要说‘我们想’，

我们的引路人是什么，是梦中坚强而醒时怯懦？

噢，为什么，我们在等待什么，当我们的弟兄倒下并死亡？

天堂中吹来的每一缕风，

都是逝去的无用的生命。

我们还要被侮辱多久，

在这拥挤着可怜的魔鬼们的贫苦之城，

金钱碾碎的饥饿地狱？

这被压榨的生命，死于悲惨和忧伤。

他们是坚强母亲的儿子，是英格兰骄傲。

逝者已矣，无以复生，

灵魂亦无可拯救。

而千百万的来者，

应过得更好还是更坏？

正是我们须回答，促进并且把门开大些，

加速有钱人的恐惧，和穷人迟缓的希望。

啊，这些苦命的人无声的愤怒和不为人知的不满。

我们必须给他们声音和智慧，

等待的潮水会退去，

一切都在向我们召唤，生者与死者

纷乱翻腾的波涛之上有一线微光闪烁。”

巴林顿从讲台上下来走回他常坐的座位时，拥挤的人群里有几个人高声喝彩，他们站起来挥动着帽子，一遍遍地欢呼着。等秩序恢复后，菲尔波特起身继续主持会议：

“有哪位先生想向演讲者提问吗？”

没人说话，主席又问了一遍，还是没有回应，但过了好一会儿后，有个新工人站了起来，他是上周”招进”来替换一个漆工的新工人，那个漆工因为干活慢被开除了，新工人说关于其中一点他想知道更多。这人的裤子后面有两块补丁，裤脚也磨得破烂不堪，每件衣服都是破的，衣袖下摆也一样，他的靴子是旧的，修补过多次，有一只的底和帮已经分开了，他用铜丝缝了几针把它们连起来。他失业了好几个星期，外表憔悴，面容枯槁，证明了他在失业期间没怎么吃饱过。这个人并不酗酒，也不是偷懒的假英雄。他已经结婚，有几个孩子。其中有个十四岁大的男孩在一家杂货店打杂，每周挣五先令。

作为一家之主，这个男人曾经投过票，但至今他对所谓的”政治”从来不感兴趣。在他的观念里，这种事情不是为他这样的人准备的。他相信这种难题应该留给上层人士处理。他当下的不幸状况恰好证明了那些”上层人士”的明智、美德和仁慈，这些人至今对天下大事的管理结果还是非常满意的。

“我想请问演讲者，”他说：”假设你说的这些都办成了，那国王、王室和所有的大人物会怎么样呢？”

“对的，对的。”克拉斯急切地叫起来，内德·道森和那个坐在水槽后面的人都说这也是他们想知道的。

“我更关心的是如果这些事情都办不成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巴林顿回答到。”我想我们应该试着学会更尊重自己的家庭，关心自我，少在意点‘王室’成员。我找不到什么理由来关注那些人。他们都挺好的，有自己需要的一切，至少就我所知，没人想伤害他们，他们自己能照顾自己。他们会和其他有钱人一样过得好好的。”

“我想问，”哈洛说，“所有的金、银、铜货币会怎么样？完全没用了？”

“这些东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会比现在更有用处。国家在早期社会主义者制度下就会积累大量金属货币，因为首先国家给行政人员和生产性工人支付纸币，而其它非国有机构还是和今天一样要用黄金来交税。乘坐火车的旅客，除了国有员工外，都要用金属货来付车费，金银币会通过很多其它渠道大量注入国库。而国家收进金银币的同时却大半支付纸币。等国家雇佣完全建立起来以后，金银就只有它们作为金属本身的价值了，国家可以从任何想出售它们的人手中购回，仅需支付纯金属每镑的价格。金银也不会再被藏在银行的金库或保险箱里，我们会使用它们。部分金子会做成手饰，以合理的价格出售，然后戴在工人们的爱人、妻子或女儿身上。部分金子会被打成金叶用来装饰公民的房屋和公共建筑。而银子可以做成不同的样式和用途的家居用品。工人们不用像现在这样用有毒的铅或黄铜做的勺子和叉子，我们应该用银制的，如果银子不够，我们可以用无毒银合金的。”

“就我所理解的，”哈洛说：“纸币会和现在金银币有同等价值。那么，怎样防止狡猾的骗子，如煞星和拉什顿囤积它们，然后进行买卖，照样不用工作就可过日子呢？”

“当然，”克拉斯嘲笑到：“千万不能这样！”

“这很容易，任何不做有用工作而靠他人的劳动过活的人，那他就是他人部分劳动成果的抢劫者。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要阻止这种抢劫，让它没有可能发生。所以没有人能囤积和积攒纸币，因为纸币上是有日期的，如果在发行后的一定时期内不使用，纸币就会作废，没有价值了。如果想通过纸币交易来获利，他们从何处购得？又能卖给谁呢？”

“他们可能会从一些工人那里低价买进他们不想要的东西，再卖给那些缺这些的工人。”

“那他们得卖得比国有商店的价格底才行，你稍想想就知道这赚不到什么钱。为防止个人交易，管理部门不会一次性支付个体业主们补偿款的。我前面已经说过，补偿款会按年以养老金形式支付。”

“另外一个很有效的防止个人交易的方法就是宣布这类交易是违法行为，它破坏了社会福利。现在从事不少类型的商业都需要执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人可以无照经营，而且国家也不会为此发放执照。”

“那人就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存钱了。”斯莱姆不高兴地问道。

“如果一个人蠢到要做没意义的事那也没什么需要保护的，但不管他是不是存够了钱，都得为社会服务做他的分内事。除此之外，有什么必要存钱呢？一个人老了有地方供养，没有人会失业。生病了，国有医院和医疗服务都是免费的。孩子们也是进国有免费学校和大学，到了年龄去国有服务机构工作，他们的未来都有保障。你能告诉我们还有人需要或希望存钱吗？”

斯莱姆答不上来。

“还有其它问题吗？”菲尔波特问道。

“正好我们说到钱。”巴林顿补充道：”我想提醒大家，即使在现在的制度下，大家也免费享受着很多需要花钱来维持的事情。公共道路、人行道要钱来铺设、维护以及照明。还有公园、博物馆和桥梁，这些对所有人都是免费的。在社会主义者的管理之下，这些原则会被扩展，我们现在免费使用的服务之外，维护好的火车和铁路也会免费让公众使用。随着时间的继续，这种免费方式还会在更多方面采用。”

“我从一些地方读到。”哈洛说：“无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发行了纸币都会导致破产。你怎么知道相同的事不会发生在社会主义管理当中？”

“对，对。”克拉斯说：“我也正想说同样的事。”

“现行制度下，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开始发行大量纸币。”巴林顿答到：”那它一定会导致破产的。原因很简单，现行制度下的纸币，即银行券、汇票、邮政单或其它形式的此类东西，都是一种印刷出支付金额的凭证，会根据要求或在一定期限就要支付和票面金额相等的金币或银币。在现行制度下，如果政府发行太多纸币却没有对应的金币或银币，那一定会导致破产。但社会主义管理下，不存在按期或任何期限的金银支付。它是一种供应定量商品的凭证，而这些商品并不缺乏，所以也就不可能破产。”

“我想知道谁来任命这个工业大军的管理人员。”坐在桶上那个人说。“我们可不想像当兵的那样被长官欺负和追打，你明白吧。”

“对的，对的。”克拉斯说：“你们也得有老板，来管大家工作。”

“我们现在也不想忍受被欺负和追打吧？”巴林顿说。”所以当然这种事不会出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是完全不会容忍的！那怕

一天只有四五个小时也不行。现行制度下，我们对任命老板、监督和工头都没有发言权，对在哪个老板手下干活儿也无法选择。如果我们老板对我们不好，也没办法反抗他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却大不相同。工人们是社会的一部分，而公务员、经理和工头是社会服务人员，如果他们当中有人滥用职权的话是会被换掉的。至于工业大军这个组织的细节，难点不在于找到方法，而是在众多方法中决定采取哪一种才是最好的，完美的方法可能需要通过试验和经验来进行改善。但有一条必须坚持，那就是国家雇佣或服务的基本原则。为需生产而非为利。全国性的工业组织都应该被民主化管理。这事可以由全社会选举的议会来安排，这和现在的方式很类似。无论男女，都需要工作超过二十五年才有资格被选举为工业组织的议员。”

“这个管理机构将会掌控国家各部门。会有一个农业部、一个铁道部等等，每个部都会有部长和工作人员。”

“议会成员会是工业服务机构工人们的亲属，有可能会是他们的父母，所以议员们会很在意如何尽量使工人的条件达到最好。”

“国有服务机构的不同分支，会和现在公共服务机构的组织方法类似，比如有些国家的海军、邮局、公共铁路，或是军队的不同分部。不同的是，提拔的方法是从底层开始，通过考试和成绩指标才可以。每一个新招进的人受到的都是同等教育，所以晋升的机会是绝对平等的，而且在有权力的岗位上的人也会是最好的，而不像现在，是最差的。”

“你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克拉斯问道。

“在现有制度下，成功地做老板或是雇主是因为他们狡诈又自私，而不是了解或有能力从事能让他们赚钱的行业。比如大多数建筑业的老板根本不会做任何有技术的工作。他们当中有极少的人也不过

就是新手的水平。他们所做的唯一工作就是算计着从他人的劳动中取得收益。”

“现在被选出来当了经理和工头的人并不是凭借他们手艺人的技能，而是因为他们是驱使奴隶以及帮着雇主获利的好手。”

“你如何防止刚才所称的‘自私又狡诈的家伙们’不像现在这样呆在高位上？”哈洛说。

“到那时会同工同酬，没有工种和职位的差别，这将确保我们能得到最优秀的人并放在高位上来组织经营。”

克拉斯笑到：“什么！每个人都拿一样的工资？”

“是的，因为产出物品丰富，数量巨大，他们的工资可以买到满足需要的一切东西。就算有人挣得多一点也花不掉。这样就没必要存钱了，而且也不会有饥饿的穷人，也没人可以赠予。如果存在存钱或积累财富的可能性，那会滋生出靠他人存活的闲散阶层，这将导致我们的制度倒塌，回到和现有制度一样的混乱状态。除此之外，如果高层或有权职位拿高薪的话，会阻碍我们得到最优秀的人。因为不合格的人会因为高薪来图谋这些职位。当下就是这样，人们用阴谋获得或是窃取这些他们并没有才能做的职位。他们对这些职位的渴望无非是附着在上面的薪水。这些家伙们拿高薪，而工作却是由那些拿低薪的、无人知晓的下属在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再有金钱刺激，想尝试这些职位的人自然就是适合并且喜爱职位本身的人。比如，一个天生的组织者不会因为拿不到更多的薪水而拒绝管理工作。这样一个人是会渴望做这些工作的，如果让他做，他会觉得荣幸，会沉迷于工作。对他来说，为所有的细节想方设法去计划、安排和组织，这不是一项工作，而是一种快乐。而那些为了薪水而不是爱好来图谋这个职位的人，这项工作就是件毫无乐趣可言的差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合格的人不会去申请这种岗位，而是去找更合适他的，他喜欢和享

受的工作。有人喜欢管理并组织事务，而有人更愿意付诸行动。而另外一些人更愿意做精致或有难度或有艺术性的工作，却不喜欢枯燥乏味的事情。一个天生的艺术家更想画画或做雕塑而不想做单调的工作，或是管理和指导别人工作。同时另外一类人则愿意做普通的单一工作，而不想当负责人或是在高等机构里做事，因为他们既不喜欢也没能力。”

“但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并且好像被你们忽视的一点，那就是，所有不同工种，不同阶层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同样被需要**的。每个人都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必要的一部分。所以每个人都完全承担他需要做的工作，同时充分享有一份成果。压好木条和打好地基同样必不可少；砌墙和做门、装饰飞檐一样都不能缺。而没有建筑师，他们的工作就都没有什么用，但没有他们的工作，建筑师的图纸就什么也不是，他的建筑只是空中楼阁罢了。完美的建筑中每种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是相等的。有些人花更大的力气在动脑上，而有些人在动手上，**可每个人都在完全分担属于自己的工作**。这个事实将在建设和维护我们的合作共同体的建筑时被认可并实施。每个人都会按能力来分担他需要做的事，也相应地享受成果。这和现行制度有极大的不同，现行制度下狡猾和自私的人可以轻松地从他人的劳动成果中得利。今后，在高等机构工作的人会被分配到适合又开心的工作，这就是足够的回报。只有热爱工作本身而不是为了报酬的人才能胜任各项工作，他们天生就自然适应这些。在现行制度下，也有不图钱财的人做出了很大的成就，但这是他们原有的财富保证了这一点。现行制度下应该还有更多的人能干一番大事业，但因为贫穷和缺乏机会，他们的才能无法得以展示，他们一生凄苦，悲伤而死，这也是社会的损失。他们原本可以成为艺术家、雕塑家、建筑师、工程师和工业领域的带头人。”

“在现有制度下，行业里的领导们唯一的目标就是积累财富。他们中有些原来很有才华，但制度让他们不得不用自己的才华去做损人

利己的事。有些人在男女老少的血汗和泪水之上建立了自己的财富大厦。在我们的合作共同体里，以此为乐的人将无立锥之地。”

“还有问题吗？”菲尔波特询问。

“有，”哈洛说：”如果没有奖金，而且每个人只需要做好分内的事，那么如何激励那些绞尽脑汁来发明新机器，或有新发现的人呢？”

巴林顿说：”是这样，我想前面的话已经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如果有必要，而且极为重要的话，在全社会对有发明创造的人给予尊重和荣誉之外，还可以给些物质奖励，因为这些发明创造是造福社会的。物质奖励可以是让他在二十五年服务期满前提前退休，因为他的发明给社会带来了好处，这可以被视同为工作年限。但是如果一个人不愿意减少工作，他可以继续为个人爱好，终生工作。比如说爱迪生，他是少数通过工作之外的事情来赚钱的发明家之一，他是有钱人，但他只用钱来购买持续工作所需要的设备。他的一生在有些人看来是辛苦的劳作，但在他来看却是快乐，做了自己喜欢的事。对于会发明创造的人，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不让他做普通的工作，而是给他更多的机会去继续更多的发明。从各方面激励他，给他提供放置材料和设备的场地，这对社会是有益的。”

“你们应该记得，即使在现行制度下，荣誉和赞赏也比金钱更重要。有多少战士会只要钱而舍弃不值钱但充满荣誉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呢？”

“哪怕是现在，人们对尊重、敬意和荣誉的看中也多于金钱。不少人用半生心血去奋斗、积累财富，待他们成功后，便用钱去求得别人的尊重。有人花几千英镑来买加在名字后面的‘国会议员’的荣誉。有人买爵位。有人花大笔钱去进入社会特别的圈子里。还有人捐

钱给慈善机构、建图书馆或大学。他们做这些事的原因就是要获得其他人的爱戴和尊重。”

“最强烈具有这种愿望的多数是有能力的人，那种天才。因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鼓励优异工作的原则和现在一样，是荣誉和赞赏。但是，在现行制度下，荣誉和赞赏可以用金钱来买，至于钱从哪儿来是无所谓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一样的。荣誉十字勋章和桂冠不能用不义之财进行交易。它是道德和才能的最高奖赏。”

“有人想来被打败吗？”菲尔波特问。

“对那些把所有的钱都用来喝酒的人，你们打算怎么办？”斯莱姆问到。

“我应该问问你。”“现在对这些人是怎么办的，你有什么办法对付他们？”“现在有太多人生活在贫穷带来的苦难和悲伤中，他们被有意义的生活所抛弃，把时间消磨在酒馆里是暗淡生活里唯一的一线阳光。他们的精神和物质的贫乏如此巨大，他们丧失了理解的智慧和对社会文明的愉悦感受……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会再有这个阶层。每个人都会受教育，社会生活和合理的娱乐并非不可企及。所以我们相信不再会有这个阶层。任何沉迷其中的人会被他人所摈弃。但假如他们退化地太厉害，我们仍应记得他们是兄弟，得像病人一样对待他们，这病不是未开化的行为遗传下来的，我们要试着把他们放在隔离的地方进行治疗，比如医院。”

“还有一个好办法对付他们。”哈洛说：”可以给他们付双倍工资，这样他们可以喝到死。没有他们，我们也没问题。”

“问下一个问题。”菲尔波特说。

“你一直在说丰富的产出。”克拉斯说：”你并不确定是否真能生产出所说的一切。你只是假设可以实现。”

巴林顿指着墙上一张仍然清晰可见的”长方”形图，那是欧文上次演讲时画的。

“现行的限制生产的制度如此愚蠢，多数人闲着无用，没有产出能力，做着没有需要的工作，不少人完全不工作，即使如此，还是能生产出足够社会分配的东西。甚至还有富余，从而导致‘生产过剩’，市场上定期就会堆积了各种商品，工厂也不得不因此关闭和减产。这种情况下，经过适应后，我们还是能生存。这就证明了如果生产性工业按社会主义者提倡的路线组织生产的话，就一定会产出大量的各类物品，每个人都能丰衣足食。如何使生产满足需求的问题解决了，留下的问题是：如何摆脱那些贪婪的人，对别人的痛苦冷漠无情的人，他们会阻碍更好制度的实施。”

“是的！你永远也摆脱不掉他们，伙计。”克拉斯得意地叫到。那个穿铜线缝补的靴子的人说这做不到。

“好吧，我们的意思是无论如何，尽量去做。”巴林顿说。

克拉斯和其他多数人都开动脑筋，想着说点什么来为现行制度进行辩护，或对演讲者的建议进行反驳，但什么也没想出来，他们一直愁眉不展、默不作声。那个穿铜线缝补的靴子的人尤其显得沮丧，或许他怕演讲者说的事一旦成真，他什么靴子都没的穿了。他似乎就是这么想的，唯此才能合理解释他的敌意，他现在的处境已经很糟了，除非完全赤身露体、食不果腹。

他们对一切改变现行制度的建议都不接受，就此判断，有人可能会以为他们害怕失去什么，而他们除了贫穷之外，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了。

依旧沉默，直到在主席多次催促提问下，克拉斯才灵光一现，他油光光的脸上渐渐浮现出笑意和明媚来，他最终想出了建立合作共同体最严重和无法克服的障碍。

“什么，”他大声地问到：”你们能做什么，如果在你们那个社会主义共和国里有人不想工作的话！”

当克拉斯把这枚炸弹扔进社会主义者的阵营时，围绕着他的可悲的、穿破裤子的队伍简直就要欢呼起来，但多数冷静的听众还只是笑着。

“我们相信到时不会有那样的人。”巴林顿说。

“现在到处都是这样人，无论哪里。”克拉斯冷笑到。

“你不能改变‘人类天性’，懂不懂。”坐在水槽后面那个人叫到，那个穿铜线缝补的靴子的人轻蔑地笑着。

“我知道现在有好多这样的人。”巴林顿再次加入辩论。”这是意料中的，因为现在所有的工人都生活在贫穷之中，被人轻视。他们当下的工作条件那么糟糕和恶劣，不是形势所迫的话，谁愿意做。比如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继续给拉什顿干活儿，但如果不做就得饿死，而我们工作挣到的钱也只够勉强维持生存。在现行制度下，每个人都尽量想方设法避免工作，不同的只是有些人比别人更会混日子。贵族们懒得工作，但他们一切都好，他们有佃农给他们干活儿。拉什顿懒得工作，所以他安排宁禄和我们替他工作，而他比我们过得好多了。其他那些混日子的人宁愿出门乞讨，时不时挨饿，也不愿意屈服于这种令人厌恶的社会现状。这最后一种通常不比我们过得差，他们比我们过得要好。现行制度下，拒绝工作的损失小于收获。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情况正好相反，工作环境是愉快的，工作时间又少，薪

水又高，这样的条件下，作为社会一分子，却不愿意做点分内工作，而宁可被人看不起，脱离社会的人岂不是傻瓜，想想都荒谬。”

“就算碰巧有这种人，我们应该做什么，我能确定的是不会像现在这样对待他们。我们不会给他们穿上绫罗绸缎和舒适棉麻，不会用金银珠宝来打扮他们，也不会让他们天天悠闲自在。我们对待他们的办法和你们大不一样。在合作共同体中，混混们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不管他们自称是贵族或是流浪者，那些懒得工作的人得不到别人劳动创造出来的东西。不做事就一无所有。任何不想工作的人都没饭吃。在现有制度下，一个真的懒得工作的人会在路上拦住你，说他找不到工作。你们都明白，他可能说的是实话，如果你同情他而且有能力的话，可以帮帮他。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人能用这种借口，因为每个有意愿为社会创造财富和幸福的人都会是受欢迎的，他也可以充分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还有抗诉吗？”主席的提问打破了接下来的沉默。

“我不想任何人觉得我是在苛责当今这些混日子的人。”巴林顿补充到。”在目前情况下，不能指望有钱人自愿工作。假如他们这样做了，对大家也是伤害而不是好事，他们会让一些苦命人失业。应该被苛责的不是这些人，而是工人阶级自己，是工人们投票让现行制度继续下去的。而另一种混日子的人，那些生活在底层的流浪者和这一类人，如果他们改过自新，清醒而勤奋的话，对大家也同样是伤害而不是好事，这会增加职业竞争。假如马格斯所有混日子的人下星期突然都变成合格的油漆工，宁禄会把时薪再降一便士。我不希望对这些流浪者有任何不尊敬的评价。他们中的有些人很简单，宁可饿着也不会像我们一样向恶劣的条件屈服。他们不愿意为了半温饱的生活而受人欺负和驱使。他们不用工作就可以那样活着，我有时候想，他们比我们这些颓废的苦命人更值得尊敬，是一群高贵的人。而我们却任由老板摆布，总是活在被开除的恐惧中。”

“还有问题吗？”主席问。

“你是说到那时候绅士们会平等地和我们这样的人共处了？”坐在水槽后面的那人语气嘲讽地问道。

“哦，不是。”演讲者回答道。”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时，不存在我们这样的人。每个人都是公民。”

坐在水槽后面那个人对这个答案不很满意，并对其他人说这没什么好笑的。

“还有问题吗？”菲尔波特大叫到。”现在你们有机会说说自己的观点，只要不同时说就可以。”

“我想知道谁去干那些脏活儿。”斯莱姆说：”如果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做哪行，谁会傻到去干清道工、烟囱工、垃圾工或是清下水道的？只要有更轻松的活儿，就没有人愿意干这些。”

“可不是嘛。”克拉斯大喊着，他此时把这话当成救命稻草。”你说的那些听上去都对，但仔细推敲一下，就知道没法实施！”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巴林顿答到：”如果发现很多人都争先恐后地想做某些职业时，那说明这些工作的任职条件和其它工作比相对较低，因此得让这些工作的任职条件更严格，对工作技能要求更高。假如我们发现很多人都想当医生、建筑师、工程师或其它什么，我们就得对入职考试更严格。这会吓跑多数，而留下真正有天分和热情的人。这样既减少了应聘人数同时又保证了最好的人来工作，我们需要比以前更好的医生、建筑师和工程师。”

“而那些不太愉快、没人主动想干的工作，我们应该用相反的方法来处理。假设一般工作需要每天工作六小时，那当我们发现招不到

清下水道的工人时，就应该把这项工作的时数减到每天四小时，如果需要可以减到两小时，作为对这些不愉快工作的补偿。”

“另一个解决这类困难的方法是，在工业大军里分出一个部门来做此类工作，每个参加国有服务的工人第一年都必须先在这个部门工作。这不算太难。既然每个人都会从此类工作中受益，那么人人都去从事一下这类工作也是公平的。这对刺激发明也是有用的，每个人都会想方设法去找代替人工的方法，当然多数会用机器来操作。几年前，我们镇大街上的灯还需要人跑遍全镇，把汽灯一盏盏点起来，而现在我们只要按几个按钮就可以用电把所有的灯点亮。将来一定可以按下一个按钮就可以清好下水道了。”

“宗教会怎么样？”斯莱姆问。”我猜那时不会有教堂或是礼拜堂了，我们都得成为无神论者。”

“那时每个人都完全自由地拥有自己的观点，信仰任何宗教。但不会有国家供养的宗教或教派。如果任何教会或团体想建立自有的、专门的教堂、礼拜堂或布道场，国家会提供与一般住宅条件相似的场所。国家也可以为此建一些特别的建筑，教众可以租用，租金以建筑费用来计算并以纸币形式收取。这些建筑的布置和装饰可以由教众按自己的意愿去弄，他们有大把的业余时间做这些。”

“如果每个人都要分担自己的工作，那牧师和教士从哪里来呢？”

“至少有三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教会牧师们可以从超过四十五岁，完成国家服务期限的男性退休人员中挑选。你们知道那时候这个年纪的工人不会像现在的同龄人那般身体差得不成样子。他们好吃好穿的，各方面生活条件都很好，所以此时正处在生命的高峰期。他们比现在三十岁的人还年轻，是担任这个职务最理想的人选。他们在年轻时全部受过教育，而且在为国家服务期间又有不少空

闲时间用来提高文化修养，而且还有一个好处是推选他们的教会不必支付工资给他们。”

“另外一个方法是：如果教会希望保留那些有天分但没有完成国家服务期限的年轻人从事全职的宗教工作的话，他们可以为他支付国家服务金。这样这个年轻人还被保留在国家雇佣的系统里，继续从国库里领工资，到四十五岁退休时和其他工人一样领养老金。而这之后教会不必再给国家上交任何钱。”

“第三种方法，在我看来是最值得尊敬的方法。让个人试着充当牧师、传教士或是布道者或是其他什么，而教会不必让他从国家服务中脱离出来。到那时必须工作的时间很短，工作也轻松，他会有充足的业余时间去准备演讲而不需要靠教会的人来供养。”

“对的，对的！”哈洛叫起来。

“当然。”巴林顿补充到：”不仅仅是基督教会可以采用这些方法。其它宗教团体，比如不可知派[注]，也可以要求独立的建筑或有自己的布道场所。”

“那他妈的不可知主义是个什么东西？”邦迪问。

“一个不可知主义者，”坐在水槽后面那个人说：”就是一群除了亲眼见到的东西，其它什么也不信的人。”

巴林顿说：”这些合作共同体中的组织和工作细节，不是我们要关心的。刚才所说的都是不同人的建议，用来举例说明以后这类事情会如何处理。确切被采用的方法会等工作实行时，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在此期间，我们要做的是坚持让国家为失业者提供生产性工作，培养学龄儿童，将铁路、土地、托拉斯这些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的公共服务国有化或社会化。如果你们希望这些得以实施，那就必

须停止给那些自由党、保守党、公司股东、律师、贵族和资本家投票，你们必须让议会大厦里坐满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是要完全改变现行制度的人。等你们这样做的那天，就会解决贫困问题。街头不再会有乞求工作的流浪者！家里没有忍饥挨饿的孩子。没有破衣烂衫，没有因为痛苦的劳作而自杀妇女和儿童和同时却在街头闲逛的强壮男人。而是每个人都有欢愉的工作和休闲生活。”

“还有问题吗？”菲尔波特大声问道。

伊斯顿问：”社会主义者想要取消陆军和海军，这是真的？”

“是真的。社会主义者相信国际兄弟关系以及和平。几乎所的战争都是逐利的资本主义者为商业剥削寻找新大陆造成的，也是贵族们想让自己在被欺骗的平民们眼中闪耀光芒而造成的。你们要知道社会主义不只是一场国家的，而是一场国际化的运动，当它成为现实后，就不再有战争的可能，我们就不需要养陆军和海军了，或者说不需要在造军舰和生产武器弹药上花费大量劳动力了。所有在军队服役的人都将自由地参与到为文明社会生产福利的伟大工作中，他们将为自己和他人创造财富、知识和幸福。社会主义意味着全球和平，全人类关爱。但同时我们知道有些国家的人还不全是社会主义者，不能忘记外国也和英国一样，有大批的逐利资本主义者，他们缺乏人类道德，如果他们认为有利可图，就会无所顾忌地来到这里谋杀和抢劫。我们不能忘记外国也和英国一样，有大批的”基督”主教和牧师，他们时刻准备着为那些烧杀抢掠进行祝祷，他们亵渎地祈求上帝保佑他的子民们象野兽般地互残。了解并记得这些，要认识到，在消除资本主义、贵族和反基督教权主义前，我们都有责任准备保卫家园和领土。所以我们愿意保留战斗力极高国防部队。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保留目前这种军队组织制度。我们不相信兵役制，也不主张国家继续保留职业常规军队来屠杀工人阶级而只保护一小部分资本家的利益，比如发生在费泽斯通和贝尔法斯特的事件。或者让常规军队出国去谋杀和抢劫其

它国家的人民。社会主义者主张建立一支国民军，仅用来自卫。我们相信每一位身体合格的男性都应该被征入这支部队，并对其进行军事训练，但不必让他成为职业军人，或与一般社会生活隔离，他保留公民权利，不被”军法”管制，因为这种”军法”只不过是专制和暴政的代名词罢了。这支国民军的组成有些象现在的地方自卫队，但也稍有不同。比如，我们不会把现在统治者看重的财富和身份作为选拔合格军官的条件，我们注重是这个人本身，无论他有多穷，只要有能力通过必要的考核，就可以担任某一级军官，而且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在军官身上花费极大。军官的任命可以采用下面任何一种办法：他们可以由士兵选举，唯一的任职资格就是通过考核，或是通过考核成绩来由高到低进行任命和进级递补，成绩最高的优先补缺。我们认为军事法庭是要完全被废除的，一切军队中的违纪行为都将按照普通民法来进行惩罚，因为国民军中的成员都不会被取消公民权。”

“那海军呢？”有几个人喊道。

“没人想要去干涉海军的事，只是让海军的组织形式更民主，和国民军一样。为保护他们的成员，如果有人被控告犯罪，也是由民事法庭来审判，以使他们免受暴政。”

“已被证实的是如果我们这个国家的土地都被科学地耕种，那产出的粮食足以养活一亿人口。我们目前的人口约为四千万，但在土地被那些拒绝耕种的人所掌控的情况下，我们就得继续依赖别的国家的粮食供应。这种情况持续有多久，外国被自由党和保守党统治有多久，我们的海军就需要保护对外商务多久。如果我们有一支刚才我提到过的有九百万或一千万士兵的国民军，加上我们合理耕种的话，那我们就是无敌的。没有那个国外势力会疯狂到让他们的军队登陆我们的海岸。但如果没有海军，他们可以让我们在一个月内饿死。这是个敏感又可信的情况，不是吗？”巴林顿最后总结到：”即使在和平年

代，仍有成千上万的人无事可做而等着被饿死，只是因为少数地主禁止他们种地。”

“还有问题吗？”菲尔波特用提问打破了一次长久的沉默。

“有没有自由党或保守党的资本家想站上台来反对演讲者？”主席继续问到，他发现没人回应他的诉求。

持续的沉默。

“如果没人提问或没人想站上台来，那么现在我行使这令人生厌的职责，请一位出来提出决议。”

“好的，主席先生。”哈洛说：“我或许可以说刚来这公司的时候我是个自由党人，但是听了几次欧文教授的演讲，参加了几回温德利山上的会议，读了几本从欧文那里买的书和宣传册以后，我不久前得出一个结论，投票给资本家，无论他们自称是自由党或是保守党，都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给他们干活都是一样的，不管谁说自由党和保守党老板有区别，我都不同意。他们没什么不同，都是榨取血汗的人，为了竞争，他们最终殊途同归。如果他们就是这类人，那么把他们选进议会去统治我们，去制定我们喜欢或不喜欢都得遵守的法律，就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他们之间没什么可选择的，无论哪个党执政或倒台对我们来说都差不多。两个政党都制订过不错的法律，但这都是在大众强烈的要求下才这样做的，而且他们都没有执行过这些法律，只想把它扔给对方去做。”

“这就是我最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而且我几乎想好了不再参加选举，或是不再为政治而烦恼，因为我已经知道了投票给自由党或保守党资本家都是无意义的，同时必须承认我也没弄明白社会主义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帮助。但是巴林顿今天下午给我们讲的这些让我有点开

穷了，现在请允许我提出一个决议，‘此次会议的观点是只有社会主义才是诊治失业和贫困的良方。’”

社会主义者以热烈的欢呼致敬哈洛的总结，但多数维护现行制度的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支持者们仍旧保持着愤怒的沉默。

“我附议。”伊斯顿说。

“我两方都支持。”邦迪说。这样决议就通过了，尽管大多数人是反对它的，主席还是宣布会议一致通过。

这时，暴风雨的威胁已经大大缓解，但雨还在下，确定不能再接着干活儿了。而且就算天气好转，时间也不早了。

“或许雨下得正好。”一个工人说：“不然的话可能今晚咱们当中就有人要被开除了。看这样子，明天和星期天就算天气好，我们也很难有活儿干。”

这是事实，几乎所有的室外工程都结束了，只剩下最后一道上涂料的工作。室内也只有两项工作，一是给墙壁上色，还有是给厨房的木构件刷最后一道漆。

除非公司接到其它工作，否则到星期六一定会是大裁员。

“现在，”菲尔波特说道，就像是学校里老师叫学生的样子：“我希望大家明天特别起个早，就四点钟吧，星期六工作做得好的人有奖励。”

“奖什么，炒鱿鱼吗？”哈洛问道。

“是的。”菲尔波特说：“不光是明天好好干有奖励，而且你们一直象最近这样努力工作的话，到老得干不动活儿的时候就可以去一

座漂亮的救济院里去了结余生！那时大家都有个头衔‘叫花子’！”

大家哄堂大笑！

即使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父母或其他亲戚已经成功获得这个头衔，大家还是笑做一团。

回家的时候，克拉斯在门口停了一会儿，他指着房子尽头的一面大山墙对菲尔波特说：”你明天得用最长的梯子——六十五，来对付它。”

菲尔波特抬头看着山墙。

它可真是高。

---

1. 让磅赛马：赛马的一种赛事级别，也叫”减磅赛”，如见习骑师或当碰上雌马对垒雄马的场合，或是三岁马对垒年长马匹的场合情况，那雌马与三岁马分别能获减磅。（译注）

2. 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1818-1894) 英国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以其对16世纪英国的研究和对托马斯·卡莱尔的研究而著名。（译注）

3. 托拉斯（英语：trust），是商业信托的直译，是指在一个行业（商品领域）中，通过生产企业间的收购、合并以及托管等等形式，由一家公司兼併、包容、控股大量同行业企业来达到企业一体化目的的垄断形式。（译注）

4. 不可知派：或称不可知主义者，认为形而上的一些问题，例如是否有来世、鬼神、天主等的存在，是不为人知的，但他们并不是无神论者。（译注）

第四十六章
六十五

第二天上午早饭以后，菲尔波特、索金斯、哈洛和巴林顿去工场搬那个长梯——六十五，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一共有六十五阶横档。这梯子原先是建筑工的脚手架，用几块铁栓固定在下面几阶算是进行了加固。梯子的一边螺旋形地钉着一根铁条。这样又重又笨的梯子实在不适合油漆工的工作，可避难所的山墙太高，其它的梯子都不够长。他们费了好大劲儿，总算把这梯子从钩子上拿下来，放在一个手推车上，然后迅速穿过工场旁那些简陋灰暗的房子，开始爬那座长长的山坡。

夜里一场大雨过后，天空依旧被铅灰色的阴云笼罩着。负重的手推车在泥泞的道路上前行，索金斯在后面握住梯脚并控制方向，其他三个人略靠前走在车子的两边。

这活儿实在不轻松，他们走到半山坡时就精疲力竭，气喘吁吁了，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这活儿还行，是吧？”哈洛脱下帽子，他一边用手帕擦着额头上的汗一边说。

他们休息的同时还得注意防着拉什顿或亨特的随时出现。

一开始，没人回应哈洛的话，因为每个人都累得喘不过气来，菲尔波特瘦削的手指颤抖地揩着脸上的汗水。

“是的，伙计。”过了一会儿，他有气无力地说。“反正这是一条生路，虽然还有不少更好的活法。”

实际上他的风湿病已经很厉害了，早上起来他就觉得自己的心情异常低落，可能是因为这阴沉的天气和即将要趴在梯子上作业的漫长的一天造成的。

“活着就好。”巴林顿失望地说。爬坡让他也累得要命，而可怜的老菲尔波特因为劳累而颤抖不已，那痛苦不堪、愁眉不展的样子，让他觉得很愤怒。

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一种无以言表的沮丧让菲尔波特也没了往日的诙谐风趣，变得心事重重。同样的情形，这座山他来回过很多次，每次他都和自己说，要是在这路上推一次车能挣半英镑，他这辈子就不用再和谁争饭碗了。

他在山脚下的一家店里当过学徒，那店几年前就被拆了，地基上现在矗立着几幢漂亮得多的房子。山的另一边，离道路不远的地方，可以看到那座教堂，他小时候正是在那里的主日学校上的学，三十年前也是在那里结的婚。过一会儿，当他们爬到山顶的时候，可以看到山谷那边另一座教堂的尖顶，那是一座在墓园里的教堂，那里一个接一个地长眠着他的至亲。他觉得等他加入其中时应该不会悲伤。或许，在另一个世界，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的话，那会是一个大家再团聚的地方。

他的思绪突然被哈洛的惊叫声打破。

“小心！拉什顿来了。”

他们赶紧推车前行。拉什顿正和格林德一起坐着他的单马双轮车往山上走。他们从菲尔波特身边驰过，车轮上的泥溅了他一身。

“那几个是你的工人吧？”格林德问道。

“是的。”拉什顿说：“我们在山上有个工程。”

“我觉得干这种活可能用马拉更便宜些。”格林德说。

“拉特别重的东西时我们是用马的。”拉什顿说，然后又笑着补充说：“不过这种活儿用驴子就足够了。”

“驴子们”奋力把车推上去一百码后，又不得不休息一下。

“我们不能多歇。”哈洛说。“看来他是去工地上了，会在那里等着看我们用多长时间到。”

巴林顿本来想说那就让拉什顿去等好了，但他还是没说出口，因为他知道自己虽然完全不在意是否被开除，但其他几个人的境况并不好。

他们休息的时候，另一个两条腿的驴推着车经过，他更像是在撑着车的后部，因为车正在慢慢地往下坡去。他是位朝代继承者，帝国主义者，一个退化的，人所不齿的苦命人，衣衫褴褛，光着的脚趾从用几根绳子捆扎起来的破靴子里露出来。衣服和裤子、外套、衬裙、内衣都又旧又脏，散发着霉臭味。他两眼直视地面，一步步地挪动着，还叽哩咕噜地说着些什么。

“这也是一种活法。”索金斯看着那可怜的家伙走过时笑道。

哈洛也笑着，巴林顿好奇地打量着他们。他觉得他们真是奇怪，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一天可能也会和这人一样。

“我经常怀疑他们能拿这些破烂衣服做什么。”菲尔波特说。

“做成纸。”哈洛简单地回答道。

“有些是。”巴林顿说：“有些会被加工成劣质衣料，再做成卖给工人的周日礼服。”

“活法多种多样啊。”索金斯停了片刻后感叹道。“我有天在报纸上看到，有个家伙专在各店铺前面的活动的窨阱盖和地窖档板间游荡。只要他发现有打开的，就走到跟前跳下去，然后被人送去医院，等好一点了，他就跑到商店老板那儿威胁说要告他们伤害罪，多数老板都不想打官司，就给他些钱息事宁人。但有一天，一个警察盯上了他，看他故伎重演跳了下去，等把他拉出来的时候发现这家伙摔断了腿，就送他进了医院，等他出院后又在商店门口转悠着想敲诈的时候，警察拽着他的衣领就给送进监狱，在那儿蹲了六个月。”

“是啊，我也看到过这条新闻。”哈洛说：“另一条新闻是有个家伙被汽车撞倒，有人说他是‘碰瓷’，但他还是从有钱的车主那儿得到了一笔钱，我记得是一百英镑。”

“我就希望有钱人的汽车撞倒我。”菲尔波特说，试图想开个玩笑。“我躺着说不定还能从他们那里弄点钱呢。”

其他几人个笑了，哈洛想回应一下，可就在此时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从工地那边下了山。正是宁录，他们连忙继续推车前进，而亨特却骑车一掠而过，看也没看他们……

他们到了工地以后才知道拉什顿根本没来，但宁录来过。克拉斯说他不停地发着脾气，因为他们不是六点钟一上班先去工场搬梯子，而是吃了早饭才去，本来一趟就完的事却弄成两趟，而这一上午那山墙的工作一点都没开始，实在让他恼火。

他们把梯子搬到花园架在房子的一边，山墙便在此处。一堵高约八英尺的砖墙把“避难所”的整个庭院和相邻的房子分隔开。这堵墙和房子的侧墙之间的距离差不多六英尺宽，就象房子一侧的小巷道或

通道。他们就把梯子架在这个通道里，“梯脚”支在通道中间，正对山墙的中部竖起来，梯子顶端正好可以够到护栏。

接着需要两人个爬到顶楼上去，那里的窗户正好是山墙的顶点，他们从窗户里放下一根长绳给别人，再把这根绳子绑在梯子顶部。之后两个人站在梯子最下面的横档上固定住它，那两个在顶楼上的人往上拉绳子，同时再有三个人一起把梯子竖起来。

他们叫来邦迪和他的哥们儿内德·道森帮忙，哈洛和克拉斯最重，所以站在梯脚上。菲尔波特、邦迪和巴林顿竖梯子，道森和索金斯爬到顶楼去拉绳子。

“绳子在哪儿？”克拉斯问。

其余人都茫然地看着他。没人想到要从工场带根绳子来。

“难道这里连根绳子也没有？”菲尔波特问到。

“这儿？当然没有了！”克拉斯吼起来。“你们真没带根绳子来吗？”

菲尔波特结结巴巴地说还以为这房子里会有根绳子，其他几个人说压根儿就没想到绳子这码事。

“得，那他妈的现在怎么办？”克拉斯气乎乎地大喊着。

“我去工场拿一根来。”巴林顿说。“我二十分钟就可以打个来回了。”

“可不，要是在那里让亨特看到还不骂死你！现在就快十点了，我们还没开始弄这山墙呢，这可是今天上午的首要工作。”

“能不能把两三根短绳接起来？”菲尔波特建议道。“就是绑那两个梯子用的绳子？”

去工场拿绳子显然太耽误事，肯定会被臭骂一顿，所以大家决定用菲尔波特的办法。

他们把几根绳子接了起来，试了试，有几处太松，连克拉斯都确定用它们来拉重梯太危险。

“这样吧，我觉得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让那小伙计去工场拿长绳子。”他说。“其他人都不能去，没在六点钟一上班就去拿梯子而浪费了不少时间，已经挨骂了。”

伯特正在这房子的地下室刷顶棚。克拉斯叫他上来，嘱咐一番，让他尽快赶回来。小伙计跑去了，他们在等他回来的时候就做其它事。菲尔波特回到那堵小山墙面前，他早饭前已经刷过了，但没有完全弄好。干着活儿时，他突然感到一种极度的恐惧。他不想去刷那堵高的山墙，他觉得很不舒服，几乎想去请求克拉斯让他干其它的什么活儿。这里有几个年轻人应该不会拒绝干这个，爬梯子对他们来说如同儿戏，而且巴林顿昨天也提出可以和他调换一下。

但接着他又想了想后果，犹豫着开不了口，就试图劝自己能顺利把这活干完。他不想让克拉斯或亨特觉得自己老得不能干需要爬梯子的工作了。

伯特半小时后回来了，带着沉重的绳子跑得他满头大汗。他把绳子递给克拉斯以后就回到地下室继续刷顶棚去了，克拉斯叫菲尔波特和另外几个人来竖梯子。他把绳子交给内德·道森拿到顶楼上，索斯金和他一起上去后，他们把绳子的一端从窗户上放下给其他人。

内德・道森一边放绳子一边仔细检查着绳子的绞股，他说：“要我说，这绳子不比刚才我们用短绳接起来那根好到哪里去。看这里，”他指着绳子一处磨损得很厉害的地方。“这一块太糟了。”

“好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说绳子了。”索金斯说：“一直都在说这个浪费时间，都没空干活儿了。”

内德没再说话，绳子一头已经到了地面，邦迪把它绑在梯子的顶部第六阶横档上。

梯子平放在地下，和房子的一面墙平行。如果他们能把梯子和墙对成直角，那竖起来就容易多了，可因为相邻的房子和两座房子的花园外墙阻挡，梯子是不可能与墙对成直角了。如此一来，竖梯子的时候，顶楼上的人不能直直地拉绳子，他们得站在房间里，所以也看不见梯子，绳子还得从窗户的一角往里拉，在石质的窗台和砖上不停地磨擦着。

绳子的一端绑在梯子顶部后，克拉斯和哈洛站在了梯脚上，另外三个人从地上抬起梯子顶部。巴林顿个子最高，所以他站中间，从下面握住横档，菲尔波特在他左边，邦迪在他右边，各握住梯子的一边。

克拉斯发出信号，道森和索金斯开始拉绳子，梯子顶部慢慢升向空中。

干这活儿，菲尔波特起不了什么作用，这样另外两个人都得更费力地抬起梯子，而且把绳子绷得更紧。因为他这边没力量，巴林顿和邦迪就得往这边补力，因而弄得梯子往两边摆动，假如他们三个人用力相等的话，就不会这样了。

与此同时，顶楼上的道森和索金斯紧紧拉着绳子，当梯子升到刚过一半时，他们注意到绳子已经在窗户角上的砖上磨出了一道沟。他们两个人尽管用尽全力不停地在拉，但绳子还是一动不动，好像下面的人都松了手，或是不再往上抬了。

事实也正是如此。那三个人发现梯子太重了，他们不得停下来一两次缓几秒种，此时梯子所有的重量都在绳子上，最承重的部分正好在窗边那块砖的一角那处绷得最紧的地方。过了一会儿，正好就在下面的人休息时，道森刚才发现的绳子那处磨损的地方也正抵在砖的一角。绳子一头挂住梯子，另一头由道森和索金斯用力拉着，破损的地方正好被拉到窗台的锋利的边缘，就这样，绳子像线一样断开了。道森和索金斯抓着绳子一头往房间后面打着趔趄，绳子另一头像一条巨大的鞭子在空中飘摇。而笨重的梯子向两边摇晃着，巴林顿站在下面双手举过头紧紧握住横档，奋力想稳住它。右边站着的邦迪也伸着手臂握紧梯子的一边；左边，菲尔波特夹在梯子和墙中间。

他们想在这狭窄的空间里拼命撑住梯子强大的重量，但菲尔波特一点力气也没有，梯子摆向左边，倒了下来，把他压倒在地下并挤在墙边。他脸朝下倒了下去，梯子横压在他肩上，钉着螺旋形铁条的那边正砸在他的脖子上，脸碰在墙根的砖上。他静静地躺着，全无声息，血从脸部的伤口不住地往外流，耳朵也在流血。

巴林顿也被压倒在地上，头和手臂都压在梯子下面，他的头和脸也被划破，流着血，已经昏迷。其他人都没有受伤，因为他们在梯子倒下来的时候趁机跳了出去。他们的叫喊声让其他工人都跑过来，大家迅速把梯子从两个一动不动的人身上移开。菲尔波特一眼看上去好像死了，但伊斯顿还是跑去叫附近的一个医生，医生几分钟后就到了。

他跪在地上仔细检查着被压倒的纹丝不动的菲尔波特，其他人都站在旁边，惊恐地沉默着。

巴林顿幸运地只是昏迷了一会儿，现在正靠墙坐着，除了几处划伤外并无大碍。

医生快速地检查完菲尔波特，然后站了起来，在他开口说话前，大家从他的举动上已经知道，他们最害怕的事成了事实。

菲尔波特死了。

第四十七章
食尸鬼㊟

巴林顿没有再继续工作，他回家前先去医生的诊所包扎了头部和手臂的伤口。菲尔波特的尸体已经被救护车送到了停尸房。

事发后，亨特来了工地，看到山墙还没有开始刷，立即又叫又嚷。等他听说了事故后，马上责备他们为什么用那根绳子，还说他们干吗不要根新的。离开工地前，他和克拉斯进行了私下的长谈，克拉斯告诉他菲尔波特没有亲人了，他和自己在同一个社团里买了十英镑的保险。他知道菲尔波特想把死后的保险赔偿付给供他寄宿的老太太，她是菲尔波特的好朋友。这次密谈的结果是克拉斯和亨特认为那老太太可能不想处理葬礼有关的事务，作为菲尔波特的朋友以及同一社团的成员，克拉斯要义不容辞地替她办理这些。他和老太太算是半个熟人，现在应该马上去看看她，并得到她的授权来成为代理人。当然，在验尸㊟前，他们也没太多可做的，只有棺材可以准备起来。亨特认识停尸房的看守，进去快速地量一下尸体应该没什么问题。

事情安排好以后，亨特离开，去让人弄条新绳子来。很快地克拉斯确认了一下每个人都有一堆活儿要干后，他便悄悄地去找菲尔波特的女房东。他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工人们全无察觉，直到他十二点前又赶了回来才被发现。

下午一点左右，新绳子被拿到了工地上，这次梯子竖了起来，没出差错。哈洛被派去刷山墙，他很紧张，因而索金斯被允许在他刷墙的时候一直站在下面扶住梯子。那天下午，每个人都很紧张，都很不寻常地小心翼翼地干着活儿。

伯特刷完地下室的顶棚后，克拉斯派他去外面干活，给边门刷漆。当这小伙计正忙着干活儿的时候，有个一脸严肃的人过来搭话，问他有关事故的情况。那表情严肃的陌生人充满同情地问了死者的名字，有没有结婚。伯特告诉他菲尔波特是个鳏夫，无儿无女。

“哦，也好，这也不算坏，不是吗？”那陌生人边说边悲伤地摇摇头。“要是留下没人养活的孩子，那才是件糟糕的事呢。你大概不会知道他住哪里吧，是不是？”

“我知道。”伯特说，告诉了他地址，并开始疑心为什么这表情严肃的人想知道这个，为什么他对菲尔波特的死如此难过，他可并不认识他啊。

“非常感谢。”那人说，拿出他的记事本把地址写下来。“真是很感谢你，再见。”然后他匆匆地走了。

“再见，先生。”伯特说，然后回身继续干活儿。那神秘的陌生人刚从转角消失，克拉斯就从花园边上走了过来。

“他想干什么？”克拉斯问，他看到了那人和伯特在说话。

“我不是很清楚，他问了事故的情况，问乔有没有孩子，还有他住哪里。我觉得他一定是个很正派的人。他看上去对这事很难过。”

“哦，他难过，是吗？”克拉斯说，表情怪异。“你不认识他？”

“不认识，不过我想说不定他是什么报纸的记者吧。”小伙计说。

“他不是记者，是个做殡葬生意的老骗子。他在到处嗅着生意机会，这次可没他想得那么容易了。”

巴林顿第二天上午回来上班，早饭前大家都在谈论着这场事故。他们说亨特早就知道那根绳子磨损地厉害，可他竟然还责备大家不应该用它。纽曼说三个星期前，他们在另一个工地竖一架梯子就给他看过那绳子了，煞星说没问题。纽曼旁边的几个人也说他们也都跟亨特说过同样的事，但得到的答复也是这样。可当巴林顿建议他们在验尸的时候去作证时，人人都突然闭了嘴。谈话结束后，巴林顿又去找纽曼谈，可后者说如果他这么做了，对菲尔波特也没什么好处，但却会给他自己带来很多麻烦。他以后再也不会在拉什顿公司得到工作，而且可能其它公司也会把他列进“黑名单”。

“所以要是你说这事的时候，可别提我的名字。”纽曼最后说。

巴林顿也不得不承认纽曼为自己考虑无论怎么说也是对的。强迫他本人或别人做那些可能会害了自己的事是不公平的。

大概十一点的时候煞星来了，他通知一部分工人说因为没多少工作可干，他们可以回去了，等到发薪日再来。他说公司可能会揽到一两个工程，所以他们星期三可以来打探一下，或许他可以给他们点活儿干。巴林顿不在这几个“离场”人之列，尽管因为上次的聚餐演讲后他已经很有可能成为其中之一，每个人都说要不是因为这次事故，他应该会被裁掉的。

宁录走之前，吩咐欧文和克拉斯去工场一趟，去找木工佩恩，他正在做菲尔波特的棺材，等克拉斯到的时候应该正好可以上清漆了。

煞星告诉欧文棺材上的灵牌已经交待佩恩怎么做了，他又补充道，不要花太长时间在写灵牌上，因为那东西不值什么钱。

他们到了工场后，佩恩刚做好棺材，是榆木的。现在只剩下把里面接榫的地方涂上松脂，佩恩正把盛着化好的松脂的罐子从火上拿下来，准备涂刷。

因为这东西如此不值钱，所以就不用花功夫打磨了，克拉斯刷几道清漆了事，他刷漆的时候，欧文在写灵牌，灵牌是用很薄的一块锌皮做的，上面涂了些漆，看上去像是黄铜的：

约瑟夫·菲尔波特

死于19xx年九月一日

五十六岁

验尸是在接下来的星期一上午进行的，拉什顿和亨特都认为巴林顿可能会指责他们些什么，他们和主事人打了招呼并且把几个朋友安排进了验尸陪审团里。其实，他们不必这么警惕，因为巴林顿自己没有发现那根绳子有问题，也没有提醒亨特注意那根绳子。而且他也不想未经许可就提到别人的名字。克拉斯和另外几个工人证实这是件纯粹的意外事故。没人注意到那绳子是磨损的。亨特发誓说他对此一无所知，也没有人提醒过他，如果有人说了，他一定会马上换新绳子的。

菲尔波特的女房东和拉什顿也做为证人出席，最后验尸陪审团裁定为意外事故死亡，并附加说明没有任何人须对此事承担罪责。

验尸官宣布验尸结束，陪审团成员和证人走出房间，亨特跟着拉什顿也走到外面，事件结果令人满意，他很想和拉什顿时简单谈谈来表表功。可拉什顿根本没在意他就走了，亨特只好又回到刚才进行验尸的房间里，问验尸官要埋葬尸体的许可文件。这文件通常是给死者朋友或葬礼代理人的。等亨特回到房间里时他发现就是自己不在的时候，验尸官已经把文件给了菲尔波特的女房东，她拿了文件就走了。他赶紧追出去问她要，可那女人已踪迹全无。

克拉斯和其他几个人也走了，他们得赶回去工作。亨特犹豫了一会儿，想想没有这个文件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克拉斯已经安排好了葬礼，他可以稍后从女房东那里要来那张纸。想罢，他就不再关心这事了，当天下午还得算好几笔账，公司投标的工程要进行预算。

那天傍晚，在家喝了茶后，克拉斯和索金斯在木工房碰头，一起把棺材运到停尸房去，煞星和他们约好八点半在那里见。亨特的计划是葬礼就在停尸房办，这里离工场步行只要一刻钟。今晚，他们只要把尸体放进棺材，把盖子钉好就可以了。

克拉斯和索金斯抬着棺材出来时风雨交加，他们把盖着黑布的棺材扛上肩。两人胳膊上还各挎了一个小支架，用来搁棺材。

路过看上去很人诱人的板球场时，他们决定停下来喝一杯取取暖，但带着棺材进去不太好，他们就把它立起来，靠在离大门不远的砖墙上。克拉斯笑着说，总不会有人偷这个吧。老伙计给上了酒，每人半杯，他们刚喝下去，就听到门外咣当一声，克拉斯和索金斯冲出去一看，棺材被风吹了个底朝天，横在人行道上，那块盖着的黑布也被刮到泥水满地的路中间去了。他们尽量抖掉棺材上的脏东西，恢复原样，盖好黑布后继续赶往停尸房。到了以后，看到亨特已经等在那里了，正在和看守说着话。电灯打开后，克拉斯和索金斯走了进去，他们看到大理石板上空空如也。

尸体不翼而飞。

“骗子今天下午来了，还带着一辆手推车和一具棺材。”看守说道：“那时候我正好不在，我太太以为没问题就把钥匙给他了。”

亨特和克拉斯面面相觑。

“这下可他妈的糟了！”克拉斯缓过神来。

“我以为你说和那个老太太把一切事情都弄好了？”亨特问。

克拉斯说：“是弄好了。我星期五见到她，跟她说把葬礼的事情都交给我办，她答应了。我告诉她菲尔波特和我说过，要是有什么意外，我可以代她来处理他的事，因为我是他最好的朋友。我还跟她说我们会尽量少花钱多办事。”

“是吗，我看你已经快把事搞砸了。”宁录郁闷地说：“我还是自己去找她吧，我怕你会把事情越弄越乱。”他唉声叹气地加了一句：“老是这样，不管什么事，只要我操心不到就会办砸。”

一阵不安的沉默袭来。克拉斯心想这事弄得一塌糊涂，归根到底是亨特的错，他没有从验尸官那里拿到许可证，但他不敢这么说出来。

外面的雨还在下，雨点从半开的门里打了进来，这让停尸房的空气比平时更冰冷更潮湿。空棺材背靠着一面墙，大理石板上还残留着一些血迹，看守在尸体被运走后还没来得及擦。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克拉斯最后说：“社团里有个人是骗子的手下，是他把办葬礼这事交给骗子的。可他没权利这么做。”

“有权，没权，他都干了。”煞星说：“你们还是把棺材抬回工场吧。”

克拉斯和索金斯遵命回到工场，过了一会儿，宁录也来了。

“我在来的路上一直想着这事。”他说：“我们可不能就这么让骗子给耍了，你们俩把支架和棺材都放到一辆手推车上，我们一起去菲尔波特家。”

宁录走在人行道上，另个两人推车相随，他们走到温德利那条菲尔波特生前居住的街上时，大概九点半了。他们把车停在房子对面的几码远的黑暗处。

“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了。”煞星说：“你去看看女房东有没有睡，因为都是你和她联系的。我和索金斯等在这儿。要是不确定尸体在不在房子里，带棺材去也没用，说不定骗子已经把尸体运到他自己家里了。”

“行，我也觉得这样做最好。”克拉斯想了想，同意了。

宁录和索金斯在一个空屋的门廊下躲雨，把推车靠在路沿上，克拉斯过了马路去敲菲尔波特家的门。他们看到门开了，一个老太太手里举着一支点燃的蜡烛，然后克拉斯进去，门关上了。大概过了一刻钟后，他出来了，身后的门半开着，他过了马路朝等着的两个人走来。等他走近时，他们看到他手上拿着一张纸。

“这下好了。”他走近时沙哑地低声说：“我拿到了许可证。”

煞星急切地把那纸拿过来，借着克拉斯擦亮的火柴光细看。这的确是许可证，亨特放心地长嘘一口气后，把它夹在笔记本里，小心地揣进大衣的内袋，而克拉斯在讲着他完成使命的过程。

好像是社团的另一个成员陪着骗子一起来找的这老太太，他们又哄又吓地让她把葬礼交给他们办。也是他们让她去问验尸官要的许可证。他们一直都小心地避开了验尸的全程，因为不想引起亨特或克拉斯的注意。

“他们今天下午把尸体带回来时候。”克拉斯继续着：“骗子还想从她那里拿到许可证，她把事情经过想了一下，觉得有点害怕，因

为她知道已经答应过我了，应该先见到我再说，所以她告诉骗子说星期四，就是他定下来的葬礼日那天给他许可证。”

“他会发现那时已经太晚了。”煞星一边说一边发出难听的笑声。“我们星期三就会把事情办完。”

“她一开始还不想把它给我，可我告诉她骗子会让她付棺材钱，可我们不要。”克拉斯最后说。

“我想这事他不敢太声张。”亨特说：“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急着找生意。”

克拉斯和索金斯把推车推过街，抬起棺材走进房子，宁录已经先进去了。

老太太正拿着蜡烛在过道的尽头等他们。

“我盼着这事赶快结束。”她边说边带路，往狭窄的楼梯上去，后面紧跟着拿着支架的亨特，克拉斯和索金斯抬着棺材在最后面。“我盼着这事赶快结束，因为我病着，没力气应付那些代理人。从星期五开始来过十几个人揽生意，还不包括那些放在门下面的名片，和托各种人带过来的。我去修双鞋，修好以后，那鞋匠竟不嫌麻烦给送上门来，这事在以前可从来没有过，他其实就是找个借口给我一张代理人的名片。”

“送牛奶的也带给我一张，面包师也这么干，我星期六去买星期天晚饭的菜时，蔬菜店老板也给了我一张。”

到了楼上，老太太打开一扇门，他们进了一间狭小，只有很少几样家具的房间。

窗户的下半部分挂着一块破破烂烂的蕾丝窗帘。低矮的天花板开裂了，也褪了色。

房间里有个晃荡的木质小脸盆架，靠墙的一边是张窄窄的床，床上铺着一条破旧的灰色被子，被子上面堆放着一包衣服，其中就有亡故者在出事当天穿的那身。

窗前有张小桌子，上面放着一面小镜子，床边摆着一把藤椅，地板上面铺了褪色的淡褐色地毯，看不出什么图案，好几处都磨出了洞。

这间凄清的房间中央，放有菲尔波特尸体的棺材搁在一对支架上。暗淡而闪烁不定的烛光映照着那口棺材，上面铺了白布，看上去沉寂地可怕，孤独地令人无限感伤。

亨特把他带来的支架靠墙放好，另外两个人把棺材放在床边的地板上。老太太把蜡烛放在壁炉台上，走了出去，她说他们应该不需要她帮忙。三个男人把外套都脱了下来，放到床头，克拉斯从衣兜里拿出两把大的螺丝刀，他给了亨特一把。索金斯举着蜡烛，他们先松了自己带来的那口棺材上的螺丝，把棺盖取了下来，里面并不是空的，他们放了一口袋的工具在里面。

“我想把那口棺材先从支架上搬下来放地板上，再干活儿会更好点。”克拉斯建议道。

“对，我也这么认为。”亨特说。

克拉斯取下白布扔到床上，露出来的那口棺材和他们带来的看上去差不多，榆木做的，用普通的仿黄铜做的装饰。亨特抬着头部，克拉斯抬着尾部，他们把它从支架上搬到了地板上。

“他不太重啊，这倒不坏。”亨特说。

“他一直就是个瘦子。”克拉斯说。

棺盖上的螺丝头上包着很大的黄铜钉，所以松螺丝前还得先把这八颗铜钉拔掉。螺丝看上去是已经用过的，都生了锈而且大小不一，和尺寸合适的螺丝相比，有些极大，有些又极小。螺丝拧得很紧，取了一半的时候，两个人都满头大汗了。过了一会，亨特从索金斯手里拿过蜡烛，让他试试去松螺丝。

“这些玩意像是他妈的钉在上面一百多年了。”亨特边擦着头上和脖子上的汗，边说着。

另外两个人跪在棺盖上用力干着，累得气喘吁吁，嘴里咕哝着。突然克拉斯骂了起来，他松一颗螺丝的时候，螺丝头断掉了，而同时索金斯也碰到一样的倒霉事。

亨特只好再拿起螺丝刀自己干，他们把所有的螺丝都启了出来，只剩那两颗断了头的，克拉斯从工具袋里拿了一把锤子和一把錾子，把那两颗螺丝头切掉。但它们还是牢牢地扣住了棺盖，他们只好用锤子把錾子敲进棺盖下的缝隙里把棺盖顶进来，然后把手指伸进去握住它。在弄断了一边后，他们取下了棺盖，看到了那个死去的人。

尽管菲尔波特脸上的累累伤痕清晰可见，但死亡后的灰白色让它们不那么触目惊心，他看上去平静温和，散发出一种安宁的气息。他的双手交叠在胸前，穿着雪白的殓衣，几乎被棺材里四周围着白色的蕾丝边覆盖，他看上去像是静静地沉睡了。

他们把断了的棺盖放在床上，将两口棺材边对边尽量靠近放在地板上。索金斯站在一边用左手举着蜡烛，另一只手准备随时帮忙。克拉斯站在脚头，抓住尸体的脚踝，亨特在另一头用他巨大的爪子般的手握紧了尸体肩部，这双手真像是某种猛禽丑恶的利爪。他们把尸体拽了出来，然后放进另一口棺材。

亨特残忍地半趴在尸体上弄着殓衣和花边装饰，克拉斯把断掉的棺盖放到那口棺材上，然后把它推到了床底下腾出路来。之后他从工具袋里挑了几颗要用到的螺丝和钉子，此时亨特也干完了他的活儿，他们钉上了棺盖，再把棺材放到支架上，铺好罩布。此时这口棺材和他们进到房间时看到的一模一样，这让他们同时想到了一个问题：假如骗子来，会不会再把尸体拿出来呢？假如他真这么干了，把尸体抬到墓地去，那他们就得把许可证给他，这一切可就白干了。

他们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决定保险起见，还是用手推车把尸体运回工场，存放在木工房，直到葬礼进行时再运出来。于是克拉斯和索金斯把棺材从支架上抬下来，亨特举着蜡烛，开始把棺材抬下楼。楼梯很狭窄，转弯处空间也不大，这活儿干起来很费劲。好在他们最后还是到了楼下，把棺材放上了手推车，用了黑布包好。雨还在下个不停，车上的灯已经快熄了，索金斯拔了下灯芯让它重新亮起来，然后他们出发了。

亨特在街角和他们道了晚安就离去了，因为他没必要跟着去工场，剩下的事他们俩自己能应付。他告诉他们第二天早上会安排葬礼的事，事情弄出头绪后他会来工地告诉他们什么时候运送尸体去葬礼。走了一段距离后，他又停下来返身走向他们。

“你们两个都不要对这事太过声张了，明白吗。”他说。

那两个人说他们很清楚，请他放心，他们不会乱说的。

亨特离开后，克拉斯看了一下表。差一刻十一点。路的不远处一家酒馆的灯光在雨雾中闪烁着。

“咱们要是快点儿，在酒馆关门前还能来得及喝一杯呢。”他说。为此，他们尽力加快了脚步。

到了小酒馆以后，他们把车靠在路边，走了进去，克拉斯点了两杯淡啤酒，并告诉索金斯他来付账。

“干这趟活儿怎么算钱？”因为耗力而渴得要命，灌下一大口酒后，索金斯问道。”“我估计我们每人可以挣一先令多，这和一般‘入殓’可不一样，你说是吧？”

“当然不一样了。”克拉斯说。“我想这活最少也得给我们半个银币（二个半先令）。”

“这不算多。”索金斯说。“我也觉得要给我们每人半克朗（二个半先令）。”

克拉斯表示同意，尽管他也觉得半克朗并不算多。

“我们的工作时间表上怎么填这个差事？”过了一会儿，索金斯问到：“要是我们就填‘入殓’，那他们可能就只会按惯例付一先令。”

按规定，他们带棺材回家，在工作时间表上填上“入殓一次”，这样通常就挣一先令，除非遇到很高规格的葬礼，有时候能挣一先令六便士。这工作从来都不是计时工资。

克拉斯若有所思地抽着烟。

“我想最好的办法就是这样了。”他最后说。“‘菲尔波特的葬礼。一次取出，一次放入并运至木工房。’这样可以吧？”

索金斯说这么填最好。在老板的暗示即将关门时，他们喝下最后一口啤酒。推车还立在他们停放的地方，那块黑布已经被雨湿透，暗黑的折缝处正哀伤地往下滴水。

到了工场大门口前那块必经的荒地时，他们不得不小心地推着车，因为天实在太黑，而灯光却极其微弱。这里停了不少推车和货车，地面上到处是水坑和费料堆。历经重重困难和颠簸后，他们终于到了工场大门口，克拉斯用傍晚前从办公室那里拿来的钥匙开了门。他们又迅速打开木工房的门，点上气灯，放好支架，然后抬进棺材，把它搁了上去。锁好门后他们把钥匙放在平时藏钥匙的地方，但大门钥匙他们一直拿着，在回家的路上放进了办公室的信箱里。

刚出工场大门，突然迎面碰到一个警察，他正用手电照着他们俩的脸，问他们是不是预谋开锁……

第二天，亨特很忙，他有几处工地要看。这几处工程都不大，多数只要两三天就能全部干完。

弄这些事花了他差不多一上午的时间，但他还是抽时间安排了葬礼有关的必要之事，葬礼定于星期三下午两点，从停尸房开始，当天他们把尸体抬进那里。亨特想葬礼从工场开始看上去可不怎么好。

即使亨特尽力保密，但那天在停尸房外还是挤了一小群人等着葬礼进行，包括菲尔波特的几个前工友，他们此时正失业，其中有比尔·贝茨和半醉，两人都没喝醉。巴林顿和欧文也在其中，他们为了参加葬礼班也没上。他们俩也算是其他工人的代表，因为巴林顿抬着一只拉什顿公司工人自愿订购的大花圈。虽然多数工人怕来参加葬礼而损失工时，但他们还是想为老伙计尽点心意，所以出钱买了这个花圈，这是他们除了参加葬礼外最好的表示了。花圈上有条白色缎带，上面是欧文写的挽词。

刚到两点，灵车和送葬车就出发了，后面跟着亨特和四个抬棺人——克拉斯、斯莱姆、佩恩和索金斯，所有人都穿着黑衣，外套长袍，头戴丝质礼帽。尽管他们装束一致，但明显各具特色。克拉斯的长袍很光滑，衣服是深黑色，新染过的，他的帽子帽冠很低，帽檐弯

曲到了帽顶。亨特的长袍是一种粗呢做的，褪了色也磨旧了，他的帽子又高又直，帽冠只比帽檐略窄。其他几个人的帽子也是各种款型，新旧不一，他们的“黑”衣服从褪了的棕色到深蓝色都有。

之所以会有如此不同，是因为多数衣服是在不同时间在不同的二手店里买的，而且除了这种场合外，一般是不穿的，没有穿破的时候。

当棺材被抬出来放上灵车后，亨特把巴林顿给他的花圈放在上面，另外还有他自己买的一个，也有条相似的缎带，上面写着：“深切悼念，拉什顿公司挽。”

看到车上只坐着巴林顿和欧文，比尔·贝茨和半醉走到门边问他们是不是可以同行，巴林顿时和欧文都没有反对，他们也觉得没必要再得到其他人的允许，于是就上了车。

此时，亨特在灵车前面几码开外站定，抬棺人也在站在自己的位子上，两边各两人排开。送葬的队伍走到大路上时，他们看到骗子站在街角，神情沮丧。亨特目视前方，像是没看到他，而克拉斯却忍不住露出嘲讽的笑容，这让骗子气愤不已，他大叫着：

“这没什么！我又没赔多少！我还能给别人用！”

到墓地的路程大约有三英里，他们刚出了镇上的繁华街道，亨特就让车停下来，他上了灵车，坐在车夫的一边，克拉斯坐另一边，另两个抬棺人站在车夫座位后面，第四个到送葬车上坐在了车夫旁边，坐定后加速前行。

快到墓地时，他们减缓了速度，最后在离大门五十码的地方停下来。亨特和四个抬棺人又站成原来的队形，穿过打开的大门继续往教堂门口走去，一位穿着褪了色的黑法衣的教士站在那里迎候。他们抬

着棺材进去并把它搁置在一个可以活动的台子上，那教士转动台子，让棺材的脚部对着门，这样方便再次抬出去。

这里有排座位是为承办葬礼的人准备的，亨特和抬棺人便坐在他们的位子上等候牧师。巴林顿和另外三个人坐在相对的另一边。这所教堂没有祭坛或布道台，但有个类似书桌的东西立在过道尽头略微高出的平台上。

十分钟后，牧师进来了，径直走到那桌子前，开始用一种含混不清的言语和往常一样进行背诵。假如他的听众手中没有祷文的复本——每排座位上都放着的那本小书的话，谁也不知道他在念叨些什么。在任何其它场合，如果一个人如此滑稽地用这种荒诞的方式说话，一定会笑起来，要不就觉得这个人可笑到真以为他可以和上帝讲话了。他的行为举止轻蔑又冷漠。他背诵，或者说是哼哼或咕哝着祷文，又读了教士放在桌上的证书上和其他文件，读完这些以后，他迷茫地看了教堂一圈，又好奇地把目光放在比尔·贝茨和半醉身上良久，这二人正在尽全力从书中跟随他所念的祷文。然后他的注意力又回到自己的手指上，他伸直了胳膊，检视起指甲来。

在这个悲伤的滑稽戏上演时，那穿着褪了色的黑法衣的教士还不时机械又单调地诵一声“阿门”。牧师读完祷文后走出了教堂，穿过一些墓石和墓碑抄近路前行。抬棺人则再次把棺材杠上肩并跟着教士，往墓穴方向走去。离墓穴几码远时，他们和等在一条小路转角处的牧师会合。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手里捧着一本打开的经书，继续诵读起来，后面的人慢慢跟随着他。

他穿件旧的黑色法衣，外面套着的半旧白色法袍脏兮兮的。他随意地把这袍子套在身上，使得这脏衣服看上去越发地不体面了。它就那么垂挂在身上，下摆处露出的黑色法衣一边比另一边长六英寸。但或许不该过分挑剔这人的穿着，因为每一次下葬，这可怜的家伙只能

得到七先令六便士，这是他今天主持的第四场葬礼，大概他也穿不起任何价钱的干净衣服，而且为低级阶层的人的葬礼也没必要。

当他们把棺材放进墓穴时，他继续着那些含糊不清的祈祷，那也碰巧可以背下祷文的人能听明白他在说：

“万能的上帝用他巨大的悲悯接纳了我们这逝去的兄弟的灵魂，那么，让我们将他葬于地下。土归土，灰归灰，尘归尘……”

一把把土从教士的手中落到棺盖上，发出悲伤的声响，牧师诵完祷文后，便转身直接向教堂方向走去。亨特和其他参加葬礼的人走向墓地大门口，灵车和送葬车还等在那里。

往回走的路上，他们看到另一支送葬队伍走过来。一辆很简陋的灵车，只有一匹马拉着。前面也没有葬礼主事和分列两边的抬棺人。

这是个穷人的葬礼。

三个明显穿节日服装的男人跟在灵车后面。他们到了教堂门口，四个穿日常衣服的老人走过去，打开灵车，取出棺材并抬进教堂，那三个男人跟着，他们显然是死者的家属。那四个老人是济贫院的，他们当抬棺人可以每人得到六便士。

他们从灵车里取出棺材的时候，亨特的队伍正好经过，所以停了一会儿看他们把它抬进教堂。那口薄棺是白板做的，没有油漆，也没有任何东西覆盖，除了棺盖上一块正方形的锌片外，没有任何花边或其它装饰。拉什顿时公司的人离得有点远，没人认出送葬人，也看不到锌片上的文字，但假如他们能看到的话，上面草草地描着几个黑字：

杰克·林登

终年六十七岁

他们当中有人会认出那三个送葬人是林登的儿子们。

而那几个抬棺人，是退了休的工人，现在有了专属他们“称号”。其中一个是老兰撒姆，那个做百叶窗的。

---

1. 食尸鬼：是阿拉伯神話的怪物，他们会劫掠坟墓，以死者尸体的血肉为食。
2. 验尸和验尸官：验尸官法院是英国司法制度最古老的一部分，至少可以追溯到1194年。验尸官的首要责任是调查非正常死亡案件或者其他存在疑点的死亡案件的死者身份、死因、死亡时间等。

第四十八章
东方的智者们

接下来一周的周末，拉什顿公司出现了一次可怕的裁员。巴林顿和所有的临时工都被辞退了，包括纽曼、伊斯顿和哈洛，而且公司只剩下很少的一点工作，看来每个人都在等着被解雇。夏天几乎要过去了，被解雇的人只有极少的机会能在其它地方找到活儿干，因为多数公司同时也都在裁员。

整个镇上只有一家还有些值得一提的买卖，那就是多贝尔与波切特公司。这家公司在夏天一直雄踞业内榜首，抢到拉什顿公司预期中标的好几项大工程，还把后者的几家老客户也拉走了。

这公司的工程出价差不多只有拉什顿的一半，他们有个工头，那家伙的小拇指比宁录的大腿还粗。有几个夏天同时在两家干过的工人说，在多贝尔与波切特干过以后，感觉在拉什顿工作就像在渡假。

“有个家伙，”纽曼在和哈洛、伊斯顿聊天时说：“有个家伙一天之内贴了二十五卷墙纸，而且还得自己裁纸和挂浆。在那里当个油漆工，那差不多一个人干的活就顶我们这里三个人干的，要是你们去那家，就得这么干，要不就得被开除。”

不管关于多贝尔与波切特公司的血汗和奴役的故事是真是假或是夸张，现在其它公司很难与之竞争却是事实，他们揽下的工程，只需要合理工期四分之一的时间就能完成或混过去。

九月下旬，大批人失业，管理本镇的务实之士已经准备好上演常规的滑稽剧来“处理”可预见的不幸。牧师博舍尔先生说要重新开放

劳务工场；慈善协会的秘书呼吁多捐钱、旧衣和旧鞋，而该协会的基金已经因为付了他本季度的工资而弹尽粮绝。关于施粥厂会提早开放并售卖“营养粥”的谣言也四处流传，善心之人已经开始谈论有关义卖和粥券的事。

拉什顿公司偶尔也会揽到一两项工程，工人们可以去干个几小时，但巴林顿再也没回去过。他的生活方式引起前工友们的猜测，因为他穿得从未有过的体面，也从不缺钱，这让大家有些困惑。他经常能借给别人六便士或一先令，随时都可以请人喝一杯，也从来不提他到处散发的大量的社会主义者的宣传册和传单的花销有多少。他住在温德利，但常在镇中心的一家小咖啡吧吃饭，还在那里时不时地请以前的工友一起吃饭。有时候他们中的一两个也会请他去家里喝杯茶，或是他自己出于好奇想去别人家里看看有什么趣事，这种情况下，如果那些人家有孩子的话，巴林顿经常会在路上停一下，去买袋蛋糕或水果给他们。

大家都找出各种理由来说明他显见的富裕。有人说他是个伪装着的上流上物；另一些人说他有些有钱的亲戚，亲戚们都以他是社会主义者为耻，所以每周都付他些钱，前提是他得离他们远远的，而且不能用真名。有些自由党人说保守党付他薪水，他们寻求用见不得人的办法来分裂进步着的自由党。那时镇上刚刚发生了几起盗窃案，窃贼们和赃物一概踪迹全无，这情形引发了一个秘密的传言，说巴林顿是做案人，因为发了这等不义之财，他才这么大手大脚地花钱。

十月中旬，镇上发生了一桩大事件，这事轰动全镇，沸沸扬扬，使得失业和饥馑这些相对不重要的事都快被人遗忘了。

格拉鲍·德·英克罗斯兰德爵士被提拔到一个更高的为国效劳的位子上了，况且他本来就拥有这个国家很大的一部分。他不仅有更高更荣耀的职位，而且理所当然地有了更高的薪水。他的薪水涨到七千

五百英镑每年或者可以说一百五十英镑每周，同时因为这次提拔，他得辞去原来的职务，并寻求再次当选。

穿破裤子的保守党工人们游荡在街道上，他们肚里空空，相互传扬着他们党内的成员得到如此提拔，这是马格斯镇的巨大荣誉。他们夸耀着这条消息，在破靴子允许的情况下不可一世地迈步前行。

他们把印着格拉鲍爵士照片的竞选海报贴在自家的窗户上，把象征着格拉鲍爵士的蓝黄相间的绶带系在自己没吃饱的孩子们身上。

自由党员们愤怒之极。他们说这次选举太突然，对方利用了他们还没有候选人这个优势。

他们对薪水没什么意见，他们唯一抱怨的是通知时间太短。这实在不公平，因为在自由党领袖们在对待选民和平日里一样视而不见时，格拉鲍爵士却在一个月前就在他的选举人中积极活动开了，这样的竞选准备太狡猾了。他前六个月就已经成了竞选先锋了！去年冬天，他为本地足球队开了好几场球，又做了好几件事来支持球队。他还加入了水牛队和德鲁伊教会，又被选为骷髅旗男生社团的主席。同时，尽管他不是个禁酒者，但他还是亲切友好地做为主宾参加了几次禁酒人士的会议。更不用说为贫困的在校生举办茶会之类的活动了。总而言之，他是个保守党所称的活跃的政客，但过去的这几个月里，可怜的自由党一无所知，直到选举突然而至。

自由党三百人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一个代表团去伦敦寻找候选人，但离投票只有一个星期，实在是难以完成这项使命。于是在亚当·斯威特先生的主持下又举行了另一次会议，拉什顿和迪德卢姆同时出席。

这些聚在一起的奴隶驱使者们在听取代表团报告时，都显得格外沮丧。拉什顿忽然开始打破了这悲哀的沉默，他认为到他们去选区以

外找人完全是个错误。一位先知在自己的家乡得不到认可，这很奇怪但却是事实。他们已经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跑到全国各地去乞求和祈祷想找一位候选人，但却对他们当中的一位绅士视而不见，这位是本镇人，他相信，他比任何外来的都有更多获胜的机会。等说服他站出来后，大家一定会同意的——亚当・斯威特先生应该是一位理想的自由党候选人！

拉什顿先生讲话时，失魂落魄的三百人重新振作起来，等听到斯威特的名字后，所有人都开始鼓掌跺脚。他们爆发出热烈的大声呼喊，“好人老斯威特”的叫声回荡在房间里。

当斯威特起身回应时，喧嚣突然停止，就象它突然开始时一样。他感谢他们赋予他的荣幸。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或说不需要无益的恭维了，否则只能让敌人横行，他将依从大家的请求参与竞选。

兴高采烈的三百人的嗓子里一齐发出大声欢呼。

会议厅的外面挤了一群贫苦的自由党工人们，他们大多穿着破靴子和别人淘汰下来的衣服，正等着听奴隶驱使者代表团的报告。待斯威特一答应做候选人，迪德卢姆就冲过去打开临街的窗户，大声喊出这条好消息，人群欢声雷动。应大家的请求，斯威特把肥胖的身子挪到窗前，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他提醒大家时间紧迫，为了把伟大悠久的旗帜举向最后的胜利，大家需要分外努力。

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忘记了失业和饥饿，为“伟大悠久的旗帜”而狂热。他们对这旗帜无比忠诚，不在乎自己的穷困潦倒、忍饥挨饿和破衣烂衫，而只在乎如何打倒他们仇恨的”敌人”——那些保守党的乡下佬们，他们要把伟大而悠久的旗帜举向胜利。事实是他们过去常常把旗帜举向了胜利，自己仍一无所获，但这些丝毫没有削弱他们的热情。做为慈善家，他们甘愿自己的领导取得胜利，然后继续一如既往地劫掠。

斯威特讲完话后，慈善家们欢呼三遍，然后人群中有人喊到：“用什么颜色？”经过询问装修“专家”、色彩权威人士拉什顿后，他们选定了绿色——草绿色，并向大家高声通告，人群再次欢呼。之后，有人跑去斯威特百货商店，买了几码绿色缎带，分成小条后发给众人，他们把绿带子绑在扣眼里。装饰完毕后，他们自发组成军队的队列，成四路向每条主路行进，几次路过伟大广场，绕着喷水池一圈又一圈，最后汇集到温德利山上，用”前进，前进，前进，男孩在前进”的曲调唱着：

“投票，投票，为亚当·斯威特投票！

把老克罗斯兰德吊到树上去！

亚当·斯威特是我们的人，

全力拥护他，

我们喝茶时就永远会有最大块的面包。”

这群人形成这样的画面——一些须发斑白的人和着童谣的节拍边走边唱，看上去不是令人发笑就是令人作呕。

一路上他们也唱了些别的歌，包括：

“我们要把老克罗斯兰德，

吊到一棵酸苹果树上”

还有

“集合，集合，温德利的人们

斯威特必胜。”

他们过路品质街的大教堂时，钟声响起。这是一座每一刻钟就会敲四响的钟。现在是十点，所以响了十六下音乐般的钟声：

叮，咚！叮，咚！

叮，咚！叮，咚！

叮，咚！叮，咚！

叮，咚！叮，咚！

他们唱着亚－当・斯威－特来对应每一次钟声。而保守党则用一样的方式应和着：

格莱－鲍克罗斯－兰德！

格莱－鲍克罗斯－兰德！

格莱－鲍克罗斯－兰德！

格莱－鲍克罗斯－兰德！

全镇铺天盖地都是虚假的故事，充斥着巨幅标语：

“为亚当・斯威特投票！

这是工人们的朋友！”

“为亚当・斯威特和禁酒改革投票。”

“为亚当・斯威特，自由贸易和便宜食物投票。”

或是

“为德·克罗斯兰德投票：关税改革、海量工作！”

“海量工作”这个美好的主意对保守党工人极有吸引力。他们把自己和孩子们视为一种机器或是负重的牲畜，生来就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工作的。他们不认为自己有生活的权利，也没有享受文明成果的权利。他们对自己和孩子们的所有渴望就是“海量工作”。

他们行进在街道上，唱着他们的马赛进行曲，“工作吧，男孩们，工作并满意着”，曲调还是“前进，前进，前进，男孩在前进”，他们踏着步点时，还为格莱鲍、关税改革和海量工作连呼三遍。

两方雇来的演讲团队每晚都出没于主要街道的转角处、活动平台的露天讲台上以及汽车和卡车上。保守党说下议院里的自由党基本是由流氓和傻瓜组成的，自由党说保守党才是傻瓜和流氓。一群衣着华贵的游说者放低身段，坐着马车和汽车上到温德利，请求住在那里的穷苦工人们投他们的票。

一天傍晚，温德利的十字路口举行了一场自由党示威活动。天气冷得要命，但还是来了许多衣衫褴褛的人，好多人几个月来都没好好吃过一顿饭。夜空晴朗，满月高悬，几支插在十二英尺高的柱子上的熊熊火焰把将会场照得愈发明亮。平台是在一辆大卡车上，有几位演讲者，包括亚当·斯威特本人和一位真正的在世自由党贵族——埃蒙格勋爵。这位在食品和粮食行业上赚了大笔财富的人，由于其为党效劳和其它原因，被上届自由党政府荣升为贵族。

当晚由于斯威特和埃蒙格都要在其它几处集会上做演讲，八点半前到不了温德利，其他几位绅士在他们到来前进行了暖场演讲，他们中有主持人拉什顿和迪德卢姆，还有一位每周花五英镑雇来的演讲人。在人群里有二十个对镇上人来说的生面孔，他们面目粗糙，戴着

绿色的玫瑰花结，为演讲者大声喝彩。他们是斯威特助选团雇来的打手，来自伦敦七盘社区，每天挣十先令。他们的职责之一就是煽动人群殴打试图干扰活动，或是给演讲者出难题的人。

那雇佣的演讲者又高又瘦，头发和胡须都是黑色的，假如前额没有那道丑陋的伤疤的话，他可以称得上帅了，可那伤疤让他看上去有些阴险。他是个很给力的演讲者，观众不时为他的讲话报以欢呼，在结束的时候，他诚挚地号召大家——工人们，给亚当·斯威特投票，他知道他们的热情无边无际。

“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巴林顿说，他和哈洛、欧文以及伊斯顿都站在人群中。

“我也是。”欧文一脸疑惑地说。“但无论无如也想不起来是在哪里。”

哈洛和伊斯顿也觉得以前见过这人，但他们的回忆被一阵欢呼的咆哮给中断了，这是因为亚当·斯威特和他的朋友，埃蒙格勋爵乘坐的汽车到了。遗憾的是，负责安排会议的人忘了准备一对踏板，所以斯威特要登上那个平台很是困难。他的朋友连拉带推地把他往上弄的时候，为了打发时间，人群唱起歌来：

“投票，投票，为亚当·斯威特投票！”

经过一番努力，他们总算成功地把他弄上了车，在他喘息定神之际，拉什顿向观众作了个简单的开场白。斯威特走向台前，但好几分钟内欢呼声和歌声掩盖了他的声音。

终于，他可以开始演讲了，他的讲稿很不错，是花了二十一先令请一位专业人士起草的。其中有很大的篇幅都是在警告要提防社会主

义的危险。斯威特认真试讲过这篇稿子，所以讲得很精彩。他说那些社会主义者，用意不错但人却不对，这些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离奇的想法得以实施后的危害。他压低声音，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舞台旁白式的语气问到：

“社会主义是什么我们听得太多了，但为什么很少有人听懂？它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

然后，他提高嗓门，直到声音如丧钟般长鸣，穿透空气，灌满在场所有人的耳朵，他继续说到：

“它是疯狂！混乱！无政府！它意味着毁灭！让富有者彻底破产，而且，也让穷困者彻底破产！”

斯威特停顿了一下，全场都笼罩在一片惊恐之中。穿着破靴的，裤子后面和膝盖上打着补丁的，裤腿下面破破烂烂的观众们，个个脸色苍白，面面相觑。假如社会主义真的到来，他们显然觉得这很有可能，那他们就得穿着某种史前高地部落的衣服走来走去，没有裤子也没有靴子。

疲惫不堪的女人们，大都穿着其他女人们淘汰的衣服；满脸倦容的母亲们，只能用掺杂的劣质茶、罐装脱脂奶、面包和人造黄油来喂孩子。当她们听到那些邪恶的社会主义者要让她们彻底破产时，简直怒不可遏。

这些穷人们从来没有感到自己已经面临毁灭和破产。但如果斯威特都突然发现他自己已经被降低到和他们——就是他提到过的主流人群一样的社会环境中了，那毫无疑问是他也会处于破产的边缘。

降临在惊恐人群中的可怕的沉寂被一个穿破裤子的慈善家打破，他高声喊道：

“先生，我们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中的多数都不想靠工作来过活，他们就想让我们来养活。”

其他慈善家们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鼓励，那人继续说到：

“但我们可没有他们想得那么傻，他们下星期一就会看到了。这些人多数都得被吊起来，我不介意借给他们绳子并亲自帮他们套好。”

掌声和笑声向这崇高的情操表示了敬意，斯威特继续他的讲话，但另一个显然是社会主义者的人打断了他，他说他有问题想问，他的身边站着三四个和他一样打着红领带的人。斯威特先生或主席没有回应，但人群中有几个人愤怒地叫喊着：”保持秩序！”。斯威特又继续下去，但那人再一次打断他，人群中的叫喊声更具威胁性。拉什顿出来说他不希望演讲者被打断，但如果这位先生愿意等到集会结束，那会给他提问的机会的。

那人说他可以等。斯威特再继续演讲，此时那个打断讲话的人和他的朋友们发觉被一帮戴着大玫瑰结的雇佣流氓给包围了起来，他们气势汹汹地瞪着自己。

斯威特的演讲结束时，呼吁在场的人下星期一”把敌人打翻在地”，然后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埃蒙格勋爵走向台前。他说他本来就无意在当晚进行一次长篇大论，明天就是候选人提名的日子，因而在选举期间他不会再有荣幸把大家召集来；就算他想大讲一通，但听了斯威特先生那论述精辟、雄辩无比的演讲后，自己已免为其难了，因为亚当•斯威特把他（埃蒙格）要说的都说完了。但他还是想告诉大家一点自己现在的感想。他们所读的《圣经》中，智者们都来自东方。温德利，人所共知，就在镇子的东面。他们都是东方人，他确信下星期一他们都可以证明自己是东方的智者，以“压倒性的多数”让亚当•斯威特成为票选的第一名。

东方的智者们以经久不息、愚笨的欢呼向埃蒙格致敬。在喧嚣中，勋爵和斯威特坐进汽车离开了会场，没有留给那个打红领带的人和其他想提问的人任何机会。拉什顿和其他领导们进了另一辆汽车，跟着第一辆车去参加镇中心举行的另一场集会，伟大的费泽斯通·布拉德爵士将发表演说。

人群排成军队的队列，由手执火炬和一面白色大旗的人带领着，大旗上书斗大的黑字：我们的人是亚当·斯威特。

唱着歌的队伍往山下行进，到了喷水池和伟大广场时，他们看到另一群人在那里集会。这些是保守党人，他们听到自由党的歌声和旗子时，极为生气，中止了自己的集会，冲向对方。双方混战起来。两边都像野蛮人一样拼命，但自由党的人数只有对方面三分之一，因此被打败后驱逐出战场。大多数的火炬也被抢走，旗子也被撕成碎条。保守党人举着火炬回到喷水池，他们用“谁见过一支德国乐队”的曲调唱着一首歌。

“有人见过自由党的旗帜吗，

自由党旗帜，自由党旗帜？”

保守党继续在喷水池集会的同时，自由党人重新聚在一条后街上。他们向四面八方发出消息请求增援，大概过了半小时，他们摆脱退守的局面，直扑保守党会场。他们推翻讲台，抢回旗帜，把敌人的旗子撕烂后把他们逐出会场。然后就轮到自由党上街游行，他们唱着《有人见过保守党旗子吗？》的歌走向费泽斯通爵士发表演说的大厅，到达时听众刚散去。

人群从大厅时涌出，因为刚听了一场向全国发出的宣言般的演说，人人身上都充溢着疯狂的热情。

游行的人用欢呼回应着，虽然他们没有听到演说，但惯性使然。费泽斯通·布拉德爵士站在马车上向人群致意，他简单地描述了社会变革的意义，这是他的政党为了改善工人阶级的生存条件而建议的，智者们的热情再次疯狂地生长起来。他谈到了土地税和遗产税将会为建造战舰提供资金来源，用以保护富人的财产，并提供给穷人工作。另一项税用来修建一条漂亮而通畅的大路供富人的汽车行驶，同时提供给穷人工作。还有一项税将用于发展，这也将给穷人提供工作，如此等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事实上富人将为自己那条路支付一部分修路钱！但是没有提及他们这笔钱从何处而来。也完全没有谈到穷人会如何被压榨、被驱使并忍饥挨饿地挣到将要装进富人口袋里的分红、房租和利润，使得后者可以为人任何东西买单。

“这些就是我们建议为你们所做的事情，先生们，按我们提出的进展速度来看，我可以说，不必担心也无需辩驳，在五百年内我们可以将这个国家的社会环境改造好，那时工人阶级可以享受一些文明的成果了。”

“眼下唯一的问题是：你们愿意等五百年吗？”

“愿意，先生。”智者们带着对美好前程的憧憬叫喊着。

“愿意，先生，只要您愿意，一千年也行，先生！”

“我已经等了一辈子了。”一个可怜的老工人说到，他过去曾无数次地帮着把这面‘悠久的旗帜’扛向了胜利，而从中所得到的唯一果实是极度贫困，济贫院的大门正张着大口迎接他。”我已经等了一辈子了，我希望并相信生活条件会更好的，多等几年对我来说都一样。”

“不用太着急，先生。”人群中另一个圣人叫着。“我们不在乎等待。按您的时间来好了，先生。您比我们更清楚这需要多长时

间。”

演说结果后，这位大人物警告大家要反对社会主义者引导，那些人既蠢又荒唐，是些不切实际的人，只想迅速改善他们的现状，他还提醒他们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智者们起劲地鼓着掌。好像没人想到古罗马人建城的速度和这件事没有半点关系。

费泽斯通·布拉德爵士在暴风骤雨般的欢呼声中坐下了，游行的人再次列队，又加上大厅的观众，他们行进在清冷的街道上，用“哈雷克的人”的曲调唱到：

“给斯威特投票，给斯威特投票！

给斯威特投票，给斯威特投票！

他胸中有大计，

要让工人重获自由！

马格斯的兄弟们，打起精神，

让他们看到你们个个神采奕奕！

只要解决这个问题，

斯威特就会胜利！”

费泽斯通、亚当·斯威特、拉什顿和迪德卢姆坐的车在行进的队伍中间。旗帜和火炬在前带路，车子两边各站了两人个，他们托着燃烧着绿色火焰的平底锅，使得场面十分庄严。当他们路过奴隶市场时，一个衣衫褴褛，破靴子烂得几乎挂不住脚的穷光蛋爬到一根灯柱上，脱下帽子在空中挥舞着，他尖声叫到：“向费泽斯通·布拉德爵士，我们未来的首相致敬三遍！”

慈善家们喊哑了嗓子，最后他们还把马从马套上解下来，自己套上马具拉起车来。

“假如费泽斯通爵士当了首相，能拿多少薪水？”哈洛问另一个在后面推马车的慈善家。

“五千一年。”那个签到，他偶然得知这个数字。“也就是每周一百英镑。”

“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刚够用。”哈洛说。

“对啊，伙计。”另一个人说，他的声音里满含同情。“他在上次的任上只干了五年，一共才得了二千五百英镑。当然，我想他只要活着，就会有每年二千英镑的养老金。就算这样，对他这样的人来，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什么也不是。”哈洛用一种怜悯的音调回答，纽曼也在场，他帮着拉车，他说到至少得是那数字的两倍。

第二天傍晚，巴林顿、欧文和另外几个思想相同的人，一起去自由党和保守党的集会上发社会主义传单，这些是他们一起揍了足够的钱大批量地买来的。发传单的时候，他们经常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持者争论着。他们试图劝说其他人不要给任何一个候选人投票，但遭到反对，其中甚至还有一些自称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他们说既然没有更好的社会主义者候选人，那最好从这两个人选一个好点儿的出来。他们遇到了哈洛和伊斯顿，这两人就是这么想的。哈洛的扣眼里系了一条绿色带子，而伊斯顿则戴着代表德·英克罗斯兰德的颜色的饰物。

有个人说他认为，所有参与投票的人都要记录在案，留下证据，不管他们喜不喜欢，否则就应该被剥夺公民选举权！巴林顿问他是否相信关税改革，他说不信。

“为什么不信？”巴林顿问。

另一个人说他反对关税改革是因为他相信它会毁了这个国家。巴林顿问他是否是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他说他不是，问他为什么，他说他相信一旦实现社会主义，这个国家就会破产，因为斯威特先生就是这么说的。当巴林顿问他假设只有两人个候选人，一个是社会主义者，另一个是关税改革者，如果一定要选，他会选哪一个，那人不知如何回答。

接下来的几天里，竞选一直在进行。雇佣演讲者滔滔不绝地雄辩着，成吨的印刷品在镇子里如洪水泛滥。墙上贴满了巨幅广告：“自由党的另一番谎言。”，“保守党的另一场骗局。”。

由于这两党相互揭下对方伪善的面具，不知不觉间却大大帮了社会主义的忙。稍有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出，自由党和保守党间的争吵就是贼人间的分赃不均。但不幸的是，多数人都蠢得看不出来。他们因对自己政党的死忠而成了睁眼瞎，除了胸中燃烧着”把旗帜举向胜利”的狂热之外，对其它的一切漠不关心。

巴林顿、欧文和其他几个社会主义者冒险继续发传单，并且质问自由党和保守党的演讲者们。他们让保守党人解释为什么实施了保护的国家，如德国和美国还是到处有失业和贫穷。在斯威特演讲的集会上，他们要求他告知自由党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法。社会主义者从这两党获得的答案是一样的——暴力威胁和被要求“不要干扰集会”。

这些社会主义者自己也搞了不少非正式集会。每次发传单都时不时地会有些无知的资本主义制度支持者和他们争起来，然后立刻就会有一群人围拢过来听。

有时候，社会主义者会成功地把对手驳得哑口无言，因为自由党和保守党发现不能否认，是机器造成了劳动力市场过剩。而劳动力市

场过剩是失业的原因。而失业大军又总是在等着抢别人的饭碗，这就破坏了受雇人的独立性，任由雇主摆布。他们还发现不能否认是，机器的使用并不是所有人都从中受益，它只为少数人赚钱。简单来说，他们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多数人贫困的原因是少数人垄断了土地和机器。当他们被驳得张口结舌时，社会主义者指出唯一的方法是所有权、生产管理方式的共有，他们对此说法只能保持着愤怒的沉默，因为说不出另一种方法。

也有些时候，集会中的自由党和保守党对确定的辩论主题吵得不可开交，他们便把人群分成小组，无论最初的主题是什么，很快就会转到上百个其它问题上去，因为多数现行制度的支持者好像都没有能力紧跟一个主题并得出有逻辑的结论。一场讨论从一件事开始，一会儿一个不重要的问题节外生枝，然后最初的主题还没有结论时，他们又开始为另一个问题争吵起来，而那最初的主题早就被完全遗忘。

他们似乎并不想去发现真理或找到改善现状的最佳方法，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打败对手。

往往这样一场争论后，欧文都会头昏脑涨地踱出去，感觉心里有种难言的沮丧和悲哀。不断增长的失望堆积在胸口，他觉得指望自己的工人伙伴们去试着理解造成他们苦难的原因，实在是愚蠢之极。并不是那些原因晦涩地需要特别的智慧才能理解，所有困苦的原因是那么显而易见，对于疾病和药方就是连孩子都能轻易弄明白。但在他看来，工人伙伴们的多数都深信自己智力低下，不敢开动脑筋做决定，却宁愿把自己的事情毫无保留地交给那些掠夺他们的人去控制。他们不明白那残酷地抓扯着他们和他们的孩子的贫困的原因，而且他们也不想弄明白！如果有人把原因用能让他们听懂的某种语言，某种方式解释给他们听，并指出明确的解决方法时，他们既不高兴也没有其他反应，只是保持沉默，然后因为发现不能回答和反驳这些言论而恼怒不已。

他们就一直沉默着，不敢相信自己的智力，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们要在两种表象间做出选择，一是自己的智力，一是他们的老板和剥削者讲给他们的故事。在做选择时，他们以为遵循以前的作法比依赖自己的判断更安全，因为从他们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被反复灌输了一种说法，那就是他们脑子和社会地位同样低下。他们坚信这一说法并常常将此挂在嘴边，当他们提到自己或同伴时就说“像我们这种人！”

他们不知道自己贫困的原因，他们不想知道，也不想听到。

他们只想自己呆着，可样或许可以继续崇拜和追随那些利用他们头脑简单，并抢走他们劳动成果的人。他们的老领导，花言巧语来喂饱他们的傻瓜或流氓，正是这些人带领他们陷入困境，而他们却无怨无悔地为主人们挤出自己每一点财宝，当主人们发现从他们身上榨不出利润时，就任由他们忍饥挨饿。就是这样一群愚蠢的羔羊，毫无戒备地把自己送进狼群中。

有好几次社会主义者的小团队从围困中好不容易才逃脱，好在他们成功地发掉了大部分的宣传册而没有出现严重后果。到了夜间活动下半场的时候，巴林顿和欧文与另外几个人走散，没过多久，他们俩个人也被人冲散了。

大约九点的时候，巴林顿在一大群自由党人中间，听着同一个雇佣演讲者的讲话，他几天前的傍晚出现在山上，前额有道伤疤那位。人群大声为他喝彩，而巴林顿再次感觉好像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和上次一样，他没有提社会主义，只是说些其它话题。巴林顿时凑近看了看他，试着回想他们以前见面的场合，过了一会儿，他想起来了，这人曾经是个社会主义者，他和那帮骑车人在星期天上午进入镇子，那是初夏的时候。这个人还跟在一辆车后面，当他想上到车上的平台进行演讲时，被人用一块石头打倒了，他差点就被资本主义制度

的维护者打死。是同一个人！这个社会主义者以前胡子剃得很干净，现在却留了起来，但巴林顿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当那人结束他的演讲走下来站到平台后面的阴影里，另一个人又开始了演讲时，巴林顿走到了他站的那地方，想和他谈谈。

他们的四周极度地喧嚣吵闹。他们在伟大广场上，离喷水池边的奴隶市场不远，那里是几条路的交汇处。每个街角都有集会，广场的车道和人行道上也全是各政党的人。有些集会有两三个召集人，他们带着小的便携式平台，放在任何一个他们觉得可以召来听众的地方，然后就上台开讲。

这也可怜的雇佣来的演讲者们，时不时地被敌方的人群包围起来，被粗暴地又抓又打。如果他们是关税改革派，那自由党人就对他们一阵狂揍，反之亦然。一排排的流氓们手挽手前前后后地走着，还一边唱着”投票、投票、为好人克罗斯兰德投票”或是”好人斯威特”，唱哪首取决于他们是绿营还是蓝黄营。一帮帮的无赖们上窜下跳，拿着棍子又唱、又叫、又骂，找着要打的人。另外一些队伍站在人行道上，手放在口袋，或是斜靠在墙上，商店的百叶窗上，脸上露出一种傻乎乎的兴奋，应和着教堂里钟声发出的挽歌音调：

“好–人–斯威–特

好–人–斯威–特

好–人–斯威–特

好–人–斯威–特。”

还有几帮人用同一个调子唱“好–人–克罗斯–兰德”，他们还时常止住歌声并相互撕打。打斗的往往是工人，原因是为了亚当·斯威特或是格拉鲍·德·英克罗斯兰德爵士各自的优劣。

墙上贴满了大幅自由党和社会党的海报，这是给工人阶级看的，字里行间都显现着对他们智力的轻藐。有张保守党的海报上画着一家酒馆的内部，在吧台前站着一个人，他握着一个罐子，嘴上叼着陶烟斗，身后背着工具，一脸凶相，这就是保守党人眼中的一个英国人应有的样子。这张海报上写着“这是一个人”！这就是他们不断让多数国人相信的，理想的男人的样子，而私下里，在他们这些保守党贵族之间，把这类“人”看得比低级动物还卑微，比如马或是狗。

而自由党的海报却没有这么粗鲁。它们更巧妙、更似是而非、更言不由衷，因而也就更适合误导和欺骗那些稍有头脑的选民。

巴林顿走到平台后面时，他发现那脸有伤疤的人正独自一人站在阴影里，忧郁而沉默。巴林顿给了他一本社会主义传单，他接了，瞥了一眼后，放进外套口袋里，什么也没说。

“对不起，我想问一下，你是以前不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吗？”巴林顿说。

尽管天色半暗，巴林顿还是看到那人脸红得要命，然后又变得极为苍白，前额上那道伤疤刺眼地可怕。

“我依旧是个社会主义者，没有人一旦在成为社会主义者后可以放弃这个身份。”

“从你现在参与的事情来看，你已经完成这件不可能完成的事。从你最后一次来这里以后，你就已经改变观念了吧。”

“没有人一旦在成为社会主义者后可以放弃这个身份。一个人一旦获得了知识，他就不会忘记它。一个社会主义者是了解我们周遭的苦难和退化的原因的，也知道唯一拯救的方法，还知道那方法是——这个国家应该采用的社会制度叫做社会主义。这是大多数面临灭绝的

工人唯一的选择。但不是每个人都足够的这种意识，他们必须获得大量的知识，才愿意牺牲自我来帮助这个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当我第一次获得相关知识时，”他惨痛地继续说着，“我急不可待地想把这好消息告诉别人。我牺牲了自己的时间、金钱和健康想去教会别人我所学到的。我满含希望和快乐地做这件事，因为我想他们会很高兴地来听，他们值得我牺牲自己为他们做这些。但现在我明白了。”

“即使你不再相信社会主义事业，那也不需要去反对它。如果你不想牺牲自己去为别人做好事，那也至少得控制自己不做恶。如果你不想把事情的现状变好，也没有理由去帮着维护现行制度吧。”

另一个人苦笑着说：“是嘛，我也有一个很好的理由。”

“我想你拿不出任何一个理由。”巴林顿说。

那个有伤疤的人又笑了，同样不开心、不愉快地笑，他把手伸进裤兜里，拿出满满一把钱币，中间还夹杂着几枚闪亮的金币。

“这就是我的理由。当我投入生命和才智为我的工人兄弟服务时，当我想方设法教他们如何打破锁链时，当我试图告诉他们如何把自己的孩子从贫困和耻辱的奴役中拯救出来时，我没有想让他们给我钱。我是为了爱才做这些。他们却用仇恨和伤害来报答我。但自从我为抢夺他们的主子工作后，他们对我很尊敬。”

巴林顿无言以对，那个人把钱放回口袋，挥了下手指向人群。

“看看他们！”他带着轻蔑地笑继续说。“看看他们！这些你想把他们变成理想主义者的人！看看他们！他们像野兽一样咆哮和嘶吼着，或像白痴般地笑着，另外一些满脸蠢相地站着，看不出一丝机灵或表情，他们听着那些演讲者的讲话，但呆笨的脑袋根本就没有理解到一点那些句子意思。还有一些人目露凶光，他们对自己的同伴极度

仇恨，时刻等待着挑起争吵的机会，这样他们就可以打倒某人来满足一下野蛮的天性，他们的眼睛渴望看到鲜血！你看不到这些吗，这些你试图想让他们了解你再造世界的计划，你博爱平等学说的人，可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智力和霍屯督族(注)相差无几，难道你不知道？他们最喜欢和感兴趣的是啤酒、足球、赌钱和别的事。他们最大的野心就是有工作。他们只想工作，不想让他们的孩子过得更好！”

“他们的一生中从未有过独立的思维。这就是你想用崇高理想去启迪的人们！这和用一堆牛粪做出一枚金针来有什么区别！给他们讲道理，提升他们，教他们做更高级的事的方法。投入你的生命和才智去做改善他们生活条件的工作，那你会发现他们才是你需要与之斗争的敌人。他们会恨你，而且只要有机会，就会把你撕成碎片。但如果你是个明白人的话，那应该用天分和智慧去为自己的利益努力。不要想社会主义或任何什么”主义”。全心地去挣钱吧，无论怎么挣都无所谓，只要挣到就行。如果不能诚实地挣到钱，那就不诚实地挣，挣到钱！这是唯一值得去做的。和我一样，抢他们！剥削他们！然后他们会对你稍有敬意。”

“你说得有点对。”沉默了好久以后，巴林顿回答道。”但也不全是这样。现状使得我们如此，但无论怎样，孩子们还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的。”

“你或许现在这么想。”另一个人说。“但总有一天你会和我想的一样。至于为孩子们，如果他们的父母对于他们在半饥饿中成长，然后受人奴役，这关你我什么事呢。如果你想听听合理的建议，”他停了一下又说：“我可以告诉你一些比你的社会主义更有价值的事情。”

“你什么意思？”

“看看这里，你现在是社会主义者，我也是，这就是说，我的理智足以让我相信社会主义是实际的、不可避免的和正确的。等到多数人有了足够的认知启蒙就会需要它，它就会到来。但启蒙从来不是讲道理或是与之争辩就可以办到的，这些人简单愚昧，没有能力去理解抽象的道理，也无法掌握理论说教。你知道已故的萨里斯伯利勋爵在有人提议给他们建免费图书馆时怎么说，他说：‘他们不需要图书馆，给他们一个马戏团吧。’你看这些自由党和保守党就很了解这些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这类人。他们知道尽管这些人的身体长大了成人，但思想还和小孩子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可以如此长久地欺骗、吓唬和抢夺他们。但你党却坚持认为他们是理性的生物，你的错误正在于此，你就是在浪费时间而已。”

“唯一可行的教育这些人的办法就是客观教训，这些摆在他们面前的教训一天天地增加。工业托拉斯——这个教训阐释了集体所有的可能性。时间会使他们明白这一点，而且当他们得到了这个教训，就会通过痛苦的经历而不是理论来学会，他们要么拥有托拉斯，要么灭亡。到那时，只有到那时，他们才想实现社会主义。但是现在我们有的是这场选举。这两个无论是谁被选上，你认为会产生什么实质的差别吗？”

“没有。”

“而且你也不能让这两人都出局，你们没有自己的候选人，为什么不通过帮助一方获胜来赚几英镑呢？一大堆选民不知所措，你我都知道他们想不清楚这两个候选人中哪个更差，而你党一句话就可以帮他们做决定。你们没有自己的候选人，所以你这么做对社会主义没有危害，而且你可以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如果你现在愿意跟着我干，我可以把你介绍给斯威特的助选团，没人会知道这个。”

他伸手去拉巴林顿，但后者推开了他。

“随便你。”那人假装毫不在意地说。“你自己的事自己最了解。只要愿意，你可以做个耶稣，但我已经不再想了。未来的日子我会只顾自己。至于那些人，他们爱给谁投就给谁投，他们自得其所。上帝知道，他们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他们被自己的选择的鞭子抽打，如果让我说，他们应该被严酷地拷打！对他们来说，现行制度意味着痛苦劳作，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和过早死亡。他们却为之投票并全面支持。那就让他们得其所愿，让他们去苦役，让他们饿着去吧！”

那脸上有伤疤的人不再说什么，而好一阵子，巴林顿也沉默不语。

“我想你这么认为也是有些道理的。”最后他慢慢地说到：“但在我看来你没有对现实状况有足够的考虑。他们大多数从襁褓中起就被牧师和父母训导，轻视自己和自己的阶层，如同看待低级动物一般，但要对操控财富的人充满敬意，把他们看成高等生物。而对于说他们也是真正的人类，生来就和那些所谓的上等人完全平等，唯一和所谓的上等人的不同以及他们的劣势就是他们丧失了教育、文化和机会这个观点，你我都明白，他们同样也被训导，因而会认为这上述观点都是无稽之谈。”

“那些自以为是‘基督徒’的牧师信口开河，说上帝为父，所有人类都是兄弟，这使得多数‘兄弟们’相信他们的责任就是安贫乐道，让自己卑微地、恭敬地服从主人。你的怨恨应直接针对欺骗者，而不是被骗者。”

那人苦笑。

“好吧，去让他们不再受骗吧。”他说，然后应同伴的呼唤走回平台上。“去试着教育他们，说上帝为他的全体子民之益，创造了世界以及万物。去试着向他们解释他们身心俱劣，社会地位又低，这不

是因为生来低下，而是因为他们被别人夺去了上帝留下的财产。去试着告诉他们如何为自己和孩子们保护这份应得的财产，看看他们将如何感激你吧。”

接下来的时间里，巴林顿无精打采地走在拥挤的街头。和那个脱党者的对话好像把他的内心给掏空了。他还有不少传单，但没有心思再分发它们，也就没有再继续发。他的热情消失殆尽。就像一个从梦中醒来的人，看到围在床边的那个人点上了另一盏灯。他第一次深切感受到他递过传单时多数人对他的厌恶，有的人根本没弄清传单的内容，粗暴地拒绝接收，有的人扫了一眼后拿了过去，在手里揉成一团，炫耀似地扔了出去。那些认出他是社会主义者的人，暴怒或轻蔑地拒绝接传单，经常还伴随着咒骂和侮辱的话。

他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一个三、四十人的群体中，他们聚在路边的气灯下面。从人群中爆发出许多愤怒的声音，虽然站在人群外围，但巴林顿的个子很高，他还是可以看到中心部位，欧文就在那里。街灯正好映照在欧文苍白的脸上，他站在狂怒的人群中间，那些人一起对他咆哮着，恶狠狠的脸上带着野蛮的憎恨之情，他们用自己从自由党和保守党报纸上读来的愚蠢的指责和诋毁冲他喊叫着。

社会主义者想废除宗教和道德！建立两性自由和无神论！工人阶级存在邮政储蓄和互助会里的钱，会被他们抢走并分给那些酒鬼和不想工作的懒汉。国王和王室也将不复存在！诸如此类。

欧文不想回应，人群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气势汹汹。很显然，有几个人已经忍不住要动手打他了。现在机会大好，一点风险也没有就可揍个把人。眼前这个家伙就一个人，而且也不像是个真汉子的样子。那些围在中间的人被其他人鼓动着，他们急不可待地要‘上去打他’，最后，差不多在巴林顿赶到之前，其中一个再也控制不住的英雄，拎起一根棍子野蛮地向欧文的脸上打过去。流淌的鲜血让其他人都疯狂起来，每个能靠近的人都狂暴地加入了袭击，他们从别人的肩

上伸过手臂，棍棒和拳头雨点般地落在欧文身上，在巴林顿挤到他身边之前，欧文已经倒在了地上，人们用靴子踢着他。

巴林顿觉得自己像只野兽一般，他拼命地用拳头和手肘左突右冲，从人群中挤了进去。他及时赶到了中间，用手挡住了那个带头袭击的人的胳膊，从他手里夺下棍子，一拳把他打倒在地。其余人往后缩了一点，就在此时，又有从其它地方跑来的人加入到这群人中。

刚加入的人有些是自由党的，有些是保守党的，他们不知为什么又互相打了起来。自由党人冲向佩戴保守党人标志色的人，反之亦然，几秒钟后，就打起了群架，早先聚在这里的那群人多数都跑了，最后在混乱中，巴林顿和欧文从人群里脱身，没有再遭受殴打。

星期一是最后一个投票日，因此好多辆汽车在街上飞驰，普通的交通方式已经很不安全了。这些汽车属于有钱人……

投票结果将于晚上十一点在镇政厅一块有灯光的公告牌上发布，在此之前，附近的街道上已早早挤满了人。大约十点的时候，开始下起了雨，但人群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增无减。差一刻十一点的时候，雨势加大成了倾盆之势，但人们依旧等着，想知道是哪位英雄征战成功。十一点到了，一种紧张的寂静笼罩在人群上空，他们渴望的双眼直直盯住挂着公告牌的窗户。那种异乎寻常的兴趣会让人觉得，这群人在期待收获什么巨大的利益或是即将遭受什么重大的损失，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十分清楚，选举结果和以往一样，对他们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

他们猜测着得票数会是怎样。登记的选民是一万人。十一点一刻，公告牌上的灯亮了，但没有显示得票数。接下来，两位候选人的名字出现，还是没有得票数，但德•英克罗斯兰德的名字在上，他的崇拜者们得意地高声呼喊起来。然后两人的名字被消除掉了，公告牌

又是一片空白。过了一会儿，人群中开始嘟囔着对这种拖延和混乱的不满，又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始抱怨和叫嚷起来。

几分钟后，那两个名字又显示在公告牌上，这次是斯威特的名字在上面，得票数也随即显现：

斯威特 4221

德·英克罗斯兰德 4200

有几秒钟，自由党人都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简直好得难以置信。在一种无法解释的理由下，人群中发出山呼海啸般的喝彩，但无论是什么原因，不管他们想收获什么样的利益，这就是事实。他们欢呼着、扭动着身体、相互握着手，有些人被这莫名的欢乐弄得几近失言。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出乎意料和无以言表。

结果公布几分钟后，斯威特出现窗前，他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演说，但欢呼的人群只能听到一些片断，偶尔捕捉到几个句子，如”猛烈打击”“横扫全国”“伟大悠久的自由党旗帜”，诸如此类。然后德·英克罗斯兰德现身，人们看到他握着斯威特先生的手，并称他为”我的朋友”。

这两个“朋友”从窗前消失后，部分自由党的人群没有直接挥拳和敌人——保守党人打架的，冲到了镇政厅的门前，斯威特的车正等在那里，他那胖胖的身躯刚移进车里，这些人就把马解下来，然后欢叫着套上马具拉起了车，他们在大雨中走过满地泥泞，向“洞穴”进发。他们中的多数习惯于扮演负重的牛马角色，到了目的地后，他在门廊下又向他们说了几句。

然后，他们走回家，遍体湿透、一身泥水，他们说这是前进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的确，这是狼的一次轻松捕食。

---

1. 霍屯督人：南部非洲的种族，此处用来形容上层社会将工人阶级视为未开化的蛮族。（译注）

第四十九章
不希望发生的事

那天晚上七点来钟，正当伊斯顿在镇中心看最后选举结果时，露丝的孩子出生了。

医生走了以后，玛丽·林登留下来一直陪着她，直到伊斯顿回来，埃希尔和查利在楼下，他们被允许待在这里帮帮妈妈。因为伊斯顿太太生病了，所以他们蹑手蹑脚地走着，说话声音也放得很低，他们洗了茶具，擦了地板，还把厨房也打扫干净了。

午夜后伊斯顿才回来，在他回来前这几个钟头里，露丝一直醒着，她很累，但睡不着，那个刚出生的婴儿就躺在她身边。她等待并静听着伊斯顿的脚步声，圆睁的双眼显得不寻常的大而亮，和近乎死亡的苍白脸色形成反差。

屋外，夜的寂静被各种异样的声音打破：一阵远远的吼叫声像击碎在岸上的海浪，声音发自镇子的方向，那里正在上演选举最后的场景。每过几分钟就有汽车从屋子外面急驰而过，远处的叫喊声和歌唱声在空中飘扬。

露丝在听着，每每有脚步声经过，她就开始紧张。可以想象一个被人追赶的小偷发现自己迷了路，又紧张又惶惑的神情，露丝听到传入寂静而幽暗的房间里的每一丝声响时的样子就和这差不多。她迷离的眼光一次次地掠过身边那个尚在襁褓中的弱小生命，不由地皱起眉头，眼中噙满哀伤的泪水。她有气无力地用颤抖的手去理理被子，用一颗破碎的心，哆嗦着双唇从嘴里喃喃地说出一些怜爱的话语。接着

她又被路过的脚步声或邻居的开门声惊到，唯恐那是她在这疲惫不堪的几小时里一直在等待和害怕的声音。她抓住玛丽·林登想让自己少些恐惧，她握紧她的手臂，像是在即将到来的危险面前寻求保护一般。玛丽就坐在旁边的椅子里，借着微弱的光在做针线活。

伊斯顿到家时已经过了十二点。他进门之前，露丝就听出了他的脚步声，当她听到门打开又关上，他走进来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停止了跳动。

本来玛丽想在他进门之前就离开的，可那个虚弱的女子惊惧地握住她不放，苦苦哀求她不要走，她便留了下来。

伊斯顿发觉露丝对他避之不及的样子时，感到无比失望，他原本料想着这事以后他们可以和好如初。但他又想她现在身体不好，她不让自己碰那婴儿是怕弄醒他，他觉得应该就是这样。

第二天以及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露丝大部分时间都发着高烧。尽管她虚弱不堪、精疲力竭，但头脑却是清楚的，只不过很多时候她对周遭的事情没有意识，常常是昏昏沉沉的。欧文太太每天都来照顾她，因为玛丽正好有不少针线活要干，只能放一部分时间在她身上。露丝精神恍惚的时候，不停地说着过去几个月所遭受的悲伤和痛苦。这两位好友，边在床边照看她边听着她那些可怕的秘密。

有时候，她迷迷糊糊地像是对那个她带到这世上来的可怜的小家伙有种极为厌恶的情绪，控制不住地想伤害他。有一次她残忍地抓过他并用力地扔到床脚下，就好像他是什么有毒的或是恶心的东西一样。所以她们不得不经常把这婴儿抱到外面，让她看不到也听不到，但当她意识恢复过来以后，她首先想到的就是这孩子。她的脑子里隐隐记得自己发狂的时候做过些什么，因为她看到小婴儿不在自己身边时，她的悲痛和惊恐让人不忍直视，她哭着哀求她们把孩子给她。然后她一边说着疼爱的话一边亲吻、抚摸着他，同时又痛哭不止。

伊斯顿几乎没有看到或听到这些，他只知道她看上去情况很不好，他每天出门毫无希望地找着工作。拉什顿公司接下来就没活可干了，其它公司也同样如此。多贝尔与波切特公司有一两个工程还在进行，伊斯顿去了试几次想给他们干，但总是被告知人已经满了。关于这家公司的榨取血汗的手段仍旧是失业工人们喜欢谈论的话题，他们狠狠地指责和咒骂着。据透露，他们给雇佣到的技术熟练的工人也只付每小时六便士，除此之外，工作条件比大多数他们工作过的公司都要差。工人在那里像犯人一样被对待，每一处工地都如同地狱，工人们被工头驱使和欺压，从早到晚不停地辱骂把空气都给弄脏了。失业工人的仇恨不仅直接针对这家公司的老板们，也针对那些苦命的，半饥饿的，受罪的工人们。这些可怜的人被失业工人称为”无赖”和”废物”，但其实他们自己也一样，只要多贝尔与波切特公司需要更多工人，都能很轻松地雇到他们。而且往往是那些叫骂地最响亮、最厉害的人冲在最前面去申请，只要有工作机会就行。

拉什顿的办公室里晚上也经常亮着灯，宁录和他的老板在那里估价。他们把价格尽可能地压到最低，希望在竞争对手间成为最低报价者。他们有时候也能竞标成功，但无论是否完全确定拿到工程，宁录的脸上都是一副苦相。就算他们得到“工程”，那也经常是利润极低，拉什顿就会怨声载道，说他算错了账。如果他们因为报价过高而丢了工程，他又质问宁录为什么不能比多贝尔与波切特公司的工程价更低。

失业工人成群结队地站在街角，或是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晃荡。他们常看到亨特骑着自行车路过，一脸的烦恼和忧愁。他这种愁眉苦脸的样子，使得一种传言在工人们中散布开来，说他自打秋天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以后就没有完全恢复。有些人还说，他们敢打赌，煞星说不定哪天就会疯掉。

这期间，只要有工程来，欧文、克拉斯、斯莱姆和索金斯，还有其他一两个人，就会被拉什顿公司再雇去，不过就算有事情做，每周的工作时间也很少会超过两天或三天。

第五十章
分离

以后的几周，露丝一直都病得厉害。即使她不再有神志不清的时候了，但行为还是很古怪，而且很明显的是她睡得很少，每次睡觉的间隔也很长。欧文太太每天来照顾她，到傍晚才回自己家。弗兰克放了学也常来这里叫上她一起回家，回去的时候还带着弗雷德・伊斯顿，因为他自己的妈妈没法管他，而玛丽・林登要做的事情又太多。

星期三傍晚，新生儿差不多有五周大了，欧文太太道了晚安要走的时候，露丝抓着她的手说实在是太感激她所做的一切，她问到如果或是一旦她自己出了什么事，那么诺拉是不是可以替伊斯顿来照管弗雷德。欧文的妻子答应了她的请求，同时又说她认为这个假设是不会发生的，相信她会很快好起来的，但她暗中疑惑着为什么露丝没有提到另一个孩子呢。

五点多的时候，诺拉离开了，她把露丝卧室的门打开着，这样如果她需要什么的话林登太太可以听到。诺拉和那两个孩子走了差不多一刻钟的时候，玛丽・林登上楼来看露丝，露丝看上去睡熟了，她便回楼下继续做针线。一整天，天气都阴沉沉的。下过雨的夜晚黑黢黢的，她不得不点上灯才能看清手上的活计。查利坐在火炉前的地毯上修一辆木推车上的一只轮子，这推车是他在另一个孩子的协助下做的，埃希尔忙着准备泡茶。

伊斯顿还没回来，拉什顿公司有几项工程要做，他从上星期四开始就在上班了。他工作的地方比较远，所以差不多六点半才到家。他

们听到他到了大门口，埃希尔赶忙按妈妈的吩咐跑到半掩着的门边，告诉他轻点走路，不要吵醒露丝。

玛丽已经在厨房的桌上摆好了他的茶，炉火熊熊，炉架上的水壶呼呼作响。他打开灯，脱下帽子和外套，把水壶又放在火上，在等着水开的时候，他轻轻地上了楼。楼上的卧室没有开灯，漆黑一片，只有隐隐映出的些许火光，但这不足以驱散笼罩着房间的黑暗，他什么也辨不清。这种压迫的静谧让他突然感到害怕。他快步走到床边，一下就发觉床是空的。他叫着她的名字，没有人回答，他急忙到处找起来，结果发现她根本不在家里。

林登太太想起来欧文的妻子曾经和她说过的露丝那个怪异的请求，她告诉了伊斯顿，惊惧袭满全身。他跑出去找她，对她出走的原因以及会去哪里没有半点头绪。他下意识地往欧文家走去，两个男人跑遍了他们认为她可能去的地方，但一无所获。

她的父亲住在离镇子不远的地方，他们先去了那里，尽管伊斯顿觉得她不大会去那个地方，因为她和她继母的关系不太好，正如他预料的，这趟白跑了。

他们找遍了所有能想到的地方，中间还回到伊斯顿家里看看她是不是已经回来了，但没有一点踪影，也没有遇到任何一个见过她的人，这样清冷的雨夜，除了奔生活的，大家都躲在家里不出门。

十一点左右，诺拉站在门外等欧文和伊斯顿的时候，感觉对面房子门柱下的阴影里好像有个女人的身影。那是座前面带花园的空房子，树丛的轮廓在黑暗中隐隐绰绰，那身影很难辨认，但看了一阵子后，她认定那里有个人。最后她鼓起勇气穿过马路，靠近那门的时候紧张地要命，因为显然她没有弄错。一个女人正站在那里，她抱着孩子，靠在门柱上，用左手抓住大门的铁栏杆，正是露丝。半明半暗中，诺拉还是认出了她。她的神情看上去极度疲惫，当诺拉碰到她的

时候，发现她全身湿透，颤抖不已。尽管她已经累得几乎昏倒，但还是不愿意进屋，直到诺拉再三保证伊斯顿不在她家，而且就算他来，诺拉也不会让他看到她，露丝才答应进去。进屋后好长时间，她不肯坐，也不肯脱下帽子和大衣，她蹲在诺拉座椅边的地板上，把头埋在膝盖间，一边抽泣一边开始她悲痛的告白，这些事她在病中意识不清时经常说起，只有当晚出走后的这一部分是新的。

她哭得悲痛欲绝，孤独无助又心碎不已，她断断续续说出自己不幸的遭际时又满含羞愤，无比自责，她不想给自己找借口，只是一遍遍地重复说到她从来没有存心做错事。诺拉边听边止不住地掉泪。

显然，每当看到伊斯顿，她都觉得良心受到谴责，自己的秘密也成了不堪忍受的重负。露丝总会想起公园里那个池塘，终于她做出了可怕的决定——结束自己和那婴儿的生命。她到公园的时候，已经关门落锁，但她记得还有一个办法进去，在远处山谷的尽头那里是没有公园护栏的，她往那里走去，走了差不多三英里，到了以后发现这处最近也被围了起来，进公园的所有途径都被堵死了。她发觉自己的决定不能付诸实施时，突然第一次醒悟到自己的行为和要做的事是如此愚蠢并充满罪孽。她放弃了这个打算，但也不想再回家。她想到个地方住下，再去找份工作，或许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可以允许她带着孩子一起工作，或者她上班的时候，花钱请人带孩子。她确信可以养活自己和孩子，但不能回家。就算是在街上日夜流浪，也不想再回家了。

露丝被安排住在一个小房间里，那里曾经是弗兰克的游戏室，再从附近二手店里买些必需的家具。伊斯顿三天以后才知道她离家出走的原因。一开始他以为她是生了孩子以后精神紊乱的症状再次发作，他觉得把她放在欧文和诺拉家里自己也放心，但第三天晚上他下班回来，看到了一封有露丝笔迹的信，上面告诉了他一切。

他被信中的细节打击得头脑一片空白，等恢复意识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去找斯莱姆，但得到的消息是，那家伙昨天一早就离开镇子了。斯莱姆的女房东说他在伦敦找到一个活儿，要在哪里干几个月。事实是斯莱姆听说了露丝的离家出走的事——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因为他们到处在找她，他猜到了她出走的原因，所以溜之大吉。

伊斯顿不愿意见露丝，但他去欧文家接走了弗雷德，说他会付钱给林登太太，托她在自己工作的时候照顾这孩子。他像是个受到极大伤害的人，原因是不认为自己在刚发生的这件事上有任何过错。

露丝没有反对他把孩子从自己身边带走，虽然她为此偷着哭过。之后，她找到工作，给位于大广场的一所大公寓当帮佣。

她去工作的时候，诺拉就帮她看孩子，这让弗兰克很高兴，他说这和自己家有个小宝宝一样。

露丝离家的前几周，伊斯顿常常说服自己，认为对这事没那么后悔。有林登太太照看弗雷德，伊斯顿觉得现在只需要养活自己和孩子，日子一定会更好。

一开始，无论什么时候遇到欧文，他们都会说到露丝，或更准确地说，伊斯顿常常谈到她。但有一天，当两人在一起工作时，欧文的话说得有些直截了当。他认为在这件事上，比起她来，伊斯顿更应该被指责，这之后，他们就避开了这个话题，即使伊斯顿发现难以忽视欧文对此事的看法。

时不时地他也听到一些露丝的事，知道她还在原来的地方工作。有一次他们在路上不期而遇，两人匆匆忙忙地擦肩而过，他没有看到她脸上泛起深深的红晕，忽而又消失，变得面如死灰。

他再也没去过欧文家，也没有和露丝通过什么信息，同时她也没有给他任何消息。但即便如此，在欧文不知道的情况下，她常常可以看到弗雷德，因为每次埃希尔带那孩子出去的时候常说是去看看欧文太太。

时间继续，他对她的愤恨已经不像开始那么强烈了，伊斯顿开始觉得正如欧文所说那样，这事多少是情有可原的，他心里开始慢慢地升起一种强烈的重归于好的渴望，忘记过去，重新开始。但他越是这么想，越觉得实现的可能性在变小。

产生这种渴望的动机仅仅是自私而已，但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挣了钱就很快花掉，他自己也奇怪，生活没有比以前更好，更舒适，漫长的冬日使得房子里越来越孤独和凄凉。有时候他一有钱就经常找克拉斯那伙人和其他几个家伙去板球手寻求遗忘，但和这帮人聊天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快乐，以前和他们一起找乐子的时候，他几乎想不起露丝的存在，当他发现这点时，觉得很疑惑。

圣诞节三周前的一个傍晚，他和欧文一起下班回家，伊斯顿首先把话题转到以前的内容上。他用一种高高在上的口气说着，他的动作和语气表现出他自认为的无比大方。他说，如果她愿意回来，他可饶恕她，但决不能容忍那婴儿。当然可以把那小东西送到孤儿院或是类似的机构，但他担心露丝不会这么做，而且也知道她的继母肯定不收养这婴儿。

“如果你能劝她回家，我们可以带这个孩子。”欧文说。

“那你妻子愿意吗？”

“她已经这么说过了。”

“说给露丝？”

“不是，是和我说的。我们想这样既对你们好，而且我妻子也一直想要这个孩子。”

“但你们能负担得起吗？”伊斯顿问道。

“应该可以的。”

“当然，”伊斯顿说，“要是斯莱姆回来应该会答应付些抚养费的。”

欧文脸色通红。

“我是不会要他的钱的。”

过了好久，伊斯顿接着说：“你介不介意请你太太来给露丝说说这事？”

“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让她去说，就说替你捎个话。”

“我的意思是，”伊斯顿有点犹豫，“就让你妻子碰巧地提一下，就说对她来说，这是最好的出路了，然后你可以告诉我露丝对此有什么说法。”

“不，”欧文回答，他再也控制不住对对方那种态度的愤怒了，“现在这种情况，如果不是为了另一个孩子，我会建议她永不和你来往。你好像以为你是很大度的，‘希望’她回来，但她现在比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过得好。除了为另一个孩子好，我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让她回到你身边。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你有个好妻子，但你不好好待她。”

“我从来没有待她不好！从来没打过她，一次都没有，也没伤害过她。是她说我对她不好？”

“不是。我妻子告诉我她只是在自责，但我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你或许没打过她，但你的所作所为更糟糕，你对她全不在意，才让她被别人诱惑。过去发生的事是你对他漠不关心的结果。这事的主要责任在你，但看上去你倒是把自己摆在一个大度的位子去‘饶恕’她，你‘愿意’让她回来，可在我看来，你更应该去请求她宽恕你才对。”

伊斯顿没有作答，沉默许久，欧文接着说：

“你要还是以为自己是对的，这种条件下，我是不会劝她回到你身边的，因为你们在这种情况下和解，双方都不开心。你们能幸福的唯一可能是双方都认为自己错了，都有需要被原谅的地方，原谅之后不再重蹈复辙。”

伊斯顿还是不吱声。过了几分钟，他们到了分开的地方，便互道了“晚安”。

他们现在正给拉什顿干活儿，在刷斯威特先生的房子“洞穴”的一座花房的外墙。这工作第二天就要结束了，四点钟的时候，小伙计把手推车弄过来，他们把梯子和其它材料都装了上去并送回工场。因为是星期五，他们去了前面的店里交工作时间表。这之后，他们就准备分手了，伊斯顿重提昨夜谈过的事。除了工作需要外，他一整天都没说多余的话，现在开口说话时声音有点滞塞。

“我整晚都在想你说的那些话，真的是这样，我应该被狠狠指责。我昨晚写了信给露丝，向她承认了错误。要是你和你妻子愿意帮我劝她回来的话，我将感激不尽。”

欧文伸出手让伊斯顿握住了，并且说：“请放心，我们会尽全力的。”

第五十一章
寡妇的儿子

第二天上午他们八点半到了工场，亨特说没什么活可干，但下星期一最好来看看，说不定有什么活儿呢。为此，他们从星期一到星期三都去了，但公司什么也没“弄”到，他们也就无活儿可干。星期四上午，天气阴沉而寒冷。天空被一层厚得化不开灰云遮盖，凛冽的北风从毫无生气的街道呼啸而过。欧文在上周刷斯威特的花房时得了感冒，直到十点才到了工场。他觉得很不舒服，要不是因为家里需要他去挣钱，他实在是不想去。让那些提倡节俭的人惊讶的是，尽管在好多人失业的情况下，他仍然幸运地一直被雇佣着，但还是一点积蓄也没有。恰恰相反，整个夏天他们都没有真正吃饱穿暖过。每周赚到的钱大多付了欠下的房租和其他欠账，就算他在工作的时候，他们一家也经常缺生活必需品，衣衫褴褛，缺吃少穿。

天气冷得要命，他担心没有长一点的衣服的话自己会顶不住，于是把大衣从当铺里赎了出来，这使得他们在那一周几乎都饿着。也不是说其它几周更好过，因为最近他每天只有六个半小时的工作可做，从早上八点半到下午四点，星期六就只有四个半小时，从八点半到一点。他每小时挣七便士，这样他的周薪就只有二十一先令七便士，这还是在天天有工作的情况下，但这并不常有。有时候，他们六天里有三天都闲着。每小时挣六个半便士的工人天天工作的话，一周能挣到一英镑两便士，而像索金斯他们那些只有五便士的，一周就只有十五先令六便士。

当他们每周只能被雇佣两三天，或者几小时的时候，到了“周六晚”结账的时候，只能拿到半英镑，七先令六便士，或是五先令，甚

至更少。不过多数人说这总比一分钱都没有强。

工人们中大多已婚，为了生存，他们的妻子也得出门做短工或是在洗衣店帮工。有孩子的基本都是用脱脂奶、面包、人造黄油和劣质茶喂养。好多孩子到了八九岁的时候就在早上上学前去工作两三个小时，放了学也是这样。星期六全天工作，帮着屠户端装肉的盘子，帮杂货店拎菜篮子、搬煤油罐、卖报送报、送牛奶。等年龄一够就会得到半工半读证明，一到十四岁，他们就一起离开学校去做全日工。等年龄够限，他们就试着去陆军或海军应征，但往往被查出身体不合格。

毋庸置疑的是，他们再长大一点就会智力退化，会想象着改善生活的最可靠方法是选举一帮自由党和保守党的土地掠夺者、压榨者、江湖骗子和律师来统治他们。

欧文到了工场以后发现伯特·怀特在清洗油漆房的脏罐子。刮刀弄出来的噪音让他没有听到欧文进来并走到他跟前，他一句话不说地盯着他看了几分钟。油漆房的石头地板又湿又滑，整间房子冷得像坟墓。这小伙计冷得发抖，他束着一条旧围裙，佝偻着身子在干活的样子看上去瘦小地可怜。因为太冷，他穿着夹克，为了保持干净或是不让它更脏，他把袖子高高地卷起来，但实际上袖口和其它部分一样脏，都沾满了厚厚的颜料，他的手上和指甲里也是。

看着这佝着身子干活的可怜孩子，欧文想到了弗兰克，想到假如他将来也会是这副惨状，心中不免恐惧起来。

小伙计看到欧文后，停下手里的活计向他道早安，说天气可真冷。

“你为什么不生火呢？工场里有好多木头。”

“不，”伯特摇头道。“这可不行！要是被煞星抓到，他可要大发雷霆。去年冬天我一直生火的，可被拉什顿发现了，他狠狠地骂了我一顿，还说只要边干活边活动就不会觉得冷了。”

“噢，他真那么说？”欧文问，他苍白的脸庞突然泛出血色。“那咱们倒要看看。”

他走到场院里，直奔一个棚子而去，那里有一大堆废木料，都是拉什顿公司修缮房屋时从各处拆下来的，他抱了一捆返回油漆房时，索斯金拦住了他。

“你知道的，不能烧这些！这都是攒起来要送到老板家里去的。煞星今天早上刚说过。”

欧文不理他，抱着木料进了油漆房，把它们进火炉，倒了些油漆在上面，点了根火柴扔进去，火苗一下就窜了上来。然后他又抱了几捆木料堆在油漆房的一角落里。伯特没有帮着做，他一开始觉得这事是未经允许的，他怕煞星来了会有麻烦，但火烧起来以后，他去暖了暖手，又把工作的地方移到条凳的另一边，以便取暖。

欧文等了半个小时看亨特会不会回来，但他一直没出现，他决定不再等了。离开前他叮嘱伯特：

“把刮下来的漆和其它旧漆或是没用的漆扔在火里让它一直烧着，要是火势小了，再添些木料进去。这些东西好多都是没用的，唯一的用处就是扔掉或是烧掉。你把它们全烧了，要是亨特说什么，你跟他说是我点的火，是我让你一直烧的。要是你想要更多的木料，出去拿就是了。”

“好的。”伯特说。

出去以后，欧文找索金斯说。他说话的语气带着威胁，面色苍白，眼里有种奇怪目光，这让索金斯以为欧文大概是疯了，觉得有点怕他。

“我去拉什顿的办公室找他。如果亨特来了，你告诉他，就说是我说的，我要是再发现那孩子在没有生火的油漆房里，我就会把这事报告给防止虐待儿童协会。还有你，要是那孩子出来拿木料，你不许拦他。”

“我才不会去拦他妈的那孩子呢。”索金斯哼到。“他干什么关我屁事。”等他看到欧文快步走到大街上时，又补充到：“我就不明白有人放着他妈的自己的事不管，真以为这孩子是自己的。”

此时欧文却正是这么想的。想到他自己的孩子将来也会被这样对待，便心中冒火，狠命地大步赶路。路过大广场的奴隶市场附近时，他都没看到几小群他认识的工匠。有几个人觉得不高兴，说他太无礼了，但也有几个看到他奇怪的表情，便再次提到这些天人们常说的那个预言，说欧文就要疯了。

当他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大片的雪花飘落下来。他走得很快，又满腔怒气，等他到了办公室的时候，几乎不能话说了。

“亨特或是拉什顿在吗？”他问里面的人。

“亨特不在，但老板在，你要干什么？”

“他马上——就会——知道了。”欧文气喘吁吁地说，直奔办公室的门，也不敲门，用力把门推开后走了进去。

这里和伯特工作的那个潮湿的小房间很不一样。一只砌着保温砖的壁炉里正烧着煤气，向整个房间散发着舒适的热气。

拉什顿站着靠在韦德小姐的椅子边上，用左臂搂着她的脖子。欧文后来想起，她当时有些衣衫不整。拉什顿从她身边跳开的时候，她忙忙地闪身退到房子尽头。他迷茫又困惑地盯着这个闯入者，他又震惊又尴尬，不知说什么。欧文站在房间当中，用一只颤抖的手指指着他的雇主：

“我来——这儿——告诉——你——要是让我发现小家伙——伯特·怀特——在那间没生火的——房子里，我就会去告你。那地方当马厩都嫌差——你要是有条值钱的狗——都不会把它养在那里——我警告你——我太了解你了——我知道应该送你去哪里——要是你不待他好一点，我会让你受到惩罚，我会让别人看看你干的事。”

拉什顿继续茫然地盯着他，既恐惧又困窘。他没有完全弄清楚是什么事，他为自己干的不少事感到过自责，也很担心被知道的人揭露或是告发，刚跟韦德小姐在干的这事倒让他的恐惧有些许地减少。

“要是那孩子呆的地方没生火，我完全不知情，”他终于结结巴巴地说。“所有的事都是亨特先生负责的。”

“你——自己——去年禁止他——生火——不管怎么说——你现在知道了。你从他妈妈那里嫌钱——你骗她说要教他学手艺——可这一年里——你就是像用驮东西的牲口一样——在使唤他。我劝你想想——否则我会找个办法——让你知道——希望你好自为之。”

说完这些后欧文转身就出去了，他也没关门，拉什顿还兀自在那里满脑子的恐惧、惊诧和气恼。

欧文在暴风雪中走在回家的路上，他开始意识到刚才那么做的后果，拉什顿是不会再给他什么活儿干了，这对他的家庭来说意味着没有收入，这一瞬间，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做对了。但他告诉诺拉发生的事情后，她说这镇上有好多家公司，他们有工程的时候会雇佣他的。

他以前没给拉什顿干不也挺好，以后也没问题，她觉得不管结果如何，她很高兴他能这么做。

“不管怎样，我觉得我们都会有办法的。”欧文疲倦地说。“现在哪里都找不到工作，但我会试着自己做点什么。我可以像去年冬天那样做点广告牌的样品，再去找找看是不是有商店会要，他们这时候经常需要这东西，不过我担心可能有点晚了，多数商店大概已经订好所需要的了。”

“假如我是你的话，我今天就不再出门了。”诺拉看到他状态很不好就说道。“你应该呆在家里看书或是写会议纪要。”

她所说的会议纪要是为上次油漆工协会本地分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所做，欧文是秘书。雪下个不停，他吃了午饭以后，就按妻子说的那样一直写到四点。弗兰克放学回来的时候带给他一个大雪球，还大声宣布一个好消息，那就是雪依然下得很大，他觉得会结冰！

晚上他们早早就上了床，不仅是为了省煤，而且因为房间离楼顶很近，不管烧多少煤都很难保暖。烧火炉的唯一作用是让房间更冷，因为它会把外面的冷空气从破败的门窗里吸进来。

欧文整个晚上多半时间都醒着。对未来的恐惧让他睡不着。第二天他早早就起来了，天还没亮，生好炉子后，他坐下来准备做和诺拉提到过的样品，但因为没有买更多纸板，而现存的纸板质量也不行了，所以做不了多少。

他们早饭吃了面包、黄油和茶。弗兰克一直呆在床上，午饭前都没去上学，因为天气太冷，他唯一的那双靴子昨天在雪地里被弄得透湿。

“我得想想去买纸板前问问有没有什么活可干。”欧文说，“虽然没什么可能。”正当他准备出门的时候，大门的门铃响了，他正要下楼去开门的时候，看见伯特上楼来。那孩子胳膊下面夹着一个扁扁的棕色的纸包。

“一个棺材上的灵牌，”他到了门口时解释道。“急着要，煞星让问问你能不能在家做，我可以在这里等。”

欧文和他妻子相互对视，都不感相信。他完全没有拒绝，这简直好得不真实。

“纸包里有张纸，上面有死者的名字。”伯特继续说。“这里还有一点黑色清漆给你描字的时候用。”

“他还说什么了吗？”

“有，他让我告诉你下星期一有个工程要开工，某个地方有两间房的外面要弄。需要星期四完工，今天下午还有活儿要你干，午饭后，所以你一点钟的时候要到工场。他让我告诉你昨天上午想留个话给你的，但忘了。”

“他跟你说生火的事了吗？”

“说了，你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以后，他们两个都来了——煞星和老板，但他们这次没大喊大叫。告诉你吧，看到他们俩个来，我吓得要死，但是他们都挺和善的。老板对说我‘啊，干得不错，我的小伙子。’他这么说‘让火好好地烧着。我等一会儿派人送点煤给你，’他说。然后他们到处看看，告诉索金斯把几块被风刮坏的窗户修好，你知道货车棚里面那个大包装箱吗？”

“知道。”

“他让索金斯把它锯开，铺在油漆房的石头地板上。现在那里可好了。我把条凳下面的泥都扫干净了，煤气厂还给我们送了两袋煤，老板跟我说，如果这些煤用完了，我可以从韦德小姐那里开单子，去要更多。”

欧文一点钟的时候到了工场，他在那里见到了煞星，他吩咐他去前面的店里把放墙纸的几个柜子上漆上编号。正在他干这活儿的时候，拉什顿进了来，很友好地跟他打了个招呼。

“我很高兴你告诉我那小伙计在那样的油漆房干活。”他略为寒暄后说：“我能明确跟你讲，我不想让那孩子吃苦头，但你知道，我不能什么事都自己管得面面俱到。我很感谢你告诉我这个，我想你是对的，如果是我的话也会这么做。”

欧文不知道怎么回他的话，但拉什顿没等他答话就离开了……

第五十二章
“我现在做的事，远远好于曾经做过的”



最近几个月，虽然欧文、伊斯顿、克拉斯和其他几个人很幸运地有点活儿可干，但大多数的工人们在这期间几乎完全失业。与此同时，那些务实的商人们，假装是基督徒的家伙们，号称大家皆兄弟，共同的父亲是上帝的骗子和伪君子们，一直在上演着随处可见的所谓”“解决”“闹剧。那些各处赶来的可怜的人们就围在他们身边，他们不断组织“义卖”“旧货拍卖”和大集市，把自己那些穿旧的衣服和鞋子，以及残羹剩饭分给那些完全不觉丢脸而伸手讨要的兄弟们。慈悲的贫困委员会也全速运转，超过一千名兄弟登记在册。委员会经过仔细调查发现，这些人当中有不少于六百七十二人只要有工作就可过活。委员会应该可以给这些提供工作的，但他们的基金里的钱只够让这些数量的兄弟们工作差不多三天，非常有限。但因为采取了过渡、拖延和巧妙的回避措施，委员会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正在解决问题。

如果不是拉什顿兄弟发明了一个狡猾的方法，在委员会的册子上进行失业登记的兄弟们还要多。往年的做法是，给前来登记的每一个兄弟发一张叫做“记录表”的申请表格，兄弟自己填好以后交回。在一次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上，拉什顿有个提议，大家以笑声和掌声表示赞同，这的确是个不错的笑话。他建议的更好的新方法是，减少申请人数。使用了这个发明以后，就不再发表格了，而是申请工作的人经允许后进入一间办公室，每次一人，在那里被一位新职员询问，有点

像法国的预审法官审问一名罪犯，那个职员根据被告的回答来填写表格。

“你叫什么名字？”

“住在哪里？”

“在那里住了多久？”

“之前住哪里？”

“在那个地方住了多久？”

“为什么搬来这里？”

“离开那里时你欠房租吗？”

“以前住的地址？”

“年龄？上一次生日是什么时候？”

“你的行业、名头、工作或职业是什么？”

“结婚、单身或鳏寡，还是别的情况？”

“你有几个孩子？几个男孩？几个女孩？他们有工作吗？他们收入是多少？”

“你住什么样的房子？有几个房间？”

“你欠多少房租？”

“最近一次的雇主是谁？工头的名字是什么？你在那里工作了多长时间？你在那里做什么工作？为什么离职？”

“过去五年你干了什么？什么样的工作，每天工作多少小时？工资是多少？”

“提供你过去五年内每位雇主的全名和地址，以及你每次离职的原因？”

“提供你过去五年内每位工头的名字？”

“你妻子挣钱吗？挣多少？”

“你从任何俱乐部或社团，或各种形式的慈善机构，或各种类型的组织拿钱吗？”

“你领过贫困救济金吗？”

“你以前在贫困委员会工作过吗？”

“除了刚才提到的，还干过其它工作吗？你觉得自己适合干什么类型的工作？你有证明人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当罪犯回答了所有的问题，他的回答也都完全记录好了以后，会被通知说委员会的一位委员，或是一位政府官员，也或者是其他人，会去他家回访。这之后，那位政府官员或是另一个人会向委员会提交报告，他们将在下一次会议的时候考虑这份申请。

因为每审问一个罪犯都要花半个小时，即便不算他等候的时间，也会明显减少失业工人的登记数量，这主意实在是太好了。

当拉什顿提出这个方法后，全体一致通过，只有威克林医生反对，但是按照格林德兄弟的说法，他向来反对所有的合理建议。有一点是令人欣慰的，格林德补充说明，看来他应该不会麻烦大家太久

了，因为十一月一日就快到了，他（格林德）知道每一位工人只要有机会都想把威克林直接踢出局的。

几天以后的行政区选举结果证实了格林德兄弟的预言，威克林医生所在选区的工人选民们真的把他踢出了局。但拉什顿、迪德卢姆、格林德和其他几个集团成员以更多的支持率成功留在委员会。

多贝尔与波切特公司的多贝尔先生被选为穷人保护者。

在这期间，亨特看上去更发愁、更苦恼，当惨淡的几周过去后，他每天都忙于监督正在进行的工程，同时还要四处跑着去揽新项目。他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呆到很晚，研究计划细节，并做出预算。警察都习惯于他办公室的灯光了，因此也不怎么关注。但一个星期四的晚上，就是欧文和拉什顿为那小伙计争执的那星期之后的一个星期，当班的警察发现那里的灯比平时亮的时间长很多。一开始警察没特别在意，但天快亮的时候，那里灯光还没熄灭，他的好奇心大起。

他敲敲门，没人来开，里面一点声音也没有，死一般的沉寂。门是锁着的，但他弄不清是从里面还是从外面锁住的，因为门上是把弹簧锁。办公室的窗户很低，但因为玻璃后面刷了漆，所以看不到里面。

警察想这件怪事很有可能是有人傍晚走前忘了关灯了，因为看上去不像是小偷或其他人来过，他们不会一直开着灯让人看到吧。

他把这事件记在记录本上，继续往前巡逻的时候，他的上司来了。上司也同意这警察得出的结论应该是对的，他们就要离开时，上司注意到一点点光从刷了漆的玻璃窗的下面透出来，那里漆被蹭倒或剥落了。他跪下来看，发现从这里可以看到办公室里面的情景，他隐约看到了什么，低声惊呼起来。他让下属也到这个位置来看，那警察费力地看出一个人倒在地板上的轮廓。

强行撞开办公室的门对强壮的警察来说轻而易举，用肩膀顶了一下，门闩就松开掉在一滩血泊之中，血是从仰面躺倒的亨特身上流出来的，一直流到门槛处。亨特的手臂撑开，头几乎和身体分离。靠近他右手边的地板上，有把打开的剃须刀。他工作用的桌子一侧有把椅子翻倒在地上，那桌子上铺满乱七八糟的纸，已经被血水渗透。

接下来的几天里，克拉斯再次充当了夏天亨特生病时他所扮演的角色，负责管理工程，他尽力去填补那个死去的人的位子。不过他在板球场酒吧悄悄对几个密友说，他不能让拉什顿再干和亨特以前在的时候一样的事了。发现尸体的那个早上，他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和拉什顿先生一起去看一所房子，那里有些活要干，而且要给预算。预算正好是亨特前晚在办公室做的，因为他们在他的桌子上发现了写着与这个工程有关的数字和文字的纸。这些纸后来证实了验尸陪审团判定亨特是因为阵发性精神病而自杀的，因为这些纸上写满了没有含意的字，那些词都拼写错了，而且相互之间也没有意义关联。有一处总计，他显然试着重复算了好几遍，想把它弄对，但每次都用不同的方法得出错误的结果。他随身带着剃须刀这点可以看出他对这行动有预谋，但在验尸时这一点没有成立，因为最后一个见到他活着的人，是位理发师，他证明亨特几天前就交给他这把剃须刀让他给磨一下，是悲剧发生的当天傍晚他拿回去的。他说以前也给亨特先生磨过几次剃须刀的。

克拉斯负责安排一切葬礼有关事项。为了在这个场合上显得体面，他在旧衣店买了一条新的二手黑色裤子，扔掉了自己那顶破旧的低冠丝帽，换上了亨特喜欢戴的那顶高冠的，这是他在办公室里发现的，他没有任何迟疑就据为已有了。这顶帽子戴着有点大，他就把折好的纸塞进帽子的皮衬里。克拉斯走在殡葬队伍的最前面，显得很骄傲，这位置原来是亨特的。他竭力装出严肃的样子，但又胖又松的脸上还是有掩不住的笑意。他面无生气，除了靠近唇边的下巴上的一颗斑，大概有三便士硬币大小的一块，红肿着。这个斑已经长了好长时

间了。起初他记得像粒小粉刺，但越长越大，和得了坏血病似的。克拉斯认为这块斑持续长大的原因是”“去年冬天”“得了感冒。但这也很怪，因为只要天气变冷，他都会很好地照顾自己，一直戴着那条原本属于一个死于癌症的老太太的围巾。不管怎样，克拉斯并不担心这块斑，他已经开始不时地在上面涂点锌软膏，相信很快就会好的。

---

1. 这句话出自英国作家狄更斯作品《双城记》中，主角悉德尼被处死前的独白，表示他的不后悔。

第五十三章
巴林顿找到了一份工作

巴林顿对选举过程的厌恶随着选举结果的产生而变得更加强烈。慈善家们表现出对那些剥削和强夺他们的人的盲目、愚蠢、狂热的崇拜；他们对自己利益极度的不在乎；他们对遭受的苦难的忍受和麻木，在自己帮助创造的财富中过苦日子的逆来顺受；他们对自己孩子命运的冷漠无情，对敢于告诉他们可以改善现状的人的无比憎恨，这些都迫使他认识到曾经抱有的希望是不可能实现了。那个脱党的社会主义者的话语一直回响在他的脑海：

“只要愿意，你可以做个耶稣，但我已经不再想了。未来的日子我会只顾自己。至于那些人，他们爱给谁投就给谁投，他们自得其所。上帝知道，他们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他们被自己的选择的鞭子抽打，如果让我说，他们应该被严酷地拷打！对他们来说，现行制度意味着痛苦劳作，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和过早死亡。他们却为之投票并全面支持。那就让他们得其所愿，让他们去苦役，让他们饿着去吧！”

他走过拥挤的街头时这些话在他耳际萦绕不去，此时是圣诞节前几天一个美丽的夜晚。商店里炫目的灯光照耀着圣诞节商品，人行道甚至马路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

巴林顿特别注意到一群又一群穿得破破烂烂的男男女女和孩子们，他们聚在家禽店和肉店门前马路上，盯着那些用彩带和玫瑰结装饰着的肉和一排排的火鸡和鹅。他知道这些穷人也就是过一下眼瘾罢了，他惊叹于他们强大的忍耐力和可悲的顺民意识。

但好多妇女的外表更加让他印象深刻，她们显然是工人的妻子们。她们穿着褪了色的、不合身的衣服，疲惫、忧伤的神情浮现在苍白、憔悴的脸上。她们有些是一个人，有些带着孩子，孩子信任地握紧妈妈的手，蹒跚地迈着步子。看看这些可怜的孩子们，他们的无助和依赖，他们补丁摞补丁的衣服，破旧的鞋子，眼馋地盯着玩具店橱窗的可怜兮兮的脸，都让巴林顿的心里痛苦万分，眼中溢满泪水。他知道这些孩子完全没有欢愉，也没有那些让生活变得可爱的事物，他们被那些残忍地摆在眼前的东西所折磨，因为他们不能碰也不能玩。他觉得自己像是旧约中的约瑟，一心想为弟妹们好。

他有种罪恶感，因为身处这些饥渴和不幸人中自己却衣食无忧，想到自己曾经在为之献身的，拯救悲伤和受压迫的人而战斗的光荣事业中一时退缩了，他不禁羞愧地红了脸。

过了一会儿，他走到一间大玩具店的外面，有几个孩子正站在那里羡慕地看着橱窗里的东西。他认出了其中的几个，就停下来看着他们，听着他们的谈话。他们并没有注意到他站在身后，只对着橱窗来来回回地看。他看着孩子们，不由地想到被捕获的动物们在笼子里的木条后面来回走动的样子。这些孩子们还在橱窗前徘徊着，从一头走到别一头，把他们的小手按在无法穿透的玻璃上，指点和选择着自己心仪的玩具。

“那是我的！”查理·林登喊着，他兴奋地指着一辆造得很威风的大货车。“要是我有这车，就让弗雷德坐上去，再装上好多柴火回家，我们还可以拿它当救火车来玩儿。”

“我更想要这架铁轨。”弗兰克·欧文说。“这上面有真的隧道，煤水车[注]上的煤也是真的。而且还有车站、信号灯和换引擎的地方，线路上有危险的时候，还可以亮起一盏红灯。”

“我想要这个玩偶，不是最大的那个，是穿粉红色衣服的那个，那衣服可以脱下来的。”埃希尔说，“这套茶具，这个针线盒可以给妈妈。”

小弗雷德平时都紧紧抓住着埃希尔的手不放，现在却松开了，他兴奋而渴望拍着手在笑。“马，马？”他着急叫道。“马，马。漂亮的马！弗雷德要马！”

“也就只能看看它们吧。”埃希尔叹了口气说，她抓起弗雷德的手离开了。“也就只能看看它们吧，像我们这样的孩子不能指望有这么好的东西。”

这话把弗兰克和查理拉回了严酷的现实中，他们依依不舍地转回身，打算跟上埃希尔，但是弗雷德不明白，他还太小，不理解这世上的好东西不是给他这样的孩子的。所以埃希尔想拉他走的时候，他噘起嘴哭起来，不停地说他要一匹马。其他几个孩子围过来安慰他，骗他说圣诞节前没人能从橱窗里拿走任何一样东西，而且圣诞老人肯定会送一匹马给他，这话弗雷德根本听不进去，一直哭着说现在就要那马。

就在这时，他们看到了巴林顿，都高兴地迎了上去，因为时不时地可以从他那里得到些零花钱和蛋糕之类的礼物。

“您好，巴林顿先生。”两个男孩同时说。

“你们好，”巴林顿回答，又拍着那个小宝宝的脸蛋问：“怎么了？弗雷德为什么哭啊？”

“他想要那匹马，先生，那匹真的有‘毛’的马。”查理说，他像个大人似的宽容地笑着，意识到要这个东西是不现实的。

“弗雷德要马。”那孩子又说，还抓住巴林顿的手把他带回到橱窗前。“漂亮的马。”

“告诉他圣诞节的时候，圣诞老人会送给他的。”埃希尔悄声说。“他说不定会相信您的，就不哭了，过一会儿就会忘掉它的。”

“您还是没有工作吗，巴林顿先生？”弗兰克问。

“不，我终于找到事情做了。”巴林顿缓缓地说。

“是吗，工作不错吧，是不是？”查理问。

“是的。”巴林顿说。“你们知道我现在给谁干活儿？”

“谁？”

“圣诞老人。”

“圣诞老人！”孩子们重复着他的话，眼睛都睁得大大的。

“是的。”巴林顿一脸严肃地说：“你们知道的，他已经很老了，老到不能所有的事都自己干。去年他累到不能走遍四方，把礼物送给那些他想送的孩子们，所以好多孩子什么也没得到。今年他让我帮他工作。他给了我一些钱，还有一份孩子们名单，孩子们的名字下面都对应要给他们的礼物。我的工作就是买好这些礼物，然后送给名字在这份名单上的男孩和女孩们。”

孩子们屏住呼吸在听着这个故事。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但巴林顿说得那么诚恳，他们几乎就信了。

“是真的吗，还是你在和我们做游戏？”过了一会儿，弗兰克问，声音低低的。埃希尔和查理一直保持着震惊后的沉默，而弗雷德却用手掌拍打着玻璃窗。

“当然是真的。”巴林顿说，面不改色地拿出他的口袋笔记本，翻开几页。“这是我拿到的名单，你们的名字和礼物可能写在上面呢。”

三个孩子脸发白，听着自己心脏砰砰狂跳的声音，睁大眼睛听他说着。

“我来看看，”巴林顿继续说，一页页地翻着本子，“怎么回事，啊，在这儿！埃希尔·林登，一个衣服能脱下来的玩偶、一套茶具、一只针线盒。弗雷德·伊斯顿，一匹真的有毛的马。查理·林登，一辆装满零食的四轮货车。弗兰克·欧文，一架铁轨，带有隧道、车站、有机车和煤的火车，还有信号灯、红灯和换引擎的地方。”

巴林顿合上本子说：“那现在你们可能会得到这些东西。”他接着用一种煞有介事的口气说。“我们就在这里买，这样可以省不少事。我也不用带着他们去你们住的地方一家家跑了。恰巧碰到你们真是幸运啊，对不对？”

孩子们激动地透不过气来，只短促地说——很幸运。

他们跟着他进到店里，弗雷德是这四个孩子里唯一一个看上去正常的。其他几个已经晕晕乎乎的了，弗兰克就怕自己不清醒。这太不像是真的了，这一定是个梦。

除了毛以外，那匹马上还给加了四个轮子。他们没有把它包起来，而是用绳子绑好后递给了它的新主人。几个大一点的孩子对店里的一切都迷糊起来，他们知道巴林顿在和店主说着话，但听不到是什么，那声音遥远又不真实。

店主把玩偶、茶具和针线盒包在一起递给埃希尔。那架铁轨被放进了一个结实的纸板箱里，再用棕色的纸包好，当店主把这个纸包放进他的双臂中时，弗兰克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大家走出玩具店和弗兰克说再见时，他小心翼翼抱着纸包离去，感觉自己像是走在云端。另外几个去附近一家食品店，买好零食并且放在了那辆四轮货车里。

巴林顿检查了一下单子，看看有没有忘记什么，他发现圣诞老人说要给埃希尔和查理各一双靴子，他们去买的时候，看到两个孩子的袜子上都是洞，然后就又去一家布店给他们买了几双袜子。巴林顿说这袜子虽然不在礼物单上，但他确信圣诞老人不会反对，他说不定想给他们的，只是忘了写在上面而已。

---

1. 煤水车：煤水车是加挂于蒸汽机车用于为其提供燃料（柴、煤或燃油）和水的车.（译注）

第五十四章
尾声

第二天傍晚，巴林顿去了欧文家。他说自己要回家过圣诞节，专门来告个别。

近几个月欧文的状况不太好，尽管他是比较幸运的几人之中的一个，多多少少有些活儿干。他挣的钱大多花在房租上，剩下的一点钱全家只能维持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最近他的胸部一直不舒服，稍一用力就会咳嗽并气喘，这让他就算有机会工作，也做不了什么。通常几乎是靠仅有的超常意志力来支撑着他坚持工作下去。他在拉什顿面前尽力打起精神，因而虽然知道欧文不如其他工人壮实，但只要能做好份内的工作，拉什顿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因为他知道到了忙起来的时候，欧文是很有用的一个人。不过近段时间有些工人开始对和他来搭档干活有所不满。两个人一起做事，老板是看两人共同的工作完成情况，如果其中一个不能做完份内的事，另一个必然要多干。

他一向没钱去看医生，并得以确诊。但在初冬时，他从拉什顿公司得到一张本地医院的医疗券。全年中每周六当工人拿到工资的时候，自愿往医院募捐箱里投一两个便士。镇子里每家公司和工厂都有这样的集资众筹。老板们定期把募捐箱交到医院管理部门，换回一些医疗券，这些券他们可发给任何需要并已申请的工人。雇主必须在医疗券或是申请表上填好申请人的名字和地址，并确认申请人符合条件，”“适于接受此捐助”“。和大多数工人一样，欧文对去这家医院看病有种惧怕感，但他实在病得很重，不得不放下自尊去看病。那天他不得不在上午特定的时间里呆在医院，算上误工损失，结果变得比去看私人医生还贵。医院开出的让他必须要买的药也并没有起效，

事实上，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他需要的不是药，而是像样的生活条件和食物。而过去的很多年里他都触碰不到这些，如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孤独地倒在沙漠里等死。

有时候诺拉想尽各种办法从其它生活必需品里抠出一点钱，给他买一瓶广告中见到的药，但就算这些药有效，她也买不了足以起到疗效的数量，因而对他也没什么用。

即使他常被某种对未来的恐惧所攫获，那就是不能再工作了，但他还是拼命地抵抗着这种感觉，试图相信，等天气变暖了，他就会好起来的。

巴林顿来的时候，欧文正坐在客厅火炉边的帆布躺椅上。他今天和哈洛搭班，把拉什顿家两个房间的顶棚上的旧墙纸撕下来，再清洗一遍，做完这些活儿，他看上去憔悴不堪、精疲力竭。

“我以前从来没有告诉过你，”他们聊了一会儿后，巴林顿说，“但我估计你也猜到了，我给拉什顿干活不是因为要靠这个谋生。我就是想亲眼看看事情本身，看看多数人如何生活。我父亲是个有钱人。他不同意我的观点，但同时对我的坚持己见也不干涉，因此我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开销一笔自由的、还算可观的生活费。我要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但开春以后，我打算装备好一辆社会主义宣传车，带着它一起回到这里。在这场运动中，我们将会有一些最好的演讲者，我们每晚都集会，我们要让整个镇子都贴满标语，我还会成立党的分部。”

欧文的眼里闪着光，苍白的脸也红润起来。

“我可以为宣传集会做些事情。”他说。“比如，我可以画广告牌和招贴画。”

“我可以帮着发传单。”弗兰克从地板上抬起头来附和着，他正坐在那里搭轨道。“我认识很多小孩子，他们可以和我一起把传单塞进门下面。”

他们所在的这间客厅的房门是关着的。欧文太太和露丝在隔壁的房间里。当两位女士在聊天的时候，大门的门铃响了，弗兰克跑出去想看看是谁，出去的时候带上了门。巴林顿和欧文继续他们的谈话，时不时地听到隔壁房间里传出低语声。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有人出了大门，几乎就在这后，弗兰克立即兴奋地冲进来大喊：

“爸爸、巴林顿先生！欢呼三声吧！”他在房间里又叫又跳，想把欢乐传递给大家。

“为什么而欢呼呢？”巴林顿问，对这异常的兴奋感到不解。

“伊斯顿先生带着弗雷德来见伊斯顿太太，然后她和他们一起回家了。”弗兰克答道，“她还把小宝宝留给我们当圣诞节礼物了！”

巴林顿已经知道了伊斯顿和他妻子分开的事，现在欧文告诉了他这两人和好的故事。

巴林顿很快就要走了。他的火车八点钟开，现在已经快七点半了，他说他还要写封信。走前，诺拉把小宝宝抱过来给他看了看，然后她又帮弗兰克穿好外套，因为巴林顿让小男孩送送他。

街道另一头有家文具店。他去那里买了一张便笺和一个信封，又借了笔和墨水，写了一封信后，从口袋里又掏出来另外两张纸，和信一起放进了信封里。弗兰克在外面等他。他把信交给男孩。

“我请你直接把信带回家，并交给你爸爸。到家以前，不要停下来玩儿或是和任何人说话。”

“没问题。”弗兰克说。“我一路跑回家去。”

巴林顿犹豫着，又看看表。“我想我还有时间和你一起走回你家大门口。”他说，“这样我能确定你不会弄丢它。”

于是他们往回走，几分钟后就到了大门口。巴林顿打开门，在门廊里站了一会儿，看着弗兰克走上楼梯。

“您的火车会过那座桥吗？”男孩问道，停下来从楼梯扶手后面看过来。

“会的。怎么了？”

“因为从进门那间房的窗户里，我们可以看到那座桥，如果火车过桥的时候，您挥挥手帕的话，我们也会向您挥的。”

“没问题，我会的。再见。”

“再见。”

巴林顿等听到弗兰克到了欧文住的那层，开了门又关好门后，才匆忙离开。他走到主街上的时候，听到唱歌声，并且看到一群人在一条侧路的街角。走近后，他看出是一个宗教集会。

人群中间的一根柱子上点着一盏灯，玻璃灯罩上写着：“不要欺骗，上帝不可欺。”

拉什顿先生被围在中间布道。他说他们今晚出来是为了向所有站在他周围的，亲爱的伙伴们宣告**重大喜讯**的。这是光明堂的教友组织的，他也是成员之一，但这不仅是一次宗教集会，因为他高兴地告诉各位其它主要教会的成员也和他们一起共襄盛举。他继续反复强调来参加集会的各位是他的“兄弟姐妹”，奇怪的是，并没有人笑。

巴林顿环视了一下“兄弟们”：斯威特先生，容光焕发地戴着一顶最新款的丝帽，穿件毛皮大衣。伪善教堂的牧师博舍尔先生，本次布道的执事之一格林德先生都穿着绒呢大衣、精致的亚麻衬衫，戴着闪亮的丝帽，他们的外表都证实了日子一直过得豪华体面。迪德卢姆先生、斯达维姆夫人、波切特先生、斯密里顿先生和里维特先生全都如此。

约翰·斯塔尔牧师也在其中，为他所得到的钱在工作。

他站在这群人中，从清秀优雅的外表完全看不出他的主要工作是迎合和奉承，去帮着这伙骗子、奴役驱使者和卑劣的恶霸们来吹捧和粉饰，让他们显得体面和正直，这些人就是组成光明堂的主要成员。

他在为钱干活。这是他出现在这里的主要原因，替那个卑鄙阶层的典型代表们为他们所犯的罪行请求宽恕，进行辩解。而正是那个卑鄙阶层的贪婪和无人性将人间变成了地狱。

这群人里也有不少“受尊敬”的，穿着体面的人，他们看上去是为了好好吃一顿而来，也有两个衣衫褴褛的，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他们和这珠光宝气的人群很不相称。

其他的兄弟们都是些半饥半饿、面如菜色的工人们和女人们，他们多数穿着别人淘汰掉的衣服以及破烂的补过多次还漏底的靴子。

拉什顿结束讲话后，迪德卢姆走上前去把前者刚才引用作为结束语的那句赞美诗念了出来：

“哦，来吧，加入这神圣的队伍，

并荣归天国。”

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参加诵读的人当中，几乎没有一个按耶稣所说去做，但他们却号称自己是耶稣的追随者并举行了这场集会。

耶稣说：“不要为自己在人间聚集财富”，“不要贪恋这个世界以及这世上的一切。”“灾难会降临在富人头上，富人想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但这些自称基督“追随者”的人却把积累财富做为人生第一信条。

耶稣说：“不要被别人唤作主人，因为他们总会把沉重的负担压在别人肩膀上，让人痛苦地去承受，而他们自己却一根手指都不想动。你们只有一个主人，那就是基督，而你们都是兄弟。”但是所有这些号称是追随者的，谦虚的拿撒勒[注]的仆人们都宣布要成为其他人的主人或主妇。所谓所有的人类都是兄弟，那些天天锦衣玉食，奢侈铺张地生活的人都知道，他们周围成千上万的，他们虚伪地称作“兄弟”的男女老少们，正在饥寒交迫中慢慢死去。而我们已经见识过，在斯威特、拉什顿和他们雇佣的食不果腹的苦命人之间存在的手足情。

无论何时他们被问到为什么不奉行耶稣的教诲时，他们会说那不可能做得到！他们看上去没有意识到，如此回答就是表明，耶稣在传播的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宗教。而他们明显已经忘记耶稣所说的：“为何要唤我为主，如果你们不按我说的去做？”“听了我的话却不照做，和一个在沙滩上搭建房屋的傻瓜并无差别。”

尽管这些自称为基督“追随者”的人，从没有按耶稣的教诲去做，但他们却到处在谈论它，唱着赞美诗，假装做着长长的祈祷，还到这里来奉劝那些在黑暗中的人改邪归正。他们弄来这盏灯，把这些话写在上面：“不要欺骗，上帝不可欺。”

他们诬蔑所有和他们不同的人为“异教徒”，而忘了唯一真正的异教徒就是那些假装热爱和侍奉上帝，其实完全欺骗和不忠于主的

人。

格林德有点感冒，当晚不能发言，但其他几个异教徒，包括斯威特、迪德卢姆、博舍尔和斯塔尔都在集会上讲了话，他们对参加集会的主要人群——工人们发出特别呼吁，放弃所有现在正在痴迷的关于世界的空欢喜，像拉什顿刚才在讲话的最后提到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那样：

“哦，来吧，加入这神圣的队伍，

并荣归天国。”

迪德卢姆朗诵完这句话后，一位女士在风琴上弹起这首赞美诗的曲调，所有的信徒都跟着唱起来：

“哦，来吧，加入这神圣的队伍，

并荣归天国。”

歌声中，有些信徒在人群中发放传教册子。此时，他们当中的一个递给巴林顿一本，他打量了这人一下，看到是斯莱姆，对方也同时认出了他，就叫着他的名字打了声招呼。巴林顿没有回答，只是拒绝收小册子。

“我不想从你那里拿这个。”他轻蔑地说。

斯莱姆脸红了。“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他停了一下，然后用一种受害者的口气说：”但是你不能对别人过于苛责。我就做错了那一件事，你不知道为此我遭了多少罪。如果不是为了上帝，我相信我已经跳河自尽了。”

巴林顿不置可否，斯莱姆便溜走了。赞美诗唱完后，斯威特兄弟走上前去衷心邀请所有到会的人参加下星期在光明堂举行的礼拜。他特别邀请大家去，当然因为那里和他的特别关系，但是他也恳求各位，即使不去光明堂，也要去其它地方。镇上有好多礼拜堂，实际上，每条街的街角都有一座。不愿意去光明堂的可以去伪善教堂，但他真的希望所有亲爱的站在他周围的人们都可去某个地方。

博舍尔做了一个简短的祈祷，结束了集会，至此，那两个衣衫褴褛，看上去穷困不堪的信徒到场的原因才揭晓，当那些穿得不错的和更受尊敬的兄弟们相互握手和微笑，或是围绕着两位牧师和斯威特先生的时候，这两个穷汉抬着风琴、灯笼和的赞美诗本和剩下的传教册子走了。当巴林顿急着去赶火车的时候，一位“追随者”递给他一张卡片，他在街灯下看到上面写着：

来光明堂加入兄弟互助会

唱赞美诗

每周日下午三点

让兄弟般的爱传承

“哦，来加入这个神圣的团体

让我们荣归天国。”

巴林顿想他宁可和一些清白的人一起下地狱，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地方的话，也不愿意和这帮人共享“荣耀”。

诺拉坐在外间的火炉边缝东西，那个小宝宝趴在她膝上睡着了。欧文斜躺在对面的帆布椅上。巴林顿走后他们都陷入宁静和沉思中。过去这段时间，他们的心思和精力大多花在伊斯顿和露丝的重归于好上，因而没有好好想过自己的处境。

“我觉得自己现在离不开她了。”诺拉最终打破沉默，说到。“而且弗兰克也很喜欢她。但一想到你病得这么厉害，我总是不能高兴起来。”

“唉，等天气暖和一点，我就会好起来的。”欧文用装作愉悦的口气说，其实他并不愉悦。“我们总会有办法应付的。这个可怜的小东西不会让我们更穷，就算露丝留下和她一起过，也会和让她跟我们过一样。”

他说话的时候，躬身去摸了摸正在睡觉的孩子的手，几根小手指握紧了他的一根指头，他不由全身一激灵。看着这个小小的无助而求靠的生命，他意识到一种感激之情涌上心头，他再也不会有心思去实施那个可怕的计划了，那个有时在他长期意志消沉时占据于心的计划。

“我们总会有办法应付的。”他重复着，“以后也还是这样。”

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弗兰克上楼的脚步声，然后这孩子进了房间。

“等巴林顿先生坐的火车过桥时，我们得从窗户往外看，和他挥手。”他喘着气喊道。“他还送来这封信。打开窗啊，爸爸，快点，不然就来不及了。”

“时间还早呢。”欧文回答，笑着这孩子的性急。“差不多还有二十分钟。我们不能把窗户一直开着。家里的钟现在是七点三刻，而且它还快五分钟。”

但为了确定不错过火车，弗兰克拉起了百叶窗，擦去玻璃上的水汽，在窗前找好他的位置，等着火车开过来，此时欧文打开了那封信：

亲爱的欧文：

你会看到信中随附的两张银行支票，一张是十英镑，另一张是五英镑。第一张我请你务必收下，这是我在送上时的一番心意，如果我们的处境对调，我也会收下你的心意。如果我需要帮助，我知道你会把自己的所有与我分享，我不会用拒绝来伤了你的心。另外一张我想请你明天早上去兑换一下。给林登太太三英镑，剩下的给伯特·怀特的妈妈。

祝大家圣诞快乐，希望明年春天我回来的时候，你的身体好起来并急切盼望投入斗争中。

你的战友，
乔治·巴林顿”

欧文把信读了两三遍后才明白了确切的意思，他不知说什么，在被救了命的那一刻，他一句话也说不出。他把信递给了诺拉，她读完以后，感觉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她想着这张小小的纸片让她对未来无法言说的恐惧感消失了。

这时，弗兰克一直站在窗前，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火车站的方向。

“爸爸，现在是不是可以把窗户打开了？”时钟敲了八下时，他终于说。“我刚擦掉水汽，它马上就又结上去，我都看不清外面。我确定现在时间快到了，我们家的钟可能没你想的快那么多。”

“好吧，我们把它打开，这样保证不错过。”欧文站起来把窗子推上去，诺拉把那小孩子用披肩裹好，也和他们一起站在了窗前。

“不会等太长时间了。”弗兰克说。“轨道已经空出来了。你开窗前，他们刚亮起了红灯和信号灯。”

没过几分钟，他们听到火车机车要出站的汽笛声，然后，在火车引擎即将出现在转弯处时，锃亮的铁轨放着光，在车头灯的映照下像发光的金条。几秒种后，火车出现在视野里，它在笔直的铁轨上越开越快，片刻就轰隆隆地过了桥。距离实在有些远，他们认不出他的脸，但是看到有个人从一节车厢的车窗向外张望，并挥动着手帕，他们知道那是巴林顿，于是也挥起手帕致意。很快眼前除了火车值班车厢的尾灯外什么也看不到了，而这灯光也瞬间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他们站在阁楼的窗前，可以看到附近的街道和镇子的大部分区域。路对面有几所空房子，贴满了各家房产中介的广告。二十码远的地方，是杂货店主斯莫曼先生租的店铺，他两三个月前已经破产了，店外也贴着同样的饰物。再往前一点，在对面的街角，是食品专卖店，那里灿烂的灯光刚刚熄灭，和其它商店一样，晚间打烊了，一盏盏灯光的隐去，让街道越来越没有生气。

当天是个晴朗的日子，黄昏时分，将满的月亮与闪烁的繁星交相辉映。但刚刮起的猛烈的西北风让天气一下变得刺骨地寒冷，星星也很快被上空积起的浓密的乌云遮蔽。

火车从视野里消失后的几分钟，他们还站在窗前，望向远方，欧文觉得浓重的黑暗像是一块大幕，掩盖了后面的丑恶。在每一个国家，无数的武装分子随时听候着主子的指令，准备相互像野兽般地扑打和撕扯。到处都是一幅可怕的景象，极度的富裕、奢华、丑恶、虚伪、贫穷、饥饿和犯罪交织在一起。人们为了挣到口粮的工作权力而相互争斗，幼小的孩子们在饥寒交迫中哭泣，并渐渐在贫困中死去。

黯淡的阴影笼罩着街道，暂时遮住了灰败、萧索的贫困景象和隐藏的苦难，大片的乌云在空中汹涌翻滚，像是要打垮资本主义制度的复仇女神。那个暴戾的制度，已经达到了可恶和不公平的极端，现在正在被迅速地打碎和摧毁，必将注定被压倒，因为它如此地卑鄙与邪

恶，必然无可避免地在打击中坍塌，被人唾弃和鄙视，那无意义的自私自利将不复存在，它留在记忆中的全是憎恨与诅咒。

在这些废墟上必然会生长出合作共同体国家辉煌的高楼大厦。人类将从奴役和悲伤的长夜中醒来，从他们跪伏了良久的尘土中起身，最终仰望那劈开长期遮天蔽日的乌云的光明。那光明将照耀世界广阔的大地，点亮未来美好的城市的金色圆顶和塔尖，人们将在那里真正像兄弟般共同生活、相互关爱、分享欢乐。即将升起的社会主义的太阳，会用四射的金光将幸福的世界照亮。

---

1. 拿勒撒：相传为耶稣的故乡。（译注）

附录
马格斯镇

马格斯镇约住有民众八千，距离伦敦两百英里左右。镇子位居青山翠谷之中。从镇中心宏伟大道的喷泉处向北、东、西望去，能看到连绵不绝的山丘，松树遍布。向南极目远眺，则可望见广阔的耕地延伸至一百里外的南海岸。气候冬暖夏凉。

镇子坐落在山谷里。西边风景如画、绿树成荫的地方是艾林郊区，那里住着众多财主富商，有多家寄宿公寓供有钱游客居住。向东，镇子的地界延伸至山坡，越过山顶，从另一面下来到达温德利郊区，工人大多家住此地。

多年以前，出国旅行有诸多不便且花销可观，马格斯镇便成了上流阶级最为青睐的度假胜地。可近来这些爱国者大都喜欢前往欧洲大陆，把他们从工人群众身上攫取的钱财挥霍在外。不过马格斯镇仍是一派欣欣向荣。冬夏两季这里往往迎来熙熙攘攘的所谓上等游客，不是来度假便是来疗养的。宏伟大道常常挤满了锦衣华服的人群和马车。各个商店瞧着门庭若市，我们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全镇上下兴盛繁荣。然而这都是虚假的表象。镇子实则外表光鲜内里颓败，因为纵使它坐拥优越的自然条件，大多数的居民却经年累月地陷身贫困之中，时时濒临一无所有的境地。原因之一就是，商人和房东的大部分收入，以及工人阶级大约三分之一的工资都用来偿付租金和税赋了。

许多年来，镇当局一直在借贷以支持公共工程和其他必要的修设改进，于是负债增加，推高了税费，而地方议会经办的为数不多的公共事业都是些无利可图的买卖。所有能够盈利的公共事业都掌握在私

营公司手里，私营公司的利润又掌控在镇政府的达官要人手中，而操控着这些达官要人的则是他们中最为多谋善计的四位议员：斯威特、拉什顿、迪德鲁姆和格兰德。每一位均领导着一家或多家公司，当地的这些公司便是靠着压榨镇子得以发展壮大的。

镇上有电车公司、供水公司、公共卫浴公司、冬季花园公司、大酒店公司及无数其他的公司。不过倒是有一家公司斯威特、拉什顿、迪德鲁姆和格兰德均未持有股份，那就是煤气公司，众企业当中年岁最长且最兴隆昌盛的一家。它是与镇子共同成长起来的，最初的创立者大多早已离世，现在多数的股东都是外地人，他们虽不住在这里，却靠着这个镇子过活。

煤气公司的利润惊人，但法律规定禁止分红超过百分之十，故而常使得他们手持巨款不知如何是好。公司经理和要员本身也是公司股东，得到的工资极为可观。公司建起富丽奢华的办公楼，配以价值不菲的家具，然后把余下的钱作为红利分给股东。

替他们花钱的办法倒有一则：缩短工人上班的时长，增加他们的工资。这些工人成天呆在蒸馏室和石灰窑里拼命干活，健康受损，寿命见短。不过当然没有一个经理和股东会想到要这么做，工人的安危又不是公司该考虑的事。

几年前本有望出现一点转机，一些轻率的社会主义者建议镇子买下煤气公司，可当地居民一举捣毁了这个计划，在他们面前提起社会主义者，无异于在公牛眼前挥红布。

当然了，即便是现在也仍有买下的可能，但大家认为此举花费巨大，因而不切实际。

他们虽然拒绝买下煤气公司，镇上的居民也还是得购买煤气。为了镇子的照明镇当局给煤气公司支付的费用使政府花销累累。他们于

是想出了一个回击的法子：给购入镇子的煤加上两先令的税金。尽管煤气公司因为煤税缴了不少钱，但他们又通过提高煤气价格报复了一把……